歷代史料筆記叢刊



道咸宦海見聞録

清代史料筆記

中華書局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782.878
1174

清代史料筆記叢刊

道咸宦海見聞録

〔清〕張集馨撰

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
B00663621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道咸宦海見聞録/(清)張集馨撰；杜春和，張秀清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1999重印
(歷代史料筆記叢刊·清代史料筆記叢刊)
ISBN 7-101-01712-6

Ⅰ.道… Ⅱ.①張… ②杜… ③張… Ⅲ.中國-古代史
-清代-舊聞(史料) Ⅳ.K249.066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98)第19890號

清代史料筆記叢刊
道咸宦海見聞録
〔清〕張集馨撰
杜春和 張秀清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1/32·16印張·317千字
1981年11月第1版 1999年5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數 46201—51200 册 定價：21.50 元

ISBN 7—101—01712—6/K·784

序

丁名楠

这本《道咸宦海见闻录》是一部自叙年谱，作者张集馨生前并没有为它取名，《张集馨自订年谱》、《椒云年谱》都是后来的研究者、传钞者所加的。编者依据这部年谱的特点，名之为《道咸宦海见闻录》。

年谱是人物传记的一种。它以谱主一个人为对象，按照从生到死的时间顺序，逐年排比其言行、见闻、经历以及家庭琐事等等，以年系事，补缀成书，比较全面地记叙其一生事迹。年谱粗分为本人自订和他人编撰的两种。一部记事详明可信、内容充实而又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历史人物的年谱，不只是了解、评论其人其事的主要依据，尤为重要的，它是研究谱主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的可贵材料，而这类材料在"正史"一类的典籍中只是零星散见甚或完全阙如的。一般说来，年谱不是什么学术著作，也不象某些出色的文学传记那样绘声绘影，引人入胜，它只集中了谱主的有关材料，不过是资料汇编而已。但正因如此，它能为人们提供"知人论世"的第一手资料，从而受到历史工作者的重视。

我国专为个人编纂的年谱，最早开始于宋朝。吴怀清《李二曲先生年谱序》说："年谱之作，肇始宋代。"归曾祁《归玄恭

先生年谱跋》也说它“权舆于宋，唐人集有年谱，皆宋人为之。”年谱在元、明两代继续有所发展，到清朝臻于极盛。据来新夏同志最近统计，经他过目的现存清人年谱，总数近八百种(《清人年谱的初步研究》，载《南开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没有见到的不在其内，足见其数量之多了。

年谱在清代得到很大发展，有其社会的历史的原因。满洲贵族入关建立统治以后，经顺、康、雍三朝，社会经济有了恢复和发展，作为上层建筑的学术文化，相应有所推进，因而年谱也随之发达起来。另一个重大原因是雍正朝大兴文字狱，文网极密，人们著书立说，很容易触犯禁忌，遭致不测之祸。为了逃避现实，除竞尚考据之外，编撰年谱也蔚然成风，因为它主要是编纂个人事迹，一般不至于干冒风险。但它一旦成为社会风尚以后，不仅达官显宦及其子孙后裔，为了炫耀本人或祖先的“政绩”、“勋业”，自高门楣，往往自订或由他人为之撰述年谱，就是普通官吏、文人学士、商贾、艺人乃至方外人，也纷纷采取自叙或请人编纂年谱的方式，企图以此树碑立传，扬名后世。清代年谱之所以特别发达是与上述情况联系在一起的。

清代年谱数量虽然很多，就其史料价值而论，却差别极大。且不谈那些虚构故事、纯然欺世盗名之作，一些由大官僚自订或其后人编述的年谱，自我吹嘘和阿谀谄媚之辞，连篇累牍，令人生厌。例如历仕嘉、道、咸三朝、官至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杜受田的年谱，由其子军机大臣杜翰等人编纂，除叙述仕历和所谓“恩宠荣衮”外，内容空空洞洞。其实杜受田是个工于心计，依仗权术猎取高位的大官僚，又兼奕詝(咸丰帝)

的师傅，可记的事很多。据说奕詝听取了杜受田的教导，在道光帝面前装乖取巧，博得欢心，才被指定为皇位继承人的。杜受田一类年谱以外，如沈起元的《敬亭自记年谱》，保留了乾、嘉两朝的粮价、银钱比价等经济资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像张集馨这部自订年谱对社会动乱、政治、军事等许多方面作了那么具体、深刻、生动记录的，确实很不多见。它告诉人们：当时的清朝统治体系已完全腐朽，官吏多是些毫无人性的吸血鬼，贪婪而又凶暴，颟顸无能，纵情享乐，把全国搞得乌烟瘴气，漆黑一团，中国的壮丽山河成了折磨各族人民的牢狱。毫无疑义，它是年谱中的上乘之作。

张集馨字椒云，别号时晴斋主人，江苏仪征人。1800 年(嘉庆五年)生，死于 1878 年(光绪四年)。1829 年中进士后，在翰林院供职。1836 年，受道光皇帝的“特简”，外放为山西朔平知府。此后三十年间，在山西、福建、陕西、四川、甘肃、河南、直隶、江西等省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巡抚等职，直到 1865 年(同治四年)被劾革职为止。这部年谱从一岁开始，止于六十一岁，以后的有没有编纂起来不详，五十二岁到五十四岁一段也已佚失，年谱作于何时，尚待查考。它的极大部分内容是任外官时对所经历的事和接触的人的记述。张集馨翰林出身，擅长文墨，观察敏锐，对清朝的腐败现象作了揭露和抨击。这固然同他的仕途坎坷，几起几落，没有当上封圻大吏的积怨有关，但主要是由所处的时代促成的。张集馨忠心耿耿地为清王朝效犬马之劳的时候，中国正经历了一场大动荡、大转折，结束了长达几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外国侵略者的

重炮轰开了闭关自守的大门，抹去了封建皇帝至高无上的威风，接踵而来的农民战争大风暴进一步撕裂掩盖封建制度罪恶的帷幕，大量腐烂发臭的脏物暴露了出来，给身处其境的年谱作者提供了充足的素材。张集馨的文采和复杂的社会经历帮助他对充斥各地的官场腐恶进行相当逼真的临摹。这部年谱留给人们关于当时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印象，清晰深刻，久久不忘。一个没有具名的传钞者曾说："这部书名为年谱，其实几乎等于小说，对官场鬼蜮情形，刻画入微，不亚于清末之《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应该说，这个评语是中肯的。现在编者将这部年谱取名为《道咸宦海见闻录》，名称和内容相符，抓住了本书的特色。当然，年谱和上述小说不同，小说不免有虚构和夸张之处，而这部年谱所记述的，却实有其事，一般说来，叙事是真切的。

以下是年谱揭示的一些主要内容：

一、"贿赂公行"、"政由贿成"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吏治腐败，面临极为严重的政权危机。封疆大吏贪污无能，沉湎声色，张集馨刻画了他们肮脏的灵魂和丑恶的形象。他说：闽浙总督庆端"系公子出身，不肯究心公事，惟幕友之言是听。""与司道幕友宴会，太欠检点，……较力唱曲，俗语村言，无所不说，不学无术，殊不自重。又甚至醉眼模糊，踉跄彳亍，同至教场，比射赌酒，屡射不中，定欲马射，以逞豪雄。"陕甘总督乐斌，"旗员出身"，"粗能识字，公事例案，阅之不甚了了。""爱听戏宴会，终日酣嬉淋漓，彻夜不休。"臬司明绪、兰州道恩麟与候补道和祥结为兄弟，"日事徵逐"，"鼓吹休明"，"督臬两署，笙歌竟无虚月"。直隶总

督桂良，“其胸中蕴蓄如草芥，其口中吐属如市井”，因是恭亲王奕䜣的岳丈，“椒戚贵族，气势熏灼”，卖缺受贿，无所顾忌。其孙浙江金华知府麟趾，随桂良到永定河巡查工段，直隶官员都得为麟趾送礼。一名官员向张集馨诉苦说：“如卑职之候补苦员，亦敬送五百金，否则此官不能做矣。”卞姓官僚花费不赀，向桂良行贿，得署冀州知州，“每节尚以千金为馈，是以署事几及年余，未曾更动”。年谱又说：“钱香士方伯、吴竹如廉访，皆拜于桂良门墙，每人俱以数千金为贽，始得相安。”“甚至部选人员，虽极苦缺，亦必馈送二三百金，方敢到任。”桂良劣迹昭著，“丑声载道，民怨如仇”，因朝中有奥援，无人敢于参劾。闽浙总督颜伯焘，革职后回广东原籍，途经漳州，随带物品之多，排场之大，骇人听闻。张集馨当时任福建汀漳龙道，亲见其扛夫搬运箱笼什物过境，每日多至六七百名，一连十天才过完。“随帅（指颜伯焘）差役、抬夫（轿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一住五天，“实用去一万余金”。张集馨对福建、直隶、甘肃等省的官场风气都有所评述。他说“吏治之坏，至闽极矣”。桂良等人在直隶“贿赂公行，恬不为怪”；乐斌一伙是“一堂鬼蜮，暗无天日，不仅政由贿成”。这些评论是恰当的。

二、巧立名目，横征暴敛

州县等地方官，经管钱粮民刑案件，敛财的办法极多。老百姓向官府交粮纳税，正额之外，例有浮收，这是人所共知的。甘肃等省却有所谓“仓粮出陈易新”的名目，加重对人民的盘剥。年谱说：“仓粮本不干洁，百姓断不愿领。地方官刑驱势迫，勒令具领，百姓无奈，赴县等候。开仓发给，斗斛已多克

扣，又搀杂秕稗丑粮，以足其数。每村派领若干，有加无已。”“秋成后，加息还仓，往往二石新粮，不足交一石旧谷。至仓粮收数已足，则又改折征收，民重受困。”四川别有所谓“放炮”、“倒炮”、“太平炮”等敛财办法，花样翻新，闻所未闻。年谱说：“官将去任，减价勒税，名曰放炮。繁剧地方，放炮一次，可得万金或五七千金不等。”新官到任，“亦减价催税，名曰倒炮”，所得比放炮更多。甚至既不是新任，也没有去任，却故意放出谣言说，官将去任，也要“减价催税，差役又遍乡里传知”，欺骗老百姓去完税，美其名曰太平炮。总之，不管那种“炮”，所得税款，绝大部分被私吞。年谱说，还有一种“累帑病民最甚”的名目，叫做“发商生息”。“不肖州县揑禀该管道府，以接收前任仓粮中有霉变，或一万石，或二万、三五万石不等，必须减价出粜。……部价每石一两，如请以二万石出粜，只须以七八千金发商生息，余归私橐。后之来者，又详道府，将所收息银，不填前亏，反又添出霉变粮石，一并生息。”道府贪图贿赂，概予允准。“又有丧心州县，将发商本银，一概提用，银粮全失。”道府与州县勾结，通共作弊。张集馨对此作了辛辣的讽刺，称之为“猫鼠同眠”，百姓遭殃。各地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的情形，十分严重，这里只举了几个较为突出的例子。

三、“陋规”、馈赠，相沿成习

清朝京官俸给微薄，无不接受外官馈赠，廉与不廉的分别，“廉者有所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致，结拜师生、兄弟以要之”（冯桂芬：《厚养廉议》，《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十六）。京官不能直接搜刮人民脂膏，生活清苦，一般都指望外放，“京僚获简，不啻登天”（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上）。他们特别希冀

陕西粮道、河南藩司等职位，后者“夙称优缺”，前者“美腴甲天下，每岁陋规多至二十万”（胡思敬：《国闻备乘》）。张集馨担任过这两个职位，任陕西粮道的情况，年谱有较详记述，看下文可知。外官对京中大僚，常有馈赠，节寿送礼以外，有别敬、炭敬、冰敬、瓜敬等名称，其实都是变相的贿赂，用以“通声气”、“保位”、“求升擢”、“以幸提挈”。京官外官互有乞求，因缘为奸。年谱中提到他自己“出京留别”的事说：“京官俸入甚微，专以咀嚼外官为事。每遇督抚司道进京，邀请宴会，讫无虚日。濒行时分其厚薄各家留别。予者力量已竭，受者冀望未餍，即十分周到，亦总有恶言。甚而漠不相识，绝不相关者，或具帖邀请，或上书乞帮，怒其无因，闵其无赖，未尝不小加点染。是以外官以进京为畏途，而京官总以外官为封殖。余道光年间初任朔平守，未尝留别，但应酬师门而已。陕西粮道出京留别，共费一万七千余金。四川臬司出京留别，一万三四千金。贵州藩司出京一万一千余金，调任河南藩司出京一万二三千金，而年节应酬以及红白事体，尚不在其内。”陕西粮道辖西安府、乾、鄜两直隶州，共二十余县，因系著名肥缺，陋规所入甚多，更不能一人独吞。年谱说“此官收支兵粮，是其专责，而辖境公事甚简。道有东西两仓，自五月开征至次年奏销时扫数，计征米豆麦二十万石。满营兵粮系每月支放，绿营兵粮系四季支放，每年约共放粮十九万石有奇。缺之所以称美者，不过斗斛盈余耳”。“虽非勒折，确是浮收。”又说“将军三节两寿，粮道每次送银八百两，又表礼、水礼八色，门包四十两一次。两都统每节送银二百两，水礼四色。八旗协领八员，每节每员送银二十两，上白米四石。……抚台分四季致送，每季一

千三百两，节寿但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制台按三节致送，每节一千两，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差家人赴兰州呈送。”“遇有过客，皆系粮道承办。西安地当孔道，西藏、新疆及陇、蜀，皆道所必经。”“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钱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余金，仪程在外。”“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几于无日不花天酒地”。“通计每年用度，连京城炭敬，总在五万金上下，而告帮告助者不在其内。”张集馨说粮道陋规实只六万余两，看来没有说实话，这不过是缩小了的数字。他去陕西就任前，为了出京留别，告贷了一万七千余两。任粮道一年，不但本利全部清偿，还寄回仪征老家一万多两银子，单是这两项合计就有三万两左右。难怪京官一谈起陕西粮道一缺，口流馋涎，啧啧称羡，无不视为利薮。

四、滥施酷刑，草菅人命

清朝除所谓“正供”以外，苛捐杂税，层出不穷，人民不堪负担。当缴不起税捐租谷，还不清债务时，往往被诬为抗粮、抗捐、抗税、赖债的刁民，逮捕拷打，投入“卡房”。稍有反抗，则横加匪盗等罪名，滥施酷刑，逼害惨死。张集馨曾任四川按察使，叙述“卡房”情况说：“大县卡房恒羁禁数百人，小邑亦不下数十人，……户婚、田土、钱债、佃故被证人等，亦拘禁其中。每日给稀糜一瓯，终年不见天日，苦楚百倍于囹圄。……通省瘐毙者，每年不下一二千人。”后来被太平军击毙的江苏巡抚

徐有壬，在四川成绵资道任内，周历各属，不到半年，滥杀八十余人，有的被重责二三千小板，然后行刑。四川按察使刘喜海更加荒唐暴虐，“凡州县解来匪犯，或先责四百小板，然后讯供，或带至城隍庙，令犯人跪于神前擲一筊，如系阳筊则免死，如系阴筊则在神前责毙，或头浆迸出，或肢体断折。”有的“装入笼内，断其水食，一日而毙。”有的甚至“用镬煮之”。张集馨也认为“惨酷不可言状”。

五、营制败坏，军纪荡然

封建军队是封建国家的主要支柱。鸦片战争前，清朝的“经制之师”八旗兵早已腐化，绿营兵取代八旗兵，作为主力。鸦片战争时，绿营兵也同样不堪一击，丧失了战斗力。六十年代初，张集馨任陕西署理巡抚，对当时陕西主要兵力绿营的腐败情况，作了充分的揭露。他说：“陕省西自长武东至潼关一千余里之遥，并无一兵，……各营例饷，只能二成。”“陕南兴(义)汉(中)二镇、商州一协，有营无兵。汉中镇额设马步七千余人，今乃并无一人。看城门者系营中现雇，日给百文，否则亦无人受雇。”“榆林一镇，兵如乞丐，军械早已变卖糊口，闻调遣则现雇闲人，无非希图口粮，及临敌则狂奔而已。抚标三营城守二营，共额兵三千余员名，今所存者不及十分之一，乃系老病不堪，别无营趁，稍壮实者，或小本贸易，或受雇为勇。”“上年与多帅(指多隆阿)会奏，设防兵千名，每月日给银八分、面半斤，一日三操，专为战守。乃日久弊生，巡捕、戈什在署当差者，皆列名于千名之中，冀得沾其银粮，若一概严禁，则抚署便无一人当差。”陕西情况如此，西北其他地区也大致相同。张集馨还谈到福建营制。他说：“闽省风俗，强凌弱，众暴寡，村

居里处，每每被人蹂躏。若挂名营伍，门悬某营旗灯，凶徒便不敢滋扰，一经诈害，禀知本官，便可派兵弹压，缉犯究惩，是以稍为温饱者，必谋入营，以保全门户。然欲入营，必先贿属，或十余元，或数十元，视家道之贫富，定数目之多寡，千、把、都、守，不能独得，将、官、提、镇，亦复分肥，收受陋规，变别名目。及准其入营，而柔脆温饱之人，不能承应差使，则雇穷人顶充，雇资由本兵自出，月饷则营员朋分，是以闽省营员，较文员宽绰者此也。”“伙粮旷粮，无营不有，每遇征调，立时雇人，而街上乞丐流民，散遣废勇，替名顶充。既可分俸赏行装银两，每日复有应得口粮。沿途滋扰，需索逞凶，种种不法，地方畏其人众，奚敢谁何。带队千、把、都、守，各人需索，统带镇、协、参、游，亦有酒席供亿，己身不正，安能正人？且所带各兵，皆系当时招募，乌合闲人，不知纪律，营员亦不敢绳之以法，恐其哗散，及至临敌，见贼先奔。营制之坏，至闽极矣。”张集馨谈到的陕西、福建营制腐败的情况，在形式上虽不尽相同，而实质却是一致的。清政府以如此腐化了的军队去镇压太平军及其他起义军，显然不能取胜。为了维护其腐朽统治，它只得依靠湘、淮军，原因就在这里。

以上各点表明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吏治、法纪、军制等各方面都已腐化，贪污现象同毒菌一样，腐蚀机体，侵入内脏，整个统治机器生锈失灵了。年谱的内容丰富，可举事例还很多，它能够帮助人们了解其他许多情况。譬如鸦片战争期间，扬州官绅一听到英船入境，竟然“持手版跪于象山足下，迎接夷船，呈送牛羊金币，以为犒赏”，一副奴颜婢膝的丑态。这说明中国地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已经腐朽了，它不是国家主

权的捍卫者，为了保持自己的阶级利益，不顾民族尊严，不惜向敌人屈膝投降。清朝的道光皇帝是这样，扬州士绅的态度也是这样。又如福建械斗恶习，年谱记述相当细致。它说：闽南械斗，以“龙溪、漳浦、云霄三属尤甚。大姓则立红旗，小姓则立白旗，掳人勒赎，纠众残杀，习以为常。此风起于明永乐年间，相寻干戈，至今愈烈。其先由于控诉于官，不能伸理，遂自相报。彼杀其父，此杀其兄，并迁怒杀其同社，以致结成不解之仇，订日互斗。大姓则合族相帮，小姓则合帮相助。本村壮丁不足，则于外间招募，总以必死为能。凡出斗者，妻孥喜笑相送，不望生还。或父子二人，父受大姓雇募，子受小姓雇募，及至临场，父子各忠所事，若不相识。每受雇者死一人，则雇者给洋银三十元，祠堂设立忠勇牌位，妻孥俱受养赡。斗以金进，以火退，呼噪一声，则枪炮齐放。斗毕，两家计数死者若干，除相抵外，余再控官索偿。”官府“俟两家收场后，差役前往收械斗费。近则斗者日穷，规费拖欠者多，不能视为利薮，……久任斯土者别有措施。若斗费不交，官即带差役千余人，前往洗庄，房屋树木，一概毁伐。”械斗这种愚昧落后的社会风气，原来就是官吏遇事不能秉公审理造成的，而历任地方官不但事前不认真排解，严加禁止，反而任其发展，从中得利。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制造的又一罪恶。张集馨在甘肃多年，熟悉新疆情况，指出该地多次变乱，都是办事大臣逼迫引起的。他说：“新疆南路八城，自乾隆年间开拓，至今百余年。……回疆迭次反乱者，皆由于办事大臣逼迫激变。各城办事大臣多系不学无术，而东三省人（指京旗以外的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旗员）尤为贪悍，或奸淫回妇竟不放归，或遇事科求肆

行酒派。伯克本由纳贿而得，回性贪黩，将亏取赢。是以大臣要米一石，伯克则科派百石，要物一件，伯克则科派百件。各庄小回，积怨入骨，一旦狡焉思逞，诛戮伯克，残害兵官，即办事大臣亦鲜有免者。其得免者，皆闻警先逃耳。京中各门侍卫，在京苦累，及为办事大臣，任满回京，无不箱囊充牣。又有专跟办事大臣家人，熟悉口外情形，聚敛稔恶，大为民害”。张集馨是封建官僚，站在统治阶级立场说话，免不了有污蔑、歧视少数民族之处，但所指出的清朝官吏在新疆无法无天，胡作非为，则是事实。官逼民反，内地边疆，到处一样，不过在边远地区，性质更加严重。关于太平天国北伐军的覆没和李开芳的出降经过，年谱也有记载。僧格林沁在山东茌平冯官屯引水淹没太平军，张集馨参预其事。他说：“贼来降者，言巢中遍地皆水，只剩两三丈干地为李开芳支床处，余贼皆处泥淖中。巢中尚有米麦两囤，火药数篓，而米麦无处舂杵，不能作食。”“水秽臭多蛆，人马粪溺，皆酿其中，风日熏蒸，饮者辄死。”“群贼裸足水中，水已及膝，而遍腿粘蛆，万无生路。”年谱又说：“余到大营，问知李开芳在僧帐内坐。见余等人，亦知起立。该逆头裹洋布手巾，身穿月白紧袖小袄，青色绉绸单裤，短袜，红色绣花鞋。面色黄白，瘦颧耸立，双目下注，两鬓皆长发。……僧王故意抚循曰：‘我既准汝降，我断不杀汝，将来江南，我还要带汝同去立功，不卜平定江南，汝有何计？’李逆曰：‘江南瓜镇各营，我可招致，若专恃兵力，转难得手。’僧王曰：‘汝论甚善。大将军惠亲王欲见汝一面，即打发汝回，随我南下。汝在京谅无多耽搁也。’即刻派张子班、培城、额经布带领马步数百人，押送起身，连伙贼巨憝数名及李逆顽童

并地官正丞相伪木戳及黄风帽，一并交委员带京。风帽黄白相间，白色绣花边，正面盘地官正丞相五字”。年谱对这支顽强战斗的太平军被消灭前所处绝境以及李开芳真降还是伪降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张集馨这本自订年谱所涉及的内容广泛，本文只摘引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认为其叙事基本上是可信的，它把当时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黑暗腐败情况，比较客观地记载下来。这部年谱作者生前不可能公诸于世，在清政府未推翻前也不能出版，是可以理解的。可惜后来仍长期无人加以整理刊出，只作为钞本辗转流传。最近，杜春和、张秀清同志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钞本为依据，又对照北京大学收藏本，加以补充，酌加注释，删去一些无关紧要的诗文，并选辑近代史研究所收存的曾国藩等人致张集馨的信札以及《张集馨日记》、詹嗣贤《时晴斋主人年谱》，作为附录，公开出版，供史学工作者和爱好者参考利用。这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所以不揣谫陋，乐于为这部年谱作如上的简略介绍，谨请读者见谅并指教。

编辑说明

一、《道咸宦海见闻录》是以张集馨本人撰写的年谱为主，同时收录了《张集馨日记》、《张集馨朋僚函札》、詹嗣贤编《时晴斋主人年谱》三个附件，作为本书的补充材料。

二、《张集馨自订年谱》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九五五年，近代史研究所图书资料室购到一部钞本的《椒云年谱》(十六开毛边纸本，上下册)。钞者在简短的提要中说:"这部书名为年谱，其实几乎等于小说，对于官场鬼蜮情形，刻画入微，不亚于清末之《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书。……张氏后人零落，此项残稿流落市上，为天津李牧斋(盛铎)所收，已缺其中一本，看纸色和字迹，的确是张氏亲手写的。现在这一部是借钞的。总之，是非常珍贵的原始资料。"

我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印的《李氏(盛铎)藏书目录》中，查到这部书。全书一函五册，封面题《椒云年谱》一、二、五、六、七册(缺三、四册)，写于印有"松竹斋"字样的红色十行竖格竹纸本上，墨笔草体，书中字句常有勾涂增添之处。我们对照《椒云日记》(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本残缺未编目的稿本)和《张集馨朋僚函札》收信人在一些来函上所作的批语，与北大收藏的年谱三者的字迹，判定北大收藏的本子是作者的亲笔原稿。又将钞本和原稿本校对，发现钞本不仅掉字、句、段的地方很多，而且钞者随意增删的地方也不少。现在依照

原稿本订正。

三、《张集馨日记》（残）一册，墨笔书写于长十九厘米、宽十四厘米的竹纸本上，中多删改之处。由于受湿过甚，全都粘贴在一起，前后数页且已腐烂，虽经细心裱糊，中间仍有许多字迹无法辨认。此日记现存部分由同治三年九月十五日起至四年正月二十一日止，是张集馨记述他在陕西按察使任内“奉旨前往甘肃兰州会同恩麟防剿”陕甘回民起义的详细情形，对研究西北回民起义提供了一些原始史料。日记中有许多诗词，因史料价值不大，均予删去。

四、张集馨朋僚函札现存近代史研究所者共156件，今选录其中较为重要者42件，按时间先后顺序编排（一人多函者，按时间先后排在一起）。

五、《时晴斋主人年谱》是张的外甥詹嗣贤（江苏仪徵人，同治十三年进士，翰林院编修）编于张死后二年（光绪六年），内容比较简略，相当于张集馨一生的大事记。原文系用墨笔正楷书写于长约四米的一幅精制的卷轴上，现藏于北京图书馆善本室。由于张集馨这本自撰年谱有佚失和六十一岁后的十多年阙如之故，因此，这份简略的年谱有一定的补充参考价值，故予收录。

六、为了检阅方便，在年谱中所用干支纪年的后面，用括号注明夏历年和公历年；并对年谱、日记、函札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和个别词句，作了简单的注释。

七、书中对太平天国、捻军、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所使用的诬蔑之词，如“匪”、“盗”、“贼”、“猓”、“啯”等，为保存原样，未加改动。

八、书中的标点为编者所加；残缺的字以□代之；错字、别字的改正以及佚文的增补以〔〕号标明；函札中凡属张集馨的批语，用*号注明。

九、本书在编校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张玉范等同志的热情帮助，谨此致谢。

十、本书的编注工作承蒙丁名楠同志具体指导并予作序；王其椝同志也提供了宝贵意见，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缺点错误之处，请读者不吝指正。

目　录

序……………………………………………………………… 1
编辑说明 ……………………………………………………… 1
道咸宦海见闻录………………………………………………… 1
附录: ……………………………………………………… 323
张集馨日记
（同治三年九月十五日至四年正月二十一日） …………… 325
张集馨朋僚函札…………………………………………… 425
向荣来函（二通） ………………………………………… 425
许乃钊来函（二通） ……………………………………… 427
戴熙来函………………………………………………… 429
禧禄来函………………………………………………… 431
平翰来函………………………………………………… 433
邓瀛来函………………………………………………… 435
王有龄来函（二通） ……………………………………… 436
袁甲三来函（三通） ……………………………………… 439
曾国藩来函（二通） ……………………………………… 443
韩超来函………………………………………………… 445
刘绎来函　（三通） ……………………………………… 447
刘于淳来函……………………………………………… 450

曾国荃来函(三通) …………………………………… 451
冯焌光来函………………………………………………… 454
吴廷栋致毓科函…………………………………………… 455
胡家玉来函(二通) …………………………………… 457
胡林翼来函(二通) …………………………………… 459
贾臻来函…………………………………………………… 460
仓景恬来函(三通) …………………………………… 461
张安保来函………………………………………………… 464
穆腾阿来函………………………………………………… 465
雷正绾来函(二通) …………………………………… 466
刘翊宸来函………………………………………………… 470
翁同书来函………………………………………………… 471
李宗焘来函………………………………………………… 471
曹克忠来函………………………………………………… 472
李鸿章来函………………………………………………… 473
××来函…………………………………………………… 473
时晴斋主人年谱……………………………………… 475

道咸宦海见闻录

庚申一岁(嘉庆五年 1800 年)

嘉庆六年[1] 三月廿九日辰时,生于本邑小市口老宅。宅乃祖辈老六房同居,余祖乃长房也。

辛酉二岁(嘉庆六年 1801 年)

迁居北门大街。本生赠公弟兄五人,妹一人。大伯北潭,妇言是听,与诸弟兄皆不相能,待本生赠公尤甚。时余姊妹弟兄数人群聚一屋,又与大伯对屋而居,日受诟谇。祖母汪太夫人,并本生母吴太夫人皆不能堪,以五百金典邑民廖受堂住屋一所,计前后七层,旁有别室,祖太夫人、三五叔暨适程姑母咸来居焉。小市口祖宅,大伯售于六祖,得金若干,赠公及两叔皆不取值。

壬戌三岁(嘉庆七年 1802 年)

六妹生。

癸亥四岁(嘉庆八年 1803 年)

吴太夫人初课字学。

① 六年,为五年之误。

甲子五岁(嘉庆九年 1804 年)

二月，入家塾发蒙，受业同邑诸生吴达夫先生名必逵，先生家贫无嗣，以诸生终。

乙丑六岁(嘉庆十年 1805 年)

八月，祖母汪太夫人去世。外祖母吴太孺人，亦于九月去世。余外祖吴轶村先生名文傑，邑名诸生，门下士甚多，又邃于医理，先外祖母一年卒。

丙寅七岁(嘉庆十一年 1806 年)

六月，七妹生。

丁卯八岁(嘉庆十二年 1807 年)

长姊出阁，适同邑副贡廉州太守厉公同勋。

出就外傅，受业同邑诸生焦寿符先生名昌。先生馆政甚严，惜有文无行，不克令终。

姑母出阁，适江都诸生程公志迈。

十月二十三日，吴太夫人去世，年三十六岁。太夫人素精医学。赠公家道清贫，太夫人积劳致疾，又夏患暑热，为庸医洪九误投温剂，太夫人昏迷中不能检察，余兄弟皆童稚无知，太夫人遂鼻衄不止，两目失明，延至十月去世。庸医大属可诛，而太夫人以精于医者为庸医所害，岂非天哉！洪九后以医道不行，穷饿而死，其子为粤逆虏去，脱归无以自存，求乞于市。

戊辰九岁(嘉庆十三年 1808 年)

受业邑诸生鲍山芝先生名庆寿。先生与余家有瓜葛亲，其为人敦行廉洁，言行不苟，真笃实君子也，里中有识者咸敬之。

己巳十岁(嘉庆十四年 1809 年)

继母许太夫人来归我赠公,时八月也。

庚午十一岁(嘉庆十五年 1810 年)

仍随鲍师读。

辛未十二岁(嘉庆十六年 1811 年)

八月,见痘症,重而顺。六妹殇。

壬申十三岁(嘉庆十七年 1812 年)

复受业于焦寿符先生。余自发蒙后，因家贫无力延师课读，频年易师，学业颇荒；惟自九岁至十二岁四年中，师未更易，五经读毕，但周礼未曾读完。焦师住居间壁，家中便于照应，不得已也。师嗜赌放债，不理馆政。

长姊去世。姊性最孝慈，得本生赠公欢心。又抚恤诸弟妹，殷勤肫挚。乃年甫二十余，遽登仙籍，殊可伤也。遗二子一女。

癸酉十四岁(嘉庆十八年 1813 年)

次姊出阁，适同邑诸生薛公文林。

聘同邑诸生李松舟姑丈〔女〕为室，女本赵姓，李之甥也。李姑丈与本生赠公至契，欲联婚姻以为结纳，因有是举。

甲戌十五岁(嘉庆十九年1814年)

受业邑诸生方余九先生名罍年。先生精于讲贯，得余叔祖芍坡公传，颇有根柢；惟不善为文，又性情僻傲，是以年逾八十而穷约以终。九月，遭家难。北潭伯诸子，幼失学，形同匪类，其母李纵溺，遂至无所不为。长子开瑞，年长无业，本生赠公令在北门外公正米行与同事诸人经管帐目，开瑞包娼纵赌，铺本大为亏折。此铺系与李丹岩丈合本，核算帐目，李不甘认，所亏数百金皆本生赠公独赔。李与同事诸人皆不愿容留在铺，遂令回家改过。而其父母反来宅滋闹，谓本生赠公不相容也。次子辑瑞，性情凶恶，忤逆无人理，其父母莫敢撄其锋，屡耸其父母向本生赠公讹索，历有年所。余本生胞兄松衫读书未成，厉姻丈诸人耸捐卫千总，以为糊口计。又三叔晓岚公病故河南考城令殷长福署，家人邵喜送灵回里，有随身衣箱数件，寄存余家，有清帐在内。北潭父子谓本生胞兄捐官，必家道有余，而三叔衣箱寄存余家，难保中无蓄积，遂以三子符瑞继三叔为嗣，将衣箱什物取去，硬说箱中不应仅有衣服。不知三叔本一诸生，家无长物，贫不能娶；进京与邑人郑健堂太守之子平山诸生借银二千两，又与西贾借银数千两，捐纳双月知县，会票来家兑还，本生赠公念手足谊，且嘉其向上，倾家代还，而本生赠公家事于是不支矣。三叔未捐分发，不过与殷长福友善，至考城县帮同办理。考城系河南瘠区，殷且不能自给，安有余力及人？而三叔故后，遗留盈千累百之说，真成呓

语，不过藉事生风耳。重阳日，开瑞、辑瑞欲将本生松衫兄架去揪殴，适五叔秋岑公途遇阻喝，辑瑞声言连胞叔一并撕扭，经五叔掌责而散。北潭伯来宅鏖闹，余家将上房门闭拒，遂不能逞。傍晚，开瑞、辑瑞至厅旁别室，非以死胁不能大满所欲。辑瑞谓其兄开瑞曰："汝佯为自缢状，余在旁高呼，必有出面调停者。"开瑞信之，解带悬于梁上。辑瑞撤椅而遁，冀其兄之死，将以快其欲也。是谋也，家人邵喜佯作送茶，曹贵伏于厅后，共听之而共见之。次早，北潭伯夫妇率其儿女到余宅，冲毁几案，盘盂一时俱尽；衣物顺便攫去，丝粟不留。继母许太夫人借寓五叔家，余及松衫兄并本生赠公亦于亲族间暂住。邑公屠琴坞[①]先生名倬来验，实系自缢，而廉得辑瑞耸兄自缢讹诈各情。屠令以案情太重，不肯据实办理。辑瑞亦闻风藏匿。屠令谕令领尸掩埋，北潭伯夫妇不遵。其适杨第四女以洗尸水遍洒余宅，极力扰害。本生赠公不得已又禀知屠公。屠公大怒，即刻诣宅亲视敛抬，群小凶锋始稍敛迹。后屠公去任，经署令黄名舆断结此案，以北潭伯父子平日既受本生赠公养赡，而忍心害理，藉命图诈，以后不准再行往来，从此余家渐觉安静。后辑瑞为其妹夫杨四毛子顶名赴湖北武昌听审，因杨习盐业，盗卖盐包，提案与船户质对，杨不敢往，辑瑞利资受耸，代杨往质，押毙于武昌县人字房内。人字房者，即管押人犯处也。符瑞继于三叔为子，并不承服，兼且考试，性情凶悍，家道寒薄，里人亦无过问者。入学后包娼游荡。其父死，夜雇人扛至十里墩祖太夫人墓道前，横亘攒厝，因为堪舆家所绐，

① 屠倬，字琴坞，浙江钱塘人。嘉庆十三年进士，十六年由庶常改选仪徵知县。著有《是程堂集》。

可以不利余家。五叔廉知控官，久之押迁，得金百两，葬地一区，自以为得计。后客死山东汶上县旅肆，幸寄琴族兄摄汶令，给以棺木，始得掩其骸骨。

初应童子试。

丙子十七岁(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

受业四母舅吴定堂先生名天保。舅性愚懦，文笔平衍，且学馆中附从者甚杂，断非读书地也。

聘妻李氏卒。已诹吉完娶，先二月而病殁。

丁丑十八岁(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

受业从堂叔连城先生名式璧。叔天资颖悟，幼年读书，有神童名；文笔力追先正，卓有可观，乃因性情疲缓，屡试不第，竟以国子生终。

应童子试前列。

戊寅十九岁(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

受业同邑贡生詹渔门先生名錀。先生词章诗赋，本有家传，时文追慕章、罗，能发前人未发之秘；惟文笔艰涩，不利科场，屡踬秋闱，以明经终。

余附学于堂叔治庭公家，名式坪。与堂弟清瑞等共笔砚，早去晚归，中餐由家中送至馆内。治庭叔本系赠公受业弟子，虽年逾四十，见赠公时犹执弟子礼恭谨。余家前此北潭伯讹索滋闹，皆是治庭叔前来劝和，给以数金，帖伏而去。家难后，余所住屋宇，已为北潭伯扰害不堪。治庭叔家道素殷，欲为先

赠公另构大厦，一切陈设器具，皆为备办，知赠公力有未逮，又遭家难故也。赠公坚意不行，谓治庭叔曰："弟以屋不可住者，以其中有缢鬼也。吾思开瑞为其弟辑瑞所给，自有冤对；且吾抚养开瑞多年，不以为德，反以为仇，今已作鬼，或者明白，亦未可知？吾若搬家，反若中有不足也。"卒不移。

本生继母许太夫人去世。太夫人性情柔淑，工针黹，好读书，持家勤俭，抚予弟妹如己出，先赠公深资内助。因所生弟妹数人皆不育，伤感成疾，竟至不起。葬十里墩。

七妹出阁，适同邑诸生李公光熊。妹年尚稚，因许太夫人去世，无人领带，遂往李家童养，待年成礼。李丹岩姻丈与本生赠公幼同笔砚，本至好也。

己卯二十岁（嘉庆二十四年 1819 年）

附从连城叔于李宾南姻丈家，叔教读非所长，终日闲谈，故诸徒皆无长进。

李松舟姑丈，约先赠公在大市口合本开设棉花店，兼买绸缎，又公借吴令闻姻丈银五百两。松丈坠马，跌折腿骨，店事交给同事，赠公本不谙，因而亏折。吴令闻姻丈将赠公存项五百两扣去，松丈并不分认。他款存于松丈家者，因至好，未立字据，余弟兄不知家务，赠公去世后，松丈竟乾没不言，同人虽有知者，而终以无字据不能取讨。人心险巇，不胜世道之感！

老屋空旷，余附学在外，家中只赠公一人，殊难查察。族伯母并衡斋三叔以百余金典屋二层居住，本两便也。衡斋叔向来荒废，自搬入余宅，蓬生麻中，颇为力学；复欲另侨他寓，不问典屋年限，立索典价。赠公心窃非之，而姑以其孤寡，不

与计较。后余宦游在外，每年周恤亲族，仍注存之。

庚辰二十一岁（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

复受业詹鱼门夫子，在同邑曹继迁家附学。师本老宿，虽已作力追前明诸大家，而教诱生徒，不拘一格。余时年幼，文笔恣肆，骨力开张，虽合墨裁，而绳之诸名程相去远矣。师谓余文章气焰极旺，咄咄逼人，飞皇腾达，可以操券而得，何必为名诸生耶？欲以次女字余，而赠公不愿，亦足见知己之感也。余两应童试，皆列前茅，文名噪甚。键户读书，不交一友，出见父执，无不殷勤接待，谓剑气珠光，不可逼视，会须脱颖而出耳！余闻之惭怍。

本生赠公命余出继四叔父为嗣。四叔家贫，未婚。本生赠公怜其孤独，因有是举。虽有出继之名，并未往侍。

九月十一日，本生赠公去世。赠公性情刚直，文笔雄健，逼真金、陈一派。乃为家计所累，不克专志伏案，郁抑者非一年；又因遭家难后，常泣然出涕。读储中子"冉有为卫君乎"一章，题"空山之中"二股，以自慨叹！读毕，辄呜咽不成声。余侍侧，深知其故，而不敢仰视。又自继母许太夫人去世，家中米盐琐屑，悉赖经理，颇形烦闷。是年天气炎亢，赠公体质厚重，畏热贪凉，至秋得三日疟。里人吴仕榛自诩良医，赠公误信之，乃投苍朮数钱、青蒿七钱，连服三剂，真阴大损，昼夜不眠，食少形瘦，渐不能支。余日侍汤药，与七妹轮流坐守。叩天莫应，祷佛无灵，自书黄笺焚于灶下，亦无感动。其时松衫兄需次淮城，并无商议之人，惟于无人处干嚎饮泣而已。赠公见余面色改变，恐余伤痛，凡身后之言，概不分付，每与他人

言，见余至则默不一语。余昏乱又不忍请，而肝肠万断矣。十一日夜半，遂归道山，惟余与七妹在侧耳。稍顷，五叔邀族叔瞿门至，经理附身附棺诸事。又请族叔履平，竟推故不至。履平叔与李松舟姑丈数年皆称莫逆，至是迭请不来。幸瞿门叔丧仪熟悉，赖以措置。棺木无合式者，现购料制办，漆不能乾。而附身之衣即是旧服，朴俭固赠公本意，而为子者万难为情。余罪孽深重，百死莫赎。北潭伯突然而至，对尸作无理语。余闻之刺心，脱非期亲尊长，断不能忍受也。余数年来，按课为文，必呈训诲。前此文多疵类，反复指示，近年渐有长进。每呈一艺，喜动颜色，必再三吟哦，间为斟酌数字。今则自伤孤露，庭训莫闻，能无哀慕耶！十一月，葬赠公于北郊十里墩，与吴太夫人合墓，向系乙山辛兼卯酉三分。

辛巳二十二岁(道光元年 1821 年)

是春因丁艰未试。曹继迁家亦不愿延师，詹鱼门先生撤帐而去。余自赠公去世后，臧获星散，栋宇飘摇，一身无依，亲族无过问者。曹继迁家既不克附从，老屋中又不能独处，又寄居八字桥圆通室；未一月，而盐务商夥，欲赁此屋，价值比余加增。余遂复移十笏庵，与庵僧九堂共处。斋鱼粥鼓，弥勒同龛，醒枕月明，不堪凄苦，蓼莪屺岵之诗，真令人不忍卒读矣。余除读书外，概不与闻他事，乃犹不为诸伯叔所容，日寻嫌隙。因与五叔商量，入京读书，叔以为可，给盘费二百两。继父诵言公，时与北潭伯比昵，余不敢明言。但至赠公墓前泣别曰：“儿远出避祸，不能常守松楸矣。”亲族本不闻问，此行亦无知者。十月，挈一新仆张升，买车二辆入都，寓菜市口，为明年秋

战之计。与甘泉贾人黄藕船同居联星堂。藕船粗知文墨，学作韵语，而议论卑鄙，究系市井细民，不足与语。然逆旅无聊，听其村谈稗论，藉以消遣闲愁。

壬午二十三岁（道光二年1822年）

受业马渔山先生名步蟾，浙江进士，现官御史，门下士极多，成进士者数十人。先生以御史俸满，得截取知府，简放安徽徽州府，卒于官。

春间，公车到京，咸集会馆。向例春秋两闱应试者互相搬让，余觅居稍迟，几为司事者所逐。司事者，一为江都史学士致俨①，一为仪征阮农曹长生②。阮不与闻馆事，史则惟子言是听，而以司事为利薮也。唐庶常敦培③，又从而附和之。史氏诸郎素称恶少，余忍胯下辱，移寓麻线胡同富顺居。四月，会闱揭晓，公车四散，复至会馆，仍住联星堂，与堂叔元裳同爨。元裳来往朋友，类多作奸犯科者，即有公车数人，亦素非安分。余概不接洽，惟闭门读书而已。奈读书声高，又为会馆后进所住之吴中书廷珠所憎，余不顾也。吴终日唱曲，而不虑人之厌恶。

七月，赴国子监考到录科，皆列高等。余捐监之资已为元裳叔用去，竟不肯还，几误捐监事。幸松衫兄押运至京，得资纳监，否则场事必为所误。

---

① 史致俨，字容庄，号望之，江苏江都人。嘉庆四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

② 阮长生，字寿昌，号小云，江苏仪征人。荫生，官至直隶按察使。著有《后汉洛阳宫室图考》。

③ 唐敦培，字允元，号补卿，江苏江都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官至云南大理知府。

八月初六日，偕天津诸生劳建，移寓内城举厂。劳生乃元裳叔婿也。余初应京兆试，三场完毕，幸无错误。首题“居之无倦”二句，次题“戒慎乎其所不睹”二句，三题“国君进贤”一节；诗题“询于刍荛”，得闻字。重阳放榜，中式一百三十七名。房师前翰林学士降编修陈伟堂先生名官俊[1]，山东进士，官至协揆，谥文悫。座师户部尚书黄左田先生名钺[2]，安徽进士，乞休回籍，卒于家；刑部侍郎韩三桥先生名文绮[3]，浙江进士，由江苏巡抚降三品京堂，卒于京；刑部侍郎恩兰士先生名铭[4]，满洲进士，官至都院。

癸未二十四岁(道光三年 1823 年)

是时吾家会试者共四人，皆住会馆。元裳叔以诸事不便移去，屡欲设计诳余，幸不为其所害。寄琴、槐卿移至悯忠寺。余无赁屋资，仍住会馆。

揭晓未经中式，领卷知已由邵丹畦先生甲名[5]呈荐，墨批备字，并有二十七日复阅等语。本来文欠精神，无怪见黜也。

聘江西黄怀谷先生名承祜女为室。先生为山西寿阳令，

---

① 陈官俊，字伟堂，山东潍县人。嘉庆十三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道光二十九年卒，谥文悫。

② 黄钺，字左田，安徽当涂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历礼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任《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总阅、《全唐文》馆总裁。道光二十一年卒，谥勤敏。

③ 韩文绮，字蔚林、三桥，浙江仁和人。乾隆六十年进士。官至刑部左侍郎。

④ 恩铭，原名恩宁，字兰士，栋鄂氏，满洲正红旗人。嘉庆十三年进士。官至礼部、户部尚书。

⑤ 邵甲名，字冠群，号丹畦，顺天大兴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官至湖北巡抚。

年老罢去。

五月，考取景山官学教习，留京读书。

六月，恩兰士先生邀余入城课读，兼笔墨事，每月修脯七金，伟堂夫子所荐也。

受业钱金粟先生名林①，浙江进士，博学左道，传说夜为冥官。先生虽不明言，余亦不敢叩问。惟其人聪明正直，恬淡和平，足以为神而不愧，官至翰林学士。卒之日，颇有异兆。

甲申二十五岁（道光四年 1824 年）

与陈敬堂世叔、张菊潭同年联文会，月必三集。为菊潭选订文海一部，得前明大家选本，精妙缔当，无一字虚锋涨墨，朝夕寝馈其中，视近人作皆隔一层。余课之暇，每为一文，辄至夜分，矜炼刻挚，几于四壁皆股，当其时自鸣得意，而不知年轻体弱，受病深矣。

乙酉二十六岁（道光五年 1825 年）

钱金粟师去世，后遂无师。寄琴兄来京，住间壁张秋艇先生家，互相琢磨。大侄全官生。

丙戌二十七岁（道光六年 1826 年）

闱前抱病甚剧。自去冬每夜和衣而卧，常不能寐，甫合眼，复惊汗而醒；及入闱，心神恍惚支离，几至不能完卷。自癸未报罢留京，精进勇猛，伏案不辍者三年；岂料病魔缠绕，又落

① 钱林，字东生，号金粟，浙江仁和人，嘉庆十三年进士。官至侍讲学士。著有《玉山草堂诗集》、《文献徵存录》。

孙山。运数限人，无可尤怨。

七月，同槐侄结伴南归，往江西就姻，途中雨水泥泞，舆夫刁悍，颇为受累。八月初旬到家，伯叔既不助资，又兼执送娶之说，余深悔回里又招口舌。

丁亥二十八岁（道光七年1827年）

三月，黄夫人来归，怀谷先生挈眷至仪。是时余一无所有，怀谷先生极为体谅，概不争竞，娶于卫市口五叔宅。

四月，二侄生。

六月，随黄怀谷先生送黄夫人至晋。家中断难安居，遂将完姻费用，及余夫妇三月火食一并算清。余不名一文，松衫兄有项存五叔处，因以扣抵。

十月，由晋至京，甫下车，陈伟堂师即著人持恩兰士夫子信来，属余仍主其家。时兰士师获咎复起，出为哈密大臣，家务俱托经理。而无米为炊，全赖同人佽助，余无力相帮，惟不领束修而已。

戊子二十九岁（道光八年1828年）

与全小汀① 联文会，会中数十人，颇有能文者。

冬月，魏静卿、槐侄俱到京，相距咫尺，朝夕过从，煮茗围炉，宵谈文战，殊有故乡风味；惟数人皆屡踬春官，不免同伤老大。

---

① 全庆，字小汀，满洲正白旗人。道光九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光绪八年卒，谥文恪。

己丑三十岁(道光九年 1829 年)

正月,忽患眩晕,天地旋转,昼夜不眠,口苦心跳,呕吐目眩,土医不识是症,用贝母、黄连诸药治之,病势少减,从此束书不观,功名付之命数。

三月,与静卿、槐侄诸人移寓举厂,三场完毕,旧病未发,心窃幸之。

四月初八日,传补教习。先是留京数年,屡经传补。余以教习期满,必为邑令,自分愚拙,不克胜任;且读书未成进士,究属不了因缘,故不肯就,及是两次报罢,暂且就之。先诣礼部画到,又诣内府档房,大为群笔帖式所揶揄;至官学未见一徒,学隶约俟择日再往见总理。鸡肋功名,竟日奔走,且书办、学隶索费,共用二十余金。

四月初十日揭晓,中式一百五十八名。首题“欲速则不达”二句;次题“或生而知之”一段;三题“学则三代共之”二句;诗题“春色先从草际归”,得归字。房师常南陔先生名大淳①,湖南进士,咸丰二年在湖北巡抚任内,城陷殉节。座师太傅曹俪笙先生名振镛②,安徽进士,卒于位,谥文正;兵部尚书玉研农先生名麟③,满洲进士,任伊犁将军,内召,卒于西安省城,谥文恭;吏部侍郎李芝龄先生名宗昉④,江苏进士,官至礼部

① 常大淳,字正夫,号兰陔(南陔),湖南衡阳人。道光三年进士。官至巡抚。咸丰二年卒,谥文节。

② 曹振镛,字怿嘉,号俪笙,安徽歙县人。乾隆四十六年进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道光十五年卒,谥文正。

③ 玉麟,字子振,号研农,哈达纳喇氏,满洲正黄旗人。乾隆六十年进士。历任礼部、吏部侍郎。道光十三年卒,谥文恭。

④ 李宗昉,字芝龄,江苏山阳人。嘉庆七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道光二十六年卒。

尚书，卒于官；兵部侍郎朱咏斋先生名士彦①，江苏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谥文定；光禄寺卿吴退旃先生名椿②，安徽进士，官至户部尚书，乞休，在京卒。

覆试一等二名，殿试二甲第二十二名，朝考入选第十三名。

五月初六日引见，改翰林院庶吉士。大教习穆鹤舫先生名彰阿③，满洲进士，官至大学士，以五品顶戴终；李芝龄夫子。小教习詹事史衡堂先生名评④，山东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十月，黄怀谷先生遣亲属瞿姓，送内子黄夫人来京，僦居果子巷驴驹胡同。

庚寅三十一岁（道光十年1830年）

师友以所居之屋向非吉宅，遂移寓椿树三条胡同，即休宁汪文端⑤时晴斋也。当日赵云松⑥、王梦楼⑦诸前辈，皆文端门下士，终日燕集其间。厅事有古木寿藤，小桥流水；对厅有

① 朱士彦，字修承，号咏斋，江苏宝应人。嘉庆七年探花，授编修，纂《国史河渠志》。历任工部、吏部、兵部尚书。道光十八年卒，谥文定。

② 吴椿，字大椿、荫华，号退旃，安徽歙县人。嘉庆七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

③ 穆彰阿，字鹤舫，郭佳氏，满洲镶蓝旗人。嘉庆十年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

④ 史评，字衡堂，山东乐陵人。嘉庆十三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

⑤ 汪由敦，字师茗，号谨堂，又号松泉，浙江钱塘人，原籍安徽休宁。雍正二年进士。乾隆间官至尚书、协办大学士。谥文端。著有《松泉诗文集》。

⑥ 赵翼，字耘松，号瓯北，江苏阳湖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官至道台。著有《廿二史札记》、《皇朝武功纪盛》、《陔馀丛考》、《簷曝杂记》等。

⑦ 王文治，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人。乾隆二十五年探花。官至知府。著有《梦楼诗集》、《快雨堂题跋》等。

怪石数块，如虎踞狮伏，又如老人狂士，欹侧不起，不知何人手迹。余又植春花多树，编以绿篱，界以朱阑，置书案于厅之西间，功暇徘徊庭院，颇有林泉清玩，不知在人海中也。

十月，充武英殿协修。

腊月，拈会馆值年阄，向来经费充足，董事史望之诸君，居为奇货，后因秦敦夫前辈① 查诘其侵渔挪移情状，面斥其非，史不能堪，推交陈仲云前辈管理。陈本寒素，京官多年，顷因淮南盐务裁汰商费，会馆帮项亦议核减，陈无力垫办，遂创为轮管之议。数年前，因公车到时，余系乡试人，搬让稍迟，大受萋菲〔斐〕；今乃欲余为董事，使受赔累，何人情之不恕也！若涉推诿，局量隘矣。接管之次年，盐务帮项以八折寄京，办理馆事甚觉从容，每月所收房租，令看馆人刘福存在会馆间壁恒成钱铺，有事在铺支取，不入余家。

辛卯三十二岁（道光十一年 1831 年）

同年马湘帆②、易晴江③、朱九山④、朱久香⑤、倭艮峰⑥、

---

① 秦恩复，字近光，号敦夫，江苏江都人。乾隆五十二年进士。散馆授编修。

② 马沅，字湘帆，号韦伯，江苏上元人。道光九年进士。官至湖广道监察御史。

③ 易长桢，字子浚，号晴江，江苏上元人。道光九年进士，编修。著有《冶城山馆诗稿》。

④ 朱其镇，字又青，号九山，浙江嘉兴人。道光九年进士。官至按察使。

⑤ 朱兰，字心如，号久香，又号耐庵，浙江余姚人。道光九年探花。官至内阁学士署工部侍郎。著有《孟晋录》、《耐庵文集》等。

⑥ 倭仁，字艮峯、艮斋，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道光九年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谥文端。著有《倭文端公遗书》。

杨仰山①、王雁汀②、罗苏溪③等十余人为赋课，每月六集，迭为宾主，皆在时晴馆。

壬辰三十三岁(道光十二年 1832 年)

四月散馆，寓园近光堂。初八日，在正大光明殿考试。赋题"木从绳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为韵；诗题"花边鸟趁抱香蜂"，得归字。原拟一等一名，钦定一等五名，授职编修，充武英殿纂修。

癸巳三十四岁(道光十三年 1833 年)

七月十六日，考试翰詹。《落叶赋》，以"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为韵；《马援讨交阯论》，"研精耽道"，得深字。取二等十三名，恩赏大缎二卷。本衙门撰文。

甲午三十五岁(道光十四年 1834 年)

二月，移寓将军校场头条胡同。

四月，考试试差。六月十五日，偕侯叶唐学士④典试湖北，得士张廷璠等五十一人，副榜李星远等九人。

九月，甫出场，五叔自家乡同郑树南表叔来楚，即请入场中同住。五叔以年老无嗣，已与嗣父商定，欲余兼祧，恐余梗

---

① 杨景，字星甫，号仰山，浙江山阴人。道光九年进士。知县。

② 王庆云，字贤关，号雁汀，福建闽县人。道光九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同治元年卒，谥文勤。

③ 罗绕典，字兰陔，号苏溪，湖南安化人。道光九年进士。官至云贵总督。咸丰四年卒，谥文僖。

④ 侯桐，字叶唐，号玉山，江苏无锡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官至吏部侍郎。

命，特亲来面议。余数年来承五叔接济，又以骨肉至亲，不容推诿，遂面允之。十月，到京复命。后即在吏部呈请兼祧，奉部题准，行知本籍。

纳妾王氏。妾邗沟人，赋性聪淑，事嫡有礼。

大兄挈嫂侄到京，延江梅卿先生健课读。余与内子商量，大兄序补无期，而来往河干，迄无定局，遂将差囊及内子私蓄，概行取出，托捐纳房同年徐君青有壬① 为捐过班，次年即补通州卫所守御缺。

乙未三十六岁（道光十五年 1835 年）

四月，考试试差。七月，偕龙莘田中允元任② 典试河南，得士赵林成等七十三人，副榜王炳等十三人。是役也，莘田中允卧病不能阅文，余独任其事。

恭遇覃恩，除例给外，请以本身妻室封典，貤赠本生父母，形骸虽隔，而灵爽必通，荣及泉台，稍副期望；惟升斗之粟，不能养亲，殊令人抱风木之悲耳！所谓树欲静而风不定，子欲养而亲不逮也。

先是，六月奉诏，以翰林院为储材之所，饬分日伺候召见。余与苏溪同日赴园，在朝房露坐纳凉，纵论时事，天色始辨，即赴宫门伺候。是日，南河水涨，圣心大不愉悦。军机复召，第二次余入，帝询问履历差事毕，令读有用之书，无徒为词章所困也。"汝试思之，词章何补国家，但官翰林者，不得不为此耳！"

① 徐有壬，字钧卿、君青，浙江乌程人。道光九年进士。官至巡抚。咸丰十年卒，谥庄愍。

② 龙元任，字仰衡，号莘田，广东顺德人。嘉庆二十二年进士。官至左庶子。

又询及里居，帝大声曰："汝南边年年闹水，将如之何？"余应曰："数年托皇上洪福，都庆安澜，未遭水患。"帝仰首思曰："然今年如何？"余对曰："近闻黄水稍长。"帝曰："顷有报至，黄水陡长丈余，岂不可虑？"余对曰："夏涨不足忧，或因山水骤发，或因大雨时行，不免河水增长。然夏令天亢，随涨随消；所可虑者，在秋汛也。督臣每年七月至清江防秋，亦以秋涨不能即退，恐有险工耳。从不闻五六月河工有失事之虞。"上首颔之，复曰："今日南河报至，说形势颇险，朕故问尔！"余曰："黄水骤长，河臣不敢不先期具奏，脱有疏虞，恐责其不先奏也。并有委员及营弁诸人，希冀办工，水志以少报多，河臣查察不及，据禀入奏，亦往往有之。每见奏报甫出，而河水顿消，事所恒有。"上又首颔之，曰："尔扬州系在江北，所出粮食足供本处支用否？"余曰："不足。近则仰给里河，远则仰给川、广。"上曰："何说？"余对曰："里河如东、泰各场一带，产稻极多，收成极早，并有两熟者；距扬不远，一水相通，故粮价遇丰年亦极平减，地方虽水陆交冲，而粮石取之不竭。"上曰："仰给川、广之说何谓也？"余对曰："四川沃野千里，素称鱼米之乡，其成都十六属田地，皆倚都江堰水灌溉，向无荒年，每秋成后，商贾由长江运载而下，如楚、皖年丰，沿途便无截留，直至仪邑扬子江边卸载，拨入扬州，只水道数十里耳！"上曰："汝在家总宜读经世之书，文酒之会，为翰林积习，亦当检点。"上首颔余出，遂逡巡而退。

丙申三十七岁(道光十六年 1836 年)

恭遇覃恩，加一级，以本生妻室封典貤封兼祧父母。

五月二十日，保送御史，引见记名。二十四日，奉旨补授山西朔平府。向来翰林外放，俱由京察一等，或截取，今独邀宸断，异数也。余素无外官志，即御史亦非所愿。方冀翱翔词馆，渐陟清班，忽拜纶音，惶惧失措。次日，诣园谢恩，在玉泉山清音斋召见。上曰："汝乃朕特放，并无人保举。"余碰头谢曰："此皇上格外天恩"。上曰："汝操守学问，朕早知之，而吏治如何，必须见诸政事；惟京官与外官不同，汝虽不至为非，然持身虽严，而不能察吏，尚未能了我事也。州县流品甚杂，汝当明查暗访，告知督抚，若督抚欺饰，咎不在汝矣。我岂肯以好好地方，听人糟踏耶！前任多尔济善，行止荒唐，汝可知否？"余对曰："不知。"上曰："数日后，汝见抄报自知之。"又曰："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科目未必无不肖，究竟礼义廉耻之心犹在，一拨便转。得人则地方蒙其福，失人则地方受其累。汝读书明理，不待朕之多言也。"余叩首曰："谨遵圣训，无负生成。"上曰："慎无自暴自弃。"余对曰："不敢辜负恩私。"叩首而出。

内子黄夫人因小有感冒，服同乡李姓散药，日渐加重，势甚危殆；又兼足患，疼痛欲死，服吴香舲温补剂，病势稍定。余身既累重，又无帮手，极费神思。因将眷属留京，挈僮仆数人赴任。

九月，抵朔平，接篆视事。郡本荒陬，又遭积歉，凄凉枯槁，十室九空。所属朔州绅耆联名申诉受灾情形，余亲至州城询访得实，详请蠲缓，稍救流亡。计一百四十村，蠲免钱十分之三，加赈一月。

粮捕同知祥山，性情憨蠢，为前任祥璋愚弄，将库存兵饷

七千余两提用，而以铺垫什物滥行流抵，并详请雁平道章荆帆沅① 批准立案，按年流摊。在祥璋自谓计之甚得，不料腊月兵饷无出，满兵赴同知衙门请领，祥山无以应之，几至激变。余见事难收拾，数目太巨，且近在同城，又系所辖，恐被牵连，因将库存牙当税银代为垫发，据实禀揭藩臬及雁平本道。署藩庆林② 与祥璋有瓜葛亲，欲为弥缝；又恐余直见不依，遂令首府王公有壬专函约余上省。庆告余曰："此案实办，必要杀人。足下如专为兵饷，则七千金我为补苴；如必要杀人，足下亦不忍也，且申中丞③ 亦不愿实办。"余曰："但得有饷而兵不鼓噪，我亦何必深求耶！"庆闻甚喜。次日，谒见中丞，佯为不知，余亦不言。庆遂派章荆帆观察帮二千金，谓其不应批准，中丞甚怒，恐并严参。章性悭吝嗜利，为庆所吓，不敢不遵。又派前署事同知陈符清帮银二千两。庆吓之曰："汝在府任半年，不能查揭，失察分赔，理所宜然。"陈亦从之。庆又专函至京，令祥璋出银三千两，皆解交庆处，由庆委员解交府库，属余将揭参印详收回。余见事已著实，遂不深究，若复坚执，必为庆所中伤。

丁酉三十八岁（道光十七年 1837 年）

正月上省，申中丞叩问关北情形，余极言民情凋敝，道路流亡，必须大为振恤；而中丞意在劝捐，不知关北无一富民，无从劝奖。遂由司库捐振盈余项下酌拨五百金，交州县妥为抚

① 章沅，字芝伯，号荆帆，江苏上元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官至长芦盐运使。

② 庆林，满洲正白旗人。官至山西按察使署布政使。

③ 申启贤，字子敬，号镜汀，河南延津人。嘉庆七年进士。官至山西巡抚。

恤。沧海一粟，灾务何裨！及请庆公加振，则曰："省会现亦抚绥，眼皮下不得不然，远处余不能顾也。"余又请借粜并行，俾青黄不接之时，稍资糊口。幸各属安顿司书，遂得允准。余妙手无计解推，惟捐廉三百金为绅耆倡，然卒无应者。道殣相望，地保并不报验，藁葬城边，风日薰蒸，秽气远播，民多疫病。余出资札县掩埋，禀报查考。《月令》："掩骼埋胔"，王政所先，奈守土官不过问也。

五月初八日，黄夫人到署，并挈大侄全官同来。延郑子白教读。

顷因年岁荒歉，道殣甚多，特札各属掩埋。札曰："照得邑有流亡，古人尚报俸钱之愧，泽及枯骨，君子时深同类之悲。本府夙闻该县四境，颇有倒毙乞丐，该保正既不报官相验，又不施棺殓埋，听其僵卧路隅，犬狼蹂躏，行路过视，甚惨于心！去春因右玉城壕一带浮葬僵骸，大风扬沙，遂致暴露，曾札饬前右玉县刘令坦特饬该巡典，亲身查阅。嗣据禀报，该县捐有经费，又有义地，遇有倒毙丐尸，即刻传保深埋，间有暴露者，因冬日掘地不深，浮沙抛露之故等因。本府思右玉一县，道殣既为野兽所毁，则各属谅亦相同。合宜通札饬知，札到，该县督同所属，严谕乡保，巡查埋掩，以迓祥和。"

上年飞蝗蔽天，遗孽甚众，申中丞深以为虞，饬司查问。余已先期办理，因将情形禀复。"禀者：迭奉宪札，饬捕蝗蝻，节经札饬所属遵办，迭经禀报在案。惟宁远厅屡牒挖孽收买，亦无呈缴。卑府以上年飞蝗由口外蔓延腹地，现在朔州右玉各州县俱已收买多斤，何以该厅境内独无？若非惜费，即系惮劳，来牒断难凭信。当即捐廉五十两，委署经历张映南立即驰

赴宁远地方，会同司狱刘应淑雇募人夫，于去年蝗过村庄，分段搜挖，并设厂收买，亦经禀报在案。兹据该委员禀称：上年蝗集之东沟门，蝻孽已能跳跃，并将捕得蝻子呈验。卑府适因该厅锡倅因病出缺，恐家属预做亏空，驰赴该厅封查仓库，验得所生蝻子，已有头脚，遍地跳跃，非专恃搜挖收买可以净尽。自应遵照蝻蝗成法，用牛皮截作鞋底式，或用旧鞋底钉于木棍之上，蹲地掴捕，自可应手而毙。总期不使长翼飞腾，贻害禾稼。如该委员敢于怠玩，定即禀参。复据禀称：上年宁远地方，仅止东沟门四村，有蝗停集，现在迭次大雨，萌孽潜消，兼之挖捕收买，尚易净尽等情，卑府自当督属妥办；惟口外地方辽阔，上年飞蝗经过者，不止宁远一厅，应请通饬口外各厅一体加劲捕挖，实为公便。再据朔州许牧禀报：州属之沙河村、梵王宫、两套、水泉梁等处，俱有成形蝻子，在地跳跃，惟沙河一带，蝗子尤多。该州已亲带人夫前往搜挖，卑府亦即日驰往该州督办。合并声明。谨禀。”

申中丞来境阅兵，札委督捕蝗蝻。余在朔州接札，将办理情形禀复。“禀者：窃卑府于朔州途次，接奉宪札，督捕蝗蝻等因。蒙此，卑府于初十日午刻驰至州境，亲履田前，并至设厂收买处所。查州境蝗蝻出土者，共十六村，各该员弁，东奔西走，事无专责，又委员无多，不敷差遣；田间所挖土壕，既浅且仄，所收蝗蝻，俱有布袋装贮，又未即时用沸汤漉煮。卑府当将扑挖章程，饬书照写多张，分交委员照法办理。仍详细讲明，分开村数，派员扑挖；务使已出土者，即行扑毙，未出土者，再行穷搜。南乡河会村、大涂皋，札委训导郭依庸；沙河村，札委学正李律，并传绅士协办；狼儿村、梨园头、井子洼，札委试

用未入流陆志荣；官保沟、青圪塔，札委外委姜必昌；西乡照什八村、云阳堡、下团堡，札吏目蔡廷宾；北乡上泉观、尹家庄、刘家口、揪子园，札委外委周诰经协同绅士办理。该州许牧饬令往来照料，俱勒限十日内，一律扑捕净尽。卑府仍不时亲往各村督办，仍令各该员弁，每日将扑捕情形、并收买数目，报明该州，汇数报查。似此分派明析，则责有攸归，免致推诿。各该委员亦称前此仅恃收买，并未分段掴扑，今派委已定，十日内似可净尽。除分札遵照外，谨将督办缘由禀报。”

捕蝗章程：扑蝗之法，如行军然，以十人为一队，二人持锹挖长壕丈余长，三四尺深，浮土堆在对面，四人在后，二人在旁，齐用长帚轰入沟中，二人在六人之后，用长柄皮掌，将轰不净尽者扑毙。一员官，领二百人，作二十队，每日可得数十担。蝗入沟中，即将所堆浮土，掀入捶实，何虑不死？其在禾稼中者，令妇稚在内轰出，或售卖，或换米麦，悉听民便。其在临河乱石中藏匿者，多用石灰水煮之；在峭壁上长帚不及者，用喷筒仰轰。有蝗之地，如非沙板田地，将跳跃者扑毕，雇牛翻耕，将子捡出，蝗子与落花生形同，每甬百枚。蝗子捡尽，再用石滚将地压平，后又用铁钯刨出，无不糜烂。前人成法，俱指平地而言，未曾议及山中。其平地用牛翻耕，用羊数百头来往践踏，顷刻如泥，试行已验。

晓示朔州。“为晓谕事：照得蝗之为灾，其害甚大，然所过田亩，有食有不食，虽田界毗连，而截然差有界限，是盖有神焉主之。然所谓神者，州蝗中有神，率之往来，而有食有不食也，是即本境山川城隍里社厉坛之鬼神也。神奉上帝命，以守斯土，则地方丰歉，神必主之。此方之民孝弟慈良，不应受厄，则

神必祐之；否则蝗以肆害。抑或风俗有不济，善慈有不类，则神必分别劝惩之，冥冥中一定之理，不可苟免也。虽然，人之于人，尚许其改过自新，况天心仁慈，忍视其戕贼灾害，而不许其自新耶？故世俗祈祷，设牲陈醴，亦改过自新之意，要必洗心涤虑。父慈子孝，对越神明，而不废掩捕殄灭之法，则蝗患不难祛除。顾此洗心斋袚，必自守土各官及学士大夫始，而后愚民默焉向化。本府下车以来，于今八月，菲材薄德，既无以上感神庥，复无以下齐民志，每念及此，心窃恧焉。计八月至今，朔州一属，命案层见迭出，而控诉之案，亦复不少，其中真情者固有，而架词耸听者居多，足见人心不古，是以上干天和。且闻父子之间，慈孝甚薄；夫妇之际，去就颇轻。仁义之心不存，货财之念太重，本府心窃伤之。不特召致天灾，且于世道人心，大有关系，合行出示谆谕。为此，晓谕合属军民人等，务须革薄从忠，无蹈浇激积习。其绅士居乡者，必当维持风化，其耆老望重者，亦当感劝闾阎，果能家谕户晓，礼让风行，自然百事吉祥，年丰人寿矣。至朔郡坛庙各神，本府十五日亲身致祭。捕蝗之法，业已晓谕各村，并札委各员弁分段扑捕，谅可不日殄灭。经此番告诫之后，良善者更宜永葆初衷，不肖者亟思湔除旧染。福善祸淫之理，天道原不异权衡；逆凶惠吉之征，人事亦捷于影响。应天以实，慎毋阳奉而阴逆，作德日休，自可家给而人足。身教非徒言教，宜上下之交修，民心本合天心，必丰凶之互转。祈禳之法，莫善于斯，切勿视为寻常文告也。特示”。

出示收买蝻子，并指示扑捕之法。“为晓谕事：案蒙抚宪札委本府亲诣朔州会同营汛督令该员弁搜扑蝗蝻，当于初十

日驰至州境，躬履田间，并亲至设厂处所。惟民间扑捕不尽如法，合行晓谕尔等被蝗村庄，乡保并地主、租佃人等知悉：尔等多雇人夫，在有蝻之地田畔近处，挑挖长壕，宽三四尺，深四五尺，长丈余，掘土堆积长壕对面，壕口宜陡，三面密布人等，各执柳枝响竹并皮扇鞋底等物，追逐掴挞，赶至壕边，齐力合围，用帚扫入壕内，复以干柴发火焚烧，或用开水煮灌，再将对壕之土填筑，庶不至入土复生。所用人夫，每日给工资钱八十文。其蝻子未曾出土者，仍行搜挖，将板荒田地，一律翻耕。死蝻子每升给钱一百文，成形活动跳掷蝻孽，每升给钱一百二十文，即在就近厂所交验领价，或易换麦粟，亦听其便。至挖壕工资，亦在厂所请领。倘该乡地人等，挖捕不力，于十日内不能净尽，甚至长翅飞腾，查出先将乡地提比，仍将村民一并严行枷责示众，决不姑宽。各宜凛遵无违。特谕。”

月来扑捕甚力，而田间麦垄蝻孽犹多，不胜焦灼。上年荒歉，民力已属不支，若再被蝗灾，必至无从措手。朔州署中，旧有乩坛，本署衙神判事甚验，余亲往叩询，乩大书曰：“社稷功勤，民生安稳”等语。余私心窃喜。然蝻孽未清，安得安稳！姑且听之。越翼日，大雨如注者三昼夜，关外地气素寒，雨后忽然严冷，各村乡地保来城禀报，蝗孽净尽。余差人往视，众口一词。因将实情详复中丞，而肩舆返署矣。

捕蝗之暇，有崞县民常俊元呈控，伊子常尚宽娶州民田氏女为妻，结褵八载，幸得有妊；其家四世单传，恃此血线，今春忽为媳兄田铁旦诳母病重，接归拐卖。余立拘田铁旦到案严诘，据称卖至寿阳，因腹孕未曾成婚。余飞檄寿阳令钟汪杰，并作函加属钟令饬役查传田氏到案，付其夫常尚宽当堂领回，

而严治田铁旦诳卖之罪。缺月重圆，蚌珠不失，亦快事也。

朔州许牧年老不能振作，钱粮值奏销，而所征无几，大吏不即撤参，而檄余督催。余访知书吏包庇甚多，当即另造清册，除银不及两，米不及斗者，皆系零星小户，暂且从缓外，其银粮数目多而著名刁抗者，立即提比。而书吏侵蚀，花户到堂亦即指名，余当置书吏于狱，而严惩疲顽粮户。其衿监之刁劣者，更不少宽。火耗平余，概行裁减。不二十日而征收埽数，其挪移书吏概未深究。

禀复臬台设法查禁私设班馆锁押无辜章程："禀者：接奉宪札，饬查所属有无私设班馆、差役人等锁押无辜，如何设法查禁，饬令各属切实禀复等因。除札行各属并派员确查取结存案。卑府莅任以来，即严饬各属审办案件，徒罪以上之犯，既行收禁，杖罪以下之人，立予保释。差提集原被干证，而原告匿不到案，亦即将被证人等，讯供释回，令其安业，不使废时。如系上控之案，照原告一月不到例请销。今两奉谆谕，卑府酌拟章程，饬令凡有传讯之案，先行牌示某日审断何案，所传原、被何人，干证何人，逐一开载，案外牵扯，概不必传。俟人证提至，当堂先问有无被差押累？讯明断结之后，分别发落开释。仍将如何审断，及到案几人，如何发落开释之处，悬牌晓谕。倘有原差锁押无辜，许被累人指名喊禀，一经严申禁令，设敢玩法，立置重刑。而愚昧之见，以为教养难于小人，春秋责备贤者。若辈差役，尽属寒微，既无身家，又何顾忌？惟遇事有可乘之隙，期随机有可窃之权。卑府因思每有签差，须本官亲书密簿，如一案情，因何事故，孰原孰被，孰为干证，孰为原差，住址何处，一一登记，以人证距城之远近，定原差销

票之早迟。卑府所辖五属，惟定远、朔州境界宽长，其余三县，幅员不过一二百里，极远者限以三四日，数十里者二日，其余以次递减，至附郭左近以及城中，则限以时刻，逾者责比，盖不予宽闲之候，即难逞其需索之私。卑府仍饬令各该州县，处处留心，时时访察，绳之以法。当令畏法而怨罔不生，育之以恩，务使受恩而科条不犯。若州县自惮烦劳，任听家丁与差役勾结，而标签注簿，一概假手他人，匿处衙斋，听人牵鼻。此等冗汰之员，则又当先登白简，实清吏之源也。所有查禁缘由并妄陈管见，是否有当，伏乞示遵。谨禀。”后经臬司详院，大为申镜汀中丞赏鉴，饬司刊刻通行遵照。

宁远通判锡纶病故，亏短仓库四万有奇，余曾开清摺面呈申中丞阅看。中丞不悦，而无说之辞，既无法代为弥缝，又不愿据实参办。锡与隆云章侍郎①至戚，中丞曾受其属托也。及署任长同知接事，查明通揭请参。藩台庆公林，檄余往抄家产。余到宁远，见其门户萧条，孤寡号泣，实惨于心。所抄衣物，半属破烂，估值无几。锡纶为人昏庸，当日接收哲成额交代，认亏二万有奇；上年飞蝗入境，省城大小委员，络绎查办，供张需索，支用浩繁，加以付托非人，积累日重，无怪其然也。

得槐卿侄典试云南信，心甚喜之。侄长余一岁，而性情宽缓，前此倚赖外家尚能支柱，自盐务败坏，日不能支。余通籍后，侄潦倒无聊，在京住余宅内，饮食、教诲者数年，始得于乙未科成进士，入词垣，今年出掌文衡，尚不负余期望。

关北人无伦理，父子夫妇，不翅路人。每有其家儿孙满

---

① 隆文，字云章，满洲正红旗人，嘉庆十三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军机大臣。道光二十一年卒，谥端毅。

室,妇欲他适,则掉头不顾;而耰锄德色,箕帚谇语,重利轻义,更不待言。余剀切详明,出示劝谕,其示文皆手自为之,一片婆心,深情若揭,廉耻道存,而人心不死。连年蝗旱并灾,未必非上干天和也。士子中悖谬者甚多,包娼窝匪,无所不为;名列胶庠,行同犬彘,竟有出题面试,终日不能成一字者。余遍饬各该州县,专立一册,凡士子之入县控告及被人指控者,摘叙案由,以备查考;又谕教官随时化导。属员幕友,都以余为迂,且云断不能改悔自新,徒劳心力耳。余曰,"地方寒苦特甚,是以见利而趋,余岂不知之;如能有一人改悔,也算一桩功德。吾辈不可效俗吏之所为也。"

朔郡本沙漠之地,汉、唐迄元、明,二千余年,日寻干戈,白草黄沙,弥亘无际。我朝雍正三年,巡抚诺岷奏设郡县、设立学校。文风纰缪,绝无师承。合郡并无书院,士子欲读书而无人就正。余首倡捐廉三百两,每年再捐廉三十两,函商各属,一体量捐。朔郡仅五属,宁远通判齐克里诺布、左云令贾献珍,皆以不愿捐廉回复。无米为炊,碍难措手。又与郡城绅贾商酌,允为详请议叙,始得制钱数千贯,交绅士办理,不经官吏之手。觅得公廨一所,重新构造,半载落成,名之曰玉林书院。延请山长,札派监院。又查郡中有赃罚闲款千余金,久贮必致乌有,因提归书院,发商生息;加以郡守每年捐廉,作为师生膏火修膳之费。定正课若干名,附课若干名,前列奖赏,每课若干。其远处肄业生童,每月官馆课题发交学官转交,课文由教官汇齐送署,通详立案,以昭永久。自制碑文一通,大书深刻,立石讲堂,匾联碑文皆自书。大门横额"玉林书院"。右玉系附郭首县,本名玉林,门对即用"崑山片玉,桂林一枝"八字。

讲堂对"灵秀蕴山川，看此间岭复溪回，定生人物；科名关德行，愿多士金贞玉粹，不仅文章。"

建立玉林书院碑记："朔郡自雍正三年，经诸中丞奏改郡县，设立学校，迄今百余年，圣化涵濡，人才蔚起。而合郡书院缺然，士子虽欲向道，而就正无由。其富而有力者，尚可负笈远游；其贫不自给者，未免废书长叹！官斯土者，责不容宽；且屡奉温纶，通谕各直省地方，建立书院，培植人材，此日之秀髦，即他年之桢榦，不特增光荣于乡里，亦且有裨益于国家也。本府于去秋由词臣蒙恩备员郡守，下车伊始，即议创兴，值岁阻饥，复又中止。兹商酌同官，各捐廉俸，聘请名儒，为诸生主讲。城东旧有旷屋数椽，鸠工庀材，及时修葺，俾诸生肄业其中。夫读书当先立品，德行为本，而文艺为末。读书首在通经，士不通经，不足致用。诸生风雨晨夕，歌咏诗书，必思书院所以设立之意，慎无轻于求售，徒为猎取科名计，而置根柢之学于不问。在诸生甘于暴弃，自验圣贤，将何以副圣天子雅化作人之意也乎？爰志颠末，俾之后君子知所创始焉。"

戊戌三十九岁(道光十八年1838年)

郡有造卖还魂药人佟礼，专收捡各署及铺户人等字药，煮捣为泥，其细而稍白者，制为帐本稿件之用，其粗而黯黑者，即为男妇秽亵之用，造孽甚重，咎不容宽，因擒治之。复于通衢各处悬挂字药木匣，按时焚化，仍通行各属恪遵。

卖妻鬻子，郡民习以为常。有某姓嗜赌，家业荡然，将鬻妻，而妻恋子，尚无去志。小仆换儿入署告余，因照身价钱数赏之，令其夫妇完聚，仍将其夫安置县署，供炊爨之役，月得工

资，养赡妻孥，且可防闲游荡。保正任姓，专为人作离婚书 从中侵渔，闻拿逃窜，后缉获，交县重惩之。

禀复藩宪饬查所属亏短仓库数目、属员贤否、秋收分数。“禀者：本月十二日，接奉钧函，饬将朔平各州县仓库核实，属员贤否、秋收丰歉确实情形密禀等因。遵查府属各厅州县，现在各牧令本任尚无大亏，惟接前任漏卮流摊弥补名目，处处皆有。盖关北地方硗瘠，而朔属凋敝尤甚，若遇丰年，该牧令等尚可支持办公；一遇歉收，丁徭米豆，征收均难足额。晋省奏销，向以完全造报，从无以民欠附参之案。地方官顾惜考成，不免挖肉补疮，挪新掩旧。朔方沙碛之地，丰少歉多，州县受累，实由于此。迨至交卸，民欠不能照数全抵，公议按年递折，因而无任不亏；接任者若据实揭详，即谓欲闹交代，于是吞声滥抵，计无复之。概详流摊，纸上空谈，无益归补，此历年致亏之由来也。即如朔州许牧，接前州邹故牧亏短正杂一万七千四百余两，据云自九年至十一年止，弥补几及万金，自十二年后连岁歉收，征比新粮尚且不能埽数，安望其余力归补前亏？本年秋收中稔，能将民欠征收十之六七，将来交代，即不致复有轇輵。左云贾令经理仓库，尚属谨慎，地方粮数亦少，查无流摊案据。平鲁地方苦累，为数属之尤，前汤参令亏短正杂各款二千九百八十余两，详明分作十年流摊，扣至道光十九年限满。该县杨令于上年四月间到任，复接前宋令详摊修理衙署银六百三两零，经杨令详请将修理衙署及汤参令摊剩银，一并分作八年流摊，奉道批驳，仍照原详年限，不准展摊。署右玉杜令交代尚未限满，惟刘前令有垫解豁免道光十年以前民欠一款，为数不少，尚须核算。宁远锡故倅亏短数目，业经详揭，

长丞甫经到任，谅无亏空，自当催令结报。至牧令丞倅之贤否，如朔州许牧，人甚老成，惟在任日久，官民习熟，呼应不灵；左云贾令，性情倔强，民情爱戴；平鲁杨令，听断明析；右玉杜令，初次署缺，事体尚生；宁远齐倅尚未会面，尚须察看；粮捕同知祥丞，心地欠明；其余佐杂各员，均无上控之案。至本年郡属收成，不过五分有余耳。以上各情，俱系实在情节。伏乞查察。谨禀。”

禀复藩宪委查宁远仓谷霉变情形：“卑府前在省城会同王守核算宁远厅锡故倅亏空一案，除业已参明外，据齐倅详称，尚有霉变谷三千七八十石零。卑府以锡故倅亏数已巨，难以枝节续参，只好外间设法弥补，意欲将该厅每年解卑府衙门办公银二百五十两，分年买补。此项银两，明为办公，其实陋规，卑府到任从未收受，而该厅系应出之资，以公办公，似属妥当，业已面禀宪台。后卑府路过代城，将设法办理缘由告知，章道深以为然，亦将道署每年所得该厅办公银二百五十两，亦归此款弥补。每年提入道署，按照部价，五年有余，便可清楚。口外粮价素贱，部价尽可买补，既与仓谷有著，又可无庸续参。章道恐霉变谷石，齐倅所报或有不实，饬令委员盘查明析估价后，再行筹办。卑府即札委右玉杜令亲往盘查，并传牙行确估。据杜令回郡禀称：霉变数目与齐倅原报相符，而米质业已成灰，不能作价，并将谷样呈验。卑府细思霉谷如能作价，固属易于办理，今既不堪食用，亦不过五年即可补还，尚非旷日持久；但办公银两必提存道库方可有著，否则空言流摊，无裨急务。又齐倅详请平粜仓谷四千石，原详并不照银数核算，又欲将粜价存在厅库，已蒙宪台驳斥，饬卑府查察情形，当即转

行去后。兹据该倅照价核算，业已径禀。但详中所称将价存厅，秋后便于买补，如不敷买，再解宪库，卑府终未敢信。伏乞斟酌，以杜侵挪，实为公便。谨禀”。

禀复两司饬各属设立窝铺，护送行旅，并另筹缉捕章程云：“禀者：窃卑府于十月三十日，接奉宪牌，饬令各该厅州县添设窝铺，巡缉奸宄，护送行旅等因；除行知各属据实禀复，仍候委员查验外。卑府查直隶、山东、河南一带，地方官遍贴告示，严谕镇集歇店，每过单车孤客，必俟东方辨色方准放行；其车辆人马众多者，结帮同行，仍听客便。途中塘汛兵丁，窝铺更役，执械护送，并由省派委，从未各员常任督办，如冬三月无路劫案件，委员由司详请拔署一次，以示奖励。是以连年道路安静，伏莽潜消。今若仿行，必收实效。其城市人烟稠密处所，亦请仿照成法，十家立一牌长，轮流支更，遇盗一呼，十家响应，每月则支更三夜，而事不劳苦，十家则轮出一夫，而人无多费，声势联络，击柝相闻，在野在城，均有防范，则宵小无从窃发矣。

卑府更有请者，夫弭盗所以安民，办公必先筹费。卑府自抵任后，清厘尘蠹，积案渐空。因调查各属窃贼巡环号簿，其中报窃累累，而获犯寥寥。在各厅州县非不差捕严拿，按期提比，乃该役不以受刑为难堪，而转以缉贼为甚苦，推原其故，皆由经费无出，而办理綦难也。卷查各属，额设捕役八名，每年役食共四十余两，且有从中剥削易钱发给者，是捕班之役食为最少，老弱未免滥竽；而捕班之用项为最多，隶役安能枵腹？即如办一案，缉一匪，动用多人；解一犯，签一差，路需多费。贱役惟知货利，赔钱必至于讹钱；若辈罔顾身家，缉贼更转而

豢贼。仅止奉差压票，临比抗刑，犹恐其过之轻、弊之小者也。卑府酌定章程，拟商各属，缺分优者，每月捐银三十两，缺分瘠者，每月捐银十五两，以一半发为缉捕之费，以一半存为解犯之用。缉匪有项，则购线踩缉易于雇人；解犯有资，则赴省往来无须顶替。务使有案必破，无犯能逃。获犯多者，仍加优赏；办事惰者，立予严刑。且缉匪首在缉窝，去一窝则数贼无所匿；治盗先宜治贼，惩小窃则大盗不能成，盖盗未有不自窃而来，贼未有不以窝为薮者也。至于卑府所属，毗连口外，地旷人稀，往往彼窃此盗，此拿彼窜，惟踪迹易于隐射，斯伎俩敢于肆行。卑府转饬各属，并函致邻封各该州县相与协恭，不分畛域，遇有关提要件，公牍之外，加以密函，必使众匪无隙可乘，诸邑有呼即应。仍当编查保甲，以清其源；筹计盖藏，以养其气。第郡属州县类系瘠区，捐款日多，未免益形支绌，如果地方整顿，盗熄风清。即恳宪台俯赐恩施，俾知观感，谅不至以空言塞责，上负栽培。卑府管蠡之见，是否可行，伏乞示遵。谨禀”。

经两司据禀详院，申中丞大称赏曰："览张太守禀，理明词达，切实可行，不可以书生视也。"令即刊刻通行。

宁远厅齐倅目不识丁，曾任萨拉齐通判，声名狼藉，经昇将军寅① 在巡抚任内参撤。在省者三年有余，原参甚重，并将该倅绰号齐搂儿名目一并列入弹章。申中丞与伊家有旧，其夫人在京，亦与其本家袭子爵者往来，是以代为奏雪，化有为无，而另补宁远通判矣。齐旧过不悛，性情凶暴，其厅为朔平

---

① 昇寅，字宾旭，马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嘉庆五年举人。官至将军、尚书。道光十四年卒，谥勤直。

所辖，与之共事，甚属悬心。厅民李官迭控礼书贺效全勒收折色，当即据控移查，乃齐倅反请将原告押发，意在欲得而甘心焉。因移令照例办理，不可轻易更张，至成重案。稿云："案查前据民人李官呈控礼书贺效全勒收折色等情，当即检查。嗣据牒覆云，称有厅属义成永等，呈请银米两便，以厅属米粮缺少，购买拮据等情，呈恳批准，请将李官押发等因。查该厅所征米石，系专为供应归化、绥远兵糈，向以本色上仓，解城给放，运粮脚价，在司库请领，历经遵行在案。今该厅改收折色，将来解城，是否亦解折色，司库所领运脚，又将何用？至催征事宜，全在地方官设法办理，何得谓孟有才不加严究，则兵粮恐不能接济，危词耸吓，意在挟制，尤欠情理。如果孟有才有包揽拒交各情，该厅照例治以应得之罪。所有该厅批准改收折色，应未便准行。如必须改折，该厅通禀奉批，再为遵办可也。"

既谓妇不耻廉，名节甚轻，竟有守志多年，忽思改醮者，人心风俗之害，莫大于此。然欲劝化愚顽，当使知所观感。因将国初以来，旌表节妇，查明姓氏，于城东旧官廨建立节孝祠，设立木主，令地方官春秋致祭，迎主入祠之日，用鼓吹仪从导引，俾妇始咸知愧奋。

七月，调署太原府事。前守王有壬，由兵马司指挥出身，洊升今职，年已七旬，公事概交委员并家人王成经管，遂得因缘为奸。积案数百起，拖累动辄数年。幕友吴姓盘踞把持，高下其手。余饫闻之，接篆后，凡前任劣幕家人，概行屏退。通判麟耀大以为非，苦劝仍请吴幕，余不能从；又转乞臬台吹嘘吴幕及王成二人，臬台不肯推荐，而深以不蹈前辙为是。臬

台，瑞容堂世叔元① 也。

灵石县招审民妇伏张氏，同子伏锁成勒媳伏陈氏卖奸不从，将其致死。伏张氏问拟斩候，其子听从减流，到司过堂，并无翻异。臬台察伏锁成形状似有枉抑，发府覆讯。提集要证并调原审官祥玉会审，勒令卖奸并无其事。再三追究，实因其媳不服管教，为其姑勒毙。伏张氏遂得减流。余不邀叙。

太原驻防兵丁慓悍，窝盗为匪，肆无忌惮。居民指满城为梁山泊，而地方官莫敢谁何！九月初，满兵数人深夜闯走大街栅栏，守栅更役不肯开放，兵用砖石将役头颅等处殴伤。次日，阳曲县李廷扬与理事通判麟耀会审，麟袒满兵，而以被殴成伤之差役为非，且予以杖责，慰满营心。县中不能平，未敢争也，从此满兵益无顾忌。九月十八日，李令查夜，只带小仆一名，便服微行，至留人歇店门口，见店内火光，令仆进询。突有满兵数人跃出，将李令拳殴。李大呼曰："我乃阳曲县也！"满兵佯为不闻，揪推不释，反大言曰："此二人欲入店强奸！"将以挟制。署中闻信趋救，李始脱归。次日，城守尉恒通，因两司言始为调停，并未责惩。李令深知满营骄悍，不敢追究。麟通判在官厅曰："当日鄂云浦② 中丞为满兵所詈，并不诘问。首府珠澜，当街为闯道满兵打破轿窗，告之两司，亦不过服礼而已。"余闻之曰："纵肆如此，祸不远矣。"

太原县剧盗根寅儿，在该县抢劫典铺，刃伤事主，通禀缉拿。有马甲文英阿在汉城开设歇店，凡宵小皆藏匿其中，店即

---

① 瑞元，字容堂，号少梅，满洲正白旗人。道光举人。官至湖北按察使，谥端节。

② 鄂顺安，字云浦，满洲正红旗人。廕生。官至山西巡抚。

李令被殴处也。根寅儿与文英阿素好,并骁骑校长庆、马甲伍奴儿、武隆阿等人,皆窝夥分赃,已非一日。太原通缉文到,李令差捕役张连城、王同、李德持票严缉。该捕等访知根寅儿匿于文英阿歇店,遂入店将根寅儿捉获,搜索根寅儿身边,并无凶器,用练锁项,正欲带走,忽长庆拉张连城至西厢屋,乞其卖放,张连城坚执不肯。文英阿又将根寅儿拉入正房西间耳语。王同持练总不释手,李德身翼其旁。文英阿见无计脱离,遂愤愤出门而去;少顷复来,又与根寅儿耳语。张连城因长庆纠缠不令出屋,遂大声曰:"夥计们带犯速走!"王同应声,即将根寅儿牵出。甫至院中,见根寅儿袖中刀光一晃,已将王同刃毙于地,李德偏左亦被斫伤,根寅儿脱械越墙而逃,墙外即文英阿之住屋也。张连城见贼脱伙毙,奔县禀报。次日,天色微明,李令至余署禀见,叙说原由。余曰:"窃贼杀死捕役,又牵涉满兵,此重案也,俟回明院司,再为办理。无论有无主使,总以获犯为要。"李令当派干役一百余人,分四路踩缉;又画影图形,遍行各处,一体严拿。辰刻,两司晋谒抚军,派余提讯。长庆、文英阿到堂,倔强不服。禀知抚军,咨革刑讯,始据文英阿供称:"窝藏属实,并递刀令杀捕役亦其主意。根寅儿由城縋下,逃入西山礦厂郑姓家藏躲。凶刀现在家中烟坑板下,刀柄红色"等情。长庆、伍奴儿等亦供分赃属实。当派员至文英阿家将凶刀并縋城蜈蚣梯概行起出。城守参将得升,会同李令星夜赶至西山礦厂,并无根寅儿踪迹,礦厂百余户亦无郑姓其人,其为文英阿支饰无疑。申中丞时将任满请觐,恐藩司张兰沚先生澧中①署篆,以此案蹑其后也。求签问卜,神色不安。

① 张澧中,字兰沚,陕西潼关人。嘉庆二十二年进士。官至山东巡抚。

一日午后，传余至署，将县差役卯簿交余曰："壮班能否拿人？"余曰："既为官人，皆能捕贼。"抚军曰："今晨求一签，与壮役洪喜名相合，如以为可，即由府速派。"余回署唤洪喜至堂，密谕之。洪喜欣然而去，且云："根寅儿曾经犯过窃案，在班房锁押多时，本来认识。"余慰遣之。不数日，洪喜遂于榆次县界饼铺，将根寅儿捉获到案，供词与文英阿吻合。遂咨请部示各犯罪名。后奉部覆：文英阿斩候，根寅儿立绞，长庆毙于狱，余犯销档实发。城守尉恒通新升伯都讷副都统，颇虑参奏，求之中丞，中丞又令恒求余，中丞又为说项。余意亦以杀人者死，余免株连，亦不深究，自是而驻防强悍之风小为敛抑。先是阳曲有抢劫钱铺案，风言即文英阿所为。参将得升有革留处分，每日在署听审，伙贼供出前案，得参将耸余追求。余曰："此案外案也，一经得实，则杀人多矣！"恒公闻之大恐，情词甚为哀切。余曰："君无多虑，余惟就案了案耳。"后杨海梁通侯① 到晋抚任，调卷细查，以此案未将失察官附参，询问何故？余以申中丞意告之，乃释然。

平定州讼棍已革生员郭嗣宗，借其出嫁女自刎案，京控三次，省控四次，钦差行辕控二次，由院司发交太原府讯，拖延四年不结，委员及王守皆不敢撄其锋。余细核全卷，郭所控词颇有棱缝，即可从此根求。先是郭嗣宗父在家塾课子时，并令读律例，又令作控词，兄弟互控，其父批判，贻谋本奇。后父死，郭嗣宗以其生母某氏名，在州具控其胞兄生员郭绍宗调奸伊妇，词云："妇临窗解衣盥洗，兄隔窗将手带金镯掷入伊妇盆内，顾之而笑"等情。经州讯明，并无其事，将其母问流收赎，

① 杨国桢，字海梁，四川崇庆州人。遇春子，袭侯爵。官至闽浙总督。

郭嗣宗斥革衣衿，发朔州充徒。在配所甚不安静，及徒满回籍，益肆无赖，而例案甚熟，地方官甚畏之。郭有女嫁州民某童生家，生子四岁，一日子于窗前哭闹，童母嗔其媳绝不照应，郭女挺撞，出言不逊，适童自外入闻之，拳殴郭女肩胛，郭女撒泼，用剃刀自刎。童母子惊慌，扶至炕边，用鸡皮蒙补，而气嗓已断，随即殒命。童惧郭嗣宗不肯甘休，未敢亲往送信，途遇王举人，托其顺路到郭家告知其女病重，请郭嗣宗来看，自欲延请名医诊视，不克分身。王举人与郭比邻而居，应允而去。其实童已赴州禀报，恳请相验矣。郭嗣宗闻王举人言，即往童家，见其女已死，不发一言，赴州喊控，不知其婿已报官矣。官吏刑仵皆闻郭名，相验极为详细，入重出轻，实系自刎。肩胛有拳伤二点，令童比验相符。郭不具结，官验未毕，已于喧喝时遁去，而赴省呈控，其词云："查《洗冤录》所载，自刎者入重出轻，今细阅伤口，入重而出亦重，何也？又自刎者右手弯曲，今细阅两手皆弯曲，何也？伤重如此，断不能再行挪步，今看血迹数处，并炕边俱有血迹，何也？自刎既云甚重，必然立时殒命，今衣斜发散，何也？血迹只该流在尸身，不应其母子衣上亦有血痕；所云用鸡皮掩补，母子同扶等情，安知非有装点情节？州官年幼，初次署事，相验惟凭刑仵喝报，所填尸格与自己所填不同。"郭明知其女死由自刎，故词中不下一被人杀害呆语；而遍设疑阵，即将来水落石出，伊并未控人谋害也，讼师之技巧哉！惟拖累数年，刑仵有死于省城者；王举人两科不能会试，尤其无辜。每一提审，郭遂扶其七旬以外之母在旁挺撞，问官稍加声色，郭母即欲碰头寻死，是以此案无员敢于承审，即首府王有壬亦置之高阁而已。余虽署事，而阅案证拖

累，遂派候补县靳廷玉承审，而己亲督之。初堂，余慰郭曰："尔系尸亲，痛女情切，为死者伸冤，生者雪愤，理所然也。汝母年纪甚大，且有疾病，汝读书人，何苦拖累老亲？余意不如将汝母送回州城，令汝妇侍奉，汝在此质审；且词中情节，汝母并不深知，设或问出枝节，转与全案有碍。"郭在堂叩谢，求赏假送母回家，书吏请派差伴押，恐其脱归。余又谕郭曰："赏汝半月假，不派差押，汝若逾期不到，余即以汝畏罪逃归，详释案证。"郭复叩首曰："不敢负恩。"及期，郭来投案。余曰："汝信人也。今且详询汝，词中情节，汝若支饰，自罹于法。汝故作疑阵，欲难问官耶？抑欲自造讼师手段耶？我今问汝：初词臂伤一处，第四词则又添出臂伤二处，伤痕可随时增添耶？尸格是刑部颁发图样，验官当场硃笔填写，随题咨部，汝系何人，乃云亦填尸格耶？余今不多说，但问汝一句，汝女若系自刎，汝即具结了案；若系被杀，汝即具结，余提尸棺到省检视，如验非被杀，即将汝平素行止及借命扰累各情，详请奏交刑部审讯。"郭词曲支吾，余喝掌责。靳令大惊，恐其被责而心不能甘也。余曰："责一讼师，何惧之有？"郭气稍慑，始肯完案。其婿无罪可科，应无庸议。臬司畏郭翻控，将其婿问以不应为而为，笞三十例，将以媚郭，而此童废弃终身矣！

分发县令廿余员到省，皆书生不知吏事。余派刘叙等十员在县学习，派陈景增等十员在府学习，每晚令阅律例，次日互相讲求。令值堂吏设立考勤簿，注明到局时刻，其中有心人，俱甚欣感。后各员补缺，于例案俱有把握，不致受制于人。

介休富民吴龙图等十六人，控告侯生芸领本骗吞等情。案本在县审讯，余初次到首府任，家人陈祥，勾通幕友熊姓，遂

将此案提省审问。余以钱帐事，未暇经意，不料已为所诳。一日者，见委员王晋介提审，此时十六人皆鲜衣华服，侯生芸亦明白能言，而值堂书吏甚多。余时在炕审逆伦命案，值堂吏役只二三人，相形之下，余心甚疑。王晋介亦以此案腥膻，请余自审。余调卷详查，侯生芸领吴龙图等十六人银本各数万金，自奉天以至浙江，皆有字号，每三年算帐一次，将利解交，历有年所；近年生意萧条，不能多所赢余，各东疑侯生芸从中侵蚀，侯以各东得利多年，小有亏折，遂起闲言，彼此互争结讼。余看帐目轇轕，断非凭空所能断结，谕令书吏会同两造清算呈核。一日晨参抚军，在官厅遇城守尉恒公，揖余而言曰："余将往伯都讷，苦无旅费，今有相识者，为雇车二十辆，另给路费数百金，又于伯都讷地方各铺，写立取物经折交余取用。"余闻之贺曰："此等解推，为人所难，君何幸而得此良友也？"恒曰："然非公则事恐不谐。"余讶，请道其详。恒曰："介休吴龙图因案在府，彼等十六人皆介邑富绅，因忿结讼，意欲掌责侯生芸十数下，为伊等出气，而不欲经讼，共鸠金十万奉酬。"余佯曰："此极美事。得此巨金，归为富户，何必终日尘劳，作此二千石耶！"及回署，甫至仪门，有拦舆呈控者，接阅乃吴龙图等抱告催审词也。余在舆谕之："汝无奇冤大枉，何以不遵牌示逢卯进词？实属躁谬。"将呈掷出。数日后见恒公，彼此皆不提及。从此案不再审，任其延宕。两造俱系富民，不以旅费为难，且闻吴龙图等在省甚乐。每至卯期进词，概以候讯无渎等语批示之。至冬月，余遂批示曰："汝等帐目一时核算不能清楚，现距封印期近，可取保回籍度岁，明年开篆后再来质审。"余思此案为丁幕蒙蔽，误行提省；又为城守尉恒公从中招摇，

晋省结讼。富民不问事理曲直，专以财行求为事，问官不知检束，辄酿巨案。如阳曲李联蒙得孙阜昌重资，问以重辟，乃人犹不知悛改，何耶？外官之不易为如此。自此以后，凡卯期接收呈词，皆系自批后令书吏入署誊批，立时挂发，不经幕友之手，而弊绝风清矣。后将吴龙图案仍发回介休县自行审结，丁幕俱斥退。

宁远锡纶亏空案结，余按在任日期，摊赔二千余金，外官分成认赔，本府例赔五成，此乃定例也。然上司每虑分赔，遂抑勒后任结报，而仓库日亏。

己亥四十岁(道光十九年1839年)

正月二十日，黄夫人卒于寿阳县署。先是夫人抱病多年，屡濒于险，去冬余往太原署事，夫人仍留朔郡，因旧疴增剧，关北无医，黄怀谷先生时任寿阳邑令，接至署中，医药较便，不料年未四十，竟尔溘逝。夫人性情和淑，持身清严，奴婢伺候多年，从未见其喜怒，虽生富贵之家，绝无纨袴之习。余结褵时，飘然一身，绝无所有，夫人略不介意，及余在词垣八年，生计艰难，皆赖夫人俭约支持，得无大累。余性孤介，惮于求人，夫人深知余之为人，其中夫人族中有重资仕于京者，时来款洽，夫人貌相款待，而内严拒之。余亦深敬其立身有体。来归十二年，儿女俱无所出，竟以痼疾缠绕，返驾瑶池，痛何如也！元微之诗曰："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亦何其言之深痛耶！在省接信，不克驰往，因将棺木衣裳由省预备，派家人押送至寿阳殡殓。余交卸后，诣寿阳抚棺一痛，斋奠数日，护送归里。

余回朔平。在省半年余，清理积案二百余起，司院颇觉推重，每回抚军案时，则曰："余深相信，不必多言，可与臬司商定。"常向幕友姚秋楢曰："首府气度吐属，胜于两司，而操守清严，真梁栋之才也！"年终密考，有"性情严正，操守清廉"等语。余愧不敢当，而究属知己之感。同人因王守将近回任，颇不愿意，两司亦以为河东署道回省，腰缠已足，可以乞老；不料又作磨驴，复踏陈迹。王谓人曰："库款有亏项七千金，如果张公肯认，余即告休。同人商之藩台，鸠金公认，候补令严于镐等，尤力主其事。余曰："卖缺买缺，大干例禁，况累同人鸠集耶？"方伯曰："不然。公但承认，则七千金缓缓弥补，司中绝不催提。"余曰："宪台之意厚矣。余若终老是乡，已不免为人挟制；设将来稍有进步，何以率属？穷达有命，不敢作非分想也。"方伯曰："所见甚大，非余所能及。"冀宁道姜牧颇笑余痴，余不顾也。

三月，至朔平试，文理荒谬，无可取者。惟朔州蔚久谦写作去得，但文笔平衍耳！武童技艺可观。

四月，委署雁平道事。历来前任从不问案，尘牍甚多。前任章荆帆尤昏愚可笑，公事皆幕友斯为盛主持。即遇京控发审案，皆令书吏在外劝和，从不提审；两造到堂，原、被莫辨，而口钝言涩，狱不能折。斯幕伪作点单，捏写供词，具详完结。公文来往，无一定收发之人，每茶房门子打扫客厅，辄于坐褥下捡出数角，是何异军报包鱼肉回家也。余见其废弛太甚，斯幕亦以必须整顿为言，院司又以余在首府任内勤于听断，批发者络绎不绝。余念小民冤苦，总以速结为妙。每晨至夕，依次提讯，民以为庆。

州有候选知县冯麟角控告家务一案，历任屡断屡翻，星使行辕，抚军阅伍，无不具控，人皆畏其刁渎，而不能折服其心。余调查案卷，数任皆一线相承，从无彻底根究得其致讼之由者。讯得冯麟角弟兄五人：长为捐职经历冯麟趾，次则冯麟角也，余三人皆捐监生。其父在日，有五福堂典铺并田亩数处。冯麟角赴直隶候补，适其父病故。冯麟趾商同诸弟以冯麟角捐纳知县所费已多，今在直隶候补，必有宦囊，遂将家产四分分派，而冯麟角寸亩尺椽概不给予。冯麟角丁忧回家，弟兄复将其衣箱搜捡，所余银两及他人托带银两一并取去瓜分。冯麟角积不能平，屡赴道、州衙门申诉，因情词激烈，目为刁健；至章道任内数年，更复依样葫芦。兄弟各据一庄，皆居巨室，而冯麟角则败屋数椽，不堪栖止，兄弟亦无过而问者。余将五福堂老帐及近日私账一概调查，弟兄欺饰私弊，水落石出，秉公酌断，弟兄五人叩首悦服，流涕感悟。冯麟趾让屋与居，弟兄亦割产相给，若非理清头绪，终无了期。案结而合城歌颂。

代郡乡民交纳号草，大为民累，驿书家人视小民为鱼肉。申抚军北阅至代州，里正绅耆，拦舆环诉，抚军时已患病，性情躁急，未究事理之是非，辄将呈诉者掌责；既而悔之，又见被责者俱白发飘萧，恐其受责殒命，心更不安，立将此案批道亲讯，途中又作一书来，殷勤叮嘱。余讯得代郡收买号草，向给一文一斤，官虽发价而民不能领，民习安之。每年各村共交驿草十数万斤，家人号书因缘为奸，另作一杆无分量大秤，常有七八十斤上秤而秤不起花，必须交纳使费，始肯收受。调验号秤与所控相符，因另造官秤准库砝十六两，草价仍给一文，不准书丁乾没。民甚欣悦，而州牧及丁胥皆不乐。

八月，交卸道篆。奉札进省，委查汾州所属盗案。军机字寄，奉上谕："御史汪于泗奏，平遥县大盗张金铃子有轮奸剁足重案，地方官不为缉办等因；饬即严拿惩办。"先是徐沟县王令派捕在城北歇店，拿获形迹可疑人四名，不知姓名，诡称系贩卖棉油客商，王令审无另有供词，交差管押查访，因同伙密语，为看卒窃听，始知为介休逸盗张金铃子是也。王令禀请提省，接字寄后，申中丞、瑞臬台误听首府王有壬言，请抚军入奏，不云事前拿获，乃云奉旨后即行拿获，已属虚诬。奏檄余汾州、平介一带访查奸盗案据。余先至平遥，调查盗窃号簿，并已详报在案。传集各乡公正（汾属公正皆乡耆绅士），佥云并无奸盗重案，情愿具结。又访至介邑，亦如此法办理。风闻某贡生家实有奸盗案，其家村店夜唱影戏，诸女冶容，在场圃观演，群盗入室奸之，脱其弓弯而去。余传贡生到案，反复开导，承认被盗属实，而轮奸并无其事，取具切结备案。又往汾州牛毓山太守署中住数日，遍查所属皆无此案。回省销委，仍回朔平。旋经钦差隆尚书行文查办。尚书由汾郡至太原，寓考院内，日课缝人制千尖褂，以为消遣计。司员林绂、承惠提问盗犯数堂，亦不供认奸案。尚书住省月余，奏云："奸盗剁足，或以为有，或以为无。"模棱入奏。其时申中丞去世，新任杨海梁少寇补授晋抚，遂请交新抚查办，而率司员回京矣。海梁先生到任后，派藩台张兰沚另审。方伯欲翻前案，檄委泽州府虞协复往平、介细查。方伯与瑞廉访时不相能，虞守意在邀功，又藉案在介邑需索挑剔，挟优宿娼，日夜纵酒。介休林令，本老猾吏，积不能平，以事权在人手，姑隐忍之。虞守住介两月，于奸杀案情毫无闻见，满欲回省。及方伯将案详结，仍

不过寻常盗案耳。

中丞另片奏称："前据朔平府张某查详，风闻贡生某家有奸盗案，传问事主坚不承认。以事关两家颜面，一经供认，则乡里间难以对人，是以只认盗劫；而事涉暧昧，难以刑求。今盗首已问斩枭，群盗概不免死，即使轮奸属实，罪名无可复加，应即照该府原详完结，以省拖累"等情。奉朱批："是圣人之明真如日月也！"当虞协覆查时，省中为余危之，不知余所办案从无罅漏，方伯与虞守皆未能如所愿也。此案介休林令并无处分。方伯听虞守播弄，于详尾声明，有另案讳盗一起，部议斥革。林遂胪列藩司多款，即递入藩署，详恳奏办。其中重款，如摊派汤敦甫相国①、隆云章尚书钦差费最为重大。向来钦使将次到省，首府即出具领结，赴司请借办公银二万两，事毕摊派各属归款，大约每次摊派俱在三五万金。近来星使皆不肯收受盘费，俟到京后会兑送宅，历来如此。所摊各属，俱有道府手信，各属送交首府汇齐。林令执有书信，故为切据。又牵控首道姜萼园②私书；并将虞协宿妓挟优诸劣迹一一胪列，并取具办差人供词及娼优供结；又将司书收受使费及请领契尾、司中索费各据一并列入，共二十二款，意在兴大狱也。方伯接禀，数夜不寐，不得已禀知杨侯。其时杨侯在关北阅伍，余谒见，侯将方伯禀示余曰："晋省吏风何如是之谬耶？"余曰："有激而成也。"因将诸公构衅情节详细告知。侯曰："无怪其然也！"姜萼园、张兰沚等已在省与林令通挪，允以重资。

① 汤金钊，字勖兹，号敦甫，浙江钱塘人。嘉庆四年进士。官至尚书、协办大学士。咸丰六年卒，谥文端。

② 姜梅，字子和，号萼园，河南汜水人。嘉庆十九年进士。官至山西冀宁道。

介休亏空巨万，概令接任承担，林始应允。姜道遂禀请杨侯事已查明，无庸入奏。侯又告余曰："姜道等既已查办明白，余亦不愿入告。一经奏闻，恐方伯不能无累。惟是使费一款关系重大，必须再查，以免后患。"遂札委叶崑臣观察①并余专查此款。余与叶商，此案固不能因林令一言，遽以为实，亦不能因林令认错一言，即以为断无。此事乃通札晋省各属，如有摊过星使费者，即据实禀办；如未曾摊过者，亦即出具切实印结，申送备案。旋据各属赍到印结，皆无此事。遂与叶观察会详了案。

林令为人慓悍，而素德于余。余在首郡时，介邑有侯姓开检案，咸疑林令原检不实，中有情弊，拖延数年。前守欲其贿和，而原告所望甚巨；臬司亦主和议，而原告意气甚高，断难消弭。因按例开检，并请臬台至厂同视。原控系为其侄媳将其堂侄打死后，撩入井内，右耳根有骨损伤二处，取具切结。开检无伤，天灵盖有泥沙，实系投井殒命。原告无词，悉置于法，而林令之冤白矣。林送余衣裘诸物，余峻拒之。前查案住介休多日，一切供给皆系自备，林苦求至再，只收食物一二品，馀悉屏却。林令以为东道缺然，心甚不安。又民间案外呈控者，悉发汾州府牛守提审，概不牵入案中，林令感沦肌髓。至是闻杨侯委余会同叶道查办摊款，林曰："恩公至矣，岂尚有不了事耶？"林与余无水米交，彼罢斥后具禀辞行，余赠以四十金，林更欣然。

不料林案息而虞协、多瑞二人又复生波。先是虞协为文

---

① 叶名琛，字崑臣，湖北汉阳人。道光十五年进士。官至两广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封男爵，咸丰七年英军入侵广州，被俘至印度，九年卒。

闱监试，与姜荨园比昵，交甚厚，虞回泽州任，姜时通手问，凡不可对人之言，皆形诸笔札。林案出，姜又信虞，出资三千金，连姜道、王守及方伯各给二三千金，凑成万余金，交林具悔，其时虞非不德姜也。未几，虞协因遣侄挟资回浙，渡黄溺毙，人资并没，虞得信惊怖而死。其妻李，阴鸷，粗识文义，凡姜荨园致虞守手信皆捡藏笥中，至是具禀姜署，谓其夫为姜威逼而死；并于禀内声明遣人京控，其意不过虚疑恫喝，将有欲于姜耳！姜得禀大窘，商之两司，详委代州牧李廷扬往署泽州府事。时李已奉委潞安，接札后尚未赴任，至是复改委也。姜属李妥善为之，断不令受赔累。虞欠省垣各铺户幕友项共七八千金，咸在泽鏖闹，虞妻挈官亲不堪其扰，正在无计设施，而李牧到泽矣。李牧重姜荨园之托，因伪云与虞守生前至好，其实素不相能。李抚虞棺大哭，哀感旁人，抚绥幼子，请见李氏。李叩谢后，将其夫身后萧然，现为债逼等情对李牧细诉；并将姜荨园逼死其夫，现正具禀，亦为李牧言之。李牧佯为不知，谓李氏曰："我与亡者骨肉至交，今又承乏是缺，欠项我即认还，一概换券，不与亡者相干。"妻稽颡称谢。李牧又曰："姜道与亡者至交，人所素知，即林事令出三千金，亦系为瓦全此官起见，修短有数，似不应归罪于姜。余必属姜厚致赙敬，以全友谊；惟姜信必须交出，债务、赙仪两者方好办理。"李氏遂出姜信七函，李牧细阅一过，词语不可对人。李牧恐李氏复有翻悔，即于灵前焚之，事得寝息。后各逋向李牧追索，李牧力量不及，商之于姜，推诿不管。李牧本余属吏，求向姜言之，余何能为！后余往闽中，李牧由山东青州太守丁忧回蜀，投河而死，姜亦不久卒，其欠项不知如何弥补也？

多瑞原选五寨县，缺苦地寒，急求迁调，在省久住，极力应酬，上司俱以为能。介休林令罢斥，多愿一力担承，在任甫二年，因案降调。部文至，多瑞遂将介邑已征地丁钱粮席卷二万金，由后墙运出，恐上司参揭，遂具禀讦告各上司所收馈送，并当日姜道调伊介休系为林令了案，又欲大兴波澜。幸接任令徐大勋，乃晋省强干之吏，将多瑞翻墙运送地粮银两实据查明，取具书吏供结，欲详奏办。多瑞始有惧心，遂不终讼。而林任原亏分毫未补，并自盗钱粮终不交出，上司亦无如何也。徐大勋遂将林、多两任亏项，详准姜道，分二十二年流摊，而介休之缺，不可问矣！此案群小错居，反复构衅，黄雀螳螂，互相窥伺，吏风污下，不可挽回，迁流更不知何极也！

奉委查办宁远贼犯姚武抢劫一案，亦系言官参奏。通判齐倅不问真伪，妄拿无辜者一百余人解审，屡经告诫，负固不服。余不敢随同造孽，贻害子孙；惟有随到随质，辨明是非，摘释归农，难与深较。

陈庶母所生之妹，连殇二人，兼祧母郑，哀痛甚至。余派役回南迎接奉养，后不果来。

松衫兄在通州任所，余每月寄银二十五两接济薪水，自守郡以来，皆无间辍，意欲为兄捐升一阶，或购田数亩，以为长久计，而苦缺累重，不知何日能偿其愿也。

庚子四十一岁(道光二十年 1840 年)

六月，又署雁平道，道乃苦缺，非人所羡也。

七月，纳妾祁氏，祁本京人。余年过四十，膝下杳然。前黄夫人去世时，无人扶榇回籍，心窃伤之。大侄全官虽随任读

书，不能得黄夫人欢心，故不愿继也。

冬月，交卸道篆。接中丞来札，有要事面商，仍饬将起程日期先行报查，盖恐余之不愿晋省也。月杪到省，中丞札委至归化城审问旗员哈楚暹京控满营一案。绥远城驻防防御哈楚暹，粗知例案，口能辩，笔能书，非安分人也；以坐台功，由主事改为防御，在绥远城旗员中，著名桀骜，同列畏而恶之，即归化厅道各署，亦时受其挟制。是年春，哈楚暹略诱民女为妾，其女不从，未及奸通，旋即退还。两城人素怨哈楚暹强肆，怂恿女母赴巡抚衙门控告。杨侯以案关职官略诱民女为妾，提省审办。哈楚暹探知女家控告，系有人唆使，遂遣其母赴都察院控告满城协领海昌、佐领图明额等七十余员聚赌学戏，国制百日期内剃发婚娶，并牵控将军色克精额①、副都统特登额②挑缺不公，及归绥道普泰衙门书吏贿和公事。归化厅文明暧昧不明私事，思相抵制。首府王有壬闻哈楚暹狡猾，不敢讯问，特委平阳府云麟会鞫。云守措词失当，大为哈楚暹顶撞，彼此在堂诟谇。云不能堪，详请奏参，先将哈楚暹暂行革职。所控满营各情，员数众多，未便纷纷提质，应请另派公正大员带同哈楚暹至绥远、归化二城，就近传审。云守星夜禀辞，托病回署，因得置身事外，此真老吏狡猾伎俩。

杨侯奏余在任清正，为满汉官民所悦服，檄余往审。冀宁道姜枚〔梅〕忌余官声，又恶余不工结纳，力赞成之。诸同人皆以哈楚暹挟诈饰非，难以理喻。姜明知此案头绪繁多，将以

---

① 色克精额，蒙古正红旗人。道光二十年任绥远将军。官至礼部尚书。

② 特登额，原名敏登额，字芳山，满洲镶红旗人。嘉庆十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咸丰四年死，谥恭慎。

是困余也。余禀辞时，杨侯拊背温语，慰劳甚至。余回署料理公事完毕，冲寒冒冷，驰往归化。哈楚遅已先期押解将军衙门矣。及余抵归化，将军、都统、道、厅来见者，莫不以哈楚遅异常狡展，非用严刑不能折服。余心知各人挟有私忿，欲假手于余以快其意也。余佯应之曰："必应如是。"归化文同知泣谓余曰："若不将暧昧事雪明，余无以自立于天地间矣。"余曰："不必多嘱。"次日提审，文同知差健卒数人执刑伺候。余提哈楚遅到堂，见其锁项，余令押弁将刑具开放，晓之曰："奉旨只革职，并未拿问，何须锁项？且系职官，何虑其脱逃耶？"哈楚遅叩头。余令起立一旁，不必长跪，且慰之曰："少顷提质，俱是汝同辈人，一立一跪，相形难以为情。我看汝条干颇好，未必终无出息，故留汝脸面，汝断不可与问官挺撞，必无苦吃，且汝岂不闻余审太原驻防文英阿案耶？今既奏派来审此案，又何强御之足畏耶？"哈楚遅伏地碰头曰："生死唯命！"余就所控一一询问，并传海昌等人对质。哈楚遅情词极顺，而所控诸事在若离若即之间，自写供词，两无窒碍。自辰至未，大局已定。因令下堂少息，给以茶点。其时归、绥两城观听打探者不下千人，自将军以下，皆遣家人在窗外侦听。哈楚遅之母在门外伺候，见其子提问，已将竟日，而刑具传送入内，无一不备，畏惧盼望，莫知详细。哈楚遅知之，求出去一见其母，虽死不恨。余谕卜什库① 曰："汝出去告知哈老太太，请其放心，哈楚遅并未受刑，且赏给茶点，少顷案完，出去尽可谈论。"哈楚遅前在省城，因云守言伤其母，遂致忿争；今闻余称谓甚尊，既感且喜，而所问案中情节，无不迎刃而解。是役也，不刑一人，而全

① 卜什库，满语，即领催。

案已定。次日，诣各署辞行。色将军大喜过望，拉余额谢。晚间亲来送行，指各员曰："汝等知道恩公否？"众员齐诣谢。余逊谢之，但曰："此案审得不好，为诸公所笑。哈楚暹所控本不尽虚，我如先将汉人问定，再问旗兵，再问旗员，诸公有所逃命否？哈楚暹本非善类，今日若如众人所说，加之以刑，彼必负气争辨，肯诬服否？我故不肯以一劣员累诸公也！"众皆泥首称谢。回署具详销差，时已岁暮矣。案结而省中莫不惊讶，以为有驯狮伏虎手段！

忻州牧韩宝锷，山东拔贡，由首县升任。是缺本苦亏空，病垂死时，禀恳申中丞暨首府王守，以忻州现亏地丁银八千余两，哀求弥补，免致参追，并求调隰州牧董梁自代。中丞许之，盖韩与申、董皆辛酉同年也。方伯调董至省，切实面询，董指天誓日，一力担承，不辜宪恩，不负亡友。抚藩信之，奏调是缺，此乃上年事。余到雁平道任，申中丞已归道山，张方伯亦升滇抚，董遂将韩牧所亏八千金，又另作亏空五千金，共凑成一万五千余两，详道立案，分任流摊。丧心昧良，莫此为甚。余遂批云："韩故牧交代，已据该牧接收清楚，结报在案，何得后有亏短如是之多？向来捐摊各款不能独力弥补，每有详请流摊，按在任日期扣摊归款。今查阅来详，有正杂字样，足见蓄心取巧，希图移害于人。除不准立案流摊外，该州仍将捐杂各款名目开具清摺存查，以杜影射。此缴。"董大不悦。降捐是官，本非善类。余公事持正，宵小衔之次骨，然余断不能以帑项见好属员。后萨宝臣到任，不知何如矣？

辛丑四十二岁(道光二十一年 1841 年)

开篆不数日，省中又来札调，余托疾未往。臬台写信促之，不得已于二月初旬进省。杨侯曰:“我明知回任未久，又调赴省，来往奔驰，实在过意不去。哈楚暹控案查得甚好，而略诱正案无人肯问。云守患病不来，首府亦觉气不相敌。哈楚暹扬言曰:‘此案非张太守来讯，断无结理’。余不得已，又相烦也。”余曰:“恐亦未能折服耳!”接札后，赴府署提审，竟不出来。余又向哈楚暹再三开导，竭一日夜之力，始克定案。女之母舅实系原谋，亦问明情由，自甘伏罪。哈楚暹略诱未成，减绞罪一等，问拟新疆，连母妻一并同发；女之舅问徒。开具节略，回明杨侯，并称现在患病，急思回署调理。杨曰:“公不等余过堂耶? 设又翻供，无人能问”! 余答:“不致是。”遂辞行，回寓雇车返署。杨侯立刻照所呈节略，提犯过堂。未、申间，杨侯差巡捕至寓告余曰:“哈楚暹已画供矣。”

通判齐倅，怙恶不悛，余每规戒，不料忠言见恶，大为怨尤。因交代迟延，司中不为酌扣限期，遂降六级调用。齐得信将地丁银藏匿数千金，捏为因公赔累。在杨侯前控余三款:一款，以余不收节寿，外沽廉洁之名，内存刻核之实；二款，以招解命案到府，或因情罪不协，或因犯供翻异，屡为府驳，计驳案十一起。余查所驳仅三案耳，余皆臬司所驳也。即如所称犯供翻异情罪不协，独不当驳乎? 三款，以藩司札调进省，催算交代，不能在署造册，本府并不详阻藩司，以致逾限被议，并及张方伯澧中，其时张已赴滇抚任矣。余二月调省审案，始知之。杨侯出齐禀相示，乃曰:“此荐牍，非谤书也。昨已面斥其

非，齐倅跪而谢罪。公意如何？”余曰：“既是荐牍，似可不必入奏；若系谤书，则不得不求水落石出矣！”杨侯曰：“吾意亦然。”胜之不足为武，省中同人，如徐大勋等，带齐倅至寓陪罪，余一笑置之。此等无赖市井，衣冠匪类，何屑计较！惟千刁万劣之员，申中丞容留不参，致令亏帑病民，不能无咎也。后乔见斋方伯①，因余系伊儿子师，闻有被属员讦告之案，调卷查阅，深以未曾入告为可惜。并云：“一经具奏，则清白之名，必邀宸赏，且可见特简人员，不为清班玷也。”又曰：“我在广西，亦为郁林州所讦，余求入奏，审明后，余遂升去。”余曰：“公言甚是，但不知者总以为疾恶太严，但亏空不免又累同人。”

关北地瘠民贫，家鲜盖藏，一遇荒歉，道殣相望。杨侯商之藩司，将司库闲款，奏发数万金，分交大、朔、宁三府买谷存仓，以备荒歉。余领银回署，按时价择买，照十谷六米之数，将谷存粮捕同知仓院空廒，造册报司，亦善举也。

朔郡武生某，为其继母所控凌虐弟妹，逼逐其母等情。经朔州详革衣顶，不服审讯。武生不知法纪，亦讦其继母居前夫丧未满改嫁，及种种泼悍情形。余在雁平署道任内，批府提审，署府书丞置之高阁。余回任后，始据朔州将人证解到。其家弟兄三人：长某武生，次某武进士，三则其继母所出，年甫十三耳。武生父在日，母子便不相能，因令各住一庄，老者往来其间；后老者死于武生家，后母奔丧，武生妻拒绝，口角争殴，且出秽语。武生又于其父临卒时，赴朔州衙门捏其父名出妻。为朔州究出实情后，母从堂弟耿某从中怂恿互控，并风闻该武

① 乔用迁，字见斋，湖北孝感人。嘉庆十九年进士。官至贵州巡抚。

生实有觊觎弟产之意。余思家不分析，终是葛藤，若交幼子经理，必为耿族侵削，而武生弟兄亦断不能平。恰武生亲族人等来郡恳求和息，余传集诸人，告以断法，众人俱以为公允。遂令回州将产分派停妥，无许偏倚，写分书三分，当堂阄定。仍将幼子受分田铺，交次子暂管，俟幼子成立，再行交出。其后母又求为武生详请开复衣顶。余又分付武生善事继母，无蹈前习，相与在堂流涕，母子同路归去。

三月十五日，奉旨补授福建汀漳龙道，盖出守已五年矣。四月，署任平定州文明来，余交卸进省请咨。长途水陆舟车费无所出，因称贷西人四千金，又养廉积存千余金，计可无须托钵。到省后，王兰沚太守赠百金，却之，此外赠行者概却。惟见斋方伯因与有世谊，赠以百金；陈仲云因同乡，又托带重资回里，赠二百金，不容推谢。姜荨园邀同两司并学使焦笠泉[1]在道署音尊竟日，极其绸缪，又欲以其子与余缔姻。余并无娇女，想荨园误听之也。

五月十八日，由省挈眷起身，自巡抚以下皆出郊亲送，并传三营扎队以荣其行。向来知府升任出省，从未有抚军传集文武郊送出省之事。杨侯以余在晋多年，其有造于晋者甚大，用特率属亲送，以为官常观感。余遂不敢当。然年来苦心孤诣，百般委曲，海翁当能知之，其贤于申镜汀中丞远矣。申中丞在余分中相待虽优，而与庸劣者等夷，是以众人蓄之也。

六月，至山东郑家口上船，过武城县，同年厉石夫来舟小叙，邀余至署晚酌。过临清，族兄寄琴并何琴岩表弟挽留一

[1] 焦友麟，字子恭，号笠泉，山东章丘人。道光十三年进士。官至山西按察使。

日，又送余一程。沿途天气炎热，船身笨重，日行数十里。沿河鱼虾极贱，在晋数年，未饱老饕之愿。途遇铜船，大为所窘，水手半系亡命运员，滇南通判某，不能约束，且纵容讹索。是夜戒家人坐以待旦，余亦不寐，以防劫夺。

七月，到扬。厉茶心、卞光河[1]，魏静卿[2]诸人来拜，邀余至光河家晚饭。次日，泛舟至仪。是年，江潮大涨，一望弥茫，田庐皆在巨浸中。抵家见兼祧两亲，精神康健，亲友探问者，依次周旋。即日至继考处，叙述别后境况。拜埽先大夫坟茔，并各祖坟事毕，复至扬州。时英夷内犯，宁波失守，裕制军阵亡[3]，江南震动。郡绅如阮芸台太傅[4]、卞光河方伯等，联名具呈都转，借商捐五万金，为防堵费，同人牵列余名，在古观音寺聚议。又募拳勇教师，看其技艺。都转沈拱辰[5]议论纰缪，大为阮相国驳斥。余与常镇道张桐厢同年，亦以沈论为非，颇为龃龉。余思英逆在浙，距扬尚远，乡人胆薄，先自张皇。须知夷舟笨重，内河断不能至。且夷人所恃者惟舟，舍舟便无伎俩，何必纷纭杂沓，议守议迁？地方官又将减运军船凿沉河中，反使来往行舟，梗塞不进，是先自困也。所患者土匪闻风抢劫耳，得干吏而擒斩之，乱自息矣。

---

① 卞士云，字光河，号次辰、竹辰，江苏仪征人。道光三年进士，官至浙江布政使署巡抚。子宝第。

② 魏廷瑜，字静卿，江苏仪征人。道光元年举人。官至知州，张集馨弟之岳父。

③ 裕谦，字鲁山，蒙古镶黄旗人。嘉庆二十二年进士。道光二十一年任两江总督，英兵犯镇海，投水自尽。谥靖节。

④ 阮元，字伯元，号云台，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官至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道光三十年卒，谥文达。著有《经籍籑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等。

⑤ 沈拱辰，字莲叔，浙江钱塘人。道光三年进士。官至两淮盐运使。

十月，邵夫人来归。夫人本籍苏台，迁入京邸。余因两妾皆无所出，黄夫人去世已三年，故有是举。

十一月初三日，由仪起身赴闽，将眷属安置家中。英夷在浙滋扰，扬武将军① 久住苏城，盘游佚乐，优舲妓楫，围绕水营。来往客舟，地方官截留供应差务，民船概不敢行。余不得已，雇舟由长江行走。是夕大雪迷漫，彤云万里，一望皆瑶林玉树，而江风寒冷，忍冻不禁。次日天霁，雪止风逆，舟子沿江背纤拉行，至十三日始抵燕子矶。十五日，入金陵一游。余乡试在顺天，江宁虽咫尺，足迹故未尝到也。腊初抵南昌，换船至河口，起早过紫石岭入闽界矣。天多阴雨，道路逼窄，舆夫无立足处。遂舍舆而舟，自延平上船，由滩河下泛，两岸峭壁，中央一溪，乱石槎枒，涛声如吼，岁杪抵省。余初莅闽，不知情形，惟随司道排日衙参而已。所可怪者，司道回抚军刘次白先生鸿翱② 公事，抚军止之曰："少待。" 回头令跟随仆从呼某人来。少顷，则一少年仆至，遂侍立于旁，听司道回事。抚军仍叮嘱其少仆可听清否？仆曰："已知之矣！"抚军曰："汝即办去，我便不管。"因纵论闲话，不令司道遽退，与晋省又是一番局面。

壬寅四十三岁（道光二十二年 1842 年）

正月十六日，谒前制军颜鲁舆先生伯焘③ 于守备署中。先是制军轻视逆夷，谓和抚皆非善。乃将各城巨炮，运至厦门，

① 此云扬武将军，为扬威将军奕经之误。奕经，字润峰，宗室，镶红旗人，成亲王永瑆孙，时官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咸丰三年卒。

② 刘鸿翱，字次白，山东潍县人。嘉庆十四年进士。官至福建巡抚。

③ 颜伯焘，字鲁舆，号载帆，又号小岱，广东连平人。嘉庆十九年进士。官至闽浙总督。

排列海口，而炮身极重，非数十人不能拉挽，制军惜费，不造炮车。同人进言，以炮台在墙外，非用炮车拉回，则兵丁不敢出墙装药。制军言骄气傲，以为一炮即可灭贼，何须再装药也？及逆船至，兵士见其帆影已将炮放完。英逆炮在船两旁，每边计四十门，衔尾二船齐进，至我炮墙边，开炮四十声，拽船而去；后船如之，前船复回，又连四十炮，不转瞬间，而沿海炮墙齐塌，军士大溃，制军亦奔，衣物并失，仅以身免。奏入，奉旨革职。而怡悦亭中丞良①代其位矣。怡本粤抚，来闽会办军务，始在省住考院中，今因颜罪斥，遂至泉州统颜军。余谒见数次，临行时谓余曰：“公到任宜饬坚守，勿令挑衅；脱有贪功名心，则夷必撤浙省之兵船来与我抗，是我为浙受祸也。漳镇声名平常，须属其好自检束。传闻漳州镇扣饷肥己诸事，营中啧有烦言，公往察之。”

余诣颜前督辞行，抗言谓余曰：“兄从山西来，看见我混帐同年姜蓴园否？”余曰：“本道也。”颜曰：“兄看其人如何？”余曰：“同僚谓姜道心不能空，故鉴别人才，不甚谛当。”颜曰：“此乃小人之尤！”又曰：“乔见斋做藩司，能胜任否？”余曰：“乔方伯朴实平正，山西事简，不难治理。”颜曰：“真糊涂！”因畅论英夷船坚炮利，纪律禁严，断非我师所能抵御。余笑其中情已馁，何前后如出两人？且已经去官，无从进议。

月杪抵任视事。道署向请三幕，每席一千六百元修膳，余核道署入项甚微，无力照办，因只延一席。署中审讯事少，而批判事多，余遂将呈词详稿自行批核，令幕友专办日行事件。视事次日，漳守赵少愚前辈呈送兵勇册籍，除本城防守，以及海

① 怡良，字悦亭，满洲正红旗人。监生。官至两江总督。

澄诸营堵御外，其实在能接仗者计三千余人，接应勇千余人，已给腰牌听候传令者六万余人，布置俱属妥洽，声势亦壮。勇皆械斗亡命，不以打仗为怯者也。漳州城南二十里外即为海口，有天生石限，形如桥梁，水小则沙阻，水大则上浅，来往舟楫，至此必须盘坝，逆夷兵船断不能到，可以无虑。其每日防守者，土匪也。郡南四十里为海澄县，三面滨海，夷船寄碇厦门，与海澄一水相望，每潮落后，逆夷必来量水深浅。城内居民早经逃散，惟屯扎防兵而已。余与英总戎、赵守分班夜巡，或在城上，或在关厢以外，查察奸宄，恐有汉奸从中勾结。然言语不通，道路不熟，稽察亦大难事。文武员弁制造大小炮数十尊，安放城上。余看城外居民铺户，聚居鳞次，即有警而炮亦难施，排列多尊，饰观而已。又造炸弹、铁蒺藜等物，尤属无用。铁蒺藜所以限马足，逆夷使舟而不使马。闽省一线石道，若埋蒺藜，则必先去石，断无如此办法。炸弹不过一二里，亦不能及其船只；且炸弹有炸有不炸，或掷出而终不炸，或甫燃而即炸，分寸时刻最难定准。至歕筒火器，燃放不远，亦非利器。文武各员多事张皇，以为报销地耳。成事不说，姑且听之。

漳州毗连粤省潮州、本省泉州，风气大略相仿，其俗专以械斗为强，而龙溪、漳浦、云霄三属为尤甚。大姓则立红旗，小姓则植白旗，掳人勒赎，纠众残杀，习以为常。此风起于明永乐年间，相寻干戈，至今愈烈。其先由于控诉到官，不能伸理，遂自相报。彼杀其父，此杀其兄，并迁怒杀其同社，以致结成不解之仇。订日互斗，大姓则合族相帮，小姓则合帮相助，本村壮丁不足，则于外间招募，总以必死为能。凡出斗者，妻孥喜

笑相送，不望生还。或父子二人，父受大姓雇募，子受小姓雇募，及至临场，父子各忠所事，若不相识。每受雇者死一人，则雇者给洋银三十元，祠堂设立忠勇牌位，妻孥俱有养赡。斗以金进，以火退，呼噪一声，则枪声齐放。斗毕，两家计数死者若干，除相抵外，余再控官索偿。斗之时，营县不敢过问，若亲往阻挠，矢石立至；惟俟两姓收场后，差役前往收械斗费。近则斗者日穷，规费拖欠者多，不能视为利薮。此真别有天地，王化所不及也！漳州城外不数里，即闻枪炮声，听其相斗而已。昔朱文公为郡守，三年不治，自劾而去。吾辈之德，去文公远甚，何以胜任！久任斯土者，别有措施。若斗费不交，官即带差役千余人，前往洗庄，房屋树木，一概毁伐。

各省地方官簠簋不饬者，每于户婚田土案，有所染指，闽则非命盗案无可贪婪。民间命案，多半贿和，被害家若已得资，虽凶犯逍遥于市，尸属不复过问。官若传审，则曰："案已了结，何须再讯？"虽严传终不到案。据吴甄甫①前辈说，漳州一属，自道光十年起至二十一年止，缉凶之案，共九千余起。前此案皆顶凶，自缉凶之说行，而解犯至省者转少，每年秋审起数转觉无多。地方州县亦无十年八年之人，非为缉捕处分，即为钱粮分数降调。

府属地丁收纳，总不足六分数。余细按其故，民间买卖田土，向不过拨，衙门粮册，皆是诡名，多系前明人名字，如令税契，则民间转以为奇。官若据案核办，必有殴差拒捕诸患。惟凭书吏草簿，某处田亩，现归何人执业，持串往索，有交有不交

---

① 吴文镕，字甄甫、云巢，号竹孙，江苏仪征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官至湖广总督。咸丰四年被太平军击败自杀，谥文节。

者，书差又从中侵渔，是以每年交纳分数，有减无增。

漳郡城外有军功厂，每月派道督造战船一只，以为驾驶巡缉之用。其实水师将船领去，或赁与商贾贩货运米，或赁与过台往来差使；偶然出洋，亦不过寄碇海滨而已，从无缉获洋盗多起之事。水师与洋盗，是一是二，其父为洋盗，其子为水师，是所恒有。水师兵丁，误差革退，即去而为洋盗；营中招募水师兵丁，洋盗即来入伍，诚以沙线海潮，非熟悉情形者不能充补。林少穆① 到处整顿，余尝举此营制询问办法，先生曰："虽诸葛武侯来，亦只是束手无策。"水师提督窦建德，即洋盗投诚者，近已老悖，是以厦门之败，彼亦狂奔至同安县矣。军功厂则为道中大累，厂中有水师武弁一员在彼监造，道中派文员数佐杂在厂相陪督造，又派道差县役多人弹压匠役，薪水月费，由道发给。每修造一船，道中少则赔洋银千数百元，多则赔三四千元；赴司领款，刁难需索，非给以司费，则应领之款亦领不出。幸龙岩卡口，内有木商来往，遇木簰到卡，每百根抽买十根，每根给官价五钱，虽大木亦然，此虽非例所当然，道中非此则更形支绌。官斯缺者，莫不以军功厂为苦海也。闽省三厂：一在漳，一在泉，一在省，俱归道负责经管。省厂则近水楼台，院司朝夕相见，武营不敢挑剔，司费可以量减；泉厂则与水师提戎同城，平日时相周旋，年节小为酬应，武弁亦不敢欺凌；惟漳厂相距较远，每有船只造成，驾出海口，咨请水师收功领用，乃延搁竟至一年半载，海风飘荡，烈日熏蒸，及至牒请，至查来收功时，油色不能鲜明，不肯领用，又复重新修饰，更添赔累。余

① 林则徐，字元抚，号石麟、又号少穆，福建侯官人。嘉庆十六年进士。官至总督。道光三十年卒，谥文忠。著有《林文忠公全集》等。

在不久，恰值英逆盘踞海口，战船不能入厂，未曾修造。而文武员弁薪水，道县各差役食，皆须发给，又未能赴司领款，计已赔垫不赀。卡木因未修，亦未抽买。

郡城娼楼赌馆，甲于通省，皆各衙门书差舆夫包庇，每月送娼赌费三百元至署，家人十数元、数十元不等，此乃道中陋规。家人张淦谓余曰："此款如何办法？论理掷出为是。第镇府营县视为应得，一经裁汰，相形转多未妥；同城镇道，朝夕相见，现当防堵，更未便招武营之怨。"余曰："此等款目，誓不能收，汝顾名思义，何忍受此？"张淦亦曰："诚然。是以此项交已多日，未敢禀闻者，亦以为不安于心也。历前任无不受者，惟徐道台继畬①不受，又未便裁，家人归入厨房薪水项下，可否仿而行之？"余曰："廉俸以为薪水，食用方能心安，归入厨房，与自受何异？不如发给军功厂，交委员领去，赔补格外糜费，余可不沾丝毫，较为干净也。"

查夜归署，次早必报盗劫。查东门则东门被劫，查南门则南门被劫，数次皆然。余笑曰："盗因我初至，将以试吾法耳。"因约城守游击琳润至署，请其带红旗数百人，前往盗薮搜捕。红旗者，即强盗之投诚者也。漳属向以若辈能知盗线，故编入营，以毒攻毒，其中亦有流弊。是日，余适登城巡查，推拨琳将跃马上城来见，余属之曰："不获盗，不可空回，此次示怯，漳城难居。"琳深然之。越数日，缚七盗送署。先是，琳将访明盗巢，勒兵围守，架炮于外，谓其耆老族长曰："若不将盗缚送，玉石俱焚。"社中畏兵威，故捆献之。余发府审办，案虽未结，而

① 徐继畬，字健男，号松龛，山西五台人。道光六年进士。官至福建巡抚署闽浙总督。著有《瀛环志略》等。

夜警稍平。

各海口有去城近者，有去城远者，只须扼要驻防，不必节节逻守，徒多糜费。当英逆攻陷厦门后，文武仓皇，排兵布勇，虚张声势，总嫌未中肯綮。即如漳浦海口，距县城九十余里，设乡勇九十人，殊觉无谓，防堵拒战，两者皆不能。且英逆所恃者船，所利者炮，船有炮则增威，炮至陆则增累，英逆何肯舍舟上岸，行九十里而掩袭县城？况九十里中，必经过数大村，村皆洋盗居住，逆若入村，即至死地。因将各海口乡勇去州县城池远者，概行裁汰，以节粮饷。

城西有海澄公① 花园，向为盗薮，民间指控明确，余檄署龙溪县蒋令掩捕。蒋与营弁会，皆不愿往，恐其拒捕滋事，得罪海澄。后余访察其故，县役营兵皆为包庇，故以危词胁官，而官胆薄弱，事竟中止。

前帅② 回粤，道经漳城。二月杪，县中接上站差信，预备夫马供张。至初一日，即有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至初十日，余与英镇迎至十里东郊，大雨如注。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帅有亲军营三百人，感恩护送回粤，沿途皆须酒饭犒劳，是以酒席数多。余至书院谒见，则称夫人乳患，断不能行。余亦谓天雨泥泞，山水骤涨，请多留数日，以慰攀恋。帅意欣然。至十四日，仍无起身信。每日余必到考院禀安，有时亦请见畅谈，有时但亲来挂号，不请见也。蒋令密求余曰："帅无走意，县中供应实不能支，必求设法促之起行，方使县中

---

① 海澄公，即郑成功部将黄梧所封爵。黄系福建平和人。

② 前帅，指已被革职的前闽浙总督颜伯焘。

息肩。”余曰:“计无所出,惟有俟入见,再看光景如何,方可随机应变。”及入见,帅曰:“天气虽晴,内子乳患亦稍愈,惟闻前路发水,仍不能行!”余曰:“宪返珂里,无须急急,设早晚奉旨来闽会办夷务,又要折回,不如缓缓归去为得也。”帅曰:“然,非黄守备说前途能行,余只好再留数日矣。”余出告蒋令曰:“公但寻访黄守备,用以法术,则帅可行矣。”此辰刻事也。至未申间,蒋令来署禀闻,帅已传知明晨五更齐发,风雨无阻。余大诧异,必黄守备之说行,方能见效如是之速。立刻至考院禀送,见其行色匆匆,必无改变。出询蒋令曰:“公用何计,乃见速效?”蒋曰:“非宪台善于听言,则卑职累无已时。今晨入见,并无行意,卑职苦苦慰留,并请传一二戏班为夫人小姐排闷。帅曰:‘我与汝家有世谊,本系通家,原无不可,恐人传说余罢斥归里,犹在途中作乐,但略住数日可耳!’”蒋令乃苕生先生之孙,与帅同馆相熟,故曰通家也。蒋令见毕,无计可施,访出亲军营乃黄守备所管带,帅言听计从。蒋令即与黄守备换帖,又送程敬五十金,黄意大悦,谓蒋曰:“兄但传集人夫,保管明日晨必行。”至是,果应其言。十五日五鼓,余同镇台至南门外接官厅相送。帅下轿与余耳语曰:“如有佳音,幸即专人送粤。”余送之升舆回城。将至城边,见帅眷舆过,余将轿立于道旁,见大小轿十余乘,每轿皆夫四名,轿前则戈什哈引马,轿旁则兵役八名,每轿皆然,虽仆妇使女之舆,未尝不然。及入城,见一急赖粗役,亦坐四人肩舆。又见竹杠上抬一粗黑水瓮,两条粗木板凳,不知带去何用,无怪用夫之多也!余问蒋令曰:“自初一至初十日,无日不过行李,安得许多辎重?”蒋令曰:“帅仆及营弁,包揽客商银标及各样货物,得资运送,皆借驿站夫马,

既无运费，亦无盗劫，商贾何乐不为，不过驿站受累耳！如此滋扰，帅并不知。”

奉文裁汰乡勇。龙溪有勇千二百名，其实并无其事。余即饬府裁撤，府中接文，即率县诣署面恳稍缓数日，余曰：“何谓耶？”赵守曰：“前帅过境，蒋令实用去一万余金，非藉此勇粮不能弥补。”余闻而心窃叹之！国家粮饷，乃如是之滥费耶！后余去官，不知裁撤与否？

海澄屯兵，一日飞报，以英逆高筑烟墩，为滩民拆毁，叠放巨炮；有数巨船，且暮于潮退时在距城不远处量水深浅，意殊叵测。又谍报该逆有调厦门兵船来攻海澄之说，城中兵勇不无震恐。余约英总戎晓谕郡城士民曰：“此虚声恫喝，万勿轻信。我郡有天生石限为界，逆船何能飞越？且守兵甚多，足以抵御。若先自惶惑，土盗必乘机窃发，为害甚巨。”至海澄则滨海孤悬，必须计守。一面分札带兵各文武员弁，饬守城兵勇将心放定，逆船距城尚远，则旗帜高张，在城环绕，尽力吹擂，以耀军威；逆船距城若近，则偃旗息鼓，不闻人声，但将枪炮持满，不准燃放，俟逆船炮子落城上，我军再一齐呐喊，枪炮兼施，轮流装药，贼船若中数炮，必然惊走，此万全上策也。诸公若心定神完，不涉慌张，破贼必矣。先是城上所设各炮皆以沙袋垫稳，防其后坐；而炮身笨重，一炮放后，非数十人拉挽不能撤回装药。余令作炮车，车上再加厚板一层，用磨脐安于板底，前后仍用小沙袋垫稳，杪〔眇〕准装药，一尊巨炮不过数人，似觉灵便；且各炮至重者不过三千余斤，非比万余斤大炮压在车上便难拉运。至后坐则病在火门，火门以后无药，必无后坐之病。又嘱将士：“贼如专攻海澄，用力死拒，与城存亡。我再与

镇军分派兵勇,由北路前来助战。盖海澄三面临海,北路则走漳城大道也;贼若分兵袭石码镇,城中虚作救援状,却不准妄出一兵,恐其回舟掩袭,防兵措手不及。石码虽巨镇,人稠货集,究不过一镇市耳,非城市可比,吾断不肯重镇市而轻城池。其石码迎敌,则余亲任之。然余并非孟浪,轻于一掷,已先于要隘处令强兵埋伏,专以刀矛枪炮四军器相拒,而以羸军数百人尝敌;羸兵交绥必溃,溃必反奔,贼见官军败奔,必然穷追,即可入吾伏矣。彼时吾再以策应之兵勇继之,总可决一死战。诸公见贼,切勿惊惧,贼入陆地,无能为也。”谋定而贼竟未来。

谍知逆船不识海澄沙线,雇渔人为握舵,渔人曰:“近城虽水深,而中伏暗礁,触之则船必糜碎。”贼胁之以刃,渔人曰:“去则去耳!设遇礁损船,莫怨余也。”遂驶行,竟触暗礁,船震贼惊,又以刃挟,咎其有心,令舍东而西,复触暗礁。渔人抛舵,力言礁大,且城中人民货物,迁徙一空,得亦何益?贼乃放渔人归,而息攻城之念。余闻而嘉之曰:“此义民!”令营县觅得是人,赏以银牌,且优加赉予。余闻海中暗礁极恶极险,夷人窥伺台湾,曾为礁伤二船,沉搁浅滩之上;又为沿海洋盗肆劫,并拆毁其船。时台镇达洪阿①、道姚莹②,以击沉夷船、生擒多名入奏。副将叶长春来,为余言如此。夫兵凶战危,吾又未娴军旅,只以事势逼迫,不得不竭力运筹,其是否克敌致果,则未敢必耳! 吾计定,密禀怡悦亭制军,得回信嘉许,并告余

---

① 达洪阿,字厚庵,满洲镶黄旗人。官至西宁办事大臣。

② 姚莹,字石甫,安徽桐城人。嘉庆十三年进士。官至广西按察使。著有《中复堂全集》等。

贼前队甚坚，须谨备之，万毋忽视。

城守游击琳润，密商于余曰：“现有咒蛊人，能咒牛皮，如芥子大，一入腹中立死，试之而验，思以中敌。”余曰：“须善为之。大府不令构衅，令暗伤之，贼无从藉口，但不可令制军知耳。”琳去，属蛊人依法咒之，入白面中，使营卒之狡黠者担负泉州贼船售卖。面色白净，价比泉郡稍减，夷人购数石去。营卒回，蛊人昼夜咒之，其是否杀贼，不得知也。后买得广东新闻纸，云：夷酋白某，在厦门宴客中毒死；夷兵被毒死者几及百人，以粪汁救灌，得生者仅一二人。计其时日，恰在售面之后。此计虽系阴谋，然英逆罪恶滔天，小惩创之，不为过也。

三月十五日，接继考讣音，即日申报，交卸后，赴省请咨。川资竟无所出，幸同年公帮，又遇熟西人称贷，遂得从容就道。仍由滩河行走，上水牵挽，每日不过三四十里，然较之旱道斧资稍减。至崇安县，闻浙江乍浦失守，浙省戒严，商贾纷纷折回，内河势不能行。复由长江东下，自吴城开江，风帆顺利，三日至金陵，住一日，候盘验放行。六月六日到家。

初八日，夷舟驶入长江，环攻京口，城破，死者枕藉。先是夷船在上海，总督牛鉴①见敌辄奔，甫至镇江，而夷船踵至，牛复奔避金陵，夷亦尾追。长江一带，炮声不绝，烽火烛天，合邑震动。居民扶老携幼，哭声载道。土匪私枭乘间劫杀，官不能制。街市轰传夷人不日入城洗荡，一日数惊。

先数日，余将水旱夫头周如、马贵唤至，各给银十两，谕之曰：“汝等预备人夫，如家眷下乡，必须派人伺候，另给抬费；如不迁移，则此二十金为汝二人赏。”周、马叩谢去。余时在三元

① 牛鉴，字镜堂，号雪樵，甘肃武威人。嘉庆十九年进士。官至两江总督。

七巷继考室中守灵，闻卫市口宅中人心惶惧，其势非搬至乡村不能安稳，因请兼祧母率眷属及弟妹徙居北郊魏姓村庄。是时纷纷迁徙，雇募无人，妇女相携步行，偃息竹林或大树下，无赖匪类，又复劫夺衣物、钗饰。余家内眷老幼十余人，舆夫齐备，周如、马贵又亲身护送至乡。乡中立约，如遇盗警，鸣锣号召，各庄齐赴，同心捍御，是以乡村较城市安静。余始因继考柩在堂未敢远离。初十日镇城破，恐仪邑不能免，遂于十二日夜扶榇至北门外祈年观停放，俟患平再为发丧。令大侄全官带仆数人同居观中，余回卫市口宅侍兼祧公，而室中一物不移。邑人搬徙箱笼者，途中半为盗劫，妇女并有受辱者。余时患疟不能远走，然亦断不可走，姑且坚持静以观变。十四日夜，城门有匪徒贴一白贴，曰"次日洗城。"合城狂奔，绕屋皆妇女哭声。二更许，余令家人张淦、陈贵至南门外察看情形，余立于大门外伺之。忽一人向余曰："贼至大市口矣！"大市口距余家仅半里，余诘其何贼？对曰："回匪。"余又诘曰："汝亲见耶，抑得自传闻耶？"其人语塞而遁。三更后，连城叔至，约余同走，余曰："一举足，则家无有矣，将来安所归乎？"连城叔以余坚执为不然，而余亦自有定见也。兼祧父年过六旬，夜走维艰，余雇健丁四名肩舆一乘，安于宅后门外，切嘱之曰："贼果至，汝四人但肩老人出北门而去，余不足虑。"四更后，族兄鸿瑞著人送信，云甫与陈六自夷船回，犒以牛酒等物，说定夷不进城。夷亦深知仪地素穷，不甚垂涎也。土匪遇事生风，致使城乡并扰。仪令陈文郁庸懦无能，幸里人何斌士等请出示谕，准百姓格杀勿论，乱乃定。

七月，金陵和局定，合城逃奔者渐渐归来，兼慈亦携妇稚

入城。九月初二日，夷船出圌山关，长江肃清。计泊于江口者两月有余，余终未挪一步。

九月、十月，约堪舆万紫谷诣各乡觅地，得周公坡。十一月，葬继考于其山之西阡。

腊月，移葬黄夫人亦于其山之西偏，地势不大，尚觉谨严。夫人无所出，惟不风不水，足妥神灵。因谕佃人多种松柏，又为立碑碣以志之。

余自晋归，囊中连借项尚存四千余金，应酬亲族及邵夫人来归费用，所存尚千余金，兼考为余购田家茔田地一所。

继考连年在家，未随赴任，余按时寄薪水至仪，积资购牛王营民山田一所，计种十八石。又余自闽归，各省年家故旧邮寄奠分，积千余金，兼考为余治魏家塘埂田地一分。

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变乱忽来，仓皇失措。官商共议纳金贿和[①]，夷得不逞，都转但云湖明伦[②]、署淮南同知陈云乃延恩主其事。商夥颜柳桥持手版跪于象山足下，迎接夷船，呈送牛羊金币，以为犒赏。逆气甚骄，从无一人议及捍御者。九月，大学士耆英[③]在金陵请夷目入城，极其丰腆，允给兵费四千一百万元。城下之盟，辱兹甚矣！一日，陈云乃询余曰："千载而后，我等此举，保全生灵，持论者以为是耶，以为非耶？"余不答。云乃曰："必以为非也？"余又不答。又久之，余曰："向见牛制军奏章末句，'请皇上早定大计，以救臣民之命'等语，

---

① 扬州绅商集资贿和事，亦见梁章鉅《消夏丛谈》。《清史稿》牛鉴传中云："但明伦听商民江寿民计，赂以六十万金，遂犯江宁。"

② 但明伦，字天叙，号云湖，贵州广顺州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官至两淮盐运使。

③ 耆英，字介春，宗室，正蓝旗人。官至总督、文渊阁大学士。

令人发指。以危词恐吓，希冀纳贿求和，事在必成。疆吏如此存心，岂复尚有天理耶？”吾向在京与房师陈伟堂夫子论各省事体，余曰：“督抚不知兵，不足为督抚也。平时漫不讲求，临事又毫无定见，一经祸乱，势不得不为苟且之谋。英夷并无伎俩，亦无争城据地之心。大吏闻警先逃，逆亦得步进步。恐我军示弱，盗贼生心，所关系非浅也。”

奉讳在家，妻妾奴婢十余人，米盐零杂，不无增费，兼考查核帐目，不能无言。余就无锡书院讲席，兼慈以道远俸微，不令余往，因于扬州盐务觅馆一席，每月百金，归入帐房，贴补薪水。邵夫人并王姨各将首饰变换，共凑八百两，公治周家坡田一分。

癸卯四十四岁（道光二十三年 1843 年）

松衫兄前因在河南帮押运至京军船，因水浅脱空被劾，凑项捐复，选补浙江杭守卫，所挈嫂侄回里，暂寓淮安，先以信来，余立刻派人持百金赴淮迎接。北门老宅自嫂侄进京后，已归他姓，且其屋不祥，未便再住。继考三元七巷小屋两层，空闲无用，因略加修理，延兄嫂同住其中。余自辛卯、壬辰年在京时，大兄需次淮干，不能内顾，余每年分京官之薪水寄回百金，添补嫂侄用度。甲午后，嫂侄到京同住。丙申余出守朔平，大兄补通州缺，余每月寄二十五金以资薪水；今年到家，照旧支给，大兄遂得安心往浙。余延李宜平课两侄读。大兄在京借陈贵之弟二百金，利息三分，索逋甚急。余丁艰在家，所得盐俸已入帐房，抵用薪水，每月嫂侄支用，尚须另筹，安得复有余资还此急债耶！而陈仆亦不得此项不止也。幸天大伯母存帐

房生息银二百两，分二厘行息，帐房无处营运，余取去以还陈仆，每月付利。

七月，包徵浦、厉茶心约游焦山，住松寥阁。涛声在枕，帆樯如画，饱啖江鲜，纵观山色，遍游水晶庵、自然庵，登四面观音亭，是焦山极高处。又阅椒山先生①手迹长卷，山僧属于卷尾留题。海西庵妙诠和尚属题汉定陶鼎拓本图；又题曝书图。余又于自然、水晶庵各悬长联。小住数日，遂遍游象山北固。时值兵火之后，佛像为逆夷残坏者多，然江山胜景无恙也。仪邑城南吕祖祠，香火极盛，风景亦佳，连年被水浸没，颇形破落。兼祧公久欲重新缔造，而力量未逮。适陈云乃来署淮南监掣同知事，又兼护都转。余与商量，云乃力任其事。共鸠金几及万两，兴工几及一年，始落成。颜其额曰“赞化宫”。其中匾联佳者甚多。正殿乃乩笔也：“休言圣教有元机，不外正心诚意；莫向神仙求秘诀，静思孝子忠臣。”西厅闻省堂，云乃撰联曰：“素志矢同坚，到此各有因缘，莫仅闲谭几句；黄粱犹未熟，急早行些功德，不枉好梦一场。”后楼与东城图画咫尺，夏日荷花开时，烂如绮绣，联云：“饮圣人酒醉；爱君子花多。”西偏花园，名曰“增园”。鱼池鹤巢，春花秋果，足供游览；而高亭在土阜上，收墙外景致，尤为一园之胜，联云：“高山仰止，大河前横。”用成语尤灵妙。落成后，道士汪北野请建碑，以永其传。时云乃已卸事去，余代为之：

“真州城南仁寿坊吕祖祠，昉于嘉庆年间，购买民居，改为

---

① 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直隶容城人。明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官至武选郎。因上疏论严嵩专权误国十大罪状，被杀。临刑赋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平生未了事，留与后人补。”后追谥忠愍。著有《杨忠愍集》。

祠宇，规模狭隘，不足以肃观瞻。又连年江潮泛涨，溢入祠内，夏秋间水深数尺，神龛圣像，渐入水中，浸淫日久，势必倾圮，不早葺之，将来几成废壤。延恩去岁握篆兹邦，往来河上，目击情形，即思修葺。嗣以灾务冗烦，日不暇给。今年夏，又值逆夷犯顺，调兵练勇，羽檄纷驰，未遑计及。兹幸夷务荡平，仰叨神祐，合境乃安。时椒云观察奉讳家居，相与商榷。延恩力任其事，捐廉首倡，广为集腋，即日鸠工庀材，塈茨丹雘，经营一载，始克落成。计山门、正殿、后楼及西厅三层，花园一区，其大小祠屋、厨灶、溷厕五十余间，一律垫高五丈，用巨石砌为根基，工坚料实，虽千百年亦无欹侧之虑，所以昭诚敬而答神庥也。夫丛祠祆庙，例禁綦严，若有功德于民者，理宜崇祀；听其芜废不治，则又官斯土者之责也。况吕祖屡著灵异，嘉庆五年，奉旨特加'燮元赞运'四字徽号。饬部臣列于祀典，定以笾豆果实；命地方守土官春秋致祭，典至重也。兹值庙宇重新，钟虡妥设，岂非崇德报功，而仰承帝命乎！至于邀福求报之说，则庸众俗论，非士大夫之所当言焉！”

建立赞化宫时，匠人于大市口购买破屋一所，拆料运用，后面围墙与南京人李六市房相毗连。李六者，乃开忠恕当典之商棍也，挺身阻止，匠人不遵，结讼四年。署事通判孙炳炜本李家走狗，又利其资，一味偏袒。后经调处，墙砖不动。李六可谓强矣！孙亦可谓偏矣！后李典被焚，孙为粤匪掳去，二妾本为勾阑老妓，亦为贼有。孙年老为贼管理女馆账目，苟延性命。莫谓神无灵也，报亦惨矣！

七月二十日午时，大儿兰官生，邵夫人所出也。合家忻喜，余记以诗曰：“四十生儿定衍宗，充闾佳章郁葱茏。浅啼欲

说非肫犬，多癖真羞誉凤龙。兰有奇香占梦早（是年盆兰结子甚多），杏夸及第待春浓。故人海内劳驰问，好觅鳞鸿寄远封。”

“独老鸾孤念渐灰，(黄夫人在日，望子甚切，余年四十，尚未得子，亦极盼望。黄夫人去世时，不愿承从，今幸生子，足慰泉台。)东风忽报好春回。但求愚鲁多庸福，不愿聪明抱冀材。玉果喜看今夕坠，金环应悟旧身来。而翁已积书千卷，待尔他年逐卷开。”

九月，包澂浦、厉茶心、陈云乃约游栖霞，登最高峰，望见云海。僧云：“非有缘不能见。”先是肩舆至峰顶，红日高悬，俯视长江，如匹练然，来往风帆，历历可数。陈云乃出千里镜谛视，十里外人家茅屋、鸡犬、桑麻如指诸掌。陡然天风大作，一阵白气自西来，不转瞬间，上下天光，如被重絮。吾辈数人，皆立云中，对面相视，人影模糊。想下界仰观，必疑神仙排云出也。立久，衣袂渐湿。回舆至山半，适舟子网得巨鳞，携来佐酒。问江中风大云生，与峰颠相似否？乃舟子茫然不知。及至峰腰，则红日依然。回首层峦，依稀隐见，真奇观也！时为重九后一日，山中天气已寒，须著裘裳矣。次日，遍览桃花涧、千佛岩诸胜境。山有骨牌草，朱墨斑然，与人间玩戏者无异。造化之奇，不可思议。涧底有小蟹，其大如指，云有仙掌，为人取去，旋即遁归。余与云乃不信其说，各取若干枚，盛以琉瓶，置之几案，并分赠诸人同玩。后数日见云乃，知蟹已宵遁。余书室所存者，亦杳然，或者仙去欤？

为庚弟缔姻魏氏，即静卿之长女也，生七龄矣。

卫市口老宅不敷居住，欲变卖房价添购大宅。堂弟圣祥

始云典居，继复翻悔。兼考不能无怒，若不设法清理，必致大有口舌。圣祥虽交千金，终须退还。余遂以一千五百金交给司账吴掌衡表叔，将此屋请大兄挈嫂侄同居。余另欲购天安桥寄琴兄旧宅，计勤学堂一所，花园一区。时盐夥张铁夫由寄琴兄处典住，奇货是居，既非三千金不肯转售，又必待次年始肯搬让。余其时亦无此巨资，议尚未定。

甲辰四十五岁（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

奉讳家居，安贫乐道，既不愿托钵求人，又不欲干预公事，读书作画之外，一室静坐，颇得闲中趣味。暇即泛舟邗上，主包怡庄观察家，或静卿刺史家，与诸措大东阁观梅，西园泛棹，同人以余将出山，迭为宾主，恣情留连，平山泥爪，无日无之。

上年到家，无安砚所，以一百三十金购功乔家人小贵屋一所，合面六间，旁有耳房二间，屋宇甚隘，略加修治，种花树数株，掩映窗外，其屋与正宅相连。

卫市街屋，夏日尤不能居，因赁天安桥陈大嗦子住屋二进，挈妻孥同居避暑，每月制钱二十千文，五月节后移入，至中秋后搬回。

三元七巷继考所居之屋，以二百金售于里人陈二黑子。其屋四面悬空，左右居民无可与语者，留之无用。又继考有市房一所，在小市口，每月房租九百文。

两年余家居，用度不资，起服后，所用尤繁。包怡庄送盘川三数。又与常南陔夫子借银千金，时师为皖臬。又托张柏亭在西贾蔚丰厚借银三千两。内除卫市口房价一千五百金，又存五百金在帐房，为邵夫人房屋用度，又存大嫂薪水百金，又

购买礼物，添置衣服，不下数百金，至登程时已不足千金矣。在京会试诸公托带衣物，汪醇、槐卿等托带衣箱、书箧多件，计装车时共用车十八辆。

八月杪，叩辞松楸。上年在家将各处坟茔，概行与族叔雪崖修理，在县请给告示，禁止樵牧，无论远支近派，一律普修，并栽植树木。

九月二十日到京，寓地藏庵。十年不踏软红尘土，旧雨新知，履舄交错，宴会几无虚夕。腊月杪，槐卿侄约余至伊署中度岁，时槐卿已放霸昌道矣。槐卿在京时住余宅内，饮食教诲，无微不至，其功名仕宦，皆余亲手培植，及余任朔平郡守，缺甚清苦，然尚分俸接济。不料松衫兄在京时，槐卿并不相与辑睦，以致松兄信余，谓其夜郎自大，忘却本根，及余信询，又复片纸不答，实出情理之外。此番进京，槐卿闻信来视，与余同住庵中，余待之如故，而意不自安，坚请往署，欲补过也。余思见罪，既不明言，碍难终却，遂于腊月廿七日往昌平道署。约孙心谷孝廉游汤山，并谒明代诸陵。

乙巳四十六岁（道光二十五年 1845 年）

正月初四日，由昌平州回京。十七日，奉旨补授陕西督粮道。次日，照例递摺谢恩，于勤政殿东暖阁召见，询问出守几年，在闽几年？余对曰：“丙申年出守，在晋几及五年，在闽不足半年。”上曰：“汝丁忧又耽阁三年矣。粮道自然管粮，不知管地方否？”余对曰：“西、乾、鄜三属地方，归粮道统辖。”上曰：“那个乾字？”余曰：“乾坤之乾。”上曰：“汝外官已久，首府、道员俱已做过，朕不必与尔多言。汝操守闻甚好，前此申启贤年

终密考，称汝操守。汝今此去更要坚持，老而弥笃，人臣所以励晚节也！”余叩首曰：“谨遵圣训。”遂退出。自去秋到京，住已四月，旅费已将告罄。今得此缺，向来著名，不得不普律应酬。因托龙兰簃编修在广东洋行借银九千两，九厘行息；又借包怡庄观察千两；又借汪衡甫同年五百两，二分行息；江翊云同年五百两；又借西人项五千两。其时适接兼考来信，以张铁夫住宅可以会赎，连修理一切非三千不可。余思卫市口老宅既已卖给大兄居住，势在必迁，而张铁夫之屋，家中又无项凑兑，因信知美东借银三千两送仪购屋。余京中连买礼物数百金，共用别敬一万七千两。而就道盘川无几矣。

黄怀谷外舅起病来京，欲借二千金，余不能应，以三百金作为别敬，而心不乐也。

二月十六日出京，三月十六日到陕视事。此官收支兵粮，是其专责，而辖境公事甚简。道有东西两仓，自五月开征至次年奏销时埽数，计征米豆麦石二十万石，满营兵粮系每月支放，绿营兵粮系四季支放，每年约共放粮十九万有奇。缺之所以称美者，不过斗斛盈余耳。向交本色，不收折色。各州县代为催征，不甚著力，必须委员前往会催。交仓时，复有棍徒包折、揽交等弊。

满营八旗每月分八日赴仓领米，先期由仓大使包送米样至将军处请验。至放米日，满营有一武弁率诸兵赴仓按甲支领，道中备席一桌送仓，委员陪旗弁同食，八日皆系如是。遇桀骜旗人，种种挑剔，仓书、斗级忍气吞声，管仓家人从中劝慰，始得无事。若将军稍有挑剔言语，旗弁必仗势滋闹，是以粮道必应酬将军者，畏其从中作梗也。将军、两副都统应领月

粮系大米小米并放，而将军等不要小米，专要大米，以小米价贱而大米价贵也。绿营弁兵向例专领麦豆，不至大费唇舌。

将军三节两寿，粮道每次送银八百两，又表礼、水礼八色，门包四十两一次。两都统每节送银二百两，水礼四色。八旗协领八员，每节每员送银二十两，上白米四石。将军、都统又荐家人在仓，或挂名在署，按节分账。抚台分四季致送，每季一千三百两，节寿但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制台按三节致送，每节一千两，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差家人赴兰州呈送。

遇有过客，皆系粮道承办。西安地当孔道，西藏、新疆以及陇、蜀皆道所必经。过客到境，粮道随将军、中丞等在官厅迎接，俟各官回署后，差人遍问称呼，由道中幕友写好送到各署，看明不错，然后差人送至官客公馆，一面张灯结彩，传戏备席。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制钱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否则谓道中悭吝。戏筵散后，无论冬夏，总在子末丑初。群主将客送出登舆，然后地主逐次揖送，再著人持群主名帖，到客公馆道乏，又持粮道衔柬，至各署道乏。次日，过客起身，又往城西公送，并馈送盘缠，其馈送之厚薄，则视官职之尊卑。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余金，程仪在外。其他如副都统、总兵，非与院有交情者不大宴会，惟送酒肴而已。如口外驼马章京、粮饷章京，官职虽微，必持城里大人先生书来以为张罗计，道中送以四菜两点，程仪一二十金，或四五十金不等。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

无之。春秋年节，又须请将军、副都统及中丞司道府县，以及外道府县之进省者，皆是戏筵；满城协领、绿营参游，亦于春秋延请一次。如十天半月，幸无过客滋扰，道中又约两司、盐道在署传戏小集，不如是不足以联友谊也。通计每年用度，连京城炭敬，总在五万金上下，而告帮告助者不在其内。每年入项约六万余金，再除私用，亦无复多余。京外谓是缺总有三四十万金，则吾不知之矣。劳星阶① 在山西写信来云，粮道是财神庙主持，文昌阁提调。余谓比拟尚不甚确。余初到陕，李石梧为中丞②；后调江苏，手书问况，余复曰："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有识者耻之。"罗苏溪同年，亦曾任是官，后在黔藩任内来书，谓此缺初得之似甚豪，久处之大可厌。余在任只一年，幸未久处耳。

五月，著丁役回仪接家眷。会还包美东借项三千两，张柏亭借项三千两，以千金应酬亲族，以千金为家眷盘费。

陕省道府，莫不以得署粮道为幸，而虎视眈眈则同城之盐道也。中丞每以委署粮道为市恩，而署事人员明知五日京兆，但求饱饫私囊，何暇计及公事！丁胥弊混，贻害无穷。仓中以米、麦为细粮，满营兵糈也；豆为粗粮，各营马料也。历任交卸，亏短细粮，俱以粗粮顶补，石数虽同而价值与支放迥异；任复一任，粗粮顶补竟至七万余石之多，而米、麦数目大形短缺，脱遇支放米、麦不敷发给，必成巨案。幸是年米、麦大熟，市价甚平，料豆歉收，市价大贵，各营请领米、麦者情愿领豆。余遂

① 劳崇光，字星阶、辛陔，湖南善化人。道光十二年进士。官至两广、云贵总督。同治六年卒，谥文毅。

② 李星沅，字子湘，号石梧，湖南湘阴人。道光十二年进士。官至两江总督。咸丰元年卒，谥文恭。著有《李文恭公全集》。

将各任顶补之豆概行放出，以后尽贮米、麦，不但历任短少者一律弥补，而仓储俱归实在矣。

前任方用仪①交卸时，子侄家人在雁塔买民间麦壳四千石搀入东仓厫内，余莅任初，即访知其事，不肯出结，而署事之刘源灏已经结报。刘见余斟酌，苦劝余曰："仓粮必无亏短，今方道已回江西，安能奏调来省耶！"余不得已亦只好接收，谓丁胥曰："余初次放粮，断不准似方任搀和，致使众兵轻视，将来公事反不好办。"因指定好厫，移营赴领，弁兵坚谓此厫是方前任麦壳厫也。仓吏力辩，乃围仓大哗，因请指厫开放，不料所指者乃是方任麦壳之厫，弁兵色沮。遂开前厫示之，实是圆净好麦，弁兵互相埋怨，而不能不折服矣。余思此等麦壳存仓，终为仓患，因命斗级人等，将方任搀和之麦风筛净尽，以好麦还仓，而以麦壳四千余石，铺垫仓外低洼车道，以释兵疑，而坦道路。余不过赔贴方任亏空麦四千余石耳。

署事如打抢，此指州县言之，不料监司大员亦复如是。当日凤翔府豫泰署事半年，专收坏粮，希图交者踊跃，而不顾仓储好坏；并将衙门巷口马号转给藩经历，真所谓卷地皮也。余到任，廉知其弊，经历苦求，余亦何必翻已往之案哉！盐道崇纶②工于结纳，在陕多年，属员无不相熟，上司亦喜其逢迎；公事茫然不知，例案亦不能解，叠署两司，又署粮道数次，任听家人薛坤，无弊不作，而仓储不可问矣！

道署为汾阳王别墅，西偏冠山堂，有古槐数株，十余人不

① 方用仪，江西南昌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任陕西督粮道。

② 崇纶，字荷卿，满洲正黄旗人。官至湖北巡抚。咸丰四年太平军攻克武昌时自杀。

能合抱，参天蔽日，真汉、唐以来旧物也。湖山台榭，断非当日规模，而点缀曲折，亦复小有丘壑。余撰联云："二千年远溯勋耆，乔木寿藤，都是棠阴遗爱；尺五天近临韦杜，虚亭曲榭，最宜槐夏清风。"冠山堂后戏厅，即过客宴会之所，联云："政事余闲，藉小部梨园，写出西京风景；簪裾毕集，欣大罗仙客，载来北阙恩波。"园西有"归鹤亭"，乃前道费瓯余所建，年久倾圮，鞠为茂草，余以二百金重加葺治，颜其亭曰"忆鹤"。即以为校射之所。大堂联曰："政简民淳，好藉清闲容拙宦；阳调阴燮，要从慈惠召丰年。"二堂扁曰"薇柏同心"。联曰："量愧斗筲，敢云卢米才工，曹仓学富；职司管钥，自笑薪劳政拙，擅咏篪多。"三堂联云："问此官何事最忙，冠盖遥临，酒醴笙簧皆要政；笑终岁为人作嫁，脂膏已竭，亲朋僮仆孰知恩？"可以知此官之大概矣。二堂东小院皆种竹，颜其室曰"交翠"。上房扁曰"居处恭"；联曰："著手成春，看黍谷寒回，兰阶日永；入门一笑，喜凤雏声朗，燕寝香凝。"

九月，邵夫人等来署。夫人之母及其兄侄亦来相依。其兄名昌保，向系游幕。余在外任数年，公事从不假手官亲。每思官亲背井离乡，依托宇下，无非为利，稍不遂意，便生怨怼；甚有倚势招摇，勾同丁胥作弊，犯事不能惩办，非如家人可以驱逐而严治之也。邵公在署，余每月致送束修一分，概不与闻公事，后荐至首府徐关陆太守处，而余署束修不裁，所以优待之也。

中丞李石梧调任江苏，邓嶰筠中丞①继之。此老忧患之

① 邓廷桢，字维周，号嶰筠，江苏江宁人。嘉庆六年进士。官至两广、闽浙总督，后与林则徐同时革职，充军伊犁。此时起用陕西巡抚署陕甘总督。

余，生气已尽，又以日薄崦嵫，纵情娱乐；来往过客，攀挽流连，余等复迭为宾主，几于无日不花天酒地也。岁首属司道凑费数百金，制造灯戏，为明年正初演用。余两仓书斗闻中丞高兴，亦鸠金制灯，互相赌赛。

腊月，遣家人进京，馈送炭敬，又会还汪衡甫、江翊云及龙兰簃各处借项。在晋起身赴闽，曾借西商利债，今持票来取，而年终支用浩繁，幸尽力凑还，得了前此首尾。

黄怀谷先生差家人金四来署要健骡若干头，干尖元狐皮筒若干件，云为呈送晋省上司之用。余察其情，系借要物为名而意在需索也。今年出京曾致送别敬三百金，甫数月又有厚望，未免不近情理。明年为怀谷先生六十寿，以三百金交金四带晋转呈，余事未能如命。

丙午四十七岁（道光二十六年 1846 年）

三月，嶰筠中丞去世，两司递署抚藩，余署臬事，其粮道遗缺，即委崇纶署理。余到任甫一年，积累未清，正思迁延一半年，冀为清理，今既离任，则债累益增，幸臬司尚有陋规，足以敷衍。

七月回任，充文闱提调，主司误中副榜，余几被议。是年，关中雨泽较迟，各属纷纷报旱。其时少穆先生抚陕，意在缓征。余明知旱不成灾，粮道衙门所征皆是兵糈，非甚旱不准议缓，恐兵糈无从出也。且各粮差奸民，已将各花户应纳之粮，折收入手，如能缓征，则包揽粮石，暂且不交，得以侵渔入己，邀约诸无赖赴院道两署具呈。余以事关民瘼，固不欲百姓之受困，更不肯以开征冀有所余，而为少穆先生所薄也。少翁询

商，余曰："缓征实属正办，即或灾不普遍，便宜小民，不愈于便宜官吏乎？"少翁深然之。余具详请奏，凡报旱处所，概行停征。特恐明岁倍征，而粮差揽户逃匿无踪，未免受累者仍在业户耳。停征后，道署应酬一概不减，终年不名一文，而督抚将军陋规如常支送，遂大不支。少穆中丞欲兴水利，以《关中胜迹图》一书，饬余详考。余又细核各府县志，开具节略呈核。后以费用甚大，而事不果行。

十月，充武闱提调。本年恭遇覃恩，照例请封，又以本身妻室封典，貤封兼祧父母。

甘肃办理番案，经费未曾弥补，少翁奏请在陕设局捐输，余捐随带加一级。各省相识者，纷纷托捐，而汇来银两，多不合司库平色，余代为垫办，赔贴不资。即如同乡阮七兄祜，报捐知府，尾项短二百金；卞世讲宝第① 报捐主事，尾项短九十余两，皆未寄还。后余进京，阮殷勤道谢，送还尾欠，余未曾收；卞则竟未提及，余更不便言之矣。

冬月，少穆中丞乞病假，杨至堂方伯② 署抚篆。至堂甫由甘肃廉访升陕藩，尚未莅本任也。

丁未四十八岁（道光二十七年 1847 年）

正月，唐子方③ 升任楚北藩司，余兼署臬事。是时粮道停征，有出无入，愿署无人。少穆中丞知道中万分支绌，命余兼署，曰："以臬署之例规，补道署之缺乏，不无小补耳！"余对曰：

① 卞宝第，字颂臣，江苏仪征人，士云子。咸丰元年举人。官至闽浙总督。

② 杨以增，字益之，号至堂，山东聊城人。道光二年进士。官至江南河道总督。咸丰六年卒，谥端勤。

③ 唐树义，字子方，贵州遵义人。嘉庆二十一年举人。官至湖北布政使。

“道乃本缺，不肯累人，若在好时，必请开署。”少翁曰：“足下在陕亦必不久，后自知之。”及细打听，乃知已于年终密保矣。

是年兼考七十寿，余派家人陈贵，赍送寿屏、寿幛、皮货、绒毯诸物回家，并呈千金为戏酒之费。

四月，少翁升云贵总督，同人馈赠概行辞却，惟收余燕窝四斤、高丽参四斤，而以坐马一匹、《五经》一部留别。濒行来署叙别，言：“足下早晚必迁，至迟不到中秋也。去年密考，余曾切实言之矣。”余逊谢不敢。少翁曰：“吾久欲乞归，志愿未遂。但愿海内多名大吏数人支柱，吾等伏处田间，方得自安耕凿。荐贤系为国家，并非朋友私情也。”议论正大，愧余非其人耳！

六月，蒙恩补授四川臬司，即日杨至堂中丞持部文来署道喜，余乞交卸道篆。上年停征，至今粮道左支右绌，不可思议；现逢乐岁，甫经开征，日有所入。盐道崇荷卿闻余升擢，虎视眈眈。前此粮道诸君，曾有交印不交仓之事，并相争至于抚军前者，近日犹以为谈柄。监司大员行同市井，何以表率僚属？余居是官，心每不安，虽非勒折，确是浮收。小民终岁勤动，所得几何？赴仓纳粮，任听鱼肉而不敢一较。余仅一子，尚望其成人，何必升官发财，二美毕具，为造孽之事耶？幸得脱离，去之惟恐不速。亲朋仆从，婉劝再三，迟十余日，便可得二万余金矣。余不之听。至堂中丞亦云：“粮道乃本缺，新臬司不日即到，何妨同时交卸？”余请之甚力。至堂中丞不得已，奏留余专署臬司，俟严迪甫廉访①来，再行迎摺北上，而以粮道另委崇荷卿署理。自有粮道以来，未有如余之矫情镇俗者也。崇

① 严良训，字迪甫，江苏吴县人。道光十二年进士。官至河南布政使。

得委，即日接事，赴仓收粮．而孳孳为利矣。

余专弁赴都递摺，摺云："新授四川按察使现署陕西按察使臣张某跪奏：为恭谢天恩，吁恳陛见，仰祈圣鉴事。窃臣于本年六月二十二日，接奉陕西巡抚杨以增行知，准吏部咨开：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初十日，内阁奉上谕：'四川按察使员缺著张集馨补授。钦此。'臣遵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恭谢天恩。伏念臣江左庸材，至愚极陋，由道光九年进士，备职词垣，叠荷温纶，屡膺文柄。十六年五月，由编修任内，钦奉特旨，补授山西朔平府知府，擢任道员，两次署理臬司。涓埃未效，正切悚惶，兹复仰沐殊恩，畀以四川按察使重任，荷鸿施之优渥，非梦想所能期，闻命自天，感惭无地。查蜀省毗连秦、楚，臬司纵〔综〕汇刑名，察吏安民，锄奸诘暴，地方事剧，责任匪轻，以臣颛蒙，惧难胜任。惟有吁恳圣恩，准臣入都，瞻觐天颜，跪聆恩训，俾恪其职守，得所遵循，以期仰副高厚鸿慈于万一。臣俟新任臬臣严良训抵陕，交卸后即行起身，迎摺北上。所有微臣感激下忱，并吁恳陛见缘由，理合缮摺恭谢天恩，伏祈皇上圣鉴。谨奏。"奉朱批："著来见"。

秋录一百五十余名口，部议照复。惟故杀妻一起，由缓改实。泾阳犯人马书新嗜赌无赖，其妻李屡劝不悛。李氏身无完衣，冬卧草蘼，李兄怜其贫苦，给以絮被，聊以御冬。马书新回家瞥见絮被，即欲攫去以作赌资，李氏坚持不放。马书新即将李氏遍体殴踢成伤，倒卧在地，气忿吵嚷。马书新一时性起，用切草铡刀将李氏头颅砍下。经县验讯，照故杀亦绞律，问以绞候。余查勘秋审册，见该犯情节凶惨，又是赌匪，拟入情实，已将草册递至甘肃总督衙门，奉批如拟。向来秋审，

督、抚两署先由臬司呈递草册，如意见不合，签司商改。少穆先生阅至此案，意在改缓，余对曰："故杀妻，切下头颅，向来成案入实；且此案凶犯系属赌匪，似更无可宽；况制台处草册已定，亦难更动。"少翁曰："足下系道员署臬，设或部中以为失入处分即要降调，道员降调并不具奏，非比臬司必须奏明处分，尚可邀恩也。至甘肃制军布公处，我即写信告知，属其将册驳下，再由司中拟核。"余见少翁如此切挚，亦即遵。少翁意谓故杀妻，向办缓决，不知情节有轻重不同也。西安距京不远，当将此案抄寄张兰沚少寇与之商酌，覆信云："此案的是实案，外间不如缓办，听部驳实之为妥也。部中非驳案数起，不足见其慎重，且无以见大部之有权也"。余将回信呈少穆先生阅看，抚军及司道数人皆笑。

仪邑北郊铁坝头山田一处，兼考公以三千金为余购之，会兑至陕西，即日照数付给。家中菽水之资，不虞缺乏，即余归田，亦添得啖饭处也。

天气炎亢已极，署中人无不病者。余终日流汗，而体不退热，服药亦无大验，每日午刻后，择黑暗处闭目静坐。邵夫人患病甚剧，入夏以来常觉眼目昏翳，竟有进房时，不知门户之何在者，家中人咸以为诧异，而夫人并无所苦。体胖畏热，终日坐于冰桶之侧，至烦躁时以冰水浸果实进之。夜常露坐，竟夕不愿入房，寒凉深入腠理，至秋发作，服药多剂不能见效；昼夜兀坐不寐，能俯而不能仰。后知州张受之诊视，云是痧症内伏，刺筋络数处，大见轻减。余时交卸，只好分付家人加意伺候，且夫人之母亦在署内，更可放心。

八月十四日到京，寓彰仪门外天宁寺。十八日下园。次

日，勤政殿东暖阁召见，上询问何日自陕起身、沿途经过处所、年岁若何，并出身履历、南边家乡居在何处？余皆据实以对。上曰："汝当日初放知府是京察一等么？"余叩首曰："蒙皇上特旨。"上又曰："汝升道员，亦是特旨？"余又叩首。上曰："汝明日再照例递牌。"颔之而出。

回寓后，拜军机大臣诸位及值班章京，又拜两书房诸位。杜芝农尚书①，托余路过山西，务必与鉴泉②商办，伊同乡砚友王继兰在平定州任内丁忧，有信来云，交代亏短，非上司恩施不可；前已信托刘鉴泉，至今未见了结，奉求过晋，一为援手。余曰唯唯。殊不知属员亏空，如系捐摊杂款，外边或可通融，为前任担承弥补；若亏空正款，上司亦何能为？况我系过路客官，并非本省藩司，更复无从为力，姑妄听之而已。

二十日召见，上曰："四川刑名之繁，甲于海内，汝当京官自然知道。每年勾到时，四川一省就要占住一天，缓决黄册堆积满地。四川实系戾气所钟，洞胸贯胁之案，层见叠出。我见缓决本内，颇有该入情实者，不过因入实之案已多，稍从宽大耳，亦诛不胜诛。汝到任时，要自拿主意，不要听劣幕救生不救死之说。彼等有何学识，不过以积德行好之说动人，不知死者含冤，凶徒漏网，这才是真正造孽呢！且汝不必预存成见，比如去年情实者一百二十起，汝办秋审时如可矜闵者，即比上年少几起何妨？如案情较重，即比上年多几起亦无不是。总是他们自作自受，与人何尤？若感于生死之说，我每年值勾到

① 杜受田，字锡之，号芝农，山东滨州人。道光三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咸丰二年卒，谥文正。

② 刘源灏，字晓瀛，号鉴泉，顺天永清人。道光三年进士。官至云贵总督。

时，竟可一人不勾，有是理乎？”上又曰：“我明日往黑龙潭行香，汝路径不熟，毋庸随往，后日再递牌子。”

二十日午饭后，即进城拜客。二十一日在伟堂夫子寓吃饭，后仍回园伺候。

二十二日召见，上曰：“驿站是臬司专责，四川界接西藏，文报尤为要紧。近来驿站马匹，多不足额，汝在省办事，固不能无故出省，即路过点查，亦恐查验不出。我说句文话你听，州县一闻验马，早已挹彼注兹；我再说句俗话你听，早已东挪西掩。汝即委员抽空往查，委员回省也是欺饰。我倒有一定主见：汝竟不必查点，遇有文报迟延者参奏一二员，自然知所儆惧。”上曰：“汝此去，诸事整顿，我亦说不了许多，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子，年深月久，不是东边倒塌，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此语虽小，可以喻大，即曲突徙薪之论也，汝当思之。”余对曰：“圣谟深远，足为万世法守。”上曰：“汝赶紧收拾起身，不必在京多耽阁，作无益之应酬。四川道路甚远，尽彀汝一走。琦善尚未奏报到任，各缺多系署事，必实缺人方能呼应较灵。”余曰：“谨遵圣训。”上曰：“我地方要紧，汝明日不用再递牌子。”上颔之。余跪安而出。

即日进城拜客，困于酒食，外官之常态也。别敬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鹤汀① 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摺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

① 赛尚阿，字鹤汀，蒙古正蓝旗人。嘉庆二十一年翻译举人。官至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

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

二十八日，接西安专信，邵夫人于八月十八日去世。夫人秉性和顺，归余数年，从无违忤；御下严而有恩，持家亦清肃有法，颇资内助。余起身时，见其病已有转机，不料匝月光阴，竟成永别，痛何可言！且兰儿甫五龄，遽尔失恃，尤觉可伤。因兼程回陕，于九月十八日抵署，营奠营斋，未必即资冥福。在夫人德性温恭，自必复归仙界，而余痛焉能已也！十月五日，遣奴子张溶等，护送夫人灵輀返里，余亲送至灞桥。兰儿年稚，未令回南扶榇，但饬在署跪送。

仪邑天安桥新宅为勤学堂，间壁一宅为清燕堂，郑小秋并堂弟静思住其中。余复以千金属族兄筠卿回南赎取，俾将来归田时有所栖止，此邵夫人意也。夫人更寄项二百金，购买檀梨器具，不料新屋甫成，而夫人已归真仙籍，未曾一日居，可为叹息！清燕堂西，名曰侯家老宅，其源出于侯姓也，兼慈命寄六百金回归入本宅，以为清燕堂之屏障。

十月初九日，携眷属赴蜀。十一月初八日到蜀任事，具报到任："为恭报微臣接受臬篆日期，叩谢天恩，仰祈圣鉴事：窃臣于本年六月间，在陕西督粮道任内，蒙恩补授四川按察使，遵即具摺请觐。奉朱批：'著来见，钦此。'于八月十九日恭诣阙廷，叠蒙召见，训诲周详，莫名钦感！臣陛辞出京，于十一月初八日行抵蜀垣，即准署按察使臣徐有壬将敕书印信暨一切文卷，委员赍送前来。臣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祇领任事。伏念臣占毕庸材，至愚极陋，由道光九年进士，备职词垣，钦奉特恩，补授山西朔平府知府，擢任道员；兹复仰荷恩施，畀以四川臬司重任。抚躬自省，兢惕交深。查蜀省五方杂处，民气素

浮，讼狱繁滋，甲于海内；加以啯匪窜伏、扰害闾阎，治蜀宜严，自应力求整顿。臣固不敢意存姑息，博长厚之虚名，更不敢督缉因循，贻地方之后望；惟有随时随事，禀商督臣，矢慎矢勤，力图报称，以冀仰副高厚鸿慈于万一。所有微臣接受臬篆日期，并感激下忱，理合缮摺恭谢皇上天恩，伏乞圣鉴。谨奏。”奉朱批：“知道了。”

“再，臣道经山、陕，秋雨沾足，二麦俱已普种，麦苗出土，一望青葱，再得腊雪滋培，明岁麦秋，丰穰可庆；由汉中入蜀境，沿途询问农民，佥称数载以来，年谷顺成，而今岁秋收，尤为丰稔。蜀省半资旱谷，半系稻塍，但得冬水充盈，来岁插秧即无贻误。臣见田畴水满，沟浍皆盈，粮价甚平，民情安贴，足以仰慰圣怀。所有臣经过沿途情形，理合附片具奏。”奉朱批：“览。”

地方啯匪横行，杀人于市，掳抢勒赎之案，无日无之，逼近省城，肆无忌惮。前任宝相① 诸事废弛，而于地方公事，漠不留心，遂至署中材官，亦皆通匪；一经缉捕，盗已先知，养痈贻害者，不止一年，甚至行香拜庙，非以重兵围护，不敢出署。宝相去而将军廉敬② 署理，其人趋跄吞吐，外官习气甚重，议论公事，如在云雾中，真不免腹员将军之诮矣；声名狼藉，秽德彰闻，其人望吏治不如宝相远甚。杨海梁通侯乞告在里，将谋移家避难。余到任体察情形，啯匪之敢于横恣者，恃有包庇之人耳。各营派有海巡，此辈即系盗媒，平日销赃窝匪，靡恶不为，

---

① 宝兴，字献山、见山，满洲镶黄旗人。嘉庆十五年进士。官至四川总督、文渊阁大学士。道光二十八年死，谥文庄。

② 廉敬，马佳氏，字聚之，号质夫，满洲镶黄旗人。官至成都将军。

及闻捕拿，则先期暗传消息。省标十营皆有海巡，而城守营尤甚。

前此办理匪案，诛戮极多。刘燕庭廉访[①]在任时，凡外州县解来匪犯，或先责小板四百，然后讯供；或带至城隍庙，令犯人跪于神前，先擲一筊，如系阳筊则免死，如系阴筊则在神前责毙，或头浆迸出，或肢体断折，惨酷不可言状。而劫杀之风未泯者，由所办未得其要领也。

余意治盗必先治窝，捦贼必先捦王。川省游民极众，皆因地方食用较贱，而水路之短纤，旱道之扛夫，一经到此，便不思归，无计谋生，流而为匪。省城留人歇店，皆营兵县役开设，其中藏垢纳污，无所稽考；后禁止歇店，每晚不令无业游民在城居住，俱令出城，若辈遂于城外铺檐、桥、庙等处栖身。天将辨色，每城门口，俱有二三千身无寸缕者，候开城拥入营趁，各市镇场集，亦复聚积不少。凡有抢劫之案，动辄数百人，或数千人不等，长枪大戟，公然抗拒，其实头目不过数人，余皆无赖流民随声附和。及官兵、乡团会同追捕，匪势不敌，而头目已先遁去，所捉获者半属乞丐小偷及无业游手，处以极刑，未必即情真罪当。向闻委审各员，专以刑求为能，逼供定案，概予骈诛，而屈死游魂，每每为厉。如中军马荣桂、蓬溪吴令、候补令张见田、简州史悠辰，皆白日见鬼，追命而毙。此外不可胜数，莫谓天道无凭也。

琦静庵节相[②]，吏治可观，而人总畏其严厉。余在京时，张

① 刘喜海，字燕庭，山东诸城人。

② 琦善，字静庵，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黄旗人。荫生。官至两广总督、文渊阁大学士。咸丰四年卒，谥文勤。

兰沚少寇谓余曰："足下初与琦相处，公事宜加倍留心，若令问穷，以后不免挑剔。凡批详、批禀，以及各属详禀，皆须默记。余在直隶始不相能，继则水乳矣。"过保定，讷相[①]告余曰："琦中堂刑名、钱谷、例案、营制、兵法为近今第一人，我领教多矣；特其性情不能和平，为此公缺陷也。"到陕西与杨至堂中丞分手时，谓余曰："琦相非吾党士，恐难相处。"余曰："如实伺候不来，则一舟南下矣！"到省谒见琦相，寒温数语后，即向余曰："久闻大名，将何以见教也？"余曰："地方废弛已久，各事俱要整顿。"琦相曰："整顿以何者为先？"余曰："方今啯匪横行，民不安枕，非设法惩治无以安民，愚谓以缉捕为先。"琦相曰："是。但缉捕亦有章程，究以何者为先？"余曰："治盗莫先治窝，自以清窝为先，破窝而盗无藏身之固矣。"琦相首肯曰："极是。惟窝匪一种，究以何者为先？"余曰"营兵、县役乃窝之魁也，日前入广元县境，即有百姓呈诉罗江县捕役包盗劫民等词数纸，余过罗江县已将此役带省，俟审讯明确当从严详办。"琦相大喜曰："公已得要领矣！第县役臬司可管，而营兵则臬司不能管，吾必相帮，不令足下掣肘。"余谢曰："中堂之惠也。"琦相曰："杨海梁曾为余言，在山西时是旧同寅，极为佩服。余素不识足下，而海梁为人肫诚，似非好为谀词。今略领言论，足征名下无虚。海梁盼望甚切，何不即往一谈？"

谒见海翁，殷勤道故，谓余曰："公来何暮也？余归蜀数载，夜不贴席。前此宝岘山相国，后此廉质夫将军，置缉捕于不问，以贿赂为公行，劫杀之案，近省不免。百姓村居者思入城，

① 讷尔经额，字近堂，莫费氏，满洲正白旗人。嘉庆八年翻译进士。官至直隶总督、文渊阁大学士。

城居者又思入村，迄无善地。今年夏间，庆云叠见，吾甚诧异！私谓如此大吏，尚有何祥？今始知为琦相与足下将至之兆也。”余曰：“琦相素讲吏治，必有可观，若微人则何足论乎？”杨侯曰：“不然，各省方伯权重，蜀省则臬台权重。公知治蜀宜严乎？无为姑息，博宽厚之名也。”余对曰：“是则不敢。”

琦相严饬各属极力缉捕，又派游击张定川、桂凤鸣等拿获啯匪多起，即在节署派员讯供，由院定罪，司中未曾与闻。又据前任移交盗犯一起，系抢劫拒捕杀伤官兵等情，司中系派崇庆州李象昺、候补县张见田等审讯详办。计连节署所审王青狗等共百余人，俱于腊月二十六日请令正法。

戊申四十九岁（道光二十八年 1848 年）

三月，邛州刘牧申报，以逃兵张灯杆子啸聚四百余人，在彭山县将军庙地方操演夥盗，将谋肆劫。时琦相在外阅伍，彭山距省仅三百里，未便听其扰害，当即转禀请示。旋接琦相札余亲带督标兵三百名，会同中军副将长瑞、都司蒋玉龙等，前往新津、大邑一带搜捕。是日，余在锦江书院课士，接札后即于次日早统兵前往；一面知会四镇及各交界地方营县，一体堵缉。如敢抗拒，即饬开炮轰击。乃张灯杆子逃匿无踪，因设计拿获叠次拒捕杀差抢劫盗首林蛮头。先是在省时，同年徐君青常谓余曰：“若不将林蛮头捡获，大邑、邛州一带终难安枕。”余到新津，谓同年黄令曰：“闻林蛮头现匿新津境内，足下捕役中有投诚杨捕，盗线甚熟，可令之来。”余与长中军面谕允以重赏，乃数日无信，空言搪塞。当将杨捕锁责勒限，始据杨捕回明黄令，购得盗线林槐子，将林蛮头于夹墙内捡获到案。

余亲询供词，据称于菊花寺纠约各捻数千人，与大邑县郭志融打仗，抬枪轰碎郭令轿马，幸郭令已乘马先去，未遭毒手；其余抢劫重案不一而足。又据邛州拿到啯匪为首陈开舟、朱老花猪、杨老九及夥盗数十人。当派随员李象昺、郭云章反复讯问，期无枉纵，择其情节重大者，定以重辟。又琦相将仁寿解勘盗犯，一并解交行馆核办。余详细核定，除寻常盗案仍带回省城照例详审外，其林蛮头等十八名，即于新津正法。而所拿之张灯杆子杳无音信。各兵役到处搜捕，余恐别滋事端，因禀明琦相，仍饬长中军带兵归伍，余亦回省会办计典。前因院、司到任未久，是以将去冬计典展至今春。今张灯杆子既闻风逃窜，只得回省，再行设法，此三月廿二日事也。廿五日早，大邑汛兵来报，以张灯杆子业经拿获，并获夥盗七名。余回明琦相，立提到省，督同首府各委员，在臬署讯得种种不法情事，并供出廿二日晚，又在新津乡抢劫一案。当各兵役集团围捕时，张灯杆子枪伤数人而逸，兵役追拿，又将途间卖酒人砍死，情凶势恶，死不足以蔽辜。案定而张灯杆子病在垂毙，琦相恐其逃刑，先行正法。其余夥盗徐瓮坛等，俟奉部覆，再为处决。各犯俱收成都府监，共知不能免死，遂于黑夜反狱，扭断镣铐，打伤禁卒，连另案盗犯共越狱十七人。首府韩泰华来署泣诉。余曰："如犯人拿获，自然无事，否则无从相救也。"余又加派司差，会同营县，及满城弁兵分投踊缉。幸城门已闭，各盗未得出城，俱于是夜按名拿获。讯明后，照例概行处决，而新津、大邑一带盗风顿息矣。

卡房最为惨酷，大县卡房恒羁禁数百人，小邑亦不下数十人及十余人不等；甚至将户婚、田土、钱债、佃故被证人等亦拘

禁其中，每日给稀糜一瓯，终年不见天日，苦楚百倍于囹圄。余严檄通省，凡寻常词讼人证，立刻提卡保释；而窃盗、棍徒、啯匪为从并未杀人者，查明案情分别军、流、徒、杖，一概发落；犯人即由道、府过堂，听候部咨，定地起解，卡房全行拆毁。前此通省瘐毙者，每年不下一二千人。已往不咎，以后如再有私设卡房者，定即严参。

巨匪杨黑骡子、王老冬、向大耶、汪罐子炮等数十人，各挟党羽数千，横行劫杀，捉人勒赎，逼近省城；营兵、县役内外勾结，地方官莫敢谁何；甚至衿绅、武弁亦作窝主，希图分赃，缉捕大是难事。余与琦相、向欣然军门①密商，派游击张定川、桂凤鸣，并派随营学习之武举、武进士等设法跴缉，并函致滇督少穆先生、楚抚军陆费瑔春帆②派弁兜拿。次第弋获解省正法，著名凶恶，半就歼除。

首府衙门案件积压甚多，屡催不结。因在臬署西院设发审局，予于判稿、见官之暇，终日督率委员审理各案，既可得真实情节，又可不致拖延。其时委员特派李象昺、俞文诏、顾希曾、朱凤标，皆能问案；而李象昺系老吏，尤优于众人。前任刘燕庭廉访，凡各属解到啯匪，不问真伪，先责小板四百，然后讯供，其中供情不得，而罪名莫定，即于大堂杖毙。后因大堂黑夜鬼啸，差役每被迷惑，因将犯人押至东门大街城隍庙，于神前掷筊，若阳筊则免死，若阴筊则立毙。官踞于上，犯詈于下，严刑惨酷，脑裂骨折者不知凡几。乌乎惨矣！委员希奉臬台

① 向荣，字欣然，四川大宁人。行伍出身。官至提督。咸丰六年被太平军击败自杀，谥忠武。

② 陆费瑔，原名恩洪，字玉泉、春帆，浙江桐乡人。副贡生。官至湖北巡抚。

意，每问案无不刑求。川省刑法极重，各委员更以意为高下，真所谓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也。厥后委员如史璜等皆为鬼捉去，无不大叫一声而绝，想亦如《左传》所云："吾得请于帝矣。"人命至重，草菅如是，天道何能容乎？余每诫委员曰："汝等问官，总要为炉鸣漏尽、一灯荧然时地也。余固不敢以刘为法，诸君子亦当以史令诸员为戒。"

隆昌县叶允喜与胞嫂黄氏通奸一案，潘木君①臬司任内改为叶允喜出继；廉将军署总督事，又奏云虽出继而情节较重，仍问斩候，屡经部驳。叶允喜于秋审呼冤，又京控三次，经刑部奏明，必取该犯输服供词，方能定案。拖延者已四年，犯供狡展，委员无计可施。提问时，该犯闭目诵经，不答一字，即略施刑责，亦不哀求。余与委员李象昺商曰："此案我等将前后情节案卷，考订明析，再将案证犯妇讯问确凿，再设法开导叶允喜，或可得其供情。"先是叶允喜与其胞兄叶允寿之妻黄氏通奸，黄氏媳某氏，辄心非之。一日黄氏训媳不知规矩，其媳怒对曰："不似汝无伦理人家！"黄氏衔恨次骨，与叶允喜商定将媳殴勒致死，装点自缢。媳母家看破谋情，赴官首告。署任孙濂延宕多日，未曾往验，尸遂腐溃。后任王九牧到任验讯，妄疑犯兄叶允寿知情，拧耳压杠，毙于堂下。叶族人大哗上控，本管府朱銮廷，遂谓奸情不确，禀请提省，发审定案，究出真奸，而情节屡更，以致犯人蹈其瑕隙。叶允喜家道殷实，于涪州聘定讼师某举人向诚为作谋主，凡省词、京控皆

① 潘铎，字振之、木君，江苏江宁人。道光十二年进士。官至云贵总督。同治二年卒，谥忠毅。

出其手；又安置族弟某于臬司衙门为贴写书吏，凡臬署此案提问、供词、详稿，叶允喜无不知之。余廉得其情，委员将讼师并贴书拘拿收监，叶允喜始无耳目；又提黄氏与雇工质对，黄氏不能狡赖，遂将何时通奸及如何谋死其媳，与叶允喜如何商议各情，详悉吐露，供情历历如绘。提叶允喜上堂，则仍前闭目诵经，有问不答。余怒，薄责之，而无计令其开口，安得有输服供词耶？又十余日，余谓李象昺曰："犯以诵经为忏悔计，其意欲以缓死，何不与之谈经典及佛门果报？彼若答言，便可从此开导。"李象昺如余所属，将叶允喜提到别室，相对坐谈内典奥旨，叶允喜并不能解，而颇乐闻，谈数日而不及正案一语。余又赏以酒饭，犯云茹素已久，因又赏给素食。委员与犯人相习多日，始劝令供出实情，反复开导，案有端倪。余恐犯供难信，因令自书长供，以为咨部确据。供词写毕，而此案定矣。仍照本律问拟各绞决，不问斩也。因拖延数年有意逃罪，奏请即行处决。原审各官降罚有差。

遂宁县徐钧通报邑妇胡氏与其姑蒋谋死亲夫一案。余细阅来详，并无奸夫。其妇胡氏年甫十八岁，其小姑年甫十七耳。妇谋夫命，妹谋兄命，其中必有重情。而来详但云夫蒋某痨病甚笃，胡氏欲谋夫死后即可改嫁，蒋氏俟胡改醮后，便可独吞百亩地也，非情非理，令人骇异。正在驳斥另审间，已据潼川府转据县详招解矣。余遂饬县将全案人证解省亲审。又因来详内称谋死后，装点被盗情形，营兵县捕曾亲往查验等情，余又将兵捕及刑仵诸人提案。因特委李象昺悉心研鞫，切属之曰："此案罪名出入甚巨，稍有疏忽，造孽甚重。"李牧先提捕役查问所剪篾墙道口，并盗出入土迹，以及口门尺寸高宽（高

一尺二寸，宽一尺一寸)①，诘问一日，已得盗情。余又问刑仵曰："尸格填上腭红晕，系捏伤肾子所致，肾囊是否坚硬？"刑仵同声对曰："不见坚硬。"余勃然怒曰："岂有红晕在上，而肾囊不坚之理？"因掌责二十，始供曰："肾囊实系无伤，上腭亦无红晕。幕中张友谓遍体无伤，何以得死？不如填写尸格作为捏伤肾囊致死，方不干驳。"余又提胡氏姑嫂至堂，见两人皆纤弱女子，绝无泼悍气，问其何以谋死亲夫？两女对曰："受刑后，书吏教令如此具供。"临起解时，徐令母各给制钱一千文，属两女切莫翻供。又提团长生员研讯，据供：相验时，亲见无伤，床上所盖絮被，失落无存，生员请县查问被絮所在，即可得其真情，县令怒责之。此案已死某，素患痨症，去死一间，喘嗽不已，平日由榻前至卧室门，数步之间，必蹲地歇息，是夕与其妇胡氏共卧一榻，各赤身，下垫篾席，上覆絮被。至三更后，妇睡梦中，惊闻其夫喊叫一声，滚地不语，摸索衣服，亦不可得。但见墙根透亮一圆洞，因开房门至其小姑卧房乞火，并借姑小褂，蒋曰："汝穿去，予将如何？"厢屋住居王姓母子二人，闻胡氏呼盗，其子持棒欲出，母止之曰："盗不可测，我赁屋居住，何必替居停主人御外侮也？"王氏子遂不出。然胡氏呼盗、乞火、索衣诸语，皆已历历闻之矣。后院系尸叔婶居住，闻胡氏声音，遂持油捻前来照看，共入胡氏住屋，见尸倒地，墙根有洞，床上絮被无存，胡氏布褂亦不见。开大门出视，杳无人影，洞口泥堆有足迹，微闻隔村有逐盗声。次日，报知乡保、团长赴营县呈报。其时缉捕令严，徐令恐得四参处分，而又恐特参，授意捕役，谓其非盗，遂以胡氏姑嫂为谋命，而遮掩盗案。徐

① 此处原稿为双行小字，今改单行加括号。

令相验后，见尸无伤，妄指尸背旧爪痕，谓即致死之伤；又因无凶器，寻觅屋内篱壁上有篾匠所用弯针一根，即指为凶器。将胡氏姑嫂锁至观音崖掌责数十，又用木扁担各压杠一次，胡氏姑嫂不胜其痛，差役又从旁教供，胡氏姑嫂遂诬服。余调徐令进省申饬，始尚桀骜不服；继令首府怡昌、委员李象昺提集全案人证，在署会同徐令覆审，徐令见刑仵、差役吐出实情，始无可置喙。是晚，徐令至李象昺寓，浼其关切。李告之曰："如尸有死伤，不难提棺覆验；如尸实无伤，不能顾友谊而故入重辟。"徐令对曰："伤实无也，肾囊之伤，皆张幕所为耳。"徐令知案已平反，必被劾参，遂乞彭咏莪学使书，谓徐令是伊至亲，能容则容，不能容则令谢病去。琦相又接山东陈中丞庆偕[①]书，浼其格外优容。琦相遂不深究，徐令亦乞病去。案完后，即将胡氏姑嫂脱去赭衣，交亲属领回。官既未参，刑仵、捕役等人亦未便深究。此案若非委员李象昺苦心研鞫，必致徐令纠缠固执；而徐令不过因办盗案处分，忍心害理，陷人凌迟重罪，存心尚可问乎？州县万不可靠，臬司真不易为也！

井研县解役押犯至省，赴督辕喊禀：资州牢头周鸣同等将伊吊拷诈赃，并称凡有入监人犯无不凌虐拷逼；资州吏目姜淳得赃纵容管监家人利资扶同等情。琦相派候补州郑安仁前往确查。牢头周鸣同，本系推跌其父身死、永远监禁人犯，在监年久，充作牢头，开设小押，重利滚剥，监门出入无禁。女犯入监，牢头逼奸，吏目姜淳访知不依，该犯馈送银二百金，姜淳遂不深究。人犯入监，周鸣同带同缓决犯人，将犯吊在柱上，用水桶盛水挂人背上，又令口吹溺壶，又用竹签拷打逼赃，赃不如数，

① 陈庆偕，字慈圃，浙江会稽人。道光十五年进士。官至山东巡抚。

拷逼不已；始则吊拷犯人，继则凡寄监过站人犯、差役无不吊拷者。姜淳得牢头规礼四十金，前后共得赃四百余两，姜淳家人亦得赃八十余两。井研差役押犯进省，寄监资州，牢头周鸣同等将犯、役一并吊拷勒赃，大受凌虐。井邑差役赴资州署内喊冤，州牧舒翼问知情由，将周鸣同提署责惩，欲于监内枷号。周鸣同遂令各犯鸣锣击鼓，放火焚监，幸即扑灭。舒牧不敢深究，遂将周鸣同释放。差役到省具控，委查得实，提省审办，周鸣同等三犯照原犯罪名，分别立决秋后，姜淳问以缳首，姜仆拟徒，舒翼失察降调。闻姜淳平素忤逆，不顾父母之养，今遭殊死，亦足见天理之昭彰也。

蜀省刑名繁重，甲于海内，州县意为轩轾者甚多。招解到省各案，以及按卯呈词，稍不经意，便生枝节。仁寿县令恒泰，以强奸重案，逼认和奸，若非提省在司亲鞫，几及山西阎思虎之案。其他如以仇杀为奸杀，以小匪为剧盗，装笼置卡，凌虐以死者不一而足。成绵道徐君青观察有壬，琦相恶其在省，排日每不请见，札令出省督捕，并清理卡务，周历成、绵、资州各属不半年，刑戮八十余人，并闻有重责二三千小板然后行刑者。闻署绵州李象昺说："刑法不得其平，颇有枉死者。"然耶否耶？其已决各犯概不咨司，不留案据。是时啯案充斥，琦相属其从严，故君青擅自诛戮。但能无枉，亦行乱用重之意。即用县张见田，刑法暴虐，果于杀人，署中江县事，为鬼捉去，展转床蓐，喃喃有词。死之后，妻孥流寓锦城，不能回贵州原籍。候补县李谔，前在省局问啯匪案，亦以刑求为能，后因欠司库款项，屡催不交，详参摘顶，勒限完交，罚亦轻矣，乃以刃自刺胸腹数处不死，复投井而死。候补县毛震寿在双流捉获啯匪，

吊拷刑求，所不待言，并闻因情节可恶者用镬煮之。国家无此典章，而酷吏任意惨虐，罗钳结网，不是过矣。余忝握刑权，其上闻者，断不容其残忍；其不申报者，亦复无从禁止。继室王夫人闻命盗案多，又闻署西鞭挞声，辄愀然不乐，日祝擢迁，盖恐蹈无心之过也。

八月，署理藩篆。司库款目轇轕者非一年，琦相到任后，奏请逐款盘查。同年陈勿斋士枚[①]性情拘执，于钱谷事不能了然，每详一案，琦相必驳。排日参见，讲论动辄数时，而意见龃龉，言词遂不能平静。勿斋颇觉难处，余亦无从进言，幸勿斋擢陕抚去，得脱是难。余莅任后，见所办稿案，本不清楚，势难踵行，因于藩署东花园设立清查局，派候补通判陆巩、候补县冯继曾总司其事；又派稿案熟悉书吏帅学孔等数人查卷清款。本衙门案卷不全，则于节署卷楼捡取，如再不全，则于外州府县搜查，必使没款系因何事，系在何年，一线到底，直至如今。库中应存若干，稽查库存数目相符，则此款可以无误，倘稿案尚有积存，而库储并无余项，则必究其因何事借动，提还归款，而眉目始清。竭半年昼夜之力，将数百款一并清厘，详请琦相盘查，据实奏咨，取具书吏甘结，存余行箧中以备稽查。委员酌予鼓励。

库存闲款两万余金，王西舶中丞[②]在藩任时不能约束子弟，遂将存库提去万余金，书吏得五千余金。后革书某赴院司迭控，琦相饬司查办，勿斋发交首府怡昌审问，俱以案关监守

---

① 陈士枚，字勿斋，山西平定州人。道光六年进士。官至陕西巡抚。

② 王兆琛，字西舶，山东福山人。嘉庆二十二年进士。官至山西巡抚。著有《陋堂书屋文集》。

自盗，罪名重大，不敢根究。余清查库款，又值前革书赴院催审，琦相严札行司，余派罗次垣刺史在藩署询问，遂得官吏互相染指各情，勒限书吏完交，俱已照数纳库。王西舶中丞处余即信知，并将书吏供词，及完交库款数目，一并抄寄，西舶得信，差弁黄守备送银八千两来川，信中犹作狡展语。余覆信云："书吏敢于诬官，罪在不赦，必须详奏彻究，方足以折服原告之心。"西舶得信大恐，来信认咎，尾项解清，案始完结，并附片奏明。

犍为县朱在东因案撤任，经后任查出亏短正杂款项九万余金。朱在东扬言，欲赴京具控，以历任将军院司道府俱有馈送，渠署有印簿可据。琦相以案情牵涉大员，无从下手，勿斋更畏葸莫措，迁延者几及半年。余谓琦相曰："日久变生，此案若不先参，将来转为挟制，以参后复控，究竟因参抵制，难保非事后捏饰。"琦相熟思数日，谓余曰："公言是也。"遂参之。摘顶勒限完交后，再恳恩施，措词极为平淡。然款目甚巨，断难完交。盐道吴我鸥观察①与朱令为同乡同年，在京即相熟悉，犍为鹾务为吴专管，朱令例外馈送，以联旧交；及事决裂，朱首先攻讦吴观察，观察大窘，舆马往拜，朱令出见，则头戴绣花白毡帽，身著绿绸皮袍，偃蹇榻上，观察大不能堪，然莫可如何。余将建昌道林树恒移调来省，将朱令行为告之，令其开导。林乃朱令本道，平素与朱令亦有交谊，是以不能置身事外。一日林道谓余曰："朱令欲求见，先生许之乎？"余曰："可。"及朱令来见，余询之曰："尔亏空正杂各款至九万余两，罪名甚重，反自以为有理，岂不亏空者转为无理乎？且余闻尔欲以陋规具控，

① 吴珩，字我鸥，安徽休宁人。道光十二年进士，官止于四川盐茶道。

有印簿可凭，印在汝手，随时皆可写簿；且汝之亏空并非因送陋规而起。汝穷奢极侈，无所不为，每日至申酉之交始行下榻，彻夜不眠，命案犯人自正月至冬月，未问一堂，民间词讼，一概高阁。署前贩卖熟食，及小经纪人，日落云集，通宵灯火不绝，邑人呼为鬼市。余能制汝死命，汝知之乎？”朱大恐长跪。余见其气慑，抚循数语，麾之出。余谓吴道曰：“此案非公莫能了也。”同人得朱令馈送者，虽不能照数退出，然不集腋成裘，终必铤而走险。于是廉将军敬出资六千两，潘木君八千两，王西舶八千两，林菊士三千两，嘉定府邵勤三千两。朱令又将在省所治房产抵五千两，后任担承若干，余则归我鸥观察独立任之，案乃结。结案后，琦相令首县恒裕、段煊来问曰：“朱令案结，例应开复，藩台已允之。”余曰：“州县亏空如是之多，尚畀以仓库钱粮乎？余意以佐贰降补足矣，若开复原官，则余未便画诺也。”琦相然之。奏出，而部咨未到，又以承审命案，逾限几及两年，遂革职。嘉定府邵勤亦以表率无方，且有别项案件，请以同知降补，归部选用。

向来委署章程，分别优缺、中缺。如遇优缺，即以酌委人员往署；如遇中缺，则归入轮委班次。勿斋方伯详请，凡遇苦缺、中下缺，则令酌委人员往署，优缺则归入轮委，琦相不加详察，批准照行。余视事后，首先详改，仍复旧章。所语酌委者，系因有劳绩，故以优缺酬之；若委以苦缺，则候补人员谁肯奋勉？至轮委人员，不过在省逐队趋公而已，按班委署，彼亦无词。遂提出优缺二十余属详归酌委人员，余俱归入轮委。琦相深服公允，而悔前此之误行批准也。奉批后，候补人员无不踊跃。

宝川局鼓铸制钱，每年十月开炉，二月停炉，其铜斤则由宁远府赴司请领价值，陆续运入省局，以资鼓铸。所铸钱文，搭放文职养廉、各役工食。奉行已久，百弊丛生，钱色既粗糙不堪，掷地又复破碎，市场交易俱不用官钱，于圜法大有关系。查鼓铸定例，铜六铅四，蜀省铜质素坚，何致入手辄碎？因访得炉头规费甚重，所领工本，不敷鼓铸，遂多搀黑铅，窃铜购卖，而钱法遂不可问。余详商琦相，告以弊端，欲定新章，先清积弊。因委天全州郭彬图专司其事，将各衙门陋规概行裁汰，如法鼓铸，亦不准每串再加重竹木牌，俾压斤两。宁远运来铜斤，色质有极低者，知府王者政①，系己丑同年，其人趋利如骛，地方屡次罢市，反以局员挑剔，书吏需索为词。余晓之曰："弊端在所不免，而铜质黝黑则余亲见，公如反谓赔累，即将铜斤运去，自行另售，余再委办铜斤何如？"王守始无他议。

蜀省打箭炉一带，既系土司地方，据土司甲木参龄庆禀知琦相，谓中瞻对野番工布朗结，欲将上下两瞻对概行吞并，又欲出扰查牙地方。查牙系通藏驿路，设被侵占，驿道梗阻。琦相札谕中瞻对退出所占上下两瞻对地界，不准出扰边疆。工布朗结不遵。琦相欲行军讨之，饬司筹款，委办粮台。余经理其事，俾军行不至匮乏。琦相统兵前进，督篆交成都将军裕公诚②署理。阅四月旋师，奏奉谕旨，赏加二级。是役也，同人以为工布朗结乃一野番耳，其是否出巢滋扰，则只凭土司一言，琦相遽然劳师糜饷者，因前在粤东主和，群议不洽，故欲耀扬

---

① 王者政，山东文登人，道光九年进士。

② 裕诚，字云台，满洲厢黄旗人，袭一等公。官至兵部尚书、成都将军、文华殿大学士，咸丰八年死，谥文端。

威武耳。究之工布朗结，并未亲出投诚，但令头人至营作归顺之词而已。余未躬在行间，琦相回，亦未便深问。

本年江潮泛涨，重庆府朝天关，有水几数十丈，夏秋登舟者至关口即可解缆，为向来所未有。一日据报，关口江潮陡落十几丈，余大惊曰："湖北江南，成泽国矣！"未几，阅邸钞，湖北武昌城外，江潮几与城平。唐子方方伯来函，云住居城上，亲散饼饵，而淹没田庐，不知凡几？接南中家信，金陵、仪征一带居民皆架木栖止，余家天安桥宅亦复水深数尺。哀鸿遍野，百姓其鱼。奉旨各官捐助振济，余捐廉五千两，汇交苏州藩库，恩赏加五级，纪录二次。

己酉五十岁（道光二十九年 1849 年）

二月，吴仲畇①前辈到，余仍回臬司任。

蜀中啯匪几成痼疾，而贼目倡引穷黎助势抢劫，得赃分给伙犯，不过数百文，并有百余文者，及团众、官兵围拿，贼目早已遁去，窝家代为掩藏，而拿获到案者皆余犯也，予以骈诛，情殊可闵。余严拿首盗，轻治胁从。年来购线踊缉，煞费访查，拿获首犯不一而足，地方幸得安静。一日见山长李西瓯②前辈问之曰："近闻啯匪消息如何？"李拊掌大笑曰："余久不闻此二字矣！"余疑其面作诳语，及问杨海梁通侯暨宋雨人③同年，皆如此说。而百姓亦无上控被劫勒赎等案，或者稍有成

---

① 吴振棫，字仲畇，号毅甫、再翁，浙江钱塘人。嘉庆十九年进士。官至云贵总督，著有《养吉斋丛录》等。

② 李惺，字常惺，号伯子，又号西瓯，四川垫江人。嘉庆二十二年进士。官至右中允，著有《西瓯全集》。

③ 宋炳垣，字雨人，浙江乌程人。道光九年进士。

效欤？

清查库款奏出，琦相接军机大臣字寄："奉旨查问，陈士枚在四川藩司任内能否胜任？"琦相覆奏："陈某办事勇往，非不力求振作，而才质执钝，书吏弊端不能查察。据臣所见，陈某盖受制于人，而不能制人者也；否则清款一案，如张某者，何以遽能勾稽厘剔，甫半年而一律清理"等语。此系密奏，例不行司。一日，琦相于靴掖中出稿相示，余逊谢不遑。琦相曰："年来察足下器识才具，近今督、抚恐不多人。"余闻之，更深惶恐。因思此奏，琦相本可不必相示，更不必面加赞语，犹有见好属员之意。其时川北道胡兴仁①在座，窃闻斯语，不觉色变。胡素狡诈，双目偷视，盖忮刻人也，后遂与余不相洽。然琦相知己之感，不敢忘。

三月二十九日，余五十生辰，僚属家人，欲送戏称觞，余峻却之。寿礼概行屏绝，惟将制成寿屏留存而已。余兼考、兼慈俱在乡里，不能来署受拜，余何以自庆耶？且年已五旬，功业未就，读书仕官，无异常人，自顾头颅，业经斑白，殊可愧也！

犍为盐商王职员之子某，年十八岁，在塾将同学幼子某戳毙，尸亲具控，案无佐证。盐商又于院司叠控，分辨子冤。监禁数年，不能定谳。或告余曰："盐商之子，文弱无杀人状。"余阅卷后，委候补县盛朝辅悉心研鞫，且属曰："此案生死出入甚大，汝无躁心尝之，余必亲审也。"半月后，盛令将全案人证带司，余邀同在司审案委员详讯，始得其奸杀各情：先是幼子就傅王盐商家，年甫十三岁，与凶犯同屋居住，师亦在屋。塾楼三间，东则凶犯居住，西则犯弟所住。是日塾师归，凶犯持美

① 胡兴仁，字恕堂，湖南保靖人。拔贡，官至浙江巡抚。

人画一幅在榻前指示幼子曰："美人白晰，与汝相似。"幼子知其戏己，相与口角。凶犯探幼子被，以手摸其臀，因幼子撑拒，并抠伤其谷道。幼子跃起，跣足下床，乃大呼曰："我往诉五大爷去！"五大爷者，王盐商也。凶犯惧不能阻，顺手以书桌上裁纸尖刀吓刺幼子腹，倒地立毙。犯弟闻声逼视，惊愕无措，凶犯曰："汝无计相帮，仍自睡去！"犯弟见凶犯形声猛恶，即扃户自睡。凶犯入内室告其母，母至审视，埋怨不置，乃命婢桂秋埽涤地上血污。凶犯与工人将尸抬至后门外半里许，弃之深潭中。给工人银二百两，属勿声张。翌日，幼尸浮起，乡保赴县禀报，验有伤痕，苦无凶犯可问。尸兄具控，谓其弟本宿王盐商家，何以死于潭内？且身有刀伤，必王氏害也。王盐商叠控于院，以幼子实于是日回家，难保非失足落水，至伤痕则诿为不知。王盐商之岳，本犍邑老猾，惯走衙门，遂以重贿勾通书役，道路扬言，以幼子非王某所害，摇惑问官，案不能定。提省审办，又不能决。盛令将其弟开导，又责手板数十，严讯之曰："汝与凶犯对屋而居，岂无闻见？"其弟被逼至再，遂呼凶犯之名曰："我不耐受责，为汝隐瞒杀人事也。"又提婢女桂香并抬尸工人研讯，供词如绘，遂置凶犯于法。

仁寿县王骡子，本武生之子。年二十一岁，素性流荡。同村有嫠妇范氏，佃田居耕，家只幼子，年甫十七，媳年相若。嫠妇外出耘田，幼媳守室，王骡子路过其门，入室戏谑，为范媳唾骂，喧嚷而散。嫠妇归，投田主告知前情，欲与王武生评理。邻人劝慰，以奸既未成，王武生横霸乡曲，争之恐不能胜。嫠妇心是其言，事遂寝息。越数日，王骡子纠约匪棍彭姓，并嘉定府革役某等共五人，于二更后扣范氏门借火，范氏以夜深，

家无火种回复，坚不开门。王骡子复令彭匪叩门，呼曰："我乃前村苏头，夜走至此被雨，求借斗笠，明晨奉还。"盖前村固有县差苏姓在也。范氏信之，令其子拔闩出视，即被彭匪五人揪按绳缚，置门外水田中。其子大呼，范氏闻声起救，即被彭匪等用刀刺伤左腋，倒地呼号。王骡子入室，灯觅其媳，其媳惧伏床下，拖之出，掖至榻上，一人强按之，王骡子遂跃其上而奸焉，群匪又刀劈其柜，顺掠其布袄衣裤，并钱数百文而遁。其时天将辨色，走至场，遇华阳巡役盘诘，群匪遂以所掠衣服钱文分给县役，刀棒亦为所留，役纵之去。次早，范氏央族人赴县具控。署县恒泰，不加审察，将抱告重责，锁押溺桶旁。族人不能堪，群役横加婪索，将其身所带碎银二两攫去，押令具息，以范氏素与王骡子有奸。范氏冤愤莫伸，赴司具控，余即提审。恒泰知事败露，乃捏禀琦相，以仁寿民风刁诈，上控者半属子虚，此案实系和奸，并非强逼等情。琦相以案经司提，饬即解审。余督同候补令李长龄、丁云章反复推勘，廉得其情。令王骡子亲书供招，并提犯父王武生、仁寿诈赃衙役及华阳巡役到案，四面环质，无可隐藏。恒泰闻之，连夜进省长跪余前，面如死灰，涕泪横流曰："大人与卑职叔祖同官素契，大人即卑职祖辈也。"余闻其言卑鄙，让之起，复揖之出。所谓叔祖者，乃西安崇荷卿观察也。案定，王骡子问以大辟，群匪流徒有差。成都将军裕芸台上公署总督事，一日谓余曰："王骡子案，公不将恒泰劾参，可谓纵奸？"余对之曰："案定后，署理藩篆，由川北道胡兴仁招解，余不能为改也。"胡意在袒恒，欲翻前案，奈因供情确凿，又恐范氏复控，故未敢耳。

德阳、汉州、罗江诸州县，素称盗薮，包庇者多。一日，德

阳令盛昺申报，有邑民范仕义家，被剧盗巨三卖武掳赎，带兵役往拿，拒捕杀差。琦相欲派兵往剿，余曰："盗已逸去，何必徒劳军旅？龙茂道徐君青同年，前办啯匪，刑戮甚重，地方颇畏之，不如仍委前去。"琦相是之。余谓游击张定川曰："德阳有巨家大院、林家大院向称逋逃薮。公等到彼详查，如贼多于民，余即带兵前来剿洗；倘民多于贼，未便玉石俱焚。"张定川如言晓谕，院民遂将巨三卖武捆献，并伙盗数人，皆就地正法。又令盛昺编查保甲，实力奉行，凡窝匪者同坐，族邻不举发者并治之，地方遂得安静。

余大喉咙，重庆剧盗，党与甚多，水陆劫案如鳞，纵横十余年，官不能治；赃动辄盈千累万，百姓具控，亦不过批饬严拿而已。候补道王师道署嘉定府事，手书招之。余盗亦复书于王，而抢劫如故。余密嘱计捡，不动声色，竟为长宁县李卿谷所获，解审论如法，而江面遂靖。旋调李卿谷金堂县，以奖其勤能。

四边猓夷出没，最为民害，而马边厅尤甚。猓夷并无伎俩，所用强弓毒矢，中人必死，然二十步外即无准；其余如竹枪、块石更不足道。惟藏匿深山，出没无定，掳人入山，配以蛮妇，使为耕种，久之所掳人，性与夷同，乐为驱使。生子白骨，不似真夷之黑骨也，亦或展转售卖，莫知其乡。夷类甚多，汉人概呼之为猡猡耳。守边弁兵，颇与交通，每年由司筹给四厅经费数千金，为赏夷差出巡用，武弁以此项为陋规，而逼迫文员不容稍缓，署四厅者，深以为苦。猓夷一二十人，弁兵数千人莫敢撄其锋；甚至一夷可杀健丁数人，驱之如牛羊，莫敢抗拒，岂非天意耶！前此叠次用兵，无非虚糜国帑，冒取首功，其

实未见一夷，未发一矢，以欺罔了事。边民反被滋扰，文武藉作升阶，故用兵开销一百八十余万，而未戮一人，殊可笑也。嘉定守俞文诏据报，猓夷出巢，被兵役追杀数十人，尸为抢去。余令以后如仍前捏报尸为抢去，必加严参；务将尸骨解省验明，实是黑骨，方算真仗。从此遂无杀𫏋夷匪之案。一日，边民来司具控，又联名赴院呈诉，琦相札发审讯，并饬核议。余即提诸边民问曰："若大兵往捕，汝等能保必见贼乎？"对曰："叠次兴兵，未见一贼，不过虚放枪炮，以示声威而已。"余又问曰："大兵至边，山路歧杂，一望皆深山老林，不见天日，汝等能为我作向导乎？"对曰："梁山地方三千余里，四通八达，不知其乡，民等不知路径。且猓夷性如鸟兽，身穿毡片，腰系口粮，挟强弓毒矢，藏匿老林中。老林者，自开辟以来，大树具在，参天蔽日，数十人不能合抱；树长绿苔，拖至地辄长数十丈；林中积叶深数十尺，瘴雨蛮烟，触人即死，汉兵断不能耐，无论交锋矣？"余又问曰："贼无长技，汝等聚集一堡，各制火器，贼来抵御，自可无虞。"对曰："民等并非土著，乃东西南北之人，来居此山，耕无粮之地，藉以糊口，安得同心戮力，守望相助耶？且前次设立团练，公保练总经理其事，后团中有一人出队，为贼所害，尸属负尸至团总家，滋闹不已，涉讼多年，团首遂大受其累，是以团练既散之后，再无议及此者。"余曰："诸说皆不能行，尔欲以国家军旅，为尔等守门户乎？是则难矣！"夫猓夷犬羊之性，劫掠为生，伺隙而动，兵至则归，兵归即出，所谓极意以疲之，多方以弊之是也。然则猓夷遂无治法乎？余则曰："何尝无治法，乃无治人也。马边四厅，各有防兵，果能带兵者洁己自持，勤于操练，已足稍壮声威。一遇寇警，存城将备，带兵

追剿，贼来则剿，贼去则归，不必深入，用以逸待劳，反客为主之计。其各村居民须劝谕筑碉建堡，共相守卫，不得专恃有兵以为捍御。至通贼之歇家，销赃之兵役，查明严治，以绝其媒。其备弁与贼通者，如卓秉乾、刘三魁、徐步云虽经严参而苦无实据，不足以折服其心，焉能置诸重典！”后闻徐梅桥制军[①]欲杀之，亦空言恫喝耳！向来提督每年住省半年，住边半年，后竟永住省城，藉图安逸；似应仍复旧制，亦不得轻调省兵，冒功糜饷，无益边防。

川省游民极多，每每三五成群，在集场滋事，被拴至署，装以木笼，名目不一，或曰坐笼，或曰站笼，断其水食，一日而毙。在情真罪当者，亦当按律惩办，明正典刑；倘地方官喜怒任情，已不免残伤民命；甚至乡保、团众捆送至官，官又不察，但凭单词，不容分诉，立毙其命，更恐上干天和。州县习以为常，各上司恬不为怪，余严禁之，恐未必即能丕革也，是有望于后之来者。

讳盗最为虐政，既为民患，又长盗风。二十五年，简州一属劫案至三百余起之多，皆未通报，此简州牧濮瑗亲为余言者。是时献山相国[②]督蜀，专务粉饰，属吏仰体上意，率多讳匿，是以盗贼充斥，生民涂炭。余详定章程，通饬各属，凡民间具禀盗案，地方官限于三日内先用夹单禀明院司，分饬通缉。余接禀后，如有情重赃多者，立刻委员分驰帮捕，给以奖励；并有密禀琦相札饬将备前往剿缉者详奏，如拿获要犯，亦予以议叙。

---

① 徐泽醇，字梅桥，汉军正兰旗人，官至四川总督。咸丰八年卒，谥恭勤。子徐桐。

② 即宝兴，见 91 页注①。

前此武营并无缉捕保举，至是一体办理。

向在闽省防堵，见漳州委员所铸铁炮，不但膛口不与炮口吻合，火门亦不端正，彼时幸未用耳，用则炸裂无疑。蜀省有匠名邱林者，铸造大铜炮一千七百斤者一尊，小者重百余斤、数百斤十余尊，皆精致无瑕。匠头邱林，皆老于铸炮者也，年七十余，率子侄世其业。其法先作炮心，极坚极细之泥糊于木上，层层浇裹；又包以炭末加以灰土，其灰色白，不知何物，密不示人，炮心晒干，无些微不平匀处。然后支灶二区，以紫铜板溶化如水，略投以铅，带铜流走，挖巨坑将炮心植立于下，上留小口，将铜汁迸灌，俟小孔溢出，即不再灌。三日后，从土将炮起出，用铁通条将炮心泥沙拨剔净尽，膛内光匀圆滑，再开火门；凡开火门，总宜在药后，便不后坐。炮成，试之有准。大炮省城不能点放，舁至灌县，觅宽闲处燃之，亦有准。

查勘秋审，是年亦无出入，余盖三阅秋谳矣。每次俱七八百起，情实百余起，为各直省所未有。

各属盗案，近因整顿，不敢讳匿，而缉捕则有能有不能。余谕各属州县先查明境内，共计若干村堡，四至毗连何处，各场堡责令乡保场头，随时稽察，遇有形迹可疑之人，盘诘送官，究追来历；一遇报案，场头先同坐场差役，跟踪先去，县中接禀，立刻派干捕给以盘费，星飞前往；一面轻骑减从，亲诣履勘。平日四至了然胸中，派捕追贼，当往何处，心中便有主宰。勘毕，再行加差。无论是盗是贼，总须缉捕，若待报勘后，是盗是窃方出捕票，盗已不知所之矣。各属依吾法者，案必破获，否则徒被吏议耳。盖缉捕非强干之吏不能，其大端在于信赏必罚。

州县贤愚不齐，仁寿令刘钧贻，因县内连报劫案，司中督捕甚急，刘令遂将盗犯十五人解省，皆极口呼冤。余谓盗犯到堂鲜不抵赖，希图免脱，及邻境拿获正盗，起获真赃，所供皆无此十五人名；且十五人彼此不相识，盗亦不识此十五人。余大骇诧，札调刘令来省亲审，提群盗环质，刘令俯首无词，盖为捕役所愚弄也。其昏庸尚可恕，不料老羞成怒，竟将此发回之十五人概行监毙，是则有心为恶矣，予以撤任不足蔽辜。此外如犍为令段荣恩、金堂令李希邺、南川令赵旭初，皆以非盗为盗，余万不敢迁就属员，草菅人命。

救生不救死之说，乃劣幕邪说，最足造孽。凶徒漏网，死者含冤，犷悍之夫，益无忌惮。余谓斗杀，乃一时之忿，彼此互殴，未知谁死，代为开脱，情法无妨；至谋杀等案，有何可矜？曲法徇之，独不念死者之冤耶！办理盗案，更须持平，若辈强梁，法所不宥，乃办案者入室搜赃，不过三二人，而把风接赃，转有七八人，断然无此情理。余过堂时，反复诘问，竟有县中详为把风，而盗犯供为入室者。发审后，则知县中故为开脱，并非盗供狡展；更有以已死之犯为盗首，已获之犯为把风，未获之犯为入室，诡弊甚多。在州县规避处分，不过自顾考成，而盗贼纵横，关系国家治乱。余通饬各属，以后审办盗案，把风、瞭望人数不准多于入室搜赃。余屡诘群盗，佥云：我等各拼性命，岂容在外分赃？盖无人不入室也。更有捕役被比严急，每拷掠窃贼逼认为盗首，或卖嘱乞丐，作为把风接赃。余犯希冀了案，过堂时稍不经意，遂至滥杀无辜。捕役存心，原与盗贼无异；州县忍于为此，其心尚可问耶？至审办命案，尤以落膝初供为要紧。犯人致人死命，自以为必应抵偿，无所瞻

顾，一经收监，则牢头、禁卒教串供词，真情反隐，转觉费手。是以地方老吏相验回署，立提凶犯，讯问启衅根由并下手情形，得其大概，然后收监，次日覆讯一堂，便可定局。至尸格伤痕，轻重多少，关系秋审实缓，填写既定，万无更移。每见初报时呈送尸格伤痕，及解勘时，与初报不同，札饬登复，则曰书吏误写，殊不知尸格系朱笔填写，岂书吏敢用朱笔耶？又曰在场时人声嘈杂，喝报未清，岂相验者不亲视尸伤，但凭喝报耶？捏词饰后，屡被申饬，州县吏治，幕友笔墨，可以想见。

秋审并不难办，固须条规例案娴熟，尤在定案时预为秋审地步。每定一案，即办一秋审，小看如果实缓不定，即于此时斟酌妥善，免致临时为难。大抵案情实者，断不可夹杂活动话头；案情缓者，亦不可搀入狠戾字面。自己确有所凭，部中亦无计挑剔。四川秋审部费，向例给以六百金，部书于五六月间专人将秋审实缓底折送署，守取部费，司中不与交通，皆在省佐杂，有部办出身者网罗其事，彼即于中取利。然寄来折底不足为凭。两年来部定为缓，而余定为实者六起；部定为实，而余改为缓者亦数起。幕友孙绍堂、李鹤舫皆在司多年，刑名老练，余与二君商酌出语情节，毫无推敲，真所谓南山可移，此狱不可动也。后奉部复，一起未改。署中有老吏孙姓，年将九十，看秋审几五十年，最为稳洽，若辈中亦不可谓无人。

科场积弊，各省皆有，琦相欲行清理。余曰："得一好提调便可肃清。"琦相遂派川北道胡兴仁经理场务，胡大高兴，乃于川北道署中，传调皂役人等来省伺候，沿途滋扰，吴仲畇方伯大非之。余请于琦相曰："科场拥挤，半系成、华两县人居多，一人入场，则父兄亲族送考者辄数十人，好强恃力，必不相让，

而名次在先者反不得入。可否仿照江南成法，先数日大张告示，晓谕士子，定以时刻，某时点某府，排列明白，非此府者即不来，漏点者，俟一府点清，逐县补点，不准搀越。栅外先立大旗，大书某府、某县，一县点毕，另换一旗，众目共知，无须争先恐后。省城两县，留在最后，更可安静。凡送考人，不准入栅，多派武员把守，不遵者锁拿。若果行之，必然鱼贯而入。”琦相曰：“甚善！”谕令行，果无拥挤之患。至酉正三刻，即已扃门，此乃少穆先生章程也。琦与林仇敌，余故说江南旧章，而不言林，是以踵行。胡道在场，颇作威福，又挑斥主试题目，大为琦相申斥；揭晓公宴，又欲坐于省道上，琦相不能坚其说。仲畇方伯对曰：“场事已毕，胡道不得僭首道也。”琦相是之。胡大扫兴。

四川民情浮动，买卖地亩，几同儿戏，每有朝为售主，夕作买户者。地方官沾润税契银两，以肥身家，数日无契请印，州县提粮差追比，是以茶坊酒肆，每讲论田土，差役必从中百计怂恿，甚而讲论未定，差役即报官勒税，稍涉辩争，即押入卡房，其风由来久矣。

官将去任，减价勒税，名曰“放炮”。繁剧地方，放炮一次，可得万金，或五七千金不等。官累重者，日放谣言，云将去任，减价催税；差役又遍乡里传知，百姓贪图小利，纷纷投税。其实并无去任之说，名为“太平炮”。又有新官甫经到任，亦减价催税，名曰“倒炮”。相沿日久，虽与例不甚相符，究比横索民财，犹为善取，上司可不必问也。川北道胡兴仁，见州县所入甚巨，而于节寿陋规以外，不能别有将顺，来函属司示禁。余大笑曰：“陋规可登公牍乎？”道中遂于所属处谕禁，而州县不

遵，百姓亦不遵，其取辱也宜矣。胡道貌为朴诚，居心狡险，知琦善与献山相国、少穆制军不睦，每在琦相前痛诋二公以谀之，琦相深喜其言，颇为称许，加以保荐。余排日侍坐，察其形声，私计曰，此倾险小人也，琦相信之，必受其累。

立王氏为正室。侍余已十六年，爱兰儿如己出，抚诸婢妾尚不苛刻。家无内政，不能统属，故立之。

八月十三日，接到部咨：七月十五日奉旨补授黔藩。二十六日交卸，迎摺北上。眷属移住玉纱街公馆。

九月初七日自蜀起程，沿途阴雨连绵，行至陕西岐山县，奉到朱批："著来见。"二十八日大雪，自咸阳至西安，二鼓始抵省，司道在粮道署公请。旧燕重来，林亭如昔。

十月，至山西寿阳县，外舅黄怀谷先生留住署中，款洽三日。黄夫人去世已十年，宿草空庭，能无悲感！终宵不克成寐，因思夫人来归十数载，始则寄处母家，继则同居京邸；余时供职词馆，禄入常不给，今幸饘粥稍丰，而夫人已埋香黄土，缘浅福薄，恨不向月下老人而详询之。

十一月初三日，在园奉三无私殿召对。上问曰："尔几时由四川起身？"对曰："九月初三日。"上曰："沿途年岁、民情、地方是否安静？"对曰："不但各省皆收成丰稔，且已早得大雪，麦苗滋润，来年可庆有秋。"上曰："四川地方近年啯匪比前如何？"对曰："自琦善到任，缉捕甚严，情真罪当者立予正法，是以匪徒敛迹，道路乂安。臣思蜀人浮动，吏治宜严，自诸葛亮、严武、张咏皆一代名臣，镇蜀俱尚严厉，至今脍炙人口。"上曰："岂但治蜀宜严，他省亦复宜严，严尚办不动，况宽纵乎？"又曰："汝看四川总督谁为最好？远年者汝固不知，我亦不复记

得。"余不知圣意所在，未敢遽对。上曰："我看莫如琦善，其人绝顶聪明，封疆年久，何事未曾办过！"余对曰："诚如圣谕。"又曰："汝看我如此用他，他能不出力么？"对曰："琦善蒙皇上弃瑕录用，每对臣等感激天恩至于涕零。"上曰："汝看裕诚如何？"对曰："中正和平。"上曰："我嫌他太软。现在琦善调任甘督，汝知之否？"对曰："昨到京始知。"上曰："即如现在四川总督无人可署，不派裕诚又派谁去？大约整顿未能，亦未必敢坏地方公事？"对曰："臣看其人，俱能持正。"上曰："裕诚我同他最熟，不但在内廷行走多年，他是过去的孝慎皇后哥哥，却非同母。"上曰："汝明日再递牌子。"对曰："是。"

初四日五鼓，复诣宫门伺候。上曰："去年琦善打野番中瞻对，因何而起？"对曰："中瞻对素称桀骜，嘉庆年间，酋长罗卜七力滋事，经前督臣长明①带兵往讨，未能得手，事亦中止，夷亦骄悍。后罗卜七力死，其子工布朗结年稚，数年遂得安静。近工布朗结与德楞格野番结为婚姻，并吞邻境。上年打箭炉土司甲木参龄庆具禀琦善，言工布朗结欲往巴塘、里塘一带复仇寻衅，恐梗阻入藏驿路等情。琦善谕禁不遵，遂定计往讨。派松潘、龙茂各土兵为向导，直抵夷寨。工布朗结震慑其威，投诚归命，琦善亦即班师。"上曰："琦善去了几个月，共支用兵饷若干，是谁人承办粮台？"对曰"琦善来回几及四月，共支过饷需十一万有零，前路随营粮台系委员滚运，后路督办粮台系臣总办。"上曰："汝署藩司多少日子？"对曰："六个月零。"上曰："清查库款，是汝办的么？"对曰："升任藩司陈士枚

① 长明为常明之误，满洲镶红旗人。官至陕甘总督。嘉庆二十二年卒，谥襄恪。

未曾办完，臣到任后，接手查办。”上曰：“四川库存，尚有若干？”对曰：“臣交卸时，尚存一百三十余万，近不知尚存多少？”上曰：“每年地赋，足供本省支销否？”对曰：“四川系受拨省份，每年广东尚有协饷，以供西藏防兵之用。”上曰：“四川省城存城兵共有若干？”对曰：“四川省军、督、提、城四标，约共三千余名，其零数不能记忆。”上曰：“省城米粮足支民食否？”对曰：“成都十六属，全恃都江堰水灌溉，从无荒歉，所谓沃野千里者是也。四川本鱼米之乡，不但本省民食充足，并且接济两湖、江南，民间生计不甚艰难，惟游手好闲者太多，是以地方易于滋事。”上曰：“游民何以如是之多？”对曰：“四川水陆通衢，陆路由陕西、甘肃自宁羌州入蜀；水路由湖北宜昌至重庆、夔州入蜀。来往商旅，无论舟车，皆雇觅纤夫，负绳牵挽，盘旋而上，至蜀则纤夫无用，若辈到处无家，无资回籍，下水船只，不雇纤夫，流落异乡，群居为匪，是以每次办一啯匪大案，胁从者半属游民。”上曰：“然则如何？”对曰：“除有犯必惩，遇案严拿之外，别无他法；惟在地方文武缉捕勤能，若辈尚有所忌惮。”上曰：“四川吏治如何，官员是否勤能？”对曰：“州县中人才出色者少，循分供职者多，全在上司提倡。”上曰：“汝明日再递牌子。”对曰：“是。”

初五日五鼓，诣宫门伺候。上曰：“我放汝贵州藩司，贵州地丁有限，库款无多，汝不要任听属员闹出亏空来要紧。我看外官不比京官，外官确有政迹可考，因循振作，来往摺奏，我总看得出来。理财固为藩司专政，而察吏尤为当务之急，地方得人而治。汝读书明理，何待多言？第用人不可预存成见，登仕籍者只四样，满、汉、科甲、捐班而已，何途没有人才？我最

不放心者是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我既说捐班不好,何以又准开捐?”上拍手叹息曰:“无奈经费无所出,部臣既经奏准,伊等请训时,何能叫他不去,岂不是骗人么?”对曰:“皇上不得已之苦衷,海内臣工,无不深悉;且皇上克勤克俭,即准捐资,亦不过为地方黎民计耳!”上曰:“汝等受国家重恩,做如此大官,尚不肯为国家分谤么?汝等一经奏到,或勒休,或送部引见,我断没有不依的;汝诸事持正持平,伊等亦闻而生畏。”对曰:“臣到任后,随事留心察看,如捐纳人员实有下不去者,臣必与抚臣商量具奏,断不敢见好属员,反坏地方公事。”上曰:“督、抚固是封疆大吏,两司一省有几个,尚不是封疆大吏么?巡抚固不可不听,亦不可尽听,汝遇事总要自己拿定主意,方不是随声附和。”对曰:“臣分内事不敢推诿,臣分外事亦不敢擅专。”上曰:“我不是叫汝天天同巡抚打架拌嘴,汝总要揆情度理,巡抚言是则遵之,言不是则不遵。”对曰:“臣谨领圣训,不激不随,总期于公事有益。”上曰:“我今日叫汝做藩司,是要汝作好督、抚,汝不可自暴自弃。”余叩首曰:“臣不敢辜负天恩。”上曰:“我今无可再说,即再见几面亦是如此。汝赶紧收拾起身去罢,明日不必进来。”余对曰:“是。”上曰:“察吏要紧,他不多嘱。”又对曰:“谨遵圣训。”遂跪安出。

十一月十五日出京,家眷安置蜀省,定计由蜀入黔。闻黔道崎岖,资斧甚巨。凡书画稿案,以及陈设各物,皆分赠同人,以便节省旅费。途中冒雪冲风,大感寒疾,急思回蜀就医。

十二月初七日,至西安省城,同人挽留一日,初九日由西安起程,行至昭化县大木树地方,接陕西长安县姜申璠来禀,

云已调任甘肃。其时逼近岁除，只得至成都度岁。二十七日抵蜀省，接静庵中堂①行知，恭录上谕："饬赴新任，无庸来京请训。钦此。"

岁序匆匆，劳人草草，暂憩数日，又取道东行。命家人陈贵带大侄全官赴京就姻。两侄姻事皆京中所定，大全系王秋卿② 同年之侄婿，二全岳家则晏同甫③ 太守也。两全年纪已大，早该完婚，大兄必欲俟两全入学后方准成家，耽阁迁延，遂至数载，幸两全俱先后入泮。余属王夫人将两全夫妇衣服、首饰照样制备二分，无参差稍异；又支出银一千两以为盘费喜事之用，了余一番首尾。

在蜀暂住，又值岁晏，公事概不与闻。成都县郭志融、华阳县李卿谷皆余任内所调来，与余商曰："新制军徐梅桥欲遍查保甲，无处下手。"余曰："此地流民太多，如能遍查清楚，亦是弭乱之道。每日清晨城门启后，四门进城者不下二万人，皆身无寸缕，入城营趁，为人扛抬负重、扫地拾秽以资口食。日落城门将闭，此二万人不容在城居住，概逐出城，并无一定栖止，或庙檐，或坟圹、水边、桥下、堠馆、邮亭，纷纷皆是；或今日宿于东门外古宇危阑，至明日又宿于西门外茶棚酒社，籍贯既不可考，姓氏亦未必真，收管无人，听其自为生活。此等情形，何不向制军言之？"郭、李二公曰："制军令在必行。"余曰："此非余所能知者。今欲遍查，须立定章程，断无予智自雄，遂能办事之理。"郭、李二公又曰："承调来省，原思上图升阶，不料

① 即琦善。

② 王桂，字秋卿，江苏甘泉人。道光九年进士。

③ 晏端书，字彤甫，号云巢，江苏仪徵人。道光十八年进士。官至左都副御史、署两广总督。

制军到任，诸事焕然一新。年下两县摊派供应，每人应出七千余金。署中绣花门帘七百余条，无论其他矣！”

嘉定府俞文诏，因犍为猓匪出巢，几为所困，制军又操切之，哭诉于余。余慰之曰：“汝将地图贼势面呈制军，请示堵御之方，不可词涉推诿，至其中妙用，则在汝自为之矣。”俞本广东茶商子，由刑部司员捐纳知府，选授今职，应酬一道最为优长，未几而相得甚欢矣。俞文诏初至四川，颇虑琦相扣留在省。余因杜云巢昆仲① 之托，邀至署中，随同问案。及琦相由中瞻对回，问新来俞守如何？余曰：“人甚聪明，再加历练，当是美材。”琦相曰：“既然可造，即令赴任。”俞文诏深感之，既认世交，又愿列门下。

庚戌五十一岁（道光三十年 1850 年）

定期正月初十日携眷赴甘。初六日闻皇太后驾崩信，即日素服摘冠缨。余由宁羌州大安驿南行，走白马关一带，过鸟鼠同穴山；一路山高站大，无客店，无公馆，不通驿站，偶有差事过境，地方多借民居预备，虽暂时打扫，总觉芜秽不治。余因路近数站，故挈数仆独由此道，而令眷属人等，顺西安驿路东来。

二月初一日，行至陇西县，接琦相专函，惊悉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五中摧裂。去年在园殿召见，仰瞻圣容，颇觉丰满，声音亦极洪亮。其时闻圣躬稍有不适，未料其遽舍臣民而归天上也。过西安府，朱丹木② 同年为臬司，私谓余曰：“明年元旦

① 杜翻，字云巢、筠巢，杜受田子，杜翰弟，山东滨洲人。道光十五年进士。官至吏部右侍郎。

② 朱蘐，字丹木，云南石屏州人。道光九年进士。官至陕西布政使。

日食，大是不祥，稽诸方策，往往相同。”余驳之曰：“天道难知，安得有印板文字，君真食古不化者也！”今竟应其言，可见天象之预示矣。余一介书生，自通籍后，仰蒙特简，恩施稠叠，追念二十余年豢养深恩，不觉涕泗横流，不能自已。长途枯坐舆中，形神几丧。

初八日至兰省接事，次日跪接先帝遗诏，随琦相至万寿宫开读，朝夕哭临，缟素视事。二十五日，朝服至东郊外，随琦相跪接今上登极喜诏，宣读如仪。

眷属行至泾州，兰儿重感寒疾，来信告知，至三月初，始平安进署。

甘肃清查案，上年办理未能核实。劣幕孙洁清高下其手，一事两歧者甚多。革员陈昌言讦告前总督布彦泰[①]案，牵扯清查不公，钦差寿阳尚书祁春浦先生[②]，会同琦相奏结，请旨另赏限期，将清查概行覆核，夹片奏请钦派明干藩司来甘司事，蒙恩调余甘肃者。据寿阳尚书云：“琦相之所请也，却未指出姓名，而圣心默喻矣。”

余钱谷非所素习，既蒙恩命责令核实钩稽，自当倍加详慎。查甘肃致亏之由，大率从生息摊捐而起。生息者，或以道府库存粮价，或以封借银两，或以仓粮捏造霉变，减价粜卖，收银发商生息，弥补仓库亏短摊销者。各州县亏短正杂库储仓款，交卸后不能按数交出；或系接前任漏卮，又不甘心独认；或私累本重，挪用无归；或地耗钱粮，民间只肯交钱，按照向来

① 布彦泰，字子谦，颜扎氏，满洲正黄旗人。荫生。官至陕甘总督。

② 祁寯藻，字叔颖、淳甫，号春圃，山西寿阳人。嘉庆十九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同治五年卒，谥文端。

数目，近年银价日昂，易银解司，不免赔贴。在任时东挪西补，苟且支持，一遇去官，底里毕见，禀求道府立案，不分正署，按月流摊归款。如果核实，则官项终归有著，乃各属于详定应摊者，在任时分厘不交，去官时又将自己亏短，并入前任已摊案内，复详道府并案流摊；更有原详本系三年五年者，今再展为十年八年，展转套搭，不知伊于胡底？前此瑚瞻如①、恩朴庵②两制军办清查时，皆未能实力截止，是以迁流至今，亏数愈巨。余思既要核实，非先将生息、摊销两弊剔除，截清款目，虽查犹不查也。乃移行道府就近稽查，不使丝毫隐匿。如清查后仍有亏短，则是各道府随同扶饰，咎无可辞。遂将截止缘由，先行详奏，奉旨："该部知道。"

此次清查办法：如生息截至本年为止，不足之息著落原亏之员追缴；摊销不足之数，酌提二成养廉弥补；其已征未报及实亏者，严立限期，分限追缴。如一人有实亏而又有追赔，俟实亏交清再起追赔之项。实亏者，分别银数多寡，先予降革留任处分，停其升转，追赔未定处分。

共查出实亏银十六万八千二百五十余两；著赔银四十六万七千六百七十余两；生息弥补银十一万一千六百余两，钱七万五千四百余串；摊销各案银三万六千三百四十余两，钱七百余串，粮二千一百石；归入捐廉弥补银十二万八千八百余两，钱四千二百三十余串；已征未报银十七万五千九百余两，粮三万八千一百余石，草十九万八千一百余束。除陆续完交

① 瑚瞻如即瑚松额，满洲正黄旗人。官至陕甘总督。道光二十七年卒，谥果毅。

② 恩朴庵即恩特亨额，蒙古正红旗人。官至陕甘总督。

司库并府库以及实存无亏外，实应著追银、粮、草束合价共银十九万一百余两。计此次覆办清查所造生息、摊销、实亏、著赔四项，与上年之案皆不符合。

清查案据甚多，已饬承照抄一份存在家中，以备查考。此次清查，系凭各道府督率后任，逐股查出，司中毫无删改，有后任及本管道府印结可凭，清查局吏韦承庆、陈泉州亦有甘结，异日如有藉口者，定将道府及接查之州县严参，司中概不任咎，已附片奏明。

现在仓粮实数，亦系凭道府结报，并移行道府亲往盘查，倘再有亏短，除将该州县从重治罪，并将各该管道府照徇庇例议处，仍责令独赔，以儆扶饰，附片奏明。

道光二十四年，邓嶰筠先生在甘肃藩司任内，办理开垦，意在见长；又误听委员丁元淼邪说，妄行详报：查出开垦地亩一万八千余顷，番贡地四万一千余段，共应征银一万七千余两，粮二万三千余石。其实并无其地，民间受累无穷，地方官枉得钱粮处分。琦相意在请豁，余力怂恿具奏。奏稟屡易，俱不合式。一日排参时，余谓琦相曰："何不以应诏求言为题，更觉光明正大。"琦相将奏稿交下，余代为点定誊发。余又首先倡捐，其各属公捐银二千两以为部费，恐部中书吏挑剔也。奏上，特旨俞允。

琦相裁汰老兵，系为整顿营务起见。固原提督成玉，本来不得兵心，又因裁汰老兵必欲招募乡兵，不令兵家子弟挑补，合营大哗，共赴教场齐队，提署遂寂无一人。巡捕解劝，众兵谓其袒庇，力将须发拔去。兵固骄矣，其齐队者亦不过张皇声势耳；平庆泾道范懋德闻之大恐，亲赴教场向众兵磕头求散；

众兵不从，范道又具印结交队目执持，保其再不裁汰，众兵始退。消息传至省城，琦相派副将特克慎往查，调范道进省。范道自以为功劳甚大，欲照军功例奏保花翎，及见，琦相大不得意，往往怒形于色。上年范道初选来甘，即有廷寄，交布制军察看，旨意有“看其人甚平常，难胜道员之任”等语。布任未办，移交琦相，而琦相又因寿阳相国之托，欲其自行引退，藉以复奏，属余致意范道。余与古渔廉访[①]略示其意，范自夸功绩，并无退志，转求余与古渔说项保奏。数日后，余等回复难行，范衔恨次骨，只好听之而已。范系西贾，由通判部曹，层递叠捐，性情乖谬，目不识丁，声音笑貌，不堪向迩；闻所延幕友，乃系失馆游民，兼作讼师，无人延请，范道以为至宝，奉之如神。

督藩到任，向委道府盘查所属仓粮，余到任照案移行。范懋德盘查至静宁等属，跟役人等大肆需索，范又挑斥供张，不遂其意，乃用五百里马递公文讦告。会宁、静宁州驿马不足，咨明臬台核办，经古渔廉访会详，将范并静宁州张若敬等一并撤省审办，并由静相奏明，以防狡展。

发商生息，为累帑病民之最甚者。不肖州县，捏禀该管道府，以接收前任仓粮中有霉变，或一万石，或两万、三五万石不等，必须减价出粜。道府为其蒙蔽者有之，明知曲纵者有之，批准减粜，发商生息，其实粮并未霉变也。部价每石一两，如请以二万石出粜，只须以七八千金发商生息，余归私橐。后之来者，又详道府，将所收息银，不填前亏，反又添出霉变粮石，

---

① 明谊，字古渔，蒙古正黄旗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时任甘肃臬司。官至乌里雅苏台将军。

一并生息。道府既批准于前，不敢驳斥于后。设有持正道府，不如所请，州县辄扬言曰道府收我节寿陋规，不为我弥缝罅漏，我之馈送究从何来？道府受其挟制，不得不曲意相从。又有丧心州县，将发商本银，一概提用，银粮两失。其中承领各商逃亡，故绝无从著追者，又复不少。道府与州县，猫鼠同眠，或贪图常例之外，小有应酬，将库存粮价，私行借给；甚有此县所存粮价，通融发给彼县者，变幻离奇，不可思议。

西路一带，仓粮出陈易新，大为民害。仓粮本不干洁，百姓断不愿领。地方官刑驱势迫，勒令具领，百姓无奈，赴县等候。开仓发给，斗斛已多克扣，又搀杂秕稗丑粮，以足其数。每村派领若干，有加无已。无力者，责令富民保之，秋成后加息还仓，往往二石新粮，不足交一石旧谷。及至仓粮收数已足，则又改折征收，民重受困。近来百姓亦渐知出易系州县利薮，不尽为国家仓储，刁悍乡农，拖延不纳，粮差又得花户规费，捏为逃亡，情甘受比。此风永当禁绝，以苏民困。余深知弊端，详请奏革。

水旱偏灾，出借籽口，是国家爱民之仁，所谓青黄不接，普赐春祺是也。州县领银后，捏造诡名清册，送司备查，司书向有成规，不加挑剔，是以多年出借籽口之项，交纳者不及百分之一；即或州县稍邮民艰，间有实发者，又多系书吏冒领，不能实惠及民。余昔在山西即稔知此弊，今来甘省，情事相同，遂严行禁止，不准出借籽口，以重帑项，而杜官贪。明春无庸出借，已经详明具奏矣。

西宁一带，野番滋扰已久，河南黑帐，近来愈多。甘、凉、肃、西四府，不堪其虐，马厂孳生马匹，抢掠几空。提镇将备，

无非粉饰，居民被害，报案如鳞。前次虽迭次查办，而番贼窝巢，如柯柯乌苏、额尔贡等处地方，从未有履其地者，不过虚縻帑项，捏报首功而已。是以贼胆愈大，视官兵如儿戏。加以熟番汉奸，蒙、回部落，从而勾结，竟至侵扰甘凉大道。设换班大员为其惊扰；新疆饷需被其抢劫，尚复成何事体？余三月至甘，静相即有剿办贼番之意，终日在教场练兵，不回节署，亦不与人相商。余以事非所管，未便诘问。至奉札筹饷运粮，而事始彰明较著。

七月半，奏委余代办院署事，札尾粘抄奏稿，内称"酌带官兵千二百员名，巡查边卡，遇贼剿办"等语。余与明古渔廉访晋谒琦相，以番贼肆虐，法所必诛，惟出没无常，闻风即遁，脱令劳师远袭，不见一贼而还，何以陈诸奏章，开销兵饷，事宜慎重，请再详思。琦相闻我辈言语光明，无词驳斥，而行期已定，前队早已起程，势难中止。嗣闻兵到柯柯乌苏，贼已逸去，追至马庆雪山而已。回兵时将雍沙番帐洗荡，捉获冬都鲁五十七人，派西宁道文桂解省，札委两司文道确审。

十月初，西宁道文桂将人犯解交臬司衙门，其时古渔因案晋京，署臬事者乃巩秦阶道朱其镇也。朱号九山，浙江人，与余为己丑同年友，在词垣时共笔砚数载；及放甘肃道缺，余在西安粮道任，助其路费四百金。余来甘省，九山以老病不支，欲进一阶以为归计，恰臬司出缺，遂函商琦相委令署事。又委庆阳府步际桐①署兰州府事，步亦己丑同年也。文道将犯解交，朱九山邀余查点人数，按照西宁来供，令通事马图逐名传问。

① 步际桐，字唐封，号香南，直隶枣强人。道光九年进士。官至甘肃兰州知府署兰州盐茶道。

据马图云:“供无翻异。”次日,臬司会委署首府步际桐等,在臬署逐日研鞫,其如何讯问,委员从未赴藩司衙门回过。余因案系刑名,乃臬司专政,且有臬司亲自督审,余不便过问。至十月杪,供招已定,臬司又邀余并文道过堂,犯供虽不知所作何语,而察其形色似非勉强。此后营县解到抢劫案据,皆系首府与臬司及委员核对者,余一概不知。上详后,琦相过堂。次日,谓余等曰:“供词切实可靠,诛之足以放心。”

是役也,琦相以青海办事大臣哈勒吉那①养痈贻患,既不能镇慑番匪,令早回巢,又不能查察汉奸,无令勾结,且青海衙门书役、通事人等多与贼通,希图坐地分赃。琦相到西宁,遂不约同哈勒吉那剿办,及至事毕,又不联衔,直视哈如赘疣。哈心大恐,受人愚弄,遂劾琦相“滥杀良番,恐开边衅”。上三次令琦相明白回奏。反复疏陈,并劾哈勒吉那“素不识字,惮于用心,所管本署通丁,半通番匪;境内歇家窝贼,概不饬查;蒙古约束不严,又不能善为钤制”等情。奏入,而上心终不释然。是时上初御极,广开言路,大小臣工,各欲见好。琦相屡被参劾,列款诬诋,非情非理,竟敢妄陈。琦相晦运将临,番匪幸逃诛灭,此其中有天数存焉!

诏饬各省督、抚举劾,余以不材,承琦相列入荐章,坚辞数次,不允所请,奉旨赴京陛见。时因琦相剿办贼番,并黄跨洼黑城子未回,又清查经手尚未完复,不克交卸。恭值覃恩,余祖考妣嗣父例有封典外,请将本身妻室封典貤赠本生考妣。长子兆兰遵旨,恩荫入监读书,时年甫八龄,但详请咨部注册,并咨江苏本籍而已。

① 哈勒吉那,官至乌里雅苏台将军。

诏令各直省督、抚、两司条奏，陕西常方伯南陔夫子切函来询，有何嘉谋入告？京中关切者，亦有书来询问。余思我等外吏，非京卿言官可比，既不便条陈别省阙遗，更不便条陈京城利弊；别省及京城贤能极多，何劳我辈饶舌？至本省地方利弊，身任兹土，随时可办，何须奏渎圣聪，自显才能，希图迁擢？是以决计不上条陈。且国家大事，识力不到，不敢妄言，毛举细故，徒贻笑柄耳！

十一月廿八日，接吏部咨，蒙恩调任河南。将经手未完公事赶紧了结，于腊月八日交卸，十七日递摺北上。计来甘肃十阅月也。

藩署无未完事件。本任经理库款从无长支滥借，取具各该承甘结详院存案，并带一分备查。清查名册详底俱已另造一分，带存行箧。

接署藩篆者，系西宁道文桂。余眷属仍住署中，俟新任李吉臣①来，再为搬让。

春间由蜀赴甘，系走南路白马关，此番由东路行走，可觇六盘风景。途次接到请觐批摺，奉旨："著来见。"

除夕前一日，行抵邠州，接到军机字寄，奉旨前往山西，会同孙毓溎②，查办现任陕西臬司多慧③前在山西太原府、冀宁道任内纳贿营私，并兆抚军那苏图④徇隐各情一案。是夕照

---

① 李嘉端，字吉臣，号铁梅，顺天大兴人。道光九年进士。官至安徽巡抚。

② 孙毓溎，字犀源，号梧江，山东济宁人。道光二十四年进士。官至山西、浙江按察使。

③ 多慧，满洲正白旗人。曾任山西、陕西按察使。官至哈密、西宁办事大臣。

④ 兆那苏图，满洲厢黄旗人。官至山西巡抚。

抄一分，次日派家人专送至晋，属孙廉访调卷传人，以便会审。

长寿县度岁，公寓甚小，主人赵挺之极俗，不足与语。长途辛苦，至起鼓时即酣睡矣。

辛亥五十二岁（咸丰元年1851年）

早起焚香，登舆就道，至申初，即抵乾州驿馆。

初二日抵咸阳，将接奉谕旨，并知会晋臬原由，先行奏复。初三日抵西安省，次日，诗舲中丞① 邀饮。初五日雇觅车辆起程赴晋。闻陕西盐道崇纶，并多慧连日派家人至晋省弥缝。余过介休，令黄令将多慧交代卷包封送省。兆抚派戈什巡捕等人来接，窥探消息，余沿途一字不提。二十日至太原省，院司等在官厅相见，兆随余至贡院拜会，已知字寄所云矣。余思非军机章京传递消息，即孙廉访预先告知。兆意属余消弥，余以事关重大，多慧声名狼藉，且不知案据若何？碍难曲徇。兆大不悦，但云："多慧因我保举，认为师生，其身累甚重，倘有疏失，何以为生？"余亦笑而不答。兆在陕西汉中道任，与余为同官，升福建臬司时不能起身，借余千金而去，且有兰谱之谊。其人粗识字义，沉湎于酒，性情偏谬，寸善俱无。

二十二日调查清查案据，皆系多慧一手经理，卖缺弥亏，确有案据。不问人才之贤愚，但论出资之多寡，百弊丛生，不成政体。前介休县多瑞，因案降调时，曾将收获地丁万余金席卷而去。后任详明冀宁道姜枚〔梅〕，分十六年流摊。姜枚〔梅〕利其馈送，如详批准，乃后任并不摊出，不过纸上空谈。多慧

---

① 张祥河，字诗舲，江苏娄县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同治元年卒，谥温和。

办理清查，故为掩饰，以致挪新掩旧，挖补日多，库款仓储，几至糜烂。余请将多瑞亏项交出免议。

孟春亭者，乃放利债之人，多慧在潞安府时，即与交往，及调首府，升任冀宁道，交情益密，调查帐簿，交涉多年，并有馈送礼物来往帐据。原奏所称孟春亭包解钱粮，与多慧结拜等事，未必无因。提讯孟春亭坚不吐实，未便刑求，只好如题完结。太原府延志，又将许多案据一概藏匿，无从根追，即行奏结。

余入晋境，即函致孙梧江廉访转致首县，一切供张，概行裁汰。到省，余将跟从人等，悉锁内署，每日米盐零杂，油烛蔬薪之类，皆令把门伺候人役诣市平买，随即发价，有每日领价帐条为凭，不染一丝一粟。案结后，府县呈送门包，余延见府县，当面退还。蒋濂生方伯① 与司道等来拜送行，蒋曰："有一句不中听的话奉申，不知准达台听否？"余曰："诸公雅意，实感于心，惟此番奉谕来办斯案，系因便道晋京，故奉斯命，非同在京人员专为审案而来者可比；昨已承惠煤数石，米一石，已足见东道主人厚意，何敢复有他望？至所云语不中听，则亦可不说矣。"山西省派候补府二员：一系袁严龄②，与余为己丑同年；一系陈开第③，乃陈子鹤大寇同族。二公虽备职委员，而提问各州县及孟春亭皆系亲审，摺奏系余主稿核定，令家人牟文在住屋缮写，外间无从窥伺。犹恨孙梧江为两般人。

〔编者按：原稿缺佚五十二至五十四岁。〕

---

① 蒋霞远，字濂孙(生)，汉军厢蓝旗人。道光十五年进士。官至贵州巡抚。
② 袁严龄，江西南昌人，道光九年进士。
③ 陈开第，江西崇仁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

带四川勇张继武，系沧州人，湖北佐杂。一日大醉，踉跄入营，谓余曰："欠我勇粮，为何不给？"余曰："连日实在支绌，已请大帅筹款，一俟饷到，立刻匀散。"张继武曰："这却不能。"余见其横眉直目，满脸凶狠，因笑曰："饷如有存，何肯勒捐，致令足下为难？今惟有赶紧筹办而已。"张继武遂出言不逊，余更不便计较，反和颜相对，以免行凶。张曰："现在算帐，尚积欠一月。"余曰："马守未曾将支发帐目交来，是以不知截止日期，容俟问明马守，饷到找支可耳！"张继武破口大骂，跳跃而去。余运气悖晦，触处皆遭横逆，惟有忍耐顺受，唾面自干。第通计满、汉各营，以及带勇者不下数十人，若每日皆如此罗唣，等不到交卸，必有祸乱。因到胜帅① 帐内，禀明情形。胜帅大怒，令戈什将张继武锁来。余即在胜帐等候。少顷，张继武到，胜曰："尔敢闹我粮台？"令即摘顶听候参办。余谓张继武曰："粮台无饷，大帅所知。尔到帐房，余并未说不发饷。尔瞋目大骂，出言无赖，是何道理？"张继武曰："我是骂马文铎，并非敢骂大人。"胜呼叱出去。次日，四川勇目数人来营赔礼，言："带勇官得罪大人，皆我等不是。"余笑曰："张继武系为公事，无所谓开罪也；即或顶撞，亦与诸位无干。"勇目曰："张继武在粮台所领，皆系库平，所放皆系京平，有时易钱支放，还要吃众人个头。"余笑曰："此不关粮台事，未便与闻。"勇目曰："我们必要告他！"余曰："更非粮台所管。"

在庙工招勇时，讷相派外委哈万邦带督标兵十名来营教练，又发给木戳，以昭信守，并咨军机存案。余遭事后，将木

---

① 胜保，字克斋，苏完瓜尔佳氏。满洲厢白旗人。历任侍郎、都统。同治二年，赐自尽。

戳截角，咨司查销，又备文移知中协，令哈万邦带兵归营。桂良[1]不知，札提弁兵，措词狠戾，余即移中军转禀。未经奉札之先，已令回伍，并未敢私留一兵。后哈万邦等到省概行降革，迁怒及于弁兵，闻之殊抱不安！该弁兵等，栉沐数月，因余受累，带兵官松年，亦复参革。天津道张起鹓[2]，于腊月十七日接管。余将平余银两四百五十两，并支剩银两、印领帐据，派高墨园、方元仲送交张道查对；又将支剩什物，派委员许忠逐件交付。余详明胜帅，以余代办粮台为日甚暂，其帐据一切，俱已委员交清，将来报销即由张道一手经理，余系奉旨不准管理，难以出名详咨。胜帅当即批准。

乾、嘉年间，总理粮台者，或赚十数万及数十万不等，然转眼成空，子孙绝灭。其时粮饷充足，天理尚不能容；今粮饷百计筹画，或捐自民间，无非敲筋击髓，若复从中侵渔，必有显报。余只一子，尚望其能续芸香，焉肯为丧心昧良事耶？且守正不阿，在营必招怨怼，欲不拂人意，非浮开谎账，不能报销；一经破败，则自家性命相关，愚者以为利薮，智者以为火坑。今仰荷圣恩，得以交卸，其有造于微臣者大矣。

天津勇率多无赖，私斗则勇，杀贼则怯。其时盐政文谦[3]、天津道张起鹓、天津府钱炘和[4]，轮流管带，距城二三里即不肯前进，只好作饰观耳。而文谦胆尤情薄，更不敢前。朝议以

---

① 桂良，字燕山，满洲正红旗人。官至直隶总督、兵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同治元年卒，谥文端。

② 张起鹓，字子班，甘肃古浪人。监生。道光二十七年由保定知府升天津督饷道。

③ 文谦，阿哈觉罗氏，满洲镶黄旗人。官至直隶布政使、内务府大臣。

④ 钱炘和，字香士，云南昆明人，道光十五年进士。官至直隶布政使。

津勇果敢，责胜帅妒才不用。胜帅派人管带，各将官俱以津勇万不足恃，恐致贻误。胜帅遂将津勇千六百人自行统带，于十八日五鼓分派已定，并将小队四百人亦派于东面迎敌，盖自恃有千六百人，足以抵御。余督宣化队在西面，德贝子① 坐于营外土埂上，不敢前往，戈什哈执械侍立。天将明，贼摇旗呐喊而来，津勇千六百人并未交仗，回头狂奔。胜帅在马上拔佩刀拦之曰："不用害怕，有我在此！"津勇四散奔走，竟无一人在队者。余在西边，见贼势犷悍，宣化兵三百名已为贼裹，因回明胜帅派吉林、黑龙江马队二百名救应，贼始不敢逞，宣化兵转得小胜。津勇逃奔既尽，胜帅只剩数骑相随，贼大伙麕至，胜勒马回走，然犹于马上屡次回骂，贼亦跟踪而来。过小桥，下马地坐，连开五炮，贼追稍缓。各队兵勇见贼追胜，俱于贼后抄裹，小队四百人亦横冲贼队，存营马步队陆续而来，周勉民② 属余将新到兵二百五十名一并带往，杀声动地，遂得大胜。是役也，我辈皆履危境，而胜帅尤险，自此津勇无人敢带矣。

天津民风浮动，闲人极多，大半以娼赌为事，俗名混混子，招为乡勇，不过贪图口粮，借勇名以肆其攘夺耳，恃为干城，鲜有不败。晚间，在胜帐，余谓胜曰："公为三军主，不在匹夫血气之勇。今日公左右仅数人，设贼知我虚实，倾巢穷追，我等尚有遗类乎？此非所以重国家事也。"胜曰："然。"乃传总兵孔广顺，于各营兵勇队内挑奋勇队八百名，以为亲兵。

余揣贼在独流，必乘隙北窜，一经窜出，兵勇即日严追，而粮台累重，必难跟踪。州县残破不完，百姓逃亡已尽，若任兵

---

① 德贝子即德勒克色楞，时在胜保营帮办军务。

② 周士镗，字勉民。时以知府衔在胜营办文案。

勇寻村掠食，有误追剿。因查营中尚存白面几及十万斤，又买牛肉数千斤，煮熟揉碎，拌入面中，借民间巨锅数十口，昼夜炒干，色微黄，用白布口袋装好，每袋三斤，拟拔营时每兵各给一袋，以为行粮。余年老，面食不能克化，磨白米数升炒熟拌糖；家人但令炒面，不用牛肉。

有献技者：作风筝一个，上包硝磺二斤，乘风放入贼营，火信然著，硝磺突发，可烧贼帐，试之虽能乘风送上，不能有准。胜帅令即照办，并送数十枚至庆云舫营，迄无效验。

有献挡牌策者：用三寸厚木板一大块，宽五尺，高六尺，上包铁叶，中留枪炮眼，后用四兵以两小木推行。余看戚南塘①《纪效新书》所造狼筅已觉笨重。今此挡牌，较狼筅更重，恐临阵摧铎，无济于用。设有败挫，兵必弃之而奔，徒为贼有。后推于队上，亦不见效。然排墙而进，可安民心。

崇地山太守②捐造炮台，令海张五承办。海张五者，海姓之庖奴也，因天津城守功，已给五品翎顶。崇地山天津盐务，系海张五经理，故特委之。台成，设五城永固炮二尊，五千、八千斤炮三尊，派将备环守，昼夜轰击，贼益匿不出巢。余每日上队，未见贼踪，而黑烟内起，恐贼有遁情矣。

余等皆住船上，亦间住帐房。风沙飞腾，不能开目，同人恐贼夜间袭营，余曰："逆虽盗贼，究亦人也，官兵眯目，彼独不迷乎？但须辨风之顺逆耳。"清晨遍地霜花，皆作戈矛形。余谓石湫卿曰："此兵象也，天示兆矣，可无惧耶！"

① 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山东蓬莱人。明代抗倭名将、军事家，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书。

② 崇厚，字地山，满洲镶黄旗人。道光二十九年举人。时任天津知府。官至兵部侍郎署直隶总督。

除夕舟中度岁，约同乡方元仲、石澂公等数人到船共饮。客散后，余吟坡翁舟中度岁诗："多系骑镫不嫌客，孤舟一夜苦相依。"

甲寅五十五岁(咸丰四年1854年)

营中元旦，向不走贺。李采卿招降贼中药总制萧桂芳、小头目林姓等七人，胜帅派余与采卿询问，意在勾降逆目，或令为内应，乃竟不行。胜帅奏明，各给顶戴，以羁縻之。

初十日，贼由独流窜出，自静海而逸，经侍卫蕴秀①及将军瑞昌②营。乍闻贼逸，尚不知所往何途？但传说沿途焚掠甚惨。胜帅由独流，僧王③由王庆坨分道追赶，天寒地冻，踏冰而行。余行李用驼负载，坐以肩舆，走至深黑至王家口，遍觅无安身处。有破庙一区，正屋已为强而有力者占踞，但有旧厨房两小间，煮饭即在坑头，家人皆就地铺草而卧。

次日黎明，蓐食率众前进。天气严寒，贼尸遍野，系为僧王马队追戮。晚至大城，借寓绅民家，与崇地山同寓。县令系广东人，叫嚣无人状。是晚兵勇争娼，在署前互斗，令不能禁。经过各镇集，凡贼所过者，皆疮痍满目，逃亡殆尽。自上年腊月至本年正月十三日，皆密雾浓阴，不见天日。

十四日行抵大营，贼已踞舒镇各庄，屡战辄胜。大帅派余与崇雨舲方伯④在九村扎营。蕴检之侍卫谓余曰："九村逼贼

---

① 蕴秀，字检之；满洲正白旗人。

② 瑞昌，字云阁，满洲镶黄旗人。官至杭州将军。同治元年卒，谥忠壮。

③ 僧格林沁，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旗人。官至都统、参赞大臣、封亲王。同治四年在山东曹州吴家店被捻军击毙，谥忠亲王。

④ 崇恩，字仰之，号雨舲，满洲正红旗人。官至山东巡抚。

太近，其地甚险。”余到村相度地势，将枣树尽伐，即于场基安营。崇雨舲在余营，后双就园副都统① 带马队三百余人，亦依附两营之间。

余信知粮台张起鹓，乞拨夫数十名，来营筑墙挖濠以为捍卫。九村距贼巢新庄不过二里，声息相通，设无濠墙，何以御之？无如粮台膜视，催逼至再，拨给十余人应役。胜帅即来余营看兵，余令德顺② 带队合操，声势联络，胜阅毕至营，云：“枪炮尚可去得，但不娴熟耳！”令双成将马队扎一营。余谓双曰：“公无墙无濠，恐未可移营，不如稍缓数日，俟濠墙齐备，再移未晚。”双年七十，浙江驻防，强作风雅，军旅之事竟不知之。余在西安粮道任，曾与同官，老奸巨猾，精于牟利，无他能也。

二十七日夜，余巡墙未毕，据把总王正来禀曰：“贼来营矣。”赶紧提刀出视，见西南隅无数火弹抛入营中，传令开放枪炮。其时练勇尚有抬枪百余杆，小枪百余杆，一齐施放。崇营亦相助声势，一面飞骑至胜帅处乞援。相持一时许，见东北双成营火起，杀声大作。余持刀立营门中，不准一兵一勇妄动，恐贼声东击西，但派戈什数人往探。少顷，双成狼狈来营。知营已被劫，杀毙满兵，抢掳马匹，至四更向尽，贼始回巢。崇雨舲曰：“我等今日之难，永无相忘。”双成扶掖至余榻共卧。胜营派副将吴璋来营云：“已派吉林马队二百名来援。”余曰：“可回谕诸公，贼去已久。”差探援兵于二里外即不肯进，间壁宣化营坐视不救，设非努力死拒，吾属为囚虏矣。带兵德顺，际此危急，竟不出户，而乘马已备，意在先奔耳。次日，双成检点营

① 双成，字就园，佟佳氏。满洲正蓝旗人。官至西安副都统。

② 德顺，蒙古正红旗人。官至密云副都统。

马，已失三百余匹，满兵死者百余人。两军相对，孰不思逞？乃双成合营，解衣酣卧，并不防备，其被杀者皆裸体。双成捏言拒敌坠马，磕伤腰腿，营总亦求遮饰。余与崇雨舲往见胜帅，言昨日守御情形。胜曰："闻枪炮声甚绵密，知必得手。"余曰："贼巢逼近，剩勇无多，尚乞添兵以为前敌。"胜曰："我此时兵不敷派，二公暂且回营，随后再说。"崇雨舲退谓余曰："既不与以重兵，又复处之危地，是死我也！"绘图进呈，云崇、张二营，距新庄贼营三里许。崇曰："君观此图，尚有良心否？我等与贼密迩不足二里，乃云三里许耶？"余曰："此不足为较，惟兵单敌近，昼夜不能休息，可为奈何？"后因双成营马数缺，满兵死者太多，请摘去双成顶戴，而于我之竟夜鏖战，杀贼多名，竟不提及。是夜濠外冰上血迹模糊成片，贼毙不少，天明查捡，尸已失去，贼意不欲示弱也。

胜帅性喜逢迎，所保举者，必须恳求方允。我等在营数月，虽知其情性，然不欲以干求免罪。见文案周勉民太守，说及夜间劫营情形凶险。周与胜扎营在王家庄，距九村尚有五里，是夜胜营见东南火光烛天，杀声大作，探马传报张营已为贼劫，关切者为余太息！胜营诸帐，空壁欲逃，胜与孔广顺拔刀立营门，兵始未遁。相距五里者，几不自持，而身当其艰者竟无寸奖，能无叹耶？

余思乞兵不许，而守御为难，因信知营务处崇地山太守，请将余前此带来铜炮十尊、铁炮数尊内拨给三四尊以资急需。旋据回复，炮已分散，仅送来小炮二尊，只可作传更用耳。

京来二等侍卫布克慎，带京营兵五百名，胜帅令到余营请问扎营处所？余知京兵素以口舌见长，断不为吾所用，因令于

吾营右屯扎。二月初一日，胜帅传令派余与崇雨舲各出七分队，会同正定营、通永营，攻打新庄，五更蓐食。德顺百般刁难，始肯出队。余与雨舲在后督阵。舒镇贼众，齐赴新庄援救，两军相交，彼此或前或却。余见相持渐久，贼势将懈，乃谓崇曰："公何不令山东兵向前助之？"崇虽令传，而兵仍于里外坚立。余计无所出，乃密令委员驰禀胜帅，请派将指令督军。胜令至队，山东兵始移步数丈，而抵死不进矣。至午初，帅传令收队。余查练勇阵亡二人，受伤六七人；阵斩伪师帅一名，伪旅帅一名，器械若干件。报明胜帅，奏奉明谕。而余发遣罪名，胜帅仍未请释也。

胜传令至营，如有奋勇同往攻舒镇者，令即送大营验看。余营有应募者四名，询之皆天津口音，练勇皆长垣、祥符两县人，何以夹杂天津人在内？盖勇无好人，多半游惰，因额勇逃去，队目即以他处闲人补之。但既告奋勇，只合送入大营，而心知其必不中用。戈什有天津人杨保安、马得镳皆素识其人为绺窃积匪，并无真正伎俩。胜帅验后，各给以皂衣、虎头帽回营，令于明早五鼓赴大营。又派余七分队随后接应。至日中撤队，并未得手，奋勇亦未示罚。军令非严不可，如令出如同儿戏，何以齐众？胜帅每悬赏传谕各营，令有胆力者出具军令状，及撤队并不问具状者。推其意，恐失兵勇心，然令不能行，何必责状？四川勇具军令状者甚多，彼等早明胜意，知其断不杀也。

九村东偏尚有数村，妇女潜逃，男子嗜利通贼。有卖酒人来营禀告，九村某与贼引路，酒人亲见。当将通贼者送营，经胜帅派审戮之；一面令带兵勇将东偏数村悉行烧毁，树林砍

伐，贼于是无耳目矣。

贼巢晚间高悬红灯，是晚贼必出扰，其悬灯者恐迷归路也。余于村屋高处又起瞭台，派兵昼夜瞭望，贼出巢所向何方，一目了然，营中即预为之备。忽数日不闻贼柝声，仍有鸡犬声。初十日，派奋勇往探，归云："贼未退逸。"余登高远瞩，不见烟火，心窃疑之；又派奋勇往探，始知其大伙已窜，但余零星小匪耳。余亲往察看，捉获余匪十数名，病足者数名，发交尹绍烈收审。贼以枣林为鹿寨，厚几三丈，高亦如之，寨内挑濠二道，搭板以通出入，向外围墙并无门户。贼与官军接战，由窦出入，墙中遍开炮眼，支架枪炮。恐人攻击，所开炮眼，见方约四、五尺，而眼形邪斜，外间枪炮子断不能入。又环墙高立更楼，居中守望。其无城处则造木城，所谓木城者，砍伐树段或民间门窗桌椅之类，绳缚泥糊，成之甚易，攻之甚难。余料理清楚，至胜营早已寂然。贼窜何处，尚未定准，只好随沿途兵勇向河间一带行走。沿途并无旅寓，亦无米面可买，惟寻觅村庄，暂行栖宿。练勇多系步队，赶站颇难，至十四日到阜城，贼已将城外焚掠，踞城自固。阜城北关为粮食会集之所，贼搬运入城，势益鸱张。

余所带练勇，死伤逃亡者甚多。当日招集时，原大费心力，到营后，余既不得志，而所带之勇，亦不为人所重，侍卫恭钰见之，必加挑剔，并有径行诛戮，死不当罪者。恭钰，乃琦龄之子，静庵相国之侄也。琦龄在甘肃为州县，视仓库如私家物，亏空累累，一切过端罪案，擢发难数。恭钰在京流荡，继于本族松侯为嗣，得荫为旗员，投营自效。始则跟随纪尚书，继则跟随达洪阿，现又归入胜营，借带勇为名，无非为侵渔之计。

随营至人村庄，掳掠甚于盗贼；其把守临清河时，凡客商经过，指为奸细，将货车行囊，概行留下，干没入己，军中呼为“公道大王”。后与所带勇争娼，因探地道，遂为勇所毙，而胜帅以阵亡入告给叙，冒滥极矣。

丰县、金乡，来粤逆大股，号称三十万，所过城邑，莫不摧破。山东一带，人心汹汹。若两逆合股，其势更大。廷寄令胜带兵迎剿，而以阜城所踞之贼，专交僧王统剿。先派将军善禄①，带马步四千名先往，胜与德贝子分起而进。贼于三月初二日已到临清，善禄绕道避之。初五日，贼攻州南门将陷，寄琴兄投井殉节。崇雨舲带兵在城内协防，闻警由北门而去。幸南门未破，寄琴获救得生。善禄随营委员张、鲁二员，并为贼害。张乃安徽举人，鲁乃未入流也。余系胜营委员，只得随往。文案营务及带兵勇各员，地方官尚有照应，余罢斥者，不敢望人周旋，每每寻一住宿所，辄为人夺去。抵临清后，附近一带，皆为强有力者所占，因于距大营三里外之小庄栖止，派戈什哈陈占魁等二名，缒城至寄琴处通意，并派兵帮守。寄琴为余设榻署斋，余未果去。连日出队，贼伏不出，即有交战，亦不能取胜。十二日，四路进攻，将州城北面贼巢贼庄攻破，而东西南三面之城，仍被贼围。余谓崇雨舲曰：“北面贼围既解，何不商之胜帅，派将移营至州城北屯扎，令州中将北门打开，以通出入？门外有大营屯扎，奸细亦不致混入。设贼攻破南门，我即由北门进兵，贼知兵入，断不敢踞，此策似是活路。闻城内居住者几十余万人，屋宇不足，继以席棚，桥孔庙门，略无隙地，城中薪米，恐难存活众人。”

---

① 善禄，图伯特氏，蒙古正白旗人。官至绥远将军。

先是寄琴兄招集武士十余人，夸张其词。寄兄并令其子随诸武士学习拳棒，又招募乡勇数百人，令武士管带。城外村民以及各镇商贾，皆以州城如泰山之靠，捆载襁负，络绎而来。寄琴素得民心，又善拊循，故州属人民有将辎重运入城者，有将妇稚寄交亲族者，自正月至二月昼夜不息。寄琴见民归如市，不准官眷搬出城外，以摇惑人心；又将四门用土填塞，城门加以铁索，牢不可开，亦决意为死守计。而南门于初五日将陷，以后幸而获全，城内居民，尚无去志。今北面已无贼踪，正可启放北门，使内外相通，而贼不敢逞。崇雨舲时已升山东巡抚，因张石卿中丞①为胜帅所劾，发往军台。胜帅气焰甚张，军务事向不肯听人言。崇雨舲不敢进说，乃谓余曰："善将军老猾，焉肯移营逼贼，说亦枉然。"余曰："此为军务大局而言，不尽为城中百姓及寄琴计也。"崇竟不说。余自被斥留营，既无官职，诸事万不敢出头，恐其再招他祸，况胜帅予智自雄，焉能俯纳，群贤无非势利，谁肯相推，余惟缄默而已。可惜吾谋不用也。

十四日四鼓，余在枣园破屋中，闻崩塌之声，墙壁震动，出户南望，略见火光，旋闻杀声鼎沸，飞骑至前营探问，知州城业经攻陷。余肝肠寸裂，俯首浩叹！天明后，狂风大作，骤雨一阵。胜帅亦带队回营，束手无策。但闻城中惨杀声，城内四面皆起黑烟。少顷，袁占春戈什回，将寄琴之第三婿王生带来，衣服破烂，两手头面俱破。据袁占春禀云："自入城后，每日帮同寄兄巡城。是日城将陷时，红巾已入城放火，寄琴带袁占春仓皇回署，令人将仓廒放火。先是寄琴恐城破后，火药仓储为

① 张亮基，字石卿，江苏铜山人。道光十四年举人。官至云贵总督。

贼所得，将火药八篓置于仓内，至是知贼已入城，遂令放火；又令将署门紧闭，从内放火。袁占春因逾垣而走，复至城上，寻寄琴之子不见，遇王婿与马夫、黔仆三人在城奔逃，无梯可下，袁占春遂解腰系火绳，将王婿缒下，又将其仆御二人一并缒下，乃以火绳拴于城垛上系之而下。贼已逼至，用砖掷击，幸不为所重伤。城下积尸已高数尺，故倾跌而亦无伤。城门各锁皆为锡锢，加以铁绳土塞，故无一人得出。余给王婿衣食，令至崇雨舲营说明寄琴殉节原委。余思当日若从鄙论，何至十余万人骈首受戮？虽曰天定浩劫，究亦人谋之不臧也。

十八日夜，贼大队北来，道经红庙，德贝子扎营在红庙北，令马队百余人在红庙南放卡，一半伏于桥下。黑影中见人马无数，带队官派人往德、胜各营报信，乘贼不觉，大声呐喊，火枪齐发，贼疑中伏，前队回奔。贼所抬药篓又误将火绳碰著，顿时火起，贼自相践踏，死者不可胜纪，被裹胁而乘机四散者，不下两万人。胜帅得信，带兵追捕，贼已遁入城内，所斩获者，皆零星小匪，大头目俱已先窜。是役也，贼疑中伏，其实守桥卡兵仅百余人耳。人谓寄兄忠魂不散，死犹杀贼，理或然欤？自是贼无北犯意。每日城上俱有黑气笼罩，烟火不息，其味甚臭。

忽一日午间，有戈什哈到胜营禀报，云寄兄家属在河边。胜帅令余往视，寄兄之子女余俱不识，见一妇人，如寄夫人状，因呼之曰："此非寄三嫂乎？"妇人答曰："来者想系二叔？我乃适崔氏女也。"余赶紧让车令坐，尚有六七妇稚相随，同到枣园。见崔氏女一无所有，因为制办衣被，给银三十两，派戈什杨保安送至济南省城，交伊婆家收养。崇雨舲亦给制钱二十

千文，派车二辆。

贼在城中，将已杀各尸堆积街市，架薪焚毁，是以臭气随风飏送；又开门放妇稚，门立贼匪多人，凡出城者，或刬以刃，或刺以矛，妇稚鲜有免者。闻天津勇竟有伪作难民戚属，诱妇女中之幼艾者同行。大营诸公商议：其在河南者，告知崇雨舲派员经理安插；其走入河北者，派余营姜士彬等妥为安抚。张子班送熟馒数车，令委员分散。难民所住处所，不准兵勇窥伺；受伤重而旋即死者，无家属可传，随时掩埋。余所住屋旁，竟有津勇入室窥探难妇，余令委员张瀚严责枷号，派役把守，有入者即锁拿究治。

二十六日，贼五更南窜阜城。贼目李开芳[①]、林凤翔[②]信致临清逆目曾、陈诸贼[③]，言伊等足以自了，不须来援，催其南窜；又云官军马队利害，须于要隘取民间桌椅横塞，以防马队冲突。临清之贼，亦以北犯在红庙失利，城中火药积聚已为寄兄烧毁，诸贼又不相下，各欲雄长，日寻干戈，遂无固志。此股逆匪，系合逃军、逃盗、逃囚、铜船粮船水手，加以私枭、捻匪杂凑成群，不过十万人耳。贼伪张声势，虚称三十万。李采卿派叶桂芳往探，亦云至多不出十万。

二十七日，贼窜至李家庄，杀黑龙江马探七人。大兵追至，贼已窜逸。二十八日，贼窜至清水镇，距临清四十里，胜帅赶至，贼已踞镇为巢，各营因后队未到，各于左近村庄散住。二十九日，胜帅令紧对贼巢安营。余察看镇有高楼，贼俯瞰众

① 李开芳，太平天国将领，广西武鸣人，官至地官正丞相、定胡侯。

② 林凤翔，太平天国将领，广西武鸣人，官至地官副丞相、靖胡侯。

③ 指前来增援太平天国北伐军的夏官又正丞相曾立昌，及夏官副丞相陈仕保等。

营，了如指掌。扎营处所，与贼相去不二里，既无深沟高垒，又未排兵列队，胜帅居中，立蒙古包，令各营依次支帐于旁。余谓崇地山、周勉民曰："此地极险，又未防备，脱贼冲出，或夜间袭营，何以抵御？"二公深是其言，不敢于胜帅前进说。余途中捉获游僧一名，形貌狞恶，各营亦捉获奸细数十名，均回明胜帅，分交各帐房看管，乃帐房兵勇并不拘禁，反令伺候。时日色昏沉，黄沙惊扰，余去觅安置所，仅得破屋三间，内堆优人戏具，目无支灶处。忽来湖南勇数名，提刀狞目，欲争此屋，余婉言抚循，始强悍而去。坐未移时，外间人声鼎沸，喧传贼扑大营，胜帅被困，大路车辆兵勇，纷纷北走。余派戈什往探，亦上马北行，寻一小村休息。晚饭后，闻远近各处皆嚣然不靖，不敢成眠，令人升屋远眺，又无形迹。余意中总觉不妥，令将行李车及坐车套齐，备马听信。二更向尽，见南面火起，杀声大作，余正在踌躇，有京兵促余曰："还不快去，贼已劫营！"少顷，宣化兵至，言贼匪倾巢出扑，帐房全毁，军火尽失，大帅将关防交周勉民，赐刀交戈什哈。穆参将马为贼毙，逾垣而遁。其余如钟六英舍人、洪汝舟刺史等仅以身免，飞骑北去。余遂上马，带同家人李福亦向北行。而四面火光，杀声迭起，竟不知贼从何处来？余谓李福曰："大路必有土匪劫掠，不如由麦地行走为妥。"三更后至一村庄，内有十数人围坐，亦因贼警未敢就寝。余下骑少息，令李福在外探听消息，并问土人路径。遇逃兵匆匆告曰："贼已逼近，此间不可久停。"因复带李福上骑顺运河堤走。当出门时，本有十余练勇相随，至此只剩练勇一名。忽闻马蹄声响，黑夜中见六七人踵至，乃委员张瀚，仓皇冲突，几将余撞下马。余思绕堤行走，无住足处，不如渡河

再议。高岸陡下，竟不颠蹶。余所乘土黄骡，健足善走，寻常驽骑，断难追及。上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独流败仗，十八日在菩提注败仗，皆赖此骑得脱，今又黑夜狂奔，尤为稳快，盖已三救吾矣。天微明抵河岸，或有船无人，或船被焚烧，而竟不能渡，复向东寻到渡口，始得行抵北岸。奔走彻夜，人马莫不疲困，路旁小村，有农民数人，因向其乞水火，购粗粝以给随从，余竟不能下咽。

昨夜匆忙出走，众家人不知是否得脱？行李衣服不知尚能少存否？身边未带盘费，去将安之？百感茫茫，凄然泣下。俟李福饭毕，不如仍到枣园旧寓，再听风声。并闻马文铎、李采卿仍在枣园居住，扣其门尚在酣乡，大营被劫，伊等无闻。正思觅人往寻诸仆，忽委员方鸿恩飞来一信，言胜帅已被害，逆匪分两股北来。同人商议共为走计，因至油坊村典铺，铺伙李广元，天津诸生，拜余门下，献策至西北某村某武举家暂住一宿。主人相待恭敬，假予靴帽，复于次日同李广元折回枣园。而余行李车已到油坊村，惟张全及詹喜见余已走，赴南宫、枣强一带觅余。李广元令人回铺，将行李车并厨役唤来，余复前赴大营，李广元仍回油坊村。余过临清河，有把守河岸勇数名，云是恭钰所派。余至恭屋，见四壁堆钱甚多，书籍、衣服亦复不少，自云从临清城裹取来者；又出《韵府》示余曰："此书惜缺数本！"余曰："缺则无用矣，君何取焉？"又出字贴各物示余，意以为能掳获民物即为强健也，是何异盗贼所为耶？

逐日行走，并无定止，无非寻觅村庄为苟安计。而村庄经兵燹后，或有人或无人，梁山口地尤凶险，即古之梁山泊也，居民亦桀骜不驯。

一日至冠县，天将暮，见道旁有大村庄，因令随从入村住宿，居人允肯，始驱车入，见四面沟垒齐整，枪炮戈矛，森然排列。甫入村，即有数人顶帽哭呼曰："过不得日子！"余曰："何故？"村人曰："兵勇入吾家，酒食供应不取值，乃刀背砍人，劫掠财物。"余见其村住楚勇、川勇两起，想系此辈为之。余晓之曰："营中带兵各官，各人只能管自己营，不能管别人营，若统帅则无不管矣。"住一贡生家，预示之曰："我今晚所用米面刍豆各物，皆先给值，然后取用，断不令汝家受累。我跟从人等如有滋扰，必严加处治。"贡生闻余言甚乐。次早将起身时，村民揪一人来，并将赃物呈验。余问尔系何人？对曰："我乃四川勇总旗也。"余曰："汝在大营，每月食饷口粮十六两，不为不厚；住人房屋，食人米面，主人不索汝值，已属地主之情，汝何得逞强劫掠？"村人曰："来往兵勇极多，似此强梁，民等不能安枕。皇兵过境，我等断不敢杀，而受其鱼肉，尚作何办理？此时县破官逃，奔诉无所，所以恐诉无益。"云云。余晓之曰："国家不幸，遭遇时艰，致使生民涂炭。其派兵征剿，系为救民起见，若兵能卫民，则为官军；兵若害民，则为盗贼，兵不得害，而贼可诛也。余不便为汝等出主意，汝等共为商办可耳！"村民曰："大人既不肯管，我等自办。"余亦驱车出庄，见庄旁已杀多人，又扣存兵勇牛车四辆，衣箱包袱甚多，并见有锡器数件，闻车中尚有银数百两，皆系沿途劫抢所得者，悉为村民所留，余勇逃逸。胜营勇数太多，有名无实。曾见四川勇在民村住食一宿，令其家婆媳伺候，临行将民家锅碗概行撞碎，反瞋目大言曰："老子已去，不受汝家气！"余见老妇手捧破锅，跪于马前哭诉，余惟有叹息而已！

营制之坏，不可救药，不但兵勇也，即官亦何曾不然！委员候补同知张瀚，于村民土坑中掘获藏银千六百两。马文铎在枣园所住之屋系商贾李姓，在村民中称小康者，余前看此屋，见满地绣衣女鞋，书籍零落，遇正定两兵，在屋偷窃，余呵叱而去；后闻廉保住宿两夜，其跟从戈什大为搜劫。余因地近腥膻，不便居住，乃于左近破屋栖止。马文铎入其室，搜罗一空，无论男女衣服，并入囊橐；又于天津买鸦片膏数十瓶，又换金叶若干两，派勇十名护送回汴，交给其妻，以为顿获重资，足以裕后。不料行至长垣，为路役拦阻，将车辆并勇概交县署。县令某当堂开视，箱装绣花女衣，并乌烟膏多瓶。令曰："此必勇等路劫。"勇曰："实系马守私物，呈有家信可凭。"令曰："马守系汉军人，安有汉装女衣？鸦片膏，例禁甚严，岂肯贩卖？大营饷需，尚无所出，安有多余金寄归私室？"一面行文至山东传事主，赴长垣领衣服；烟膏应即焚毁，金叶充赏，将十名乡勇斥逐而去。后马妻来索，长垣令概置不答。大营闻之，无不称快，尤足见天理昭彰，螳螂黄雀之喻也。

尹绍烈者，云南副榜，在刑部郎中任内，因违禁放债，并在黔强娶寡妇各案，经御史许球劾参降调，捐纳同知，分发南河。余在独流，初见胜帅时，遇尹在胜船头，与胜顽童王福比昵，深为诧异。尹乃陆稼堂①之叔岳，陆又胜帅之房师也。胜因陆荐，委尹发审。尹卑鄙无耻，所到之处，无不搜括，曾掠取难民女衣，道经济南，为人盘获，并将其子锁拷，拘于济南府署，久之始解。常至余营，需索酒食，诓骗银两，皆无足计。最可笑

① 陆应谷，字树嘉，号稼堂，云南蒙自人。道光十二年进士。官至河南巡抚。

者，尹有乡勇八名，其实只二人，余皆侵冒入己。遇勇在外滋事，或以商贾为奸细，将客货瓜分，而案亦不加诘问。本为审问奸宄，竟乃兼理钱债，而所追银两未曾给主。有窝娼某在押，余营戈什哈袁占春素与娼昵，因以两西瓜赴尹贿求讨保，尹即释放。余将袁占春重责四十棍，聊示薄惩。张小虎者，本张虎头之子，形容猥琐，为鬼为魆，在扬失机，几为琦相所戮，发往新疆。胜与琦相不相能，张小虎恳求胜奏，来营自效，名为带勇二百人，其实不足五十人，已属丧心昧良。胜帅派余稽查勇数，因规之曰："勇数悬绝，恐干查办。"张不能从。两次攻城，俱云受抬枪伤：一在项颈，用帛紧裹，不三日即完好如常；一击口内，据云已由大便泻出。欺罔矫诬，人皆窃笑，胜帅乃给以六品翎顶，赏罚之谬如此。

四月初二日，清水镇贼倾巢出扑，狃于前月廿九日劫营之胜，意气颇骄。胜帅亲为前敌，兵勇争先效力，贼众大溃，退入木栅。是日，杀贼几及万人，夺获黄轿数乘，伪印旗帜器械多件。曾逆自缢，余匪南奔。官军尽力追赶，贼昼夜不得休息，又无处掠食，其窜入村庄者，悉为居民歼毙。追至丰县，贼投水死，黄河沙泥并下，泅水者十无一生。此次败匪，每日狂奔，从不回顾，是以倒跌道中者，皆背后伤；甚有窜入村庄者，跪献金手圈，乡民戮之，不敢抗拒，其气已馁，不克再振。据丰县民说："来时贼排队北行，计长三十里，宽八里；败回时，零星散走，千百为群，亦尚有数万人。"乃俯首受戮，一至如此，足见恶贯满盈，天夺其魄。红旗奏捷，胜帅得宫衔，德贝子等各蒙优赏。余经胜帅奏保，以临清攻城功，得旨免遣，仍留营效力。余上年带兵至独流，初次即获大胜。本年正月，贼倾巢扑营，尽

力抵御，贼不得逞。二月阵斩伪师帅、旅帅，俱已奏明。彼时胜帅若请免罪，必可邀准，余不屑恳求，胜帅亦遂膜视。丰县奏捷，具保至五百余人之多，而余不邀寸奖。所保奏者，并有不在营之人，而躬列行间者，无人说项，何以彰公道耶！

复随大队折回连镇，同营委员，越级超擢，余更赧然无色，而又不得回家，运气迍晦，不卜能有转机？到连镇后，所带练勇，仅剩三四百人，器械亦零落殆尽。当日在庙工经理时，何等整肃，及至事权不属，日渐销磨，可为浩叹！国家公事，败之甚易，成之极难，大率如此。

贼目李开芳由连镇南奔，胜帅跟追，余亦随往。当贼初窜时，不知贼向何处。跟从不足十人，而前后皆贼路，遇善将军，因随之而行。营中文案、营务诸公，亦未探明贼往何处。至更鼓后，到崇雨舲营住一宵，人马饥馁，不能久延，天明至德州，购小米升许作粥。粥毕，蔡梅庵太史来，言腹饥已极，因以余粥食之。余至腰站，始知贼已踞高唐州矣。次早至营，问明贼情，始知李开芳所带之贼不足千名，高唐魏牧开门纳之，贼杀魏据城，为死守计。官军四面环布，贼匿不出，无可交战，时五月初六日也。余请胜帅急攻，恐其日久智生，转难为力。胜曰："兵尚未齐，未能大举。然不出半月，逆必授首。"是时丰县捷后，意气骄矜，人言断不采纳。

贼于城外挖深濠三道，于城根开暗门通入濠内，又于第一濠开洞，通至第二濠、第三濠。濠内伏贼匪十余名，官军枪炮皆不能击，兵勇逾沟，贼即用矛上戳，或用小枪袭击，鲜有脱者。城门或启或闭，明明见贼往来，而兵勇不得向前。胜帅虑贼宵遁，每晚派马步兵勇站队，贼伺官军疲乏，绕至马队后，抛

掷火弹，马队惊逸，每为所戳。步队稍不留意，贼已蛇行至前，猝不及防，便为所刺。数月来，无日兵勇不为所害，至下半月黑夜尤甚，将士皆视为畏途。贼每晚至附近村庄掠粮。川楚各勇，复有通贼者，是以官军声息，贼尽知之，而贼之情形，官军反不能知。有献筑濠围贼策者，胜帅即令雇夫距城墙三五里外挖沟，所费不赀，委员又从而侵渔，难收实效。有献地道策者，胜帅即令雇夫于二三里外疏挖地道，屈曲而进，然工程浩大，非旦夕所能得用。又有献铸大炮策者，胜帅即令各员捐铁制造，委员遂以百斤为千斤，戈什哈又将三五十里村民釜甑概行撞碎，车运至营，民间骚扰不堪。及铸成巨炮，约重万七八千斤，从炮厂拉至炮营，相距五里，挽运者几及千人，又加健牛四十头，三日始能运到，及点放时，击碎城砖数块，而于城无大损伤。又于附近城墙处，筑高炮台，安置神威、五城、永固等炮，昼夜轰击，并不得手。又有献筑高台，比城尤高，可以俯瞰城中，见贼而击者；筑工几半，或谓无益，因而中止。又有献造高木挡牌者，胜帅即令如式制造，其牌高十丈，宽三丈，下有车轮，数十人推挽而进，及至离城二三里，贼枪炮已能及之，挽者潜奔，枪炮透入牌内，推者亦不坚立。撤队后，因质重难以拉回，遂置空野中，贼亦不取。

九月初七日，选奋勇兵勇，头顶木桌，身带火药数斤，挨至城下，共挖一窟，将火药安放其中，约二三千斤，传令城摧后，各营贾勇而登。药然而城摧数丈，兵勇直上，冀可得手，乃贼于豁口处，埋伏多贼，用矛横刺，炮石如雨，不转瞬间，而城缺处已树木栅，不能进逼。兵勇将弁，受伤者七百余人，至申正撤队归营。是役也，机会可惜，而胜帅亦智尽能索矣。当火药

初著时，城墙崩塌，忽起大风一阵，向兵勇之面扑来，不能张目，及风定，而贼已准备。后有难民逃出者，云是日李逆已备马将窜，乃竟得瓦全，岂非天意。余在营日久，深悉逆匪滋扰，皆系生民劫数，不但灭贼固非人力，即每日之胜负，亦由天定，惟日盼天心之厌乱也。

余由京新买黑马，发尾骨格，俱有可观，每晚轮班循墙，火光旗帜枪声一概不怕，自以为良骥也。不料见贼黄旗招展，又拉炮夫数百人，大声疾呼，马惊而人立。余素不善骑，在营勉强学习，终以年老力薄，不能控驭，为所颠蹶，跌伤左腿腰股，疼痛不堪转移，抬回己营，僵卧欲死。因将练勇交出，乞胜帅奏明赴东省养伤。十月二十日，自高唐起身至济南，觅寓居住，一切不问。数年来，运气败坏，屡濒于死，虽系为人陷害，究亦时数使然，不能尽归究于小人也。

崇地山太守、洪汝舟刺史、薛小筠大令，皆恋恋不忍别，各受业门下，自惭品学未优，坚辞不获，然倍增惶惧矣！

崇雨舲在大营，信知署内，令其侄来寓一看，并送食物，余腿患未曾出门，省中司道府县，无一人过问者。藩司厉研秋①带兵在外，臬司申福②、运司陈景亮③、济东道花咏春④，皆系相识，因余业经罢斥，置若罔闻。官场人情，大约类此。大营有直隶委员曾经同事，道员如金兆洛⑤，府如刘衡，住居对

① 厉恩官，字锡功，号砚秋，江苏仪征人。道光二十年进士。官至福建学政署抚。

② 申福（为升福之误），满洲正红旗人。官至山东按察使署布政使。

③ 陈景亮，字弼夫，福建闽县人。荫生。官至山东按察使。

④ 花咏春，字伯雅，号思白，贵州贵筑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官至云南按察使署布政使。

⑤ 金兆〔肇〕洛，字云卿，号虞卿，又号凤书，浙江仁和人。道光二十年进士。官至山东粮道署按察使。

门，竟不一顾，何况隔省人员耶！一贵一贱，交情立见。余两遭谗毁，于世道人情，阅历深矣。

阅邸报，惊悉仪徵又为贼扰，已及北郊，兼慈村居，恰在北郊，不知是何光景，连夜派李福回南省视。后兼慈知余坠马，亦著人前来信问，因得知江乡消息。京中眷属，闻胜帅代奏请假，甚为惦记，详书示知。兰儿年稚，眠食尚在需人，不能望其来省亲也。

晴空多暇，今雨不来，作画读书，足堪消遣。室列唐花数盆，晚饮鲁酒一钟，竟不知人世间尚有干戈事也。令厨役等多备点菜，应酬大营诸公，又差戈什杨保安至胜帅处送年礼食物。胜帅又来要《纲鉴日〔易〕知录》一部。

闻琦相薨逝信，不胜知己之感。琦相天分绝顶，见事机警，刑名钱谷、吏治营务，无不谙熟；究研孙吴兵书，手不释卷；延接属员，管教子弟，意在从严；摺奏不假他人手，诸事得体，而笔意简洁可法。在刑部时，佩七司印钥，纵〔综〕办秋审者多年，有白面包龙图之号。及膺外吏而至兼圻也，未尝不徇情，然必于理不悖，始肯顺手推舟，断不为人择地，贻害地方；未尝不要钱，然必审度其人，实是可以造就，公事结实可靠，方肯收受，从未曾藉事恐吓，以贿完结，更不肯卖缺取财，择肥而嗜。惟性气高傲，不欲下人，才具素长，睥睨一切，当世名公巨卿，鲜有入其目者，词气亢厉，令人难堪，故朝臣毁多誉少；又遇事接物，多用权数〔术〕，不能开诚布公，是其疵类。余与琦相素不相识，升任蜀臬，道经保定，讷相谓余曰："琦相无事不可为法，足下此去，幸得良师。"过陕，杨至堂谓余曰："琦相诸事不近人情，又非吾党之士，老弟此去，实不放心。"余谓至堂曰：

"公不必虑，合则留，不合则去，断不枉寻而直尺也。"及抵蜀，相见恨晚，誉之不绝口。后余升任黔藩，调任甘肃，复与公同事。番案被议，同入网罗，束身自败，朝夕聚处，尤为亲密。其次子恭钊受业余门，醇雅酝藉，学丰遇啬，竟未获售，然其才，断不久居人下。番案剿捕，琦相毫无错误，谗间者构成冤狱，倾陷而欲杀之。案结戍吉林，旋即擢用。余戍军台，亦即起复。琦相一代伟人也，其受侮群小，实足彰其大节，如秦桧之陷岳飞，韩侂胄之陷赵汝愚，章惇之陷东坡先生，蔡京等罗织党人，千古名臣，每遭谗谤，而转瞬云开雾释，日光月华，与正人君子丝毫无玷，而小人遂为千秋唾骂。余系驽材，何幸窃附公后，得以同遭斥辱，流芳青史？人每谓余因公受累，余每谓赖公以传也。公薨后，余极怆然，非痛公之未登大耋，乃叹国家栋折榱崩耳！崇雨舲曰："如琦相者，我国家数十年来，仅此一人，今乃溘逝，圻疆其无人矣！"

乙卯年五十六岁（咸丰五年 1855 年）

高唐军务，仍无起色，营中诸公，催余赴营销假。如果高唐克复，即可为归家计。余腿患渐次告愈，但不能乘马耳。正月十五日至泡〔趵〕突泉祖师庙行香，兼求签示，签曰"波涛一叶舟，今始到滩头"云云。如邀神助，似可离营。

正月十六日，谒见胜帅，崇雨舲在座。胜曰："地道将成，军务可以完毕。"余曰："是可贺也！"崇雨舲曰："省有星瞽刘铁嘴者，兄曾试之否？"余曰："已试之矣，似云今年差胜耳。"胜帅曰："从此应更新运矣。"先是在济南时，家人唤伊推算，俱能切中。马夫挑役，令伊推算，刘不取直，言不足取值也。家

人各给以命资五六百文不等。詹喜将余年庚说令推排，刘曰：“非十金不算。”仆从皆笑其妄。越数日，又至寓前，大言不惭。詹喜曰：“刘铁嘴至矣！”余令唤入，示以年庚，刘曰：“前日有人说此八字，未暇详推，此造格局甚大，而波折太多，今夏必有保举，明年方得真除。”余曰：“此人急欲求退，不愿入仕途。”刘曰：“是断不能。”屡说而屡拒之，给以京蚨六千，快快而去。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耳！

遍拜大营文案、营务、粮台诸公。崇地山为余觅一民居，尚可安榻。晚晤李采卿，询以地道情形。李曰：“贼有三濠，其深无比，我所挖地道，数月来尚未能过贼濠，安能及城用地雷轰摧耶？”川勇委员以此愚弄胜帅，胜亦束手无策，希冀有成。余曰：“凡挖地道，只可在平地，断不能在濠下，贼已挖有深濠，若我再挖，则濠底必塌，自取覆压。且闻挖濠者，屡被贼匪用铁签戳伤，敌已知之，何补于事”？闻濠内用木支架，且有水溢。余又阴虑曰：“掘地道者，所以实火药也，今阴湿如此，药几无用矣。”同人非无知者，而皆不敢言。

十九日更鼓时，淡月昏黄，忽闻崩塌一声，黑烟四起，兵勇走报曰：“地道自焚，轰毙弁兵夫役无数，胜帅亦被伤。”杨朗山仓皇来寓，问如何？余曰：“胜帅被伤，自应往看。”杨曰：“我乃惊弓之鸟，不能无戒心。”因令随伊川勇在腰站等候，脱贼乘机扑压，即可结队回川。杨朗山者，乃杨忠武① 之孙，海梁制府之从子也。幼时因系将门，颇习武事，至是老病交侵，英气尽矣。到营见胜帅，只手指受微伤耳，不便问其败挫情形。通营各员，行止失措。次早打听，始知地道尚未过濠，遂用火药二

① 杨遇春，字时斋，四川崇庆州人。武举。官至陕甘总督，晋一等侯。谥忠武。

万斤，以巨篓分载运入，又用棉布缝为药信长袋数百尺，外裹油纸，派定守备带领夫役运入窟中，逐节安放。人数既多，贼早知觉。贼知其无成，是以静待，城中寂无声音，但见女墙上人影憧憧。夫役弁兵因地道深黑崎岖，各携手灯蛇行匍匐，不料地风忽起，将灯吹灭，夫役倾跌，灯煤碰至药筐，一时并著，数十百人登时灰烬。在洞口者，如定守备诸人，形如黑炭，遍体流水，转瞬亦死。是役也，不但州城无恙，贼濠固无损也。贼在城上大肆喧笑，锣鼓并作，殊属可恨。

山东济宁州黄良楷，带单县勇数百人，极不安顿，奸淫抢掠，无所不为。黄良楷出队时，饭担茶炉，跟随伺候。贼见其在帐饮啖，突然驰出，黄良楷并勇狂奔。贼焚其帐房，将顶帽取去，钉于城上以辱之。带兵官毫无纪律，损国家威重，殊可叹也！乃山东人犹以黄良楷为奋勇智谋之士，真不值一笑。此十七日事，至十九日晚，而地道之祸起。当火起时，贼开城而出，乘势扑杀，兵士委员，各逃生路。崇地山所骑黑骡，竟为前后人挤起，足不及地，骡虽忿怒，而蹄不能逞。半空落下药篓，形如红雨，正打崇地山坐骑尾上，若前一二尺，地山齑粉矣。践踏烧死者，又数百人。正定及吉林马队，见贼冲突，奋勇迎敌，贼始归巢。奏入，严旨切责。

连镇林凤翔一股，于正月十七日为僧王用水困毙，生擒首逆，解京寸磔。

胜帅因师久无功，奉旨逮问，令僧王代其军。胜帅细行不谨，性情亢骄。营中委员如方鸿恩者，为滇生① 尚书参劾，石

① 许乃普，字季鸿、经崖，号滇生，浙江钱塘人。嘉庆二十五年榜眼。历任兵、刑、工部尚书。同治五年卒，谥文恪。与张集馨是儿女姻亲。

云、延龄为伍辅祥①给谏参劾，皆奉旨革职。胜帅又为御史毛鸿宾②指参多款，其中真伪参半。如奉旨革职立功，而不去翎顶；赏赐御冠，而妄用红结；唐花满室，娇童林立等款，皆似是而非。如派兵洗民村庄一款，则确有其事。吉林马兵，纵马食民麦，又入村滋扰，村民将兵捆缚拷打。民以食为天，营马食麦，各营皆然，军不恤民，主将不能无咎；即僧营亦复如此。其懦者，隐忍不敢与校；其强者，虽欲校而不相敌。今入村肆虐，而兵数不多，是以民志得逞，然未敢杀之也。兵为民殴，捏诉于官，禀知胜帅，派副都统常亮③，带马队三百名前往剿洗。村民闻兵至逃避，但将房屋焚毁，衣物抄掳。兵以卫民，此岂吊民伐罪之师乎？昔在临清，胜帅准东抚咨，据民李某控词，中有数语甚警策："发覆掘藏，穿墉毁屋，民之苦兵，甚于苦寇。"余读其词，心为凄恻，而主帅不介意也。

二十三日，僧邸派崇地山、穆隆阿④押解胜帅进京，并代缴钦差关防，并神雀刀。刀两面俱嵌铜雀，故名。大小委员百余人，并投营自效者几及三百人，禀谒僧邸，概不延见。各委员纷纷散去，其在京供职者，咨明吏部；其由各省来者，分别咨回。一夜之中，各营忙乱。胜帅谓余曰："老前辈将若何？"余曰："非奏不敢回去。"胜曰："我倒填年月出奏，或咨明僧王代奏。"余思两说俱不妥，因对曰："只好再作道理。"崇地山、穆隆阿来营作别。崇谓余曰："师万不可去，亦万不可请胜具

① 伍辅祥，四川綦江人。道光十五年进士。

② 毛鸿宾，字寅庵，号寄云，山东历城人。道光十五年进士。官至两广总督。

③ 常亮，满洲镶黄旗人，官至和阗办事大臣。

④ 穆隆阿，满洲镶黄旗人。官至西安将军。

奏。”余曰:“足承关切。”次日，禀见僧邸，传见命坐。叩以在胜营是何差使？余曰:“始带河南练勇，后在营务处当差。”僧邸曰:“俟大致部署后，再为奉烦。”又传谕瑞秋帆禧，令胜营各委员一概散去，但留张藩司一人。余久欲归去，而偏不得走，无可如何！次日，崇雨舲谓余曰:“昨见僧王，欲请足下管带毛勇。余大笑曰:‘张藩司自是好官，断非能带勇之人，更非能带毛勇之人。’其事始寝。”毛勇者，乃逆匪投诚，编为诚勇是也，狼子野心，桀骜不驯，余一懦儒，焉能驾驭盗贼？雨舲与余为金石交，真乃知余者。

僧邸谕将各勇一并裁汰，深知勇之不得力也；惟河南练勇缓裁，仍令余管理。因张子班回明僧王，言河南勇步伐整齐，尚知纪律故也。川勇、楚勇最凶悍无赖，奏令杨朗山管带川勇回蜀，楚勇令头目带回。若辈本系游惰，有何家业，其所以入营为勇者，既有按日口粮可支，而自恃强梁，复遂其掳掠奸淫之计，行为与盗贼无殊。带勇官朋比分肥，虚报名数；更有发审委员、粮台委员，凡有差使者，亦必招勇数名，请领口食，其实并无一名也。胜帅未必不知，其中关涉人情，阴以此为调剂。后闻散勇沿途抢劫，为地方官拿获者有之，为土匪杀戮者有之，更有从逆为匪者有之，实回乡里者寥寥可数。更有奇者，崇雨舲说德州拿获女勇三名，供系川勇所雇，昼则持矛出队，夜则入帐轮奸，即平日街市戏耍猢狲、掉弄枪棒者。勇之弊，一至如此。

高唐贼窜出，杀营兵百余人，向西南而逸。僧邸带兵追至冯官屯，令毛勇攻击，互有杀伤。贼即踞李姓庄屋以为巢窟。僧邸从高唐调炮轰击，贼伏匿不出。余随胜营时，所住之屋尚

可栖止，忽门外来毛勇二千人扎营，并将马入院拴喂。余戒随从，不得与之争执，致肇衅端，然与若辈为邻，难免祸乱。信致崇雨舲，欲即日搬入崇营，较有捍卫。雨舲巡捕为余让出破屋三间，厨房一间，污秽不堪，勉强安榻数日。僧邸将河南练勇一并裁去，余更脱然无累，因托张子班求僧王附奏回籍。张子班是否转恳，无从觅实，但回信言攻剿事忙，无暇计及此等事也。子班与藻侄① 换帖，又认本家，其子张琛，系由刑部司员保举知府，同在胜、僧两营，气概骄傲，言语刻薄，两营文案、营务各员，皆不相洽。余知其父子为人，故在营两年，虽遇极窘时，从未丝毫挪移。子班每至余处饮啖，从无杯勺相酬，余本系革员，久已为人藐视，何况子班父子素以势利为事者耶！然余洁清自爱，通营亦无从指摘，而又和颜温语，虽贱役亦不以大声相加，故始终无嫌隙。

复由崇营搬至冯官屯附近村庄住居，托病闲居。同人属其出见僧王，因于三月十五日往见。其时有人献策，用水灌庄，但运河势低，冯官屯地高，逆挽不易。僧王因连镇水围得手，决意用水围之策。令即沿道筑堤，开渠引水入屯。先用木桩将营墙坚筑，开出石洞，派兵勇数千名，昼夜车挽手推，并用戽水之法。僧王谓余曰："此是无用人拙主意，免得兵勇伤亡太多，无益于事。"余曰："是可聚而歼之也。"札余住南镇上游，会同副将史荣椿、守备黄共勷其事，每日至僧营见面，禀报情形。南镇系南北通衢，人烟稠密，离大营十五里，每日早饭后，至桥头察看水势，即赴大营回禀。沿途流览，买卖街距大

① 张云藻，字伯陶，号劢庵，江苏仪徵人。张集馨堂侄。道光十五年进士。官至广西布政使。

营五里，医卜星相，无所不备。并有花腔戏，卖艺诸色目人，但不敢入大营耳。兵勇既不接仗，终日游行自在，并有在南镇以养伤为名，而雇说评话以排闷者；至于烟馆赌厂，更不待言。

胜营住高唐时，并有随营娼棚，不但兵勇往来梭织，即将备亦复前去，恬不知耻。大营离茌平腰站不过数十里，向系烟花薮泽。胜帅之弟恩保，并营员无赖少年，藉压马为名，驰往苟合。一日，崇雨舲中丞谓余曰："昨有东省绅士，问营中共有几个德贝子？崇曰：'只有一个。'绅曰：'得非高大身材而胖大者乎？'崇曰：'然也。'绅曰：'德贝子先令人至茌平觅一店，唤娼与宿，爱店家床好，以百千购去，用驼驮载回京，何行为之无赖耶？'"崇曰："昨我令武巡捕刘都司赴德贝子营说话，德贝子用人王弁与刘都司素熟，故不待通报遂入，德贝子布帐房后，又起造土房一所，于旁边开一别门，刘都司误推其门，见一幼妇，询之，乃茌平娼也。且不独刘都司一人见之，骑马于德贝子营后过者，亦共见之。"余曰："如公所说，真乃闻所未闻，传不虚乎！妇人在军中，兵气不扬，无怪贼氛难靖也。"营务处委员在坐，拍手笑曰："有长白某太守，见戈什哈生长白晰，系黑龙江人，太守帐房与彼相连，太守雅意殷勤，与戈什结为兄弟，夜中太守淫兴勃发，欲将戈什鸡奸，戈什拒而不从，因之嚷闹，邻帐闻之，掩口窃笑。"余曰："上有好者下必甚，理如斯也。"

十六日早，粮台海崑圃观察①，著人来说，言李开芳今日

---

① 海瑛，字崑圃，觉罗，隶厢红旗人。生员。时以道员在僧营办理粮台，官至贵州布政使署抚。

投诚，请到大营。先是贼见筑墙，忽全队扑出，格洪额带队先奔，贼遂至炮台，将炮眼钉死，并将投诚毛勇石都司捉去，寸磔锅煮，惨毒不可名状。僧王闻警，带队赶去，坐马前胸为抬枪穿透，随从戈什哈亦为枪毙，僧邸幸未受伤。官军轰击，贼复回巢。嗣后水势日高，贼巢倾覆，登城瞩望，只剩破屋数椽。泅水出降者，络绎踵至，或杀或否，悉听邸帅随时斟酌，他人莫喻其旨。余谓经总戎额布①曰："此时壁垒森严，水势浩大，夜间不难护守。"经曰："昨贼在巢开号呐喊，兵丁相率下墙，如此情形，兵可恃乎？"贼虽被困，然犹施放冷枪，余在帐前立视，有三盟武弁谓余曰："此地不妥，大人请就地而坐，以避贼枪。"余甫坐下，而此弁帽檐竟为枪穿透一洞。余笑谓曰："有好心者，应有好报，军营中果报甚速。"贼来降者，言巢中遍地皆水，只剩两三丈干地，为李开芳支床处，余贼皆处泥淖中。巢中尚有米麦两囤，火药数篓，而米麦无处舂杵，不能作食。大营向有炸炮，乃讷相所制，内装火药，用空心西瓜大铁子一枚，内装铁片毒药等件，送入贼营，随地而炸，可毙数百人。奈炸无定准，或未至贼巢而堕，或已至贼巢而不炸，每每虚糜火药。前数日，炸弹飞去，适落群贼环聚之屋，中堆火药数篓，顿时火发，轰毙多贼。贼见势危，故投降者日至。据云巢中无水可饮，饮者多疫死。群谓巢既有水，何以苦渴？降者曰："水秽臭多蛆，人马粪溺，皆酿其中，风日熏蒸，饮者辄死。"群贼裸足水中，水已及膝，而遍腿粘蛆，万无生路。李逆犹作伪书，作桀骜之词。余谓僧王曰："彼知罪大恶极，逃死无所，再三五日，尽为鱼鳖矣，不料其竟投诚也。"

① 经额布，字秋山，满洲正黄旗人。官至山东巡抚、吉林将军。

至前营为僧王道喜。僧王曰:“公从何处来?”余曰:“自南镇赶至。”僧王曰:“李开芳已到大营,何不往看!”僧王所住之营,尚隔三里地也。又曰:“粤匪降者,余已令增副都统①、经总戎监斩矣。天气今日甚热,想大营臭不可近。公且先去,余在此仍有事体。”僧王令楚逆而斩粤逆,使之为敌,将来必不勾结。余到大营,问知李开芳在僧帐内坐,见余等人,亦知起立。该逆头裹花洋布手巾,身穿月白紧袖小袄,青色绉绸单裤,短袜,红色绣花鞋。面色黄白,瘦颧耸立,双目下注,两鬓皆长发。张子班曰:“看李逆形状,不似反叛。”余曰:“观其双眸,知其险毒,枭獍系恶鸟兽,其凶狠在性,不在形也。”申正后,僧王回营,牵李逆入帐,该逆跪称小的。僧王故意抚循曰:“我既准汝降,我断不杀汝,将来江南,我还要带汝同去立功,不卜平定江南,汝有何计?”李逆曰:“江南瓜镇各营,我可招致,若专恃兵力,转难得手。”僧王曰:“汝论甚善。大将军惠亲王②欲见汝一面,即打发汝回,随我南下。汝在京谅无多耽阁也。”即刻派张子班、培城③、经额布带领马步数百人,押送起身。连伙贼巨憝数名及李逆顽童,并地官正丞相伪木戳及黄风帽,一并交委员带京。风帽黄红相间,白色绣花边,正面盘地官正丞相五字。狡童亦皆短衣绣袄,余贼皆披发如鬼。

僧王意欲得胜之师扬威南下,惠王促其回京覆命,再为前去。捷奏,僧帅加亲王,各官升赏有差。僧王定于二十一日,由冯官屯五更起程。余往送,僧王曰:“我已将大人劳绩,与秋

① 增庆,金州副都统。
② 惠端亲王绵愉,仁宗第五子。咸丰三年授命为大将军,留京督师。
③ 培城,章佳氏,满洲厢黄旗人。官至盛京将军。

山①一同奏出，二位俱是大员，只好听候恩命。”回头谓西凌阿②曰：“如得信后，即为张大人行去！”余屡次恳求回籍，俱未邀准，浼人转求，亦不容纳，因自己入帐陈情。甫说回籍二字，僧王适值酒后，挥泪大哭曰：“我对不住先皇帝！今大难未平，岂臣子所可言安逸者？大人在宣宗时，已受重恩，当日入京陛见，我在门上，得见丰采，何得以屈抑遂思归去耶？”余曰：“三年五月，余带兵在临洺关防堵，后闻贼逼兰仪，直隶长垣危急，带队迎剿。其时余兼祧严亲去世，奏上，奉旨俟直隶防堵事竣，再行回籍。兹已释服，尚未能归；且家为贼毁，荡然无存，兼慈寄寓乡间，盼归甚切。幸大军凯撤，故敢略陈下情。”僧王曰：“我不知老兄这许多苦处，即请回籍可耳！”余坐等。奉批：“准其回籍。”余送僧王后，因思在外多年，若不张罗回家，何以部署？因于二十三日由南郑起身回京。崇雨舲亲来送行，言：“我与兄京城相见，当不甚远。”又曰：“闻僧王已将余参劾，而密保张子班矣。”余曰：“我却不知，然进退大吏，想圣人自有权衡，未必悉由他人陈奏也。”

行至赵北口，接僧邸行知，奉上谕：“僧格林沁等奏：‘革员当差愧奋，并委办引河得力’等语。已革布政使张集馨，著加恩赏给五品顶戴。钦此。”自愧奉职无状，发遣新疆，效力行间，已逾两载，而菲材薄德，未能卓见事功，不过因人成事而已。圣恩高厚，给予头衔，感惭无地。若论桂良当日原参，几欲置之死地，不图复见天日，幸返林泉。向阅历代名臣各传，为奸佞谗害者，每每终身流徙，无路自新。虽日月之光昭，何

① 即经额布。

② 西凌阿，字纯斋，郭贝尔氏，满洲正白旗人。官至察哈尔都统。

虑叔孙之毁谤，而流离颠沛，枯槁穷愁，亦可想也。余遭逢尧舜，远轶于前代诸贤，故虽遇椒戚之枉诬，终不能损其毫末。君子乐得为君子，小人枉自为小人耳。

五月初六日到京。京寓自起造至今，主人未曾涉目，干戈扰我，猿鹤笑人，从此戢影蓬庐，不与人间事矣。上房至照房，前后两进，无门相通，因开后门，并改槅断，居然轩奕。许滇生笑谓余曰："通人住屋必通，收拾颇惬人意。"余曰："屋虽通，而人究不通也。"乞滇生书堂额四字。

兰儿年来虽延师课读，而有名无实。先生旷馆日多，学生顽心太重，检查所读之书，多半不能背记。因自课数月，令临写《醴泉铭》帖，并授以明文《必自集》并唐诗。

西偏屋宇浅狭，饬匠接前后两檐，始觉宽展。乞滇翁书"时晴斋"三字堂额。又属汪慕杜太史书刘长公"两度登朝今结局，一身多疾老还乡"句为楹帖。定计秋冬回南，因兼祧公卜葬后，余尚未得展谒，思之寸心耿耿；且兼慈寿腊已高，急思省视，因回南需用甚伙，一时艰于措办，未得成行。正在踌躇间，奉旨饬往向荣军营，听候差委等因。此向欣然军门所请也。余从事戎行日久，精力疲弊，又粮台概无领给，数年来借贷通挪，赔累数千金，力量更复不支。得此信后，合家仓皇。余谓家人曰："劳碌命，不准安闲，便有此意外事体。"然既经奉旨，又系军务，断不敢辞，且消停打算，方能首途。

冬月中旬，与罗椒生少农[1] 结伴出京。至山东省，崇雨舲中丞、厉研秋方伯、陈弼夫都转等各有所赠。在皇华馆住数

---

① 罗惇衍，字星斋，号椒生，广东顺德人。道光十五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同治十三年卒，谥文恪。

日，雇轿入山，至清江访杨至堂河帅，业已卧病不起，竟不延入，未几即作古人，似非托病者。过淮安，何亦民同年约小饮，并邀同年高士魁作陪。

十二月初七日至扬州。见城外瓦砾一片，真所谓芜城也。初八日早，雇轿回牛王营。行三十里，见三弟及两侄来接，觅一破店午尖。日短天寒，至更鼓始到家。拜谒老母，体气衰颓，幸精神饮食尚好，稍觉放心。备祭筵纸钱，赴兼祧公墓前拜扫，延天宁寺僧众唪经三日，焰口一台。

入城，见大兄体气充实，惟年来忽得痰厥症，不时晕眩。其嫂侄等，俱住乡间冯庄。大兄在城独居，只一黔奴供洒扫炊爨，病厥后，左右无人，深为可虑。大兄性情古癖，与嫂反目已久，故不肯回庄居住，余劝回庄，不以为然。

大兄三弟等，及姊妹并族中人、亲属，各有所赠。余罢官已久，又在营赔累数年，所赠每人仅数十金，或十数金不等，自惭力绵，不能优厚。

兼慈命家人李福、刘万带奴仆赴京，接覃妾回南，为余久居南中计也。

丙辰五十七岁（咸丰六年 1856 年）

正月二日，赴冯庄拜本生赠公及两妣影。路过藻侄村庄，时已将午，尚未起榻，入房视之，黝黑如漆，靠门有小窗一扇，亦令遮盖严密，不透天光，终日燃烛孤坐，并不看书，日用饮食，俭啬过于贫士。与藻侄近支如鸿瑞、绪庄等，动辄讹索。鸿瑞吸烟娶娼，耗费无节，心术品行，直不可问。三十年藻侄初归，即讹去五六千金，近日米薪一切，皆藻侄供给。侄妻弟

巴四，本盐贾子，其初颇有钱文，藻侄少孤，养于其家，外舅即其母舅也。受外舅怙冒已久，故巴四穷困，而亦不时乞贷，藻侄不敢不应其求。惟思藻侄一子，已于赴广西藩司任时落江而死，只有弱女，日以辞气相加。承继介眉侄一子，身体痨怯，性情异人，不但别居，且终年与藻侄夫妇不相见。骨肉乖薄，身复多病。如果达观，拥资何用？余晓之曰："汝为谁作马牛，而自奉苦约如此？"藻侄曰："侄之无子，因为刑官时，恐其死者含冤，凶徒漏网，杀人太多，因此绝嗣。"余曰："若论杀人，尚有如余之多乎？四川臬司，为各省刑名衙门之冠，除请令及立决者不计外，而秋审至七八百起之多，芟割几同草莱；且我又带兵两载，剿捕逆匪，遍及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其诛夷更难胜数。但问心无愧，情法相平，便无屈抑之处。余子兰儿，日见强壮，可望读书，是又何说？"藻侄不能答。余坐一时许，作别回村。藻侄又叮嘱再往，余告以初九日起身赴江南大营，先期再来看汝，不料竟成永别矣。

初六日遍上年坟，即以辞墓。信致六合姜士彬来村，收拾同往。姜幕在河南臬司任内，由琦相荐来司理笔札，后跟至大营，丰县告捷，由余保举县丞。上年由京同归，今又恳求同往江南，冀有议叙，以邀微禄。不知余决意入山，即往南营，不过敷衍文章，非求进取也。

初九日早，叩别兼慈。至未刻，即到扬州马头上船。包美东、张柏庭在船相候。美东云，伊家有董云卿者，星相有神仙之誉，已从东州邀来一见，挽余小住一两日。是晚上岸，到张柏庭米店小饮。次日大雪，午后少住，美东又邀上岸晚酌，并于城内唤说书人来，聊以佐酒。包八鬼亦来同饮。酒散后，余

谓美东曰:“明日必要开船,不及等候神仙矣!”

晚至船，见二侄锡祖挈妇往杭，船只相并。侄谓余曰，藻侄已去世。气体本虚，顿时汗脱。为恻然者久之。余幼时足不出书塾,藻侄亦因读书,轻易不至余家;及辛巳年,余避家难到京,藻侄辛巳举于乡,在京会馆同居,始日相见。丙戌年,同报罢回南，到家后，常得聚晤。丁亥六月，余挈妇随外舅黄怀谷先生赴晋，旅资无出，藻侄为余张罗四十金。戊子冬，藻侄入都。余住旃檀寺恩兰士师家,魏静卿住张秋艇侍御家,三人寓俱咫尺。余与静公急思获售,昼夜攻苦。藻侄已捐中书,又家道较余二人丰厚。静公尚有破屋数间，余则四壁俱无也。藻侄优游岁月,竟不作文,余作数千言规之。己丑,余侥幸,藻侄南归。壬辰春,藻侄寓吾宅内,即椿树三条胡同老宅也。春闱不第，藻侄留京，余为属徐桓生经太史[①]，点定课作，至冬腊间，造就颇佳，余心甚喜慰。乃癸巳春榜，又落孙山，铩羽而归，意兴潦倒。闻其外舅卒后，藻侄存项荡然。甲午冬到京，住于宅内，为明举春闱之战。藻侄知余京宦清苦，欲津贴薪水，余笑却之曰，穷不在此。乙未成进士。余所以为藻侄谋者,无微不至,是时黄夫人病甚,每日药饵之资,已无所出。藻侄谒见座师,并费用甚巨,不名一文,余在同乡帐局董荣处,四分利息，借银四百两，各半分用。余谓藻侄曰:“今年余若得差,此款余必独还,不令汝清理也。”秋,余典试河南,回京时即为归结。次年,余出守朔平,黄夫人因病未往,藻侄家眷到京,在西院居住。丁未春，黄夫人赴晋，大兄与大嫂住通州，其屋

---

① 徐经，字桓生，号子慎，江苏嘉定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官至山东济东泰武临道。

遂让藻侄居住，并家具车马一概给予。每月由署寄大兄薪水时，亦必帮助藻侄，又寄新车一辆，音问不绝。后藻侄由御史任霸昌道，杳然无信，且将大兄得罪，因溺于潘妾之言，故不顾尊长。余时由漳州道丁嗣父忧在家，闻之不能无怒，因亦绝其音书。服满进京，寓张相公庙地藏庵。藻侄由昌平来见，面有惭色，余概不提，恳往伊署度岁，切求始允。正月，余放西安粮道，藻侄擢皖臬。余在陕迭寄皮货等件，竟不回信，后闻中风，专寄再造丸。余在蜀臬，闻其升粤藩司，知其钱谷茫然，又专函托郑梦白中丞① 指教，乃俱无片纸只字见覆。余已早知此子之不克有终矣。然余照应多年，俾伊成人，今闻溘逝，倍觉怆然。

余开船至江口，连日阻风，不得长行。十四日早晨起，闻岸上有人声，询问余船，启船视之，乃张柏庭之仆，云其主已偕董神仙来矣。急邀至船，饮食款待。据董云，余家新坟，左边圹低，必须培高。余恳其为邵夫人择地卜葬，信知锡绶经理。在船遍相诸人，言余归田未能如命，将来恐要司文墨，比当日原阶更进一步。而相在船仆从，无不中者。见姜幕则曰："余前言今验矣！"先是，幕友姜士彬弱冠时，在金陵训读，见董相为汪典商门下客，董谓姜曰："足下只有两子。"其时姜幕尚未娶妇。两人并坐一木凳上，姜问董功名如何？董令姜指物带卜，姜拍木凳，董曰："功名蹭顿，将来可望异路耳！"又谓姜曰："余将别去，汪典商现虽称富，余见其即为窭人，衰气已兆，不能挽回。"又谓姜曰："与公别时，曾云二十年后水边相会，今已二十年，而此黄家桥，近在江口，非水边乎？"问姜现有几子？

① 郑祖琛，字梦白，浙江乌程人。嘉庆十年进士。官至巡抚。

姜曰:"本有四子,已殇其二矣。"董曰:"此二子,永保无恙。"汪典商后指同知,未得缺而故,家道萧条,断难再振。余问董籍隶何省?据云安徽。而姜幕云:"前二十年,问伊籍贯,云系福建人,相隔二十年,而形容不改,殊可异耳!"

送张、董二公去后,即开船渡江,风帆顺利,顷刻百余里。至常州换船,天复大雪。总督怡良住府城里,因系福建旧上司,特望谒见,谓余曰:"向营粮台,系云墀彭都转[①]管理,闻有数千万两,不能开帐之款,彭欲脱卸,故浼向奏调,将以推托于公也。公此去,万不可经手,岂特为子孙之累已哉!"余曰:"上次带兵在临洺关被参,桂制台虽奏称耗用帑金甚巨,及委查时,并未支用分毫。银两帐目,概未经手,分局委员支放各款,除兵勇口粮军装火药外,亦无别项支应。"怡曰:"钱粮事体,总以不经手为妙。"又曰:"嶰筠先生世兄邓尔晋,来余处乞书到大营,余因与向无交,未曾函致,已告知俟足下来,当为切托。余看其人,无甚才能,其急欲报营者,未必非见利之心。足下见彼时,祈说我已经奉托,至足下之用不用,婉言拒之可耳。"余思怡公自作好人,而令我作恶人,老奸巨猾、阅世已深。后余见邓子楚,告以怡悦亭所云,始恍然知怡之狡谲也。赵伯厚振祚[②]来拜,言府城团练情形,余听其言,皆不中窾窍。又见所募乡勇,沿街行走者,皆著长衫木履,手持长杆烟筒,且有带眼镜者。此等市井游民,欲其御侮折冲,摧坚陷阵,其可得乎?江南为人文之薮,文事有余,武备不足,而白昼谈兵,类皆赵括之辈耳。

① 彭玉雯,字云墀,咸丰三年以长芦盐运使调向荣营办理粮台。

② 赵振祚,字伯厚,号芝舫,顺天宛平人。道光十五年进士。官至左赞善。

至江南大营谒见向帅，相待犹旧交。坐定，谓余曰："彭云墀辛苦已数年，意欲将粮台奉烦。"余曰："前在独流，胜帅奏派，奉旨不准管理，此时似未便再奏，转与前旨不符。"向营文案系保举直隶州张小槎总理摺奏，尚有帮办数人，营务处帮翼长系陈景曾太守，李景泰副将。余略拜数客，天已将暮，因下山至孝陵卫寓所居住。向帅扎营在钟山之麓，与金陵城相隔五里，前支帐房，后架土屋，文案、营务各员，亦因帐房破烂，不愿再制，亦支木为庐，以供栖止。室有琴书，院栽花竹，颇楚楚有致，不似戎帷，皆依傍向帐左右，距孝陵卫三里。余所寓屋甚宽展，铺垫虽布素，亦甚洁净，较在胜营时，相去悬绝。向帅派余管理翼长，与将军瑞兴① 共事。又闻向帅与粮台商议，每月筹款四百金，为余薪水、车马之费，可谓极体恤矣。惟贪图在营者，只有两途：或念切功名，希图进取；或志在浮冒，冀幸侵渔。余灰烬余生，好官思之烂熟，家室屡为逆毁，何敢于此取赢？兼慈属余当归，更何肯复存远志？因与向商量，乞病旋里，切恳乃准，余乃乘舆而返。将姜、邓两公，交给粮台委员，而毅然归去。余谓向曰："公之见召，其意云何？"向曰："吾为国家爱惜人材，不欲足下以山林老也。"余曰："公期望过优，老病孱躯，实不足承钧谕。"向曰："公意既决，未敢相强。"余曰："到家后尚可买舟奉访也。"向曰："断无其事，我亦何敢盼望！"向与余在蜀同官，极相得，故相别六年，而殷勤道故，不以贵贱易其素履也。

孝陵卫街市，为兵勇聚集之所，又为买卖街，几于无物不

---

① 瑞兴，为福兴之误。福兴，穆尔查氏，满洲正白旗人。官至西安、绥远将军。光绪四年卒，谥庄悫。

备。各兵勇与本地居民结为婚姻，生有子女，各怀家室之念，其无家者，雇土娼入帐轮奸，后以妒争事，闻于向帅，立斩数人，又将被雇土娼，枭示营外；乃恬不畏法，昼则在田佯为工作，夜则入街进帐，奸宿如常。贼有固志，兵无斗心，克复金陵，恐非可期以旦夕。且江北诸营，如德兴阿① 疲软无能，畏贼如虎；雷以諴② 抽厘肥己，掘藏营私，纵容子弟、丁胥肆意扰害；而在营委员，又狐假虎威，共为荼毒。文俊在璧虎桥扎营，支应粮饷，于军务剿捕无涉也。

向帅老病交侵，不下山者已经两载，今因余至，来寓答拜，同人皆以为奇。余闻花山一带，贼每游奕。丹徒失陷后，沿途一带，俱有贼踪。南京城外有宁国寺，本金陵八景之一，自贼窜扰，又经兵勇盘踞其中，古松数万株，概遭砍伐，其余宝山胜刹，扫地无余。但见长干一塔，巍然独存。每晚向帅于薄暮后，即见如鼠如狐者，千百成群，积压枕藉，终夜不能成寐，而形体渐次支离，因诣宁国寺拈香上匾，焚疏祷祈，间或安静数日，而骚扰如常。余度其衰气已乘，恐将登鬼箓；而谀之者，谓饥狐乞食，无关休咎。

向营潮勇，最为凶恶，胜于盗贼。上年因粮饷不继，向谕汰裁其不得力者，潮勇竟持矛入向帅帐，望心而刺。向帅素有技能，将矛接住，用力一脚，将潮勇踢倒，用矛刺死。戈什闻声踵至，砍杀数人，群凶始逸。彭云墀逾墙而免，粮台小委员被乱军砍死，不知主名，只作罢论。向帅派余充当翼长，陈景曾

---

① 德兴阿，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官至塔尔巴哈台办事大臣。同治六年卒，谥威恪。

② 雷以諴，字鹤皋，湖北咸宁人。道光三年进士。官至江苏布政使。

曰："翼长必须有数百兵，方可以备非常。"余知用兵日久，粮饷维艰，将懦兵骄，已成痼疾，若稍加整顿，必有倒戈相向之祸；若听其凶暴，又恐酿生事端。向帅尚无如何，我等更何敢招衅也？

十三日由孝陵卫起身，至溧水上船，过常州至丹阳又换江船，在江口阻风三日。十八日风脚微转，折戗飞渡，晚至壁虎桥，水势极溜。十九日至扬州，河下船只甚少，并有纷纷迁徙者。二十日午后至家。是日为三弟新妇生辰，亲友在室，兼慈闻余归，喜动颜色。

闻江南大营，为贼攻陷，向帅退至丹阳，人心惶惑。向帅与贼相持者几及四年，合营兵数，不足二万人，又兼顾芜湖、东坝、秣陵关等处，存营者仅数千人，请兵断然不敢，招勇又苦无饷。贼探知虚实，倾巢攻击，轮战不退，兵勇昼夜抵御，其势不支，全营沦陷。向帅节节退守，直至丹阳，始能屯扎。张国梁[①]殿后，幸不全军覆没。而粮台文案，概失无存，随营委员，颇有死伤。距余离营，仅数日耳。向帅遭此大创，愤急病发，自谓英名扫地，重负委任，亦即奄逝。

二十三日，闻瓜州贼颇滋扰，将军托明阿[②]、德兴阿、雷以諴皆系庸材，本难办贼，直隶总兵李致和尤恇怯无耻；惟毛三元总镇，尚称勇往，民赖以固。余东圩新庄，久为贼踞，佃亦不来，据闻贼来则逃，贼去则返，无安枕矣。是晚闻扬州城陷，世太守殉难。贼未破城之先，乞丐甚多，城中官民，不甚留意，贼

---

① 张国梁，字殿臣，广东高要人。官至江南提督。咸丰十年为太平军击伤死，谥忠武。

② 托明阿，栋鄂氏，满洲正红旗人。官至西安将军。

至而乞丐皆为内应，乡勇亦复倒戈。扬城破后，人情慌张，牵牛担负者，由东往西，络绎不绝。余见光景紧迫，先令扎竹椅数乘，安排人夫扛抬妇弱，料理粗定，以备仓卒应用。又与三弟将契纸捡点，用包捆扎；又将陪七妹田契，先送交程湛华处。是时后照房兴工，木瓦各匠甚多，余令暂歇，即在庄住，以助声势。令人谕知江庄各佃，打扫屋宇。

二十四日早，余徘徊陇畔，见直隶逃兵，纷纷北走，询知仪城于今早已陷。遂用小轿将老母送至江庄，其姨太太及三弟妇、七八两妹，俱令乘坐竹椅随往。又谕佣人，将米薪油烛，以及各人随身衣服铺盖，陆续运去，仆妇概令同行。余与三弟及同事数人未走。晚间遥见城南火光，妇女奔逃者，竟夜不息。余和衣在书房假寐，至四更余，三弟呼余起，同出大门，见东面人影憧憧，并有旗帜器械，询问六合大路。余令地保往询，云是潮勇寻觅张国梁者。但张在江南，而此股潮勇忽来江北找觅，已属奇异，且闻其声音，多半楚咻，安知非仪、扬破城之贼党，来村打探路径者！并闻在许召存庄上，以问路为由，用刀背连砍多人，魏瀛先跳免。核其情节，尤属可疑！余令地保带伊等由大路行走，不令进庄；又令家人将后门锁钥拔去，恐贼入大门，而我等尚可由后门走也。天明后，饱饭毕，令人至江庄省问兼慈，夜来安否，此三月二十五日也。

薛次甥来庄，言伊母奔走一夜，现在困卧松园，令即作食送去。余曰："家人俱已走完，难以炊黍。"因用布袋装炒米斗余，又黄虀数把，交薛甥随从，又给钱数千文，催令赶去。薛甥言腹饥甚，先吃炒米一大碗，始肯回去。瞿门叔子名四麻者，欲来借寓，余曰："我等尚且要走，公其勿来！"令三弟先往江

庄，俟坐骑回来，余再前去，距牛王营仅六里也。晌午后，余带马夫王三引路至江庄。佃屋污秽，地窄人多，因另挪一屋，以为栖息计。二更后，牛王营木瓦匠，纷纷各携斧凿，来庄躲避。云裁缝张八已为群贼所剁，身脑并碎。张八所住之屋，与余家相距只半里耳。少顷，木工头吕司务，并同事朱三亦来，云贼已上庄，是以各避。四更余，家人孟铁、小余等至，云伊二人伏于麦田，故未为贼见。余思贼既上庄，距此仅六里，风驰电扫，转瞬即至，老母年近八旬，惊颤不堪恐吓，因请上轿先行，至铁坝头庄屋为妥。以下妇弱，或坐竹椅，或骑黔驴，三弟与余，亦各策蹇。孟铁、顺儿，执刀相随，至天辨色时，已到铁坝，令佃妇煮粥供食。张全等随后亦至。

查询牛王营贼并未至，茅屋犹存。兼慈在乡，待穷苦小民极优。贼至十二里坨，距余家八里，令卖菜佣引路至我庄上。卖菜佣感老母恩德，佯作导引，而中途脱逃，是以贼迷路径，未得到庄。其杀张八者，乃土匪挟仇，并非长发也。

二十六、七等日，四乡俱有火光，巴祠亦为焚毁。土匪、长毛，交相为害。余预雇轿夫十二名，每日给身工二百文，又给早晚两餐，无论行住皆然。谢家集距铁坝仅四、五里，已有贼踪，而铁坝又难安稳。

二十八日晚，村锣大振，人声鼎沸。余将庄门紧闭，自带佃役、轿夫约五六十人，伏于村边，将大绳燃著，有手枪四杆，令孟铁等将子药装足，但见入庄之贼，即开枪轰击呼噪，黑夜中贼不知我虚实，断不敢逞。后闻喊声渐定，乃收队而回。

王家莹史行，专信来庄，谭妾出京过山东，沿途颇遭惊险，现在坐船至邵伯一带听信。余示以回书，令往樊汶，或往

盐城，俟此间粗定，再行回来。多一妇弱，即多一番调护。二十九日余常诞，令家人无许拜寿。生民涂炭，家室流转，尚说生日耶？

铁坝既难安枕，别无他处可挪。有已去打杂夫吴荣，系谢家集人，云伊有姊，住玉兴集乡，可以往借居住。是时计无复之，即令前往说定。初二日，复由铁坝头陆续挪移，到庄内察看形势，紧靠大道，牵牛负子者如蚁，而庄前场上，遍地皆人，断非善地。入其室，有一人谓房主曰："此何可容？有此名声，必为村害。"盖以余曾为外吏，恐招引匪徒，入庄窥伺，累及村邻。余晓之曰："公等无惧，余只随身衣服数件，不至慢藏诲盗。"

初三日晨起，履勘屋前后路径，见有盘陀，令小余登视，山后是何地方，如果严密，俟贼匪到时，可将老母先抬过山，余人尚可步行。奈山后亦系大道，逃徙者亦复络绎不绝，更非佳处。三弟妇母魏，令家人来视余。余询其向在何处？据魏仆云，在僧道桥住过数年，情形极熟，去此九十里。余即给资令伊前往雇船，一面令吴荣雇小车十余辆，连驴头各骑，足敷搬送。初四日，由玉兴集起身，至晚抵河口，计小船三只。去贼渐远，身心稍安。

北门米行谢某与大兄素善，被贼虏去数日，贼悯其老病遂回。谢在贼中闻群贼共说，以余曾在直北带兵，随同灭贼，系伊等仇人，故三月二十五日，由十二里坨欲赴牛王营，而余已于二十四日全家搬至江庄。二十六日贼至江庄，大兄伏于麦田得免，而余已于二十五日夜至铁坝。及贼于二十八、九日扰谢家集、玉兴集，余已定计再迁。贼于初二日至铁坝庄哨探，

余已挪至天长界矣。后贼知余去已远，故不再追。贼不及余，都是后著，余乃先手耳。余不惜小费，先雇轿夫十二名，故临时不至掣肘。佃户见贼势已逼，各顾身家，主人呼应不灵。在牛王营未起身前，本派定佃户某某，扛抬眷属，临时竟各躲避，此犹未见贼也，若见贼，则更不相关涉。同邑中有将衣物寄佃家者，竟为所侵吞，托词土匪，主人亦莫能深究也。

藻侄没后，因山地未获，权厝山陬，贼至李家庄，刃挟村妇，令指厝所，掘棺肆砍，携其首而去。里中人谣言四起：或云在粤西曾惩办杨秀清，或云得逆匪贿，故纵恶首，致令首告者被戮，今来修怨耳！其说荒诞无稽，莫可究诘。惟贼必觅其厝所，毁尸携元，似非无因者。余外吏几二十年，未尝不历优缺，而官囊余剩，甚属寥寥。藻侄外吏不足十年，其在霸昌道任内，缺极清苦，不敷用度；皖省臬司三载，计节寿所入，谅亦所存无多；而粤西藩司，在任不久，何以归田后积有多金？虽升调概不进京，应酬可免，究何至官囊充牣？藻侄未没前，住居黑屋者三年，不殊幽禁，刻苦不费一文，而供他人醉饱，子既溺毙，妾又不贞。身没，黄白田产，并为鸿瑞、绪庄、巴四及继子瓜分，酌留一股为其女嫁资。余素信果报，不明此理，若孽在前生，何以给予智慧，得有科名，复为方伯？若孽在今生，又不能指名恶迹。且为人性气平和，素称周到，似不至肆意妄为，致干天谴；而乃先绝其嗣，不保其躯，妻亦随亡，女殊孤苦，呜呼异矣！

住船数日，老母以船小板硬，摇晃不能成寐，因于杨家庄，寻茅屋数间，奉母居住，余暂住舟中。弟妇堂兄魏介眉，来庄看妹，梦之而言曰：“吾婶谓妹已为贼掳。”余曰：“若果被贼，当

不止令妹一人，公言何唐突也！”又大言曰：“此地如何住得？”余晓之曰：“避乱侨居，还要高堂大厦，其势不能。老母尚可安居，令妹何妨委曲？”观于此事，魏氏其衰乎！

谭妾著李福来僧道桥，询明路径。余令李福回船，谕知前来。大侄挈换姑来庄，二侄夫妇亦到，因于杨姓房之东偏另觅一宅居住。侄等旋移至僧道桥街孙姓屋，并接大嫂同居。余亦移至三谭庄谭姓屋。谭与鸿甫侄为近亲，与余亦遂为瓜葛，屋比杨宅宽展。

七、八两妹，久已成人，而归妹愆期，当此时艰，更宜早为成就，不能诸事求全。两人嫁妆，先大夫在世已为备办，因于六月十一日，令三弟姨太太，带七妹回牛王营，送归程家。程族本单寒，妹夫程湛华，系丁亥孝廉，在乡里间安分读书。

八妹前于道光二十三年，阮文达在日，欲联婚姻，余因阮八世兄性情痴呆，诸郎皆不能负荷，坚却不行。不料十年后，兼慈在扬，仍复许之，足徵定数。妹夫头秃性愚，姨太太以此亲系兼慈所主，每有闲言，然事已定局，无可更张，亦于六月出嫁，了此两桩大事。其将来穷通，则在两人之命矣。

桂良因余在临洺关及长垣带兵时，其支用兵勇口粮，必欲余出名销算，不过因当日捏参，思以实此言耳！行文至向帅及怡督处，转下本邑。余即申复，赶紧收拾赴保定核算。言当日钱粮帐目，概未经手，惟既关粮饷，又奉札饬，不敢推诿，恐桂良又欲生波也。

本地捐输，每年几为常例，亩捐者，按亩派捐；指捐者，则指其人而捐之。仪地密迩强寇，邑令更易无常，每一官履任，则必指捐一次。数年来所捐不少，而邑中作何支销，竟不可

考。董事包娼听曲，县令、典史、教官月支，皆取诸捐款，且亦未见寸奖。民力几何，安能堪此朘削？余家除薄田数亩外，毫无入项，自先大夫去世后，每年入不敷出。三弟闻捐，深以为苦，欲与余析产，以分其责。余曰："弟既愿析，余亦不强，其田之肥瘠，佃之勤惰，悉听弟分派，余不与闻。"内兼慈自治者，现归三弟收管，将来作为兼慈祭田；其庶母自治者，亦归三弟经理，将来即为三弟己业，缘三弟本庶母所出，与余无涉。尚有孙姓抵产，亦归三弟管照，即作为先大夫祭田。家中田产，内牛王营一处，系嗣君赠公所遗，应独归余，与三弟无干，亦如庶母之产，与余无干也。铁坝头、田家茔，系余廉俸私治，令三弟亦归并平分，不必提为余之私产。惟周家坡一处，嗣公、蒇邵两夫人，皆葬其山中，当日购此产时，系邵夫人并王室变换首饰公置，内有兼慈并庶母私囊在内，令三弟将此分产业归余，以为三坟祭扫之费，其庶母原价，画出归还。兼慈谕于余受分内，每年呈进甘旨，余饬大侄每节呈送五十两，通年共一百五十两。兼慈谕提产一分给长孙兰儿，余以兰儿并无弟兄，余受分之产，皆其产也，不必再为增垒。三弟又将先人帐上尚有应行归还者，派认清偿，余谕大侄遵办。三弟又云帐上尚有应还庶母款项，亦须认给，余亦饬大侄陆续清理。三弟又以三年六月，张淦会寄家用四十两，三弟亦欲清给，余即请其画扣。后问张林，据云此项已经寄回，不知浮沉何处？牛王营田地庄房，尚可栖止，余因兼慈并三弟眷属俱住其中，未便索取，俟兼慈百年后，再令三弟交出可耳。金全自置山田一分，系田伙周姓代为管理。金全因在苏作贾，不能兼顾，禀恳将此分山地，抵予帐目，余谕金全抵利则可。后金全将田契交出，余因大侄

既为余经理田亩,而伊双亲在堂,自产恐不足以资养赡,因将此田给之。

余自去腊到家,带去一千五百余金,又谭妾带回二百金,除自往江南盘川,以及家居食用外,又起造牛王营照房二百金,余皆为睦姻任恤之用。现在北上无资,仪地亲族间,丝毫无可通融,因令张全往苏,在金全处取五百金,以为北上舟车之费。金全以四百五十金作为五百金,云苏州商贾行市,不搭钞票,只能九折。市侩唯利是趋,难以理喻。

七月二十四日,由三谭庄起身,至僧道桥上船,由外湖行走,风帆顺利,三日即抵清江。惟天气酷热已极,至王家茔史行,小住数日,于八月初四日长行。将书箱交给史行,随便寄京,因途中盘川不敷故也。至沂州府雇轿,送至齐河出山。自河南北岸铜瓦箱决口后,直冲东昌,大清河桥冲断,黄河灌注,直至齐河县城下。禹城左近各县,咸为泽国,来往行旅,俱由齐河渡黄。自齐河至禹城,并无旱道,近村农民,以小舟济渡,计程九十里,需索甚苦。余在齐河南店,住二日,令戈什杨保安,持帖至齐河县署,乞差协同觅船,许给重赏,始得小舟七八只,将车分载。自丑初由南北渡,幸尚顺利。坐车十五里至隔水处所,上船拉挽,水深处数丈,水浅处没髁,或推或挽,皆从田园果木林中游泳。至日暮,始至禹城,驿馆距城尚远。至子正后,始到禹城桥,人马疲乏已极。从此渐入直境,道路干燥,按站遄行。记在泰安前时,忽遭大雨,平地水深尺许,衣履沾透,亦苦境也。

八月杪到京,据家人云,保定可以不去。余信致钱香士方伯,道其原委,然未敢遽言不去,恐桂良又将肆逞其恶也。余

本系引疾回里，是以抵京后，杜门却扫，日居时晴斋，读书自娱，暇与儿子师林远村① 太史，讨论笔墨，真所谓“万人如海一身藏”者是也。

九月二十七日，与林远村正在闲论时，忽奉旨赏给四品顶戴，署理甘肃藩司。余宦途灰冷，久已不愿出山，攘臂下车，徒增笑柄。因请许滇生来，商酌出处。余意以不出山为得计，而滇叟不能代决。余托滇叟便询当轴者，是否可以病辞？滇叟来说：“以甘藩为难，上深知之，奉此特恩，显违诏谕，恐非所宜；且吾辈际此时艰，谁肯求进？然为身谋，亦宜详慎，不求有功，只求无过。当轴者咸以不出为非，似未可善刀而藏。”余曰：“俟自行酌度，再为定局。”出处大事，亦不容苟且从事，毫无把握。

十月初一日晨起，于大士前求示，签语甚吉，有“枯木逢春”之句；卜诸《灵棋经》，其语亦吉，余意始决。

初二，托焦桂樵祐瀛章京② 代具奏稿、开具履历，于初三日赴宫门谢恩。辰刻在养心殿召见，照例免冠叩谢。上问曰：“汝几时到京？”对曰：“上月到京。”上曰：“从那里来的？”对曰：“从本籍仪徵县来的。”上曰：“贼破仪徵，汝在何处？”对曰：“臣家本住县城，因三年城破后屋为贼毁，迁居村庄，结茅栖止。本年贼到乡滋扰，臣奉母逐渐迁移。”上曰：“汝家人口未被伤否？”叩首曰：“托皇上洪福，人口先期避去，尚未伤损。”上曰：“汝腿疾已愈否？”对曰：“臣腿疾断不能愈。”上曰：“何也？”对

---

① 林之望，字小颖，号远村，安徽怀远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官至布政使。

② 焦祐瀛，字桂樵，直隶天津人。道光十九年举人。官至太仆寺卿。

曰："臣腿受伤时，系在冬月，营中无好医，又无药饵。臣年近六十，精力就衰，故一时难以痊愈；且不独腿疾，近来头眩心跳，而聪明智虑，迥不如前，是以不敢俯伏宫门，求赏差使。"上曰："汝何以坠马受伤？"对曰："臣素不善骑，军中督队，非骑马不可，是日督队，所骑生马，未经行阵，逆匪摇旗呐喊，马遂惊逸，臣羁勒不住，遂致坠马，并为马碰一脚，抬回帐房，不能带队。经胜保奏明，赴就近省城调理，蒙恩谕准。"上曰："汝前在军台几个月，我就放汝河南臬司？"对曰："在军台五月，即蒙恩旨。"上曰："我记得汝未到河南，即迁汝直隶藩司。"叩首曰："在河南臬司任内仅一个月，即蒙圣恩补授直隶藩司。"上曰："汝初到直隶，其时总督还是讷尔经额？"对曰："是"。上曰："汝几时带兵在临洺关，几时至庙工？"对曰："臣三年四月，由直隶省往临洺关驻扎。五月十三日，因长垣县告警，与逆匪相隔一河，势甚危急。臣因畿辅重地，恐有疏虞，一面奏明，一面带兵迎击，因长垣县无隘可扼，遂前进至河南庙工，临河扼要。六月十八日，贼由黄河扑陈桥渡口，臣派参将额尔精额、游击穆隆阿，开炮轰击，生擒逆目莫应扬等五十余名，就近交河南审明正法，奏明在案。八月奉旨回省防堵。二十日行至大名，接奉谕寄，命带兵至深州堵击。臣探知逆匪已窜天津，请旨何往？奉朱批：随时进剿，兼可横击。臣即带兵至静海县唐官屯。九月，督臣桂良，八百里来文，奏调臣星夜回省，并派弁迎提。臣行至河间府，胜保怪臣擅自回省。臣一面禀明胜保，一面禀知桂良。二十七日，行至保定府二十里铺，桂良令将原队带回，仍由原路行走。臣因旱路迂折，由省河至天津，下水四日，即可到津。贪图路近，致与督臣札饬不合，遂被参劾。此皆臣遇

事拘泥，不会当差，致招皇上生气。臣实在该死，对不住皇上恩典。”因再叩头。上曰：“汝在胜保营几年？”对曰：“不足三年。”上曰：“胜保打仗如何？”对曰：“奋不顾身，极为勇往，调度亦尚合机宜。”上曰：“人言胜保不恤士卒，有否？”对曰：“不至不恤，但御兵甚严，军中不能无怨。胜保每督队时，或贼甫交锋而旋伏匿，或督催攻栅而不敢前，及至撤队回营，按名严惩，甚有按军法从事者。白刃在前，谁肯向死，其尚严亦非得已也。”上曰：“胜保待人倨傲，虽提、镇、都统不予坐位，有否？”对曰：“有之。军中皆住帐房，胜保系主将，帐中只有一座，旁有小座数位，如偶然入帐回话，及传令进兵等事，不暇延坐；若计议军务，工夫太久，也还令坐。且军营规矩，由小将而保至提、镇、都统者，虽品秩相同，从不敢分庭抗礼，所以然者，无以示威，则军令不肃；若新来提、镇、都统，胜保亦不能如此。”上曰：“胜保有人说唐花满屋，娇童林立，有否？”对曰：“山东冬日并无唐花，虽省城亦无花窖，且住居帐房，仅堪容膝，即有唐花，无处可摆；至胜保只有管稿案家人二、三名，皆已年长，其余在帐使令，皆系末弁兵丁，未见其有娇童。”上曰：“汝为胜保作过摺子否”？对曰：“在独流时，因文案委员来不及，胜保令臣作过请饷摺片，未曾作过正摺。”上曰：“贼何以屡攻不克？究竟官兵比贼技艺如何？”对曰：“贼情诡诈，每每伏匿不出，伺隙而动，若认真交战，断不能抵御官军。官军步伐整齐，皆有纪律，贼兵终是乌合。”上曰：“贼每据一处，支搭木城，汝见过否？”对曰：“贼在舒镇时，所据辛庄，与臣营并崇恩营紧对，贼窜阜城，臣与崇恩入辛庄搜捕余匪，见贼濠内，以枣树为鹿砦，约二丈厚，绳缚桩定，极其结实。贼伏砦内，官军越濠，即被枪毙。砦内

用民间粗桌椅、橱柜之类，纵横交植，糊之以土，故枪炮不透；又贼墙上挖大小方圆炮眼，眼虽大，而官军枪不得入。”上曰：“何也？”对曰：“炮眼形斜，官军枪子即中其墙眼，而俱为旁墙挡碰。贼之奸谲，大率如是。”上见余跪奏时久，因命曰：“汝过十天，再递牌子。”对曰：“是”。

出殿门，见文孔修枢相①，拉余至太监值宿屋内，谓余曰：“甘省事体极难，欠饷至一千零七八十万之多；而口外防兵，又复嗷嗷待哺，各省协饷，任催罔应，此等情形困顿，皇上深知，奉劝上去不必说不能胜任话头。若论此缺，无人可以胜任，不必弟与尊兄也。”余曰：“口饷不去，防兵必攘夺回民，回民被扰，情急必然滋事。此时国家，还能办西路军需耶？”孔修曰：“兄去极是，吾颇为隐忧！上年曾条奏一摺，议而未行。”余曰：“如有疏稿，何不借观？”孔修曰：“改日寻出候正。特恐予书生见识，外间不能行也。易念园② 公事，近年几于躺倒，尚不知乐詹余③ 如何？”余曰：“乐制军未曾共事，但能听话便好！”

十三日赴园，辰刻，勤政殿东暖阁召见。上曰：“胜保与僧格林沁两人，用兵优劣如何？”对曰：“两人性情不同，待将士亦不同，兵法运用亦复不同。”上曰：“何也？”对曰：“胜保性急，僧格林沁性气平和。胜保待将士，虽有功必赏，而词色严厉，出语不慎，未免令官弁难堪，所以招怨；僧格林沁与大小将士说话，皆有笑容，与士卒同甘苦，故营中畏怀兼至。至用兵，则胜保固以智取，有时复以力胜，常在队上谕将官曰：譬如两鼠斗

① 文庆，字孔修，满洲厢红旗人。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咸丰六年卒，谥文端。

② 易棠，字召甘，号念园，湖南善化人。道光九年进士。官至陕甘总督。

③ 乐斌，字詹余，满洲镶红旗人。官至陕甘总督。

于穴中，将勇者胜。固属兵法，而强敌难克，伤亡遂多。每见一仗，自队扛回者络绎不绝；若一仗得手，则其锋不可当矣。僧格林沁爱惜兵弁，见逆匪伏匿不出，于暗中伤害兵丁，心常惨恻，是以在城高处但用水围，兵丁既无伤损，逆匪又聚而歼旃。”上曰：“僧格林沁待将官，自然亦是从宽？”对曰：“僧格林沁以法术驾驭将官，或温语拊循，或招同饮食。将官亦知其驾驭，而不敢轻犯营规，及派差使，加倍出力，惟恐对僧格林沁不住，又恐被申饬，有伤颜面，是以营中亦甚严肃。”上曰：“胜保打仗真是勇吗？”对曰：“勇不可言，虽将弁不及。”上曰：“何以见得？”对曰：“胜保打仗，虽未必无失，而屹立不动，无人能及。即如在临清清水镇劫营，误中贼计，合营步队溃散，胜保衣帽俱失，帐房焚毁，只将关防一颗并赐刀抢出。胜保其时，只有马队二千，逆匪数万，呼声动地，胜保犹能将逆匪于黑夜中冲回，贼亦竟不敢逼。副都统常亮见贼势浩大，恐有挫败，请胜保暂退，俟天明再图后举。胜保挥刀怒詈曰：‘吾为督兵大臣，只可进一寸死，断不退一寸生，敢有言退者斩！’常亮乃不敢请。又如在高唐州三颗柳地方督队，枪炮如雨，距城一里，臣就不能到。”上曰：“你不能到，胜保何以敢到？”对曰：“胜保系亲身督队，兵勇尚畏矢石，每每躲藏；若统帅退避，则兵勇更不出力。臣自左腿受伤后，时常隐痛，不得上马，而路不通车，难以前去。”上曰：“似此危险，胜保何以不受伤？”对曰：“胜保帽子上，屡有枪眼，其所以不陨命者，犹是仰仗皇上威灵，恐不关胜保之福命。”上曰：“汝当日在别省管过粮台否？”对曰：“在四川署藩司任内，琦善剿捕中瞻对，臣办过后路粮台，不过两月即已蒇事。”上曰：“汝在胜保营内，管过粮台否？”对曰：“因河

南候补府马文铎管理粮台，忽得重病，胜保委臣代理三十余日。”上曰：“汝在营所带那省兵？”对曰：“直隶宣化镇古北口提标、通永镇督标俱带过。”上曰：“汝当日系由那省调甘肃？”对曰：“臣由贵州藩司调甘肃。”上曰：“汝贵州未曾到任？”对曰：“是。”上曰：“汝今年五十几岁？”对曰：“臣系庚申命，今年五十七岁。”上曰：“汝京城有住房否？”对曰：“有。”上曰：“在何处？”对曰：“在西单牌楼。”上曰：“甚么胡同？”对曰：“皮库胡同。”上曰：“汝几个儿子？”对曰：“只一个孩子。”上曰：“今年多大？”对曰：“十四岁。”上曰：“当未当差？”对曰：“未曾当差。”上曰：“汝屋内有几个妾？”对曰：“臣屋内有一个伺候的人。”上曰：“汝明日再递牌子。”对曰：“是。”

许滇生为乔梓，在澄怀园请吃饭，约沈阆亭①、单地山②作陪，二公亦南斋客也。

彭咏莪相国③来拜，云有话说。相国曰：“今年夏天皇上问起世叔在何处？我对因腿伤举废，由江南向营回籍。本是江南人，想此时该在家里。皇上说，我意欲叫他来京，给予三四品京堂。后来未曾降旨，事遂中止。昨日因易制台告病，皇上得意，转出一藩司，竟放世叔藩司，我等未曾与闻。此由特简，足徵恩眷。”余曰：“皆中堂提挈。”彭曰：“昨乌鲁木齐都统奏催甘饷，皇上说本年纵不给予，上年总该解去。世叔此去，总要立

---

① 沈兆霖，字朗亭，号尺生，浙江钱塘人。道光十六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同治元年卒，谥文忠。

② 单懋谦，字地山，湖北襄阳人，道光十二年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光绪五年卒，谥文恪。

③ 彭蕴章，字咏莪，江苏常州人。道光十五年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同治元年卒，谥文敬。

出章程，每年应如何拨解。甘肃地方虽苦，幸无军务。”

十四日，仍在东暖阁，上曰：“汝与向荣向来相熟吗？”对曰：“臣在四川臬司任内，向荣系四川提督，同官省城，素来熟识。”上曰：“人谓向荣不识字，赳赳之气，不堪晌迩，是否？”对曰：“向荣对臣说过，入伍最早，幼年失学，故识字无多。其人气味雅致，不似武夫，与僚属极谦恭有礼。”上曰：“向荣是何相貌？”对曰：“体瘦身长，右边脸面缺一块，背渐伛偻。”上曰：“何以脸缺一块？”对曰：“臣曾问过向荣，据云河南滑县教匪滋事时，向荣随杨遇春破道口镇，被贼削去半边，后来总未长起。”上曰：“汝几时到向荣营？”对曰：“臣系上年九月，奉旨发往差委，十一月到营。”上曰：“汝自然是办摺奏？”对曰：“向荣营中有摺奏委员。”上曰：“是谁？”对曰：“系广西人，由营伍字识出身，现已保举直隶州，臣一时忘其名字，人皆呼之为张小槎。”上曰：“汝在营管何事？”对曰：“向荣派臣与福兴充当满汉翼长。”上曰：“汝看福兴人如何？”对曰：“福兴年纪不过三四十岁，年力精壮，仪仗可观。臣虽未见其打仗，据向荣对臣说，自湖北跟随至江宁，身经百战，极肯向前；惟年轻少学，不免有性气。臣看其人，在将官中体面可用。”上曰：“向荣何以就过去了？”对曰：“向荣以一介武夫，受皇上重恩，负国家重任，与逆匪相持四载，不能扫穴擒渠，反为贼劫营挫败，自然对不住皇上；向荣又是病躯，闻其愤急而死，死之日，军士哀慕。似此将材，殊觉可惜！”上曰：“哎！向荣营中得力将官，自然不少？”对曰：“据向荣说，有二十余人，皆可独当一面，而李鼎泰尤为著名。”上曰：“李鼎泰何处人？现系何官？”对曰：“李鼎泰系湖南镇筸镇兵丁，本系游击，现经怡良保奏，皇上已赏给副将。”

上曰："汝在向荣营中，自然见过张国梁？"对曰："见过两次。"上曰："同在一营，何以仅见两次？"对曰："向荣营在钟山顶上，居高临下，与南京城紧对，相距五里。张国梁营在龙脖子上，系属前敌，与贼相距二里，张国梁轻易不敢离营。前敌营屡落贼匪炮子，是以人总不敢去。"上曰："汝等尚不敢去，张国梁竟敢扎营？"对曰："张国梁究系武将，且久在行间，闻炮声而善于趋避。臣自腿伤后，不能骑马，更觉不便，是以张国梁到臣营来，叮嘱臣断不要去，亦知臣之不善骑也。"上曰："张国梁气质自然更粗？"对曰："张国梁本系投诚，且终日在军中，未得礼陶乐淑，一时变化不尽。"上曰："张国梁闻其好酒嗜色，汝知之否？"对曰："臣在营略有所闻。据臣愚见，若辈出身微贱，其贪酒好色，是其本性，只要他肯出力杀贼，并是好将官。皇上博览群书，自古御将，大约皆餍其欲而驾驭之，不患其不尽力也。此等人难以礼法绳之。"上曰："张国梁战功，必有奇异处？"对曰："臣闻向荣说，贼中有铁公鸡者，凶悍无匹，忽箭射战书，欲与张国梁独战，以决雌雄，不准多带一人，如不敢出，以后请勿交锋。向荣不令张国梁出斗。张国梁因贼将指名，若畏而不战，将来贼益无忌惮！届期张国梁与铁公鸡对战，张国梁竟为铁公鸡擒过马去。张国梁自分必死，在贼马上抽出身佩利刀，对铁公鸡胫上一刺落马，贼中大惊。张国梁从此威名甚著，贼见其旗帜即奔。"上曰："铁公鸡如此凶狠，何以反为张国梁所刺？"对曰："臣亦问过向荣，据云，张国梁被擒，铁公鸡在马上欢喜得意，又见张国梁手无兵器，故不防备，不料张国梁身有短刃，锋利无匹，一刺便死。张国梁亲兵八百人，皆人挟短刃，以备非常，即张国梁之传授也。"上曰："张国梁粗

卤，断不识字，自然不知兵法。汝看他还有调度否？”对曰：“张国梁打仗，臣未曾亲见。本年浦口危急，张国梁带兵来援，令别将用伊旗帜带次弱兵丁前行，贼见旗帜，让弱兵过去，张国梁乃以精兵用他将旗帜。贼以为张国梁队伍已过，后队必可掩杀，不料后队才是真张国梁。贼锋甫交，张国梁免胄大呼，所带精兵，无不一以当十，而前队伪为张国梁之兵，亦折回兜击，贼死无算，城围遂解。臣看其调度，颇合机宜，皆由于久历戎行，是以暗合孙吴。”上曰：“汝见托明阿么？”对曰：“托明阿营在江北，臣随向荣系在江南，未得相见。”上曰：“汝明日再递牌子。”

十五日，玉澜堂召见。查玉澜堂在万寿山，距园七里，宫门外西边，有托托丞相庙。丑正，至彼处递摺，在外朝房坐候。辰初，上骑马至，进鹿角木后，诸臣皆于右手侍立。余系外吏，立于诸京卿之末，略离几步，以便分别。上缓辔两旁顾盼。余是日未起，先与许滇生、耿石农金吾进去，在玉澜堂过道，坐地等候，与寿山口紧对，遍山皆青皮古松，不下数百株，太湖石亦高低错落有致，异鸟飞翔，哢音木杪，真蓬莱仙境也。余谓滇生曰：“此间系先生熟游之地，余则如来天上！”滇叟曰：“余亦第一次也。向来挪动临幸处所，南斋翰林例不跟随，今日奏事，始得到此”。

巳正召对，上曰：“汝五品顶戴是何人保奏？”对曰：“是僧格林沁。”上曰：“汝在军营日久，各省营兵，何处最为精锐？”对曰：“臣在胜保军营，管理营务处，曾与委员议论过，总要看他打仗，才定出强弱来。胜保营中，北路兵多以甘肃西宁，陕西河州、固原，直隶通永头起，正定镇头起，吉林头二起，黑龙江

二起及五起，俱甚精悍，贼匪扑来，可以定得住，枪炮俱有准。”上曰：“胜保在高唐，何日〔以〕旷日持久，不能克复？”对曰：“逆匪靠城挑挖三道濠沟，伏贼在内，官军每逾沟，辄为所伤。白日挑战，贼匿不出，无计可施。百般进攻，未能得手。上年九月初七日，已将城墙轰塌一片，兵勇蚁附而上，俱被损伤。是日受伤者七百余人，机会可惜。此后挑挖地道，迄未成功。”上曰：“汝在甘肃几年？”对曰：“一年。”上曰：“汝看番子到底该打不该打？”叩首对曰：“臣前因番案获咎，不敢回护前非，既蒙皇上垂问，臣亦不敢不据实以对。”上曰：“汝试细说。”对曰：“汉民以耕凿为业，蒙古以游牧为生，至番子则以抢劫杀人为事。皇上圣明，到底该打不该打？”上曰：“此案谁人先参？”对曰：“青海办事大臣哈勒吉那。”上曰：“番子既如此为害，哈勒吉那何以奏参？”对曰：“番子是青海大臣专管，总督系属兼辖，今总督将番子剿捕，而青海大臣平日所司何事？设或皇上诘问，哈勒吉那何辞以对？其势不得不倒行逆施，铤而走险，诿过于人，为自己立脚地步。”上曰：“萨迎阿①为什么要翻这个案？”对曰：“萨迎阿往来西道，岂不知番子为害，未必定要翻案见长。臣闻其子书绅，”上鼻哼一声。余曰：“书绅说臣等过堂，传话通事靠不住；书绅自雇通事二名，说是靠得住。究竟那一起通事可靠，臣至今不得明白。萨迎阿不通番语，亦是凭人传说。”上曰：“此案汝审过么？”对曰：“番子解到臬司衙门收审时，臬司约臣前至伊衙门点名，后臬司将案督同委员审定，又约臣去过堂，臣过堂时，皆通事传话，究竟通事对番子如何说

① 萨迎阿，字湘林，满洲厢黄旗人。嘉庆十三年举人。官至伊犁、西安将军。咸丰七年卒，谥恪僖。

法，臣不能折衷。此案苦于言语不通，其中深情底里，臣亦无从明析。”上曰：“案系刑名，何以汝亦会审？”对曰：“凡奏案俱是两司会详，设藩司衙门有奏案，臬司亦要会衔，总以那个衙门主稿为断。”上曰：“此案还有什么人会审？”对曰：“尚有西宁道文桂及首府州县各员。”上曰：“哈勒吉那后来怎么样了？”对曰：“告病回去。”上曰：“自然是弄不下去？”对曰：“皇上圣明。”上曰：“这个人现在何处？”对曰：“闻在城里。”上曰：“汝见过他否？”对曰：“当日在陕甘时见过。”上曰：“上次发去德顺，交汝差委，后来怎么样？”对曰：“德顺在营，狠打过几仗。当日川楚逆匪滋事，德顺即已出兵，故临阵颇觉在行，可惜年纪太老！”上曰：“我记得军务未竣，德顺先已回来！”对曰：“是，德顺年过八十，栉风沐雨，为日已久，忽得痁病，势甚深重，不能带兵，臣回明胜保，奏准回去。”上曰：“汝此番来京，见过他否？”对曰：“德顺系香山人，相隔较远，未曾见。”上曰：“汝明日再递牌子。”

十六日，赴宫门伺候，传谕二十日再递牌子。余遂进城应酬。

直隶藩司文催赴保定清算奏销，系奉桂良之札而转行也。桂良与余真有不解之仇。许滇生亦闻桂良颇有恶意，为余悬心。余即信复直隶藩司钱香士炘和言，俟请训后，即赶赴保省，面领台教；并具禀桂良以平其怒。此案钱粮帐目，皆系委员王桂、锡桂、张熔经手，径报省局，余专办军务，并未干与。乃桂良必欲责成于余，思以罚赔泄忿，其心恶毒，何异蛇蝎？椒戚权贵，气焰薰灼，余始隐忍俟之。

十九日下园，闻圣躬已愈。二十日辰刻召见，上问曰：“汝

前在甘肃清查，是汝办的吗？”对曰：“是。”上曰：“汝可曾办完？”对曰：“办完出奏后，臣才交卸。”上曰：“甘肃兵饷支绌，各省欠解不少。”对曰：“臣昨见文庆，向臣说及，各省欠解共一千零八十余万。”上曰：“如何办法？”对曰：“此项欠款，只好缓给，俟军务肃清，兵饷充足，皇上再赏给不迟，此刻只好顾目前。”上曰：“今昔情形不同，汝去如何支放？”对曰：“臣离甘肃多年，不能遥揣。臣思甘肃西路粮多，可以变而充饷；再加以钞票大钱，搭成支放，使兵丁有所糊口，自可相安无事。好在年成丰稔，粮价甚贱，生计尚不致艰难。”上曰：“汝何以知之？”对曰：“昨有甘肃藩署衙役，来京解户部奏销册子，臣面见问他，故知其年丰谷贱。”上曰：“粮价若何？”对曰：“每斗制钱一千文，米麦价值仿佛。”上曰：“是不得为贱？”对曰：“甘肃系二十六桶为一石，每石比京斗几加至三倍，故不为贵。”上曰：“乐斌汝认得吗？”对曰：“臣在陕西时，乐斌到西藏出差，路过陕省，曾经见过两次。”上曰：“乐斌未曾作过外官，诸事恐其不懂，汝要好生帮他。”对曰：“臣与乐斌，都是办的一件事，乐斌办的不好，臣亦不能辞咎；臣必恪遵圣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已。”上曰：“到甘肃有多少路？”对曰：“五千余里”。上曰：“汝明年正二月总可到省？”对曰：“至迟二月必到。”上曰：“汝家眷同去否？”对曰：“臣子在京读书，不能同去。”上曰：“汝这几天回城里去吗？”对曰：“回城里去。”上曰：“汝是昨日下来的，还是今早赶来的？”对曰：“昨日下来的。”上曰：“汝今日就跪安罢！”对曰：“是。”又奏曰：“臣质本驽庸，近复老病，又系时事艰难，臣恐不能胜任，尚求皇上教训，俾有遵循。”上曰：“汝随时斟酌办理，我亦没得甚么教训你的。”对曰：“臣惟有小心勤慎，不敢辜负

天恩。”上颔之。余即跪安而出。

沈阆亭侍郎，固请在澄怀园小集，与单地山同年共为东道，约许滇生亲家乔梓作陪，即席论文，都是瀛洲旧侣，数年尘垢污人，觉心境为之清快。滇叟曰：“吾向值此园，一日午睡假寐，见六七人在高阜上，皆红顶花翎，为人捆缚，旋即脔割，声音哀惨，余惊而寤。少顷，去园外散步，见林木冈阜，与梦中所见无异，旁系七羊，正在屠剥，不知此六、七人者，何以忽变为羊？”余曰：“轮回之说，确切有之。宋儒拘泥，妄生是非，犹是阴阳之理，未能透彻。余看此羊，定是梦中被缚诸人，地既符合，而羊数又同于人数，此乃前生孽因，结此恶果，不足怪也。”余在漳州道任内，署大门旁有城隍庙，余曾专挂一联，自儆而兼以儆人，联云：“摄魄钩魂，顷刻变成地狱相；披毛戴角，前生都是宰官身。”言之可谓沉痛矣！

席中谈及幽冥之理难知，并有为冥官者，理尤难解。余谓沈、许诸人曰：“吾师即阎罗王也。”客问为谁？余曰：“诸公不闻有钱金粟先生① 乎？”沈侍郎曰：“吾乡人也，知其为冥官，而不知其事迹。”余曰：“钱师与陈伟堂师同年至契，陈邀钱至水月庵，有游僧看相，百不失一，人谓其鬼如前身，指钱师曰：‘汝一双鬼子眼，两道杀人眉，阳官不显阴官显。’钱师闻之，愕然不能答。余侍钱师两年，师有女不嫁，自师母去世后，即其女朝夕伺候。师每日申刻即就寝，五更便起，食粥一瓯。笔墨事件，皆于此时构思落纸，即为门弟子改定课作，亦在此时。窗外有火炉，更夫将粥熬成，置于炉上，师开门取食之，相沿已久。一日，更夫送粥至炉，禀报如昔。少顷，更夫因师未取粥，

① 钱林，字东生，号金粟，浙江仁和人。嘉庆十三年进士。官侍读学士。

又来相促。师曰：'汝且去，余尚不饥。'师俟更夫执柝击去，开门取粥，置之案下，天明将粥铫手自掩埋。奴仆有窥见者，不知其意。师谕阍奴曰：'我不出门，可将车夫开发，并将更夫亦并遣去。'旋又唤女媒将婢带去，令其择配。家人颇为诧异，而师竟不言其故。久之，其女坚询，师始告之曰：'婢与车夫、更夫皆有奸私，余曾于厅事相值，叱车夫使出，而严禁婢不出内门。车夫衔予防闲此婢，因与更夫商量，置砒于粥，将以甘心，余幸未遭毒手。彼时因车夫等罪名太重，故但遣逐而已。'又一日，谓陈文悫[①]师曰：'直隶方七兄，恐其算尽。'陈师怪问之，钱师曰：'昨晚见其乘舆至署，同人尚起坐招呼，延入后堂，大约无甚罪过。'方七兄者，即方受畴也，其时并未因病请假，乃不数日，而直隶藩司奏报出缺矣。又与赵斗垣给谏[②]相好，钱师精于岐黄，赵疾，向系钱师诊视。侵晨，钱师入赵室，女仆窥见，惊谓赵妻曰：'此人药万不可服，前日审家主，即系此人，并用刑责，词色甚厉，今何可服其药耶？'女仆者，案中证佐也。及钱师至赵给谏榻前，给谏见而股栗。未几赵即奄逝，钱亦未向人言，是何案情，不得而知？余与全小汀同事钱师，而我两人春闱屡踬，因乞小汀尊甫那竹汀大宼[③]，便问吾师，如我两人阴册无名，只好改弦更张，何苦频年占毕！竹汀先生以为难于启口，缓为设法，以言甜之。那问师曰：'张某与小儿，皆门下士，到底能否得中，不胜盼切！'钱师曰：'安有不中之理，且

---

① 即陈官俊。

② 赵柄，字寄权，号斗垣，江苏上海人。嘉庆二十二年进士。官刑科给事中。

③ 那清安，字竹汀、鹤侣，叶赫纳喇氏，满洲正白旗人。嘉庆十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道光十四年卒，谥恭勤。子全庆。

亦何止一中了事！’那复问曰：‘师何以知之？’师见其言相逼，反推开而对曰：‘吾于其相貌文章而决之。’那亦不复再问。今小汀已官至尚书，余以不辞之赧，为尊公羞，殊可叹也！

师病时，余屡诣看，而神清气爽，不异平时，非比凡庸，一病便觉颠倒，但饮食减少耳。宅中忽来报信，因素服前一哭，与同人公阅遗言，约三千字，用高丽纸横书小行，笔法端正，绝无潦草。嘱以道装入殓，言自五台来，还向五台去。遗嘱后来诸事，无不验应。其女曰：‘临去时，忽面背向里，曰：‘余大恐惧’。女叩其故？师曰：‘许多金脸人，跪在床下，竟不肯去。’向来师住屋，不令人至，起居饮食，皆其女服事。又稔知师素为冥官，一灯荧然，作淡绿色，闻言不能无惧，因疾驱至己屋，拉女仆入师屋作伴。甫由己屋出，见师屋红灯一对，冉冉而出，院中复有一片红灯。女与女仆大惧，不能出声。少定，入师屋，见师已端坐而逝。吾师聪明正直，没为神灵，理固然也！”沈侍郎等闻之，不觉起敬。

入城照料起身诸事。旧仆无多，一切颇形掣肘。别敬无力致送，在文昌馆定戏筵八桌，请同乡诸公。用家内盘费银一千两，明知不敷，只可沿途托钵。

文丹亭①观察来说：“桂良阴毒，甚于蛇蝎，若不早为疏通，恐将来过保定时，桂良必专摺奏留，而军需奏销一时必不能完结。”余曰：“微人宦情极冷，若桂良奏而不去，正中下怀，特恐单词入告，不得见天子而陈情，又将为其伤害！”丹亭曰：“此老非钱不可，保府撤防，授意要求，因无力以厌其欲，是以

① 文廉，字丹亭，蒙古正蓝旗人。据光绪十二年《保定府志》，文廉时任保定府知府。

只保五品顶戴。兄何不略为尽意，只当挟优宿娼，作缠头费，即可解此怨毒。”余笑曰：“仆生平未作狭斜游，何得年老破戒？”丹亭与余换过帖子，前在刑部见其拮据，送过二百金。同往张家口，住余租屋，不令出资。余由张家口回京，又送五十金以为薪水。又借给银一千六百金交台费，以衣物房契作抵，每月分半行息。房仍伊住而利亦未付。丹亭感激，欲到保定作说客，劝说再三，余重拂其意。因思朋友为我，如此恳挚，未便固执，遂送盘川二十金又鼻烟活计诸事。丹亭遂至省与桂良说余极感悔，欲拜门下，执弟子礼。桂良大悦，先有信来，余亦赶紧复信。因思桂良蜜口腹剑，不可以人理期度，定计自己先去，看其光景，再令谭妾押带行李后至保定，较为稳便。

十一月十八日，自京起程，二十一日至保定省，司道府县等，皆出城至官厅延接。钱香士方伯云：桂良闻予授甘藩，颇为生气，曰：“皇上看他能做藩司，我何敢阻挡，若奏销案不令他罚赔，我心不甘；当日参摺说耗费帑金甚巨，岂非谎话？”钱曰：“张藩司家遭兵燹，荡然无存，安能筹此赔款？”桂良曰：“他此番起用，自必升擢，有个巡抚在身上，还怕赔不起吗？”余闻香士之言，微笑而已。余头颅如雪，屡遭谗陷，岂复有进取之志！命中果然独当一面，十年前已兼圻矣，何至今日，尚受庸奴侮耶！即或真得巡抚，不知钱何自来？若卖缺营私，悍然不顾，既非椒戚，又无恶才。自问数十年来，从未起婪赃念头，桂良可谓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

官厅少坐，即诣督署，花衣手版，执弟子之礼甚恭。桂良延入，温言霁色，大为周旋。余自认当日错误，致招生气，今甚愧悔。桂良曰：“我们本系旧交，因与胜克斋龃龉，致将足下累

在中间，这是怎么说！”余曰：“总是自己失于检点。”桂良差戈什迎接，知余家眷未来，因询问家眷何以不即同行？余对以到省须多住数日，伺候教训，未敢即行携眷。桂良曰：“尽管著人回去接取，此间亦无事多留。”回寓后，桂良著人送四菜四点，又先著人谢步，前倨后恭，莫此为甚。

到莲池书院见讷相，旧上司也。讷相与桂良为儿女姻亲。讷相住临洺关时，只有吉林兵七百名，逆匪由河南武安翻山入境，即是洺关。逆众十数万，势如潮涌，相持一时许，兵力不支，弃甲而走，讷相亦即赴广平。逆匪由沙河北窜，连陷城邑。桂良三摺参奏，讷相遂逮问至京；桂良居然总督矣。是谋也，陆三猴造意于外，恭邸时在枢廷，扼之于内，讷自无所逃命。在讷相防堵不力，七百人不能抗十万众，致属县被陷，是其罪案。第洺关并非要隘，北宋时，建都汴梁，防辽南犯，筑关拦阻，是为重镇；今则中外一家，洺关以北，乃系畿疆。七百年来，险要全无，仅存关门两扇、破壁数丈。门两旁皆平坦大道，来往车辆，并不尽由关门穿走，其形势比一小村。余驻防一月，了然于胸，讷相竟照失陷城池定罪，呜呼冤矣！非桂良之力不及此也。讷相见余，悲喜交集，谓余曰：“早间闻公将至，即密派戈什打听，知桂制台业已延见。人有见面之情，谅不至别有意外。”余笑曰：“足征关切。”讷相曰：“我在此力避嫌疑，官场竟不敢相见．公系过客，不得不见。我系发来听候差遣，所捐米石，虽各属已报上仓，而制台必须运通，方肯具奏，惟恐州县翻悔。我看无论是何苦缺，未必肯以三百石米去一官也，不过故意刁难耳！”时讷相承办捐输米石，急欲奏出，便可回京。

次早赴院署，告知巡捕，上禀二安，如传见，则在外伺候。少顷，延入曰："可曾去见讷中堂否？"余曰："昨日下去，即去禀见。"桂良曰："讷中堂说甚么？"余曰："讷中堂以书院屋宇颇冷，等米石事奏出，便可回京。"桂良曰："捐输米石，尚未运通上仓，若冒失出奏，户部拨放，岂非说谎？讷中堂也做过总督，何以一厢情愿？公看讷中堂仅长我一岁，而背尪神短，老惫不支，安能再望恢复原阶？即或令出口换班，尚能生入玉门关耶？彼真要走，只须给我一纸文书，我即送他回去。"我曰："看其意并不在走也。"桂良曰："公摺奏做得甚好。"其意犹衔恨上此余复奏字寄，未曾请伊代奏。余曰："向来未曾办得摺奏，故总不在行。"桂良曰："摺奏要紧，我先君在闽督任内，因台湾事，顶触圣怒，立刻查抄逮问。"余思桂良引伊父做摺被逮，而先谓余工于做摺，其意殊不可测。又将起居饮食告我，又述及怡良精于刑名，暨诸琐屑事，刺刺不休，如村妪絮谈，余极不愿坐，而不能不耐心以听。因思国家重臣，备员节相，其胸中蕴蓄如草芥，其口中吐属如市井，无怪其措施之谬妄，更似狗彘存心耶！

二十三日，循例上衙门。因谓巡捕曰："我系过境，非系本省官员，祈禀余不便与坐也。"少顷传出，一同进见。桂良谓余曰："公是此地旧藩台，公事何必瞒著，正可一心商量。"余起谢不敏。同人围坐一桌，桂良皆无稽之谈，信口乱道，余不敢多置一词。钱香士方伯等，甫经开口回事，则以他语支吾；俟其语毕，复伸前说，则又神气不属，真莫名其妙也。送余出，催曰："家眷何日可到？"余曰："已写信前去，大约还得十日半月，正可在此多领教训，亦是造化。"

首府县及王秋公、锡梦稚、张子陶、高墨缘、余荫朝、何道奎诸公，过从小饮，寓中颇不寂寞。何道奎曰："桂良之孙金华太守麟趾，来省张罗，并同其祖至永定河巡查工段，连河员及地方，共鸠金三万余两。如卑职之候补苦员，亦致送五百金，否则此官不能做矣。"高墨缘曰："卞子城署冀州，所费不赀，每节尚以千金为馈，是以署事几及年余，未曾更动。"又曰："枣强现在出缺，已托人纳贿疏通，并请丈人陈子嘉来省穿插，子嘉与桂良本有手尾。"余荫朝曰："屡次到班，非纳贿不能下委，余已求桂良门纪某，如能委署南宫，当以七百金为谢，上五数而下二数也。"钱香士方伯、吴竹如廉访①，皆拜于桂良门墙，每人俱以数千金为贽，始得相安。首府文廉，乃西郎阿都护之子也，桂良初到任时，极其嫌恶，后颇相得，其相得之故，外人不得而知。正定县钱万青，本吏部书办，在京时与桂良为狎友，桂良到任时，钱万青尚是佐杂，乃以省城防堵功，议叙升补知县，旋调正定。直省正定，乃上等优缺也。钱仗桂势，凌轹同侪；桂亦倚钱，为通消息。贿赂公行，恬不为怪。甚至部选人员，虽极苦缺，亦必馈送二三百金，方敢到任。是以丑声载道，民怨如仇。而台谏京卿，共知其劣迹昭著，而绝无一人敢于劾参者，知其奥援甚固，有所恃而不恐也。

余馈送土宜八色，抬进内署，逐件检阅。收貂尾褂筒一件，大铁箱鼻烟二大捺，本色貂帽沿二副，衣料四套，平金佩件一大匣，共收五样，退回三样。门包小费，一概齐全，不敢稍有疏略，畏其凶焰，又恐遇事生波也。

---

① 吴廷栋，字竹如，安徽霍山人。道光十五年拔贡。官至按察使、刑部侍郎。

十二月初六日，谭妾到省，桂良亦差官迎接，送菜八色，无人不腹诽之。昔日无罪，而欲致人于死，以泄其借钱不遂之嫌；今则余拜倒辕门，又复优加礼貌。一副面皮，顷刻变换，如梨园净丑一般，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类也欤？

盘川万不足用，在省住几二十日，一切房租酬应，仆从舆马之需，送礼门包之费，开销清楚，竟难成行。崇地山观察送毛诗一部[①]来，可谓厚矣，然犹不敷，乃信致署冀州卞宝书[②]，借银二百金。卞宝书者，乃光河方伯之长子也。光河与余换帖多年，同当京官时，光河屡向余通挪一二百金，或还或不还，余从未索过。宝书之弟宝第，在陕捐纳主事，捐项不敷一百余金，亦余垫措，未曾寄还。余因与伊家有此交情，故发信通融；又因现居优缺，二百金似难推却。乃回信告苦言贫，仅寄百金，无乃太薄乎？本拟交原足带回，既恐其事有痕迹，又行装羞涩，待用甚殷，只得存下，俟将来到任后，再为归赵可耳。

禀辞就道，桂良派戈什两名送至井陉交界，可谓周到矣。余途中亦有禀去，以羁縻之。

至山西平定州，晋抚王雁汀专差来接。原至省城，余以挟眷绕道为难。雁汀与恒月川[③]各赆百金。

腊月二十八日至潼关度岁，关尹系顾古生司马，关道系蔡小石[④]同年。

---

① 毛诗一部，即指三百金之数。

② 卞宝书，士云长子，字子城，江苏仪征人。监生。由通判捐纳直隶州知州。

③ 恒福，字月川，蒙古厢黄旗人。官至山西巡抚、直隶总督。咸丰十一年卒，谥恭勤。

④ 蔡宗茂，字小石，江苏上元人。道光十三年进士。官至陕西按察使。

丁巳五十八岁(咸丰七年1857年)

正月初二日，由潼关起身，至华阴庙住。初六日进省，寓粉巷大公馆。谭竹崖中丞、①司徒藏舲、②林岵瞻③皆来拜。粮道黄庚垣，④乃妻党；盐道麟石峰，⑤河南旧同事也。排日宴会，迄无了局。又清军同知毛季海，乡榜同年，山长李铁梅、王莘珊，系己丑同年，相见甚欢。至二十一日始得起身赴甘肃。濒行，司徒藏舲、林岵瞻两同年，各接济百金。

邵夫人之母犹在，余亲去两次，送以土宜。其诸内兄弟子侄等，各在西安游幕，或作末吏。余相别七年，两遭颠蹶，见面时并无一语慰问，亲谊漠不相关。余当日在陕时，所以提挈邵伯崇而资助者甚厚，乃竟视为固然，迥非情理。余念邵夫人，不忍计较，相待如常。伯崇之侄邵坤，因擅受被参，抚、臬皆欲去其官，幸余至陕得释。

二月初八日至兰州省城，十三日接任视事。余既故垒重寻，属吏亦强半相识。大堂书悬一对曰："兰省喜重经，六载复承新雨露；樗材惭莫补，寸心犹懔旧冰渊。"

总督乐斌，由旗员出身，公事全不了了。排参时，闲话甚多，甚而猥亵之言，亦纵论横议。奏摺文案，一委之幕友彭沛

---

① 谭廷襄，字竹厓，一作竹岩，浙江山阴人。道光十三年进士。官至直隶总督、刑部尚书。同治九年卒，谥端恪。

② 司徒照，字子临，号藏舲，广东开平人。道光九年进士。官至陕西布政使。

③ 林扬祖，号岵瞻，福建莆田人。道光九年进士。官至甘肃布政使署陕甘总督。

④ 黄立诚，字庚垣，湖南宁乡县人。官至陕西粮道。

⑤ 麟泰，字石峰，满洲正蓝旗人。官学生。曾任陕西盐道。

霖，而彭幕因此招摇撞骗，官吏趋之若骛。臬司明绪、[1]兰州道恩麟、[2]候补道和祥[3]及同知章桂文，皆结为兄弟，登堂拜母。余外吏二十年，与上司幕友，不过偶然往来，无深交也。彭虽小人，亦知余之不可干犯。余亦礼貌之，却不能如明绪诸公，饮食徵逐，漫无区别。

余道光三十年在藩司任内，其时事体整饬，协饷充足，公事不甚为难；又与琦文勤公共事，旧交相得，推心置腹。清查虽不免为难，然有条理可寻，无人掣肘，故吏治大有起色，而呼应亦灵。今则库款支绌，非节流开源，不能敷衍岁月。乐斌外仁义而内多欲，加以疑而不明，宵小之言，最宜入听。旗员领米放饷，皆有余剩，可以沾润，外间兵饷，丝毫不能克减，百说而不相信，彼盖横一旗员办事之法于胸中，疑藩司之不如旗员也。又家人陈二，鸦片大瘾，无所不为，与署中军参将德祥、笔帖式润祥结拜兄弟。德祥遂将秦州都司缺，撞骗二百金，与陈二分用，事发，但将德祥改西宁游击，而陈二不问。乐斌胸无城府，家人武弁做如此没耻事，犹津津向余言，并夸陈二是伊家得力人。惟性好体面，在四川将军署总督任内，属吏请陈二吃饭，必坐四轿提灯而回，属吏又派帮轿衙役数名伺候，陈二以为荣，必予重赏，其人之性情可知矣。余笑而不答，大约家人皆此类也。鸦片洋琴，无辈无之。

甘省应给伤亡官弁兵丁恤赏银两，已奉部覆者约三十余

① 明绪，满洲镶黄旗人。咸丰八年由甘肃按察使调陕西按察使。官至伊犁将军。同治五年卒，谥忠节。

② 恩麟，字仁峰，蒙古正黄旗人。道光十八年进士。官至甘肃布政使护陕甘总督。

③ 和祥，满洲镶黄旗人。官至甘肃布政使。

万两，安能有此巨款？因详咨四百两以上者分八年，二百两以上者分四年，以钞票大钱搭支，一面咨行将军提镇等照办。后奉部覆，如咨办理，计每年不过三二千金足矣。余谕承案书吏，十天办一案，拉扯通年不足十案，为数更属无多。

大钱不行，由于官不肯收，自己看得不重，而欲民间宝贵，无是理也。余出示，凡应交地丁杂赋，以及各项应解库者，皆准以大钱五成上库，库发各款，亦以五成支给，民以为便。仍具详请咨立案。

定例铸钱，铜六铅四。甘肃地不产五金，民间多用陶器，铜斤收买颇难。前任在四川购运滇铜一百万斤，委候补县托克精阿承办，自三年至今，拖延未解清楚，亦未咨奏。余力催托令，又续解数万斤，尚短十余万斤未解，云沉河尚待打捞也。余思借用滇铜，加功鼓铸，民生兵饷，两有所裨。因援案详奏，请于四川泸州库，拨滇铜二百万斤，由甘省委员往运，其运脚请于四川藩库内借给万两，由陕省解甘款内，扣解川省归款，省得往返筹拨。奉覆准拨一百万斤，余照议办理。因详委候补县杨文保领咨赴川承运，给予盘费。

省城有官钱铺，库发帑金五千两，对搭钱一万串，钱钞一万串，每月交官利三厘到库，其房租薪水，司中一概不管。向系候补府李怀庚经管，原议一年更换，李怀庚苦辞至再，云已管理四年不能署事，制台遂令委礼县李应诏接管，因过陕时，闻司徒藏舲称赞其能故也。当日李怀庚管理时，借放官债，是以交代时令李应诏将库本领清结报，不准以外间欠债作抵，所亏四千两俱由李怀庚认赔交清。余手谕官铺不准放帐，及官幕通融。未几李应诏因陕西官钱铺事发拿问，急切无人接管，

遂派库大使刘浚暂为代理，将外间欠帐一概收清，以便亲往盘查。后详委候补县刘存仁、屠之升接手，余亲诣铺查对，库本丝毫无亏，即经刘存仁结报。据铺伙禀称，和祥借用官铺钱七千串，恩麟借用三千串。余谕之曰："当日系尔等私借，司中并无文案，今尔等因余盘查，自出己资归补，已与官项无亏；其和、恩两道借款，即是尔等私借，与司无干"。并严谕刘存仁等，无论何人，概不准挪借分文，以重公帑本。刘存仁恪遵，而和祥等不能取携自便，皆不悦矣。

首府县及院司家人幕友，向以官钱铺为外府，自谕禁通挪，而群小含怨。和祥赴铺取钱，又专要制钱，不搭大钱，铺伙不敢违例给予，和祥更衔之次骨，因于乐斌前捏造谤语，谓官铺贱买民间大钱，以八百文买大钱一千文，及支发时照五分搭放，意在侵渔。乐斌向予确切言之。余曰："此事原不能保其必无，然已屡次申诫，扫除弊端，今既闻有此谣言，自当再加禁戒"。乐斌曰："昨我衙门有人在铺取钱，亲见其事"。余曰："既有目见之人，不难根究，恳即将此人交下，以凭讯办。"而竟杳然。后余将铺中帐目查清，帑本分毫不短。将铺中出入情形据实具详，并请示如何办法，抑或仍照旧章，而又杳然。余与官铺无交涉，署中换钱，亦令在街市别铺兑换，以避嫌疑。乐斌亦无从指摘也。而疑团莫释，自撰告示，发司刊刷百张，大致言官铺不准兑给外票，不准底数不足，不准贱买大钱等语。余立刻刊刷一千张，送去印贴，究与大钱之畅无涉也。总之，大钱非准上库，断不流通，州县收纳钱粮，不收大钱，及有解款到司，乃于省城现买。首府落地税，虽不解司，亦复只收制钱，不搭大钱，司中原可不依，无奈署首府章桂文，与彭幕亲

戚、制台私人,断不能诘责,上干宪怒。外属见省会府县且然,更不收纳大钱,是以物价渐昂,而大钱壅滞。良法美意,总要得人,孤掌难鸣,费尽心力,终无效验。

钱局本在东门外,段果山方伯① 任内,派首县李敦厚领款承办,李敦厚共领过库纹七千两,鲁如皋土司又捐送木料数千棵,局成,而地方卑下,夏日积水。和祥在镇迪道任内,核减兵饷,经满营弁兵在胜保行馆具控,胜据实入奏,交都统倭什浑布审办,实降五级调用。劾其提款错误,并未究其核减饷需也。和祥在迪化,已为弁兵揪入庙内,关禁数日,极其狼狈。回至甘省,乐斌在京当佐领时,即与有旧,甚属关顾,嘱司上详,奏留甘省,办理钱局,云在迪化办有成效。余因乐斌之属,又有许滇生之函,势难推脱,催其赶紧捐复,俟奉到部复,方能详奏。和祥因贱买银钞,专人至京捐复,部文亦即行到。惟和祥既经降调,臬司虚衔花翎例不得用,明臬司颇不谓然。和祥衔之,求余上详时,将按察使衔仍然叙入,余何乐不为。乐斌奏出,竟得朦准。和祥既办钱局,与兰州道恩麟逐日共事。和祥大作威福,更改旧章,先要另择炉局,遂于首府衙门间壁,有旧废营署,重新起造。乐斌欲委首县李敦厚署理秦州,令其捐银四千两,以作炉局工用之费。和祥谕坐省家人余奎承办。余奎者,其父余升,本兰城厨役,各署宴会,皆所承办,因其人诚实,外府州县,托其坐省,或申送文书,或请领库款,按节酬给,历有年所。余升死,其子余奎习其业,小有家业,各官每与通挪,余奎亦藉各衙门大吏之势,在外拉扯。和祥与余奎首尾借贷,迄今未清。乐斌初到任,令余奎至署,假以颜色,将大门

① 段大章,字果山,四川巴县人。官至甘肃布政使。

外栅栏，一概换易行马，约数百根；又于大门内起造高牌楼，雕文刻镂，极其高大华瞻；于花园起造观音阁，塑像庄严，皆令余奎垫办。余奎小人也，其奔走伺应者，冀沾余润耳，乃不给一钱，以致退有后言。今和祥复饬造办钱局，而李敦厚捐款不交，局中立等开工，因于司库借发钞钱三千串，勒令完工。工竣祀神，和祥演戏三日。余陪乐斌看戏一日，三更始散。局门距街甚近，演戏之所，行道者可以窥见。合城文武，欢聚一堂，更深余兴未阑，伺候夫役人等莫不唾骂，街市铺面亦觉骇然。

乐斌性耽音乐，甘肃音乐，系伊凉之声，叫嚣喧呶，极不可耐，每听一次，三日耳聋。乐斌署中，每月必演唱数次。近城民间演戏，乐斌即于城墙上马道坐观。至马夫之祀马王，武弁兵丁之祀圣帝，书办、隶役之祀萧、曹、土地，皆在署之大门左右，而乐斌无不到者。余奎报销钱局，由府县申详到司，计用实银九千余两。

余奎暗中系将督署工程费用一并销捺，而司中无款筹给，是以亲加批驳。大指言当日和祥欲造移新局，由署首府那逊那古拉回明乐制台，用武营旧基修建，估工四千两，由署秦州李敦厚捐出，制台允准，饬司详委，是此项工程，于四千两外，断不能别有津贴。批驳去后，那丞时已署理西宁府。又据余奎禀详，复经批驳在案。李敦厚所捐四千两，交不足数，新局立等开炉，无力完工，司中垫给制钱三千贯，由余奎承领；一面详院立案，俟李敦厚捐款交到，即为归款。

李敦厚四川乐山人，性情阴柔，所历各缺，无不亏累。其父其叔随任，见署中进款，无论公私，概卷入橐，便带四川置办田产。李敦厚公事为难，其父悍然不顾。段大章为藩司时，因

与李敦厚同乡，调补首县，而首县缺繁差重，日久难支。乐斌到任后，始则嫌其供张草率，颇有怼词；继又谓其忠诚，大加优盼。甘肃以秦州缺为最优，实缺张叙，山西进士，人太朴钝，素不应酬。乐斌屡以为言，总谓张叙不该踞此沃壤，因调署西宁府，而令李敦厚署理秦州。张叙与李敦厚商议让缺，经丁忧平庆道费荫樟穿插，令李敦厚出银万金，张叙即行告病，费亦从中染指。余访知其事，不愿以此缺给李，奈乐制军意属于李，而臬司明绪、督幕彭沛霖为之暗地游说，势不能不遵宪令也。

甘肃饷需短绌，全在给发公平，兵丁或免怨怼。李敦厚在段前司任内，夤夜于库中领去工程银五千两，以修理庆祝宫为名，分摊各属归款。向来各省首县，都有此举，名为调剂州县，其实支发时，大有折扣，是以官吏乐为。近来兵饷短绌，积欠太多，兵家妇稚，赖此坐粮以为生计，库中无款，尚要环求，若有银而转发闲款，竟置兵饷于不问，兵弁如何甘心？且司书吏役，与同城兵家，半多戚谊，署中举动，外间焉得不知？是以妇女围绕督署，将段司轿子击碎，又将首县李敦厚衣帽撕毁。李素秃，发辫安于帽，帽为揪去，辫亦随之，行道之人，轰然一笑！易念园制军，若将首先呼噪兵弁、妇女唤入开导，事可寝息，乃惧怕不出，以致妇女围喧藩署。时段果山方伯之母，老疾危急，闻惊而逝，事亦中止。从此兵气日骄，愈难钤束。

三十年清查时，查出方载豫① 任内，动用杨翼武② 留备核减银十万两一款，咨部有案。易念园任内，将余剩银支用无存，而以铅斤变价、琉磺变价款内提出生息，捏报库存，每年

① 方载豫，河南祥符人，举人。官至甘肃布政使。
② 杨翼武，陕西华阴人。增生。官至甘肃布政使。

奏销虚报，事极悬虚。余到任奏销，不敢扶同捏饰，据实详咨。当日易棠阶承办复查库款，动用部费一万两，此项无著，因叙明原委，罚令易念园、段果山、易棠阶、常绩[①]分赔。部中以库款数亏至万，咨令奏参，未及核办交卸，乐制台亦未敢具奏也。

易念园精于刑名，而钱谷、营制一概茫然。误听人言，云胆矾泡铁，立可成铜，入奏试办。候补州蒋立鳌者，本倾危之士，三十年在河州任内，浮收勒折被控，经琦文勤奏撤审办。其侄蒋元溥[②]官侍读在京，捏造蜚语，参劾琦相，谓其剿洗雍沙野番，系为滥杀无辜。台谏不肖之徒，群吠于内；萨迎阿、书绅、奎栋、武如清等，媒孽于外，酿成巨案，报复私仇。今蒋立鳌在甘候补，与易念园为两楚同乡，承办胆矾泡铁之事，先于司库领银七百两，又制钱若干串，拖延四年，交铜无几。余到任后，蒋立鳌禀见，欲再请领库款。余谕之曰："汝领款未清，安能再领？惟有将铜赶解，以清库款。"蒋知余之不能欺，遂亦不复再请；而司中严札催铜，蒋亦置之不答。余博采舆论，佥为胆铜泡钱，事涉悬虚，虽本草载有此说，从未经人试过；惟闻京师鞍辔铺，制造鞦镣，用胆矾水磨擦，铁色似铜，然不能转瞬，即复如旧，未闻铁质随之变化。未几，蒋立鳌病故，其子蒋德渔，乃捐纳他省佐杂，捏造故父遗禀，通禀藩督衙门，请札委其子德渔接办。余因径禀制台，批俟院示。督幕彭沛霖，与蒋德渔平日狎昵，不敢批驳。乐督公事本不了了，又受人请托，不敢拒绝，高搁数月，批司核议。余议复上详，以蒋故牧于段

① 常绩，满洲镶红旗人。举人。官至甘肃布政使护陕甘总督。

② 蒋元溥，字奕韩，号誉侯，湖北天门人。道光十三年进士。官至江西盐道。

前司任内，领过库款七百两，钱若干串，照交铜之数合计，仅能扣钱若干，尚短钱若干，其所领库款七百两，分厘未扣；今该故牧之子蒋德渔，系外省候补人员，委办甘肃差务，与例不符，且恐呼应不灵，无裨铜务。查蒋德渔跟随伊故父蒋立鳌办理铜务四年，毫无成效，更难委令复办，所欠库款，因令首府催追归款。是否有当，伏乞示遵等因。乐督数月并不批发，其情弊显然矣。

崇信县僻处万山，民贫政简，十岁九荒，盐课地丁，皆州县自为赔解。百姓穴居毳服，藜藿不给，官即日事捶楚，不过伤残民命而已。州县任斯缺者，皆藏匿省中，不肯身履其地，甚有求请在省另当苦累差使，而以佐杂人员经年代理。余三十年在藩任内，即欲将此缺裁汰，分隶邻近各州县，惟留巡检一员，教谕一员，后因办理清查，无暇及此；今与乐督商量，大以为是。及详请委勘，数月不复。后因他事谈及，乐督云："所议甚好，应即批司委勘"。乃经不批司，又不知是何意见？

甘肃宁夏水利同知一缺，本系冗员，书役藉坝水摊钱，侵渔入己，官吏视为利薮。而平罗县之在下游者，水不到梢，吏胥既缘以为奸，民田复因之受累。自前道和祥将民间摊派之钱尽交道库，赢余亦为道署独得；厅中官吏，何肯束手旁观而专听道署支使，遂又有重派分肥等弊。余稔其情，曾于三十年即思裁去同知缺，以苏民困，事未及行，调任豫省。今与乐制台共事，说不到爱民惠人一切善政，亦边民之不幸也。

甘肃每年额征地丁银二十八万两，除各属坐支外，应起解藩库银十七万两有奇。惟地方瘠苦，山多天寒早，每年俱有霜雹水旱灾区，又有岁歉流亡出口，而地土荒芜，无粮可征者，是

以额征从不足数，解司每年不过十二三万两；又茶课十二万两，搭钞交纳，由兰州道、兰州府县、西宁府、茶马同知各员督催。茶商刁黠，因各衙门俱有陋规，藉此挟制，故于间一年奏销时，颇觉违抗。藩司大以为难，必雷厉风行，庶几无误奏限。前数年，常绩由兰州道升任藩司，因系旧交，是以银未上库，捏报全完。臬司明绪兼署时，更以得钱为当务之急。据实任道恩麟告予曰："明绪虽已交卸，而茶规不减，至今母妻幼子生日，以及年节皆有馈问，茶商恃此庇护，故道中催课甚难"等语。是否如斯，无从打听。盐课二万两，散在各州县，催收极难，其积欠在盐商者，已属挨延推宕；其责成在州县者，更复任催罔应。及至奏销，则具禀到司，请于应领款项内划扣，司库空虚，发款必大加斟酌。若司中批驳不准，则奏销误限，处分綦严；若概行允准，则银不入库，抵兑归款，司库益虚。

金课：燉煌县每年应纳沙金数十两，详院解部。近来金矿不旺，县中百计支延，而例限于春间批解，断不能缓，亦于司库领款内划抵。藩司为难，无人知道。

内地兵饷、夫工，文武廉俸，及一切杂支，应发银一百三十余万两；口外各城，每年经费约八十余万两，皆系必不可缓。甘肃本省进款无几，外省协拨多不批解，兵饷真万分为难。每季兵饷，挨延至季尾，必须开支，而赏恤夫工，以及总督、将军、副都统、提、镇、学使等员薪廉，又难终岁推宕。常前任详定，内地兵饷支二缓一，马干给半，然犹不能按时给予。各营文牒催饷，以及口外各城来文，急于星火，无从应付。接任时库存十六万两，而春饷未放，勉力筹给，幸未误事，而日久月长，必要画一善策。户部指拨，除两淮、江苏、江西、安徽、广东，浙

江无庸议外；惟山东解到银八千两，部钞二千两；河南解到银一万六千两，部钞四千两。河南钞票，将银数少者留库搭支，其数目分两大者，仍退回河南，并详咨户部。山西省间来一二批，不足济事。河东盐道，每年尚有三四十万，此为大宗。因设局劝捐，前后共得制钱三十余万串。所写之捐，一经报收，即指拨就近饷需，不解司库，仍由司出榜晓示，俾众咸知。

省西纳丁粮，省东则专交粮草，二项每年征粮二十余万石，加以常年额存不下六百万石。若以粮抵饷，兵丁未必不愿，奈粮多之地兵少，粮少之地兵多，若驮载各营支放，则运价甚于粮价，反多亏折。查仓斗向系一千九百文一石，而仓粮质色，逊于市粮，百姓更不肯售，因以一千四百文详奏，奉部核准，而民间仍不愿买。是以迁延半载，始售去十余万石，于兵饷不无裨益。将来造销，部费无出，曾去首府商量，每石另加五十制文，以为部费，免其将来苛驳，而州县迄未申解。

甘州提督索文①，乌鲁木齐回籍，家道素称殷实，其人虽武夫，而勾稽颇有心计。余三十年在甘时，即与相熟，今旧雨重逢，自更亲近。彼之为谋，原有私心，然用其计画，不无所益。甘提所属粮饷马干草折，俱以粮抵，作钱一千四百文，仍允给五十文部费，甘标可以无虑；至宁夏、西宁、河州、凉州各镇，议尚未定，若一律能行，到底稍有把握。或者谓边储亦复要紧，若将仓粮变完，脱遇饥馑，所关匪细。余曰："所言极是远虑，若竟执此说，则目前立见事端，不必更待歉岁也。"

甘省地瘠民贫，山多水少，垦种成熟之地，不能必其每岁有收。道光年间，邓嶰筠先生在甘藩任内，误听委员丁元淼之

① 索文，字翰堂，甘肃迪化人。官至甘肃提督。

言，开垦荒地二十余万亩，每年可得丁粮草束数万，意图见好，朦笼入奏。其实委员俱系加赋，甚至村庐寺观，亦令纳租，州县催征，鞭扑严急。百姓鸠聚数千人，赴藩司衙门，将农具呈缴，不愿为农，器与屋齐，喧哗雷动，名为恳恩，其实欲与藩司为难。嶰翁大痛，以为奇辱，幸臬司杨至堂从中调停，农民始携具散去。州县看此情形，恐致民变，不敢督征。后嶰翁升任陕抚，农民于距城十里之东关坡，各携瓦砾、刀杖伺伏，幸富制军① 派兵五百人相送，又经地方官妥为开导，嶰翁始得免脱。而粮额已经奏定，试种升科，例有定则，官民交困，莫不追溯前人，唾骂作俑。

道光三十年，琦文勤由川调甘肃总督，余亦由黔到此。琦文勤曰："甘省稗政，莫大于加赋一条，若能奏改复旧，民困始苏。"余对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文勤遂令周筱村② 侍御代创奏疏，不甚惬意；又自创一疏，送余更定。余曰："现奉皇上新纶，令陈民间疾苦，不准毛举细故塞责。查甘民疾苦，尚有大于此者乎？"文勤公曰："所言极是。"遂以应诏陈言为题，又函致寿阳相国诸人，请其直陈民隐；又令余捐办二千金，以为部费，免得挑剔。文勤斋戒入告，特旨俞允。命下之日，刊刻誊黄，万民欢悦，耆老妇稚，膜拜督辕，如去恶疾。文勤复面谕耆农曰："如旧额不完，必加严惩。"百姓曰："我等具有天良，敢负仁人之赐乎？"嶰翁任陕抚未期年，忽得喉症，早间犹于卧室见客，余亦在座。客散后，翁行至外间，犹画稿数件，忽

① 富呢扬阿，字海帆，满洲镶红旗人。官至陕甘总督。

② 周铭恩，字晓春，号筱村，顺天大兴人。道光十二年进士。官至陕西道监察御史。

铿鞑一声，有栲栳大土块一个，掷在案上，窗纸顶篷，丝毫无损。嶰翁惊怖失色，旋即陨逝。事甚奇怪，岂鬼神降之罚欤？或曰，土块者，事因开垦捏报，故以土块示警欤，琦文勤公后因剿捕逆番，为人陷害，逮问入都，万民遮道，鸠金八千两，存邑绅曹梦华家，欲于五泉山为文勤立庙。文勤起用后，天眷复隆，带兵在仪扬剿匪，竟卒于军。圣恩开复大学士、总督原官，子六人，孙一人，皆给予五六品官职。其长子恭钊，余门下士也。诸郎各谨慎勤能，以官绩世其家，天之报施，固不爽也。

乐督到任，欲以理财见长，而甘省地理民情，不甚熟悉，又欲遍垦荒田，以裕兵需，用意非不为公，而行于瘠区无益。兵饷支绌，督军既札司委勘，司中职任度支，何敢推诿，其委札所云，不得以有为无，亦不得以无为有。委员共知其事体之难，而严令愿为恪遵，委勘几及年余，始克竣事，半属敷衍塞责。惟候补知县诺穆栋额，查获最多，且滋扰驿站，勒索地方，州县畏其谗毁，势不得不厚为给予，是利未获而害已见矣。及各委员呈递清单，或云五年试种升科，或云试种十年，照下□则升科。因照甘省赋役全书核算，十年后，每岁可得地粮银八百余两，粮一千二百石，草数百束。开单呈乐督核阅，乃恍然如梦，令人绝倒。司中严催各属清册，核明丈尺招垦，乃百催竟不一答。大约所查之地，竟是乌有，委员以此销差，地方官藉此搪塞，而委员奔走劳绩，反卓〔擢〕委优缺多处，以示奖励，真不值一嚎！

甘省五泉，水烟消路最广，省城设有公局，抽收公用，皆地方刁生劣监侵渔，而府中税局，每藉此以为大宗，每月额包三百金。皋兰县每年亦有千余金陋规，遇紧急差使，则又于例外

支借。今议抽收烟厘，屡向府县剀谕，唯喏不办，其意自便私图。库大使刘浚系陕人，与烟客熟悉，结报到司，每年额支数千金。余以为数目太微，未便允准，因与乐督商之。乐督曰："公衙门诸管，在文昌馆动辄多桌，议论此事。"余曰："竟不知道！"乐督曰："公如不信，当拿数人交案。"余曰："妙不可言，可以小惩大诫矣！"归向众家人细加盘诘，佥云并无其事；颇闻乐督衙门，与武营中军、候补文员，游逛宴会，听曲宿娼，督署家人，反言嫁祸。余思诸仆从未必悉知守法，恐乐督所言，事所不免，因移行文武衙门，转饬兵役踮缉，如藩署家人有逛庙听戏宿娼者，即行锁拿送署，拿获一名，给银五十两，乃数月杳然。而乐督所云拿数人者，亦渺若河汉。水烟抽厘，院乐自办，初意每年可得十万八万；一面令首府首县，传集商首晓谕，并将府县所得，裁并归公。署首府系茶马同知章桂文，卑鄙无耻，浙江捐班，与乐阍陈二结拜弟兄，其妻又拜乐女仆周二娘为干女，又与彭沛霖为儿女姻亲，结为死党。乐非彭，便如水母，寸步难行，彭为之终日揄扬。复有周、陈奥援，是以乐将实缺首府栗烜，委署外道，而令章桂文署理首府，为之线索。章外似和柔，而中情阴狡，承顺水烟一案，愿裁府税，以助厘金，彼非实任，乐得慷他人之慨；而车户骡柜，县中津贴，一并归入。又派员至靖远与烟行劝导鸠集，按石数抽算，每年通计可得一万余金，而民怨如仇矣。入奏之文极力铺张，徒形其丑。

罂粟花遍地栽值，五六月间，烂如锦绣，妇孺老稚，用铜罐竹刀，刮浆熬炼，江、浙各客贩，挟资云集。据索提督说，每年各属并计，约有百余万两。虽未必如此之多，大约三、四十万银，有赢无绌。散布穷荒，边民沾润。余莅任初，乐督发下甘

凉道侯廷樾条陈抽收烟税数条，大指令督署先期出示晓谕，设卡收运贩之厘；又令地方州县，按亩收种户之租，如有偷漏，重治其罪等情。余阅而笑之。侯廷樾系西人，只知牟利，不知其害。遂手定驳稿详复，言土烟并未弛禁，告示何以立词；设卡抽查，设抗拒杀伤，起衅根由，何词咨达？按亩征收，必妨正赋。种种窒碍难行，应无庸议。提督索翰堂，乃于甘州城，设立卡局，派委武弁兵丁，会县抽收。烟贩遂怂恿农民，聚众滋闹，将卡局拆毁，弁兵并受殴辱，局亦撤销。幸此事司中未曾与闻。

乐督又因人条陈，欲运吉兰泰盐，而原委不知。院司书办，又不善查卷，一味模糊。乐督嘱余详查，呈阅酌办。余竭两昼夜之力，始行查明。查吉兰泰盐池，于嘉庆十一年，该藩王玛哈巴拉，呈献归官，招商办理，奉旨赏收，敕下该督抚招办商运。该处捞工驮价，每年藩属人等及口外贫民，多赖此以为生计，内地民人，亦赖此以补各盐之不足。每年定引八万七千五百道，正杂课六万三千五百八十两。后因商人误运亏课，钦派大臣文孚① 等驰往晋省，体察情形。据称晋省介休以南，皆是河东引地，当年课归地丁。商人马君选，在吉兰泰兴贩无课之盐，由黄河南下，既占潞引，且冲淮纲，吉盐畅销，不计其数。自河东复商，稽查严密，吉盐遂不能越过黄河碛口，畅销不复如前。且吉盐原定引地六十四厅州县，如太原、汾州等属，出产土盐，随地输税。朔平等属，又有鄂尔多斯、苏尼特等处蒙盐接济，土蒙盐价日贱，买食者多。吉盐水陆三千余里，路远

---

① 文孚，字秋潭，博尔济吉特氏，满洲镶黄旗人。监生。官至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道光二十一年卒，谥文敬。

价昂，如遇雨多之年，土盐歉产，便可畅销；如遇土盐旺产，便为滞销。察此情形，本不能遽定引数，连年引张销不及半。商人赔累，此误运亏课之原委也。若欲改为官运，又恐州县廉顾课额，亏挪扰累，格碍难行。旋据河东道茅豫条奏，禁止吉盐水运，恐侵潞引，而于吉盐如何办法，并无主见。惟查吉盐自招商承办以来，多系合伙凑资，轻于一试，每遇引地不能畅销，往往越境走私，侵灌潞纲，势所不免。即据河东各商公请，如能停止吉盐水运，情愿仿照长庆之例，于河东额引外，再加活引八万七千五百道，交课六万七千五百八十余两。

溯查嘉庆十一年，侍郎善和奏，吉盐准至碛口起岸。十三年陕甘总督长龄等奏，吉盐运至河口而止，听民贩买，赴各处销售。查河口至碛口，相去千里，而碛口则切近河东引地，应酌中定议，请于河口之南三百余里黄甫川地方为界，如此略为变通，庶潞盐、吉盐两无妨碍等情。经钦差大臣议奏。查嘉庆十一年，晋省潞盐复商，将吉盐一并收归官运，并由河东佥商行运。其时潞商疲弊，以吉商补潞商之不足。今则吉盐因晋省疆界既清，不能浸灌，遂至悬引误课，招募不前。伏思内地之盐足供民食，河东盐务，未归地丁以前，惟有乾隆二十二年、四十七年，因潞地水灾，请运蒙盐接济，其余各年，潞盐足敷配运。今吉盐所定引地，太原、汾州等属六十四厅州县，既有土盐，及鄂尔多斯等处蒙盐，价廉易购，吉盐道远价贵，自必无人售买，不如内地悉运潞盐，而吉盐引地，已有潞商承认。应请将吉兰泰盐池，请旨敕还阿拉善王玛哈巴拉，仍听该处民人，自行捞运，以资生计。如兴贩入口，照鄂尔多斯、苏尼特例纳税；只准车载骡驮，不准水运，以防侵越。其该王赏项，亦即停

止。奉旨依议。此嘉庆十七年奏案也。

查吉池既经退还，复欲取回官办，必须令该藩王具奏呈献，似属夺蒙民生计，于绥柔之道有亏。今户下人等，呈献此策者，以连年盐不畅销，而侵灌官引地方，不能不受人挟制，给人陋规。若归官办，则奸民隐射其中，兵役官弁不敢过问，该藩王有献地之诚，必邀殊赏。不知当日吉盐之销，专系侵灌潞引，河东盐课，关系饷需，若引滞不销，课从何出？晋抚必不肯行。近来河东，改为官运，其实仍系商运，官但出名，坐收引费耳。其所以能畅行者，淮皖路梗，河南、陕西一带，并食潞盐，是以潞引畅销，而官商大获其利。此时若行吉盐，无论晋省必有阻挠，且我碛口一河，尚须挑浚设卡，种种糜费，商人得不偿失，必致裹足不前。路途窎远，运本昂贵，计每年所得盐课，至多不过三两万金，无济于事，只好作罢论也。

道光七年五月，准理藩院咨，授阿拉善王文称：本旗所产蒙盐，于嘉庆十七年蒙恩赏还，自行贩运，以养穷苦蒙古，照依鄂尔多斯、苏尼特例纳税，于所属之河口堡，及神木县属之山坡，永宁州、临县二处，边界之碛口等处，陆运贩卖，遵行已久。今有内地不法之徒，藉端阻滞，以至穷苦蒙古不能贩运。呈恳大部出示晓谕，并赏给陆路载运执照，以别真伪等因。

查吉兰泰盐池，于嘉庆十七年赏还该旗，除不准水运外，自应听其陆运，不容内地奸民阻滞。至行盐地方界限斤秤税例，本院无案可查，移咨甘陕督抚，饬属查复。旋据宁夏护道金荣查称，吉兰泰盐池，于嘉庆十七年敕还，不准水运，仍听该处穷苦蒙古肩挑背负，自行捞售，该王不得自运，亦不准发给执照。其盐由湖口驮运起，道经磴口，并托克托城之河口，进

杀虎口投税，向无一定数目，亦无一定例价，每石重七百斤，每一百二十金纳税银四分五厘。运至碛口，该处民人转运。至向食蒙盐之大同、朔平二府州县，又岢岚等十四州县，又口外七厅等处贩买，此吉兰泰蒙盐陆运之情形也。至于陕西神木等处，系鄂尔多斯行盐之区，若如该王所请，由河口堡及神木县属之山坡、永宁州、临县三处边界之碛口堡等处陆运贩买，计程十四五站，较之由磴口及托克托城进杀虎口三十余站，计近十五六站，固为便捷。但系越境行销，必至充斥鄂尔多斯之盐，难免滋生事端；且恐奸商隐射，直达下游，于山西河东盐引，大有关系。应请咨明理藩院，饬令该王知照该旗蒙古人等，仍由碛口并托克托城之河口，进杀虎口行走，以符定例；并请定以每年行销若干石，每石价银若干两，以便永远遵行。

至所称陆运有人阻滞一节，查该蒙古运盐，如由磴口托克托城进杀虎口，事属按例，必无阻滞，如填给执照，注明地界秤斤，是否有碍山西太、朔二府，岢岚十四州县之处，应听山西查复等因。细绎此咨，吉盐不能再归官运，已有定案。

坐补归德同知那逊阿古拉，与乐督有旧，其人年已七十有余，口出大言，肆为欺妄。条陈西宁口外野马川、大草滩地方，有空闲马厂，可以招商垦种，约开田千万亿顷，不但每年饷需三百余万足敷支放，其认种地亩者，先令缴认地钱文，不下银百余万等情。余思边外既有膏腴之产，何以官斯土者，从不计及，以开财源？道光年间，邓嶰筠先生以开垦见长，何以复有遗漏。询之同人，咸为谬妄。而乐督听那丞先入之言，以为确有把握，因派升任秦州张兆、属〔署〕茶马同知章桂文，前往履勘。该二处为野番出没之区，牧群久为掳抢殆尽，此时深入履

勘，设遇野番，必无生还之理，而不敢畏葸不行。两月后，该二员回省销差，绘图贴说，据称野马川地方不大，逼近生番。西宁镇派弁兵护往察看，其偏于南者，水草尚茂；其偏于北者，水草全无，营弁带兵牧放，尚且为所劫杀，农民何肯身蹈危区？遍询边民，亦从未闻有愿往开垦之说。那丞所云挟资求垦者，并无其事。地气极寒，四月方开冻，七月即已严霜，即勉强加以人工粪力，而为期甚促，难望有秋。大草滩委署甘州府沈寿曾履勘，据云地系沙漠，并无水草，万无垦种之理。余恐委勘不实，因信致索提督，详加复核，另委营员，再行察办。旋据回复，与委员议亦相同。而那丞之信口妄谈，乐督之捉风捕影，大率如斯。

又有条陈开垦凉州满绿马厂者，乐督令予代伊信致宁夏将军，令副都统，并庄浪城守尉，又由督署札饬凉州镇，详查确报，俱成画饼。署凉州德镇，虚捏诡报，索提台以其荒唐谬妄，所指马厂不但并无一百余里之遥，即绘画贴说，南北方向亦不相合，不过欲讨好见长，明知事体之断不能行也。

部咨御史条奏，请饬陕甘运米解京，以资援济等因。其时京师粮价翔贵，每斤老米至粗者亦须京蚨千余文，穷民生计艰难。乐督意运米十万石，解交八旗，以济兵糈。当即详查沿河州县粮数，一面制买布袋。派督标参将松龄，前往山西包头镇察看运道，并打听运脚，每石需费若干；沿河水路船只，需船若干。兰道恩龄〔麟〕，托余求乐督派伊押运。部署粗定，俟各州县禀报粮数到日，即为起运。嗣据松龄〔麟〕回复，言包头积粮甚多，若运送至京，每石需脚价一两，若照十万石粮数，共须脚费十万两，甘库无此款。乐督本欲奏借蒙古乌拉驮送，恐蒙古

索赏，而项无所出。恩龄〔麟〕又闻人云，沿途约束水手人等，以及到京交纳刁难，都不易办，遂到余署大哭，令人诧异。而各县报到粮册，多以霉变为词，均系亏挪太甚，藉此掩饰。此案粮既不敷，费无所出，欲不罢不能矣。

甘肃野番滋扰久矣，自琦文勤获咎后，舒云溪①、易念园两制府接办后，无论如何扰害，概不上闻；甚至寇踪近逼红水，系皋兰地面，距省仅百余里，来去抢夺，莫可如何；甚至于新疆大道，将口饷抢去五万两，戕官兵役，亦莫如何；而凶焰日张，按捺不住。提督索翰堂两次带兵剿捕，附近边圉，渐臻安谧。而新疆大道，仍安置猎户三千人，来往护送官商，并挖金砂，以为生计；不足之数，由通省摊廉给发，咨部立案。然猎户犷悍，多系回籍，桀骜不驯，奸淫抢夺，亦颇有之。地方官绳之以法，便千百为群，夺犯伤差，公然抗拒。安肃道乞乐督告示严谕，亦不尽遵奉。提戎索翰堂赏罚廉平，同系回籍，尚能驾驭。啖以甘言，羁縻勿绝，欲归节制，则亦不能。此种猎户，据闻名在籍册者，不过三千余人，而隐射其中，淘挖金砂者，不下数万。年来兵气疲懦，久为藐玩，脱猎户啸聚不法，竟未有能征之者，是亦心腹之忧也。索提戎明知其剽悍恣肆，而意在粉饰，颇恶人言，是乃骑虎之势。固原经提督额布私谓余曰："此事惟索提戎可办，如索公去，而欲调余署理，惟有引疾而已。索提戎办理讨赖川祝鲁果地方番案，共用经费三万余金，由督提司道捐办。余捐银七千两，蒙恩赏戴花翎。旧例只须六千两，奏入时，适改新例，奉旨再捐一千两。所用之银，俱由索提戎在司

① 舒兴阿，字旺山、叔起，号云溪，满洲正蓝旗人。道光十二年进士。官至陕甘总督。

领去，司中概不与闻，奏内声明免其报销。索提戎有用项清册一本，送司备查，无从核算也。”

索提戎乞余为撰征番始末，镌碑示后。其文曰：

“甘肃苦番患久矣。自雍正年间，平定青海，插旗定地，以黄河为界，河北二十五旗蒙古，河南五旗蒙古，其余均安番族。河北地土肥饶，河南水草皆不畅茂。番族素有垂涎河北之心，其始分族而居，每族不过百余人，迨后丁口日繁，互有强弱。蒙古孱懦，屡被欺凌，沿边居民，叠遭蹂躏。道光年间，那文毅①、杨忠武、富海帆诸制军，以番族日强，而熟番、蒙古、汉奸，又潜相勾结，边境抢劫，迄无虚日，叠次征讨，皆以不见贼而还。偶有斩获，多半零星小匪，首恶远逸，未得擒诛。

道光三十年，琦文勤剿捕雍沙野番获咎，后来者率以为戒，番势益张。咸丰二年，贼番窜入松山一带，并至皋兰所属红水地方，距省仅百余里，驿路几为梗塞。提戎索公，督师进剿，深入麻黄沟，擒斩无算，并生擒首恶阿里克公住，夺回牛羊马匹二万五千有奇，器械三百余件，沿边要隘肃清，番匪稍知敛戢。奏入，蒙恩给予议叙。公念番族众多，山箐险恶，我兵虽节制之师，而番情诡谲，善于藏匿，人强马壮，飚忽无常，非得深明地道而枪马精强者，不能制其死命。公招募猎勇一千余人，安置察汉俄博，为甘凉后路保障。猎户生长山谷中，路径熟识，日以捕牲为业，枪亦施发有准。惟经费支绌，口食难筹，公令于山内，采挖金砂，以资生计，不费天府泉力；而又申明纪律，详立规条各遵约束，法至善也。

① 那彦成，字绎堂，满族正白旗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官至陕甘、直隶总督。道光十三年卒，谥文毅。

咸丰六年二月，嘉峪关外，番贼抢劫饷银五万两；四月，又撕碎奏折。新疆驿站，仕宦商贾，咸有戒心，若不痛加剿除，边圉何以静谧？适肃州会哨将弁，拿获贼番，讯明劫饷撕折，乃贵德厅属之拉安族黑番头目达洛尖齐及其子丹巴，并贼首格什豆勾之子达尔济三人，纠约噶吉族贼目乙木，伙同四川果洛克土番郭藏札赖，明目张胆，肆劫分赃，毫无忌惮。公思贼有主名，势难养痈贻患，遂亲带兵猎二千五百名，阿里克番兵一千五百名，至海东窥天库图地方，刚咱、都爱诸族，皆悔罪投诚，畏威蒲伏。公存心仁恕，默思首恶系拉安一族，不忍殃及诸番。而蒙古王公亦称拉安黑番最为强狠，蒙古日受侵凌，今又劫饷撕折，更属罪无可逭，是则剿洗拉安，益有确据。公于八月朔，行至海西卧龙布隆，距拉安族不远，而拉安早有准备，占山据险，抗拒我师，互有杀伤，不能制胜。公登高一览，智慧顿生。阴念力争不如计取，遂派都司梁生岳，率领兵弁猎勇，绕越山后，直捣贼巢，生擒首恶达洛尖齐，并札什丹巴、达尔济等二十三人，余悉歼戮无遗，割获首级数千百颗；牛羊驼马几及十万，帐房器械不可胜数，起获赃银元宝一百零四锭，洵足彰天讨而快人心。自剿办番务以来，未有如是之创深痛巨者也。奏入，蒙恩给予议叙；从征将士及捐办粮饷各员，俱进秩有差。

咸丰七年，总督乐公密咨，闻得嘉峪关外，仍有贼番窥伺，必须设法歼除，方能一劳永逸。公遂亲至肃州，居中调度，派令护肃州镇郭相忠、副将莫德哩，及都司梁生岳等入山搜捕，杳无贼踪。旋据熟番禀称，距讨赖川四站，山内有祝鲁果地方，及黑番巢穴。公派员侦探属实，遂密饬将备兵猎，冒雪冲

寒，裹粮深入，至素赖攻击。贼虽负隅拒抗，而我军马步兵猎，两翼掩进，登时剿洗净尽，余孽不留。押令捉获番贼活口安家嗦南、多尔济指认死番尸躯，云其中有劫饷之逆目业尔旦什、戛乌杜戛尔、戎化将帮岱三躯，真赃正贼，死有余辜。而积年犷悍野番，未得一名漏网，是乃天威震叠，亦由该番之恶贯满盈也。奏入，天子嘉悦，赏给图什勒特依巴图鲁勇号。从征将士，咸予超擢，捐输各员，亦邀恩旨。查从前办理番务，动耗帑金数十万，即琦文勤极力裁减，所费尚不下十万。公四剿逆番，身入重地，俱能扫穴擒渠，歼戮逆党；而又首先捐廉数千金，以为同人倡，不烦度支仰屋而筹。天子重其勤劳，嘉其急公，饬部臣给予子弟奖叙，恩至渥也，勋亦伟哉！

公又念新疆孔道，路径纷杂，番贼种类极多，难保不日久玩生，他族又复蠢动。因安设猎勇，裁汰冗兵，按旬会哨，护送行旅。一载以来，寇踪绝迹，警报无闻，真所谓一劳而永逸者欤！公用兵如神，不规之于孙吴古法，而出奇制胜，有古名将所不能及者。即如上年征拉安族时，贼番登山了望，随营设伏，思有所逞；而公安营列队，刻刻变化，贼莫能测，故始终未敢轻犯。

溯公自为偏裨，以至大将，威名震海内，民间妇女，每呼公名，以吓小儿，如张辽在魏故事。功名皆由特简，不屑以他途躁进，受两朝知遇，极为隆重。公不自满假，朴质如寒素，温雅若书生，尤喜与文人墨士纵谈史鉴，每议论时事，辄纵笔千言，悉中窾窍，不仅雅歌投壶，风流儒将而已。

余道光三十年承乏甘藩，握手一见，如旧相识。其时柏台为明古渔廉访，与公亦称莫逆交，彼时即朝夕过从，互相策砺。

今别六年矣，而公之勋业彪炳，震烁西鄙，畴昔之抱负，悉能展布，真国家万里之长城也。爰撮其征番始末，勒诸金石，垂之永久，俾天下后世，知所景仰云尔。咸丰八年岁次戊午中夏。”

京里旗俗，凡祷神还愿，亲朋必持香蜡爆竹，前往行礼，名曰“交神”。乐督于花园内起造观音阁，余奎承办，而不给工价，落成日，府县禀知，余随众同往行礼，为主人道喜。又一日，乐督于西关外吕祖祠挂匾，文武各员，空城随往，余亦不敢违众。是日，余署请客，乐督催余先走，催之再三，余始回署。乐督率同官在彼观剧，以迓神庥。次日，同知沈寿曾曰：“昨日乐督挂匾，而还愿则周二奶奶也。”沈同知伺候极早，见周二奶奶焚香三献，拜跪如仪。余笑而颔之，不敢置一词也。

五泉山每年开庙数日，百货云集，游人如蚁，撞竿踩索，吹竹弹丝，极为喧闹。庙设酒肆多处，省城官员，颇有宴客者。一日排参甫散，将出厅门，道员和祥向乐督长跪请罪，莫名其妙。但闻乐督曰：“此何足计较！”而和祥犹作恐惧之状。散后，首县来云：“可知昨日五泉山争道事耶！”余曰：“不知。”首县曰：“周二奶进庙烧香，车路逼窄，适和道家人，因其主在山请客，策马争先，周二奶顶马之武弁、帮车之戈什，不肯相让。始则戈什等对詈，继则周二奶按捺不住，遂指和道之名而唾骂之，万众围观，谈笑指点，以为见所未见。”余始悟和道之请罪，皆为此也。恩观察麟谓余曰：“周二奶在督署当家，生有一子，名小喇嘛。周二奶悍泼，不但凌虐乐妾，虽乐督亦深畏之，每与乐督揪扭，滚至二堂，解衣去裤，撒泼村言，无所不至。每谓乐曰，‘我令汝做总督，汝方能做，否则，做不成也！’”恩道台

所述如此。余因群小诪张，不敢答辞，姑妄听之耳！

臬司明绪，倾险人也。在刑部司员任内，有四伦先生之称，以其五伦不备也。乐督初到任时，并不融洽，愈久愈密，馈问乐督，殆无虚日，虽一饮一馔，亦必先呈督署，以伸诚敬。乐督粗浅，不知其计，遂堕术中。每一缺出，属员共知余不可干以私，而求臬司関说，臬司又与彭幕极契，内外交通，事无不妥。余忝任藩司，竟不能专主，殊觉可愧！惟不敢卖缺招摇，借端起发。属员贤者，未必不知，吾问吾心而已。外间共云，乐督允以藩司予之，意在密参余之不职。明臬已将藩幕请定。余以时事艰难，仕稳行藏，不必预为逆料，若竟无天理，更复何所不至，听之而已。好在余尺步绳趋，不会贪赃枉法，一切平易近人，不露圭角，署中自撰一联，用以规勉，联曰："读圣贤书，初心不负；用黄老术，唾面自乾。"

明绪脾气甚大，每无理之来，余更下气柔声，不与计较，而相见倍加亲切。外间声名狼藉，来告者甚多。同知张作霖曰："秦州帐房，悬粉牌一面，应酬各上司衙门若干，则表而书之。乐督、明绪名下，皆馈以黄物，注明收字；余名下有馈送白金四百两，注明未收。"查李敦厚委署秦州，出省时，留别四百金，余稔知李累极重，官亏私帐，不下数万，又此番乐督令其署理优缺，未必无所献纳，而李应解司库公款极多，其意以此饵余，即可不追官项。余当将李赠之四百金，凭李敦厚面，发交库房携出，将李在首县任内有急应解交地丁银三百余两，照数收款，余扣解捐输已交未解款下，令即补具解批备案。秦州署中粉牌上所书未收者，即此款也。又恩麟谓余曰："向来臬司节寿，仅有五属，共百余金。明臬三节两寿外，又添母寿二次，所收各

属，竟有二十余处，每次不下数千金。属员知其乐督合式，畏其谗间，故不敢不竭力致送。臬署有书启幕刘姓，皋兰人，拜明臬之母为干娘，与明臬极其狎昵，信致各属，言向来致送臬署陋规数目，此次必须加丰，现在臬台不比寻常，其操纵黜陟之权，与制台无异。有不受其恐吓者则拒之，有虑其陷害者则应之。署甘州府沈寿曾竟不应命，而藏信以为凭，脱有龃龉，便能出此相抵。明臬只知罔利，而害伏于中，不自儆惕，亦可畏也。甘省州县枯瘠，不自聊生，日肆诛求，非取之仓库，即剥削闾阎，一旦破藩决篱，必至反噬，此外官第一关键。

恩麟、和祥、明绪并督幕彭沛霖，结拜弟兄，酒食征逐，醉后谩骂，毫无局面。幸诸人知余晚间不能饮食，而又不乐观剧，每谓余曰："不奉请者，以其晚间只食粥耳，未敢相强。"余起谢曰："极承怜悯，老朽感谢！"余每年春秋时节，亦复邀请一聚，不尽演剧，惟请乐督，则非戏不欢，故不得不仰承宪意。新疆换班大臣，来往如织；乐督由旗员出身，又曾为乌鲁木齐都统，与此辈尤熟。因商令于藩库闲款下，提银一万两，发交兰州府栗烜，转发典商生息，五家互保，每月所得息银，收入司库。遇有乘传出关，扶灵回籍者，则回明制台，应行致送若干，由司封送督署，派人送去；其有公请者，则于藩署设席演戏，亦于此项内开销。或按季，或年终，报明查考，是以藩署另改局面。属员相率效尤，俱尚浮靡。而督、臬两署笙歌，竟无虚月，固系鼓吹休明，而时事艰难，兵丁枵腹，我辈酣嬉淋漓，直至丑正寅出，主客不散，夏日几及天明；冬日严寒，仆从忍冻，立于风雪之中，彻夜伺候，而欲不被恶名，其可得乎！

候补县邓承伟，四川人，在署河州任内，亏空正杂钱粮万

余金；在署宁静县任内，又亏正款仓库万余金，拖延数年，抗不交给。余到任，以甘省州县仅七十多缺，而未结交代，有二三百起之多，是以仿照山西章程，奏请清理。派署首府章桂文、候补府李怀庚、候补县范植等在府署督算；将河州前任李敦厚，后任赵桂芳，又宁静县后任聂尔耆调省会算。亏空数目，由首府等详明复批，核复详办。又据章桂文等公详到司，司中据详请参，并饬首府县，将邓承伟任所资财查封，此乃照例办理。乃邓承伟赴院呈控，言司中将他人亏短粮石，算伊名下；又伊在宁静任内，所买兵丁粮票，不准抵亏，因拉扯首府结拜门生，交结幕友，需索节寿各情。乐督遂将此案发交明臬审办。余立刻将司卷封送臬署，听其核算。余系凭首府并局员公详参办，若邓承伟竟无亏空，余认误揭处分。邓承伟所云结拜门生者，乃拜明臬为门生也。其结交幕友，出卖首府等款，藩署与彭沛霖形迹甚疏，彭并暗中排挤，借案挑剔，其为不结交可知。所云出卖首府一层，闻章桂文送明臬贽敬五百两，馈送乐督、彭幕恐亦不免，藩署则无丝毫馈送。且首府系乐督所定，并非藩司主意，其为不能出卖可知。至于藩司衙门，向无节寿大缺，州县馈送水礼数事，酌留一二样而已，乃请吃酒，以为酬谢，无所为需索节寿也。邓承伟控告之词，半系明臬事，乃乐督转委臬司审办，数月不能清理。及调栗烜来省督算，反复推敲，亏数无误，仍旧非交银不能出结。余例得回避，竟不知明臬如何详复也。明臬贪婪不法，乐督疵类太多，一经属员指摘，便如六藏不敢吐气。余鉴此情形，不必深究，诸事只好模棱。

此外尚有长有交代一起，军需项下，欲抵银一万六七千两，经司中照例核算，只能抵八百余两。长有到院，伏地大哭，

以前任常绩于伊在泾州任内，具禀请示，一概不复，是以支销帐目，无所遵循。余署书吏，又故为挑剔，不准多抵，乐督对余云云。余曰："是不难明也。"长有在泾州任内，并无到司请示禀详，常前司无从著批，且当站州县，承办兵差，未有不查明军需则例者。况司中奉到部文，无不抄发，长有定非瞽目耶？至于现在司书挑驳，更不难一览而知。已谕令司书，将军需则例，叠次部文查明，令承案书吏，赴首府衙门，会同长有三面清算，如合例应销，而书办故为苛驳，准长有指出，令首府查核确实，不难严惩司书。乃长有竟不赴首府会算，而泾州交代，永无了期，反求署事，以为挹注。余因系奏明凡交代不完者，不准署事，今若檄署优缺，设有询问者，无词以对。又有硕翰者，于署镇番任内，亏空万余金，后任李燕林不肯结报，会算十数次，而数目亏欠者无所核减。和祥见其穷困，遂骂李燕林刁难，竟如梦呓。甘肃清厘交代，非有明干督、藩，不能了结，余无能为也。牵制太多，呼应不灵，付之一叹耳！

藩署大堂对联："薇省喜重经，六载复承新雨露；樗材惭莫补，寸心犹懔旧冰渊。"花园对云："鱼鸟争迎前度客，林亭依旧好春光。"署东偏大书房，略为修葺，颜其额曰："镜心书屋。"跋云："圣祖仁皇帝御制人臣《镜心录》一册，所以垂示官箴，而昭法守。余奉命重莅甘藩，夙夜维寅，不敢暇逸，敬奉宸谨，期无忝陨。时咸丰七年二月谷旦。"

新疆南路八城，自乾隆年间开拓，至今百余年，每年饷需数百万。从前粮饷充足，各城尚有备储预调银两，通计已耗散帑金不下千万亿两，而日久月长，其费未已。前此回疆迭次反乱者，皆由于办事大臣逼迫激变。各城办事大臣，半系不学无

术，而东三省人尤为贪悍，或奸淫回妇，竟不放归；或遇事科求，肆行洒派。伯克本由纳贿而得，回性贪黩，将亏取赢。是以大臣要米一石，伯克则科派数百石；要物一件，伯克则科派数百件。各庄小回，积怨入骨，一旦狡焉思逞，诛戮伯克，残害兵官，即办事大臣亦鲜有免者，其得免者，皆闻警先逃耳。京中各门侍卫，在京苦累，及为办事大臣，任满回京，无不箱囊充牣。又有专跟办事大臣家人，熟悉口外情形，聚敛稔恶，大为民害。此种人遇大臣出京无资斧者，伊便出己资，为之制办行装，雇觅车辆，沿途折车折价，滋扰驿站。而当站州县，知其借差需索，莫不小心为点缀；而遇所需索无厌者，州县亦必派强能刁悍家人，支应差事。家人既欲侵渔，大臣复思婪索，每有鞭挞殴扭各事。跟大臣家人，名为主仆，其实朋友；会客时居然服役伺候，燕居时起坐尔汝，无异俦类；及莅任，大权归之，导引为恶，先被借款，加利清偿，然后剥削回民，朋比分润。各城未必皆然，而如此行为者，十居八九。及至回民变动，兴师征讨，万里储糈，动辄亿万，而不肖官吏，名利兼收，使国家受无穷之累。近年口饷欠解甚多，防兵以及驻防，不能按时给发，难保不向回民借贷，甚至强索横行。此次喀什噶尔回民滋事，闻亦由科派起衅，虽蒇事不足两月，然已费帑金三十万矣。藩司扫库供支，支绌万状。部拨五十万两，而各省解到者，尚不及半，库款愈形竭蹶。余曾有议，请将回八城防兵及办事大臣撤回，即选回目中家道殷实，能以服众者八人，分授王爵，各镇一城，定以五年一朝，岁进方物。各城势均力敌，孰敢先萌反志？如有叛乱者，即派别城回王，统带本部诛讨。无事时既可省内地饷需，有事时亦可省内地兵力。各城虽则分封，而土

宇未曾弃置，体制犹不失也。或者曰，祖宗尺寸之地不可与人，当日拓土开疆，极烦宸虑，今弃之如遗，何以上承祖训，是也。然余所议，正谓不肯弃也。历代封建各国，人民土地，悉以畀之，而奉朔本朝，何尝不翼戴共主？今仿封建之例，各君其国，各子其民，而尊奉帝室，犹是藩封，似不得谓之轻弃土宇也。今者南寇未平，经费支绌，各城拨饷，拖欠日多，兵丁裹腹无资，难免不化为盗贼；设回民有凶狡者倡乱，而各城随之，内地无饷可筹，无兵可拨，二万里外，鞭长莫及；若令驻兵征讨，则各城兵力为数无多，断不能空城前往。即防兵共知大义，志切同仇，而强弱异形，难期得手，彼时势成骑虎，欲下不能。若不示以威棱，听叛回自为占踞，不但有亏国体，抑使他族生心。忆自回疆开拓后，迭次反乱，无不调集内地满绿各营兵将，钦派总统带之剿捕，驻防兵及戍兵之不能得力，以为有恃无恐者，乃明证也。南路如果撤裁安静，再议北路，则边界渐次肃清，于生财之道，亦可节流。至乌垣、伊犁，则系中外门户，留之为内地屏障，不得轻议裁撤。乐督颇以此说为然，但乐无胆识者，亦不敢援以入告也。姑存此说，以俟后人。

西宁、平番、贵德、巴燕戎格等处边界生番、熟番、白服僧、穷蒙古无不为盗。歇家店，无非窝家；青海衙门通丁书役，无非亦多通盗。良番之说，则自萨迎阿始。野番不准至黄河北插帐，向有明禁。年来野番不遵约束，纷纷偷渡，毡幕如云。自琦文勤剿捕雍沙获咎后，舒兴阿、易棠两任有鉴于前，凡有被番抢劫者，不准申报。咸丰三年，几至哗变。红水县地方，距省百里，驿路梗塞。六年二月，劫关外饷银五万两，四月又劫杀摺差，撕碎奏摺，皆不敢一矢相加。乐斌至任，闻野番有

投诚内附之信，派同知那逊阿古拉署理西宁府，意在招降。旋据那丞禀称，亲赴口外，与番目在庙念经设誓，永不侵扰，但求将河北蒙古地方给伊住牧。查番族渡河者已五十三万余人，蒙古畏之如虎，不敢不遵。令请具奏，并滥保多人。且云边境可以开垦，即借用番牛垦种。柴旦木山内出铜，即派令生番采挖，用生番马牛驮运，官为赏给青稞口粮。说得天花乱坠，娓娓可听。余笑那丞年逾七十，急功近名，而识力如是之昏庸，办事如是之孟浪，委以重任，大属可虑！余谓乐詹余曰："事关边务，非可卒尔。成则不足见功，败则适以贾祸，必须前后审度，期无后患为要。"同人中有见识者，亦以为詹余阴有悔心，复有惧心。因为余曰："此事只好拖延。不许投诚，番必生变；若许投诚，难期不叛。余未必仍做十年总督，只是过一天算一天也。"其时图伽布①赴西宁办事大臣任，道经省城，詹余告之情由，图伽布大恐曰："制台教我如何，我必遵办。"图亦有所风闻，故特用此老猾。詹余不悦。适索提戎在省，为之劝谕调停。一日，图至余署，犹作是言。余谓图曰："公言误矣，蒙、番系青海大臣专管，总督乃系兼辖。投诚准否，总督必据咨入奏，而公亦无须恐惧。生番欲住牧者，系河北蒙古牧地，蒙古若愿野番同在河北住牧，让地插帐，蒙古王公、盟长，必赴青海衙门投递保番切结，公再面问的确，咨明制府，会衔入奏，公亦自有把握。第野番是否永不滋事，则非余所欲知。"迁延一年，图并未咨。闻图屡传蒙古王公到署，藏匿不出，后那丞再四开导，蒙古结始呈上。译出汉语，言我蒙古愚昧，不知其中深浅，总是省城总督藩臬道台教我蒙古如何具结，我必依从等

① 图伽布，蒙古正蓝旗人。官至乌鲁木齐都统。

语。图公将结送乐督阅看，乐督始知蒙古之诡谲，而后患无穷。余曰："平番奏议说得明白，那文毅批贵德同知禀曰：'蒙古结保，已成油滑。'可见蒙古保番，本靠不住。即如雍沙野番，蒙古曾经具保，不转瞬又赴青海呈诉，言雍沙野番，伊不敢管，求交汉官管理，免致滋生事端。自来犬羊，合离无定，今虽切实具保，且不足为凭，况如此之吞吐闪烁耶？"乐督因蒙古推诿，青海又不敢独专，只一那丞说得万分确凿，深信不疑，而蒙古之惝恍结词，那丞一概不管，乐督遂置之高阁，为延缓计。

乃刚咱诸番，因久无消息，遂将西藏堪布喇嘛，并贡马衣物，于柴旦木地方一并劫留，云准投诚，则让其入京，否则杀之。其时副将赵玉检，在巴燕戎地方捕缉，即据逃出喇嘛呈诉，具函来省，问那丞如何办法？那丞将信托余转呈乐督阅看，乐遂大怒，言该番既愿投诚，何以劫留贡物，借此挟制？我若不念其生命，即统兵往剿等语。余笑乐督，除酒饮徵逐外，一无所知；军旅之事，更未经过，乃故出大言，不知向谁人摆此威风也？那丞禀辞回西宁府署任料理，乐督又授以机宜。未久，那丞来禀，言："札谕番目，斥其无理，已将堪布贡马交出。该番曰：'如堪布来时，仍未将投诚插帐地方奏定明白，堪布回时，必不令其过去。'且将前此掳去红帽儿牛羊马匹千余匹退还，货物亦退出许多，所短牲畜不过数百。"红帽儿者，西藏一带回族，间数年必来西宁货易一次，所来之年，西宁税务大为沾润，今被野番抢劫，赴官控诉。查问投诚野番，不肯承认，允为查觅。今将原赃呈献，而询问盗首，竟不指明，大约即此辈也。

戊午五十九岁（咸丰八年1858年）

五更赴庆祝宫拜牌，随乐督遍祀东边各庙。乐督回署，余等随往，至二堂拜年，兼为祝寿。乐督生日乃元旦也。

回署，于各家庙行香。府县随来，匆匆一见。午饭后，赴各署拜年。

初二日随乐督至西边各庙行香，复随同登城，遍于群神，诣署谢步。

初六日请乐督戏筵，丑正始散。自此，除忌辰各署皆迭为宾主，真觉困于酒食。

循化厅撒拉尔回子，因斗殴结讼，案外回子，赴厅看望，被守城兵弁拦阻，互有杀伤。厅员韩锡麟不管，回民愤激，聚众围城。营厅会衔申报，又据署河州镇赵延烺禀院：撒拉回子已将大道桥梁拆毁，文报不通。河州回民，密为勾结，已派镇标兵三百名前往剿捕，又调巩昌营兵二百五十名帮守河州城池，又请调省标马步兵丁八百名前往会剿，又请饷五千两。乐詹余禀给阅，问当如何？余曰："省城存兵无多，未便轻易外调。如果赵署镇所言确实，河州距省不足二百里，城庙回民极多，素称强悍，多与河州回民亲串，似宜未必志在谋逆；设杀伤抢劫，内外交哄，为祸不小。不如暗地派兵镇抚，不宜遽派出征，移令河州及循化厅撤回，众心惊惧。余意派文武大员到巴燕戎格晓谕恩威，伸其委曲，散其党与，俟事定后，访明倡首者捡而诛之，是为上策。武弁禀词张大，不足深信。循化厅城，仅有两门，不过土阜而已，非有深沟高垒之固也，若志在攻城，则数百人顷刻平毁，何至云环攻三日，城上枪炮雨注，撤回始行退

去？米参将系河州人，于循化厅置产，剥削回民，此等劣弁，宜查参之。”乐詹余曰：“如此请兵不发，设有疏虞，谁执其咎？”余曰：“妄见原不足凭。仍至于请饷，先发二千两，其兵行各处，已札行经过州县，照本省例供支。所不可解者，赵署镇不以河州标下之兵，坐守本城，反以河州兵出剿撤回，而另调巩昌营兵来守河州，多此一番调动，便多一项开销，将来造报又是难事。”少顷，副将成瑞入见，乐詹余将余言告之。成瑞曰：“藩司之言是也。省城存兵仅千二百人，距河州一百余里，与其有警另调外兵，不如存留标兵，较为熟练。”并云：“赵镇张皇，外间传闻，并不如是。”乐詹余始意以不发省兵为非，至闻成瑞言始悟。檄西宁道崇保亲查详报，妥为安抚；又派参将陈致和带同千把往探确实。崇道查去无几时，禀回众安静，无须发兵；并称回众具结悔罪，认赔官桥，修理道路。举其围城之说，大约还是子虚。崇道以循化厅系其所属，尚不肯直截言营厅所报不实，既得滥冒，又得保举，却不为国家计也。此等文武，若不参办，何以服众？厅员韩锡麟年已七旬，两耳重听，前因野番抢劫红帽多赃撤任，后那丞办理招降番案，韩乞那缓颊，乐詹余未允，韩遂详院，言那丞得野番之赃，故为招降之举。又称野番出没，厅员不能捍御，曾经御史条奏，归总督随时征抚，厅员并无处分。乐见韩详大恐，饬司查案，而不敢置韩弹章矣。

西宁费用二千五百两，乐詹余令崇道捐出，允保给伊子弟议叙。崇无奈从之，困苦不堪，为乐督牢笼，其势不得不捐，而此项则于司库预借养廉，以为开销。循化米参将劾赵署镇虚张贼势，冒开兵饷，未曾入奏。赵镇到司领银，余先发一千，交

来弁领去；一面行知中军成瑞，派兵护送。据成瑞云，来弁不欲省兵护送，而省兵必欲点明饷数方肯。赵延烺者，本浮荡子弟，由世职侍卫，经许滇生尚书保奏，发往陕西补用；狭斜赌博，无所不为，积累如山，著名债帅。在河州署镇任内，将省城洋琴流娼带署媟狎，弁兵伺其裸淫，排闼大呼，意在捆缚。赵延烺惊起，破窗裸逃，奔赴内室，大为其妻所诟谇。兵弁见赵已遁，将娼妇揪出轮奸。娼之亲属欲赴省控，赵延烺重有所赠，始行帖息。在省寓居住，以酒一壶、刀一把置案上，谓索逋者曰："我已穷极无聊，若人念交情，则共饮为乐；若加逼索，则拔刀相向。"债主见其沉醉，竟不能出一语，真可谓无赖之尤！其弁兵将司中银一千两领出，已为债主逼去八百余金，只剩百余金耳。其无银，续又请领，司中复发一千两。赵延烺又于河州牧王桐处借领五百两。督署令西宁用费，既经崇保认捐，而河州赵延烺冒开五千余两，势难入奏。赵与保举案内，乐詹余有师生谊，恐久在河州镇内必滋事端，因令赵延烺回延安副将本任，令游击松龄护理河州镇事。饬查赵延烺共实用银一千七百余两，不但五千两之数为浮开，即二千五百两之数亦多侵蚀。赵延烺求余摊派河州镇属各营应领马乾项下，余以此案悬虚，扶同冒滥，未敢应允，不知将来作何销捺？

野番渡河已久，投诚与否？蒙古及官兵，皆不能禁其游牧。即歇家店私通接济，官役亦从不过问。其急急欲投诚者，包藏祸心，思有所逞。蒙古允以戈壁地方，听其游牧。戈壁乃无水草之地，不能游牧。野番因河南水草不尽畅茂，始偷渡河北。倘仍系戈壁，何不住河南，而必欲窥伺河北耶？此语殊不足信。那丞从中架词，急为撮合，边境久难乂安。为国家计，

势成骑虎，欲罢不能。奏入羁縻之，道其已经渡河五十三万余人，及蒙古具结刁难情形。接到字寄，奉上谕："乐斌奏缕陈番务情形，请饬西宁办事大臣详查筹办一摺。甘肃西宁口外野番为患，乐斌到任后，派令署西宁府知府那逊阿古拉派兵剿捕，随有刚咱等族野番，情愿投诚，求将河北地方，赏给住牧，保护蒙古边民各旗。蒙古亦愿将青海迤南戈壁地方，暂行借给住牧。似此权宜办理，原期相安无事。惟野番贪残成性，移至河北后，恐不免欺凌蒙古，滋生事端；更恐河南各番，相率效尤，恳求迁徙，自宜慎之于始，以安蒙古生计。此事著乐斌督办，既不能亲身前往，务须派委明干大员，随同图伽布督饬西宁镇道，确切查明，通盘筹画。应如何立定界址，设法钤束，以杜侵越，及不准再有番族过河，以期日久相安之处，妥议章程具奏，不得迁就目前，致滋后患。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仰见圣明烛照万里，而思深虑远，非浅见者所能及。惟原奏多书饰词，即如派那丞往剿，并无其事。野番久经偷渡，戈壁不能游牧，蒙古具保，非出情愿等情，概不敢提问。何以黄河为界，尚不恪遵，偷渡劫杀，民不聊生；此时已经渡河，又系奉公住牧，更于何处复立界址耶？奏云，刚咱等族投诚，他番不准效尤。兹渡河野番已五十三万余人，即他族不敢效尤，已觉无法驾驭；且各番各族，并无总统头目，又归谁人钤束耶？他日边患，恐未有艾也！青海大臣图伽布极不愿办，无如那丞在西宁百般恐吓，乐督詹余亦逼令具咨，图伽布依唯可否，是以詹余怒其取巧，而奏明饬办。事体重大，头绪繁多，恐非旦夕所能了结。

马乾只发一半，本无情理。甘肃系喂朋马，并非马兵自行

拴喂。而朋马额数，不能及半，是以支发马干，于兵无干；至于例马，则系营员自得款项，与朋马更复无干。朋马内每年例倒若干，起扣皮脏，发马干时，即行扣存，倒马例应买补，各营纷纷请领。余以兵饷为先，概批暂缓。省城倒马，乐督令筹款给发，居然添补数十匹，而额数未符，余亦不必过问。总督月支，有例马八十匹，从未见总督喂养，但见总督收钱。乐督喂马数十匹，斑驳成群，皆首县供支。其余藩臬道府数衙门，皆取资于首县。余只一骡一马，即县中喂养，所费无多。臬司明绪，骡马几及百匹，而马夫之凶横，每于县署帐房领喂养费，稍为迟缓，便唾骂行凶。乐督署则县中宽为筹备，不待走催。首县缺本苦累，即此一事，已属难支。

州县纷纷调署，于地方无益，最启夤缘奔竞之门，自来讲吏治者，莫不深明其弊。乐督以此市恩纳贿，明臬以此撞骗招摇，彭幕以此扶同作弊。而余忝任藩司，反如登场傀儡，尸位素餐。即如笔帖式长祥，在督辕与门丁陈二结拜弟兄，并与署中军德详终日在门房吸食洋烟，在外挟优宿娼，靡所不作。陈二系乐督用神，言无不听，为长祥游说，要署知县。向来院辕笔帖式署理知县，系有意调剂，然必资格较深，稍有劳绩方可檄委。一日，礼县缺出，明臬谓余曰："乐督欲令长祥署理，而艰于启口，托为致意。"余排参以长祥禀署，乐督其应如响，明臬之言不虚也。又笔帖式多龄年满以同知知县留甘补用者，序补宁夏理事同知，檄赴新任，因缺苦不肯前去。明臬代求乐督，改署礼县，由司檄委，又不肯去。以官亏私累甚重，礼县每年赢余仅千余金，不足济穷。又谋署安定县，明臬为余言之，余曰："是尚成吏治乎？"明臬曰："乐督急欲调剂长祥，若以礼

县与长祥，而以安定委多龄，无不可者。”余曰：“不如请多龄检定一缺，自己回明制台，何必藩司屡烦案牍？且以后轮委苦缺者，概不肯去，余又将何说之词？如必欲委多龄署理安定，奉烦先回，余实难以启口。”明臬一回，而乐督应之，余奉令承教而已。其他如陶斯咏之补古浪，罗星点之署永昌，王汝铨之调张掖，张清济之署靖远，又署宁远，皆不协人意。余每谓属员曰：“廉、公二字足以自信，其中竟有不公者，想诸公尚可见谅。”

明绪之母因疾去世，余随乐督唁奠数次。乐督赙以五百金，余赙以三百金。乐督又允借给明臬三千金，交情可谓厚矣。出奏开缺，大加保举，此乃向来创格。明臬积有多金，外间金铺云：除平日换者不计外，现已换易赤金三千余两。甘臬素称苦缺，而积累丰厚，一至于此。乃谓余曰：“长途川资，进京糜费，所用不资，而囊中羞涩，殊难支持。”意盖有所属也。余为张罗奠分万金，同人咸以为纵富，又以为矫情。余心曰，彼之挑挤，于我何伤？彼之贪婪，自为不义。君子常失于厚，不与众生为难也。

臬司缺，应委实缺道员。和祥本署甘凉道，又系捐复未曾赴部引见人员。余在钱局冒昧言曰：“必兰州道署也。”不知和祥早已跪求乐督，必欲署此臬篆。是以乐督接明绪忧信，并不与余说及一字，札委和署，而以甘凉道，委栗烜署理。和祥因余在钱局一言，衔之次骨。和道接委后，大作威福，声斥属吏如奴婢，访查娼赌，旋即卖放，沿街遍帖不通告示，行道者阅之掩口。见属员皆疾言遽色，属员送钱，便是循良，馈问稍疏，即为庸劣。能谄能骄，顷刻能易，真盗贼所不忍为者，而忍于为

之矣。

余等随乐督至臬署接丧，和祥见臬署对联，刷黑糊白，遂大拂意，谓明仆曰："此公所也，非国制不准刷黑，汝即赶紧洗去！"又问："汝主人何日搬家？我要进署"等语。明臬哭诉于乐督曰："母柩在署，必出殡方可迁徙，今被逼让署，求为缓颊。"乐督遂不直和祥，而彭沛霖又从而媒孽之，因将和祥申斥，而让署之议乃寝。明臬于三七后，因天气炎热，暂不回京，将母柩眷属移于浙江会馆停住。臬署什物窗槅，以及隔间门扇板片顶篷，概行拆毁。首县托克精阿，请和祥到署观看，以便收拾，和祥见其工程浩大，急切不能完工，神销气沮，切齿怒骂而已。和祥遂扬言明绪母棺，系狄道州刘灼以三百金买送，恩麟亦为是说，杠夫抬价，系署首府章桂文报效；又预备骡杠一分，是首县托克精阿孝敬。明臬包箱牛皮黑漆，内而油绌，外而油布，以及绳索等件，则前县李文楷报效。明臬母死不费一钱，真可谓孝思罔极者矣！明臬又指摘和道，谓其需索到任礼；又谓得李敦厚二百金，允其向乐督求情，暂缓进京。恩麟又因臬司缺，为和祥抢去，未得署理，埋怨乐督，又极力铺叙明臬、和祥种种劣迹，喋喋渎听。余外任二十余年，见司道多矣，似此诪张，如鬼如魅，是乃仅见。事极繁琐，本不足道，书之以见世运迁流，犬羊杂揉耳。

派周寿进京，带银千两，为兰儿娶妇；又派李福跟随沈寿曾回京照应喜事。

四月杪，接三弟信，知兼慈痰喘，老病举动，赶紧寄银三百金回南，为药饵费，又寄燕窝二斤。闻三弟与二全同赴京下场，设有不讳，南中更觉无人。

五月初六日巳刻，接京中专信，惊悉兼慈于三月十一日弃养。余哀痛惶惑，不知所为，赶紧制备衰绖，设位成服，即日报明乐督，请奏开缺。余思奔丧，以速为是，既不讣闻，亦不开吊。且明绪甫经丁忧，首县搭篷预备，所费不资，若再踵其辙，首县难免怨咨。当即谕知家人，凡购办各物，俱系自为价买，不必惊动府县。设位二十一日撤座，赶紧收拾。本拟二十一日起身，因车辆不齐，及开发各帐，未能猝办，是以迟至二十九日，自雇长夫车马，沿途概不令其支应。

甘藩年半，入项甚微，出京时动用家中千金，未曾归结，又报捐翎支，计算斧资，颇为艰窘。乐督以黑银百金为赙，奏报丁忧之折，尚无劾词。同人亦各有所赙，勉强成行。长途奔走，至泾州已炎亢如火，人马俱困，只得夜行。于六月二十日抵西安，余亦困惫不支，同人悯余老病，苦劝小住，俟秋凉再行南返。而奔丧之心，急如星火，真觉寝食不安。未离甘肃时，明绪来说，余丁忧有信，和祥即上院为乐督道喜，言明绪与张某，皆非好人，先后丁艰，未始非吾师之福。乐督曰："公何得幸灾乐祸？"求兼署藩司，不允所请，乃委恩麟署理，即日接印。余荐家人一名，竟不收录，笑而置之。若辈宵小行为，何所不至！

在陕寄居红埠街公馆一月，因守制不甚出门。旧属新朋，时来过访，尚不枯寂。八月初一日，明绪扶柩到陕，余前往奠联，初六日起身北上，余又于城外亲送；又信致家中，令兰儿到明绪之母停灵处上祭。所以抚循小人者，无微不至矣。忽见邸抄，兰州道出缺，探知恩麟又丁内艰。半年中，司道并以忧去，可谓奇怪！乐督奏令和祥兼署，其兰州道即委署首府章桂

文兼署。同知署道，足征惠眷之优。

陕西临潼县，回汉素不相能。回庄报赛演戏，汉民往看；及汉庄演剧，预帖告条，不准回民往看，回民竟不往观。有稚回担负果实，赴戏场售卖，为汉民横殴，受伤甚重。群回不服，赴临潼县申诉。县令倪印垣不管。控至第三次，反加扑责。倪印垣者，四川举人，由华阴县调任临潼。余前过华阴，倪令来见，絮絮聒聒，无异村妇，吏治本无足观。侍郎王茂荫①，以循良具保，又称其奇才异能。曾卓如中丞②遵保，令倪印垣自注事实入奏，恩准送部。尚未交卸，回民被责不甘，纠聚数千人，赴汉村私斗，互有杀伤。回杀汉民十三人，汉杀回民六人，杀伤不能相当。汉民又于大道截杀蓝田回民三人，与临潼斗案毫无干涉，并不知械斗事者。回民纠聚不散，来往商旅裹足，并有被回抢劫者。事闻省城，将倪印垣撤任，派首府沈崧曾带回教将弁兵二百人前往弹压，又派张竹楼同知名舒萼者，署临潼县事。曾卓如大言，谓回民不遵约束，即带兵剿洗。余闻此言，颇嫌孟浪。向来地方官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汉民复恃众欺凌。不知回性桀骜，亿万同心，日积月长，仇恨滋深。滇南回患，至今猖獗，官不能制，转受回民侵欺。履霜坚冰，殆非一日。陕省当事，可不顾念前车之覆乎？若论正办，先将倪令严参重治，然后分回汉之曲直，而平理之，必可相安无事。乃曾卓如以倪印垣系其特保，回护不参，又不明事理之重轻，故作呓语。卓如在陕暴虐，官

① 王茂荫，字椿年，安徽歙县人。道光十二年进士。官至左副都御史，工部侍郎。

② 曾望颜，字瞻孔、冠山，号卓如，广东香山人。道光二年进士。官至陕西巡抚。

常疾之如仇，恐非吉祥气象。

戊午，余令秀姬将辎重行李携带家人，由永济进京，余由汴省回南，俱于八月二十日在省起身，至潼关再行分路。二十四日阻雨潼关，二十五日分道长行。余于九月初五日至河南省城，住八旗公寓。自中丞以下，皆故吏门生，酬应纷繁，昼夜不息。

忽传警报：捻匪将山东曹县攻破抢掳，装载大车七八百辆，满载而归，仍由金乡、丰县回去；又另股围攻济宁州，贼氛已至河南旧考城；又六合、仪征，遍地长发老贼，杀掠几无孑遗。余母棺未葬，道路梗塞，寝食俱废。清、淮戒严，徐州捻逆来往滋扰，南北不通，只得会银一千两，派李福觅路回籍，察看情形，如竟不得前进，只好回京。

余遂于九月十五日由汴省北旋，至二十八日抵京。到京即接三弟、大全等来信，知牛王营庄屋，以及衣物焚掠一空。将兼慈灵榇浮厝于庄西茂林。三弟逃至泰州，带领本房人口，大全弟兄逃至邵伯埭，大兄逃至江南丹徒乡村。一门星散，荡析离居。先是，三弟来信，言兼慈性爱热闹，等余归里营办丧葬，为兼慈身后风光。余当即复信，不如恪遵遗训，百日出殡为妥。贼氛无定，时事变迁，不可拘执。余相隔五六千里，又系酷暑，大雨时行，安能刻期回籍？三弟总觉不忍淡薄。余又屡次信催，不料贼于八月二十四、五等日，破天长、六合，直犯乡村矣。仪征焚掠四次，城市丘墟，稍能自给者，皆赴乡结茅而居。贼探知其情，因于月潭集、陈家集，由北路席卷而来，是以村居，鲜有脱者。三弟一身之外，绝无长物。适程氏妹抱子沉河不死，其婿湛华为贼掳去，至今不知下落。适李氏、黎氏、

薛氏、阮氏诸姊妹，皆流离颠沛，无以为生。余各寄三十金，稍为沾补，近支亲族，亦略点缀，不能从厚。大兄处馈以百金，且寄小诗二章曰:“与君今世为兄弟，未必来生再兄弟;况且两人俱白首，又兼南北动离情。回首江乡一敝庐，年来衰病正愁予;不须身世多忧虑，有子俱能读父书。”闻大兄所住冯庄，贼竟未到;城内卫市口老宅，至今犹存。大兄性情古直，虽然不合时宜，而心地正派，故当丧乱时，若上苍默为垂佑也。

兼考少年孤露，四壁俱无，十七岁废书习贾，勤苦备至。自兼慈来归后，生理渐裕，稍置田宅;地方善举，躬任不辞，施药施棺，无善不作。年六旬外，生三弟集声，足征善者之报。性刚烈，好面折人过，戚里每不能堪。赖兼慈从中调剂，亲族以安。兼慈心地慈厚，于亲族子弟，极意照拂;而于穷苦小人，尤多恩惠。数十年，外而里鄙，内而奴婢，无不衔感。咸丰三年，逆匪陷城，宅遭兵火，兼慈寄居村庐，已觉不能如意，犹幸衣物资囊，未落贼手。兼考见背，予以直隶藩司带兵在直、豫堵剿，奉旨俟防堵事竣，再行回籍。三弟年未弱冠，凡经理丧葬，考核田务，皆兼慈督率诸同事料理。租赋所入，与兼考在日相仿佛。族中无赖子弟，兼慈恩义兼尽，无赖子弟亦知敛戢。家政井井有条，教三弟读书，从不姑息。余五年冬，奉旨往江南向营差遣，先行归省。仰见兼慈气体康娱，饮食安泰;惟步履偶须扶杖，冬日痰喘咳嗽，余无他恙。余谓其百龄可至也。六年回京，复赴甘肃。七年，三弟生一女，老人深爱之。三弟以第一名入邑庠，兼慈令于八年四月初九日与二全北上，应顺天乡试。初十日，村庄前后，皆闻旃檀香，邻人来问何事？及入宅观看，不见焚香。而宅中人亦觉香气馣馤，村人无

不诧异，而莫解其故。是晚犹令侍仆李妇，进酒三钟，饮之而乐。中夜觉痰气上涌，遂谓李仆妇曰："太爷已为淮安府城隍，来接我矣。"遂不复去，而旃檀之气益盛。至十一日溘逝，香气顿熄。三弟已行至顺河集，星夜奔回。殡敛赖大全经理。大全弟兄，自诞弥痘疹，以至成人，皆兼慈顾覆。闻自泰州岁试赶回，独当大事，尚不负兼慈之疼爱也。

兼慈无所出。适黎、程、阮三妹，暨集声弟，皆陈庶母所生，兼慈爱如己出。三弟尚知孝敬，黎、阮二妹，尚不忘母氏之劬劳。惟程妹性极狡黠，自幼以口给御人为能，兼考为其欺诓，颇以为明干许之；渠遂肆意挑唆，诬枉人过，口无择言，甚而背骂兼慈，存心忤逆，弟兄姊妹之间，刻薄寡恩。陈庶母生性愚蠢，不言人善，兼考在日，每讦告人非，致举家不能和睦，众怨沸腾，兼慈屡训不悛。后来儿女长大，益自为是，兼慈亦不能规戒。程妹尤而效之，殆有甚焉。今程妹夫死于贼手，翁姑年迈犹存，乃不肯侍奉翁姑，而依栖三弟，天伦之地不能无亏。

兼慈于十月十六日与兼考合葬十里墩，是时贼破天长，盘踞六合，兼慈未葬，余昼夜悬心。幸大事已完，绝无记念。兼慈存心仁厚，断无意外之虞，然入土为安，方免忧系，况值干戈扰攘，逼近贼氛乎？兼慈自来归先考，家道日裕，今甫西逝，而牛王营宅及衣物皆不能保，岂非兼慈福庇数十年，而我弟兄不能承受先泽耶，是可慨也！余恨不克亲视殓葬，又未能抚松楸而一痛，为抱恨无穷耳！

庚子仙① 来信，会兑千金，业经交到。三弟等当此流离琐

① 庚长，字子仙，满洲镶黄旗人。官至南河总督。

尾，大有所补。

京中住宅，当日系大林等起造，余总嫌局促。大门临上房太近，又在西首，总不顺适。幸门前破烂小屋，早已收买，意在另添大门一重，群房数间。惟明年南北方利，今年只好惟造西院。遂创造五间者二所，一所为兰儿书室，一所为会客之地。院有丛竹，因颜其额曰："交翠山房。"

本定于九月为兰儿娶妇，因遭兼慈大故，改于明春诹吉举行。

兰儿师胡研生太史寿椿①，因纳妾不能宿馆，卷帐出城，属余代庖，以终今年之局。余明年延请薛淮生太史春黎②，访之同乡汪慕杜太史③，据云："帖括之学，胜于研生，杂学亦颇赅洽，但不工书耳。"

时晴斋自撰一联，属许滇生亲家书刊，联曰："三径栖迟，敢云丘壑夔龙，衣冠巢许；一编弦诵，藉可销磨岁月，俯仰乾坤。"

顺天科场案发，系御史孟传金④参奏，派郑、⑤怡⑥二王、陈孚恩、⑦全庆审办，不会刑部。有说大鼓书子弟平林中式，文理不通，字迹讹谬，御史指参，专指其人。平林到案覆试，文

① 胡寿椿，字大年，号砚生，江西南昌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官至河南道监察御史。

② 薛春黎，字淮生，号稚农，安徽全椒人。咸丰三年进士。官至湖广道监察御史。

③ 汪承元，字慕杜，江苏甘泉人。咸丰三年进士。官至候补四品京堂。

④ 孟传金，直隶高阳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

⑤ 郑亲王端华，乌尔恭阿子。咸丰十一年任赞襄政务王大臣。同治继位后，以"专擅跋扈罪"赐死。

⑥ 怡亲王载垣，咸丰十一年任赞襄政务王大臣，后和端华同罪赐死。

⑦ 陈孚恩，字子鹤，江西新城人。道光五年拔贡。官至尚书、军机大臣。

理益谬。据云，正场系遇窗课录写；而登台演戏，亦复供认不讳，已应斥革销档。又平林与正考官柏葰①家人靳祥，行踪素密。靳祥随柏葰入场，私给平林关节。靳祥求柏葰抽去中卷一本，将平林中式。平林家道极贫，靳祥无赃可得，大约同是浮荡，故相契甚深。传问平林房师缪编修并不知情。平林谒见贽仪，仅京蚨十串而已。有刑部郎中，广东罗鸿绎者，年尚童昏，经军机记名章京李鹤龄②穿插，送条与考官普安③呈荐中式。普安得赃五百两，李鹤龄亦有所赠。罗鸿绎到案，供认属实。李鹤龄、普安不容狡展。

此案系在提督府审问，刑法严峻，普安受刑不过，供出考官程庭桂④，在场中焚烧条子，奏请归案革审。牵出其子程炳采在外招摇，私通关节各情，一并拿究。程炳采欲抵制问官，遂供出陈孚恩之子陈景詹曾经送条，陈孚恩具奏，言其子送条属实，交出审办，并请议处。而严审程炳采，则云陈景詹条子，伊已于场外焚化，并未送入闱中。又供潘星斋侍郎曾莹⑤之子潘祖同⑥庶常，为其同乡谢森墀送条。谢森墀，苏之富民也，捐官在京，乞潘祖同转致各处，欲拜数人为师，其意未尝不注意营谋。潘祖同大言不惭，令即认伊为师。潘祖同举人、进

---

① 柏葰，原名松葰，字静涛，巴特鲁氏，蒙古正蓝旗人。道光六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咸丰八年，因顺天科场案革职伏诛。

② 李鹤龄，广东鹤山人。咸丰三年进士，官至兵部主事。

③ 普安，疑是浦安，字远帆，满洲镶黄旗人。道光三年进士，编修。

④ 程庭桂，江苏吴县人，道光六年进士。官至左副都御史。

⑤ 潘曾莹，世恩子，字星斋，号申甫，江苏吴县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官至工部左侍郎。著有《小鸥波馆诗文钞》。

⑥ 潘祖同，世恩孙，曾莹子，字桐生，号谱琴，江苏吴县人。咸丰六年进士。

士，皆系钦赐，胸中墨水，谅亦无几，遇谢森墀愚竖子，遂甘心拜认，不料俱落网中。潘曾莹照陈孚恩摺，具奏请处。潘铎之子潘敦俨，程炳采并未供出有送条情事，潘铎闻而心悸，带其子潘敦俨赴提督衙门投案，承认曾经送条。程炳采不能为之掩蔽，潘铎与程庭桂儿女姻亲也。告病刑部侍郎李清凤①之子李旦华，曾允程庭桂虚赃百两，亦曾送条，饬李清凤在籍具供，李清凤声称属实，将其子李旦华交案。并有熊培元、王廷傑等亦与李、谢事略相同。李清凤由刑部郎中，一年而至侍郎，复得顺天学政，其时便有人指摘曰，李清凤必有奇祸恶报。三年，贼扰畿甸，京师设巡防局，拿获奸细，问明即斩。其中拿获者，并有南来贸易，及乡村愚稚，但头有一瘢，身有一疥，鲜不死者，王大臣意在从严。李清凤时为司员，曲意阿附，不拘王意欲要何供，顷刻而定。杀人媚人，天道岂可欺乎？今身死子罪，人以为报应不爽，吾谓其罚未有已也。阿鼻城中，沉沦恐无生路。靳祥受刑后瘐毙，柏葰、普安、李鹤龄、罗鸿绎俱骈首于市，程庭桂恩减军台，其子程炳采亦伏诛。外间传说有漏网者，有过当者，余不敢参以末议。刑部司员穆兰泰，有因案受赃情节，同乡卞宝第回堂，言曾见穆兰泰给以书信阅看，系他人托穆关照官事，奏参将穆交部革审，同在囹圄。穆谓普安曰：诸位罪名，谅无轻免，当时分校时，如有来房搜索卷子者，不妨驰书告之。言费用无出乞助，阴为挟制。书出不数日，竟有应者。同考即无弊端，虑其攀陷，各顾功名，兼保性命，罗掘之苦，不问可知。穆亦从而分润，计亦毒矣。

科名自有命定，升沉不在人谋，人苦看不透澈，故作奸犯

① 李清凤，江苏新阳人，道光十六年进士。

科，陷于刑辟。子弟长大，不令见客，必至言语粗鄙，见识浅陋，若任其随在交游，则押友淫朋，必至为累。长安素多恶少，挟优纵赌，恬不知非；讲艺论文，视为末务。道在上人不时训诲，使子弟心地明白，利害显然。外面虽和光同尘，而内里却坚贞不拔，自不至为人所摇惑矣。吾愿吾万世子孙，当以择交为第一义。

余前为桂良诬陷，革戍留营。其时饷需支绌，河南同知马振儒卧病，胜帅札余接管，坚辞不允，管理三十七日，奏奉谕旨，余始得交卸。将支剩帐目银两，详明交张起鹓接办，并详定归张起鹓报销。乃起鹓狡诈，前允后推，逼余自办。张起鹓逮问至部，余适拜甘藩之命，因令张起鹓递呈请示，奉批令张起鹓遵照前批代造，张起鹓偃蹇不造，余托方鼎录邀人代办。至本年题销，核减罚赔一千一百三十余两，加以部费一千余两，几及三千。余交代时，曾有平余四百五十两，张起鹓亦笑纳，不肯交出。而余罚赔之款，因闲居无措，尚未能交。余在直藩带兵时，临洺关分局，则广平府王桂经手；在河南庙工时，则长垣令锡桂经手；由长垣至大营，则玉田县张熔经手，余皆未曾见过帐目银钱。无奈桂良必欲与余为难，令用余衔名。后桂良离任，余信致谭竹崖查卷更正，谭畏桂焰，不敢持正。乃谭虽谄谀，桂终以谭夺其官为恨，天津遣戍之役，桂有力焉。余因谓方鼎录曰："当日与书办说定，有部费则不驳，今部费用去千余金，而仍复罚赔，部费之谓何？"方鼎录与书办商量，请以直隶长垣报销案内长垫。抵此罚款，已寄稿回南，令大全办理，尚未接到回信。当日在西安，曾将此说，详明甘督转咨。本系部书来稿，及咨部又复驳出，变幻离奇，未能了结。粮台

非将天良全昧，不能经管。现在虽饷需支绌，任意浮冒，有饷便可侵渔，只须将部费提出，无不可为，再将长垫多办，即核减亦不至赔。

余思国家饷需如此支绌，抽厘劝捐，侵贴报效，无非敲筋击髓，剥削民膏，我再从中侵吞，使荷戈执役者，反枵腹战斗，其罪浮于吃赈，故万不敢为，是以在独流管帐时，米薪皆自购买，后在庙工，从不索取分文，藉此肥己，乃竟罚赔，有何天理？张起鹓虽瘐死家破，而粮台终不相负。即如余在独流交银后，张起鹓拨运至天津，清理天津帐目，胜帅令余做摺乞饷，拨内库三十万两至营，张起鹓拨回七万至天津公馆，此何说也？张起鹓拜胜保为门生，贽仪千金，又为其母做寿，不下数百金。胜保每月关支五百金，而厨役请领蔬果等项，不在其内。张起鹓之子张琛，在连镇捐办堤工，用项甚巨，保举知府花翎，张起鹓亦保布政使衔，父子并得优保，其捐费皆出自粮台，是以张起鹓虽获咎瘐毙，不得谓无所沾润也。随营粮台，万不可管，众人皆虎视眈眈，纵清白乃心，旁人断不相信，即执途人而告之，人谓其情虚掩饰。粮台什物米薪，无所不备，珍醋酒浆，又复罗列，皆以供帅营用也；而文案处、营务处之强有力者，亦不时需索，设或拒绝，怨声载道矣。其他如营中阵亡一将，帅云应帮若干，除官殓外，即须措办，大员则所帮更多。善将军禄病故，除附身外，竟帮至三千金；此外如道府参游都守等员，不可胜计。此等用项，皆例不准销，而管粮台者，皆不敢推辞。张起鹓既不阻挡大帅及各营员需扰，又不将帐目分析明白，且父子皆比昵小人，信一杨菊衫，而不知防其要挟；信一汪寿昌，而不知防其阴险。素性被人逼勒，而畏惧输诚，急难寒微，而

漠不关照；同人怨怒，深入肌肤，自己复有侵渔，宵小益有把柄。

杨菊衫者，乃四川佐杂，年届七旬，投入胜营，派帮粮台事务。杨于张帐目，凡不合例而营私者，密为记载。又逢迎崇雨舲中丞，进其邪说，得保知府，挟制张起鹓借银二千两，捐纳指省，分发四川。张起鹓不敢抗违，竟如所请。汪寿昌者，方元仲家小伙也，因方元仲在粮台管帐，延为副手。汪能书善算，张起鹓父子亦颇推诿。胜克斋逮问，各员纷纷如鸟兽散，汪知其无路保举，遂乞张起鹓父子，为捐佐杂，张不允从。编修杨瀚〔翰〕① 在京，以营缘钻刺为能，声名狼藉，被人劾参，知不能容，遂投胜营，愿于山东各境劝捐。杨瀚〔翰〕与张起鹓本系至戚，张怜其贫，时加赒恤，并厚待其母，其投入胜营，亦张为先导也。僧邸接胜军务，凯撤时，杨谋保举，为文案处瑞秋帆禧所窘辱，怅怅无据。乃与张起鹓借银五百两，别图生计，未允，意谓张起鹓于粮台颇有沾润，又见杨菊衫挟制，遂得多金，与汪寿昌合谋，将张起鹓不合例处，罗列多款，到京乞伍翰屏给谏具奏，逮问查抄。张毙于狱，而赔款尚巨。其子张琛，系候选知府，随父在营，妄自尊大，肆口詈人，人咸恶之；到京候选，因规避军务省分降调，今责成赔缴，不知如何设措也。杨瀚〔翰〕已授湖南永州太守，汪寿昌同往。杨菊衫在蜀候补，偶有信来，称余为师，余百般推却，而杨执弥坚，其心殊叵测也。

诹吉来年三月初八日，为兰儿成婚，二月十六日过礼。

---

① 杨翰，字海琴，号息柯，顺天宛平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官至湖南辰沅永靖道。著有《袌遗草堂集》。

西院交翠山房，二进屋宇，粗有规模，余读书之暇，时为督率指点，而岁序匆匆矣。

京中百物翔贵，米薪蔬菜，以及日用必须之物，较之当日，皆增价十倍。圜法壅滞，当十大钱，百般挑剔，即光美者，民间于当十钱，仅作铜制钱一文行用。先是二三年间，初铸当五十大钱，市肆颇流通，后增铸当千当二千大钱，私铸利厚，犯法者骈戮而不能禁。部中发当十、当千大钱至各典铺行户，以及居民市廛收存者，都思贱售。忽有告示，凡当百、当千大钱一概停使，民间所藏，尽成废物。条陈鼓铸当十铁大钱，初行即不甚流通，忽一旦街市相率不用，置之路隅无人捡拾。又条陈改用铁制钱，使用极畅，胜于当十铜钱，忽然街市又不行用，即予乞丐，亦不肯要。专以各钱铺私票为贵，以私票买物，每吊可作一千贰百文用；以当十大钱买物，每吊仅作八九百文用，物价高低，视钱为定。未几私票复滞，每吊仅作八百文用。持私票赴钱铺本铺取钱，每吊给八百文；持官钞赴官号取钱，每吊给当十大钱八百文，又给铁制钱三百文。街市铁制钱，绝不行使，故官号乐得给予。老米每百斤，价值三十余吊，煤百斤七吊，街市无数文物件，即葱一枝，亦要当十大钱一枚。官民并困，而铁钱局仍复鼓铸搭放，民间直视为废物。圜法之敝，一至于此。崇文门收税，仍是纹银，不收当十及铁小钱，亦不收银钞。赴部交纳银两，俱收实银，不收搭成银钞。自不宝贵，民间更轻视之。若不量为变通，流弊不知伊于胡底？铜制钱最为通行，然滇铜不至，鼓铸无铜，欲复铜制钱之旧，势必不能。

盗贼横行，肆无忌惮，街市攫抢食物，三五成群，形容悍

狠。催拨兵役、巡城御史，皆莫能禁。夜间窃盗之案甚多，明火执仗之案亦所不免。甚至二三百人，抢劫齐化门米仓，又抢劫钱局。并有宗室上盗，及武弁骁骑校入伙行强者。非不严诛，而盗风竟不衰息。民居官宅，无人不加意防备，而仍有疏虞。

余拟将时晴斋对过旧书房，拆造对厅五间，进深一丈八尺，前后出檐各六尺，前后开门；又拟将垂花门外对厅，拆造大厅三大间，进深一丈八尺，前后出檐各六尺，前后开门，与上房脊一般平，下不扛地，檐柱即可高大。留东边火巷走道，尺寸高低，万无更改。惟一时力量来不及，明年先将大门挪出，群房盖毕，再作后图。

己未六十岁（咸丰九年1859年）

元旦祀神，闭户礼居，无拜贺年节事，初三日再为出行，约河南刘六吉来看大门阳宅，又看西院去年所造新屋，据云尚合法；诹吉正月二十日兴工。

连年逆匪凶狡，京中仓皇，南中早已丘墟，北地别无托足之处。儿子幼稚，外事茫然，只一张林，遇事亦旁皇无主，若余再出京，更复放心不下，因于北山，以二千七百金购得果园一区，瓦屋四进，以备时乱避居。明知现在力量不能为此，然际此时艰，不得不为退步计。先著张林前往交割，余俟喜事毕后，天气晴暖，亲诣一看。

天气未暖，地冻仍坚，筑地兴工，颇费人力。然过礼喜期，系二月十五日，相距仅一月，而一律完工，势必不能。已谕匠头，将大门收拾完竣，余俟过礼后赶办，或者再添把作，便可于

三月初八日喜期前完毕也。

请胡研生太史、林远村侍御、蒋叔起比部①、厉研秋太常为冰人，送聘至许宅。三月初八日卯时发轿，巳时拜堂，初九日请会新亲。余四十外始得子，邵夫人早经去世，别无子女，群姬概不生育，一子一妇，焉有不疼之理？但求媳妇柔顺，内外辑睦，于愿足矣，至女家有无赔奁，概不计较。媳妇系庶出，许夫人亦外面人情耳。滇翁则晚年止此一女，不免依恋不舍；然滇翁往来多年，深知余家非不讲理之人，故女虽出室，亦甚放心。许彭寿②官阶渐大，目中渐觉无人。

三月二十日，至北山果园小住两日，察看形势。出德胜门至山根便不通车，人坐山兜，物皆骡驮，而崎岖曲折，无一寸平坦路。至下庄十五里，有人家三百余户，皆倚果树耕种为生。庄有刁民一二人，欺压愚民，乡民呼以先生，谓其有才智也。一姓颜，尚蠢朴；一姓郭，似尖刻，然不过乡愚伎俩耳。又八里至上庄，名带子沟，门外丛树槎枒，并无路径，乱石荦确，触石钩衣。近庄门有水沟一道，惜不甚深，横列白石一块，以为略彴。庄门不甚大，叠石三层入门，连门楼共屋五间，左右有屋各二间，分列二门外。二门内即住屋，正房五间、两厢各三间，院落尚宽展。右边有屋五间，正房后有屋五间，此外尚有零星小屋数椽。正室别屋，俱无出檐，不免风雨剥落，已令人觅匠油饰，庶几经久。门外有大山，两峰左右相峙。屋有山田十数亩，庄前后有果树数百株，屋后相距不及里许，有大沟，水声

① 蒋超伯，字叔起，江苏江都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官至按察使。

② 许彭寿，字仁山，号师竹，浙江钱塘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

潺湲，竟夕不辍。沿沟而东，云可通边外。余拄杖遍历地界周围，不过数里，而乱山杂沓，人迹罕到。沟边偶有骡纲，系运煤炭脚夫。种植不过禾黍，土地瘠薄，稻麦不生。据云每年果木禾价，不足京蚨千吊。余购此地，系为家室避乱计，若以二千七百金计算利息，殊不值也。但愿京邸平安，或子孙簪缨不断，断不至移处荒陬。倘数传后，子孙众多，而京邸难以聚处，不妨移数房眷属，往促课耕，亦是生计。所妙者，径不通车，民贫地瘠，不足启穿窬窥伺之心。日落后，惟闻鸟声，寂无人音，竟不知天地间尚有封裳絮褥处所，更不知天地间尚有战争不息事端。王右丞之寓言桃花源，不过为是耳！明年春，遍插榆柳万余株，三五年后，葱茏茂郁，不见村屋，更可藉为屏蔽。下庄有两人来见，以礼貌接之。若辈不可过予颜面，便无高下，亦不可过为亢踞，使生怨怼。住庄镇邻，驾驭小人，不可无术。地距京九十里，果饵蔬菜，尚易购办。即老人颐养，亦不甚苦。若常居此，则令园丁多植蔬菜，兼畜鸡豚鹅鸭之类，不仅春韭秋藕，为山中佳味而已。余存山中小板《十三经》一部，又布被粗衣面盆浴具数事，桌椅铺垫以及油灯烛台，俱已齐备，只须策蹇来居，不必运送什物。

五月初三日，在顺城门内观音庵，为兼慈唪经一昼夜，余即以是日释服，盖距兼慈弃养之日已一年矣。春露秋霜，不胜栝棬之感！

手阅《三国史》一部，计二套；《苏诗集成》一部，计二十四本。惜精力日衰，捧卷茫然。

向例持服一年，皆以到籍见丧之日为定。余去年由汴省因贼氛阻隔，令家人回里呈报，于八月初三日到籍，今扣至本

年八月初三日，应即起服。余与许滇翁商明，但报明吏部，交勋司注册，即算起服。余宦情久淡，京居虽不宽绰，尚不至于冻馁；外间任大责重，动多掣肘，而藩司一官，尤为筹措非易，是以不欲递摺，此乃本心也。乃许滇生调任吏部后，谓必要接呈后，即咨报军机处，难恐圣人不知。余又问同乡蒋叔起曰："吏部咨报军机，公等若何办法？"蒋曰："我等接到吏部来咨，回明枢廷诸位，不过存记而已；其枢臣是否上闻，非我等所知，亦非我等所敢问。"余闻蒋说无据，恰陈子鹤大马来，余复问之。陈曰："呈到吏部不过三日，必要咨到军机处，吏部断不能压阁。到军机处即口奏一句，言吏部来咨，某人业经起复。倘上问曰，此人现在何处？枢臣必对行查吏部，或径云在京。而不递摺请安，恐有处分，不如照例办理为是。余无可如何，定计于八月二十日赴园，一面呈报吏部。如蒙圣恩，给予京职，养老藏庸，大为妙事，否则，置之高阁，亦足了此局面矣。

余在甘肃有提出内用银三百两，又余有零星物件，交张淦变卖银七百两，此项银两，本拟在京置产，每年所收利息，津贴京寓家人之用。张林求将此款暂借伊捐兵马司副〔指〕挥，俟将来转折得开，即为归楚。余已令其每年年节交出京钱二三百吊，作为犒赏京宅家人，俾不至一人衔恩，而众人觖望。

十九日赴园递摺，二十日巳正二刻，在勤政殿后槅扇召见。问曰："汝是几时服满的？"对曰："八月初三日。"上曰："是前年闻讣的？"对曰："是去年五月间闻讣，丁兼祧继母忧，持服一年。"上曰："是丁汝母忧？"对曰："是。"上曰："汝初任是山西知府？"对曰："是山西朔平府，后调太原府。"上曰："汝到四川，是臬司还是藩司？"对曰："是臬司。"上曰："汝由那省

升去？”对曰：“由陕西升去。”上曰：“陕西是那一道？”对曰：“陕西督粮道。”上曰：“在陕几年？”对曰：“三年。”上曰：“在四川几年？”对曰：“不足三年。”上曰：“汝系由四川调任甘肃？”对曰：“臣升任贵州藩司，未及到任，调赴甘肃。”上曰：“汝到过河南做什么？”对曰：“由甘肃藩司，蒙恩调河南藩司。”上曰：“汝在河南藩司任内革职的？”对曰：“是。”上曰：“汝在军台回来，放了甚么地方？”对曰：“在军台五个月，蒙恩放河南臬司，到任一个月，蒙恩擢直隶藩司。”上曰：“汝到河南时，巡抚即是瑛棨①么？”对曰：“臣初任时巡抚系潘铎。”上曰：“汝初到军营在何处？”对曰：“由直隶临洺关至河南庙工。”上曰：“汝到过独流么？”对曰：“臣随胜保由独流、临清直至丰县，后又随僧格林沁至高唐冯官屯。”上曰：“江南大营还是特旨命往，还是向荣奏调？”对曰：“系向荣奏调。”上曰：“汝在军营带过队么？”对曰：“臣初到营即带队，后来腿受伤不能骑马，即不带队，办理文案。”上曰：“汝受何伤？”对曰：“坠马受伤。”上曰：“还是追贼，还是为贼压下？”对曰：“打仗时，贼匪开号，马惊坠骑，为马蹄所踹。”上曰：“汝在向荣营当过何差？”对曰：“翼长。”上曰：“汝署甘肃藩司有二年么？”对曰：“一年半。”上曰：“汝到甘肃，总督已经是乐斌？”对曰：“是。”上曰：“汝今年五十几岁？”对曰：“六十岁。”上曰：“甘肃野番情形如何？”对曰：“臣来时，野番正办投诚。”上曰：“投诚靠得住么？”对曰：“过河野番人数已众，南服军务未竣，国家无此兵力驱除，且此等犬羊，亦不值大动军需；然其中流弊，亦不外前奉谕旨指示数层。现在投诚系刚咱族，上年索文剿捕，系汪什代克族。野番种类繁多，恐借

① 瑛棨，字兰坡，汉军正白旗人。荫生。官至河南巡抚。

口效尤，纷纷北渡，又恐日久不能相安，又恐有妨蒙古生计，又恐界址不清，愈侵愈近。皇上圣明，数千里外如同目见。乐斌亦深知此情。目下甘心投诚，贪图水草，必可安静；但犬羊成性，臣不保其终于不叛，只好羁縻弗绝而已。”上点首，似以为是。

初八奉旨：赏加三品顶戴，署理福建布政使。遵即具摺赴园。摺曰：“为恭谢天恩吁求宸训事。今年九月初八日，内阁奉上谕：‘张集馨著赏加三品顶戴署理福建布政使。钦此。’窃臣江南下士，知识庸愚，由翰林院编修，外膺典郡，洊历监司，屡叨雨露之仁，未有涓埃之报。昨因服阕请安，仰蒙召见，温纶下逮，竞畅方深。兹复渥荷恩施，幸头衔之特晋，俾权藩篆，蒙邀以简之殊荣，闻声自天，感惶无地。伏念闽中乃濒海要区，藩司为钱粮总汇，地方虽已肃清，而吏治民生，在在均关紧要，如臣梼昧，惧弗克胜。惟有吁求训示，敬谨遵循，于到任后，益矢慎勤，倍加策励，以期仰答高厚鸿慈于万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谨缮摺叩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初九日巳刻，于勤政殿后槅扇召见。上曰：“汝前在福建几年？”对曰：“在任七十日，即丁忧回籍。”上曰：“那时督抚何人？”对曰：“臣初去时，总督是颜伯焘，后来是怡良，巡抚系刘鸿翱。”上曰：“当时同事司道尚有人么？”对曰：“相隔已二十年，并无当日同事之人。”上曰：“汝履历上说到山西查办事件，是在河南藩司任内么，所查办系何事？”对曰：“臣三十年冬，蒙恩调补河南藩司，由甘肃行至陕西邠州，接奉廷寄，命往山西查办臬司多慧清查徇庇一案。”上曰：“是汝一人，还有别人？”对曰：“会同山西臬司孙毓淮。”上曰：“多慧后来是降调么？”对

曰："是。"上曰："汝履历中有琦善攻剿中瞻对一节，中瞻对是何地方，夷人是何种类，因何起衅？"对曰："瞻对有三，分上中下。该夷界在野番、猓猓之间，另是一种族类。中瞻对夷酋最强。道光初年，中瞻对酋长罗布七力滋事，总督蒋攸铦[1]曾经征讨。现系罗布七力之子，名工布朗结，负性凶恶，蚕食诸夷，其势寖大，意欲出巢侵占槎丫地方。查槎丫系通西藏驿路，若槎丫有失，西藏文报不通。经打箭炉明正土司甲木参龄庆禀报，琦善谕令土司拦阻。工布朗结与甲木参龄庆接仗，土司败绩，禀报到省，琦善札谕工布朗结恪遵定制，无得侵越，工布朗结不肯奉命。琦善遂调集蛮兵，并绿营兵弁前往攻讨。兵至中瞻对境，工布朗结公然抗拒，后将夷城炮毁数段，始畏惧投诚，班师回省。"上曰："汝丁忧系在原籍家内住么？"对曰："臣早已无家，自三年遭兵火，臣家已一片瓦砾。"上曰："三年城破时，汝家尚有何人？"对曰："其时臣父母俱在乡里，先期逃出。"上曰："汝去年何时回籍？"对曰："八月初三日到籍。臣母埋葬后即行来京。"上曰："其时贼尚未退？"对曰："盱眙收复，六合尚踞。"上曰："江北兵勇私蓄女人，不肯打仗，汝知道么？"对曰："江北军营，臣不深悉，江南却有此弊。上年臣在向荣军营，因兵勇贪恋流娼，向荣以军有妇人，兵气不扬，曾将兵勇斩戮数人，并将流娼斩枭号令，然尚不能净尽，真乃诛之不可胜诛。"上曰："此等流娼还是外来的，抑就是本地的，何以如是之多？"对曰："六朝金粉，素称淫冶之场，本地流娼已经不少。"上曰："流娼斩枭，他不怕么？"对曰："后来流娼装作馌妇，佯为在

---

① 蒋攸铦，字颖芳，号砺堂，汉军镶蓝旗人。乾隆十九年进士。官至总督、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著有《绳枻斋集》。

田耕种，迨深夜偷入帐房。”上曰：“朕闻兵勇竟有家属？”对曰：“兵勇与本地居民结为姻亲，生有子女已四五岁。总由屯兵日久，流弊滋多。”上曰：“汝在向荣营中，经手钱粮么？”对曰：“未曾。”上曰：“兵勇支放口粮，汝不管么？”对曰：“支放归粮台。”上曰：“自然是管摺奏？”对曰：“折奏有文案处。”上曰：“还有文案处么？”对曰：“是。”上曰：“汝管何事？”对曰：“营务处专管兵马，某营兵马若干，将备何人；某日调某营几分队打仗，获胜回营，斩获若干，夺获器械若干，一一细为存记，以凭入奏。”上曰：“汝带队否。”对曰：“臣总未骑马，不能带队。”上曰：“假如各队催不上来，汝自己还出去否？”对曰：“十分催不上来，亦有时出去。”上曰：“那时向荣还能带兵督队否？”对曰：“向荣素患胃痛，不能督剿。”上曰：“带兵都是何人？”对曰：“张国梁、李鼎泰、德兴阿等人。”上曰：“汝当翼长，还有何人？”对曰：“前西安将军福兴。”上曰：“福兴何如？”对曰：“臣当翼长，于兵士强弱，将备优劣，不能不知。臣与向荣素熟，背地密问，据向荣说，福兴由湖南跟至江南，大小数百战，初到江南时，遍地皆贼，几无屯兵之处，福兴与向荣等且战且前，夺获锺山，然后屯扎，福兴渐著劳绩。此向荣之言也，臣却未曾见过福兴打仗。”上曰：“将官中若李若珠等人打仗如何？”对曰：“营内人多，此数人臣未见过。”上曰：“道员是知府上司么？”对曰：“是。”上曰：“两司是督抚属员，有告病诸事，俱是督抚代奏，如两司有不是，督抚能参否？”对曰：“能参。”上曰：“汝等见督抚，是何仪注？”对曰：“旅见燕见，皆是宾主礼，遵照定制，迎送在大堂后。”上曰：“大堂何时始坐？”对曰：“有典礼时，如封印、开印、秋谳以及筵宴外藩，皆在大堂。”上曰：“督抚坐大堂，汝等如何见法？”

对曰："遵例行庭参礼。"上曰："何为庭参礼？"对曰："司道以下各官，皆打三躬，退堂亦然。"上曰："督抚自然要站起来？"对曰："督抚避位，旁立还揖。"上曰："打三躬，还是一躬一进步，还是连打三躬，并不移步？"对曰："连打三躬，并不移步。"上曰："琦善见属员，自必倨傲？"对曰："琦善词色严厉则有之，而定制亦不敢违。"上曰："汝自然听见人说，近来督抚，比老辈①如何？"余未及答。上曰："老辈督抚要钱利害。"对曰："乾隆年间，国家繁富，州县好缺者多，是以州县巴结上司，而上司亦不免贪黩。其时督抚才具，皆系大开大阖手笔，每遇地方事体，无不举办，人亦乐为之用，皆钱为之也，究竟未必尽能肥己。今则地方贫苦者多，督抚亦无钱可要，察其才具似不如老辈，而操守似亦胜于老辈。"上曰："道府贤否，问他所管属员必不肯说实话，汝等何以知之？"对曰："全在多问，问此人，又问彼人，互相印证，再考察其公事之是非勤惰，即可知其大概。"上曰："考察州县，又是如何？"对曰："州县易于考察：刑名案件无积压，地丁杂赋无亏短，民间相安无事，不来上控，便是好官。"上曰："州县亲民，最是要紧。"对曰："当日林则徐常说：'督抚终日烦劳，皆系办理州县公事，如牧令到处得人，则督抚几可不设，无如州县靠得住者，实在无几。'近来经费支绌，皇上准予捐输，流品纷杂，无非得本求利，又未便严加淘汰，以阻其输将之意。将来南服军务廓清，经费有着，皇上亦必澄叙官方。"上曰："琦善当日在直隶总督任内，声名平常，有黄金贼名号；后

---

① 所谓老辈，指乾、嘉间偏用满人而言。其时陕、甘、四川、云贵几例必用满人，大约督缺八，汉人仅二三；抚缺十五六，汉人仅六七。至咸丰十年，督抚二十三缺中，满人占九，汉人占十四，其风气实自道光中渐开。

闻四川、甘肃两任，颇知操守。汝跟琦善当差日久，自然详知？”对曰：“琦善在直隶总督任内，臣未曾亲见；其在四川时，不但分外之钱一概不取，即向例陋规，亦不收受。每年总督春秋二次，到藩司衙门盘库，每次送银一千两，琦善不收。此款出自平余项下。又夔关收税，例应总督监收，因总督相距太远，向委夔州府代收，知府送给总督平余陋规万两，此向来章程，琦善并不收受。甘肃则地瘠民贫，并无陋规等事，更可干净。琦善自奉俭约，食贱衣贫，米薪琐屑，从不滥费，非如此不足养其廉也。”上曰：“汝十六日再递牌子。”对曰：“是。”

回至吉升堂寓，彭咏莪枢相来拜，言：“前在福建学政任内，曾捐银千余两，在建阳县起立朱晦翁讲堂，设立书院；又购办田地，以租息为祭祀并诸生膏火费，今闻已毁，务祈设法重修，以崇文教；又紫霞洲亦在建阳，却非驿路所经，亦曾立书院，置有田亩，后闻朱氏后人欲瓜分田亩，而太守不准，亦祈详查妥办。”余曰：“事关文教，守土者之责也。”

往拜匡鹤泉①、穆琴轩②两枢密，俱未得见。惟文百川侍郎③延入，余拜之，竟不回礼，可谓妄自尊大。后问余出身，始呼为前辈。文乃外班也。又问余外任之年，乃知其久于仕籍者。余于道光十六年出守，文于道光二十五年始通籍，余之偃蹇，不能奋飞，遂为竖子所侮，殊为可愧。乞相阿婆，古今同慨！

---

① 匡源，字鹤泉，山东胶州人。道光二十年进士，官至吏部侍郎、军机大臣。

② 穆荫，字清轩，托和络氏，满洲正白旗人。官至兵部尚书、军机大臣。

③ 文祥，字博川，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官至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光绪二年卒，谥文忠。

至澄怀园沈阆亭①、许仁山②、潘伯寅③三处小坐而回。

家人陈贵，于咸丰元年，因生计艰难，恳借老漕纹一千两，通年三厘行息。据大林说，利银未欠。余以久假不归，令其清结。陈贵昧心丧良，苦磨至再，仅交银三百两，下短七百两，以伊自置大吉巷住屋一所作抵，余亲往看视，照时作价，不过值二三百金，无可如何，只得完结。小人见利忘义，真乃犬豕不如，余惟自恨自悔而已。

十五日晚下园，次早巳刻，勤政殿东暖阁召见。上曰："当日川楚教匪滋事，其原委汝知道么？"对曰："臣略有所知。臣任陕西道员时，西安将军系布彦图，黑龙江人；副都统甘露，湖北荆州驻防，皆由川楚军功起家。臣谈次，得悉大概情形。当日起事，由于齐二寡妇，该犯妇系走马卖械，又复学习邪教，嫁与革役徐伦为妻，烧香敛钱，聚众谋逆，蔓延楚、蜀、陕西数省，七年始平。其初带兵文武屡报剿获胜仗，究竟未曾见贼；复派德楞额、额森特、杨遇春、桂涵、罗思举等大员认真剿捕，军务始有起色。将平未平之时，贼势尚众，复招降投诚，分别递解，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有怙恶不悛者，地方官即置之死地。党与既散，丑类亦不敢为非。后降贼中之勇悍者，编入汉中、汉阴各营，充当兵丁。"上曰："所降悍贼曾否闹事？"对曰："悍贼旧性不改，适值果勇侯杨芳在汉阴都司任内，进省领饷，降贼围署。因杨芳素结以恩，告知杨芳之妻，言欲起事，杨氏谕禁不从．降贼将杨氏送出山外，遂将文武各员杀害，打劫牢库，逆焰

① 沈兆霖，字尺生，号朗亭，浙江钱塘人。官至户部尚书、军机大臣。

② 许寿彭，字仁山。

③ 潘祖荫，字伯寅，号郑盦，世恩孙。咸丰二年探花。官至刑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光绪十六年卒，谥文勤。

甚张。杨遇春在陕西固原提督任内，带兵驰剿，接仗屡败。此股悍贼，皆系锋镝之余，身经数十百战。官军枪炮环施，该逆伏地不动；迨枪烟蒙蔽，悍贼各抱长矛滚地而进，已至马前，枪炮反不能施。后大兵云集，始将该逆围困山中，无所得食。杨芳单骑说降，予以不死，始肯释戈。归命后，发往新疆安置。其时松筠系伊犁将军，以该逆反复无常，狼子野心，断难豢养，设计坐诛，共七千余人。”上曰：“松筠杀如许多人，是否先行奏明？”对曰：“若先出奏，俟奉批回，必致走漏风声，是以松筠将各逆骈诛后，始将不得不诛之故，详细陈明，所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是也。后睿庙亦未以为非。”上曰：“徐伦、齐二寡妇后来想俱正法？”对曰：“徐伦先伏冥诛，齐逆代领其众，官军将齐逆追至深山尽处，齐逆乘马越岭，为枯蔓所绊，悬崖绝壁，无计生擒，遂用乱箭射死。”上曰：“他一个妇人乃闹出如许大事？”对曰：“汉之徵贰、徵侧，明之唐猊〔赛〕儿，皆女贼也。齐逆本系泼悍妇人，又兼邪教，是以愚民为其蛊惑。”上曰：“各直省地丁，自然以贵州为最少。”对曰：“甘肃亦不多。”上曰：“甘肃额征若干？”对曰：“额征二十八万有零，起除坐支十万零，水旱偏灾停缓数万，起运到司不过十一二万。甘肃地高寒早，每年都不能全数征收。”上曰：“四川征收若干？”对曰：“四川共一百三十几厅州县，共征地丁九十余万，赋则较他省为轻。”上曰：“汝知道为何独轻之故？”对曰：“前明张献忠入蜀，将蜀人概行杀害。我朝定鼎，将两湖、江西、两广人民，迁徙居住，轸念灾区，是以赋则独轻。近闻办理津贴，尚属能行者，亦以底额本轻，故民不吃力。”上曰：“河南地丁若干？”对曰：“二百八十余万，除坐支外，如无水旱偏灾，起运到司可收一百七八十万。”上

曰:“山东地丁若干?”对曰:“臣驻兵山东时,闻说有三百余万,起运一百一二十万,若有水旱偏灾,则不能如额。”上曰:“福建地丁若干?”对曰:“臣系外道,且在任为日无多,未能知其确数。”上曰:“四川民风强悍?”对曰:“是。臣因堵拿要犯,琦善派兵随臣到大邑、邛州地方,见妇稚无不带刀,皆有强梁之状。问云:畏人欺侮。其实风气使然。”上曰:“汝在河南时,巡抚先是何人,后是何人?”对曰:“臣元年到河南藩司任,抚臣系潘铎。三年到臬司任,抚臣系陆应穀。”上曰:“你说潘铎在河南,能办事不能办事,肯办事不肯办事?”对曰:“君父之前,臣不敢欺罔。潘铎天分极高,曾任军机章京多年,于各省章奏、地方情形,俱能口讲指画,得其纲领。臣共事时,每遇一事,或无成案可查者,潘铎必有一定主见。臣反覆推敲,竟莫能出其右,其聪明材力,皆非臣所能及。”上曰:“他毛病在什么地方?”对曰:“潘铎系高明人,好为议论,言语太多,便有不能检点处,难保不招尤受谤;至其声名操守,臣在河南时,毫无闻言。”上曰:“他为何事获咎?”对曰:“因河南捻匪不靖,剿捕不能迅速,皇上予以处分。”上曰:“汝明日再递牌子。”

十七日巳刻召见。上曰:“汝当翰林考过大考否?”对曰:“考过一次。”上曰:“考列几等?”对曰:“二等。”上曰:“二等多少名?”对曰:“二等十三名。”上曰:“得什么好处?”对曰:“赏给袍褂料。”上曰:“汝此时尚能作小楷否?”对曰:“臣年六十,目力已花,不能作楷。”上曰:“想汝在外多年,诗赋亦不如从前?”对曰:“是。臣本来做得不好,今更荒疏。”上曰:“汝当日召见时还是连学士一同召见,还是单召见编、检?”对曰:“单是召见编、检。”上曰:“召见后所放各员,有放道员的么?”对曰:“总是

放知府。”上曰：“相隔多年，汝尚记得所放者俱是何人？”对曰：“臣尚记得数员，不能悉记。如严良训①、谌厚光②、罗绕典、李星沅、劳崇光、叶名琛、温予巽③等皆是因召见而放。”上闻谌厚光名，似觉沈吟。对曰：“谌厚光任知府未久，即引疾而去。”上曰：“汝在河南时，瑛棨系何官？”对曰：“开封知府。”上曰：“他是由州县做起来的么？”对曰：“瑛棨系内旗人，由通判分发河南。”上曰：“通判何以便得知府？”对曰：“瑛棨由通判升沿河同知，由同知升彰德府，调任首府。”上曰：“瑛棨能办事么？”对曰：“能办事。瑛棨于河南情形极熟，总未离过河南。他蒙皇上擢任长芦运司，不久又调回河南。”上曰：“汝等此时还常通信么？”对曰：“臣在甘肃藩司任内，时常通信，且臣去年回籍，道经汴梁雇换车马，与瑛棨见过数次。瑛棨因臣系旧日同事，臣遭大故，来店看视。坐次详谈，于营务吏治、筹款河防，俱能言之确凿；并将所办公事，与臣印证。在瑛棨不耻下问，臣有一得之愚，亦复抒其所见。臣因系公事，故知无不言，瑛棨亦虚衷采纳。”上曰：“汝住在京城何处？”对曰：“在西单牌楼皮库胡同。”上曰：“是汝自己房子？”对曰：“是。”上曰：“汝明日再递牌子。”对曰：“是。”

十八日玉泉山临幸。余寅初二刻起来吃饭，至卯刻到宫门，辰正皇上乘骑而来。余随各官站班，立于京堂之次。巳正清音斋召见。余于道光十六年出守朔方时，宣宗成皇帝即于

---

① 严良训，字迪甫，江苏吴县人。道光十二年进士。官至河南布政使。

② 谌厚光，字蕴山，号葆初，贵州平远人。道光六年进士。官至山西大同府知府。

③ 温予巽，字季木，号东川，陕西汉阴人。道光十三年进士。官至直隶布政使。

此处召见，今二十余年矣；其时彭咏莪相国为工部主事，谢摺即其手笔。追念往昔，自惭形秽。上曰："福建钱粮难征否？"对曰："福建自开国以来，未立鱼鳞册。业户向不过拨，衙门中所载花户，竟不知是何时人，惟凭书吏草帐一本，向花户催征。书吏因缘为奸，钱粮只交六分，牢不可破，是以闽省无十年老州县，非钱粮二参绌误，即盗案四参降黜。"上曰："彼处械斗，始于何时？"对曰："臣查《漳州府志》，盛于永乐末年，其始则不可考。"上曰："械斗是何情形？"对曰："即战国合纵连横之意。大村住一族，同姓数千百家；小村住一族，同姓数十家，及百余家不等。大姓欺凌小姓，而小姓不甘被欺，纠数十庄小姓而与大族相斗。"上曰："地方官不往弹压么？"对曰："臣前过惠安时，见械斗方起，部伍亦甚整齐。大姓红旗，小姓白旗，枪炮刀矛，器械俱备，闻金而进，见火而退。当其斗酣时，官即禁谕，概不遵依。颇有父帮大姓，子帮小姓，互相击斗，绝不相顾者。"上曰："杀伤后便如何完结？"对曰"大姓如击毙小姓二十命，小姓仅击毙大姓十命，除相抵外，照数需索命价，互讼到官。官往查拿，早经逃逸。官吏营兵将其村庄焚毁，通缉捕拿。亦有日久贿和，不愿终讼者。"上曰："命价每名若干？"对曰："闻雇主给尸亲三十洋元，于祠堂公所供一忠勇公牌位。臣每笑其勇则有之，忠则未也。"上曰："自京至福建省有多少路？"对曰："七十余站。"上曰："仙霞岭一日过得去否？"对曰："可以过去。"上曰："汝今年能到任否？"对曰："臣亦想赶于年底接印，恐长途风水阻滞，不能刻期。"上曰："到福建有水路通否？"对曰："自京至王家营系旱道，自清江雇船至杭州换船，至衢州起岸，便是旱路。"上曰："必要走苏杭？"对曰："是。此系驿路大

道。”上曰：“汝到任去，还是带幕友去，还是到福建再约？”对曰：“臣现在身边没有幕友，只好到福建，问升任抚臣瑞瑸①，如前任幕友妥当，即蝉联下去；如不得力，再行另请。”上曰：“汝在各省，请几个幕友？”对曰：“只有四川臬司系请三人，其余各处不过一人。若辈束修甚大，人多请不起。”上曰：“束修系多少一年？”对曰：“总要千金，少亦七八百金。”上曰：“汝到任须将事审度到底，再行办理，无为州县蒙蔽。”对曰：“是。”上曰：“汝今日即请安去罢。”对曰：“福建系海疆要地，臣才识短浅，又复人地生疏，恐其不能胜任，还求皇上训示。”上曰：“汝到任后，诸事自然要整顿，切不可初到整顿，久则因循。”对曰：“臣是屡次获咎之人，蒙皇上不次之擢，臣何敢不尽心竭力，辜负天恩！”上颔之。遂请安而出。

余自道光二十九年、三十年间即可望升巡抚，乃一为萨迎阿陷害，一为桂良陷害，流离琐尾者几及十年。中间虽任甘藩一年半，而缺分清贫，又不肯妄有所为，故于八年回京时，依然清风两袖。家中薄有所积，又为大林经理不善，挥洒一空。今复得此瘠区，颇难布署。京中同人，以及同事，原该留别，窃思时势艰难，无从借贷，且我年已六秩，官兴阑珊，不值热中要求权贵，即或百端罗掘，抵任后无力偿还，累己累人，诸多窒碍。且思命中如果能升巡抚，何至两遇坎坷，其福命之衰薄，已可想见！今已立定主意，三五年内决志回京，何苦终身不悔，甘心降气，为人属吏耶？

家中房租，每月可得京蚨四百串，又大林包缴月利三百串，又提出五十金换京蚨七百串，以作薪水费用。其先生修

① 瑞瑸，字仲文，满洲镶白旗人。官至福建巡抚。

金，本系六两一月，今闻三弟欲来，再添二两，共计八两。明年修脯余已预为筹备，交存家中，按月支付，不在薪水之内。

屡谕大林不准放债营运，乃抗不遵依，私提余项六千两与人合伙开设德和钱铺及碓房、饭馆诸铺。余令其将项收回，大林以各项散存在外，急切难收，以后生意之盈亏，家中不必过问，每月立摺，交利钱三百串，以备家用；又禀称渠自己南边有买卖三千两，赶紧呈缴，将京中生意划抵，姑且俟之。

大林并不禀明，将余存项私借与西顺兴萧三，以房契为质，借去足漕纹四千两，迄今数载，本利分厘无着；大林又无计令萧三腾房。前云必赶余起身前料理明白，今距起程为日无几；大林又云，必要设法起结。支吾延宕，竟不知如何办法？

万芝堂药铺，余实本银三千五百两，言明靳得三股利，张得七股利，并在合同上写明，每月包余分半利息，不料钱法屡更，人心莫测，十年来得利无几。今据大林云，每年分余名下京蚨七百串。余误听陈贵怂恿，以致受累。又万芝堂借存老漕纹五百两，通年五厘行息。此二款利收，作京中家属度岁之用。

源裕缎号，郭全印借余银两券共银一万二千两。余尘劳奔走不能管家，恰值郭全印病故，缎铺几至歇业。兹据大林云，二千两一券，早已还清；其一万两券内已还过本银二千两，又零星收得利银本银约略有二千两，概作收本，只剩六千两，分作四年清完。此项银两，提出二千两津贴四年家用；下余四千两，以千五百两为三弟捐纳主事，入部学习，以二千五百两，为兰儿加捐郎中，如能得有科名，便可支持门户矣。

本籍受分田地，交大全经理，不但每年租赋丝毫未津贴京城用度，据大全来禀，言每年起除东作伙杂辛工，以及喂养牲畜亲族帮助外，不敷本县田亩指捐之用，且有亏短。余思此项田地，有余自置者，有先大夫所遗，经三弟拨归我名下者。自咸丰六年，三弟拨归我处后即交大全经理，我丝粒未见。即前此三弟独管时，我宦游在外，颠蹶从军，未曾过问。今既有名无实，县官转按粮数摊捐，又按地亩指捐，亲族亦以尚有田产，纷纷告贷，大全来禀，势不能支。我已信致大全，令其俟逆氛稍定，转售数处，所得田价，汇京济用。惟田亩肥瘠不同，沃土易售，瘠土难售，然既欲弃产，亦不问其瘠沃，但以脱累济需为急耳。

往闽道途甚长，水陆舟车非二千金不足济用，京中即不广为应酬，而园费画凭，以及小为点缀，亦非二千金不能敷衍；而赏劳家人，归还零星铺帐，尚不在其内。京中无处借贷，即借贷亦无款可偿。福藩糊口无资，何堪再为债帅？金全、张林各借我老漕纹七千两，自二年至今已经七载，除将本银在京追收，以为安家起身费用，七载月利，拟到苏就近索取，为赴闽盘缠。

近日街市铁制钱不肯行使，户部亦减卯停炉，意在专用当十大钱，以资补救。而滇铜不至，鼓铸无铜。惠亲王等条奏收买民间铜器，凡重一斤者，概不准用，如违不缴，官则议处，民则治罪。此乃申明旧例，而更从严也。户部出示，勒限三月并将铜铺封闭。月来见街市摆设铜器，及制造铜器者较前更多，莫明其故？据同年奎印甫①说："各铜铺匠役，以及倚铜器为生者，有数万人，皆在彰义门、沙窝门城外聚集，颇有汹汹之势。

① 奎绶，字印甫，满洲正蓝旗人。道光九年进士。

此等皆无赖顽民，既无衣食生路，何事而不可为？提督郑亲王忧其滋事，令其复业如常。”余思如果奎说不差，则刁民挟制官长，把持地方，已开其渐矣。十月朔日，在文昌会馆，问花松岑尚书，① 既有铜禁，何以街市制造售卖不减从前？花乃朝贵，必知所因。花曰：“大约系禁而不禁耳！即如铜盆为盥洗所必需，铜釜为炊爨所必用，若竟呈缴，殊不便民。”同乡张彭城主事，经肃大农顺②派入收铜局，初五日遇于天凝寺，据云：“自开局以来，民铜收十馀万斤，官铜只收大小铜煤炉七个、盆数枚而已。条奏之亲王、当朝之宰辅，以及院部堂司各官，无一人呈缴铜器者。”余家于三年禁铜时，曾将宫熏铜炉呈缴，近数年来，又续制数件。已谕家中俟大势纷纷呈缴，可将铜炉呈缴，其煮饭铜锅暂且从缓，若此时遽然先缴，则以微末之外臣，反先王公贵人而献纳，恐反招人訾议。余家断不敢违抗禁令，即如三年按收房税，我家按照时日将税送局，比常日赁屋出租时尤为紧要。复经收税者谕令家人，不必再交，始敢中止。

己未冬月上浣记。

外官见人便诉穷，京官深恶外官之诉穷，皆是习气。近以外官苦累者多，应酬固多，而用度亦费，其势皆不能减；昏愦及汰侈者更寻苦恼，子弟挟优纳娼，父兄绝不知之，反以为能，不令在书房攻苦，反令管理衙门、出入家务，以至荡检逾闲，殊不可解。京官俸入甚微，专以咀嚼外官为事，每遇督抚司道进

---

① 花沙纳，字毓仲，号松岑，蒙古正黄旗人。道光十二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咸丰九年卒，谥文定。

② 肃顺，字雨亭，宗室，镶蓝旗人。官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同治元年与郑亲王端华、怡亲王载垣，以“专擅跋扈罪”赐死。原稿“大农”二字涂去，可能为肃顺死后所改。

京，邀请宴会，迄无虚日。濒行时，分其厚薄各家留别。予者力量已竭，受者冀望未餍，即十分周到，亦总有恶言。甚而漠不相识，绝不相关者，或具帖邀请，或上书乞帮，怒其无因，闵其无赖，未尝不小加点染。是以外官以进京为畏途，而京官总以外官为封殖。余道光年间初任朔平守，未曾留别，但应酬师门而已。陕西粮道出京留别，共费万七千余金。四川臬司出京留别，一万三四千金。贵州藩司出京，一万一千余金。调任河南藩司出京，一万二三千金。而年节应酬，以及红白事体，尚不在其内，应酬不可谓不厚矣。及番案牵连，朝右士大夫持公论者甚少，转以附合琦文勤为余罪案。试思剿番并无错误，况余仅随同画诺，并未与闻耶！余资格官声，当开府者久矣，而抑于藩司者已十载，曾未闻有力陈政绩上达宸知者，则应酬又何足恃乎？且有性情暴戾、声名平常、阘冗因循、一无知觉，转得高牙大纛，久任疆圻，并有圣眷；并无大优，而舆论又不甚洽服者，亦复不数年致身通显，岂非人各有天命，而君相并不能造命耶？今余已老矣，灰烬馀生，断无奢望，学问经济，颓废日深，更不必攀附要津，以幸提挈。自信此生休问天，转悔从前之阅历未深耳！今则大澈大悟，如桶脱底。

大林、金全，于咸丰二年曾借余漕纹七千两，开设缎号，通年归余五厘行息，言明息利按期呈缴。今已七年有馀，本利丝毫未缴。时事日坏，人心日漓，若辈五中，复难测度。家内有款，又被大林营运成空，若不再将此款收回，数年后只落空券一张。因在甘肃即迭次谕令大林信知金全赶紧归款，直至本年杳然无信。现在赴闽，赖此项以为斧资，而金全之兄金裕，百计支吾。余向大林声饬多次，据禀于予起身前，定然完结。

而数年利息，则仍须余至苏向金全面索。金全等皆系受恩至重之奴仆，倘余到苏，伊有推诿，必重惩之。

己未秋，阅邸钞，河南捻匪充斥，扰及兰仪，距汴梁才四十里，而归、陈、睢、杞等处，遍地贼踪。戊午七月，余过大梁，瑛兰坡中丞派候补府张席珍往郑家口筑土城，安设炮位，以固豫疆。兰坡与张太守皆门下士，又以余曾游汴省，详细告余。余曰："公等所谓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者是也。郑家口商贾云集，烟户不下万馀家，果能安置重兵，堵贼东犯，贼至无所掠，自必退归老巢。今阅城图，周围几及十里，垛口有八千馀，城有十门，按一垛安设一人，连城门炮台，非万人不敷环守。万人各持一械，非万械不敷持执；而刀矛火药，铅弹帐房，军装旗帜，应用器具甚多。省城无兵可拨，招募团勇，一时不能足数，无根游民，难保不私通外匪。且万人逐日口粮，用款甚巨，安得有此多资以供支放？土城系各商民通力捐办，业已舌敝唇焦，再令捐办军装，更非容易，若再捐助逐日口粮，势必不能。"兰坡欲立厘局，抽收济饷。余曰："厘捐不能猝办，而此事未可缓商，倘不急为选锋，探明迎敌，城虽筑犹不筑也。如力不敌，当于城外连扎各营，深沟高垒，贼至坚守不战，城上多张旗帜以为疑兵，方可保守。"兰坡与张守极是余言，而未暇筹办。十月贼大至，归、陈、睢、杞偏地逆氛。未几土城平毁，杀戮抢劫，满载而归，各商贾亦死丧逃亡，人资并失，半载勤劳，付之流水。恒月川到任奏陈坚壁清野，廷议韪之。余私心窃计，此举最为弭盗善策，倘团首不得其人，必将蹈苗沛霖[1]之故辙。上

---

① 苗沛霖，安徽凤台人。咸丰五年在寿州办团练。曾伪降太平军，封为奏王。同治元年，诱执英王陈玉成送胜保营请功。后被英王旧部所杀。

年河北联庄会抗粮杀差，拒捕殴官，种种不法，几于为乱。派周勉民廉访士镫带兵剿捕，半年始定。今令民间坚壁清野，是奉官之联庄会也，特恐抗官有馀而御贼无益。后接瑛兰坡信，言坚壁清野之令甫下，而刁悍之民乘势滋事，不仅抗粮杀差而已。其弊皆由于堡首不善，遂为厉阶耳。夫河南形势，四面受敌，桑麻遍地，有野难清；川陆坦途，欲坚无壁。贼匪大至，动辄数万，无非舍生亡命、叛逆凶徒，而欲以钼耰棘矜，当其锋锐，民虽忠义，断不肯为。计惟令各村闾筑堡自卫，堡与城同，贼至不与交锋，将牛马衣粮妇女财物各存堡中，更复慎选村中贤良端正者以为堡首，报明在官。倘有不法匪徒阴怀不逞，堡首即将匪徒缚献，徇庇者罪亦如之。厚集重兵，精选骁果，贼踪所至，迎击而前。捻匪究乌合之徒，抵死相从，无非贪其淫掠，如能大加惩创，剿抚兼施，解散日多，渠魁就获矣。若兵既单微，饷复支绌，司农檄提库款，戎部禁止调征，孙、吴复生，难期奏效。吾恐东南之寇警未平，而西北之戎心复启矣。余无远识，不过年龄较长，阅历较多，数十年奔走尘劳，于山川形势，时事艰难，稍明一二耳，非好为妄论也。

十月初十日，赴吏部吏科画凭。自初任朔平府至今，已二十馀年矣。须发皓白，犹然捧檄，自恨无才，殊可耻也。御史傲睨，书办鬼魅，皆不足道。余如得有进阶，何至复到部科耶！督抚例不画凭，未达一间，体制迥殊。

十月十九日出京。因道途太远，又复干戈满地，不便挈眷同行；且兰儿在京读书，下场诸事便当，遂将家内出入款项部署清楚，交给绣佛管理，苦守清况，或可望兰儿成立。外官衙门，习气甚坏，万不可令子弟沾染也。

十一月十二日抵王营，雇舟南下。十九日抵邵伯，以三百金分给大兄、三弟及诸妹，余出京盘费无多，行将罄矣。贼匪甫退，本里一片丘墟，遥盼松楸，不能前往展拜，为之恻然。二十四日到常州。二十八日至苏境枫桥，大全来见。二侄妇住彤甫宅，率侄孙诸辈来舟，嬉笑跳跃，老人顾之甚乐。三十日至苏州，小住五日，将金四欠帐算清，以资盘费。

十二月初十日抵武林。十一日移寓西湖赵庄，面临西湖，暇即肩舆入山，另载闽游记。连日雨雪，计程不及赴闽，因定于度岁后再行。天色稍霁，便作湖心之游。

庚申六十一岁（咸丰十年1860年）

元旦赴天竺烧香。初四日起程，一路顺风。六日至衢州，换舟雇夫，分途前进。余由旱道至清湖，雇夫至浦城，又分水陆两途，于二月初四日抵水口，初六日进城，谒见两院。初八日接印任事。闽省素称瘠土，民风吏治，别有地天。除台湾远隔重洋，向归镇道管理，径行奏报升迁调缺。绿营兵饷，仍由内地藩司照例办理；其地方吏治案件，则不能遥制，大约诸事未见准情酌理也。

内地漳、泉、兴、永，民风蛮悍，械斗习以为常，数百年来斗风未熄。建、延、汀、邵，跬步皆山，盗贼渊薮。福州省会，素称人文，惟绅士把持政务。南台华夷杂处，未易治也。

瑞仲文中丞瑸，人极忠厚和平。庆正轩制军端①，心地长厚，小有脾气，公事不甚经意，惟幕友之言是听。幕友庄焕文，由诸生在幕八年，即保至道员，并加司衔，今已授杭嘉湖道。

① 庆端，字正轩，满洲镶黄旗人。荫生。官至闽浙总督、杭州将军。

其去也，有思者，有快者，平日之簠簋不饬，遍满人耳。正轩则溺爱不明，亦无人敢言其非者。

闽省兵饷，连年全赖暂开海禁，通年可收夷税四十余万，华税十余万，皆系茶叶；地丁每年不过征收三十万左右，近又年年用兵，地方全为贼扰，蠲缓居多，征收更少。无照茶税，每年可收万金，款不报部，留为本省地方公用。洋药改厘为税，每年广行包四千箱，共银十二万两，按月由首府两次批解，抽厘仅留南台、厦门、台湾、崇安四卡，委员征多报少，与地方官浮销侵蚀，弊窦滋多。且所谓四卡，不能赅括，如毗连浙省江山县之浦城，毗连温、台之福宁，毗连江西之光邵，毗连广东潮州之龙溪，皆须设卡，惟委员不得其人，因是踌躇未决。上年延平府设立厘局，计时一年，抽收一万七千余两，此乃曾报案可凭者，其未报案者，正不知有几？乃每千两内，代理知府汪达提银三百两自用，计提五千余两开销委员薪水，其余悉支放勇粮。

查延平毗连九龙山，原非安静处所，如果勇能得力，理宜盗贼屏息，乃劫案累累，勇且为盗，是以百姓之脂膏，豢养许多之豺虎。且本省屡奏肃清，何以养勇待贼，已不能形诸奏章，而道府委员朋分攘窃，亦无人究其是非？汪达系湖北盐贾，趋利若鹜，太守中之市井者，当即详撤查办，委龙溪县捐升知府杨福五前往代理，并札查汪达侵渔情事。事后据杨福五及汪达自禀，皆牵涉署道英朴，当即据禀行知英朴察复，未曾咨司，余已卸事。

福建票本例开，佐杂微员、积年劣幕，皆捐升道府厅县，其流品直不可考核。候补道陈淮汉，乃广帮茶伙，其弟候补府陈

犻汉，在粤树旗械斗为首，地方查拿，逃闽报捐候补；直隶州王于宗，乃省城布铺小伙，市肆无赖者，莫不相识，俱已委署地方，觍颜民上。其他纷纷藉藉，行等穿窬，不可更仆数，吏治之坏，至闽极矣。

幕友无不卖法者。省城大吏，原未必尽不识字，大约皆惮于用心，来文约略流览，稿件莫辨是非，幕友遂得高下其手，书吏亦撞骗招摇，而不肖官员，视为终南捷径。徐寿蘅[①]学使云："省城无一读过四书之人。"真慨乎言之也。余延前任旧幕三人陈梅生、陈古梅、刘啸泉襄办稿案。每晨批阅来文，某事如何办法，俱亲笔书条粘于文上，盖有图章，幕友但令核案，不令擅权，虽未必弊绝风清，似可去其太甚，不过主人昼夜辛苦，无暇徵歌度曲，喧饮摴蒲，与幕友属员猫鼠同眠耳！

闽省委署章程，并无定规，每遇缺出，奔走请托，力大者负之而趋。即如候补县丁承禧，初次委署漳浦县，抗不到任；改委漳平县，到任滋扰，商贾罢市，撤省当差，旋委南平县，因学政将及按临，遂求署理崇安优缺；裕子厚方伯[②]与其父丁绍仪、其叔丁嘉玮皆系换帖，曲从其请；督幕庄焕文又暗为斡旋，是以求无不遂。代理连江县王修仁，乃候补同知王庆成之父，曾为督辕巡捕，专尚声气，业经部选广西通判，犹署理福建县缺，大干例议。余令题补实缺之潘恭赞往代，其子王庆成求首府恳说，令潘恭赞稍缓二十日赴任；限期已满，又求裕子厚方伯再为展缓，垄断把持，夤缘钻刺，不成吏治。此外不公不

---

① 徐树铭，字伯澄，一字寿蘅，号澂园，湖南长沙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著有《澂园遗集》。

② 裕铎，字子厚。满洲镶黄旗人。官至福建布政使。

怨者甚多,不可枚举。余任事三月,小有转移,而痼疾已深,急难救药。裕方伯才具开展,在台湾多年,公事另有别调;且自县令擢升藩司,未曾出省,与州县幕友多半结拜。又最恶人讲求例案,总以通融为是,余未见其是也。余将应行委员人员名次开贴官厅,不肖者觉其不便,而老实者觉其公道,余亦不计其是非。

闽省丁耗征收本不足额,各州县又复侵挪入己,及至严催,都以垫用军需请抵,无论军需尚未核算,准销与否,尚未可知。而钱粮奏销例有定限,若汇参三、四十员,实觉骇人闻见。余将省外者委员严提,省内者俱传入署中,令其当面具限,奈支吾闪灼,牢不可破。本欲择尤严参,以警其余,因交卸在迩,事遂中止。上下因循,纵玩日久,余亦孤掌难鸣。

自三年土匪滋事,漳州失守,嗣又汀郡失守。八年贼窜建、延,攻城陷邑,庆制军与王春岩制军① 先后带兵出省,兵力不支,幸周提军天受② 统师来援,贼始回窜。加以台湾变乱,震动各城,半年始定,动用军需约略计算,总在千数百万两,概未奏销。余到任后,详奏销算,分五案办理,责成李鼐、刘翊震、王庆成、叶为霖专司钩稽,逐案送阅,浮冒之弊甚多,而募勇最难稽考。当日事前有报案者,有曾领司款数万而仍造报十余万者,有未领司款而挪用地耗杂课至盈千累万者,此时按籍钩稽,参酌当日贼情缓急,量加核减而已。采访人言,如章琮者,系庆督幕友,曾署福宁府事,保至记名道员,丁忧回浙,

① 王懿德,字春岩,号绍甫,河南祥符人。道光三年进士。官至闽浙总督。咸丰十一年卒,谥靖毅。

② 周天受,字百禄,四川巴县人。官至提督。咸丰十年被太平军击毙,谥忠壮。

据云有三十余万之多。署龙岩州福谦，开销募勇防堵数万，闻当日只雇勇一二百人，专一保护署内宦囊，闻有警报，迁徙一空，是以城陷而人财无损，虽以失陷城池免官，旋以收复城池开复，官无降革，而坐拥多资。又大田县捐升府马枢辉，领司款七万余两，而造报十余万有奇。现升甘肃平庆泾道、前建宁府万金镛，浮冒多金，经庆督派员往查，浮冒属实，章琮在督幕，得万金重贿，事遂不究。此外等于此而甚于此者，不知凡几。是以军需款目，至一千数百万之外，部费即须十余万，竟不知如何造报；其中不合例而又未具奏者甚多，总须消纳。

闽省自军兴以来，支发兵丁口粮俱系一百六十文，勇粮竟有每月开至数两者。而台湾勇，系裕方伯由台带来，念其远涉重洋，除口粮银两外，又加给月米，又加给棉衣、炭资，皆系例所不载，大约非多报勇数不能融消。本年三月，余任内调兵援浙，兵丁口粮，按八分支放，武员借廉，一概不准。庆督听信人言，似以余为拘执，然目下度支短绌，难徇人情。

各州县欠解茶税，盈千累万，屡催不解。税契更成各属陋规，损输亦复挪用，厘金任意浮开，以多报少。是国家因兵饷不敷，开此利源，而各州县及委员转得收无穷之利，是以择尤将刘振荣、赵人同、左垣三员详参革职。闻首府为左垣缓颊，瑞中丞尚未出奏，余将卸事，不必深求。

募勇最难稽考，道府州县中之不肖者，皆以此为利薮。本年杭城失守，闽省州县有相隔二三千里禀报募勇，如建安、建阳、瓯宁之类，不一而足。余酌量情形，如浦城、崇安、汀、邵所属有防务者，准其雇募壮勇或二百、三百不等，准支一月口粮；如荒唐之龙岩州董基升、莆田县顾克承，皆申饬记过，不准开

销，核定数目，详明咨部。署汀州镇袁艮、署顺昌协顾飞熊各请赏号，余装叙历奉谕旨，不准有赏号名目咨驳。乡勇所以补兵力之不足，若地方无论大小盗贼窃发，动辄招勇剿捕，不知设此营伍意欲何用？若谓兵疲技生，何不饬令将备操演？若谓兵饷不能按月支发，兵丁在外营生，何以不将雇勇之资给为兵饷？若谓兵见贼奔，勇遇贼战，岂当兵则弱，当勇则强耶？通省大小官吏，众口同声，余实不明此理！总督系专管营务者，亦复习焉不察。余意将无名滋事废勇，裁令归里，交地方官饬保收管，无许出外生事，而以养勇之资整顿营伍。

闽省章程，省城各标营满汉兵饷，武职例马俸廉，俱系按月于廿八日支放，从不短绌。外营仅发至八年度秋，半银半票。营中公费，近来益缺，凡武官到任，铺张器具，都守千把，红白喜葬，护送饷鞘弁兵盘费，修补零星军装器械，起早油蜡，差操茶点，无一不摊派兵饷，是以每月每兵仅得饷三钱有零，不敷一人食用，别寻小本经纪，或另有他项技艺，藉资事蓄。而衙门官身名下所派差事，皆雇人顶充，缺出银米，两人朋分，此为伙粮。兵丁因事开粮，千把匿不具报，迁延多日，始报都守。迨由总督衙门饬知藩司，开收日期，本不确实，甚而捏造诡名，顶充缺额，其实并无其事，名为空粮。此为营中大弊，非老于营务者不得知之。

闽省风俗，强凌弱，众暴寡，村居里处，每每被人蹂躏。若挂名营伍，门悬某营旗灯，凶徒便不敢滋扰；一经诈害，禀知本官，便可派兵弹压，缉犯究惩，是以稍为温饱者，必谋入营，以保全门户。然欲入营，必先贿属，或十余元、或数十元，视家道之贫富，定数目之多寡。千、把、都、守不能独得，将官提镇亦

复分肥，收受陋规，变别名目。及准其入营，而柔脆温饱之人，不能承应差使，则雇穷人顶充，雇资由本兵自出，月饷则营员朋分，是以闽省营员，较文员宽绰者此也。此风下府为甚，省标或无此弊。而伙粮旷粮，无营不有，每遇征调，立时雇人，而街上乞丐流民、散遣废勇，替名顶充，既可分俸赏行装银两，每日复有应得口粮。沿途滋扰，需索逞凶，种种不法，地方畏其人众，奚敢谁何！带队千、把、都、守，各人需索；统带镇、协、参、游，亦有酒席供亿，己身不正，安能正人？且所带各兵，皆系立时招雇，乌合闲人，不知纪律，营员亦不敢绳之以法，恐其哗散，及至临敌，见贼先奔。营制之坏，至闽极矣。

庆正轩虽官总督，而营伍不知。前此发逆窜入闽疆，驻扎延平，并未临敌，幸周天受将贼击退，得以凯旋。现于八营挑兵千名，在督署小校场操演，早晚两操，并邀将军抚司道府同看一次，又在署吃饭，往看一次。本来下队并无千人，起去旗帜吹号鼓锣各项，大约下队不过三四百人耳。抬枪约有十余杆，鸟枪不足百杆，其余短棍铁叉，藤牌数面，喧嚷跳掷，去而复来，以一布档横中间，由场上退入档左者，即可由右复出。竖立云梯，远望甚捷，然云梯只是一根独木，两旁小短横木贯于大木之中，名为蜈蚣梯，取其形似。今所立云梯即寻常之人所用之梯，何难攀跻？各项杂技操毕，复打连环数声，吹擂而退，不但临敌无用，即以操演论，亦复如同儿戏。将军文鉴湖清① 看操时，与余并坐，谓余曰："意欲于军标挑数百操练，以备缓急。"答曰："若要操兵以济实用，只须枪炮刀矛四样。炮者，即抬枪也，约重二十八九斤，至重不过三十斤，两人抬放，

① 文清，字鉴湖，满洲镶黄旗人。官至福州将军。

极甚灵捷，炮筒要长，可以击远；若有数百杆抬枪，夹以鸟枪刀矛，总可成一队劲旅。矛杆宜过丈，长器短用，全在跳跃进止伸缩之间，似此短棍叉刀，只可作杂耍戏具耳。”将军首肯之，究不知果能听吾言否？

庆督操此千兵，于无照茶税下每月提出六百金交中军，以为操兵犒赏费，而器械旗帜，修补军装，并无指实，营中都、守，仍是摊之兵饷。此一弊也。八营皆是总督专管，何以仅操千兵，其余一概不问，不知此千名之兵以为总督护卫乎，抑以为前敌之劲旅也？八营各兵闲言觖望，在外游荡，设有缓急，调八营之兵，必不出力，畴昔之羊，前车可鉴。此二弊也。且闻此千兵，在外凶横生事，以为系总督亲兵，竟敢于督署左近与抬夫械斗，互有杀伤，庆督并不根究严办，但将统领营官记过而已。日复一日，尾大不掉，操此千无用之兵，转滋纷扰。此三弊也。营员向无门包，庆督门纪张七者，是其用神，文员自司道州县，门包皆系足色库平。送门包时，门房当即拆兑，即短数分，亦必掷出补足。庆督又以为属员多送门包，才是看得起主人，是以若辈益无忌惮。镇协参游，亦须呈送，武官有何道理，不过摊诸兵饷。文职如两司有骨气者，督抚断不敢欺侮。武职体制卑微，虽镇协亦必巴结督署家人，甚有拜弟兄结干亲者。

余未来时，庆督谓人曰：“福建安能容得此等阔藩司，他心目中如何看得起我等督抚，俟其到闽，察看后再令接印。”又曰：“如实在难以相处，我即告病让他。”又曰“督抚概不作主，听他一人为政”等语。及见余平易近人，中怀始定。余闻而窃笑之。如果身为上司，性情严正，公事了然，属员断然畏服，何至怕到如此？且余诸事平正，非祁颐园、姚亮甫不近人情者可

比，不过是不受贿属、不通请托耳。庆正轩人甚厚道，从不刻核；系公子出身，不肯究心公事，惟幕友之言是听；又恐属员藐视，每每以虚骄之气凌轹僚属，不足于中，故侈张于外。其操守人言不一，余不敢信恩怨之言诬人名节也。与司道幕友宴会太欠检点，猜拳赌赛，已不雅观，甚至与属员较力唱曲，俗语村言，无所不说，不学无术，殊不自重；又甚至醉眼模糊，踉跄彳亍，同至教场，比射赌酒，屡射不中，定欲马射，以逞豪雄。同人力挽共推，始肯撒手，设竟坠马受伤，传出系为邀请司道吃醉，成何体制。裕方伯亦烂醉如泥，与庆制军高声互唱。兵丁在下操演，直以武备为戏剧，并大言曰："比看大儿子如何！"又谓："椒翁不要笑我！"盖以余端坐不饮，醉中尚有严惮之心。观其举动，公事全仗福命，设统师进剿，难望奏功。

瑞仲文中丞由盐道不十年升巡抚，庸碌无能，公事一概不管；耳聋颇甚，属员回事，依阿可否；性情极其平和，因为庆正轩属员多年，又知正轩脾气，故公事从不作主，一遵教令。

藩库接收时，不足十万两，并无款目，正杂不分，名曰通库，遇有事体，即于库支用。余思库款若不分别眉目，遇正支而动用杂款，则其弊小；遇杂支而动用正款，则其弊大。套搭牵混，书吏亦易以为奸。因于大堂旁设局清理，委首府刘翊宸督率委员书吏，分别查明，俾正杂不致混淆。首府谓余曰："勒限书吏四十日清理明白。"余曰："公何言之易也？如果四个月能钩稽清楚，我当倒身下拜。据我看来，非一年工夫断难得其要领。"刘曰："何也？"余晓之曰："凡查一款，必须将一款案卷检出，溯源穷流，直至现在截清日期为止。如朋合一款，何以谓之朋合？稿前必有提纲，每年系何款归入朋合，何款动用朋

合，后于某年因何款无项借动朋合若干，是否归补，此款目今有无存项？方能一线到底。”今已数月，一案并未呈送，尚不知办法是否合式？库款不下数百款，有报部者，有不报部者；有报院者，有不报院者，皆须逐款钩稽，而书吏委员从未经过。余在四川藩司任内，清理司库一次，接陈勿斋士枚同年之手；在甘肃复办清查一次，接温东川子巽之手，条分缕析，与钱款稍觉究心，故尚能口讲手画，为诸人觇缕言之。

交代内地积至六百余起，台湾二百余起，共八百余起，早已设局由裕子厚署任内即派员督算。叠次据局员呈送详文，但云某令与某令交代已经会算清楚，除欠款另行详追等情。余谕属员曰：“此乃结而不结，照咨必干部诘。既曰交代清楚，何以又曰详追；既曰详追，则是未曾清楚。”局员以各属均有军需垫办款项可抵，而军需一时未能核定，交代奏明，勒限四个月，今已满限，须有三四百案咨部，方好奏请展限。送进一案底册，乞余酌示。余因于四柱实在限下，分析注明，使部中一目了然，不至驳斥，而军需造销，亦必须赶紧核算，方与交代册造相符。据局员云，已有三百案。即使属实，而此三百案之散总各册，岂可猝办。

学政徐寿蘅少司马树铭，按试延平府后，派其族弟徐树琛，带同家人承差，携资三千余两，并衣物等件，坐船回省。有驻延之台勇五人硬来搭船，家人不肯，回明延平道夏家泰①，夏告知管带台勇之捐纳参将林文察，请其阻止。林文察派头目林以忠到船，谓徐仆曰：“此五勇者，皆系极为安顿妥实，如有差错，惟伊是问。”开船甫二十里，天色甚早，至麻梨地方，船

① 夏家泰，字阶平，湖北善化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

舵人等佥谓前途有滩，明早方能行走。搭船五勇，忽去其四，言上岸觅宿，留一勇在船坐守。三更后，杀声大起，将船上衣物银两掳掠一空，并将徐弟戳入溜中，随波而去；舵工猛太，亦乘乱逃走。徐仆报案无获，仅据乡团拿获台勇一名，群勇愤怒将帮拿之乡村全行抢掳。百姓控至林文察处，林文察代赔赃物二百元，原赃不追不究。案报至省，裕子厚力袒台勇断未伙抢，叠信致余，余亦唯唯。督抚饬局委审，因派候补府张启暄前往延平督拿审办。余谓张守曰："此案船户台勇勾结伙抢，情事毕露，延平至省来往船只至多，何以必搭学政差船？船户猛太何以于未申间即已住船？台勇既未抢劫，何以被村民拿送，且上船后去之四勇何以闻乱同来？徐仆行李何以于林文察寓内取出？此案照指示情节询问，必得要领。"今果然也。

裕子厚到省，于台勇为盗绝口不提，但云台勇非亲非故，乃夏阶平向徐学使捏造间言，以致学使信致庆制军，子厚被其申斥，遂与徐寿蘅不相契合矣。

林文察本台湾匪类林爽文遗孽，子厚爱其勇，不无姑息。据刘啸泉云，林文察二十余岁时，在台湾仇杀十八命，竟能脱身事外。海外事体，非可以常情论也。

顺昌自土匪平定后，设立新营，编投诚之贼以为营兵，派副将顾飞熊管带。各匪虽然归顺，而桀骜不驯之气并未湔除，往往出营抢劫，勾结土匪，意殊叵测。近来兵饷不能按月支放，粮米又多拖欠，若辈挥霍已惯，骤然受苦，难保不久而复叛。顾飞熊性不纯良，又以危言恐吓院司，亦复预为地步。即如截留省粮，私立厘卡，飞扬跋扈，大有绿林豪杰举动。余屡向庆

帅言之，虽口中未曾批驳，总以更换无人，迁延未撤。余意顺昌新营，必须重更新制，另换将备，否则必为后患。设营之初，诸端草率，并未将粮饷如何支放讲求明白，以致此时有兵无粮，而粮道宁理堂曾纶①，亦未暇究心部署。余思当日收此股匪，设立新营，系于通省缺额兵数内裁汰名数，以此股投诚匪类充补，虽立新营，未增兵额。各营兵丁空粮，如邵、建、汀属，相离不远，颇可令州县批解，至新营支放，但不准开销运脚，反致子过于母；亦或令新兵前往支领，如不愿负回，即可在领处变价，未尝非一办法。不足之数，查有邵军同知衙门每年征收粮米，除支外仍多七百余石，足敷新营领额。余已行知遵办，究不知后来者又如何打算也。

粮道衙门，支放满绿各营兵米，及米折银两。兵米则自各营运解来省，米折则由藩司衙门给领，发交粮道支放。自军兴以来，地方残破，丁耗米粮半多蠲缓，是以奏明请款买米支放，经户部筹拨外省银十六万两，迄未解到。后接部咨，令藩司衙门筹款接济。每月藩库发给米价银三千两，又米折银，半银半票六千余两，司库垫给，有外省协拨可抵，有户部咨文可凭，数年以来已垫发十七万两有奇；而溢垫之价，尚有户部续拨八万两可抵，是司中垫给粮道衙门米价，尚属照案办理，不为通融。惟粮道每月需放满绿各营兵米七千余石，外县纵有解仓者，不过三百石或四、五百石不等。粮道买米支放，无款可筹，遂将司库给发米折逐月挪用，以致亏欠各营米折甚多。前道隆泰挪用七万余两，署道胡光莹挪用一万余两，现任宁曾纶挪用一万余两。据现署道李金鉴云，三任共挪用十万零四百两。

① 宁曾纶，字理堂，直隶乐亭人。道光二十年进士。

司中米折按月支放，不欠粮道衙门分文，而粮道挪移与司中毫无干涉。此时既未能咨司再给米折一分，而各营米折，粮道积欠已多，恐其滋生事端。

查粮道衙门每月放米七千余石，部价仅一两七钱，市价须二两六钱，司中借给米价三千两，其势断乎买不出二千七百石，是以动用米折，情非得已。但因公挪移，究干例禁。坏在隆泰初次买米之时未曾请奏，历任相率效尤，愈套愈深，竟无办法。宁道本缺，现已放人，部文虽未曾到，非升即降。制军因其细行不谨，饬令米折交清，方准离闽。在宁道虽屡次具详有案，院司不得诿为不知，究竟督催不力，挪动兵糈，厥咎甚重。此时若令赔偿，必须彻底奏明，按在任月日分赔；一面饬司再筹米折给发各营，或先筹一半，俟各道赔项解司查明归款。以后惟有严定各州县解米迟延处分，如仍然任催罔应，粮道衙门放米有定期，其势不能不筹款采买。所筹之款，即咨司在州县应领款内坐扣，如无款可扣，即委员严提，倘敢支延，立加严谴，或可挽回补救于万一。

闽省滨海近日洋盗肆劫，商贾屡受其害，而泉州府属之东冲口，为东路帮盐艘进口要道。委员王金镛来省，以洋面不清，盐引益滞，禀请制台派游击吴鸿源会同水师营员彭寿超带勇捕剿。余问吴鸿源曰："公兵船出，则洋盗暂避，兵船回，则洋盗复来，有何策使之一劳永逸？"吴曰："势所必然也。"余曰："是则公带勇出捕，究无补于公耳！"但事已详定，只得发勇粮七千余两。捉获洋盗数十人，经首府审明，只有盗犯六名，余皆被掳难民，且赃物甚微，不过柴炭鱼米之类，即是真盗，亦鼠窃耳。而大伙巨盗，吴鸿源固不能拿，而巨盗恐亦未易拿也。

当日发口粮时，余曾叮属两月后断不能再行请领，乃吴鸿源复以勇粮为请，制军令酌发半月或二十日，余不得已再给半月。吴欲未厌，禀请制台，斥驳乃止。而此股水勇聚处南台，因换钱起衅，竟将铺伙捆缚掷闭舱底，与洋盗行为无异，南台即刻罢市。经海防同知陈谦恩派人告知，吴鸿源乃安居城内，竟不亲往弹压。此次出洋剿捕，带勇六百人，用饷万金，仅获小盗六名，而洋面劫案，仍复层见叠出。福建水陆营汛全不整顿，专一以雇勇为事。何如以此万金发水师作为口粮，责令出洋痛剿，且令其来往梭巡。若谓水师不甚可靠，并有通盗者，以盗捕盗，直是以水洗水。不知吴鸿源本一洋盗也，若谓其竟能出力，何以阅时两月，用饷万金，仅获小盗六名，而洋面盗风不能靖息，与商渔船只，盐艘出入，不能畅行，受委员王金镛之欺弄，虚糜国帑。大吏不察情形，轻听轻信，何益于公耶!

盐务分东路西路，商运官运，额引四十余万，倒蓬缺额者已居其半。西路光、邵、崇、安等处，尚可销售，盐课亦可征收，正课、溢课，总不免有拖欠；东路东冲设卡征收，每年不过千余金，而委员薪水、卡役工食开支之数，多于课数。然此千余金，半系取之商渔船只。当日渔船出卡，官必令其载盐而去，以为腌鱼之用，若不买盐，则咸鱼不准入卡。渔船在海边，扫盐济用，无须售买官盐，相持许久，始议令不买官盐，但交盐税，通年约有九百金内外。

自盗贼充斥，商渔船只屡被劫杀，来往稀疏，盐课大减。庆制军以盐务虽隶盐道衙门，而收课奏销，皆系藩司列衔，屡与崇厚庵观察① 细心核议。余谓委员曰："设卡售盐，则课不足

① 崇福，字厚庵，蒙古正白旗人。官至湖南布政使护巡抚。

额；开帮自运，则费且日多，何不仿照淮北章程用票盐法，但令纳课运盐，不问贩卖何处。”委员曰：“不能。闽省沿海遍地皆盐，不用煎熬风晒，即得咸鹾，孰肯纳买盐之课，而弃无课之盐；且商渔船只来自大洋，浪涌风狂，必须压载，故货船渔船俱装载盐包，藉以压钞，是以进卡后令其输税者此也。今若令贩官盐，则成本匪轻，利无所出，无从招徕。”余又曰：“各船任意载私，大干例禁，且各陆路私贩，结队成群，动辄拒捕。此等私贩，县营必有陋规，兵役始为包庇，设官调兵勇实力兜拿，未必悉逃法网；何不令其头目请帖兴贩，我等只认头人，饬输额课，化枭为良，化私为官，岂不两善？”委员曰：“不能。闽省盐贩皆系漳、泉、兴、永各村无赖，并无一定头目，亦不知谁为巨枭，谁为枭伙，无从得其主名，非比当日淮南老河引地方有贺三虎、黄玉龄等① 可以恩结术驭；且若辈亡命，约其抗官，则同心戮力，约其纳课，则筑室道谋，是以化枭为良之计亦不能行。”余曰：“盐法败坏已极，若然岂遂听其倒篷缺额，一无整顿耶？”委员曰：“现在霞浦、福宁、宁德三县公议，拟于各该铺户及商渔船只抽厘，如每年三县可抽两万余金，以一万金雇红毛船，护送船只，以一万金募勇守口，既可清理东冲卡务，而船只无虞劫夺，盐课亦得足额。”余曰：“既以为便，何不即行？”委员曰：“三县地面有船只多寡不同，尚未议定。”官运系分派引额，由州县解课，各州县到奏销时，并无丝毫批解，每以司中领款，详明盐道画抵，道中催解甚难，州县复抱怨赔累，恐亦非久远计也。

---

① 贺三虎、黄玉龄（林）为淮南著名盐枭。据《清史稿·蒋攸铦传》载：“黄玉林者，盐枭巨魁，以仪征老虎颈为窟穴，长江千里，呼吸皆通。诏责严捕。玉林投首，乞捕私自效。”道光十年九月，因“玉林复图私贩”，被蒋攸铦捕杀。

商帮认引者，绝无其人，求退者络绎不绝。部咨有捐六万、四万、二万者准退商。有权势有力量不捐分文亦准退者；有请托贿属善于取巧亦准退者。退商日多，悬引亦日多，盐务毫无起色。现奉部咨，不准举殷令捐，运本照七二折议叙，前此举殷本系虐政，今劝捐运本，较票本例加增，恐难踊跃。余思劝捐未有不折勒者。 余与崇观察商量，将各县殷实之户开出确切清单，分委各员会同地方官设法开导，如有殷户请愿认商者，即令赴省请引；如不欲充商，即令照部咨，酌量家道，分别六万、四万、二万数目呈缴免商；如不愿缴免者，即令从重捐资，以济运本。倘各该殷户既不认商，又不捐免，复不书捐，则是为富不仁，阻挠抗违，公事无从筹办，只好将无职者传案看管，设法开示有职者。将违抗情形奏明办理，业已商明督抚刊示，委员分驰各属极力劝谕，其是否有济，不得而知。

税契系杂款钱粮，亦国家维正之供，州县只管请领司尾，并不将税契银两批解，亦有数年不请司尾地方，前之请者是否粘完，从不见只字申复。余思与其节外生枝，何如求所固有。因分饬委员驰赴各属，严提欠课；并派员会同州县认真查办，如果毫无舛漏，至征粮时即可按籍而稽，不至书吏豪强从中影射。闽清一属，派员方宗亮会办，甫及一月已征千金，不可谓无效。乃该令谢翊南因余已调任，抗不申解，禀称兵差动用。若余未委办，该令兵差又将动用何款？委员方宗亮亦回省销差，谓余既调任，此案断不能办，尚系实情。昨闻裕方伯云，税契不必催解，自应准其动用。若再严提，则州县有所借口，吾不解其所谓也。裕子厚由闽省县令起家，其中曲折情由伊必深悉。余已卸任，何必固争。

钱粮分正杂两款，丁耗粮折名为正款钱粮；帑息、关税、鱼牙常课，以及近来之抽收厘金，皆为杂项钱粮，统为正项，丝毫皆关国帑。乃闽省州县不但杂项不解，即正款亦复任意侵挪。自票本例开，数百金即捐一州县；又以军务省分，经王春岩制军奏准先行留闽差委，俟补缺后再行送部引见。委署章程并无一定，只在善于夤缘钻刺，便可委令署缺，名曰代理。该员到任后，自念身价甚轻，不问正杂款项，先卷数千金，一应解款，任催罔应。及至丁耗奏销不及分数，或参摘顶，或参革职，虽奏明行知，该员顶戴自若，逍遥事外，寓中日用，不患无资，甚至差务并不扣除。至欠解杂款，从无参劾者。院司并不知杂款钱粮亦属正款，竟以为州县应得之项也。

福建钱局名曰"宝福"，由制钱改铸大钱，由大钱改铸铁钱，复由铁钱改铸制钱，多年并不报部。余问委员吴荣等曰："福局钱法是否铜六铅四，每月几卯，是否按年奏销，抑或隔年奏销？"吴荣等曰："不知也，只遵谕办理耳。"余曰："公专办此事，而原委不知，安能鼓铸如法，剔弊厘奸耶？川省、陕、甘皆是铜六铅四，今福局每卯用铜几成，不得诿为不知？"吴曰："每发铜时，系发八成铜，二成铅。"余曰："部章不知，而瞶瞶支发，将来亏折太多，何以报部？"因唤经承面询，据云："部章系铜五八，铅四二。前此铜质较优，照章鼓铸；后因滇铜用完，收买民铜，铜色低潮，按章鼓铸，破碎不能行用，因通融酌加，遂至铜八铅二，将来报部只好在外设法筹补。"前此陈谦恩在苏采买杂铜，屡催福州府将铜价转移。陈谦恩迨送至今未复。顷又由府详添捐升知府张其曜入局督办，余又详细告之。复据张其曜将照章所铸钱送阅，入手即碎，又将七成铜三成铅所铸钱

送阅，虽不每枚必碎，然不能磨滤，质薄粗糙，不成钱样。余谓张其曜曰："钱局弊窦极多，炉头向非善类，每卯发铜，炉头必两卯一发，此中大有通融，且磨下渣末虽在煤中，煎炼之得铜不少。"张其曜曰："每卯发铜与铅若干重，收钱时亦若干重，毫无诡弊。"余曰："公何言之慎耶？发铜时按八成铜二成铅支发，下炉时公等既不亲见熔化，何以知其不以三七、四六搀铅耶？且汝以必须两卯一发耶，渣末出于磨炉，例应归公，何得听其堆积煎炼入己？且局门不锁，炉匠人等恣意出入，何弊不生？公乃言无弊何也！"张曰："当日陈谦恩收买杂铜，火炉面盆等极多，其中搀铅不少。现在库存渣滓二万余斤，即是炼铜时提出者，今皆废物无用。"余曰："既已提出净铜，入炉鼓铸，何以又云铜色不洁，难免非炉头故云铜低，为熔化时搀铅之计。欲破其弊，当面看其熔化，铸成钱，看其打磨，或可得其弊窦万分之一。公乃以炉头为好人，不大误乎？"闽省公事大率敷衍，上司不能指出实在弊病，委员挂名局差，希冀一半年得有劳绩，为署事计耳，从不悉心讲求也。现奉部催，不知后来者如何咨报？

二月杪，闻清江失守，庚子仙长退入淮安，联秀峰英① 退至泰州。淮安幸得无恙，而清江浦已成丘墟。庚子仙虽沈湎于酒，地面尚有布置，惟兵单饷绌，抵御不住，虽不能死，情尚可原。联秀峰在运司任内，住居泰州，终日笙歌，署泰州许牧极意逢迎；后闻其署理漕督，旋升江苏臬司，识者早知其不能办贼也。如三月杭城告警，乞饷乞师，闽省调募兵勇一万余人，直至四月初署漳州镇继兴犹逗留红山桥，未曾开船。杭州

① 联英，字秀峰，满洲镶黄旗人。道光十八年进士。官至漕督。

失陷，庆督欲往援救，余曰："兵贵神速，贼人不知闽兵虚实，若闻总督亲援，必有重兵，贼闻风或可退去。此时可否先将调到之兵及省标兵，凑成三千人，带饷十万先行启节，然后催兵续进，后饷续筹，似不至于误事。"庆督不悦曰："我非带兵一万八千名，饷四十万，断难起身。仍须照八年在延平时章程，每月解饷十五万。"因札派随营文武委员数十人，奏调丁忧在浙之前幕章悰襄办文案，派候补道陈维汉赴广募勇，派候补府张玉暄渡台募勇，派督署戈什庄廷礼赴泉州募勇，又派匡开益赴湖南募勇，又派秦金鉴在南台借饷，又派张寿椿、王于琮在广行借项，又将票本例展限两月，又札丁曰俭赴台劝捐十万两、米三万石，又令省内省外各官捐输，又挑选满营将兵一千名，又奏派裕梟司先期出省作为前部。纷纷籍籍，每日羽檄纷驰，拉杂如火。查章悰与庄焕文同为督幕，言无不从，在闽名利双收，幕道中脍炙艳羡。陈维汉系茶伙，唯利是趋，专借湘勇以为生活。青阳勇素不中用，因庄廷礼系督辕巡捕，工于献勤，又有庄焕文为之撮合。匡开益每日鸦片烟总须六七个时辰，烟瘾甚大；前此带勇劣迹甚多，令其招募，遂索前欠数万。秦金鉴不欲进京，希冀得此差委以为逗留计，且可别谋署缺，与刘云樵在南台借得十万两。张寿椿遍拜广人，只借得二万两，俱未交足。丁曰俭与庆督一吵而散。省城司道派捐者俱已缴清，候补者及省外者呈缴寥寥。裕梟带委员十余人，大半是换帖干亲，到建宁住两月，一无所事，终日徵歌度曲，吃酒斗牌而已，无所谓防堵也，乃张大其词曰："统领军务副将以下，悉听节制。"未几，杭城克复，庆督中止。渡台募勇、劝捐者亦即撤回，赴广募勇者飞文停止，青阳募勇及已调各兵概行折回停

撤。一篇大热闹文章，化为烟云，然已用去二十余万矣，又添得一案军需也。庆督本不知兵，又无坚持赴援之意，不过为遮掩门面而已。

简放知府，部送知县，多不令其到任，不过为调剂署员起见。福州府所遣扎克丹布，纵因福州府非刘翊宸不可，无员可调，亦当令其别署他缺，乃谓扎守无一府可以胜任。如果察看的确，何以不奏明送部，不死不活，置之高阁。泉州府所遗章倬标，不愿奏补泉州府，而督意又不欲调人，进退维谷，不知章守如何位置？兴化府延祐本可令其到任，乃为署员曾宪德计，转令延祐随营，诸多扭捏。

春间，崇安县戴昌文、仙游县李锺灵、漳平县洪麟绶先后到省，余请示庆督，是否令其到任，庆曰："李、洪二令皆去得，惟戴令觉其生疏。"因署崇安之丁令，乃庆督干儿子也。日前裕子厚即云其人生疏，后在营又写信来，令戴昌文暂缓到任。裕与丁承禧之父丁绍仪为死党，故不惮竭力斡旋。余复裕信暂缓原可，惟丁承禧少年取巧，仗父兄之势，无利不搜，终非福也。又数日，余将部选州县佐杂共开一单，呈庆督曰："此七八人，何人令其赴任，何人令其留省，请示遵办。"庆督曰："既俱是部选，俱令赴任。"余即挂牌饬信，而丁绍仪又专函首府，令戴昌文缓赴任，若去之太速，必请裕子厚留在军营。戴遂由水路纡程而进，茶税之盈余，丁承禧已大饱其所欲矣。

余欲力持公道，无奈孤掌难鸣，且群小构成一局，正人君子亦不能出其范围。余又不能独当一面，徒觉掣肘耳！余将来时，庆督误听人言，谓余锋利，是以锺仲山峻改指江西，王延龄改指江苏，俱于余到杭请咨先去。庆督又以闽省委署，素无

章程,恐被余指摘,乃饬裕署司详定条规,各归本班,不准紊乱。余二月初八日视事,初六日司中赶紧上详,至三月中始行批准。余按章详委,不敢意为高下。章程议定,钻刺者非所愿,而安分者可望到班。三月以来,外间尚称公允。昨英茂文观察来云:“五月十八日衙参,裕子厚方伯开出委署清摺,云此乃前司章程,是否照办?庆曰:椒翁已去,不管闽事,我等仍照旧章可也。”余思章程系子厚所详,庆督所准,椒翁未曾干预,今子厚乃云张前司章程,已属违心之论,而庆督又曰我等仍照旧章,真可令人绝倒。若照余章,则院司无从市恩矣。朝令夕改,不成吏治。前此所详之准,专为椒翁也,可发一噱。

国家设官,大小相维,各有体制。宴会原不能免,然至酒酣耳热,脱略形骸,歌唱欢呼,村言俚语,在醉者性迷狂乐,发于不知,而侍者醒眼旁观,未免藐玩。自为疆吏,何可不自检束?余在闽几及四月,三宴督署,两扰中丞。仲文性情拘谨,尚不至破藩抉篱,然堂属猜拳,司道竞唱,主人足点手拍,已不雅观;而正轩则一经入席,惟恐人之不醉,又惟恐己之不醉,不能观人之大醉也。沉醉后,仅止围棋射鹄,吹笛狂歌,虽属放荡不羁,尚不失晋人旷达。最可怕者,两眼麻沙,双趺彳亍,欲赌马射,以示豪强,既有疏虞,莫保身命,一经播扬于外,宾主各有瑕疵,是以夺辔勒缰,不遗余力,幸得中止,颠蹶无虞。最可虑者,国家大事,在祀与戎,操练所以备征调之需,非以供耳目之玩。踉跄酩酊,或睡或欹,主将作呫呓之词,健儿斗身手之勇,昏黄落日,莫辨旗枪;左右燔柴,俾资跳踯,设有伤损,军士难免退言。且醉眼而视带队官曰,尔等兵不足额。弁曰唯唯。试问,兵不足额是何罪名?总督已知,竟不查问。营制

日见败坏，将备亦无惧心，其自损威重者尚小，其关系武备者则大也。

闽省自三年漳州小刀会起，戕害镇道，漳、龙并陷；叠次土匪、发逆滋扰，全台震动，汀州、莆城各州县纷纷沦陷，几至境无完土。用兵五、六年之久，用饷千余万之多，虽奏请协拨，而邻省拖欠，迁延不解。闽省地瘠民贫，捐输厘税，缓不济急，因开设官钱铺，以票济饷；迨票积日多，官局将至决裂，遂奏开归还票本例，以制钱二十八千文作银一两，始得踊跃。明知亏折太多，倘彼时不从权办理，株守部章，军民解体，从新整顿，费用益多，奏奖奉准者已经十六次矣。忽接部咨，令于十七次起，加实银五成。又因春间调兵援浙，兵需无款可筹，奏请票本例展限两月，因前例奏明于上年封篆后业已停卯，今亦准部咨实加五成，接文后，纷纷议论。余谓截卯以前，共复准者已十六次，仅余三案耳，自应奏请照前核复，未便令其向隅。且各捐生当日上兑时，有托亲友者，有托铺商会兑者，有本人报捐复经移奖戚属者。司中兑银后，即日发给实收，各捐生散处四方，无从查传；况人数众多，追缴为难，其展限两个月，所捐各生，应即遵照部示，令其交足五成，再行奏奖。商之总局，质之督抚，佥以为是，详请转奏，尚不知部议如何？

将军衙门常税都不足额，全仗夷税津贴。闽省丁耗征解无几，亦仗此夷税以充军饷，每年总在五六十万。前准部咨，令将海关夷税全行解部，洋药亦专案报拨。若照部议，则福建并无进款，而每年数百万支放，无米为炊。余思洋药弛禁，奏明解京，应无庸议。其将军衙门夷税，自应仍留闽用。已将支绌情形详请奏恳，即部议不准，将院司严查，亦只好听之，无从

遵办也。浙省告警，奉拨十万两，不拘何款赶紧批解，已经解过八万矣。前奉提关税二十万，已解过十五万，并部饭三千两，交陈同恩汇兑解京矣。

又准浙抚王雪轩[①]咨，除此十万外，仍要大批协解，每月需银五万两，万难筹措，已详明转奏，请部另拨。王雪轩系闽人，岂不知闽省素称苦瘠，乃任意奏请，实属纰缪。其人素称善于筹款，在苏藩任内，颇以此自诩，何根云[②]亦逢人称道，谓为奇才。余彼时即对人言，苏省乃财富之区，如肯设法经理，不难施措裕如。若能于福建、安徽、甘肃、云、贵等省，仍复从容筹办，方是奇才。乃升任浙江，竟至一筹莫展，虽地方残破之余，原难措手，何至漫无经划，专意仰给于人！纵由在苏宽绰已惯，骤膺艰巨，不免左支右绌矣。何根云与王雪轩本有世谊，言听计从，几成死党。王雪轩之飞扬拔扈，皆何根云纵容之也。去冬过常州与何根云畅谈半日，本系劢侄[③]同年，又系长安旧雨，故无所不谈。其人聪明，非所能及，而轻脱非大将才。

常州人民柔脆，兵弁皆文弱安详，难言武备。自军兴以来，江南军务则归钦差大臣专司其事；安徽军务，亦由特派大员统师剿办。总督驻扎常州，号令不出乎城中，军务几不能干预。是以六年正月，余过常州，怡悦亭有听天由命之说。余思苏州为东南精华荟萃之所，杭州、常州皆系苏州门户。杭抚罗

---

① 王有龄，字雪轩，福建侯官人。由捐班知县升至浙江巡抚。咸丰十一年卒，谥壮愍。

② 何桂清，字根云，云南昆明人。道光十五年进士。官至两江总督。

③ 劢侄，指张云藻。

澹村①，长厚稳成，苦于才短，军务毫无部署，将万松岭营屯撤救湖州，南面空虚，贼即乘虚而入。城外又不扎兵，困守城垣，作茧自缚；城内又不清查奸细，以致里应外合，一败涂地。杭州距苏二百里，杭失而苏危，幸贼匪饱扬，未曾久踞。张碧田军门玉良②，杭州瑞将军昌，皆有功于杭郡者。

何根云在常，专恃和帅③大营以为长城之靠，常郡遂一无准备。苏库存银一百余万，各直省藩库未有如苏之充牣者。根云与雪轩系一人，颇可提银二三十万，调雇兵勇万人在常训练，以观动静。大营得手，则余匪溃窜，可以捕拿；大营失势，则有此一旅，亦可为苏台捍卫。乃直至常州沦陷，大营决裂，归咎和春，噬脐莫及。既已城亡，又复惜死，逃至苏郡，郡人不纳，奔至常熟，复被驱逐，不得已逃至上海；如果蹈东海而死，尚可稍洗羞颜，乃视息偷生，不知是何希冀？官为总督，秩晋宫衔，犹要束身司败，与刀笔吏对簿何耶！

苏州徐君青中丞有壬，余同年生也。同官四川时，屡为琦文勤呵斥。其人素无主意，相别多年，不知其造就阅历何如？去冬余道过苏州，适吴江县有闹漕事，本系庸人自扰，又复张皇失措。君青邀余在伊署，与孙莲塘龄石友会饮，席中起坐数次，与幕友商量，迄无定见，余是以知其无能为也。只以恃有奥援，居然建节，际此变故，安有展施。江南诸君惟薛镜塘方

① 罗遵殿，字澹村，安徽宿松人。道光十五年进士。官至浙江巡抚。咸丰十年卒，谥壮节。

② 张玉良，字璧田，四川巴县人。行伍出身，官至提督。咸丰十一年被太平军击毙，谥忠壮。

③ 和春，字雨亭，满洲正黄旗人。官至江宁将军。咸丰十年被太平军击毙，谥忠壮。

伯焕,[①] 才具开展,不似庸辈。苏城失守,盗贼益富,数万溃勇散兵,漫无收束,恣意抢劫,民不聊生,东南全局,不堪设想。且百余万南粮不能到京,部库饷需概行高阁,诚恐京城内变,祸起萧墙,想左右股肱,早应想到,不待么么小臣,徒作杞忧也。

南台距省十五里,华夷杂沓,商贾辐凑,最为闽省繁富之地,亦最为闽省祸乱之区。地设海防同知一员,并武营稽查弹压。乃近日夷人势益寖大,内地官员不敢启衅。花奇、佛兰、合众、吕宋、红毛、大西洋英吉利等各国,来往贸易。花奇、英夷、吕宋诸国,则有夷馆、夷楼、夷妇,生有子女,雇觅内地乳媪,又惯与舸底婆奸宿。夷鬼一二年或半年,必更换领事,头目初到时,要求见将军督抚,接见仪注,如系正使,则平行;如小头目,则仅待以宾主礼,不必鼓吹开门。幸不常入城,督抚将军亦从不回拜馈问,夷人亦不挑剔礼数,尚属相安。如有通商交涉事件,专由福州府衙门酌办。惟夷人与粤人素相熟悉,夷人如有洋元解到买货,每每寄顿数十万于广商行中,相信不疑;广商拖欠厘金,偷漏税课,官若绳之以法,夷人则出而左袒,官恐触怒夷人,遂亦不敢深究。若广人与漳泉人争竞,夷人又袒护广人,而漳、泉人不能心服,寻衅争竞,互有杀伤。上年闽、粤哄争,夷人借炮与广人,助其凶斗,幸闽人不大吃亏。

粤东盗劫与闽俗相同,竟朋造炮船,入海劫杀,按股分赃。四月间,吴鸿源带漳泉水勇,捕得洋盗六名,皆系粤匪。粤人以吴鸿源本系海盗,所带水勇,又系漳、泉,平昔亦多为不法。端五日,闽、粤各驾龙舟海口竞渡,闽人将粤船撞损,订期械

① 薛焕,字觐唐、镜唐,四川兴文人。举人。官至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

斗,在船开炮,俱未登岸。粤人炮子落处,击毙无干之裁缝一名;闽人又将无干之粤伙一名捉去砍杀,势遂汹汹,必欲大斗。南台绅商调说,为粤人船上挂红服礼,粤人开炮如故,南台居民铺户,纷纷迁徙。入城劫取吴鸿源所拿之洋盗六名,各署大惊,城门遂闭。回明制军,调兵千名前往弹压守城,檄调一日一夜,止得兵十余人。瑞仲文中丞调兵一百五十人把守衙门。时余已交卸,裕子厚方伯派台勇数十人看守库堂,又在大堂安设炮位,又令两廊各房尽小心防范,属余放心。余一概不管,安然酣睡。汪镜千观察本派有总查城厢差使,遂自雇勇数人,及寓内厨杂人等,皆执戈扬盾,跟随马前,寓内亦安设小铜炮数尊。署粮道秦友芝、首府刘云樵奔忙不息,禀明制军,将洋盗六名正法。省中委员李竹轩,叶小兰等人,亦随同首府驰驱永夕。后花奇到兵船二艘,申戒闽、粤,令其息斗,如抗不遵,即约官兵击之于内,兵船堵之于外,尽数歼除。闽、粤震慑罢争。

是役也,粤人打劫牢库之说,必是游匪谣传,希冀乘乱抢夺,各署不察,妄自惊惶。吾谓防备虽不能无,总当出以镇静。正法洋盗六名,仍当照常斩于北门行刑之地,何必于黑夜斩于狮子楼南街,已觉示人以弱;而又闭城守陴,公然防堵,城外居民铺户甚多,何以置之不问,致令城厢居住者寒心。且各保衙门,拥兵自卫,如果竟敢入城,匪类从而附和,岂三五百名游手好闲之勇所能抵御?况此等募勇,安知不先为戎首,导贼入门,如何可恃。余臆断广匪不知城中虚实,何敢遽然进城?虚声恫喝,本可不理,设有此谋,我即遣人约会漳、泉悍民攻击其后,官军剿捕于前,顷刻澌灭。不过漳、泉悍戾者,恐乘机抢劫南

台洋行，恣意杀戮，必且波及夷人，势将不可收拾。又不如以此了结，为省事和事法。所恨者，省会重地，兵饷从不短缺，皆系按月支放，何至檄调千人，仅有十余名应调？各营将备，何能辞咎？逐日操演，精兵千名，在督署教场，一日两遍操练，何以檄调亦不知去向？总督蔽于不知，经刘云樵面禀，自当立时查办，乃泄玩视之，将备尚复何畏？脱有缓急，关系非轻。且诸公毫无定见，遇事一味张皇，设遇大敌临城，必然贻误，吾甚忧之。闽省械斗，本寻常事，妄听浮言，自己惊扰，必令盗贼生心，宵小轻视。闽省安危所系，全靠诸公之福命，而不在经济也。

署兴泉永道潘茂如骏章，详院咨司，言该厅所属有乌空园头巾礁旷地，英夷执据照会，索地起造夷楼等情，禀请示遵。查英夷于道光二十二年攻陷厦门，占据道署，后五口通商议定，该夷退出道署，欲在水操台造屋。彼时核议，以水师操防之地，未便给予；嗣欲占据教场旷地，亦未允准。该夷总以地窄人稠，不敷贸易，于咸丰二年经前兴泉永道赵霖，详明季仙九制军①批准，给予照会，以乌空园头巾礁旷地抵换教场。其时夷目柏达回国，事隔八年，该夷执据索地。潘署道理谕不遵，详院咨司，候示遵办。庆制军批司核议，总局遵照督谕，详委大员会同潘署道妥为开导，因委司徒伯芬绪前往。伯芬乃芷龄同年子也，系丁忧兴泉永道，奏明留闽差委者。余谓制军曰："司徒道虽去，其事断难挽回。英夷遇事寻衅，今执有允给照会，岂肯中止！夷性犬羊，非情理所能劝谕。事关海疆外

① 季芝昌，字云书，号仙九，江苏江阴人。道光十二年探花。官至军机大臣、闽浙总督。咸丰十年卒，谥文敏。著有《丹魁堂集》。

夷，必须由驿具奏。”适庄焕文由籍来省，深然其说。庆督将折稿交余斟酌，余删减繁冗，稍叙原委，并当日未及具奏之由，此时恐难挽回之势，俱已点清眉目，由驿驰奏矣。

此案允给旷地，听凭建造，该夷必勾通土匪，窥我虚实，而海口税务，必致败坏，盈余之利，俱为该逆把持垄断，此祸之在后日者；若硬不给予，晓以大义，彼焉肯从，必谓天朝失信外夷，必生边衅，此祸之在目前者。昨伯芬回省，言夷人固执不遵，伊从中为调停之说，仍给予废水操台，因其地易于淹水，故久废置，今议让去四十丈，不动炮台，不占民路，再为禀奏施行，夷人尚未首肯。伯芬闻南台广行有与夷人相契厚者，故回省欲与制军说定，往寻广人说合。制军前向伯芬说，如能顿寝前说，最为善办；否则设法岩延，不必说定给与不给。在庆公意如能调任他往，此事可付诸后贤。余恐夷人既执据索争，未必肯久无信息也。且看廷寄如何示谕，广人如何调停耳！

行户请帖输税，向由县府详司报院，由司给帖，从无不据县详，即由司径给之案。三月间，闽清县请给鱼货税帖，经幕友批驳，以该县于正月甫请给帖，何以又请，应不准行。余因此批，传书面询。据称鱼货向不给帖，给帖则奸牙渔利，而事近病民。余深然其说，因令详查前此有无鱼货给帖案。据查出本年正月闽清一案；又南台捐输教职池永清等四人，会同市贾四人联名公保鱼货牙行一案，俱经裕子厚详定给帖。子厚公事素不经意，而幕友何以批准？且此呈系由署经历宓遐龄送署，并不由县府申详，显有弊窦，碍难根求。因行府饬县追缴税帖，并将该教职四员各记大过二十次，停委五年，并札府查明该捐职平日有无滋事干讼各劣迹，一并详明究办。兼行

知署海防同知陈谦恩将司批刊示通衢咯遵。旋据绅士廖鸿荃、郭柏荫、林士傅、林懋勋、杨鸿和、姚镜图、黄庆安等八名公同具呈，请将生员池永清所保鱼货行帖追缴等情到司。余知幕友难于下笔，因自批云："查此案前因闽清县详请设立鱼货行牙，给帖输税，恐其奸牙渔利病民，当即批驳；因又查出闽县南台捐输教职池永清等四员，会同行户联名公保鱼货官牙给帖一案，俱经饬县分别追缴。并因池永清等身列胶庠，职司训迪，乃与市侩小民联名朦禀，渔利病民，实属不知自爱。已将该教职等记大过二十次，停委五年，以示薄惩；仍以府厅查该职等，有无包揽词讼，把持公事，一切劣迹，详明究办在案。该绅士等公呈，应无庸议。"

闽省幕风靡下，终日在外应酬。庆督不时邀各署幕友纵饮徵歌，不但庆督幕友声名平常，即藩、臬亦无不与官常交结，因缘为奸。余稔知此弊，凡拆阅文书应准应驳，俱于来文批明，虽不能尽剔弊端，或者去其已甚耳。

余于四月初十日，经庆督将字寄送阅，内开："调任江西，饬即赴任。"因具折谢恩，声明俟裕某接任后，即赶紧起程。五月初五日交卸，大雨不止，街市水深数尺，直至廿二日始克成行。庆督率司道各员送于城外官厅。计到任仅三阅月耳。余去年出京时，摒挡就道，京中小为应酬，及七千余里舟车之费共用五千余金，又捐输一千两，蒙恩赏加随带二级。又为大侄锡绶报捐知县，指省浙江；为三弟集声报捐主事，分部学习；为兰儿加捐郎中，分部学习；并为亲友垫项报捐，通计不下数千金。闽省藩司半廉，除扣抵外，每月只一百零三两，此外并无平余。每月大小席幕修火食须银二百两，衙门薪水应酬，极苦极

窘，亦须三四百金，舍质衣借账外，别无他法。两院三节两寿、门包并盘库酒席等用，通年须八百余两。尤可笑者，庆督门包须库平足纹，不要洋元，到任时初送门包，当即在门房弹兑，欠平六分，立时掷出。余非不可尚气，因思庆督已经说余脾气太刚，只好容忍，令家人再加一钱送去，以后致送皆加平，始不挑剔。瑞抚尚不如此。晚年薄官，乃受奴辈荼毒，殊可慨也！起身时一筹莫展，幸门生陈灼亭代为设措；同人见余狼狈，各有所赠，始能首涂。幸江、闽毗连，费用尚不甚巨耳。四月初间，余因公事既难下手，而署中用度，无处设法，面求制军为余奏请开缺，庆督不允，不数日即有豫章之行，而旧累新逋，遽难清结。

六月二十一日至豫章省，天气炎亢如火，舟行至卓午，气不能伸，再迟数日，必将中暑。午刻抵滕王阁，学使单地山懋谦、臬使张德圃敬修、① 粮道李黼堂桓、② 盐道邓绮屏庆恩、③ 候补道杨升、董以榖、徐文藻俱来舟相见；并见首府许本墉、南昌县屈怀珠、新建县马修良。其余各官俱令于署相候，免致暴于烈日中。上院见又坪中丞，④ 三十年余任甘藩，又坪系宁夏府，本旧属也，今乃互易之为堂属矣。又坪，本楚翘先生⑤ 之子，向称世叔，人极和平老成，惜乎才短，复为曾涤生⑥ 所制；

---

① 张敬修，字德圃，湖南善化人。道光十五年进士。官至江西按察使。

② 李桓，字黼堂，湖南湘阴人。星沅子。廪生。官至江西布政使署巡抚。

③ 邓庆恩，字绮屏，福建闽县人。道光九年进士。官至江西盐法道署按察使。

④ 毓科，字右坪（又坪），满洲正蓝旗人。道光十三年进士。官至江西巡抚。

⑤ 秀堃，字楚翘，号松坪，满洲正蓝旗人。嘉庆六年进士。官至吏部侍郎。

⑥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进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封一等毅勇侯。同治十一年卒，谥文正。著有《曾文正公全集》。

其邻邦督、抚，资如官相、[①] 胡咏之[②]皆久经外任，骆籲门[③]系旧上司，王雪轩霸道跋扈，气焰凌铄，又坪皆莫敢撄，是以四面挤促，一无施展。

余二十六日接印，照例具折。曾涤生制军奏请三省合防，本当通力合作，乃云兵勇取之于南楚，粮饷责之于西江。又奏调楚绅左宗棠[④] 为帮办军务，请赏四品京堂。于江西藩司衙门设立粮台，并声明将来即由江西报销。余初莅此间，不知虚实，因将出入款项详细开出。每年出入，不敷甚巨，若不预为筹计，必致贻误军需。禀明督抚是否裁兵而截饷，抑或请拨而济军？中丞批云：候会核具奏。而曾制军则竟不奏，云现在江省情形，较六年八府沦陷时总觉差胜。殊不知当日各军因地为粮，邻省协拨，省城并不供支，是以尚堪敷衍。今耆九峰中丞[⑤] 奏云，江省全境肃清，并欲请加全饷；农部、邻邦皆以江省饶裕，提拨频仍；又复设立粮台，遂至十分竭蹶，无米为炊。曾督屡向人言，断不可奏请拨饷，不惬圣怀。在曾督意存取巧，而地方朘削，营饷待支，概不筹及。彼以为巧，吾以为拙也。设饷竭勇溃，取巧者能独存乎？

---

① 官文，字秀峰，满洲正白旗人。官至湖广总督、文渊阁大学士，同治十年卒，谥文恭。

② 胡林翼，字贶生，号润芝、咏之，湖南益阳人。道光十六年进士。官至湖北巡抚。咸丰十一年卒，谥文忠。著有《胡文忠公集》。

③ 骆秉章，字籲门，号儒斋，广东花县人。道光十二年进士。官至四川总督、协办大学士。同治六年卒，谥文忠。著有《骆文忠公集》。

④ 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阴人。道光十二年举人。历任闽浙、陕甘、两江总督、军机大臣。光绪十一年卒，谥文襄。著有《左文襄公集》。

⑤ 耆龄，字九峰，满洲正黄旗人。道光十七年举人。官至闽浙总督。同治二年卒，谥恪慎。

地丁额征一百八十万，历届奏销，不过一百一二十万。江省濒江傍湖，水灾断不能免。加以数年来，逆匪蹂躏，民气未舒，春间粤逆南侵，围攻安远，遍扰大庾、南康、瑞金、石泉、金溪、泸溪、弋阳、贵溪，又围建昌。户口流亡，疮夷满目，催征抚字，势须并行，欲其全完，断无是事。余另案详文中，有势不得不酌量情形，分别蠲缓等语。乃曾涤生批云："州县捏报灾区，以蠲缓为影射。即如宿、松一带，既纳正赋，又派亩捐，彼亦百姓也；且古来用兵之世，取之于民者多矣。今仅办丁粮，犹不失为善政。详中酌量情形，分别蠲缓八字可删。"余无催科之才，亦断不肯为绝灭之事，宁可去官耳，不为不详。

漕粮七十万，近因停办京仓，遵照部定每石折一两三钱，每年全漕可折九十一万两，今水灾贼扰，势难全完。乃曾涤生欲仿湖北之例，一例减漕，通省俱以三两三钱征收。不知湖北漕粮，每石征二十五千文不等，是以胡咏之中丞核减三分归民，二分津贴院司衙门。江西除广信一府，折银五两、六两不等，其余漕多之地，或折二千四百文，或二千六、七百文不等，今欲一律以三两三钱征收，是加赋非减漕也。批令粮道专司其事，不知李黼堂观察何以治之。且江西如南赣所属，百姓刁悍，正供每多拖欠，乐平一县，钱粮丝粒不完，乡绅联团抗拒，府县莫敢谁何，今欲以三两三钱输纳，只好作纸上谈耳！

江省厘金当苏、常通畅时，通年可收一百五、六十万。自苏、常沦陷，厘源梗阻，恐难得一半之数。曾帅派李小泉瀚章、① 粮道李黼堂桓专管，不作藩库收款，专济大营征兵之用。

① 李瀚章，字筱荃(泉)，鸿章兄，安徽合肥人。官至湖广、两广总督。光绪二十五年卒，谥勤恪。

未几而牙帖输税亦归其中，未几而盐饷亦归其中，未几而盐商捐输亦归其中。当日曾帅具奏，言厘金由大营济饷，丁漕归江西支用；未几又奏提漕折每月五万两，济皖南军饷内提一万两制造军火帐房，以四万两解营；未几又札提每月于地丁项内拨银三万两，官捐款内米一千五百石，分解鲍超、①陈大富②两总兵营。殊不知本省只剩地丁及杂税十余万，二者并计不足百四十万耳。库中随到随放，安能提出三万两以济月饷，可谓如意妄谈，不问事之能行与否？曾涤生不筹全局，决裂无疑。

税契之弊，一在书吏，一在州县。书吏有架阁房者，散处四乡，民间买卖田产，告知架阁房，给与小费，不给税价，架阁吏即通知户房书办，暗暗过户，而官不知也。州县所收税契银两，并不解司，随收随用，如应得陋规一般，即严提勒催，而解不如数，及至交卸，后任推脱前任未曾交出，而前任又称交待尚有盈余，互相诿卸，患病已深。现在各府派员督办，不知能有起色否？通年征收不过十余万，如能加倍，便为竭力，而湖南带兵之李次青观察元度③云，每县扯算，可得七八十万，真呓语也。

李次青湖南举人，与曾帅至契，保升道员，简放皖南道。闻其人腹笥甚富，笔底亦斐然可观。昨来相见，口出大言，又复短视，尺许外便不见人。前此在江西，叠次败仗，今又统带

---

① 鲍超，字春霆，四川奉节人。官至提督。光绪十二年卒，谥忠壮。

② 陈大富，字余庵，湖南武陵人。行伍出身。官至提督。咸丰十一年卒，谥威肃。

③ 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官至布政使。著有《国朝先正事略》、《天岳山馆文集》。

楚勇三千人，粮饷数万，军火器械无算，前往安徽，一战而全军大溃，徽城失陷，首先奔逃，一切皆为贼有。当其过省时，同人无不谓带兵非其所长，而曾帅信之甚笃，遂致一败涂地，气运使然也。

交代数百案，设局派员督算，一年来结者寥寥。委员锺守峻、盛守元，不欲作恶人，故迁延其事；首府许本墉，形如木偶，年老而有烟云之癖，大不得力。军需奏销一千七八百万，头题虽已出去，经部驳回，费未到也；其二题则杳无音信。目前贼踪四扰，无暇兼顾，又部费十余万，亦无所出，置之高阁矣。部中若奏参，只好静听处分。且此事无人提倡，断无了局。所用非所销，所销非所用，既恐州县挟制，又不能照案直陈，即如前署赣镇遮克敦布奏销各册，全不合例，局中畏其强梁，又因碍前抚某之面，含糊存局。又坪中丞，始颇严厉，欲将遮克敦布扣留，不令赴贵州威远镇任，厥后不知谁人疏通，听其北上。余一人不能横亘，但不画稿而已。且奏销无部费，势不能行，藩司何敢与属员说及部费，又何敢托人与部堂交涉？君子怀刑，余生性谨慎，凡作奸犯科之事，向不为也。

自两淮鹾纲停运，江西皆运浙盐，浙省则争曰，盐由浙出，要独擅其利；江省则曰，地系西岸，仅可分润。浙省遂于商人起运时，先令交课然后给引，中间调停关说，不止一年。委员万篪轩观察启琛，系南昌人，而充浙省委员，反复议论，始定于淮课归西，加价则各半分用。商人六百六十斤为一引，又滷耗五十斤，每引商人得十三两五钱，道费五钱，为道署规费，局费五钱，充委员薪水及本省一切公用，厘捐三两零，炮船经费二两、饷盐二两。遇引数疏通，则于饷盐款下加价；引数滞销，则

随时核减，然二两之数，不能减也。今定于钱局每月津贴炉头四十两，年终老民棉衣赏三百两，皆于局费提支。盐税本系大宗，前数年仅约四万引，若每年约十二万引，便可得饷四十余万。无奈商人本薄，常至梗阻，兵勇抢夺，充其量不过六、七万引耳。

安旅军炮船，现归都司候升参将孙昌国统带，其每月经费，即于盐款下支放，而内河巡船，则于军需项下支放，其能否得力，则在各官哨之强弱耳。刘善素[①]观察炮船，则归江省支放一半，厘局支放一半；彭雪琴观察玉麟[②]则归吴城厘局支放，不与省库相干。厘局向派两道专管，近因厘源不旺，又加派藩司经理，不知曾涤生是何取意？

江省公事，虽较福建稍有情理，但自军兴以来，率多通融，例案概置不管，后患亦复不计。局务太繁，局名太多，滥费遂不能免。余将交代局归入首府衙门，军需局归并善后局内，捐输局归入藩司衙门。最荒唐莫如支应局，凡一切来往差务，俱归支应局供应。当日设立此局，原为军务，非为两县代办差事；局中挂名幕友，竟至七名之多，滥支冒领，不可枚举，因即裁撤，发交两县经管。始则景德镇同知王顺曾，复派候补知州谢得环，皆昏庸不能称职。其他如南北火药局、军器局仍照旧，但裁去委员薪水，每日每局给饭食银二两而已。

粮台自六月初一日设立，曾督来札，各营概放湘平，照楚南之例，每两比库平少四分。余因粮台委员昼夜纷忙，盐粮无

---

① 刘于淳，字善素，江西南昌人。官至甘肃按察使。

② 彭玉麟，字雪琴，湖南衡阳人。官至广东按察使，曾授总督、尚书，均未任。光绪十六年卒，谥刚直。

出；书役口食，及委员解运粮饷军火，油烛盘费无出，请于制军，将此项积存湘平盈余留备支用。多则作为将来报销册费，每月另造细数清册，呈送两院查考，奉批允准。因定提调知府王必达，每月百金，幕修二人七十金，其余知县、经历、主事三员，照品级给予盐粮，书差给予饭食油烛心红，出差委员，按照程途里数，给予盘费，知县以上奉委者不给，粮台各员，既有盐粮，不再给桌饭银两。无如饷需支绌，湘平存项又借解营饷，现存无多，若再提借，委员盐粮、书吏饭食，皆无款可筹，将来奏销，尚不知作何计较。

陕省曾奉拨江省四十八万，仅解过三万，明知断不能解，因欲将江省为难情形上达，借拨饷摺内可以叙入。中丞会涤帅具奏，奉批："请拨陕饷，事属可行，惟本省丁漕，必须全完，不准稍有蒂欠。本年虽为贼扰，然亦过而不留，全在司度支者严行参劾，较之加赋抽丁，犹为善政也。浙江王抚部院，在藩司任内，丁漕扫数全完"等情。查江西自定鼎至今二百余年，从无扫数全完年分，其时并无寇扰，而濒江傍湖之地，何能令其必无水灾？又何能谓州县皆是捏报？本年夏秋大雨，三月昼夜不住，省垣章江门内水俱倒灌，而谓民田必不被淹，有是理乎？报灾到司，即委员前往查勘，加结申复，又何能谓委员皆是扶同捏饰乎？且出门时，被淹州县百姓，动辄数百人，赴院司拦舆伸诉，并非一起，又岂能尽谓刁民抗粮，书差指使乎？据曾帅所批，直是玩视民瘼。平昔尚以理学自负，试问读圣贤书者，有如是之横征暴敛，掊克民生，剥削元气者乎？

王雪轩在苏藩任内，时苏、常、松、太各属年谷顺成，地方未被贼扰，是以催科较易。九年，余过常州见何根云制军桂

清，极言王雪轩催科之能，为天下奇才。禀明缓二征八，及到苏州晤王雪轩亦如是云，并无全完之说，不知曾涤生何所据而云然。江北则因贼扰停缓，地方官因缘为奸，按亩摊派，借饱私囊，非国家意也。至王雪轩在苏藩任内，与何根云结为死党，横行霸道，破人家产，逼人性命；以主簿微员，不数年保升巡抚，坐拥厚资，天地神灵，必能昭鉴，又何足法乎！信乎！又坪中丞之言曰："非曾涤生自办不可，如我辈院司，实才力不及也。"余曰："即请曾帅自办，亦不过多参州县数员，予藩司以严议罢斥处分而已；州县如无已征未解，亦不能遽予严诛。"

署事向有定章，乱后为地择人，不能尽依班次，酌量委员者居多。其中如人材猥琐，劣迹昭彰者，固不可委令署缺，贻误地方；即前此失守城池，奏准开复，应交捐复银两仍不呈交者，亦未便委令署缺；更有叠次署事，不肯交代，一经核算清楚，即须解款，此等丧心取巧，尤不可令其署缺。余到任后，力持此议，然不能一定必行。至府厅州县，未曾引见者甚多，援照福建王春岩制军懿德所奏，军需省分，先行差委之例，是以尽管署事，而总不到部。余只委一二员，因地方军情紧急，如玉山章澂之类，到任后，即被贼三次围城，居然会同武营，坚守勿失，虽破格而尚能收实效也。佐杂人员拥挤，查阅官册，有署事数年而未更换者；有部选人员到省后，查明本缺并无处分，不必开缺，而部选人员留江候补，五六年而迄未署事者。因更换三十余员，以均劳逸，以示奖励。前此未及详查，书吏复不具禀，军书旁午，无暇及此，然用人亦为政之一端也。

英、法诸逆，攻陷天津炮台，直逼通州。僧邸、瑞相麟[①]不战而溃，胜克斋侍郎受伤，舁入城内，此八月初七日事。翊日，上幸木兰，京师迁徙者纷纷。余家京邸，不能不切悬念，幸先期已移入北山，俾免惊恐；至京中住屋衣物，能否无遗，听之于数而已。北山距京九十里，系昌平州所属，入山口，不通车道，跬步皆山，路较崎岖，八年春，余以二千七百金售者。有屋三十余间，门外多果木树，万山环抱，行人绝少。山内粮食油盐一概俱无，避乱其中，须预筹口食，然粮又不可多积，下庄穷民多，称贷不如意，转生口舌。庄人有土棍数人，驾驭得法，总可相安。当时购买方嫌价值太贵，后闻京中仓皇出走者，不但无一定栖止处所，而车辆雇至保定，即须毛诗一部，是又先著之为妙也。八年春，余曾在山中小住数日，意欲修葺，未暇经理；且搬运材料，雇觅匹役，工价非轻，力量未及。促令漆匠入山，将各窗木柱门扇，概用油饰，俾资久远。京中非无同乡戚好素相往来者，但到危迫时，自顾不暇，关切者稀。绣佛主之，尚能经理得法。十余年来，余遭谗毁，东奔西走，宦辙屡更，不问家事。绣佛持家教子，颇为良佐，扶正三十年，尚能不负余之所托也。

英、法、美三国，和议已定，京师人心粗安。议准来浔通商，余因江面不靖，详请驰奏，缓至来春再行来浔会议，不知英人允否？本系责成九江道会办，中丞因事属创始，奉派藩司会同监督办理，余故上详请奏。[②]

① 瑞麟，字澄泉，叶赫那喇氏，满洲正蓝旗人。文童。官至两广总督、文渊阁大学士。同治十三年卒，谥文庄。

② 张集馨是咸丰十年九月任会同九江道办理通商事宜。十一年七月，两江总督曾国藩以"张集馨办理九江通商事宜，闻湖北之警，辄行旋省，畏葸无能"，疏劾革职。

十月十九日，长孙女生，大小平安，却已罢了，不足慰老人含饴之望也。滇翁命名抚官，祝老人升迁之意。余闻之恶然，不如呼为静姑，以其生于静安庄也。

侍人秀英，体气太弱，在闽病势甚危，到江后得仙方服之，沈疴顿起；惟肝旺血亏，终恐流于怯弱。惟祝其再延十年，老人即可不见，不必先驱狐狸于地下也。

时事多艰，动必掣肘，既非国家必不可少之人，且年逾六十，只身于数千里外，昼夜焦劳，于公事虽不无小补，而事权不属，亦不能大有措施，因自作详文，决意引退。其文曰："为伤病兼发，难以办公，恳请奏明，请旨简放，并祈先行委署事：窃本署司身体素弱，年过六旬，步履精神，日形衰茶，虽从公努力，而思虑多未能周。溯自咸丰三年春间，自临洺关带兵，至五年由冯官屯凯撤回京，露宿畦屯，几及三载，积受寒潮，遂得脾泻之症，时发时愈。又因在高唐督队，贼逼马惊，颠踬受伤，昏晕欲绝，蒙钦差大臣胜奏明，在济南府就近调理，假满后即赴营任事。其时军务吃紧，未敢借病久延，从此筋骨不舒，行走常有倾跌，阴寒风雨，疾痛呻吟。五年冬，奉旨饬往江南大营，充当营务处差使。钦差大臣向，见本署司行走艰难，营中不能得力，奏令回籍医调。蒙恩饬署甘肃藩司。其时甘饷短绌，兵丁哗噪，本署司不敢因事体难办，借病推辞，是以于召对时，面陈腿伤难愈，及报跪吃力情形，俱叨圣鉴。在甘年余，丁忧回里。服阕进京，蒙恩饬署福建藩司。抵任三月，又蒙恩调署江西藩司。本年六月杪到任，即将衰病不克胜任下忱，面禀宪聪，即拟具详请奏。适值徽、宁二郡先后沦陷，粤逆阑入江境，军情甚紧，羽书络绎，应接不遑，筹饷催兵，急不可待，万难

请退，自便私图。今幸南来粤逆已就诛夷，北路军情亦复镇定，钱饷渐行畅旺，军饷略可支持。本署司数月以来，心力交瘁，饮食锐减；兼之腿伤复发，肝气上冲，服以养心诸药，全不见效。据医家云，年过六旬，积劳已久，非静心调理，难望奏功。伏思本署司以屡次获咎人员，蒙恩录用，仍署原官，高厚生成，捐糜莫报。当此时艰事棘，早不敢自有其身，况本籍仪征屋产，已于三年为贼焚毁殆尽，嗣后结茅山居，于八年秋又为贼毁。自知引退，无田可归，萍泛梗浮，并无托足之所，若为身计，现在月支廉俸，糊口有资，一经归闲，难免冻馁；若为公计，以通省筹饷之重任，责成衰病之孱躯，且复办理粮台，凡事必先筹画，设有贻误，关系匪轻。因此，不揣冒昧，据实直陈，伏乞宪台俯念地方紧要，藩司责任綦重，本署司伤病兼发，不难〔能〕胜任，即求奏明，请旨简放，并祈先行委署，以便本署司将经手事件交待清楚，报程回京，觅医诊视，实为恩便”等因。此文自觉通畅，句句真情。先托粮道李黼堂到又坪中丞处，切实恳求，万无慰留。黼堂回说，中丞不允。次日，又详细面申，坚不具奏。只得重踏陈迹，日夜焦思而已。求人之难如此！

安远被围五十余日，建昌又被围十余日，贼遂窜入汀州，分股由铅山至婺源而去。玉山县三次被围，广信府两次被围，虽未失陷，道路丘墟矣。

大府严饬丁漕丝毫不容蒂欠，谓贼踪仅过而不留，前已奏请减缓者，仍即奏回复征，如有处分，独任其咎也。曾涤生《经世文编》，原读过几篇，而不适于用，且又不听人言，唯恐智出人下。营中文案诸君，皆退有后言。曾来信之初，余初莅任，其时徽、宁未失，承主帅函询军务，答以咨请庆正轩驻扎三衢，保

护严州，进兵于浙江中路；派江省带兵大员，屯兵于江西玉山，由绍兴一带进兵于浙江东路；请主帅驻师宁国，进规旌德，步步为营；严饬总兵普承尧扼定建德，不令外窜，以绕我后。回信曰："所论不为无见。闻庆正轩制军业已回省，且闻浙江亦不欲其前往也。"未几而休宁、宁国失陷矣；未几而李元度失徽州矣；未几贼攻建德，普承尧不战而奔矣，所统楚勇六千人大溃，火药军装，悉为贼有，沿途焚杀，顷刻灰烬，及九江府城，毁墉拆屋，勒逼欠饷。道府既令倾资给予，省城又解饷四万，收集溃散。雪琴观察恐其生变，又借给一万余两。然后挑入鲍总兵超营，其不愿者，给资回楚。大帅挑不中者，其弟又从而收留。始贼匪跟追，连陷彭泽、湖口、浮梁、德兴、都昌、景德六属，瓦片无存，白骨为莽，可哀也已。

普承尧者，云南武进士，外用入营，在江省带勇六千名堵御建德，每月饷银二万两，制钱一万串，始由江西军需项下供支，继则奉文改由粮台发给，发饷稍迟，来文无理。每次领饷出库，必先扛至己寓，留存数千，诡其词曰，买米赴营。平日妄自尊大，州县谒见台座不起。毓又坪中丞畏其凶悍，时切隐忧。其妹夫已革道冯席珍与其营将毕金元私通发逆，串插送信之勇，以及发逆回信之贼，俱为水师彭雪琴观察所获，解赴曾营。鄂抚胡中丞来文，饬将冯席珍、毕金元拿获，就地正法。后闻冯至曾营，毕已逃去，事亦遂寝。冬月，贼逼建德，普承尧率众先奔，至彭泽湖口，劫杀焚烧。众勇至九江索饷，毁墙拆屋，声言齐队进省先杀巡抚。李黼堂商之于余，拨漕折三万两，委候补县景运泰径解普营，以为各勇得资便可遵赴曾营而去。先是主帅来文云："普承尧已奏请革拿治罪，散勇各给四

两一名回籍，愿充勇者归鲍超挑带，马队令来大营。”讵普承尧得饷后，勇之猖獗如前。中丞忧之，雇勇百人在署训练，名为亲兵。余笑曰：“普承尧不能杀贼，必不能造反，彼不过大言恐吓，意在省局多给欠饷，借可分润。”在浔恣肆，九江道文恒，将税课散给，彭雪琴于每名四两外，又加给二两，省中又连夜加解银一万两，交文道分给，众勇始渡江，或赴鲍营，或赴曾营，曾营不录者，其弟国荃复留之。普承尧坐拥厚资，其弟普承忠、妹丈冯席珍，狼狈为奸，相继进省。中丞始谕冯席珍不准入城，黼堂从而调停，又坪亦不能自坚其说。

左宗棠，湖南举人，与陶云汀①制军为儿女亲家，闻与曾涤生亦是至戚密友，向在骆籲门中丞处为幕友，腹笥笔底，俱富丽敏捷，而性情跋扈，在骆幕任意横恣。骆短于才，拱手听命，文武官绅非得左欢心者无不得意。好之生毛革，恶之成创痏。楚人乡谊最重，李黼堂乃谓其明足以拒谏，辩足以饰非，存心深险，极不易交。余素不知其人，今以四品京堂来江帮办，曾所请也。带勇万人，据面谓曰，实勇六千人，其余长夫幕友等名色甚多。余但唯唯，不着一字。在省住半月而去，军火口粮稍有愆期短少，来文敦促甚急，言设有贻误，咎将谁归？又言本京堂不能独任其咎。已觉语欠和平。部中催造兵勇名册，左册中言选锋六名，每名月支若干，而姓名所载，只有四人，粮台咨问是否错误？照转恐干部诘，此文亦向来老稿也。左宗棠复文，言如何打仗，如何追贼，如何军书旁午，此等小节，何足深论，即干部诘，本京堂亦无所惧。满纸语句，摸

① 陶澍，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进士。官至两江总督。道光九年卒，谥文毅。

之有棱。余谓粮台提调王霞仙太守必达曰:“以后致左公文书,字句务必平静,断不可因来咨无理,更以无理答之。”余自道光十六年即为外吏,今将三十年,老成凋谢殆尽,乃靦颜一官,进退维谷,宜乎?受后生小子之欺凌也。书曰:“必有办其乃有济”,佛言:“我得成于忍。”前在甘肃为同僚挤逼,遂自作对句,悬之斋壁曰:“读圣贤书,初心不负;用黄老术,唾面自干。”今又四年矣,岂学养反逊于曩日耶?李黼堂每谓余度量宽宏,余逊谢之。王道尝曰:“吾前在洛下游,何曾知有蔡廓儿也?”晋人语妙,吾犹嫌其圭棱未化。

广信府光泰,吸烟不理公事,每日未申间始起。余与又坪中丞商量,以地当贼冲,恐其贻误,不如撤任当差,令在广信带勇之锺世桢署理。锺系楚人,由教职保升,于军务事尚能谙习,到任后即两值皖逆攻城,俱能击退,于所属玉山、铅山、弋、贵诸县,都能预为部署,是以各县皆未沦陷。适该府奉旨补换饶州府,因详请调补广信,而以饶州令光泰补换矣。又瑞州府李瑞章,中丞以该府在任所治诸事不理,札司撤任,遗缺详请以锺峻补授。锺峻系闽省实缺人员,前因幕友回避来江者。其人例案娴熟,诸事知缓急,委署抚州府,恰值逆匪由广信、金泸击退,窜至建昌,分扑抚州,经该府会同防兵刘善素,及临川县马士良剿御,逆未得逞。抚州距省甚近,关系大局,得人而治,其信然也。锺世桢已保道员,留江遇缺尽先补用,仍留广信府本任。玉山县管继勋乖张任性,参革,委章澄署理,逆匪三次围城,俱能击退,保全不少,已请以直隶州升用矣。其余委署诸人,尚能称职。

佐贰闲曹、佐杂末吏,各省皆视为无足重轻,各员亦自安

非薄。近来捐例广为招徕，各省出奇制胜，加以各处军营保举，其中多有冒滥。有一勇头，不数年保至太守者，不数保而即至监司者。牧令佐杂等官，更不可胜计。身家是否清白，亦不可考。道府牧令，姑置勿论，而佐贰、佐杂，数百员中，岂无三二贤能，足备谘访。余手谕官厅，令其各抒所见，无论刑名钱谷、天文算法、兵制水利诸大政；民食、兵饷、筹款诸急务；推而至于经学史学，汉儒宋儒，以及仙佛内典丹经诸所心得；诗古文词、篆隶铁笔丹青之精能者，皆许各呈其技。如其一概不能，而安分朴实，勤慎当差，不敢荒唐者，亦足以供奔走。示谕多日，仅有数人呈递说帖，并无可采用者，足见人才之难。大约佐贰、佐杂等官，或部办，或家人，或子弟之不肯力学而驰心于外务者，是以绩学之士，难得其人。

稽核官册，有署事四五年而未交卸者，甚至六七年而未更换者，且有部选到省而本缺未开者。当日城池失守，部中一概革职归选，其中有并无本任者，有先事奉差在外确有印扎者，一经查办，本员应无庸议，咨部不用开缺。而已选到省之员，自应留省补用，遇有缺出，即当咨补；乃竟四五年部选至省，不但未能补缺，并未能一委署事。省城候补佐杂二三百人，必当公其劳逸，免令向隅。即日查明，檄委三十余员，凡记功有劳绩者，概行札委，借以鼓励人才。

疆事日坏，营制日紊，盗贼日多，天心非不厌乱，奈人心方造劫也。曩在胜营，见其带勇文武各员，因缘为奸，心窃隐痛。其中遭显报者，如二等侍卫恭子湘钰等。天道昭彰，得钱何用？今来江省，见文武带勇者，竟以为利薮。如义宁人熊应文，本布政司衙门舆夫之子，幼年即在衙门执仪仗，钻营带勇，捏

报战功，不数年保至游击。名其勇曰武威军，屯扎城外教场。其人便佞狡猾，善伺人意，大吏都为所愚。勇仅五百人，而长夫等项每月领饷二千六、七百两，究竟实夫实勇若干，无从稽核。余尝谓既系在省防守，何须长夫？孤掌难鸣，无人谓当裁者。本年腊月十八日放饷，至二十九日熊应文领而不散，众勇查明属实，又积怒其平日侵冒贪淫，因将熊应文剥衣捆打，用刀背迭砍诸伤。百余人赴抚署喊诉，又坪中丞并无办法。众勇复至熊应文宅，将其门窗器具、钟表衣被，概行毁裂。熊应文有妇六人，皆浓妆艳抹，屋内六妇帐幔，各占一宅。众勇入闼，将其妇自被中提出，驱迫而走，枕被砍成数段，经刘善素等和解始退。余函致中丞曰："此案近在省城，若不重惩，军务繁兴之时，何以整饬营伍？"李黼堂时代办臬司，且兼理善后局务，深以为然。因会委候补府盛元、姚镶会同首府徐本墉，南、新二县，将熊应文看管，一面拿斗事为首之勇。中丞札饬武营韦参将会办。乃盛元等庸懦无能，意存开脱，谓赴院递呈控告侵冒者，系属捏名；斗事之勇，业经逃散，无从缉究。首府又谓熊应文系三品官，未可看管，更属昏谬。韦参将始则谓熊当诛，继又谓熊甚好。中丞知熊工于钻刺，始怒而欲办此案矣。

丁峻，南昌人，其身家不可考。手刺精忠报国四字，已保知府，又保升阶，带彰武奇军，每月领饷九千余两。据云一千七百余人，然从无考核。在信河一带，杀人放火，抢劫奸淫，无恶不作；又在吴城杀死船户客商，劫银千余两。札丁交出凶犯，丁任意违抗。每次闻警，调丁赴营，必多方延挨，催促十数次，始肯就道；善于避贼，长于虐民。余屡以信河被害，请撤此军，以苏民困。又坪中丞始裁撤五百名，恐全数撤退，众勇滋

事不能箝制也。并云禀参降调，聊以示惩。

吴坤修①，南昌人，由幕友出身，托名风雅，向在楚作幕，见带勇有利，改幕而带勇。叠保至道员，又保简放，遂授广东南韶连道，未曾到任，经胡中丞奏参私通发逆，革职审讯，查明并未通贼，仍带勇自效，旋开复原官。在皖防堵，数年来耗饷九万余而未见一仗，徽、宁失陷，经曾帅将所带之勇裁汰。又因吴坤修终年匿居城内，并不在营，租黄庚垣小西园别野，以作菟裘，偏栽秋菊，满山粲然。吴闻勇裁撤，形神沮丧，旋经曾涤生札留不裁，令防湖口，欣然从事。乃信求余曰："库藏空虚，不敢多请，但求将上月欠款九百两给发，即运米至营。"余信之，如数发给。饷甫领去，又请发七千余两方能拔队。余曰："吴坤修手书在案，墨迹未干，何以九百金甫经入手，旋即更改，断不能办。"首府徐本墉等代为缓颊未允。吉南道李瀚章愿于牙厘项下，凑给七千两以资起程。余重违李小泉所请，又深知吴坤修诡诈。其时抚、建有警，中丞札吴坤修赴援，余委员将七千两解交建昌府黄鸣珂收存，俟吴坤修到建面交。吴不欲往建，央万篪轩观察并德甫廉访来说，意欲在省城先支，余皆未见。李小泉谓余："此项现在厘局，即可由局饬发，不必解司转给。"余曰："此却极便，但不可中吴之计耳。"李竟私与之。吴坤修带勇出省，闻安仁有贼，退回东乡，报曰"持重"；闻弋、贵有贼，避入乐平，报曰"相机"；忽与贼遇，不知接仗与否？乃报曰"杀贼无数"，逐节退入湖口，而后队已为贼创。至湖口随众守城，得保升衔。在营啸咏，又回省城，以口舌为干橹，

① 吴坤修，字竹庄，江西南昌人，捐纳出身。官至安徽布政使署巡抚。

以笔墨为甲胄，计亦巧矣。乃吴坤修谓余曰："八月中，一子一弟相继死，年来家口死丧甚多，有五孀妇，至长者不过二十五岁。"可谓惨矣，何犹不悟耶？国事艰难，饷糈支绌，发给口分，无非抽筋吸髓而来。丧心昧良，名利兼得，天地鬼神，实昭鉴之。

刘善素于锌，南昌举人，由大挑至江苏，升淮河同知，丁忧归里。带勇剿贼，水陆两军，颇著劳绩。每月需饷二万六千两，前此刘道设立厘卡，抽税自赡，以本省商贾之资，办本省剿捕之事，尚属相安。至本年夏，曾涤生将各路厘金派李少泉、李黼堂专司其事，概作大营征兵之用，而刘道一军，饬于本省支给。刘道屡争未准，经李道从中调停，每月由厘局发饷一万两，而其余一万六千两则由司库支给，展转文移，遂积欠七八万两。司库每于堂期或三千、二千按堂支放，尚不甚拖欠，而厘局万两之说，不践前言。刘道啧啧有言，每请复抽厘旧卡，而迄未能行。江省绅士丁、吴、刘三军，惟刘尚能济用，不过涉于夸张，尚不至于扰害。

曾涤生五月来江，闻厘金畅旺，九年通计入数有一百六七十万，又将牙帖一款并归厘局，径交粮台解归大营，自以为每年可得二百万两，足敷大营军饷，奏明厘金归大营，丁漕归本省。乃苏、常未通，粤逆屡至，未之计也。且用兵先筹饷，一定之理。曾涤生前以侍郎督师，责饷于地方，是以与前任诸抚皆不相能；今为总督，自应并为地方计，地方不安，饷何从出？即震以督师之威，亦复无益。本年春，粤匪南来，自南安以至铅山，一路蹂躏，复围安远、建昌多日，死伤遍野。甫经出境，建德、东流，经总兵普承尧溃遁，逆匪跟踪而至，连陷浮梁、饶州、

都昌、彭泽等郡县。另股又围攻玉山、广信两三次，商贾裹足，厘源梗塞，所收厘数不及去年之半。粮道不能支应，又将饷盐减平二款归入大营支用。曾涤生又奏提每月漕折五万两，又札饬地丁每月三万两，米五千石。凡江省入款一概吸取，本省只剩地丁一款，今又札提，是欲弃江省于不顾也。而当日原奏厘归大营，丁漕归本省之说，亦不复再提。又坪中丞柔懦无能，不敢违抗，而又不敢入奏，其决裂也必矣。余屡进言，迄不见听。每年入款三百五六十万，丁、漕、厘，以及一切杂款皆在其内。每月曾营饷需四十二万两，左营月饷三万六千两，吴坤修营九千两，余皆归粮台支放。本省各防剿营饷，以及廉俸一切要需，月需三十万两。通年二共需七百余万两，加以新添诸军，将及八百万两，再加京饷两次提解八十万两，袁甲三①营二十三万两，甘饷二十万两，黔饷三百万两，浙饷每月三万两，几及一千五百万两。虽有绝地通天本事，无从措手，况余之衰朽驽钝者乎！

部咨令各省向富绅大贾借用兵饷，以部钞盖司印，自五万起至百万止，五年后由司筹还。此虽借款，究属急公，分别请旨给予二、三品顶戴及世袭顶戴等因。江西八府沦陷后，甫经克复，民气未纾，昔日富商，今为贫窭。然既奉部议奏准，自应劝办。详委各道府，于通省分投前往，邀约绅耆，会同地方官妥为办理。其中稍为变通，如一家力量不能借五万，仅能借一、二万及三、四万者，亦准凑借。其如何奖励，随时奏请。奏派候补道沈墨、庄元泰等分司其事。而地瘠民贫之处，水旱贼

① 袁甲三，字午桥，河南项城人。道光十五年进士。官至漕运总督、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同治二年死，谥端敏。

扰之区，无从措办，大约纸上空谈耳。十余年兵戈扰攘，富者悉化为贫，贫者复困而死，甚至去为盗贼。民穷财尽，各省皆然。乃条奏在即，犹以为民可剥取也，不益之乱耶！

附　　录

同

成
在
之
□
旧
对
人
行。
引，
日
之，

抚。

张集馨日记

同治三年(1864年)

〔**九月**〕**十五日**　晴和。七十里至邠州住。所过村堡，俱成灰烬。知州韩珍、都司那瑞、训导曹文熙各来见。那瑞言曾在皖省随同福、[①]翁[②]两中丞带勇，喋喋自诩，□□□不足使令之辈也。晚约倪角书之经、左琴舫琛、宓子远遐龄便集，专□□永寿取遗失牙签。今日气疼甚剧。距州城不数里，有太王旧治石碣。祠毁于回逆，惟存古太王祠门额。因思孟子当日对齐宣好色之问，辄引太王爱宠妃以为证，殊觉失言。太王圣人也，为狄所侵，不能自存，率耆老而迁于岐下，自必尽室以行。如孟子言，岂置妃嫔于狄人，方为不好色耶？只顾一时援引，而拟不于伦。战国纵横之士，往往侈逞口辩，孟子犹有当日习气。所调曹荩臣[③]马队五十名，至今未到，不得不姑待之，恐明日不能成行。

十六日　早，闻鹁鸪声，天阴。似□□□□□□□，白吉

---

① 福济，字元修，满洲镶白旗人。道光十三年进士。官至云贵总督。

② 翁同书，字祖庚，号药房，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十年进士。官至安徽巡抚。同治三年卒，谥文勤。

③ 曹克忠，字荩臣，直隶天津人。行伍出身，官至甘肃提督。

原逆产四百顷，皆芜秽不治。韩牧来见，言及之，余令招佃垦种，而以仓麦给佃为种，明春麦熟倍收之，岂不有裨民食，而兼益仓储。韩颇以牛具、人工为难。地方官当时艰事棘，若不设法办理，安有转机。韩牧年已六旬，□□□□□□人，原无甚劣迹，而庸懦无能，地方难望整顿。上年曹荩臣将白吉原逆巢攻破，所获逆粮万余石，荩臣令韩牧运仓，乃始则以车辆莫办为词，继则令绅民自运，以四分归绅，以六分归仓。曹荩臣怒其不以兵粮为重，转以济贫，禁止不准，迁延多日，贼复回窜焚烧。余奏拨二万石济雷纬堂[1]各营军食，至今解不足数。韩牧前有禀到院，言如短少，情愿认赔，后以食言撤任。余交卸抚后，不知何故复回任也。白吉原有回逆种麦及天生麦若干顷，理应收以赡军，或补去年焚烧缺数，乃因绅民不能完粮，批归民间割粜，殊属纰缪。粮从地出，民间种田亩有收，自应按地纳赋；如实系无收，即当禀明蠲缓。贼粮本系充公之物，□□□民间，作为正赋。余已退处柏垣，不便过问。永寿令易亨将金牙签送来。旧物复归，甚喜也，因厚犒来使，并作书谢之。昨令倪角书起课，云必不能得，可为一笑。午后拜韩牧、那都司，兼到余寿亭寓所一谈。晚接卸署长武县罗映魁转据泾州来信，大略言贼扰北塬，泾防危急，平泾道路梗塞，救援泾州之兵，中途大为损折，粮运不通等情。此等猖獗情形，与招抚安置之说，大相悬绝。陕甘各事，朝廷似不甚知之，而入奏者复多粉饰。

十七日 晴。仍住邠州。接吕曼叔信，得知顺天考□□

---

① 雷正绾，字纬堂，四川中江人。行伍出身。官至陕西提督，帮办军务。

□，主考系瑞芝生、[1]朱桐轩、[2]罗椒生、李文源[3]也，同考官李从图[4]等。□江西逆首程文炳率众六万投诚，全省肃清，抚军沈幼丹[5]奏请举行乡试。江南军务，大有起色。发逆与回逆不同，发逆本系良民，一经改悔，各有籍贯可归，或编入营伍；回逆本系异类，不读孔孟之遗书，不知国家之正朔，自成一教，与汉民冰炭不相能。□□□□□，性情强悍，难化以善，易隶以恶，狡黠多疑。滇南、甘肃皆为抚局所误，今非痛剿，则乞抚断非真情。近又口外逆氛大起，不知将来是何结局？邠州环山为城，西北势高，而东南势下，日夕山气晦蒙，鸟多雕隼红鸦，殊有边气。红鸦，毛羽黑而嘴距红，声与寒鸦相似。余寿亭镇军来寓一谈。

十八日 晴。候曹荩臣马队不至，仍住邠州。初四日具报出省摺，于本日未刻奉到批回：“另有旨。钦此。”九月十二日奉上谕：“张集馨奏遵报出省日期一摺。前因固原复陷，回匪叛服无常，曾谕陕西臬司张集馨驰抵甘省后相机筹办。兹据张集馨奏称：‘陕逆孙义宝、赫明堂等盘踞州城，固原现已梗塞，拟先到泾州一带察看情形’等语。著于驰抵泾州后，将现在回匪情形，据实详细具奏。如该匪犬羊性成，负固不服，万

---

① 瑞常，字芝生，石尔德特氏，蒙古镶红旗人。道光十二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同治十一年卒，谥文端。

② 朱凤标，字建霞，号桐轩，浙江萧山人。道光十二年榜眼。官至户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同治十二年卒，谥文端。

③ 李棠阶，字树南，号文园、强斋，河南河内人。道光二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军机大臣。同治四年卒，谥文清。

④ 李从图，字宾我，号茂庄，顺天宛平人。道光九年进士。

⑤ 沈葆桢，原名振宇，字幼丹、翰宇，福建侯官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官至两江总督。光绪五年卒，谥文肃。

无勉强招抚之理。即著张集馨径赴兰州，会同恩麟，于一切防剿事宜妥筹办理；一面将抵兰日期，迅速具奏。钦此。”恭读谕旨，似不专在主抚。惟平凉现已梗阻，兰州更无路可通，无从径赴也。

十九日 晴暖。辰初由邠州起身，可望至亭口尖。断井颓垣，暂为休息。长武县张景福来接。尖后四十里至城，宿于县署。孝义同知罗映魁，前革令邓承恩并来见。据罗丞云，泾州与平凉现在阻隔，平凉住营日用面斤，皆系泾州运解。今逆游弋于白水驿，意在断平凉之粮道也。雷纬堂仍在龙山镇，不敢拔营回顾平凉，恐贼蹑其后，日望曹苳臣去，便可到泾、平矣。曹苳臣于十七日自省起程，不知何日始到陇州？闻泾州现有数营，而党塬、北塬常有贼踪，北塬只有一营，未足抵御。兰州省有回弁回兵二三千人，不知何时反复，殊为可忧，恩仁峰日用好言驾驭之。署臬杨炳锃[①]已由灵台、秦州一带回省，不卜途中能无阻滞否？近来河州、狄道颇吃紧，靖远、金县则时去时来，省垣如有勾结，不堪设想。一味粉饰，恐蹈滇南覆辙。泾州至省，计程十二站，遍地逆巢，若不节节进扫，驿路无由而开。惟甘肃军务殊形散漫，统领既无一定条规，贼势又互相联络，击东则西贼来援，击南则北贼救应，若不分道进扫，难望奏功。余意令曹苳臣、余寿亭、陶鹤亭[②]各带本部，各当一面，悉归雷纬堂调遣。纬堂自统二十营为三路接应，再将饷项熟筹。已属余寿亭于明日到龙山镇与纬堂商量，如不以为谬，

---

① 杨炳锃，云南邓川人。道光十八年进士。官至甘肃按察使。

② 陶茂林，字鹤亭，湖南长沙人。行伍出身。官至甘肃提督。

当条析上闻；否则，余专为办抚，军情本不与闻，兰省又难飞渡，只好据实陈明，在泾州作久住计耳。邓承恩乃甘肃知县邓承伟、直隶涿州邓承惠之弟兄也。邓承伟在甘肃，与其同乡谈树潢易妾，骇人听闻；又□□□库累累。余七年在甘藩任内详参，闻伊在乐制台斌□□□牵拉，意在挟制。余请托贿属，一概全无，若论正理，自应据实奏办。乃委臬司明绪查核，后闻有玩物相贻，事遂完结。今邓承伟已知府矣。邓承惠在涿州任内，声名甚劣，为林远村所劾，化为烟云。今邓承恩为胜克斋所参，闻系□□。然弟兄三人，烟气甚重，俱非良吏。约余寿亭晚饭，即为其送行，伊于明早赴龙山镇。永寿县令馈送百金，却之。

二十日　晴。曹苳臣拨来马队，仅到十三人，毫无用处，拟仍令其回营。是日住长武，且看泾州消息如何。发章星塍学使复信。

二十一日　晴。在长武县境有冉店卡，设弁兵盘查游勇。该弁兵讹诈百姓，逞凶殴伤，予令署守备杨春将弁兵解辕，发县讯明，分别责惩。俟到泾州，告知营中，谕令裁撤，以免害民。泾州牧林发琛致张景福信，言北塬贼踪靡定，民间不能收粮，黄落可惜。平凉四营、泾州六营，相约夹击新城，以通平暨路，系营务处周显承①之来文也。纬堂派马队二百人、步队六营，在泾州三十里铺相迎。先派管带马队副将苑清元、参将刘心灼来县请示。其统带马队，则刘效功总镇；统带步队，则谭玉龙、刘正高两总兵也。予定期于本月二十七日自长武起程，先令苑、刘二将回泾告知。

① 周显承，时任平凉镇总兵。

二十二日　早晴午阴。刘效功又派副参张新扬、赵嗣昌带领马队百人来接。周显承复令都司洪玉笙前来伺候，已谕令回营，俟二十七日在三十里铺等候可也。罗映魁送昭仁寺褚字碑一张。寺在孝义城内，锁闭不□拓搨，故字迹完全。问泾州来将，据云平凉道路已通，周显承□□□今已到泾州。贼在北塬游弋，见官军至即遁去。然不将北塬扫清，泾、平总难安静，而陕省亦必有□惊。顷接首府信，言林颖叔[①]再三与曹荩臣说，方肯先派马队到长武、邠州巡探，如有警报，再拨陇防之兵来援。余见林颖叔手批军需局稿件，言该镇近来跋扈等情。又刘冰如[②]故意勒措饷银，百般折辱。今闻长、邠警报，□□□□□□□□□□子，究不能逞其阴险也。妙在荩臣并未遣马队至邠、长巡察，防陇之兵，都要赴龙山镇接纬堂，安能留防。且军需局叠次咨请荩臣裁营，事急又令分兵兼顾陕边，足见胸中毫无经纬，不值一笑。

二十三日　早阴雨，中晚大雨。复省城诸公饯行信。陶鹤亭军门属催军火饷需。陕省情形固是为难，中丞藉病，诸事不管，刘冰如阴柔诡谲，林颖叔刚愎自用，一味偏私，恐转机不易也。闻邑庙及钟楼东衣铺，不戒于火。所异者，十六日烧庙，十七日烧铺耳。是夜大风雨。

二十四日　阴雨清寒。木叶飞落如雨，庭中积潦成渠。昨见泾州林发琛致张景福书，泾平路仍不通。北塬屯贼万余人，势颇披猖。前誓师期，恐信息未达，致有遗误。今订于二十三、四日夹击新城，以疏驿路。纬堂月杪可至平凉等语。□

① 林寿图，字颖叔，福建闽县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官至陕西、山西布政使。

② 刘冰如，名齐衔，时任陕西粮道。

□□□□风，恐难接仗，谅必改期，或俟纬堂到，当一鼓作气耳。竟日风雨不断。夜风甚紧。

二十五日 大雪，天气甚寒。著裘围炉，居然冬景。二十六日势难起身，已令张令信知泾州林牧，改期于十月初三日自县起程，并知会各营。军需局来信，言省城门禁甚松，有游勇回匪出入之谣；两次失火，城中慌乱数日乃定。瞿经孳刺史致小严信云，青田奉旨养疴，乃拥翠偎红，左图右史，一身谅可无病，而一省之病，和缓莫治。鄂寇渐入豫境，接壤一无准备，邑庙自山门至戏台，及一切绸庄，付之一炬，并殃及于长安及理事厅，此十六日事也，自巳刻烧至申酉始熄。次日，满城自端履门至钟楼脚，于□□起火，烧至黎明，所有估衣铺六十余家，悉成灰烬。此皆人事不修，天灾示儆。孤山□□，九日登高之局。于十六日招玉台昆季及千里草诸宾，公讌于王家花园。甫经入座，闻火失色。飞骑归来，众宾星散，而庖丁亦大受其赔累，可为一笑。

廿六日 晴冷。申刻接字寄，九月十九日奉上谕："固原复陷情形，前据雷正绾、恩麟先后驰奏，与都兴阿①此奏略同。杨炳锃以办理抚局之员，前称固原回匪投诚，情词已多惝恍；此次藉口张家川吃紧，与雷正绾面商进兵，遽出危城，脱身远避情节。□然穆隆阿、成瑞②本在固城，所称良回泣请出城，并送至平凉。种种支离，难保非闻警先遁，借词掩饰。张集馨现抵泾州，即著将此案主抚不善及失事情形，彻底根究，据实

---

① 都兴阿，字直夫，满洲正白旗人。官至西安将军兼署陕甘总督。光绪元年卒，谥清悫。

② 成瑞，满洲正红旗人。官至甘肃提督。

参办，无少徇隐等因。钦此。”

廿七日 晴。汤敏来禀，登寿等十四日抵潼关。札泾州林发探查禀逆回连日是否仍在北塬滋扰，并饬密查固原复叛缘由。平凉道黎献，现在都将军营，署平凉府不知何人，亦与一札，使之登复，闻系葛以简。

廿八日 晴。天气稍和。似乎月初三日，尚可成行。甘肃非重新缔造，无从下手。易念园棠同年，任甘督三年，清操自守，有足多者，而吏治营务钱谷一概茫然，惟刑名之学，乃系专家。藩司常绩，声名狼藉，念园深知之，而不能钤制，又不敢劾参，知其有肃顺、陈孚恩诸人为奥援也。念园以病废去官，乐斌继之。乐斌者，镶红旗人，年二十五岁犹闲散。族人杀虎口副将某无子，爱而为嗣。副将死，即袭其佐领，在京营当差。相貌魁梧，奔走伺应，极其勤劳，不数年拔为协领。本旗都统王公，皆喜其能。乐斌与京通各花户、仓书素融洽，每当本旗请领甲米，较他旗米色升合为优，本旗人啧啧称叹；乐斌于甲米中提费若干，给与仓书、斗级，而花户人等，亦愿与之交。又与刑部门皂禁卒往来，遇有仓场及旗人官事交部讯问，乐斌与禁卒、司书关说照应，打听消息，预为之地。被讼人所出资财，乐斌与禁卒分润，日积月累，进款增多，得以献媚上司，结纳僚属，遂得盛京副都统，奉旨赴西藏迎呼毕勒罕，转眼而得成都将军，又署总督，遂得肆其所为。先是由副都统任乌鲁木齐都统时，镇迪道和祥在其属下。和祥探知乐斌幸奴陈二，招权纳贿，言听计从，遂与结拜弟兄，因入赘为乐斌门生。乐斌由四川成都将军授陕甘总督，和祥因克减军饷案，为众旗兵在胜保马前控告入奏，交乌鲁木齐都统阿什珲布讯问。其时胜保由

伊犁废籍起用，道经乌城，据呈上达。案结后，和祥降调，专人至京捐复，入关至甘省。乐斌谓其能铸大钱，善开铜矿，奏留允准，旋即叠署两司。凡可以仰体乐斌之意，及献纳于陈二者，无不为也。乐斌与和祥粗能识字，公事例案，阅之不甚了了。

督署幕友彭玉亭，浙江人，素性狡黠，乐斌深倚任之。彭因藉势招摇，臬司明绪，兰州道恩麟并和祥，皆为结拜，日事征逐。一日，乐斌谓司道曰："陈二自幼服役，在我家多年，其人忠诚，不过年轻好体面，在四川时，官员请伊宴会，回署时伊必厚犒戈什人等。其妇现在京中，与内人同炕居住，刻不能离，我为陈二再娶一妻，喜期择于某日。"彼时闻之，以为诧异，不应会见属员，谈此琐屑。明绪等人会言，届期各送贺礼数十金、百金不等。合卺之夕，署首府盐茶同知章桂文，皋兰县李文楷，执烛送房。是日候补文武各员咸集，而署中军成瑞奔走趋跄，甚于奴隶。其搀新人进房，则和祥及章桂文之妇也。其抗颜为婆，则乐斌私通之仆妇周二奶奶也。周仆经乐斌荐至远方，给与重资另娶。奸生子名喇吗，其时已十二岁矣。

乐斌性爱听戏宴会，彻夜不休，同人深以为苦；酒量食量极大，舆夫走卒所不及。明绪窥探乐斌意旨，承言顺色，暗有馈送，每日送肴点，皆由箭道入。恩麟大局相仿。是以二人丁忧摺内具保，旋于□□孝满，皆简放矣。一堂鬼魅，暗无天日，不仅政由贿成也。余孤立其间，刻刻危惧。明绪又觊觎予藩司缺，幸予无毫发疵，不为群邪所中。已决意引退，避其逆锋，未久予以忧去。

今天子御极，圣母垂帘，载垣、端华、肃顺三凶伏诛，朝政

清明。前都御史张芾①、京卿潘祖荫、御史裘德俊、陈庭经②等，列款指参乐斌奸占仆妇、宠信幕丁、捏报边功、滥行保荐诸劣迹，极其污秽，为数十年中骫法营私者所未有。朝廷派礼部尚书麟魁③、户部尚书沈兆霖驰驿赴甘审办。其时周二奶奶病故，甘省尚不知有钦差也。乐斌缟素，司道文武各官亲往拜奠。出殡日，乐斌率属步行，哀痛如葬考妣。乐斌之子敬铭，兵部员外，探知京信，星驰至甘。乐斌疑林岵瞻告知同年张鞠潭回京参奏。是年夏秋间，张鞠潭赴甘，向林岵瞻索逋，住藩司三月余。乐斌迁怒，遂将林岵瞻勒休。殊不知张鞠潭并未回京，御史参奏，张鞠潭尚不知也。林岵瞻昏瞶多疑，所历各官皆不称职。其子荒淫败礼，不能约束，在甘藩任内，与院署武巡捕及坐省家人余奎，深夜密谈，外人莫测，而风声甚大。此次乐斌之参，殊非其罪。岵瞻原不佳，然比之乐斌，已有人禽之别。乐斌知所参有奸占仆妇事，遂于四明亭地方，将周二奶奶棺材揭开，去其一品□□，易以布袄，匿棺于炕炉下。全小汀笑谓余曰："乐斌何愚蠢如此？审案者，决不斫棺戮尸也。"余曰："彼如明此理，何至偭规错矩，放辟邪侈，为所欲为耶！"西门外有吕祠庙，乐斌还愿挂匾，旗礼凡相好者，皆送香烛花炮，同往瞻拜。余属吏也，理得从众。乐斌先往，而余亦踵至。是日余署请客，先期而回。次日，洮岷同知沈寿曾曰："此间属

① 张芾，字黼侯，号小圃，陕西泾阳人。道光十五年进士。官至江西巡抚，同治元年为陕西回民起义军击毙，谥文毅。

② 陈庭经，字执夫，号小舫，湖北蕲水人。官至内阁侍读学士。著有《梦迦叶山房诗赋》。

③ 麟魁，字梅谷，满洲镶白旗人。道光六年进士。官至礼部、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同治元年卒，谥文端。

员，万不可为矣！”余曰：“何谓也？”沈曰：“制台挂匾，理宜花衣先往伺候，见飞骑驰至，戈什排队挂刀而入，佥曰，制台至矣。及有舆入山门，乃周二奶奶也。余辈十数人，排班列侍者，几无以自容。余等虽官职微末，何至为仆妇站班，后与同人退入别室。闻殿上礼生呼赞，奠拜如仪。戏旦执笏请点神戏，周二奶奶看数出回署，而制台始来。”余闻之，不置一词。又一日，和祥在五泉山宴客，周二奶奶乘舆赴山赶会。向来五泉山四月有会数十日，百货云集，男女杂沓。伺应周二奶奶之戈什，与和祥庖丁争道，庖丁出言无状，致触周二奶奶之怒。和祥闻之，觳觫如堂下之牛，次早谒见乐斌，一人留后，长跪乞哀。余等在窗外闻之窃笑，和祥不以为耻也。

星使定案，凡猥亵赃污，不便形诸奏牍，从轻拟结。多慧、成瑞捏报边功，拟斩，解交刑部监候；乐斌、章桂文发新疆；彭玉亭、陈二、余奎发吉林、黑龙江。和祥仅止革职，稍泄神人之愤，然风气至今未能挽回。余一隔省臬司，事权不属，孤掌难鸣，必为所害。此情既不能上申，而欲退又有所不敢，郁结于中，故连日气疼弥甚。

甘肃自回祸以来，专意主抚，屡受其愚弄，而不改弦更张，岂非气数。灵州马化龙屡降屡叛。宁夏和祥至礼拜寺行香挂红，给以功服，许以官职，而迄不就抚。甚至宁夏县彭庆章以女嫁回，甘心事逆。巩昌府斌越压汉媚回。甘凉道杨炳锃更创为邪说，将逆回护送回籍，令与汉民同居盐固。甘逆乞抚，甘凉道杨炳锃深信不疑，旋即叛踞，不知是何肺肝？武营平日素不操兵，又因营中兵弁多半回人，恐一发不制，故摇尾乞怜，希图无事。文员又以地瘠民贫，兵饷无所筹画，希冀逆回就

抚，藉得苟安，而总未为国家久远计也。

说者谓甘省回民素多，加以败窜之陕逆从而勾结。河州、灵州、西宁、循化等处，素为回窟，又以萨拉尔八功之强梁，口外回疆，连失三城，贼势浩大。抚得一处，则一处可安，腾出兵力，专剿抗拒，理本不易。不知逆如穷蹙，又系真正良懦，自可网开一面，以免诛夷。今逆势鸱张，以乞抚为缓师之计，且一面议抚，一面烧杀；并令官谕汉民散去团练，始肯就抚。昏聩不察，散团媚之，旋即叛背肆杀。现幸朝廷已知抚局之不可恃，则可专意主剿。而陈师戮力，时乃刍粮不可不通盘筹画。国家未以重任委我，我又未敢出位言事，一则恐当道生疑，谓我有叨窃兵权之意，则恐其疑我有升擢督抚之心。我日夜思退，真可对天盟誓。今日晴窗无事，因纵论及之。记名总兵张在山专程来接，现扎平凉四十里铺。

廿九日 晴。前甘肃宁远县，因交代造册迟延，降三级调用，只有二级可抵，实降一级调用之。知县张清济来见，三水县人，本年四月由甘肃措资回陕。据云，甘肃省城内，并无居住回民，其居住之回民，皆在四关。营中回兵回弁，不过千余人，家属皆居城外。中军赵秉鉴，得受回民馈赂，招用皆系回人，城中一起一动，外间逆回无不知之。恩仁峰一无主见，惟赵秉鉴、成瑞之言是听。彭雨亭仍住居省城，恩仁峰一切公事悉与商量。赵桂芳现署巩昌府，城内回民二千余人，俱为汉民杀尽。河州城内回民，因汉人不容，已搬出城。平凉府现闻系郑声文署理，候补通判也。张令欲出己资，募勇六七百人，随同剿贼。余告以现不带兵，只好到泾州再议耳。又云，甘肃吏治，一言蔽之，有钱则好，无钱则不好耳。闻张令所言，彼中把

持，已成牢不可破之势。余孤掌难鸣，益不敢往矣。接子颖信，言北闱揭晓，子弟四人概落孙山之外；惟三弟取腾录第一名，兰儿房荐耳。一第之难如此，老人殆不能为怀。是日气疼甚剧。

〔十月〕初一日　晴。周显承派员禀知，党塬现已扎营，大路毫无阻挡。余已看定初三日起身，不便更改。委员倪之经数日前为兰儿卜六壬课，犹云帘幕贵人，必然中式。可见术数之学，本不足信；况若辈薄学浅殖，一知半解耶？只可作偶然游戏，大事信之，转为所误。张景福、张清济进见。

初二日　晴。接陶鹤亭暨崇信县苏文炳信，励庵之通家也。周显承禀泾平逆回情形，并以宁州张牧阻挠军粮，灵台未能接济，批发檄饬，并咨恩仁峰饬查。午后天色阴，明早决计起程。入夜檐滴有声。张景福意在挽留，余意不再改期。

初三日　卯正，冒雨登程，四十五里至泾州瓦云驿尖。破店一间，地亦泥泞。泾州林发琛来接。午后天气渐晴。五十五里至泾州，各营将士列队郊迎，军容甚盛。城内各处已为兵勇将备占满，寓都司衙门。各营二哨各官来见，不胜其应酬之烦。

初四日　晴。接余寿亭、曹莨臣信，言纬堂欲余至龙山镇一谈。闻山径极其崎岖，且相隔五站，此间当须发摺，又有应讯要案，作函复之。

初五日　晴。署平凉府郑声文来见，时崇信县苏炳文亦在座。郑倅说及主抚一案，云尚有细话密禀。余曰："公事尽可凭苏令说，岂钦交之案，尚思请托耶？"郑倅曰："成瑞斩候

罪名未减，彼求遣戍足矣。”余亦不便深论也。郑声文本狄道州吏目，捐升通判，习气甚重。

初五日 晴。会委张清济、蔡景昌往三水；会委罗映魁往岐山，劝富绅捐饷。三水则唐鸿序等人，岐山则宋金绣等人也。张清济欲募勇打仗，以为保举开复地步。余晓之曰：“带勇而饷不继可奈何？粮台安能给发，不如将带勇之钱捐为兵饷，即可据情转奏，况又出力劝捐耶。”北塬有贼，见官军即回。

初六日 晴。发到泾情形摺，由驿六百里。郑声文禀辞，云固原距靖远四站，盐茶距靖远两站，皆通车大道，直抵皋兰。周显承来说，张保泷乃河州老教回民，与莲花城穆三有杀父仇，现在固原境礼□堡，有众三千人；又闻欲调河州回共攻固原。以毒攻毒，大是上策，但不可令踞固城及推心置腹耳。莲花城如早日得手，乘天气晴暖，可以攻打盐固，迟则风雪交加，又将罢兵，不免负此光阴矣。发咨文调杨炳锃及穆隆阿、成瑞来泾讯问。

初七日 晴。午后出门，回拜周显承。林发琛来会。将备兵勇，多有室家，满街皆营中公馆衔条，铺门多半关歇，兵勇所至，如火燎毛。惟祝大难早平，民生乃得安稳。咨陕西军需局委员劝捐。将泾州贼情，详院咨局。

初八日 晴。纬堂专弁报信，莲花城于初六日辰刻攻破，三战皆捷，逆首穆三逃逸。雷帅拟初七日来泾，面商公事。龙山镇距平凉两站，已属周显承转致，纬堂不必来泾，余即前往平凉居住，省得往返。晚间发札，饬署灵台县泾州吏目吴莹，劝汉回捐助军饷。又札令正宁、隆德、静宁预备军粮，照泾州

办法。皆与纬堂会衔，并咨明恩仁峰转饬遵办。泾州已采办麦九万石，麦价俟饷足给还。名为采买，其实捐输也。饷已九阅月丝毫未发，再无军食，哗散必矣。

初九日 晴。夜雨。

初十日 阴，早微雨。林发琛来见，属俟纬堂到平泾后，营数较多，再为前往，途中尚有贼踪。周显承云："纬堂近日为烟所累，每日需膏二两。当日出队，则到在军士之先；近日出队，则到在军士之后，甚至两军□□□□□□，尚迟迟未至。督队稍久，则须觅一间僻处所过瘾，精神日短，身体日衰，诚可惜也！"连日盼望纬堂来攻固原，今年或可尚到省城，否则恐俟来春。饷项支绌，利于速战，我无兵权，不敢发此语耳。都将军亦非将才，加以穆图善[①]之昏懦，军务难望起色。闻九月初间，曾获一二小胜仗，不足以寒贼胆。穆图善不能统□□□□□，奈人微言轻，不足令朝廷深信。穆图善由陕西耀□□□□□，兵勇滋扰，甚于盗贼，无人敢于上闻。纬堂云："穆春严在多营[②]招摇，得贿甚巨，熙麟[③]不参穆而参多，谬矣。"

十一日 阴。余寿亭回来，言莲花城并无城池，只一土围耳，又无营垒，官军进逼，逆即奔逃，追杀数百人耳。妇女六七百人，贼擒之而去，驴以千计。官军若跟追，必有所获，且可痛剿，奈纬堂不令追也。闻派鹤亭进省，此公既不能战，又所带左右多回人，到省恐无益，与余条奏不符，且看摺稿送回，如

---

① 穆图善，字春严，满洲镶黄旗人。同治三年九月以荆州将军赴甘肃督办军务。光绪十三年卒，谥果勇。

② 多隆阿，字礼堂，满洲正白旗人。官至西安将军。同治三年三月卒，谥忠勇。

③ 熙麟，字挹云，满洲镶红旗人。官至陕甘总督。同治三年卒，谥忠勤。

何更改，纬堂见面，如何说法，倘意见不大相同，余即袖手旁观，不敢干预，本未令我督兵也。

十二日 阴。纬堂不来进兵，转眼冻雪，则固原□路必有狡谋。甘省军务散漫，将何以扫清群丑耶！西征诸将都兴阿，乃一长厚老儿，当日全靠多隆阿在其部下为立战功，得升将军。多隆阿其时甫记名副都统也。多隆阿性情刚傲，每以都兴阿不能打仗，常嗤辱之，甚至唾骂之。都兴阿之弟，愤不能平，怒诉于其兄。都兴阿曰："人有本事，必有脾气，只要他出力，管他骂与不骂！试想多隆阿战阵勇敢，我弟兄能及其万一乎？"此足见都兴阿之度量也。但此时部下无多隆阿，故奄奄无生气矣。

穆图善向在多营，充当营务处，与战阵攻取，全不了然。多隆阿视之如奴隶，穆图善尊之如父兄，言语嗫嚅，进退趑趄，有忍人之所不能忍者。与多隆阿皆黑龙江人，相处不远，同一当兵出身，故多隆阿屡经保举，在盩厔伤病不言已久，文案处犹为多隆阿捏报，得升将军。其人好利无能，所带多隆阿旧部数营，如黄金山、孟宗福等，一概不服调遣，兵勇亦逃亡过半。所部杀掠奸淫，一月之间，至四百余起，逼死民间妇女一百余人，报案山积，穆图善一概徇庇纵容。兵饷索之不已，白面任意需索，旋即兵勇售卖。闻由北山行走，一路如火燎原，甚于盗贼。此等将士，断难得力。中丞刘蓉①若据实入告，予以处分，庶几稍有纪律，尚可立功；乃背后力言其非，当面不提一字，固是做官时派，奈国事何！李宗焘谓余曰："此人不能共事，路数太不正道，彼相处二年，知之稔矣。九月初六日自省起身，我等

① 刘蓉，字孟容，号霞仙，湖南湘乡人。幕僚出身，官至陕西巡抚。

在西关相送。言陕西每月协银二万两，令林寿图代买军米一万石运送大营。林曰：'一万米，须四万脚价，只好尽力而为耳。'穆曰：'若军饷靠不住，我在定边久住，断不前进。诸位大人知道，我所带兵勇，如此情形，不知到北山以后，尚剩得多少？'"昨周显承来说："穆营兵勇或四五十人，或一百二百人，到处逗遛，营官不查，总统不问，如若辈竟逃回原籍，尚是好事，若恃众不法，再勾结刀匪啸聚，是甘省之贼未剿，陕省先添无数贼矣。"

陶茂林者，所带乡勇，曾谓余曰："我保到游击，才知讲理，在前一味蛮横。"其人性情尖猾，贪财好色。多隆阿到省时，欲令曹克忠救凤翔，余因曹克忠为人正派，且于西南附省一带情形较熟悉，因向多隆阿说明，改派陶茂林前往。余竭力供支，始得成行。不料到凤翔未开一仗，受回逆黄金、美女之馈，许其投诚，捏报大胜。多隆阿为其愚弄，转奏解围，得升提督；并奏回逆准降，将孙义宝调至盩厔大营，旋即叛去，凤翔焚杀不休，绅耆赴省具控，巡抚衙门现在有案。后经曹克忠将汧、陇、麟游、白吉原一带扫清，而凤翔始得安枕。随雷正绾攻平凉，大闹性气，雷不能制，将克复平凉之功让之，得赏黄马褂。分剿张家川大败，几为贼获，幸曹营陈德隆驰救得脱。求援于雷，始将张家川、龙山镇攻克，进师莲花城，而雷亦败绩。曹克忠到，始分路进兵，贼弃城遁去。陶数月未杀一贼也。昨余寿亭来说，陶营尽用私人，雷谓陶军不能打仗，而令其前至兰州何也？

雷正绾由四川行伍，随向忠武荣出师，至江南大营，后随多隆阿，积功累升至固原提督，勇往精细。到陕困于三原一

年，后余见其公牍极有布置，居然将才。荡平泾、平后，进师莲花城，今将回平凉而规固原。在三原时，因得病甚重，又郁郁不得志，惑于兴安镇成禄之言，吸食洋烟，致成痼疾。军情变化，全在精神，总统重大，不免累于嗜好。

曹克忠，天津农家者流。始因其母病故，家中无人料理家事，其父欲令成亲。曹克忠以重服未满，坚不嫁娶。其父强之，择吉逼令行礼。曹克忠遂于是夕私逃，入营当勇，随多隆阿转战数省，记名总兵。到陕后，余见其朴诚，屡经奏保，并以记名提督用；多隆阿又保补河州镇总兵。其人血性，不贪财，不好色，军令严明，所至克捷；果能终始不渝，当称名将。

已革西安副将施鹏，由莲花城来见。其人因进兵商州，逗遛革遣，欲求纬堂留营，未果。余不带兵，更无从为之地也。

夜雨，檐滴有声。泾州在万山中，地气较暖，木叶未尽脱。

十三日 晴。抚局不成，泾城寂坐。午间复阴，鸠有勃姑声，恐尚有雨意也。周显承晚间来见，言雷纬堂十二日由龙山镇来泾，商议公事，再往平凉。

十四日 晴。雷公欲遍地屯田，以兵为农，与郑士瀛条奏相同，而余以为必不能行，何也？自兵与农分，而势难复合。无论川楚勇丁，不谙北方水土，彼既当勇，多系游手无赖，利在抢夺奸淫，安肯舍戈殳而执耒耜？即竟肯为农，其牛犁籽种，棚寮茅屋，必须官为制办，以关中一省言之，非百万帑金不足济事。幸得筹此巨款，各安耕凿，从此海内只有农而无兵。既已令兵归农，则营员自可不设，一旦有警，驱不操不练之农出而就死，取败之道也。既无营官，何人分带，何人统领？以农

带农，谁肯服其教令？且进退止齐，亦非农人所能知。军火器械，归何人制造，何处收藏？听农自造，则获利济匪，无所不至。若仍留营员，于春秋农隙讲武，所酌留者，不过千把小武弁，提镇至参游，皆系虚设。若概行裁汰，一经征调，只令数微末武弁带之，谁遵其令？且一武弁，只管得一队一哨，棼如乱丝，如何接仗？若营□□□□员如故，令各营一半差操，一半耕耨，或按季更换，或按年更换，必至兵农两技，一艺不精。若令兵家子弟为农，以田赋供支粮饷，究竟一夫授田若干？倘计田而设兵，所查荒绝各产处所，如险要地方，兵额宜多，而遗产偏少，腹内地方，兵额宜少，而遗产偏多，必将如何匀拨？设遇饥馑，而军士无粮，如何存活？官为筹借，丰年征还，或分年带完，拖欠固所不计，而终岁勤动，尚少盖藏，若再摊征，益形穷困，非所以体恤兵艰。若轮班为农，则在野者有田可耕，在营者无所得食。势必令在野者兼顾在营之兵，势必多给田亩，始足以赡两兵之家口，势必在野者，必谓收成歉薄，希冀己有余粟，势必在营者，必谓收成丰稔，而志在并吞，讼狱繁滋，地方州县，日不暇给。

夫农世其业，以长子孙，兵领官田，视如传舍，粪其田亩，以薅荼蓼，未必肯尽力东皋，则膏腴之区，必致久成硗瘠，而退田不欲者，亦纷纷起矣。勇无论矣，即兵中朴实务本者能有几人？盖缘按期领饷，游荡性成，□□横行，藉兵自卫，果给之田，亦不过雇佃垦种，按时收租。而敢于承种兵田者，断非良懦，青苗在地，兵必向佃称贷，则必倍息而偿之，日积月累，田为佃有，盗典押借，百弊丛生，而兵仍无所得食，潜逃另趁，田兵两亡。甚至官为□□，而移坵换段，指东移西。官吏徇私，

诡词隐蔽，其弊又不可胜言也。

余意所收荒逆各产，官为招佃，每年藉以养兵食用，丁粮照常征纳，简便可行。至于水利，亦岂易言，且更见其纷更多事。北方之人，不食稻米，多食麦黍；其余菽粟黍稷，各有用处，数千年以来，相安无事。今欲使旱地改为水田，先理井疆，后治沟洫，民间自治之田，断不容官为挑濬，至令田亩荒芜，转致经年缺食。自必将荒绝各地，雇南省人来此垦种。陕省土硬水深，南人不识其性，勉强开垦数百亩，所获稻米为数无多，无济民食，若开出数千亩，数万亩，似有济矣。无论国家无此巨款，即徇诸公之请，而轻于一掷，倘沟浍不能蓄水，遇夏日苦旱，水无来源，反不如照旧播种旱谷，犹有把握。且水土嗜好，各有不同，北人食米，多不能饱，又何必不令食麦，而务令食米，其意安在？

陈文恭[1]公任陕抚，劝民凿井灌田，并兴水利。井则民间所必须，故因势利导，至今所开之井，犹有存者，水利迄未能成。彼时人笑公之迂，而谅其心之为民也。直隶条陈水利者甚多，屡试无效。雍、乾间，怡贤亲王[2]、朱高安相国[3]，经画多年，费帑巨万，竟未有成。现在直隶稻田，惟淤淀临河各处有之，不及旱地千百分之一也。欲兴水利者，以为多收一石稻米，即少收一石南漕，既有益于京仓，复有纾于南省，法良意

---

① 陈宏谋，字汝咨，号榕门，广西临桂人。雍正元年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谥文恭。

② 怡贤亲王允祥，康熙皇帝第十三子。雍正元年封为怡亲王，总理户部事务。八年卒。

③ 朱轼，字若瞻，号可亭，江西高安人。康熙三十三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乾隆元年卒，谥文端。

美，所言极正。林文忠曾条陈本中之本，末中之末四条，经琦文勤奏驳，遂格不行，两公从此龃龉。盖不待英夷犯顺，争议澳门，早已两公相厄矣。

余思地利，只有此数，产麦禾之地，断不能兼产稻米；今不令种麦禾，而专令种稻米，则向日食麦禾者，皆食稻米，多收一石稻米，即少收一石麦禾；且尽所产之稻米，而输为正赋，悉纳天仓，直隶民食，不顿减乎？且直隶自辽、金、元以及前朝数百年矣，其有名臣硕儒，不知凡几，如其能行，何不行之，而涉风涛之险，为海运之策耶？林文忠在伊犁亦办水利，开垦农田，全小汀同年襄办其事，曾见奏报，开垦若干顷，开渠若干里，后见小汀询问，言所开之渠，悉为沙掩，犹石田也。可见不谙□土地利，而欲执卷争之，鲜不偾矣。且闻玉关以西，地宜风而不宜水，菽麦得风而大熟，得雨而歉收，又岂可以中土之农田水利验之耶？士大夫经世之学，博古仍要通今。善乎圣人之言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又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虽多亦必以为千古学问，莫过尼山。从政乃首在乎达，后之君子，乃欲不达而从政也，不亦大剌谬乎？

余寿亭来谈案中应讯之员。署宁夏镇穆隆阿、已革提督成瑞来见。令其恭□谕旨，各具亲供，俟杨炳锃到案，再为质讯。宁州张伦文来见，令其赶紧捐粮济军，并令转谕前州宋来宾将营捐呈出交营，如延定行参劾。

十五日　晴。恩仁峰专差送信，大致言前此剿抚兼施，谓无兵无饷也；今大兵云集，当主剿为是。言亦狡矣。甘省误于抚局，今知其谬，而故作此言，必有为之谋者。中军赵秉鉴派把总左棫来接。周显承来云，雷纬堂已至平凉。余令其将进

军道路说明，如由□□至西北进兵，则兰州计日可到，而巩昌以东，亦不至回窜；若由兰州向东攻打，必致蔓延南路，又将绕窜陕西，为不了之局。余不与军务，但往兰州防剿，既有所见，不敢不言，纬堂听与不听，所不计也。摺稿务必取回，纬堂请不必来泾。余稍迟数日，即到平凉。复恩仁峰信，但叙旨意数语，剿抚不置一词，仍交原弁带回。与纬堂会调乾州大车四十辆。

周显承云，纬堂调度谬矣，令陈德隆带六营跟贼尾，此危道也。莲花城窜贼，尚有二三万人，若侦知追兵仅六营，贼以数营相抵持，而另派马队绕陈德隆之后，官军后无接应，粮道梗塞，贼复前后夹击，陈德隆必不能支。不如令陶茂林以十八营跟追，陶军虽弱，然营数较多，尚可且战且追也。曹克忠来扎隆、静，同攻固原，得手后，曹军先行进省，纬堂缓缓督后，岂不稳当。所论极是。周显承往向言之，此亦关系甘省大局，中有天焉，且看周显承来如何定局。

十六日 晴。已革陕西中军施鹏求赏差使，余不带兵，从无差委。革遣湖南营员秦国胜求见。穆隆阿、成瑞禀辞回平凉，候杨炳锃到案质讯。纬堂将莲花城奏稿咨来，已奏明令陶茂林赴兰州省城，兼解狄河之围。留曹克忠暂扎莲花城，以防回窜，再听调遣。雷纬堂自回平凉，规取盐固等情。与余前奏稿不符，似可不必再奏矣，如奏，当再酌之。

十七日 晴。天气渐冷。闻今日雷纬堂□□县镇来泾，俟有信，再出城迎迓。申刻出北门接纬堂，归寓已及烛矣。纬堂在寓等候，畅谈至二鼓而回，将摺稿交还。欲予为统帅，言各将士无不听命。余曰："公言误矣。我一书生，何知军旅？朝

廷命往兰会办防剿，未曾令干预军务也。”谦让再三而散。

十八日 晴。周显承来见，言纬堂欲自奏留予办军务，姑且听之。辰刻至纬堂寓回拜，并拜余寿亭，各谈许久。成瑞、穆隆阿来见，言甘省法事无不纰缪，政以贿成。即如赵必达本系徽县，贼逼近郊，公然交卸，所招勇两千名，数不及半。豫兰知府带兵至狄道，坐视城陷，绝不一战。恩仁峰为二人挟制，一无展布，不但不参，反加保举。

十九日 阴冷，微雨雪，中晚雪更纷然，今年已见两次雪矣。候补县孙心如恕来见，小门生也，畅谈三时之久。言昨晚雷纬堂欲令伊削草，奏派予总办甘肃全省军务。余谕之曰：“足下万不可起草，我叠保纬堂，今纬堂又欲保我，朝廷必以为互相标榜，一有疑心，反与公事无益，关系匪轻。且我衰病交侵，刻刻有归志，军务重大，设有贻误，悔之晚矣。”

廿日 雪霁。闻纬堂明日回平凉，特往送行。未刻，纬堂来作别，即刻出城，盖因其道路泥泞，不欲予之郊送也。

周显承来见。文案处委员风林来见。□□三原人，新保知府。

亥刻接到批摺，奉上谕：“张集馨奏驰抵泾州侦察贼情一摺，逆回自叛陷固原后，群集泾平交界之新城地方，欲断平凉各营粮道。又有马步贼万余，在泾州之北原肆扰。首逆孙义宝，欲将老弱送回白吉原，纠众回窜长安。现经留防平凉之总兵周显承等，在党原各隘连战皆捷，余贼遁回新城小岘子一带盘踞。泾平两路计可无虞，粮道尚不阻塞。惟该逆盘踞北原，必须力筹扼剿，以免旁逸。著都兴阿、雷正绾饬令留防平、泾各营，严扼要隘，务将此起窜贼就地歼除，杜其窜陕之路。曹克

忠已抵莲花城，现与雷正绾、陶茂林三路进攻。著该提督督率诸军迅图攻克，以便次第规复固原，兼顾平凉等处。至逆匪既有窜回陕西省城，与城中回民勾结内应之语，亦不可不严为之防。著刘蓉将城守事宜不动声色，严密稽查；并派兵于邠州、白吉原等处实力防范，倘有疏虞，任贼闯入，惟刘蓉是问。兰州道路无径可绕，张集馨拟将办抚不实之杨炳锃一案办结后，道路疏通再行赴省。著该臬司赶将此案查讯明确，即行前赴兰州会筹防剿，无误事机。蔡、启二逆①，自窜陷甘肃阶州后，刘蓉所派进剿之萧庆高②等军，现在剿办情形何以久未据该抚驰奏？著饬令该员等会同陇、蜀各军实力剿洗，并将现在贼情迅速奏闻。将此由六百里谕与都兴阿、雷正绾、□□□，并谕张集馨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廿一日 晴冷。发甘省军务粮饷章程摺，又夹片□□请查，六百里，巳刻发。

廿二日 晴。探弁回，言三十里王村，无店无人，破屋数椽，莫蔽风雨，尖则可，宿则不能。五十里至郿县镇，破屋数椽，仆从皆无从栖止。总兵刘正高请于伊账房中住。余纵勉强安身，而破屋仅余四壁，家具一概全无，不得不有烦地方，借席数片，以资围幛。孙心如来面辞，明日往平凉去。周显承奉纬堂之谕，持银三百两来寓，赏给各家人。余大诧异，坚却至三，并告之曰："如纬堂必欲我收，事亦不难，我即照数送一分给纬堂伺应人。"周显承始肯带回。去年曹荩臣年底赏家人

---

① 即太平天国将领昭武王蔡昌荣、启王梁成富。此二人均在同治四年五月战死在甘肃阶州。

② 萧庆高，湖南湘乡人，官至汉中镇总兵。同治五年卒，谥武毅。

五十两，余当即退去，告来使曰："差决意逼收，我亦如数奉敬，不过是拼穷耳。"荩臣因家人屡为办事，心甚不安，遂赏给白面数百斤，此则不必坚却，转招其怪也，因属家人叩领之。

大林自河东来见，叩其来意，仍欲依栖宇下。余峻却之曰："汝将我家内事体，闹到□□□□，致京寓为难，晚年亦无以自娱，尚有何面目来相见乎？汝家祖孙父子弟兄叔侄，俱受豢养之恩，汝竟以我养命之资，任意挥霍，如我再录用汝家一人，亦太愚矣！且汝参案，尚未奏结，我更何敢收用？汝自为打算，我亦不为已甚。至汝坑陷款项，如我前生欠汝之债，当必还清；如汝欠我，为数既如此之巨，汝来生当必有报也。"察此奴狼狈情形，只欠一死耳，即死亦不足惜！

廿三日　晴。成瑞、穆隆阿禀辞。周显承来见，言固原进攻，尚无日期，总须俟石家沟口扫清后，方可进仗，尚须曹荩臣来。晚接荩臣信，初七日自莲花城发，今已十余日，不知南路布置如何？

林远村观察，诚笃君子，承平时必是好官，而军务非其所长，据闻四川武官张华动辄挟制。回巢逆首，未有斩获，而耗费帑金数十万。闻贼至，则严闭屋门，尤为可笑。余意属雷纬堂派总兵谭玉龙前去，将张华所统全部，一概交给谭玉龙管带，详加挑选。将南路军务责成谭玉龙，林远村促筹办粮饷。已属孙心如向纬堂言之，令其奏事时夹片奏明，南路可以无忧，不知纬堂之意如何？

林远村闭门防贼，乃孙心如太守所云，京官大言辩论，视外间事无不易若反掌，及当其局，而依依然如盲人上路，不辨东南西北。外吏另有一般才具，非翰林、御史可比，只管说，不

管做也。至军务，尤关阅历，营中百弊丛生，武官性情不一，而贪葸者多，总要善于驾驭，方能得力。如周显承所云，陕安镇成禄，前此为马步统领，营官关薪马二百金，伊必欲分一百五十金，彼此争论，不成事体，且又不能带步队打仗，仅能带马队，可以随便乱跑。太原镇马升，四川人，前在咸阳防守，不杀一贼，纵兵滋扰，民怨如仇；与马德昭商量，在咸阳创立炮船，请领帑项甚多。余知其伪，在西安藩司任内□□驳斥，委查炮船，并无其事。后醴、略告警，余奏令往救，畏葸不前，催促再三，始则以道路梗塞为词，后又以咸阳紧要推诿。不得已始令梁参将带兵往援，甫至醴、略遇贼，全军覆没。勇本无技，又不操练，额数又缺，现在宁夏一味滋扰。此二人，皆胜保旧部，大约胜保信任之人，不过如此。成禄善事纬堂，为之说项，由多礼堂保举提督。马升由熙麟保举提督，则更不可问矣。

熙麟糊涂傲狠，在京办理钱法，是非自在人口；及到甘省，久住庆阳，耗项三十余万，保举打仗之员甚多，而接仗之地人皆不知。三寿、马德昭怂恿告病。闻三寿欲署总督，马德昭不愿与纬堂共事。及奉旨准退，而熙三大悔。临行时，粮台一篇滥支帐目，文星崖①不肯接收，熙三自行具奏，奉旨照办。在庆阳城外住三月，与粮台委员文姓需索平余，至欲动刀，皆总兵周显承所亲见者，名节可谓扫地矣。参将恒泰谓余曰："熙三横暴，惨报非常。其子在京，将熙三之妾逼投水缸而死。其子谓熙三宦囊，皆交其妾，则外人不得知矣。"三寿现任宁夏道。

① 文煜，字星崖，费莫氏，满洲正蓝旗人。官至刑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光绪十年卒，谥文达。

廿四日 晴，晚大风。周显承怒来诉冤，言成禄军门亲随杨广德，人素凶横不法，成禄进京穿孝，将杨广德交给纬堂，派当营官，不能带队，革去营官，充当戈什，曾因逼奸幼童不从，立将幼童砍毙，各营不服，禀知纬堂棍责。今已保至副将，乃并不当差，辄将营兵带十数人，在泾游荡，索面闹饷，行凶撒泼。欲禀纬堂及余处，余不能管也。总兵张在山来见，言莲花城之败，系胡大贵站立不住，余万明不战先奔。纬堂听胡大贵谗言，终日唾骂，辱及其先，求死不得。余慰之而已。州中车马不齐，二十六日竟不能起身。奉旨催往兰省，而固原未克，瓦亭、隆静未曾扎营，驿路梗塞，无从绕越。

廿五日 晴。泾州林发琛来见，言道路依旧难行，请于二十九日再行起身。已谕戈什再为打听。据云，熙三在平凉闹出许多笑话，屡要与常有拼命。动身时，为常有拦阻，令将浮支各帐交待清楚。熙三欲将前此所画不合例各稿调销，常有持以为据；熙三又要平余，常有坚不肯给，彼此俱要动刀，瓜分平余，将庆阳支帐截清而去。起身差信，言沿途概行自备。鄜州沈际清，诚实书生，误以此信为真，所带戈什小队八十名，每名二两，过山门包皆要双分，力量不及，伺应未周，遂藉端捏奏罢斥。鄜州境内一百二十里，行走六日，州县实难支持。其妾其孙，皆不得正命，可叹也。周显承来见，言军食将竭；并送纬堂信来阅。乾、邠、扶、岐、汧、陇、凤翔七属，各处采办麦二千石，委倪之经会办。札耀州王桐、都司阿拉金将耀州捐款钱四千串提解来营；又札镇原、灵台、宁州各解麦粮济军，无论仓储采买。刘霞仙中丞来信，大怪荩臣将全部带往甘省，欲停其饷等情。陕西抚、藩、粮台，诸事任性，不善驾驭，事急求人，殊为

可笑。曹荩臣在陕年余，战功卓著，廓清省城及邠、陇各属，所获贼粮，不似他营私卖，报明粮台济饷。乃藩司林颖叔、粮台刘冰如故意刁难，百般侮辱。彼武人也，受屈不堪，故亦有不平之鸣。林、刘两公，怂恿刘中丞劾参。此等名将，恐无几人。幸霞仙尚不为所愚弄，若竟参出，则雷纬堂亦必不肯干休，而将帅水火矣。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诸公未免荒疏。

廿六日 晴。定计于明日起身，而一车未备，不知如何？林发琛言路途难行，差人往看，则土已干燥，殊可恶也。将霞仙信抄示荩臣，□□□□和平，培养福泽。致吕蔓叔书云："我上年在抚任内，曾奏明陕省须立一总兵，以符旧制。另设三千劲旅，归总兵统带，西、同、凤、邠、乾五属，再济之以筑堡练团，挖断要隘，足可无虞。摺尾声明，俟新任抚臣刘蓉到后核办。余人微言轻，军旅未学，恐未足取□□□□，故未敢率请。今陕省西自长武、东至潼关，一千余里之遥，并无一兵，脱有山寇窃发，惟恃教场千人，满营老弱，庸有济乎？夫设兵必先选将，有仪文未必无本事，有本事者必有脾气，驾驭之法，轻重为难；且设兵必先筹饷，各营例饷，只能二成，尚且二年不发，安能另筹新款？所查逆绝之产，无人认种，寓兵于农，迂腐之论，断不能行。陕南兴、汉二镇，商州一协，有营无兵。汉中镇额设马步七千余人，今乃并无一人；看城门者，系营中现雇，日给百文，否则亦无人受雇。天下无论何等人，而欲其终年枵腹，为国效劳，尧舜犹病也。榆林一镇，兵如乞丐，军械早已变卖餬口，闻调遣则现雇闲人，无非希图口粮，及临敌则狂奔而已。抚标三营，城守二营，共额兵三千余员名，今所存者，不及十分之一，乃系老病不堪，别无营趁；稍壮实者，或小本贸易，或受雇

为勇，勇可横行抢掠，兵不能也。上年与多帅会奏，设立防城兵千名，每月日给银八分、面斤半，一日三操，专为战守。乃日久弊生，巡捕戈什，在署当差者，皆列名于千兵之中，冀得沾其银粮；若一概严禁，则抚署便无一人当差。陕抚一缺，非有大本领人，恐难胜任。”晚周显承来见，请二十八日一定起身。

二十七日 晴。接京中十月初六日家信，三弟、二全，俱已回南。石生腊月十三日续娶，与兰儿皆未回南应试。

二十八日 晴。三十里至王村尖。泾州牧林发琛送至此即回。周显承随余至花所镇宿。镇剩破屋数椽，记名提督刘正高，与总兵袁朝贵、沈大兴等扎营在此。刘正高与周显承等颇张罗，委员人等藉有眠食处所。镇属平凉县，署令申清鑫置之不理，是晚若非营中照料，我等露宿街头矣。闻林远村升甘肃臬司，甚喜之。

二十九日 晴暖。刘正高带队送至白水驿，言前去不远，张总兵在山已有队伍来接矣。张在山带队来接至郿□镇，在伊营中午尖。尖后行不远，而马队雷恒以及提标、靖安各营，沿途皆排队相迎，即有贼来，大可接仗。距城二十里，总统胡大贵率领各营，纬堂亦派亲兵远迎，自己在城外等候。相见后，余至伊公馆中一谈。据云，莲花城摺，一切照准，曹荩臣已黄马褂矣。回寓后，胡大贵率各营哨官员谒见。寓系向南屋，逆首纳三故宅；寓中一无所有，床榻灯碗等具无处借用。泾州至平凉百五十里，村镇皆瓦砾，田亩悉荆榛。城内尚有未烬之屋，为兵勇难民占住，满街瓦砾，断井颓垣，不堪言状。而申清鑫概置不管，署府郑声文更不闻问。投效副将王致祥禀见。

三十日 晴。余寿亭、雷纬堂来访。纬堂并赠活鹿二只，

来面油蜡桌毡零物甚多。穆隆阿、成瑞来见。陇州州同方玉润来见,云南人,铁梅门下士,著作甚多,已令其惠我数部。安徽监生傅均来见，前咸宁县傅恩煦之胞侄也。方州同与雷纬堂有旧。傅之叔恩煦在盩厔尽难,来投效者。申清鑫来见,余谕之曰:“汝系三水富民,买布为业,捐纳知县,工于牟利,民风吏治，一事不知。汝父申典常亦为甘肃令，父子俱食禄于金城，汝如略知大义，早当报效一万八千以济军饷,何待劝谕?”其人行同市侩,闻公然出示抽收间税,每屋一间,索制钱六百;又抽地皮□□□粮,种种不法。纬堂欲咨来请参，如果咨来，当痛惩之。总兵胡大贵、邓全忠来禀辞，明日随雷帅晾队，初二日拔营至安国镇,为规取石家沟口、东山城及盐固计也。纬堂咨刘抚文，极周密。霞仙诸事废驰，司道无一人知兵，殊可危急。

灯后,雷纬堂来寓,论及陕、甘全局，言饷需匮乏，则兵勇不能得力,将领亦各有离心;若不筹出巨款,尽力一办,倘回逆势再猖獗，加以发逆乘虚窜扰，两省之祸，正未有艾。余曰:“为甘省计,令陶鹤亭安置省垣，迅渡河西，保护甘、凉、肃三府,其营哨各官,虽不能战,未必不能守也。足下将盐固荡平，分四营守固原,分四营助宁灵。其庆阳魏添应八营软弱,不能力战，可简选四营，亦往宁夏。固原克，则庆阳在后，无须防矣。所余二十营，带赴兰州屯扎，俟明岁春融，所招勇至，攻打狄河，援应西宁,谅无不迎刃而解之理。曹荩臣一军，克复盐关后,扫清南路，亦可并力进攻河州东乡各巢，否则回顾陕疆,亦为周妥。为陕省计,总须设立三千兵,派一健将统之;若刘霞仙所寻之彭基品、李主簿等，虽有十万兵，自取灭亡耳。”

纬堂曰："三千兵不敷分布，须倍之。邠州，白吉原、凤翔，各屯兵二千，省门屯兵二千，容或稍资调遣，然尚未能当大敌也。"余曰："□山，兴、汉二府，商南、潼关亦不能不顾，至少非万二千人不足以恃缓急。饷项无出，诸公又不设策经营，可危也。"

已革安徽候补府袁怀忠来见，湖南人，与四川卢又熊一类。袁、卢同在皖藩李孟群①麾下，贼势猖獗，袁、卢各带数营逃去，投入别营。李孟群遂陷于贼，始降而后自毙也。现随余之游击董逢春，亦在贼中，亲见之。卢又熊素与贼通，行为与贼无异，汉中守经年，析骸易子。而毛震寿②方伯，兵不能援。刘霞仙奉命抚陕，统三十营，徘徊川边，不入陕省。卢又熊开城先遁，汉中遂失。及贼去，而刘报收复，大为保举。住汉中四十日，课民种萝卜，而纵贼不追；及入陕省，又不统兵前往，以至复有盩厔之役。

已革四川即用知县胡子材来见。问其获咎之由，则因委署争缺，刘霞仙在藩司任内详参性情高傲。余曰："仅争缺岂能参官，必仍有他语。"胡曰："下句系操守平常。"余曰："下句不佳，恐碍开复。"现在雷营办理催粮袁怀忠，皖、豫两抚并参，问其由，则情词闪烁。察此两人，皆非善类，军营中不免藏垢纳污。

〔十一月〕**初一日**　晴。令委署平凉府候补通判郑声文，会同武员副将杨胜芳前往庄浪劝捐。郑声文自递富绅清摺。又

---

① 李孟群，字鹤人，河南光州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咸丰八年由安徽布政使署抚。九年卒，谥武愍。

② 毛震寿，曾任陕西布政使。

会委已革西安中军施鹏、监生傅均往靖远提捐款一万二千两，并劝捐。施鹏自云与靖远富民有戚谊也。饬吏叙稿，一半日内，即促之行。晚饭后，雷纬堂携恩仁峰信二函、摺一件见示。河州于十月初二日失守，州镇禀系千把开门内应，难民云，系城内无粮，开门出走，贼乘之入。文武各官，概未加害。并派马荣泰之妻马乜氏前往开导送粮，城陷后，乜氏亦无如何。请严行查办，并自请严议等情。信中云，城陷后，大肆荼毒，今将河州退出，以饰其叛逆之罪。渭源贼亦远走，亦应问罪兴师。恩仁峰向专主抚，今乃重振纪纲，当有使令之者。纬堂又云，曹荩臣来禀，欲将防守莲花城兵调往同攻盐关，令纬堂另派数营，替守莲花城；并云，固原恐不易克，须俟伊将南路扫清，同攻固原。纬堂大不以为然，令其谨守盐关，俟固原克后，再听将令，并属余函致之。又云，接官中堂咨，说陈得才[1]大股东窜，不知向豫向秦，咨霞仙预备。余看陕西气象，大不见佳，巡抚纯盗虚声，藩司狡傲偏私，粮道阴柔险诈，而地方公事，皆未妥筹。阶州蓝逆、[2]启逆，谍知有众五万，甘、陕回逆，刻刻有东窜之志，若再添发逆陈得才一股，众且数十万，城内米粮军火一概空虚，而城外复无一营，如果贼至，不堪设想。

初二日 晴。副将衔商州都司沈大兴禀见。□刻至纬堂处一谈，伊云："湖北西窜各逆，合发、捻各逆首并为一大股，计众三十余万，僧邸曾为所败；又在蕲水覆官军民练几及十万

① 陈得才，太平天国将领，广西贵县人。同治元年封扶王。三年在安徽霍邱被清军包围，服毒死。

② 蓝大顺，本名蓝朝壁，云南昭通人。川、滇起义军领袖。同治二年，率部据陕西洋县，与太平军陈得才部联合，封为端王。三年三月，在陕西盩厔击毙清将多隆阿。四年三月战死于陕西安康。

人，统带官提督施清吉阵亡，故其势颇张，皆袁怀忠自鄂来言之。纬堂以甘肃各军断难撤到陕省，方恐以各营勇数不足，于四川、湖北、河南三省，招募七千人补额，安能兼顾陕西？且大股若来，亦非五七千人所能堵剿，此时陕省急相招募，亦来不及。陕省糜烂，则甘省不战自乱。军火饷需，一一皆从陕省经过，贼若分股西窜，将潼关、蓝田、咸阳分扎各营，进攻省城，探手而得。逆中头目甚多，如陈得才、张总愚①、陈大喜②、宋景诗③等数十逆首，咸聚其中，必有一番搅扰。西北安危，大局所系，须赶紧奏陈，预为筹计。请旨饬下湖北、河南迎头截剿，不令入境，山西亦须严防。我明日即带兵往安国镇，初四日即要进逼石家沟口，以备接仗，不暇条陈。吾兄何不畅言之？”余曰：“进言所不敢辞，惟军务非所管，只好云足下不暇言，属余言之。”

回寓后，纬堂将霞仙咨文送阅。咨中据官相云，逆匪西窜，请预为严防，未提贼数多少。霞仙咨尾，但云汧、陇不能兼顾，而亦未说陕境省防如何布置，一味颟顸，不知是何主意。余若详细言之，必有布置之法。霞仙虚名甚大，曾涤生、胡咏芝曾切保。朝廷震于其名，故于陕省措置乖方，及巧言欺罔，并不诘责，盖深信故不疑也。余若条陈，摺中说纬堂主意，当不至见责妄言。霞仙必以为形彼之短，且恐朝廷疑我欲夺其位也。余不愿做官，直可对天盟誓，而外人如何相信。思维至再，仍将原咨退还，不便陈奏。位卑言高，亦不得不□□□□。

---

① 张总愚即张宗禹，安徽亳县人，捻军重要首领之一。

② 陈大喜，河南汝阳平舆人，豫东捻军重要首领之一。

③ 宋景诗，山东堂邑人。山东黑旗军首领。

秦安县刘元绩差人送二百金来，云系备赏，当即璧还。郑声文、杨胜芳禀辞，赴庄浪县丞劝捐。

初三日 晴。施鹏、傅均禀辞，赴靖远提银劝捐。曹莀臣来信，言秦州绅民留伊攻剿盐关，仍欲调住守莲花城之营前□□□，然前信尚未到耳。出北门送纬堂赴石沟口进剿。纬堂言："莀臣视贼太轻，幸运气正旺，吾不阻其高兴也。即如莲花城之役，伊已为贼所困，下马与逆扎杆。余闻其深入重地，率马队援之，莀臣始振军而还。破城之日，陶鹤亭先于城左山后纵火，尽焚城外逆巢，余率队由右而进以接应，故莀臣得手，为欲鼓励之，故以全功归莀臣人告也。即如上年亭口之役，莀臣几至不得下山，而余率队踵至，遂大破之。麟游住三月而未能得手，余助之以成大功。神峪河约余会击，余按期至，而贼已先逃，莀臣乃云接仗，余亦不深究也。来信过于高兴矣。"坐谈一刻，余揖之上马，纵辔如飞，只数骑耳。看其调度，察其举止，不矜不伐，当可成不世之功。惜乎误于烟也！午后天阴，默祷一月不下雪，固原便可收复矣。周显承来见。二更后微雪。

初四日 阴雪。是日纬堂由安国镇拔营进兵，能不为雪所阻否？余甚念之。今年为日无几，一交三九，则坚冰在地，不能筑墙挖濠，必待明年二月方能用兵，固原必本月攻克方妙，惟仗国家之威灵耳，不尽关乎人力也。

余寿亭同乡候选知县童炳宸，托何小岩呈送筹项节略二条：一系一文愿，引林少穆先生在苏办理之法，此事余深知之。当日余奉讳在家，有绅董等人，刊单挨送，跃跃欲试，以为必可从中取利，后幸杆格不行。少翁在苏，系专为铺户而言，并不累及户口人丁。苏州富商大贾，百货云集，铺面如恒河沙数，

劝行尚且不能持久；议虽有人，而少翁旋擢他省，议亦中止。□□□□省，并非水陆通衢，铺户无珍奇货物，抽收厘金钱文，终年所得无几。而欲按丁输钱，每日至三百愿之多，计制钱十五千文，断无肯遵行之者，勉强办理，必有罢市聚众诸事。至居民按丁抽钱，大违令典，国家既以丁归赋，今忽于赋外抽丁钱，如若奏办，亦难邀准。琐碎扰民，与头会箕敛何异？如有奏者，不但为万世唾骂，而造孽亦无穷矣。一系在陕西同州府各属劝捐，并指出某姓某姓，而却无人名，已难办理；且陕西叠次劝办，交项迄今未清。前此多将军、穆将军俱奏明委办，亦无成数。据童令节略云，同属富户，皆在各省经理，家资并未损失，所损失者，房屋耳。各省不遭逆乱者甚少，安见同属商贾资财，毫不为其劫掠？四川陕商已捐二十余万，其湖北、山西、各督抚俱已奏止，是现铺尚不能捐，而凭我意中所指，遂谓每县多则捐十万，少则捐五六万，毫无所损，不亦值乎？陕省军需尚捐不出，甘省军需求其协济，不更难乎？且现为定陵工程，劝捐赶解，院司各为自己处分，不遗余力，不过得数万金。公令其停本省要捐，为甘省筹计，纵不分畛域者，尚不肯舍己芸人，何况纯盗虚声及福建子① 乎？此公胸无经纬，又无学问阅历，故妄言之耳。自古言利之臣，鲜有正人君子，且得其令终而身名俱泰者，无有也。唐、宋以来，如刘晏旁善言利，而绝不扰民，尚且不能正命，岂非因其心计太深，上干天怒耶。宋之吕惠公、王安石，汉之桑宏羊等辈，日以聚敛为心，大为民害；其中有死于法者，有不死于法者，特恐冥诛难免耳。为今

① 《宋史·吕惠卿传》载："惠卿逢合安石。骤致执政。安石去位，遂极力诋之，至发其私书于上。安石退处江宁，往往写'福建子'三字，盖悔为惠卿所误也。"吕惠卿系闽人，故称福建子。

计，就地筹画，抽厘劝捐，可行则行，可止则止耳。午后雪止，二鼓后复雪。

初五日 早雪，积地寸许。余殊记念征战。周显承、刘正高来见。周显承言纬堂近来营规太松，待营哨各官太厚，而军中渐不相畏，恐非所以为统帅之法也。副将王致祥来见，直隶武生，向在胜保营充当戈什；其人长于言语，便便口给，烟气逼人。投效雷营，言与纬堂旧交，纬堂待以客礼。伊云终日陪侍雷□□□□委，于心不安，求余向纬堂言，欲为照料前敌及后路诸营务，意在为统领也。晚间孙心如来说，纬堂不愿收留，故待以客礼，不与札文。而王致祥以与纬堂至厚为词，盖约余欲为彼作曹丘[1]也。其人屡在余寓，与刘斌、谭林等吸食鸦片烟，大略可知。曾因所带勇丁在潼关滋事，被熙麟、胜保奏参，案尚未结。孙心如云，杨炳锃已经降调，甘凉道放李鹤章矣。此案尚未集讯，恩仁峰为请处分，故有此旨。然此案终须奏结。巩秦阶道放金国□，二道皆由军功擢用者。金系襄阳道，因打仗不力，为多帅所参，以知州用，今邀特简，当必有大力者保举；李系少泉、幼泉之弟，曾门弟子，攻克常州，赏穿黄马褂，亦当时之要人也。

初六日 晴。安国镇各营，今日似当开拔，如果石家沟口贼逆无多，当易洗扫，乘此晴和，则固原尚可于本年克复也。纬堂之弟，候选知县雷声远、候选知州李秉钧来见。雷现带亲兵营，李则帮理文案。雷纬堂欲与余会奏新疆收赎，减成办理，以济军饷，亦好事也。周显承军门、张在山镇军来见。纬堂亲

---

① 《史记》载："曹丘生，楚之辩士。季布任侠，得曹丘生之游扬，而名益闻。"故言揄扬荐引，多用其事。

兵在街奸抢，连杀三人，又砍伤一人将死，周显承屡向纬堂言之，而竟置不问。特恐宽纵日久，不成节制之师。余令人赴泾州买食物，亦被马队抢去。林远村先生著家人长泰送信来，并抄各节略见示。恩麟败坏军务，彭雨亭以奉旨发遣黑龙江人员，竟敢潜匿不去。百计挑唆，贻害地方，情殊可恶。

初七日 阴。复林远村廉使书。雷纬堂来云："昨日在石沟口晾队，逆回俱已逃至东山城，明日派胡大贵六营，马队三营，进扎东山城，以便开仗。再扎四营在安国镇为老营，再扎三营至瓦亭驿，为东山城声援，再□□陶鹤亭留六营在安定高家堡，以十二营抄逆匪老巢。该逆若顾家属，则固原无心恋战，准可取也。昨据逃出难民云，张保龙之子，已为石家沟口旁边小堡地名张华儿逆回所杀，将首级献于孙义保。一股来东山城接仗，一股出瓦亭攻安国镇营。"余曰："瓦亭既经扎营，则安国镇不能来扑。且该逆见我瓦亭扎营，未必不疑我来攻固原，则东山城未必死拒，鹤亭统十二营由静宁抄袭其后，固原似亦不能久持，此十全胜算也，子何疑焉？"纬堂曰："余带队各营官，但知勇敢，其于兵家机宜，敌情狙诈，概置不管。今日本未预备接仗，仅带马队七百人，察看形势，及到石沟口，始知贼已遁至东山城。诸将即欲跟追，余令收队，并晓之曰，东山城地势高，而沟坎又多，贼既群集，必要迎敌，我步队一营未调，贼如拼命死拒，岂此数百勇队所能剿除，莲花城之败，诸将尚不悟乎？明日以九营进兵，当有仗可见也。今日调刘正高，张在山队未去。又接周显承禀，言兵勇滋事。余心疑兵勇缺饷，不服调遣，亲自回来一看；及走半路，而队伍已去，始觉放心。"余曰："足下各营，尚不至此。惟余亦非常著急，捐项杳无

信息，若年底无饷给发，滋事必不能免。余前日二十一日批摺，至今尚未奉到。若不催进省则已，若催促起程，只好绕道，究不如与足下同去之为妙。省中尚有许多事体商办，非鹤亭所能与商，即荩臣亦稍觉其粗。”纬堂曰：“军事如果得手，同行当不远也。”

初八日 晴冷。纬堂于辰刻起身前往督阵，不知今日能开仗否？但愿东山城各逆，亦望风而逃，便可回扎瓦亭，为固原计矣。昨纬堂云：“石沟口积麦甚多。”余曰：“何不令饬穷民背负，以七分交官，三分济民，际此严寒，聊以济贫？”纬堂曰：“非石沟口扎营，则民不敢往，我当下令为之。”余曰：“东山城克后，亦当如此办理。石沟口回屋，似宜纵火，杜其回窜。”纬堂曰：“留为扎营后拆而为薪。然余收队时，兵勇颇有逗遛者，更难保不私入沟口，寻物搜钱。”余曰：“饷既枯竭，只好宽一步矣。”纬堂曰：“今日获细作，言灵州回逆马化龙来信，言宁夏官兵并不中用，已为击败。固原必要抗拒，其坚于叛逆，百折不回，已可想见。”余曰：“宁夏两帅，日久毫无举动，不知是何将略？大约俟黄河冻后，方可渡剿；但河冻而地亦冻，渡河而不能扎营，亦枉然也。且其带兵各官，如太原镇马升，不知战阵，专工渔利，前在咸阳，民怨如仇，及到庆阳，又多滋扰，文星岩煜都护深恶之，今由环县而至宁夏。定边协赵延烺，浮荡子弟，宿娼冒饷，劣迹多端，在定边带兵，余屡申诫，因七年在甘藩任内，深知其详，文武两班，皆所不齿。而熙挹云入奏，乃谓其系开国勋臣赵良栋① 之后，平日办理营务极为可靠，令将宁

① 赵良栋，字擎宇，甘肃宁夏人。行伍出身。官至提督，授勇略将军。康熙三十六年卒，谥襄忠。

夏难民挑三千人，令其统带，真乃呓语。赵良栋子孙，必该知兵？已属无理，难民充勇，徒耗口粮。庆阳用三十余万之多，皆此类也。

天眷素隆，致熙麟得满载而归，若在他人，未必有此胆力。宁州有一团总李姓，奸掳无所不为，熙麟奏保将材，近以守备归督标用矣。冯元佐本渭南刀匪，入北山练勇，民受其害，州县禀牍盈尺，雷纬堂恐其在北山啸聚，招入营中。熙麟要至庆阳，连勇带去，无所不为，而胆怯不能接仗，后为其伙程秉鹏所杀，熙麟犹为请恤，令人绝倒。现在住防庆阳魏添应所带各勇，多半熙麟健部。纬堂云："此八营挑不出一二营，将来只好调散。"余曰："又添一班盗贼矣。"又有保举总兵陈天佑者，带勇千名，亦在宁夏，据闻亦油滑人也。其间尚有山西、直隶兵，本提督讷钦[1]统带，因不得力，并归翁药房矣。近又新到江南兵五百名，系总兵李曙堂统带，沿途滋扰不堪，恐亦未能得力。看来宁夏急切难图。都、穆两将军，□□□□□久于戎行，其细情如何得知？君门万里，非有如曾中堂之重臣信臣，□□言之。

此地绕道至兰州省，须十四站，由平凉、华亭、陇州至秦州五站，由秦州至省尚须九站，不通车，又无住处，骡头亦无觅处，且到省亦不作何事也。前月二十一日，在泾州发进兵筹饷一摺。午间接到内开，二十九日奉上谕："张集馨奏：敬陈各军分道进剿并筹画粮饷章程一摺，览奏均悉。雷正绾一军攻拔莲花城后，现由泾州北原进兵规取盐固，并调曹克忠八营帮同进剿。分拨六营屯扎秦州，以防回逆分窜陕疆。即饬都兴阿、

① 讷钦，字子襄，满洲正白旗人。官至副都统。

雷正绾督饬各军迅克固原，并攻盐茶，将各村逆窟悉数扫除，疏通驿路，即可由靖远直达兰垣。届时或助剿宁、灵，或进援西宁；如河州逆势鸱张，兼可分兵驰应，并著雷正绾随时会商都兴阿等妥筹办理。陶茂林所部各营，前经雷正绾檄令，由静宁径赴兰州。即著迅解静宁之围，驰赴省垣，将省防布置妥贴，即由阿干沙泥一带东行，促解河州城围，收复狄道。仍饬该提督步步为营，稳慎进取，毋得稍有疏虞。前据都兴阿等奏称：穆图善已由定边草地渡河，会合杜嘎尔之军进攻宁夏。并著该将军懔遵前旨，与前敌各营联络声势，奋勉图功，以副委任。都兴阿、雷正绾俟克复固原后，如宁、灵一路兵力尚单，现扎庆阳防守之八营，能否调往助剿，并著届期会筹妥办。甘省督标城守六营，弁兵千余，均系回籍，中军副将赵秉鉴，左右多系回弁。张集馨请俟雷正绾到省后，将回弁回兵调往雷营随剿。有无窒碍，抑应作何弹压抚驭之处，著雷正绾、张集馨会同恩麟慎密酌办。张集馨于拜折后，驰赴平凉，著将应办一切机宜与雷正绾悉心筹画，布置妥协，仍遵前旨，迅赴兰垣，于行抵兰州后，即行驰奏。所有简阅兵勇，镇抚回众各事，宜并著张集馨会同都兴阿、雷正绾、陶茂林、恩麟等迅筹妥办。张集馨所请饬两湖等省督抚筹解半年协饷等情，本日已谕知官文等照拟筹解矣。甘肃需饷孔殷，张集馨与雷正绾商委知县张清济等分赴三水等处，劝捐济饷，如能集有成数，即有雷正绾等从速奏奖，以示鼓励。并著恩麟饬宁州、灵台、镇原、正宁四属，将曹克忠各营所需粮石妥筹供支，毋任缺乏。其隆德、静宁各属距盐、固较近，并饬随时筹济，以资军食。余均照张集馨所拟，与雷正绾、恩麟等随时酌核商办。雷正绾仍当懔遵前旨，迅拔

固原，节节北趋，与都兴阿联络夹击，迅歼丑类，克蒇全功，以慰悬望。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并传谕陶茂林、恩麟、张集馨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甘州挖沙回民片，奉旨：“另有旨。钦此。”想已照揩行知都兴阿矣。

晚间约余寿亭、秦国胜来寓，令往三水设法勒提捐款，以应急需。接吕曼叔信，言胡小帆〔蘧〕家玉，① 由四川试毕，至兴安查事。绵森②、吴廷栋至察城，先在邠州停顿，想有密查之事也。顾祖香孝廉委化，可为惋惜。吕曼叔上均丁垦荒详，及省标各兵更番垦种荒绝地亩，裁去额饷。势必不行。

初九日 阴冷，午后晴。发第二十三号家信，托吕曼叔交赵俊清寄京。纬堂派其弟雷阳春送猪肉来，言胡大贵六营已扎石家沟口，不知何日始于东山城开仗也。安国镇营，前扎十里，想仍用滚营法逼之。纬堂下令，饬平凉县申令亲带穷民，赴石家沟口各回巢运麦，乃仁政也。余、秦二人禀往三水提捐，余云□□□队，已拔前敌。其靖安营刘义所带马勇，到石沟口裹取回巢衣物，被捉十余名去。

初十日 阴冷，未申后晴，晚有月。曹荩臣来信，言刘霞仙给伊咨文，怪伊全军赴甘，欲绝其饷需军火。荩臣覆以在甘在陕同是为朝廷宣力，甘回势众，非全队不能攻剿。其赴甘也，系雷帅奏调，如要本镇回陕，尽可一面具奏，一面咨调；至于饷项，贵抚应遵旨办理，非本镇所能擅专。回文干净之至。陕省诸公，偾事有余也。余暂离其地，转觉耳根清净。日前纬堂因

---

① 胡家玉，字琢甹，号小蘧，江西新建人。道光二十一年探花。官至左都御史。

② 绵森，宗室，满洲正蓝旗人。官至刑部尚书。同治七年卒，谥端悫。

刘霞仙来咨，怪荩臣将防陇之龚参将调甘，又怪荩臣不顾陕境，谓荩臣粮饷皆由陕筹，一旦陕境需兵，竟置不顾，只可留饷，自行募兵等情。纬堂覆云："本军门泾州北原党原扎营，所以顾陕境邠、长；莲花城克复后，仍留八营，所以顾陕境汧、陇；秦州天水，令曹镇扎营，所以顾陕境凤、略，未尝不处处顾陕也。至所云甘肃征兵，陕西济饷，因曹镇赴甘，欲停陕饷。查军兴以来，各省无非协拨，江西未尝不协浙、皖，山西未尝不协江南，即上年多帅入关征回，更全赖湖北协济，岂独陕省一省为然。至于有贼处须住兵，无贼处不必住兵，莲花城既然扎兵，则陇州何须住守？设竟大股窜绕，岂龚参将三营所以抵御？不但曹镇军当顾陕境，脱有大警，即本军门亦尚应听候调遣。总之，陕省亦不可无一旅之师，以备缓急"等情。语婉而刚，自讨没趣。

刘霞仙前在胡咏之、曾涤生营当文案，自然视武员为不要紧；及由布衣而为四川藩司，骆籲门向不管事，在楚抚十年，诸事听命于左继〔季〕高宗棠，及左继〔季〕高带勇至江西，刘霞仙接左宗棠手，骆籲门又拱手听命于刘霞仙，遂奏请霞仙署蜀藩。其时骆籲门带兵来蜀，刘霞仙以候选双月知县，在其幕中也，仗居停之势，睥睨同侪。四川系富庶之邦，骆籲门天眷素优，故霞仙为所欲为。石搭〔达〕开①之获，并非其功也。来陕一无措置，带到楚兵，见贼即奔，掩他人之功，偏袒梓里。所带三十营，只总兵萧庆高一军尚能接仗，其知县黄鼎二营勉强支持，李主簿六营不敢出队，其最不堪者，提督彭基品见贼狂

① 石达开，太平天国重要将领之一，广西贵县客家人。封为翼王。同治二年四月，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失败，被杀。

奔，叠保不已。盩厔之役，荩臣战功甚大，而竟未入奏，何以用人？及荩臣统兵出省，刁难不肯与饷，林颖叔、刘冰如又加侮辱，大为龃龉而散。今因闻有警信，又要荩臣回陕，安能得其死力耶！林颖叔为御史时，以攻讦为能，升擢甚速，外间事体一味任性，而又极偏私；口言清正，而要人应酬，设为疆吏，非其福也。刘冰如视人言殊，心地鬼魆。林颖叔初到陕西，尚不至于悖谬，近期多为冰如浸淫，日趋于下。二更后，微雪寸许。

十一日　阴冷。纬堂来信，言师次石沟口，而张华儿地方逆巢窜徙一空，遗有牲畜麦石，明日即进兵东山城也；并云曹荩臣已由天水拔营至盐关。贼众兵单，深以为虑，余两信止之，属其慎重。曹荩臣昨日给予信，尚未接到。但云巩昌告警，求拨三营。兵单不敷分布，何以进剿盐关耶？

新疆官犯赎罪一条，部议准外间收捐，半年来无人问津，皆由数目较巨。官犯中，未必尽有力量，即如文职一品四万两，二品三万两，以次递减，却要加一倍，或加数倍呈缴，断断无人捐赎。中原丧乱，士大夫即有力量者，无不残毁殆尽。殷实者未必是达官，达官又未必殷实。吾意欲奏请酌减数目，或有来者。纬堂欲与余联衔，削得疏草，送纬堂文案孙心如商酌，俟纬堂回寓，是否同奏。大意请照筹饷事例减五成，呈限半年，银限一年，即行停止，不准展缓，他省不得援以为例。其中如情节轻者，捐赎后准回旗籍；情节稍重者，捐赎后由流减徒，改发军台，仍饬交台费三年，方准释回旗籍；如情节甚重，并非因公获咎者，或竟不准其捐赎，必须令交加一倍，或加数倍，仍只准减免年限，不准遽请释回，以示区别；已未到戍者，一例办理。此奏不知纬堂真肯联衔否，抑不知奏出而所议

如何？

官辅公廉访来信：据凤、宝转报，逆踪去陕已远，西防渐松。准鄂咨，逆匪已扰至黄、孝，势又蔓延，东防要紧，已调彭基品来省听令。彭乃刘霞仙同乡亲戚，惯见贼而奔者也。或微雪或薄晴，竟日不定。

十二日 阴雪。

日前派副将杨胜芳、署平凉府郑声文往庄浪县丞劝捐。郑声文禀辞时，有县丞李国柱声名狼藉，必要阻捐。初十日，郑声文来禀，言该县丞李国柱闭门不纳，令该署守等在城外捐办，并将富民禁在城内揢诈肥己，禀请委卸署县丞李世秾摘印代理，并通禀等情。当即批饬檄委李世秾代理，一面咨恩仁峰委署查参。今晚接李国柱来禀，言郑声文率带多人，黉夜至境，百姓不令开城；又云欲挨户派捐，百姓惊惶，既系劝捐，本府只该单骑一人，何得带同武职大员？应请将郑声文调回等因。查札文开明富户，并无挨户派捐之语；粘单系在行辕，并无印信，何从盖用？骑□劝捐只有文武二员，其施、傅二员系过境，并非在庄浪劝捐。该县丞即行交卸来平，听候查办。无干军令，仍咨恩仁峰参办。甘凉道杨炳锃来禀，力言因甘省无饷无兵，屡入虎口，此次因固原张保龙献出城池，盐茶耆民杨云吉言城内回民投顺，是以由靖远前来收抚，其出城也，并非思脱危城。力辩其冤，而于陕回递籍，未曾详细声叙。

查甘肃自遭回祸，自恩仁峰以下，无不以主抚为切要之图，以致贼势披猖，大烦兵力。杨炳锃屡往说抚，而一处未成，犹不悔悟，可谓大患终身不解。至陕西逆回，如孙义宝、任五等，穷凶极恶，罪干寸磔，拥众数万，杨炳锃不察真伪，禀请递

籍安业，以邻为壑，尤属纰缪，此禀姑存之。甘肃回祸与陕不同，陕西省城逆回十三坊，三千余家，壮丁皆逸出从逆，内外常虞勾结；甘肃城内无回居，只须将标兵回弁回兵千余人调从征剿，省中可无后患。陕回通省无一不叛背村庄，甘回闻尚有数属安静。现在甘、凉、肃三府回民尚未蠢动，得其法而弹压抚绥，或可剿抚并用。甘肃进兵，亦比陕西为难，陕西好将好兵，只须进战，焚巢斩逆，一往无前。征陕回，多将军饷银军火，湖北按月接济，本省又助以军粮，故肃清全陕。甘肃则进兵时，须防回窜陕疆，不分兵扼险，则难禁其奔突；分兵防陕，则进剿又觉兵单。

甘回滋事时，恩仁峰羽檄请兵，及雷、陶、曹三军并至，而粮饷军火一无筹措。熙麟在庆阳，糜费帑金数十万，而屡陷名城。所用将备皆系无赖，不知征战；所用委员多半志在渔利，希图保举，无怪乎日办而日坏也。熙麟挟资而回，自为计则得矣，后之来者，难于措手。

恩仁峰纨袴少年，毫无主见，前因令解米由黄河送京，彼系自请，以为可得保举，后闻途中不免盗贼，来署哭求不委。余时为藩司，彼乃兰州道也，畏葸无能，于此可见。今忽任其艰巨，岂有不仓黄失措，颠倒错乱者耶？二人皆有奥援，故偾事而犹安其位，若在他人，则白简一登，新疆必去矣。初十日纬堂来信，言次日进攻东山城，并云不难荡平。今已三日，未见捷音，殊劳悬系。

十三日 阴冷。受寒，小有不适。衰病之躯，不能胜其严威之气。灯后，孙心如来见，二更始回。余告之曰：“如本月盐固可克，则随大队进省，否则拨纬堂四营，马队一营，再与荩臣

商量拨抚标二营，即拟由隆德、静宁驿路进省。途中遇小股逆匪，便可顺便剿洗。"二更后，大营有信来，东山城业已收复，贼皆遁去。计进兵十日，共得石家沟口、张华儿、东山城三处逆巢，逆贼望影而奔。贼亦何尝有大伎俩，特不认真痛剿，逆便无惧心也。胡大贵前敌营盘，已扎至距固原二十里矣。孙心如曰："前见恩仁峰奏河州失守摺内称：'派马乜氏前往开导，送粮进城，及乜氏到城，而人声沸腾，势已不及'等语。以兼圻大吏，不能剿捕狂寇，乃乞灵于回妇，浼其游说，竟至形诸奏章，失体损威，莫此为甚。"余曰："若辈政绩，不过如此。既不读史鉴经世之书，又无正人君子从而指教，目不识丁，眼光如豆，奉劣幕为名师，受属员之挟制，欲不乱也得乎？"马乜氏者，乃马荣泰之妻。马荣泰曾为督中军，琦文勤在陕甘任内，驱之如犬羊。彼教以为阿浑中之圣人也。马荣泰久死，其妻乜氏，恩仁峰请进省，接见多次，并奏明乜氏为回众所信服。设朝廷明眼看出，亏损国威，必加申饬。此等奏章，我等万做不出。设竟以乜氏入告，士大夫必有捧腹而痛诋之者，在恩仁峰则无不可耳！

十四日 晴和。更鼓后纬堂著人来云，东山城打得很好，杀贼千余人，夺牲畜不少。各处俱有贼麦，请饬县派夫往运等情。当即传游击李玉安、平凉县申清鑫，守备王斑、典史赵长龄，各分四城，传集乡保，共传民夫三千名，前往石沟口、张华儿、东山城处运麦；又派委员左琛，游击董逢春多带戈什，押获转运。如敢违延，定干军法。纬堂又云："营中已四日无粮，泾州停运，请飞信周述之赶紧饬运。"即刻由八百里飞致矣。粮台委员崔藻禀称："平凉存麦四千石，因泾州赶运不及，已回明

纬帅发磨净尽。”游击李玉安云，平凉营现存兵麦七十石，可以借用。请示余，令照办，麦到即归款。

十五日 阴，微雪。派委员宓遐龄至县催夫。时将交巳，才得民夫六百人，何足济事。又传李玉安令将城防兵撤二百五十名，前往搬运；又派兵五十名，分赴四乡传人。纬堂差弁来云，遗麦极多，如平凉民人搬运不及，可传知泾州林发琛派夫挽运。余思泾州相距一百五十余里，不如先催平凉四乡民人，较为便捷。纬堂又令弁云，现令雷恒、刘效功马队往固原以南兜剿。纬堂拟回城，由瓦亭进剿。胡大贵前敌各营，已扎固原城外三十里鹦哥嘴地方，后路各营，亦逶迤而进。固原城外之逆，已有西奔者，城内之逆，尚无动静。

接京中十月廿七日所发家信，顺天府递来，登寿已到京。曹荩臣来信，为申典赡说免捐，余令量力可耳。致周显承信，令与泾州林发琛，传民夫三千人，至石沟口背麦，送暨城济军。乾州前调车马四十辆，署牧周相焯不应，上禀求免，余批令车辆减半，并加函致意；兹复来禀，仍坚请免。甘省军务万紧，滚运不及，营防处自行发价，而周相焯牢不可破，固是爱民，然畛域太分，规模狭隘。该员系余明保 以其耿直也；其人老病求退，故诸事皆老气横秋，一概不办，国家又安用此木偶为耶！署凤翔县方道南，于捐麦事亦禀复不能办。三水县郑豫泰上禀，自己分文不捐，唐姓仅捐二千两。庄浪县丞李国柱又禀请将劝捐之署平凉府郑声文、副将杨胜芳撤回停捐。郑声文又将李国柱侵冒丁粮，枉法营私各款通详，并将控词抄呈。近来州县流品混杂，甘肃吏治污下已久，如布彦泰、乐斌无赃不贪，藩司常绩亦然。今此风未泯，故正佐各属，皆无法无天。余此番

前往兰州，万分为难也。

十六日 阴，晚微雪。董逢春、左琛自安国镇回。据纬堂云，背麦人夫，不必再传，已出示令穷民自取，藉以拯饥。至营中日用之面，已饬各营就近运送。与前二日来弁所云大相反，此公可谓优柔寡断，难于共事。王致祥将会衔赎罪摺稿交来，即缮交纬堂，今日带去。孙心如来辞行，赴安国镇商量发摺。纬堂诸事生疏，性情迂缓，每发一报，斟酌至再，而迄无定见。孙心如谓之为二三其德。省友著人送食品来，远道情长。

十七日 阴冷。营员伍生辉持纬堂军报摺稿来看，请余删削。孙心如手笔也，序事冗繁无剪裁，文笔又觉平衍，然余亦不便动手，令伍生辉持回缮写可耳。戈什回，将赎罪摺带来，明日附发。余计算今年为日无几，盐固克复未知何日。差戈什至华亭县张衍福处，要驮骡三十头、驴十头，如不足数，减半亦可，又派戈什至泾州与周述之商量，要骡驴亦四十头，定期于二十三日起身，由华亭至秦州，再行换车进省。因隆、静大道多梗，又为山水冲断，不能行走，且又不及修治，若迁延至明年始到兰州，则奏报太迟，难以声叙。明知到兰迟早无关轻重，我又何能指麾诸君耶？纬堂来信，言今日移扎瓦亭，其如何情形再为详达。作致纬堂书，令其派营送我，现当攻剿，不知纬堂之意如何？

十八日 微晴。提督沈懋贵来见。已革副将张维义、成瑞、穆隆阿来见，禀辞到大营。未刻代纬堂发军务摺，并会奏赎罪摺。卞颂臣①来信，言京中人颇望都帅查办兰省事。不知都帅相去千里，军事尚不得了，安能计及他务；且此等查办，亦

① 即卞宝第，字颂臣。

非武人所能，况恩麟奥援甚固耶！催办骡头，以为二十三日起身之计。我到省围炉静养，不便干预若辈公事。孤掌难鸣，无权无势，安能办事，何苦招尤敛怨？

十九日 阴，微雾。义字中营杨营官，将百姓驴十余头在白水驿抢去，打伤百姓，被抢者来寓哭喊。余莫如何，送县具呈而已。十四日，纬堂更余时著人来说，贼粮无数，乞饬县派夫往运；旋又来云，如平凉夫不足，可调泾州民夫。十五日，董逢春回，言纬堂令伊等回来，麦粮已就近磨给兵勇，余粮散给穷民，已到之夫，令其背负。顷委员张长龄典史来销差，言贼粮散在各窑洞，搜寻少许，路遇营勇，将粮抢去，并将民夫衣服剥去，背负穷民，数日不得一饱。纬堂各营，全无纪律，主将既困于烟，并闻兼迷于色，正派将领，颇有思去者，恐纬堂造就不远矣。千金易得，一将难求，俗语不谬。

廿日 阴。早接曹荩臣信，盐关于初八日攻克，高楼堡于十一日攻克，秦州境内一律肃清，闻之大乐。此公战无不胜，威望日隆，既不贪财好色，又不吸食鸦片，且到处禁兵勇滋扰，爱惜百姓，如果终始不渝，必称名将。吾成就此人，真国家之干城也。贪食生栗、松花等件，腹中不适，一夕数起，高年人易于招病。周显承禀揭泾州吏目吴莹侵渔营粮。代觅骡驮三十头，于廿二日离平。惟纬堂回信未到，不知何故。

廿一日 雪，晚雪尤大。周述之军门来言，所设小卡二处，每日可收三百千文；元城子一处，可收三百千文。请再于宝鸡设卡，通计畅旺，每月可得三万金，足支雷营军饷三分之一。又于灵台、宁州捐麦数千石，夫马脚价万金。述之劝我天晴再行起身。纬堂回信，属走大路，派张在山、龚得胜护送。言

固原贼势披猖，调曹荩臣留四营防南路，统十二营来助剿。何小岩前云请饬曹荩臣剿阶州，余谓纬堂必不谓然。今来信以黔勇三营，仍令林远村统带，会同张华堵御阶州，是欲以南路军务，专责之林远村矣。阶州蔡、启二逆，侦知拥众五万，岂远村所能胜任耶！又云静宁、会宁一带，贼攻村堡，金县失守，西宁吃紧，省城亦吃重等情。

家人方廷由京来，带《时晴斋诗赋稿》三十部，并丝棉小袄等件。许夔梅来，不令见面。其人才技全无，而疵类甚多。十余年来屡为荐馆，皆以不能相安而散。咸丰十一年，在京寓大闹，讹索多金；到湖北去，余在江西不知也，及解职过鄂，许大来见，求托云官安置，乃始则荐一釐卡，闻警先逃；继荐一卡，侵渔浮冒，为总局核撤；又安置省局，□□矜夸，为严渭春中丞[①]所逐。硬欲与云官索借重资不遂，出言无状；仪征张铁夫说合，云官给五十金，张亦略有所赠。挟其妇至陕，知余在此，跟踪而来，余毅然不见。此人乞丐举止，必为道殣，不足矜恤。吾本生继母许太夫人家，只剩此子，若稍可扶持，余亦何必不援手耶？书曰："自作孽，不可逭"，其许子之谓乎！

廿二日 薄晴，露雪，寒气所凝结也。接常蓉舫回任信，并带贾筠堂书，谢其侄致祈委署邠阳也。费小舲荫章观察来信，欲投营自效。其人乙巳进士，拣发甘肃，余咸丰元年，为详补平庆泾道，不记得因何案发军台。其人素不端正，官声有限，余即带兵，亦未敢奏调。并云其家属都于固原城破被难，属饬寻家属。前已革参将施鹏来说，逆回破固原时，将汉人全行杀尽，尸皆以火烧化，想费公家属，亦在劫中。戈什来自大

① 严树森，字渭春，四川新繁人。举人。官至湖北巡抚。

营，言张保龙又为孙义宝在雷营递乞抚禀帖，狙诈万端，不知是何密谋？

复吕曼叔信，并将诗赋稿寄十八部托其转致同人。此等著作，无关学问文章，然词臣供职，舍此无以歌咏升平也。若不伏案十余年，亦未能工耳。名士狂篇纵论，令为应制作，先有能合体裁者，不能为而大言不惭，以为我何屑为此雕虫小技耶！乡里村师，非不令诸生恪遵公令，学为诗赋，而庞言俚语，恬不知非，欲扬圣德，尤所不解，及入翰林，动辄得咎。大约词馆佳制，先要当行，腹笥固在充盈，下笔极须捡择，每有岁科，列入高等，而用之于应制，不合体裁者多矣。是以世家子弟，胜人一筹。至于吐属名贵，锦心绣口，则又关乎各人之天分。

廿三日 冬至节，晴。接林发琛信，骡驮俱已雇定。接省信，盐道一缺，经刘霞仙奏保黄琴坞辅辰，已蒙简放。陕西候补道六人，所望者惟此一缺，今奏保外人，则宦海无涯，永不能登岸矣。方元仲来信，言其弟小□已选广东德庆州牧，子颖已升刑部郎中，一门多庆。又云江西将洪幼逆并洪逆之兄①拏获，沈幼丹中丞赏头品顶戴、一等轻车都尉世职，鲍春霆超赏子爵，江西全省肃清。皖省惟英、霍有零贼，余亦肃清，南中军务，大有起色。

周述之自大营来，言纬堂派张在山、雷声远两营，并马队送我进省。孙义宝□□呈信，前日尚由瓦亭峡后路抄官军粮道，被刘效功马队击回。该逆犬羊成性，百折不回，万无收抚之理。华亭县张衍福一骡莫办。此次入甘境，全赖周述之照

---

① 即洪秀全长子，小天王洪天贵福，与洪秀全堂兄恤王洪仁正。

应，泾州林发琛尚不甚推诿，武营相待极优。李云麟[①]以三等侍卫，作喀喇乌苏办事大臣。该员大言不惭，以知兵自诩，见贼而奔，纵勇掳掠，商州、兴安一带百姓思食其肉。余曾将李云麟避贼咨文入告，厥后林颖叔等人又写信到京，刘霞仙极力庇护，幸官中堂叠次进言，始解兵柄。

廿四日 晴，风冷。大全年逾四十，诸事无成。余在闽曾为捐知县，加同知衔，指省浙江，后经部驳，只剩得双月县丞。福建铁钱局，已奉准卄五卯，至二十六卯，部议不准。兰儿所捐郎中，驳剩主事，复在京加捐员外，用银千金。同乡张联第乃张柏亭儿子，谬认本家，从中勾串吏部书办，捏词撞骗，事败被余申饬，老羞成怒，其母其妻，大为撒泼，真乃市井无赖。张联第刑部主事，日与书皂交结，张罗官事，无钱不要，当日中副榜，颇有风声；其人作奸犯科，无所不为也。三弟由员外驳剩詹事府主簿。上年冬，在陕捐米局，加捐员外，今分户部广东司矣。大全性浮嗜利，识见卑小，若令身膺民社，断不能造福于民，转恐有害于家也。今在雷纬堂营务处，捐军粮麦一千六百石，作银五千余两，请以同知归军功班，不论双单月，遇缺尽先即选，归莲花城保案附奏，如奉覆准，此班谅不过迟，特不知此子能消受此官否？吾尽吾心焉耳矣。穆隆阿来见。甘肃拣发知府王松圃锡龄带来家信、诗赋四部，因天晚未见。许羹梅明日回省，余始终不许见面，而不给与分文。闻何小岩信托首府招呼，又是驮虎害人。二更后，周述之送实收来，即写信交左琛带省，面交赵巡捕俊溥，确觅妥便带京，寄交大全。泾州林发琛来送行，天晚，谕令明晨见。曹荩臣差官来，尚未奉帅

① 李云麟，字雨苍，汉军正白旗人。署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符也。

廿五日 晴。王松圃太守来见，江西南城进士，由工部主事捐知府，拣发来甘。察看其人，老成稳重，未知其吏治如何？铁梅来信，言莲池书院尚未定局，而关中讲席，经刘霞仙延请黄子寿太史彭年矣。黄子寿闻即刘霞仙新近奏保简放盐道黄琴坞之子也。霞仙于乡谊交情，可谓笃矣。朱石翘都转说，刘霞仙前在军营、在楚幕、在蜀藩任内，恨不将各官各席，悉安置楚人而后快，今见一斑。

楚省风气，近年极旺，自曾涤生领师后，概用楚勇，遍用楚人。各省共总督八缺，湖南已居其五：直隶刘长佑①、两江曾国藩、云贵劳崇光、闽浙左宗棠、陕甘杨载福②是也。巡抚曾国荃、刘蓉、郭松〔嵩〕焘③皆楚人也，可谓盛矣。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曾涤生胞弟兄两人，各得五等之爵，亦二百余年中所未见。天下事不可太盛，日中则昃，月盈则蚀，五行生尅，四序递迁，休旺乘除，天地阴阳，一定之理，况国家乎？况一省乎？况一家乎？一门鼎盛，何德以堪，从古至今，未有数传而不绝灭者。吾为楚人惧，吾盖为曾氏惧也！王松圃太守说，在陕闻杨厚庵统带楚军一万，发三个月饷银，来陕甘剿办回逆，可谓大举。余俟杨到后，即为引退计。

泾州林发琛谒见，言安口炭厂，当令李玉安经理其事。瓦

---

① 刘长佑，字印渠，湖南新宁人。道光二十九年拔贡。官至直隶总督。光绪十三年卒，谥武慎。

② 杨岳斌，原名载福，字厚庵，湖南善化人。官至陕甘总督。光绪十六年卒，谥勇悫。

③ 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云)仙，湖南湘阴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官至广东巡抚、兵部左侍郎。

亭扎营，贼不能东逞，惟隆德山后有窄径一条，可绕官军之后，须防之。余曰："前日孙逆来抄粮道，想即此径也。"发起马传牌，派戈什持付隆德，预备军食夫料，以利师行；并饬将六盘山大道修理整齐，传至皋兰县止。

五鼓后，雷纬堂差弁将恩仁峰咨函送阅，言省城戒严，金县于十月二十七日失守，靖远危急。省城薪水，皆取资北路，若靖远有失，则省中绝养命之源。且附近数十百里，如秤钩驿、清水驿，遍地逆氛。东南路如阿干镇、沙泥，贼势益众。城中内侮外患，处处可危。南路秦、巩一带，文报不通，不知消息。前准咨令陶军入省，士庶欢庆更生，望眼欲穿，今尚未到，应请转催陶进省，并调曹赴援，以固根本。现在已将附近各军调回，与司道筹办城防等情，十一月初一日自省专弁赍投。查雷纬堂于莲花城克复摺内，即奏派陶茂林统军进省，系十月十一日来咨。陶茂林于十月十九日有剿办通渭马营监、义冈川、铺路川咨文，十月二十二日有亲率围队提选各营，直进会宁咨文，俱系冬月十五日接到。又二十五日在会宁来咨内开，恩咨（十九、二十日来咨）① 会宁被围情形；并准函开，大队悉由巩昌径赴官堡、新营两路扼扎，相机进取，无须绕入省门，以免迟滞。

查省垣根本重地，既经护院咨开，毋庸进省，想必一切事宜布置妥贴，本军门即可先将安、会两县一带窜贼，痛加剿洗，即由巩昌一带进扎等因。此文系冬月十九日到。十一月初一日在会宁来咨，会宁西南两路，现已疏通，余贼窜出，散漫蔡家集并安定缠口内官营一带。东接隆德、庄浪，西至河、狄，蔓延

① 此处原稿为双行小字，今改单行加括号。

数百里，均系河、狄并莲花城窜逆，意在结连盐、固之贼，牵制我军，不能西顾。

查会宁、安定、金县、靖远，皆省东门户，粮运要区，河、狄已经失陷，渭源又未收复，若不先将门户扫清，诚恐一经深入，势必坐困。现饬遏扎安定要隘，使贼不能窥伺省城；一面将会宁全境肃清，即可合兵前进。此文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接到。查核恩、陶函咨，迷离惝恍。恩既云望眼欲穿，何以又阻止陶军无庸进省？既知省营兵弁不妥，何以两年来不为调出营中助剿，此时才知为内侮耶？一意主抚，希冀苟安，而贼氛愈逼愈近，以至省门戒严，耗费帑金无数。信任赵必达，始为愚弄，总被挟制。而首府豫师带兵万人，坐视狄道失守而不进救，败坏决裂，一至于此，所谓力小而任重也。

陶则贪财嗜利，克扣勇粮，所带虽名十八营，究不知尚有几营实数？且营哨各官多不得力，安坐会宁一月有余，金县失陷，省城戒严，陶茂林相距不远，而不驰救，设有疏失，将来大为费手。

去年陕西通省糜烂，瑛兰坡畏贼如虎，城外兵勇一万七千人，而任听马德昭玩寇不剿。烽火烛天，杀人如草，不得谓无咎也。熙麟在庆阳，不出屋门，终日与武弁委员沉醉酣歌，耗费饷需三十余万，失陷宁夏、平凉，略无愧耻，并不奏请议处，引病回京，扬威而去。信任刀匪冯元佐以为大将，见贼而奔，扎营在王母山下，而望贼焚烧，绝不虚张声势；信任河南勇，补以参将实缺之马天祥，奸淫抢劫，无所不为。幸冯元佐为其党陈景鹏所杀，马天祥现为周述之严束，地方稍安。熙麟性本狂悖，此次尤属荒唐，岂恃有奥援耶。恩麟在兰州又复如此。汉

人胆小无言，断不敢肆无忌惮，设竟放恣，必败无疑。函致纬堂，令催陶军进省。

郑声文来禀，言庄浪县丞地方富户寥寥，连日进城仅得专捐二千两。有朱济堂者，在静宁被押比捐，今提到案。查庄浪县丞地方劝捐，系郑声文亲呈富户名单，今又云富户寥寥，前后矛盾，郑声文亦非好官也。

廿六日 大雪。今年雪泽太多，天气非常严冷。致陶提台咨，请其将西路军情详复核奏。泾州林育泉来，未见。寒瘴逼人，致令人不能出气。

廿七日 晴。接余寿亭信，三水唐鸿序捐银二万两、张清济捐四千两、蒲姓捐七百两，大约可凑三万两，与雷营不无小补。林发琛呈阅纬堂信，令周述之于泾、平二处各储麦五千石，捐麦者无令折价，固原必有数大战，盖将为久住计也。日前张保龙为孙义宝递乞抚呈词于纬堂处，闻是日即以马贼抄袭官军粮道，又将盐、茶逆骑调来数千，以备抗拒。看此情形，抚局万不足恃。可笑恩麟一意主抚，始则倚重马化龙，茶课交纳悉赖之。乐斌亦推重甚至。乃屡次说抚，屡次叛背，闻其家藏有黄袍禁物，其造谋久矣。男回说抚不遵，又派女回乜氏往说，公然形诸奏章。恩麟、乐斌不足道，杨炳锃是科目出身，何亦愚顽如此？闻当日在先帝时召对，言滇回滋事，其曲不尽在回民，称旨得缺，以此夸耀于人，遂立意主抚，为逆愚弄，百折不回。

廿八日 晴。成瑞、穆隆阿、王锡龄并来。王太守欲予将雇定骡驮让伊数头，可谓交涉□深。拣发都司鹤龄随同行走，许之。周述之送随行三营兵饷一千五百两来。

廿九日　晴。发军务情形及起身日期摺；曹荩臣收复盐关片；兰州戒严请陶、曹二军援救片；参泾州吏目吴莹、庄浪县丞李国柱革拿、署平凉县申清鑫革职永不叙用片。顺带顺天府京信，由六百里驰递。

纬堂来信，已派张在山、雷声远两营护送。言："静宁境内时有逆骑游弋，运道犹须绕行，再西则文报不通，计荩臣一到，驿路当可畅行，现已专人往迎。日来风雪中，阅伍校艺，非为候荩臣也。兵家之道，固有时用谋而不用力者，激励士卒，坚城当一鼓而下，将来必捡孙逆之首，献于麾下，祈勿系念"等语。纬堂已到瓦亭多日，而迄未进兵，故作壮语相欺，未必非等曹荩臣也，若不候荩臣，何以调，又何以专迎耶？纬堂近来气势不及荩臣，则鸦片烟有以累之也。又云："鹤亭迟迟其行，与奉派本意相左；且省城及西路军务，乃其专责，迟则必罹重咎，已专弁持函切责。林发深论兵，每多纸上空谈。去年泾防十五六营之众，城几不守；王母宫距城一矢，焚毁而莫之救，则谋略可知；今欲弟以有限之兵，设无益之防，可谓不善为弟谋者"等语。

陶军到省，本系纬堂奏明，而仁峰尼之，有印文可凭，不虑其诘责也。泾州十五六营，乃熙麟所派冯元佐、余万明统带，将不成将，兵不成兵，无贼则滋扰，见贼即狂奔，熙三用兵，不过如此。泾州林牧，并未带兵，而各营非其总统，纬堂不责熙麟诸将，而责林发深，不亦偵乎？盖怒其干预伊军事也。拣发甘肃知州郭勒丰阿，太仆寺主事，时已严寒，犹著棉袍，其贫可知。拣发参将珠尔杭泰、旗下协领各禀见。

河州右营外委韩吉德从纬堂处来，极言恩麟压汉媚回之

非，河州城破之惨，逆匪猖獗之势，附省贼骑之多，几至不可收拾。兰州□□到处买马，老弱应门贸易。把守西门马福，与逆回通。马世勋两署河州中协，禁汉兵汉民，不用守城，城遂破，后又署理，其袒护彼族犹昔。该外委合家七十余人，皆死于难。河州城里十余万人，无一存者，房屋未留一间。当其被围日久，熏鼠煮革，析骸易子，惨无天日，真浩劫也。据云会宁一带进省，有兵不至阻滞。巩昌勇可以调用，陶鹤亭军云于初六日拔营进省。南路礼县、渭源、岷州并有贼。礼县未失，金县贼已退出，大路贼骑往来，肆无忌惮。军务大事，乃付诸一群宵小，欲不败也，其可得乎？述曹荩臣言曰："去年西安瑛抚台，今年兰州恩护督，如出一辙。"

余为大全捐同知，共用库平二千两，信知谭琛将秋季养廉七百两，寄交周述之收帐，下余赶紧措办。余生平不使昧心钱，故到处皆窘境，此次由陕省起程，沿途馈问皆不受，虽曰馈赆，而戒律究不可破也。蓝田濮斗衡、富民孙毓林、醴泉任墉、秦安刘元绩、乾州谢质公各三百金；武功刘式蒲、永寿易亨、泾州林发琛各百金，皆交原使带回。李铁梅辞馆回直隶，余赠百金；章学使应属任满回京，余虽交卸，亦赠五十金。人每谓余应酬不周到，不知无来源也。

三十日 晴。派戈什至蒿店支帐房，为明日午尖计。前夜三更，梦在仪征北门老屋大厅上，靠檐槅东西两边，各累高方桌二张，由方桌下至檐槅，东西各摆大椅六张，如当日陈设式。东西桌前各摆兰花一盆，叶密箭多，花甫放苞，香味甚浓；又西边高桌上安置一盆，叶短，花亦无多；又两墙边置一盆，寥寥数叶，偏在一边，四箭匀排，花俱烂漫。出檐槅见对厅阶前

有花四盆，盆亦不细，与厅上栽兰盆同，皆江西赣南原盆。四盆花极繁缛，两盆如紫丁香，两盆如百日红，尚未吐苞，惟盆皆侧卧阶上，摆列齐整，如夏日雨多空水之状。东栏有妇女数人，莫辨为谁；栏内尚有花盆，莫名何物。时值严冬，庭无寸草，昼无感触，安结梦因？窃思余祖辈六房，同居小市口老屋，后归并□六叔祖礼辉公。其时余祖去世已久，本生先大夫，遂以五百金典北门大街廖氏屋一所，而挈三叔晓岚公暨兼祧先大夫居住，其时余甫一岁也。本生先大夫去世，屋归赵姓，余亦从此天涯。今相隔六十三年，何所感而梦此繁华？余年垂七十，断无再能徵兰之理。兆兰一身，何以能任四兰？庭外诸花，又将何说？因思三弟、大全弟兄及兰儿，其根苗皆出此屋，或者各任一盆，或者兰儿将来生三子之兆，皆未可知。对厅阶上四盆，花皆横卧，而旁列妇女，将来后世侧生之验。丁香、百日红，花密而能耐久，其侧列者，亦庶子春华之意。栏内盆花甚多，尚未摆出，后嗣其尚绵延乎？兰为国香，品极清贵，可备侍从；丁香、百日红，非花中上品，恐涉风尘。然诸花或草或木，皆非梁栋之材，恐后嗣无任三公者，今姑记于此。

凤县郭建本，请为其侄甘肃候补县郭襄、其师赵青藜候选教谕奏恤，已批俟奏事时附片。隆德县李超群禀复："县邑西北距城三十里之大路，尚有逆匪盘踞，时至距城三四十里之沙塘铺、神林堡大路，往来窥伺；静宁迤东阎蛮子川、乔家寨、单家集等处，亦有踞贼，相距大道二三十里不等；静宁迤西青家驿、高家堡、翟家所大道梗塞，文报俱从通渭小路递送安定"等语。看来此行，总须接仗。

〔十二月〕初一日　晴和。自平凉起程，四十里至安国镇，颓垣四壁，屋无一椽。河水套环，踏冰而过，二十五里至蒿店尖。昨日预派戈什支帐房，令厨役在此预备点食。又二十五里至瓦亭宿，破屋数椽，家俱全无，四方风动，懔冽可知。

雷纬堂言西安逆回马朋龄为孙义宝乞抚。纬堂令派无家室回子三千人来营效力，即派孙义宝管带，俟其来时，分隶各营，概行诛戮，岂不比打仗省事。余曰："孙逆狙诈万端，恐未必中计也。"纬堂曰："已令马朋龄谕知，我前敌扎三木城，交汝看管，若动我一根，惟汝是问。"余曰："马朋龄系马百龄堂弟，武举人，在抚署当戈什，令防蓝田，逸去从贼，现充两省伪元帅，来乞抚者，欲窥我虚实耳。"又有蓝田回子马自番，来营乞降，谓赫明堂已将孙逆围住，如其不降，即行捆献。赫明堂与孙逆皆陕西巨寇，岂有降理？成玉峰军门有汉戈什自固城逸出，云乞抚者，缓我师也。孙逆已在靖远、盐茶乞兵来战，战之不胜，即走口耳。孙逆家属在彰义堡，固城外逆属在萧河城，如击此二处，则固逆必回顾家属，可一鼓而下也。孙逆各处借来之兵，不足万人，而后路空虚。胡大贵来见，言既乞抚，何以又伤我马队？如果阵上相见，必斩之。张在山、邓全忠、雷声远各来见。今日天气虽和，而往来送客拜跪，为寒气所逼，颇喘嗽。

初二日　住瓦亭。回拜纬堂未见，已带队往开城去。晚纬堂来云："木城已为逆回焚去三分之一，本欲开仗，马朋龄又来营，说孙义宝明日必投，不然愿斩首。因将队撤回，看明日如何？将马朋龄、海一士交营看守。曹荩臣初二日住庄浪，初三日可到静宁。大路尚未疏通，可令张在山等两营，帮同荩臣

攻打萧河，以助其力，岂不甚善！”余曰：“俟与荩臣商之。”胡大贵来云：“大帅终日中贼缓兵计，殊不成事。马朋龄若再令回去，我必不遵。今日队上，我不准军士与贼交言。”余曰：“是也。”孙心如来言：“纬堂心地多疑，待人不厚。周述之云，伊平生无至好友，待文案亦如待勇，文案中渠乡里人不少，穷窭可怜，纬堂一概不管，将士各有离心，人人思去；而纬堂以为吾保举，犹可以牢笼人，殊不知真诚可以感动，智术谁不知其伪也，其好处在能下人。”四川骆制台用禀帖，陕甘新制台杨厚庵亦欲用禀帖，争之而始用咨，足可谓谦不中礼，失朝廷之礼制。我亦早有去志，但能得替人则可矣。是日薄晴，夜大风冷甚。

初三日　晴冷。卯正二刻起程，六盘山冰雪交冱，颇难行走，至未正一刻抵隆德。县令李超群、教杂各禀见。游击李万春带兵七百名，据李超群云，不但不敢交仗，且不安顿，意欲乞纬堂调去，浼余写信。接荩臣来信，过庄浪，郑声文不开城，不供支兵食驮马，咨请查办等因。前委郑声文及副将杨胜芳往庄浪劝捐，州丞李国柱闭城不纳，经郑声文禀揭，并牵及赃款，已奏调革拿；今闻郑声文在庄浪，亦有得馆纵放诸事。甘肃吏治之坏，一至于此，恐有任其咎者。札调郑声文来静宁，欲易其人，前往访查。李超群云，羊路距城二十余里，有小逆村可洗。访之相隔六十里，须滚营，且我只多营，恐萧河城贼绕其后，危道也。余曰：“不必图功。”明日往神林堡四十里。静宁马夫来，问知距城四十五里至高家堡，又四十五里至青家驿，皆有贼营。口号“得胜”。

初四日　晴冷。四十五里至神林堡，虽屋宇破烂，尚有数

间可住者，唯门窗一概全无，未免四方风动。曹荩臣来信，郑声文、李秾夫马面斥概不接济等语。俟郑声文来，再问其如何说法。是夜口号“十全”。今日闻说隆德李超群借捐输军饷为名，苦累百姓，满饱私囊，未知确实。

初五日 晴冷。四十五里至静宁州。荩臣十二营已到，人强马壮，望而知为得胜之师。到荩臣处午饭，住州署西偏。州牧黄松年，乙未进士，短于才而又老矣。署参将伊米扬阿，履历在江南安徽出兵，未知其打仗如何？守备张永清各见。统带防兵督标游击李友伏，共带西宁、甘凉兵九百余名。典史封世镇，三原人。曹营马步各营营官总兵陈德隆等十二员各见。午间与荩臣商量，请其先清高家堡、青神驿大道，再攻萧河城，荩臣已允之。顷来寓言，已信致纬堂，乞拨邓全忠一营来静，今日已派人往探高家堡矣。雷声远、张在山、穆隆阿、秦国胜各见。荩臣之义子曹振先来见。口号“军威”。

纬堂致荩臣信言，今年不欲进兵。可见前此故张声势，皆为余住居平凉也。

初六日 晴。令穆隆阿会同静宁协副将，于防兵九百名内挑取枪兵五百名，交雷声远派员管带随剿，其余四百余员名，交李有福照前带防，咨明纬堂，俟固原克后，饬令归队。李有福现为盐固、隆宁绅商控告。十月十四日，贼薄城闉杀人放火，李有福反将防兵调居城内，绝不援救，杀死男妇一千余人。后经伊副将伊米精阿派兵数十名出城开放枪炮，贼始退去，尚剩数十人未曾杀尽。此绅士叶增庆所禀，叶由北通州奉讳回籍者。

静宁前有捐粮四十余万，州牧黄松年昏聩不职，一切委之

本籍曾犯徒罪释回之王兰香，及同乡家丁刘庆经理。捐输城防事宜，以养兵练团为词，不但捐款半入王、刘及局绅私囊，而粮石亦折耗殆尽。现在征兵到州者一万余人，口食及马料麸草毫无支应，立见滋事。因将王兰香锁拿交营，令其设法供支。刘奴逃入水洛城，署内家人书役概行躲避。黄松年偃卧内室，绝不管理。余派弁前往水洛城，将刘奴传署，不知能弋获否？甘肃营务吏治，坏废已极，非重新缔造，不能转移。杨炳锃前张印示，令汉民有屋一间者，分给陕回半间，有粮一石者，分给五斗，团练散去．再不准说剿回，违则按以军法。昨递呈人未将告示呈阅，如其粘呈，入奏时亦不能为之曲讳。杨炳锃真别有肺肠。叶增庆、王锡龄同见。叶言语才具，似尚能事，各营供支事，闻已交叶接办矣。咨提泾州竹竿五百根。雷声远、张在山、穆隆阿、秦国胜同见。新挑枪营，同人欲派秦国胜管带。往荩臣处看病，问系喉痛，皆因一路风寒，为火所逼也。牛蒡、甘桔汤治之。荩臣误服庸医熟地、肉桂温暖之品，余力止之。口号“成功”。

初七日 晴。王太守锡龄来禀：“局中每日预备军粮二万斤，麸料足支千马之用”等语。副将王致祥，在门房与家人吸烟，原不足道，王锡龄乃进士知府，与门丁共起坐，清晨即至门房，此公太不自重，将来何事不可为也。荩臣来寓言：“今日萧河城有贼马二百余，在附城十余里外杀一妇人，伊带队前往追捕，生擒三人，杀十余人，追四十余里而回，该逆亦系来探虚实。”又云：“纬堂来信，各逆村纷纷来请告示，总要投诚，所言恐不足信，须防之。”余曰：“纬堂既知缓兵之计，何必任其诈投，而懈士卒心，且难保孙逆不缓固原之师，而来抗曹军也。

固原不进攻，萧河城恐难攻剿。”绅士叶增庆等公禀，军食万分难筹，公议城中有马草麸料者，概行捐出，如有麦三石者，令捐一石，不足三石者不捐，乡间尚有数处可捐，请示办理。余令公具禀帖，再为核示。现在办粮为第一要务。纬堂令荩臣取秦安、秦州、清水之粮，以自赡其军，或就近提会宁之粮，其庄浪、隆静各粮，解入固原。此间民食已尽，无可搜括。纬堂各营，每月需面六万余斤，专恃此间，断难应付。泾州周述之来信，又以固原距泾州百余里，车辆骡头，沿途冰雪，竟不能行，雇夫二千名，昼夜背送，十余日始得来回，艰难万状。秦州、秦安等处，距此七站，中数站冰山雪窖，寸步难行，向不通车。荩臣拔营来此，跌毙牲畜甚多，勇丁亦有倒毙者。今欲由此道送粮，势必不能。余谓荩臣曰：“自古用兵，必先就食，若冒昧前攻萧河城，后路无粮接济，只好撤回，贼即不跟踪追蹑，而以粮尽退至州城，又将何处觅食？不如先将高家堡攻克，取贼粮赡军。由高家堡至清水驿、翟家所、会宁沟一路贼巢剿洗，将会宁三百万粮取来，再攻萧河城，则军可得食，进攻方有把握。”荩臣深以为然，约余同致书纬堂，否则师行无粮，不战自困矣。是夕口号“同心”。

初八日 晴冷。纬堂令提会宁粮，不思高家堡数处不克，安得至会宁耶？回拜伊米扬阿、叶增庆、李标。至荩臣处问病，荩臣服余药甚验。定于明日五更，十五营各出七成队，攻打高家堡。余派游击董逢春、都司鹤龄、戈什吕兴、蔡殿林同去，传送捷音。叶增庆来见，言军食一筹莫展。当传静宁牧黄松年严谕会办，又将王兰香传署，责四十棒，锁押办粮。穆隆阿派充翼长，谕令将王兰香带去，追缴面斤，如敢抗违贻误，军

法从事。昨早王锡龄来禀，其言不确　穆隆阿来见，言面非王兰香所管。但伊有欠款三千余吊，自限三日交清，已告知雷震之、秦国胜，俟此项交到，先尽征兵一千余名，其余制号衣旗帜。其防兵欠款，仍在王兰香名下著追。此间捐粮四十余万石，原为应付大兵，乃黄松年竟以此粮支应防兵团勇，耗费至二十余万之多，全不为大兵来州地步。其未交十余万，又不催交。防兵口食，城乡每人捐给八十文，黄松年不知作何用去？又以军粮抵充，故颗粒无存，率听刘门丁从中侵渔。今万余人枵腹嗷嗷，谕令与绅士叶增庆赶紧劝办，乃闭藏署后深室，如何便是了局！其人万难称职。口号"联捷"。

午间捉来小回杨姓，系凤翔北乡人，为逆所胁。据供高家堡逆首，系蓝正樽，大头目有杨阿洪、于阿洪等人。高家堡逆匪不多，连清水驿红营，仅千余人，有二千人往固原去，有千余人到会宁，被击回来。该逆欲在二十里铺扎营抗拒，今闻官兵多不敢。荩臣在坐曰："顷探高家堡援贼有四千人，伏于沟内，明日必要开仗，各营预备八成队，裹干粮，五更前去。"

初九日　晴。四更闻炮声，知各营已出队矣。晌午，盼望方殷，荩臣派秦国胜来送信，言马队至堡，该逆由堡外抄来，戳伤马队数人。后马队拥上，该逆狂奔，官军尽力追赶二十余里，杀毙逆匪百余人，生擒二十余名。该逆弃马攀山，分三股窜去，一系向萧河城，一系向清神驿，一系由南山落荒而走，不知何处。高家堡内房屋，已为拆毁殆尽，并无粮石，盖其蓄意遁走，故一物不留。军士追赶，于堡内外夺获骡马牛羊五百余头，器械无数。高家堡军食全无，不能扎营，只得撤队，赶办麦石，再为前进。午后至荩臣处慰劳，并为更定药方。见纬堂致

伊信，言初八日在开城接仗，踏毁逆营多座。向来逆骑甚多，此次多系步队，闻到萧河城出扰，当严防之。又闻雷营降逆马彭龄、张保泷俱正法。张保泷手下人，将胡大贵三营夜劫，未知确否？此张在山言如此。雷营军律废驰，逆回常至营中，而刘正高营为甚。纬堂烟重身弱，不愿打仗，思以抚局羁縻之，冀有逸获。余在瓦亭，纬堂屡言之，余皆不答。口号"大胜"。

初十日 晴和。委王锡龄带同绅士赴威戎镇劝兵粮。穆隆阿、秦国胜赴小河口办粮，堡有刁民文生马仲乐，把持武断，官吏莫敢究治。昨副将杨广德、穆隆阿劝粮，几有抗拒情状；今特派秦将同往，马仲乐已逃去。堡中认捐，因驮二十驮而回。黄松年来见，言高家堡民不敢到，相隔五里即闻枪炮声，闻逆回收初九日被戮之尸，并攻大寨。余曰："前日若在高家堡扎六营，百姓既可收田间积麦，而逆回亦不敢攻掠民庄。该牧军食全无，遂致收队回城就食，致误事机。每日二万余斤面，概办不出，既便办出，亦一日了一日之事，非裹带十日粮，不能拔营。"

黄松年形如死人，近复声名狼藉，善戒之在得□已。门丁刘庆扼获到案，在荩臣处供交赃款万两，当晚交一半，明日交一半。经荩臣派巡捕傅连升押至该奴住室，仅挖银五百银。复又供称曾将赃款交给黄松年三千两，又交其弟若干两。是否主仆朋比分赃，抑系该奴藉词支饰？时已四鼓，仍令巡捕带回看管。王兰香曾因诈赃，问徒二年半释回，怙恶不悛，藉黄松年声势，又朦捐监生，鱼肉乡城，百姓衔之次骨；今又侵蚀捐款，真地方之巨恶也。认交三千余串，分文不缴，已收监矣，当为宁静州除此大蠹。城中见该犯收监，欢声雷动，闻控词且纷

纷至矣。雷、张、秦、穆诸将禀见。口号"双全"。荩臣来寓夜谈。

十一日 晴冷，午刻转阴。郑声文来见，力辩其非，为开罪荩臣。因随从谗言，李国柱又从中播弄，捐项只得百余金。此公一肚皮私欲，当日求署平凉府，又认办劝捐，恐非好意。秦国胜来禀，请饬将静宁捐款共若干两，支收帐目算清，再行分别勒追，所论甚是。昨已将穆隆阿交来清单，令绅士叶增庆核算矣。家丁刘庆，狡诈非常，始则谓即夕缴五千两，侵晨缴五千两，今早又说尽晚缴二千两，乃仅交一千两。转令黄松年来见，语多支谬，当将黄松年申饬，令刘庆将所缴千两取去。此案主仆朋比为奸，实属不成事体。王兰香云，有面十四万斤。明日令派人往取，以便开差。先拨荩臣六营在高家堡，逐渐前进。武生张荣等，控王兰香及刘庆假公害民；廪生李呈材等，控王、刘二人把持公门，假威纵奸；举人张孝友，控游击李有福按兵不动，殴打举人，俱咨恩仁峰查办。到荩臣处一谈。接仁峰信，陶鹤亭已于冬月十九日到省矣。口号"安定"。荩臣馈铁青马一牵，甚健，战马也。

十二日 阴。昨晚雷声远来说，言先拔六营至高家堡，汉民收麦，以资军食；稍缓再开张在山等三营至高家堡，前去青神驿一二十里屯扎，以备进仗；再拔三营至城东，以防萧河城逆匪出窜之路。荩臣布置，极有章法，然无粮总不能裹带，何以开差？余意开差后传知各营，凡附近驿路二三十里内逆巢，顺便剿洗，不但逆匪不致袭官军之后，且驿路或不至再有阻梗。

行军冲锋，固属要紧，非将勇兵强，不敢尝试。接应队可以

鼓前敌之气，前敌知有接应，不虑败挫，接应见前敌势弱，贾勇直上，冲锋稍息，又可复战，再得数营搜杀埋伏，马队张两翼，东击西击，贼如败遁，纵马队追之。最可虑者，贼绕出官军之后，腹背受敌，将士心慌，必败之道；并力追奔，遇深林密箐，高崖深谷，切须止队，恐恃勇中伏，如其贪功，必败之道。贼在四五十里外，四五鼓蓐食往剿，至敌所而兵力已懈，足僵手硬，时久腹饥，断难取胜。滚营进逼，真良法也。进队固须齐整，收队尤要留神，贼见撤队，纵兵追之，我军退步连环，贼不敢近，总可振旅而还。回逆马队素多，人马强壮，而官军所败，纵骑远扬，官军步队追赶不上，马队亦不能及，非预为拦截无益也。贼败去而登山瞭望，我军整队，贼知不能冲突，不敢蹑追。若收队散漫，贼马势如风雨，必为所乘，亦危道也。陕、甘沟坎极多，必先看明地势，方好布阵，如遇仄境，则人自为战，贼骑亦不得逞。兵法千虑千胜，败兵则气馁，胜兵又恐气骄，武侯之所以谨慎也。

杨炳锃来禀，犹云如依该员条陈，于瓦亭扎重兵，固原派兵千人防守，则抚局已成，可谓至死不悟。开城通石沟口，当日未将石沟口攻破，则开城安能扎兵？瓦亭固属扼要，若隆宁后路无援，孤军亦难屯扎。张保泷究竟投顺是否真心？不能揣测，而杨炳锃深信不疑，且以抚局自张其功，尤为纰缪。该员意谓陕回多莠，甘回皆良。试问灵州之马化泷、平凉之纳三、莲花城之穆三、盐关之张闷拉，其余甘肃各属逆回皆有主名，岂尽系陕回乎？

陶鹤亭来信，言金县克复，东路已通。查金县贼只一过，并未盘踞，无所谓克复。静宁以西逆巢林立，何得谓东路已

通？至云杀贼十数名，在十□坡地方，系冬月十四日事，来贼马步七八千，张在德仅毙其十数名，转获其牲畜三千余，贼未受创，何以遂遁入狄河？此公军报，空中楼阁居多。

纬堂信来，言地冻天寒，难以进兵；又云年内冀拔坚城，矛盾其说。叶增庆弟兄来见，言威戎堡可捐四五百石麦粮，来请告示，已令叶增庆撰呈核发。郑声文来，不见。午后转晴。口号"平安"。穆隆阿回言，南山某堡，有已捐未交麦三百石，令速往运，以备开差。郑声文将捐款带二千两来，令其赶解雷营。

十三日 晴。挂牌令捐户呈明。自上年九月黄松年到任后，至今年腊月，共捐银钱麦粮若干？捐簿已为王兰香及刘庆藏匿，非此不得清楚。复恩仁峰、雷纬堂、陶鹤亭信。牌行会宁县，预备十二营军食、马草麸料一月。曹荩臣来说，昨探萧河城有马贼千余，探马为其所追，高家堡无贼。秦国胜来云，威戎堡可捐麦五百石。副将王致和来禀，言隆德令李超群在庄浪藉捐滋扰。此系纬堂所委，已批咨纬堂查办。口号"大定"。

十四日 阴冷。辰刻百姓来报，有贼骑七八百人，在杨家山肆扰，即萧河城之贼也。荩臣亲带马队，各营步队亦分起前去，贼见之即遁去。余意以后贼出，不必遽统队往迎，但密传各营准备，俟该逆逼进五七里间，纵马队逐之，或者可斩其一二也。萧河城距州九十里，畚锸难施，不能扎营，非春融难以进兵。午后天转晴。贼本由西南而趋西北，今复西北而至西南，从山复岫，不知是何地方。晚张在山等来云，今日逆回马步约有万余人，杀死者不下二三千人，衣械山积，可为痛快。

曹荩臣来，并将生逆带来面询。孙义宝纠约崔三等欲以大队袭纬堂之后，不料受此大创。孙逆不诛，终为祸本。口号“肃清”。荩臣晚亦来寓，告知接仗情形。

十五日 晴暖。荩臣来交保举单，余削草入奏高家堡暨昨日大胜情形。晚阴大风。闻今日有逆贼在高家堡，并附城十数里外游弋，不过欲探消息耳。此次保举，只带队数人，何小岩令将宓遐龄归此案内，并云委员四人，宓最辛苦，余不甚了然。倪之经、左琛皆赴陕省北山催粮，叶景昌赴三水劝捐，宓遐龄随辕写摺，每月摺子，轻易碰不见一二次，有何辛苦？出差委员薪水，既云坐倒站车，吃地方饭，宓遐龄现亦随我吃饭，不必自买，以云保举。雷纬堂令周述之将何、左、倪、宓、叶五人衔名开去，倪归莲花城，余归固原，将来保案，最得其平。且随辕仅三月，有何奇功异绩必须立登荐章？当日托景道台再四说项，并非一定特请，何小岩受其属托，不顾事理之当否，殊属纰缪。穆隆阿来见，言今日运得麦八十石，所剩亦不过如此，开差裹粮，殊无把握。口号“开差”。庆阳粮台，闻派杨简侯①，粮台老手也，无米为炊，不比江南之长袖善舞。

十六日 阴，午后微晴。荩臣苦口欲将何锡俨保同知衔花翎，宓遐龄补缺后以知县用蓝翎，殊非予意。到荩臣处看戏，不值一噱。令郑声文将捐款二千两交出，托荩臣派解纬堂大营，此庄浪捐款，不知郑声文带来何为？复纬堂信，并告以初九日、十四日打仗情形。今日与荩臣议进兵先后，若先通会宁驿路，恐萧河城贼势愈众，而固原更难攻克。纬堂来信，言

---

① 杨能格，字季良，号简侯，汉军正红旗人。道光十六年进士，官至江苏布政使。

弹丸小城，不足平也。今已月余，漫无成效，直大言耳。荩臣欲先攻萧河城，克后留五营住守，回军再清驿路，似更稳当。且等裹带有粮，再为定议。已函商纬堂矣，不知纬堂之意若何？口号“足食”。

十七日 阴。辰刻发攻克高家堡及杨家山大捷摺，六百里驿递。州境城乡粮食，搜括殆尽，若再不开差，以后将不能开差矣。威戎劝麦四百三十二石，可得面八万斤，已谕令穆副将、叶增庆信知威戎委员，定于十九日晚，将面八万斤解齐，二十日开差。现在共十六营，留四营令提督王德胜住防，余十二营一同拔营。八万斤面可备裹带六日，如威戎解不足数，先裹带三日，余令穆隆阿□□催解行营。早荩臣来，将纬堂信给阅，言前此欲将水落城、庄浪两处面运送此地，顷因大营断炊，不能照此办理，仍将此二处之粮解赴瓦亭。荩臣大窘。余曰：“非是就食会宁，则军士必致哗溃。决意西征，无庸计较。”

王致祥来云，隆德李超群与游击李万春，在庄浪横征严比，民不聊生，呈出民词。余谕之曰：“汝回大营，听候纬堂核示，余不遑兼顾。”此间甘凉、西宁防兵，共九百余员名，游击李有福统带。十月十四日，贼迫东关，该游击不敢出城一步，听贼焚杀。纬堂前令屯扎城外，乃占踞城里民房，肆无忌惮。余挑出枪兵三百五十名，其余六百余名，器械全无，老弱充数。今伊米扬阿与穆副将商酌，令李有福带此六百余名归伍，以省口粮。存城有兵二百余名，乡勇百余名，威戎有勇四百名，共八百余员名，统归伊协统带，此议极其妥洽。兵勇口粮，即在月捐内动支。余令伊协具禀与纬堂商办。

前因黄松年与家人刘庆、刁徒王兰香，侵吞捐输，匿帐不

呈,谕令城乡绅商居民,将所捐银粮,在伊协衙门呈报,汇齐送省,听候核算。兹据伊协呈出当行衣铺捐帐,余令汇齐申送。又城内回民已出城从逆者,所遗逆产,黄松年私行估卖,余令查明归营,以济兵饷。巳刻以后,天气转晴。口号"凯歌"。

托顺天府寄家信一件。陇西县贾元涛告警,请咨荩臣往援。荩臣甫自秦州奉调来静,会攻盐固,初九、十四日在静接仗,军务正在吃紧,未能分身前往;且此间军食已罄,非就食会宁,势将涣散。巩昌有团勇三千,来禀未曾提及。近来雇勇口食,多系民捐,而地方及带勇者,视为利薮,无事则横行街市,掳掠奸淫;有警则临阵潜逃,聚为盗贼,大吏不得人,无一事可办也。批令就现有兵力,会合严防而已。

十八日 晴冷。今年荩臣四十寿,即本月二十日,寿礼客中无从措办,回署再补。今日邀集寓所□,吾乡俗语馔寿是也。陪客系张云峰总戎、雷震之刺史。发札催通渭县军面十万斤。荩臣欲十二营齐开,俟将会宁沟疏通,再令余前去。因途中无一间破屋可蔽风雪,而余帐房数架,又为秦国胜等借去,只好如此办理,惟兀坐此间,殊形闷闷。威戎面斤不至,兵无裹带,二十日开差之说,殊未可定。口号"三捷"。

纬堂提麦差官来云,初十日开城胜仗,十一日固原贼马步三千余人东窜,过鄜县镇,现在仍聚党原。纬堂带步队四营,马队一营,限一日一夜由固原赶到泾州拦阻。前日纬堂来信,言贼窜东山城,为住营及镇原团练击回,东窜可以无虞。在平凉时,泾州林发琛属余送条陈与纬堂阅看,大致总以东窜为忧,纬堂大不为然,今果东窜矣。

甘肃粮运将竭,官军与贼,皆无从得食。陕回又刻不忘

陕，东窜本在意中，奈兼顾为难也。纬堂情性优柔，近复大为烟累，精神体质更弱，恐办贼之事专责之，未易了也。王太守锡龄禀到，今日才解三千斤面，八万斤解到，恐又将食尽矣。

十九日 晴冷。曹荩臣持纬堂信给阅，言窜贼千余人，已过白水驿，现派马步跟追，瓦亭扎营预备，如贼窜隆德，当夹击之。余与荩臣、震之商量，余信致纬堂，言泾州并无一营，贼如径趋长、邠，则陕省震动，似宜令跟追之师，随贼入陕，不准任贼停留；一面将初九、初十日获胜情形具奏，并声明窜贼已经跟追，并咨刘霞仙派兵迎头拦截。日内如有裹带，仍攻萧河城，密订师期，请纬堂急攻固原，以分其势，不知纬堂云何？余等会宁之行，只合稍缓。王锡龄来见，威戎共捐麦五百余石，可得面十万斤。雷、秦二将来云，水落城尚可有捐输之户，伊等欲前往一行。安定县送面人来，绕道五站至州，沿途时有警报，似亦不甚好走也。口号“虎帐”。

刘霞仙信致荩臣，言僧邸失利，捻逆欲于过年后由河南进潼关；发逆四十万众，由樊城窥伺陕疆。霞仙有镇西三营在商南，系鄢从九名太愚九管带，滋扰不堪；又派毅字六营，亦见贼而奔者，皆楚人也，陕其危哉！余前此欲调荩臣全军，并予自带三营，再调胡大贵三营往陕救援，一面发摺，一面拔营。今固原贼出一股向东去，而萧河城贼又刻刻欲到静、隆，匪特兵不能撤，且觉布置未周。陕中官场，最无天良，去年关中危急，幸而安全，转瞬即忘，反肆诬诋。予若带兵往援，当有急时，或不以为谬，顷刻事定，又以为意存见好矣。是夜大风。

二十日 阴冷，巳刻转晴，有风。往荩臣处祝寿而回。孙心如信致何小岩，言固原贼于初十日分两股东窜，一股由平凉

径窜泾州，已将泾州解粮车辆全毁；一股由华亭意在窜陇州，入凤、邠。初十日贼初窜时，纬堂闻东山城有分窜之信，即拟带兵跟追，乃统领六营之袁怀忠，谓贼已击回，纬堂深信不疑，至十四日平凉具报始知之。贼系马队，尾追势必不及。陕省空虚，殊为可虑。六营余万明、李高启各带三营，亦不得辞其责，不仅袁怀忠纵贼远逃，必当根究。袁怀忠本系极坏之人，回逆多金，难免其中有贿纵情弊也。监生马尚德为其甥杨瑾呈捐三千串，令再商议添增。口号"大功"。接泾州周述之信，言贼有窜陇州之意，未到泾州。亥初奉到批回，平凉十一月二十九日所发报也。

三年十二月奉上谕："张集馨奏：汇报各路军务并会商筹办情形；金县失守咨催陶茂林赴省并曹克忠攻克盐关各摺片，览奏均悉。甘肃进兵形势，须步步防其回窜，与陕省用兵可以一意向前者迥不相侔。雷正绾督兵进逼固原，仍分兵回顾邠、长、汧、陇等处，所办甚合机宜。现在雷正绾一军已扎鹦哥嘴地方，距固原不远，即著督率各营节节进扎，分派马队绕出贼前，两面夹击，迅拔坚城，尽歼丑类。曹克忠一军力解秦州之围，并攻克盐关逆巢，则莲花城等处无所用其回顾，正可腾出兵力相机进剿。应如何分兵夹击之处，著雷正绾酌度机宜，妥筹调拨。金县失守，靖远危急，东则清水、秤钩诸驿，南则阿干、沙源等镇，一片逆氛。兰州省垣防守吃紧，著陶茂林即由会宁拔营赴省，屯扎省郊，不准入城，庶策应雕剿可期灵便。其省城守御事宜，恩麟务当严密图维，不可稍涉大意。张集馨拟由隆德、静宁一带赴省，此时计早行抵兰垣，即著与恩麟妥筹防剿，仍一面具奏。所请简查省城勇数及调回弁回兵出城

劻勦之策,并著相机筹办,务令妥洽合宜。清水堡攻克后,穆图善等军已逼宁夏,并著都兴阿、穆图善等恪遵前旨,稳慎进取,攻克暨城,毋堕贼计。

川省援甘之兵,前据骆秉章奏,颜朝斌尚未回籍,江忠义未能出省,已饬鹤龄带兵一千五百名前赴都兴阿军营差遣等语。当即谕令迅催前进,本日复有寄谕,令骆秉章促令速行。此行兵勇到甘后,或令先在阶州会剿踞逆,或视何路紧要就近策应,均著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等妥筹调遣。刘蓉前带各营,多系川兵,现在蜀军追贼入甘,陕省防兵无多各因,兵额亦因缺饷未补。关中负天下形势,必须重兵固守,况发、捻西趋,骎骎犯陕,尤应急筹防御,力固疆圉。

张集馨所奏,请于省城募兵三千名,仍复总兵旧制,并查明叛绝各产认佃,无人者按兵授田收租代饷之议,尚为因时制宜,豫筹备御起见。著刘蓉酌量情形实力办理,不得畏难苟安,致防守空虚,或启贼匪窥伺之念。恩麟咨雷正绾公文,前后词笔不相符合,其间必有遗失文件,著恩麟饬属查明何处驿站遗失文报,据实参奏。

张集馨另片奏参吏目吴莹等侵冒兵食等款,情实可恶。已降旨将吴莹等分别革拿、革职,即著恩麟提案严审,从重惩办,不准稍有徇隐。

正在寄谕间,据雷正绾奏曹克忠攻克盐关情形一摺,已降旨宣示,并颁发白玉翎管等件,交曹克忠祇领,以示优奖。其余出力、阵亡人员,均照所请奖恤矣。盐关既克,曹克忠兵力已无后顾之虞,即著饬令迅率所部由秦安北赴静宁,分路夹击固原,以期必克。秦州防务,已由曹克忠留拨四营,足资镇抚。

林之望统带之兵，即饬驰赴阶州会合川、陕各军迅速合围攻剿，毋令发逆纷窜，致成漫延。当此隆冬风雪，北地苦寒，士卒冒险冲锋，艰苦情形，实深廑系。都兴阿等务当激励拊循，将士人人用命，肃清边陲，同膺樵赏。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刘蓉，并传谕陶茂林、恩麟、张集馨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同治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内阁奉上谕：“张集馨奏：特参侵冒兵食玩视军务各员，请旨惩办等语。甘肃代理灵台县泾州吏目吴莹，于该县乡民捐输军粮并不解营，藉词影射，又将营中料豆私运入署，捐粮帐据匿不交出，并将地丁捏款开销勇粮，侵吞入己。署庄浪县丞李国柱，将绅富押禁，比资募勇，于所办案件任意勒罚钱文，征收丁粮浮于市价过半，任意侵欺。署平凉县知县申清鑫，于被难地方不知抚恤，辄敢张贴印示，征收间架钱文，需索乡民米粮。甘肃地方贼氛未靖，地方官宜如何洁己奉公，实心经理；若如所奏各情，该吏目等骫法营私，贪酷并济，玩视军务，罔恤民艰，实出情理之外。吴莹、李国柱著一并革职拿问，交恩麟按照所参各款彻底根究，按律惩办，并将赃款著追充饷，毋任隐匿。申清鑫赃未入手，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以示惩儆。该部知道。钦此。”

廿一日 晴。伊米扬阿来禀：“曹营所降发逆，逃去一营，荩臣率马队自追”等语。当派戈什飞探。旋据雷震之说：“蔡华富一营全逃，其余尚有逃者，若与回逆会合，则必滋生他变。”查荩臣在盩厔收发逆二千名，分为四营，打仗极其奋勇；然狼子野心，总不该令其聚处一营，以致生心。夏间曾奉谕旨饬荩臣小心严防，刘霞仙亦不以为然。若变生肘腋，何以

奏闻？晚间荩臣回寓。始到隆德，转追庄浪，几二百里矣。沿途杀死及堕崖者数十人，驱回者二百余人，逸去者不足百人。头目陈光棍枪毙（现查明投逆回矣），[①] 谢天将坠崖，蔡华富逃去。收复盐关案内，已保游击矣，可见贼星在命，不可救药。

孙心如来信，灵台县于十八日午刻失守。回逆不窜泾州，而至灵台，是复欲窜龙山镇，而扰南路，直至陕疆矣。纬堂十六日到平凉，已成尾追之势。固原功败垂成，不能进攻。此间若拔营攻萧河城，则固原益形吃重，胡大贵等人，恐支持不住；若拔营攻青家驿，则贼必扰隆德粮路，而雷营益危，两军都为所牵制。总由于终日议抚，迁延月余，又误用袁怀忠，致有此失，谋之不臧，莫辞其咎。

省信将刘霞仙劝回反教告示寄阅，余思该逆尚不肯乞降，安肯反教？示中令其不讽经、不尖帽、不剪发，已断不遵；又令其食猪肉，更未必听命，徒搅乱耳。马尚德捐钱五千串，交雷声远年终济饷。口号“追逋”。

廿二日 晴。荩臣来言，四营降众，俱已点名，所逃而未归者，不过三四十人（现查萧河城有八十余名）。[②] 吾恐各营不无蒙蔽，亦未便深言之。张在山、雷声远来言，固原窜出之贼，两股合为一股，俱入灵台城内，纬堂已跟追至矣。灵台城在半山坡，且不甚坚，似易克复；惟东去即是亭口、白吉，恐将扰及陕疆。纬堂属荩臣招呼瓦亭，云灵台踞逆，易于收抚。扎固原而不进兵，已为马彭龄乞抚所误，致中缓兵之计，今尚未觉悟。灵台向有回民一百七十余家，或云顺回，已与汉民说明，两不相害；或曰县官代理吏目吴莹得贿纵庇，知其买马习武，而不

①、② 此处原稿为双行小字，今改单行加括号。

察案。周述之在泾州，亦云灵台回民无异心，不知此番是否从逆？雷声远说，贼入灵台，悉充作官兵进城，故人不知。叶增庆、黄松年来见，请提外县粮。当派弁赴安定、通渭各提面十万斤。穆隆阿来云，杨炳锃以抚局不差，有封口摺，请仁峰代奏，可谓至死不悟，将来必有一番狡展。口号"柳营"。大兵几及万人，住此无粮，城乡劝办，一日不足供一日糊口，允以奏奖官职，亦鲜有应者。州牧黄松年排门搜括，不过得麦面二千斤，而民怨如仇矣。前此日捐、月捐、黑捐、飞捐、亩捐各样捐法，银粮所收不少，乃藉开支勇粮防兵为由，官丁胆棍，从而侵渔，至此颗粒全无，可为痛恨。

廿三日 晴。发京信。赴曹荩臣寓，祝其太翁寿。滇翁来信，欲回杭州，如其言确，湖山之胜，亦足乐也。八月信中，言有征兰之信。余家报中，未曾提及，譬如久困场屋人，不敢问榜信也。余自咸丰元年至今十有三年，无一遂心事，倘明年得告而去，或可享林泉之福，而有含饴之乐也。又云，前此条陈用兵筹饷摺，政事堂以为句句皆中窍要，一一照行。余人微言轻，殊不足当政事堂诸公之褒奖也。

今日祀灶，绝不闻爆竹声，街市亦无年景，荒州僻县，大率如是，况兵燹之后耶！周述之来信，言贼扑泾州南关，被亲兵击退，并云灵台未曾踞守。果尔则此数千逆众，又从何处消纳？口号"送灶"。

廿四日 阴冷欲雪。荩臣来谢寿，余属其将借拨两营，令其传知扎于西郊，以归画一；又令催邓全忠一军速来；又令王克昌马队随余至兰；又令饬弁提秦安面。纬堂来信，言灵台失守，逆未占踞，战于泾州南沟，杀二百余人，夺马甚多。第不知

灵台踞逆，曾出来净尽否？须亲往搜捕之。所恨者，灵台令毫无准备。请荩臣不必到会宁，以顾隆德后路粮道，俟伊自灵台回瓦亭，荩臣再往会宁等语。前接周述之信，言以东山城极为紧要，屡禀纬堂请其严防，乃委之于袁怀忠，致贼窜出三日而不知。贼到灵台，系扮官兵，县中无从而知。纬堂不自恨，不恨袁怀忠，转恨灵台县，谬矣。余复纬堂信，言败贼窜出固原，会宁之议已寝，隆德刻刻侦探，并拟派马队一军屯扎，专顾瓦亭后路。余寿亭前留亲兵五十名，如不须用，可饬弁带来，如其得用则已。会宁赵国栋来禀，仅剩麦四十万斤，仍要分解瓦亭、清水，请咨停两处解数，为专待援军等情。此事亦势难行也。

张在山等来见，拟令正月初二日开差。余有步队五营，马队一营，似可前进，无须荩臣送我；而荩臣情意殷殷，必欲送我至会宁，具见交谊之笃。余欲随大营同进，且剿且行，秦国胜等，又必欲俟青家驿打开扎营，再请余去。云设或前队交仗，而贼见舆驮，以数十骑后抄，我等心慌，转不能勇于杀贼。余曰："临时再议。"惟高家堡相隔二三十里之界石铺、张安堡、尹家堡等数村，如不洗荡，既恐抄官军后路，且官军一过，驿路仍不通也。陶鹤亭来信，言靖远吃紧，所派各军不能取胜，皆是宁夏窜匪，又添派张在德同去等情。鹤亭军素不得力，又嗜欲太多，绝不整顿，安望有济。口号"四九"。

廿五日　晴。周述之来信，言固原窜逆，抢去车骡四十余头，驴二百余头，杀车夫四十余人。泾州存粮无几，请在安化饬刘令办麦一万石，已照办。宝鸡县卡，陕省已设厘局，请示，无庸议。张在山等来见，欲于明年元旦先将营盘挪至西

关，以应吉日。初二日开差。马队都司王克昌，泗州人，降贼也，督马队数十名，送我至省，愿留效力。营中架词写捐，应即谕禁，粘著利字，无不思染指，武官尤不捡束者多。饬安化刘令采办麦粮万石，解泾接济雷营。镇原县韩瑞东禀，以贼势刻思东窜，勇单食缺，请饬安、宁协济，已札行矣。纬堂来信，言贼已回窜固原，纬堂已回平凉，其如何进攻固原，机宜再为信知。此次固逆未到陕境，幸也。口号"朝天"。是日诸神共朝上帝，定明年一岁之责成也。

廿六日 阴，巳刻转晴。荩臣来，面定俟我军拔发，请其于高家堡屯扎六营，以为我军声援；并请酌派马队前往会宁助剿，再行回营。雷震之拿获奸细任玉，系青家驿人，来探我军多少。言于阿浑马逆俱在青家驿西二十里北坌集地方盘踞，共九营，意图抗拒；言初九日攻马家堡时，马逆之子马三益等，为官军掳去，不知死活，令该逆前来打听。并在身上搜出红纸二片，上写"回民"之字，不知作何语也。甘心从逆，令即正法。

托荩臣为二全捐员外分部行走。大全已捐，遇缺即选同知，得缺后，可奉其母并挟其妇同莅任所。二全可携其媳来京供职，其家薄田租入，可贴补在京当差，计甚善也。伊弟兄俱年已四十，毫无成立，再复优游乡里，识见行为必且日就卑鄙；今各给一官，则来往者皆系官场，目耳涵濡，似可稍为阔大，将来子孙长大结亲，亦省得在三家村中做来做去，无一发旺人家。口号"近年"。

廿七日 晴，午后有风。到荩臣处一谈。施鹏因靖远劝捐不能进城，至兰省见恩仁峰，发银二千两，又会秦州皮货银共六千两，令解雷营。据云仁峰仍是狃于抚局，派戈什回汉二

名至靖说抚。贼云："大帅、二帅俱愿抚。"旋派带勇之綦振先至靖城，为贼捆去，连随带之八勇，一并被捆。大股逆匪，当即渡河，将尖山等三处，全行烧杀。又派马乜氏、马世雄、马福三人至河州说降，三人因无章程，未去。河州逆回，派人来说："要抚则快来抚，要剿则速来剿"等语。看来甘肃之祸，不除主抚之见，未必能平也。杨炳锃来禀，犹以办抚不错为词，真至死不悟也。王兰香之子王述甲，带同乡勇到王家中住磕诈，据王殿鹏等具控，已派弁明日往擒。王兰香在静宁州世济其恶，当按法治之，以安良懦。口号"乌珠"，译汉一等也。

陶鹤亭现住省城大公馆，以亲兵千人自卫，街市滋扰不堪。兵勇于省外掳来女人，在省出卖。恩仁峰奉之如神明，不敢撄其锋。民间俱要需索，否则纵兵奸抢。穆春严夏间住陕省一月，抢劫案至四百余起之多，逼死妇女一百余人，各衙门俱有控词；由北山至宁夏，所带各勇自为队伍，三五十成群，淫抢无所不至。昨见荩臣云，穆营有将官来禀，说穆将军一路折车折夫，按站要钱，所获不赀。又多帅营有姜玉顺者，贵州人，已保提督。多帅死后，由盩厔拔营至鄠，途中抢少妇四人，事主哀乞，送银纳赎，姜玉顺择两美者带去，其二人则准其纳赎。行至华阴，又将民堡打开，大肆淫掳，亦携两妇而去。当日多帅将死时，余曾有密奏，令姜玉顺入大峪口，将蓝、启二逆迎头剿击，即由南山入鄂；萧河清在潼关防堵，即由商州入鄂；穆图善只能带马队，不能带步队，人不廉正，各营不服。旨意照准。乃穆图善谓南山无粮，姜、萧二军必须由省城驿路行走。不但一路生民荼毒，且南山蓝、启二逆遂得出山，扰及省门，蔓延盩、鄠，费帑数十万，百姓死亡无数，今又窜入阶州，

其祸未已。若当日姜、萧二军迎头剿击，何至流毒至今未泯？余前奏南山有逆二万人，奉旨饬查，刘蓉并不奏复。皆由余人微言轻，不足见信朝廷耳。大约督抚须要工于说谎，统兵须要工于玩寇，若如鄙人之认真急性，生怕将地方弄坏，真乃大不合时宜。在豫章时，有人传示乩词，谓人不知而神无不知，余亦只好自盟此心，以无负幽独而已。

廿八日 晴。铁梅来信，莲池之局已定，将北归矣。沈际清来禀，被熙三所劾，业已查明，即可开复，尚有公道也。林发琛来禀，属于隆、静办粮，以济雷营。殊不知此间早经枯竭，荩臣数营尚不能存活，安有余力及人。且余非甘肃地方官，前此为纬堂筹计粮饷，系顾大局，不免越俎，今将西征，不遑他顾。甘肃败坏，联为一气，我一客官，孤掌难鸣，真令人深浅为难，恐有不得不引退之势。想官运从此中止，不与人争国事矣。

据报隆德、沙塘堡、神林堡有逆骑数百，横塞道路，其意欲扰瓦亭耶？抑牵制我军不能往会宁耶？或恐攻打萧河城，将欲袭官之后耶？抑或阻我饷道，欲令三军饥溃耶？大约不出此数层。明日五更，荩臣派十营马步队，前往剿捕，特恐见官军声势，又将鼠窜矣。此间粮运不继，南路粮皆为纬堂截去，殊窘迫也。刘霞仙欲调荩臣回陕，咨恩仁峰，言曹军既赴甘，陕省不能管饷，请甘省筹办。仁峰言，陕省系守，甘省系剿，剿急于守也；陕省虽窘，较甘为优，甘省固要筹办，陕省亦须不分畛域；且甘省逆氛遍地，非三路进兵不可，曹军应住扎静宁适中之地。除具奏外，合咨贵抚云云。此事陕省本系谬举，以饷挟制，见等儿童，无怪恩仁峰之理直气壮。口号"三音"，译吉字。荩臣云，四川援军萧庆高、何胜必、周达武等诸提镇，已

将阶州围住，贼败入城，如能急于扑灭，则秦、陇去一大病。

除夕 阴。□□送万民衣伞，峻却之。此事本属违例，向来州县，以此自诩，并有授意差役而令乡保敛费制造者。记得罗椒生尚书曾有诗云："言利首开间架法，沽名自撰去思碑。"令人绝倒。余在此小住系筹办军粮，与民间有何功德？乃刁民以此尝试之，姑宽不究。

据探弁高占魁禀称，隆德县西三十五里沙坑堡，昨晚有逆匪四五千名，携带贼眷，今早向南去。过山即一条梁，屠家堡距神林堡亦三十五里，马步队跟踪而去，恐未必能及。过屠家堡即汧、陇大道，陕回仍窜陕也。所虑者，陕无防兵，又恐复遭蹂躏。此间北山沟口距城二十余里，有贼数千未出山来，或乘年终搅扰。雷声远来云，各营已预备，如出山逼近，即往击之。穆隆阿来云，省城粮道不通，陶与恩互推不管，请余札筹防局。此论殊谬。鹤亭在多帅部下最不中用，贪财好色，无所不为；在多营中从不令其打仗，今独当一面，宜其战无不败也。恩仁峰素不知兵，性情昏弱，岂能驾驭陶鹤亭乎？沙塘堡贼，业经拦剿净尽，曹军得马数千匹，并生擒回逆，供称孙逆欲于初二日调马贼万余人，狠扑东窜。苠臣信致纬堂预防，并属余会同纬堂具奏。军士除夕，昼夜不息，亦苦矣。口号"除夕"。

将王兰香监提棍责二百，其子王述甲并在乡诈害勇头，各责四百棍。纬堂来信，言固原逆贼窜出者，已经歼尽，逃去无几。军中乏粮，煮马料为食。现在未即进兵者，不欲以枵腹之士，当锋镝之冲。幸近日泾州及隆、静之粮，源源而至，当与尊处会同大举等语。纬堂如冬月间不中缓兵之计，何至固贼窜出？此公近亦优柔，殊少壮往之气。

阅邸抄，熙三已死。伊在庆阳两年，老师靡饷，举错乖张。闻前此告病摺，有“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云云。陕甘官民，呼为鸟总督，令□□□鸟矣。僧王、官相会奏南省捻、发两逆，共降十数万人。陈得才已伏冥诛。大有中兴气象。

同治四年(1865)年

乙丑年元旦 无风，早阴、午晴、晚复阴。晨起祀神后，□□□至张在山营出行，喜神在西南方也。绕城至东关各营，并到荩臣处拜年。陶鹤亭□□□请余赴省。又同时咨准已到靖远解围，张在德等败仗也。来弁云，省城又吃紧，盼余前去。鹤亭带二十营不能制贼，虽多何为？荩臣送纬堂信来，云自带兵攻打彰义堡，令荩臣攻萧河城，密订师期。雷震之来，云伊兄接陇州禀报，逆回将及入境，纬堂遂于除夕三更后带马步跟追，则分打两处之局又须更变。余令震之信致纬堂，如能将逆回拦截，或就地歼灭固佳；如尾追不及，竟过陇州，或东窜凤翔，或南窜宝鸡，是否亲率尽追，抑派将尾追？如其亲追，则固原统帅无人，贼如狼扑，谁去当战？贼如出窜，谁去跟追？余意不如令荩臣移师萧河城，相机进剿，兼顾固原全局。此间则令张在山等三营，防备萧河城逸出之逆扰及隆、静粮道。且此等布置情形，必须详奏，不知纬堂之意若何？荩臣派弁来，云庄浪之贼，即往陇州之贼也，不过千馀人，纬堂已于除夕夜由华亭跟踪前去。余思步队而追马贼，其势断不相及，秦中不免惊扰。若不具奏，刘霞仙亦必奏也，且必怪荩臣不留三营在陇，又要费许多唇舌。口号“元旦”。

初二日 晴。荩臣来拜年。纬堂约荩臣□□□□，并令张在山三营同去。荩臣以后路要紧，粮路更要紧，倘逆乘虚扑入静、隆，则无营抵御，是以荩臣隆德六营亦不敢撤，但带八营进剿。一切细情，已令雷震之往隆德与纬堂面议。发第一号平安京信，托荩臣摺弁带京，并赏给京宅家人。口号“吉祥”。

初三日 晴。往问荩臣病，已大愈矣。为纬堂削草军务兵食正摺、六夹片。漏下三鼓，纬堂专人将刘霞仙咨文送阅，系邠、长、汧、陇、潼关告警，调曹荩臣回援；固原窜出一股，已歼于泾州，邠、长无事，该州县所禀在前。汧、陇一股，系由会宁郭家驿窜出，已派胡大贵跟追，余万明邀截。刘霞仙汧、陇已扎兵，似可无虑。来咨请荩臣扎邠、长、汧、陇，殊不切要。潼关之信，未知确否？已代纬堂具奏请截留过境之勇，以资防剿。荩臣俟军务稍松，再回援，此地军情正急也。雷震之回来，言纬堂欲以全军交给荩臣作为大总统，先送文书过来。令将毛勇二营，换到固原，以防反侧。浼余向荩臣言之，已允应矣。纬堂欲留余帮办军务，属为削草具奏。余老矣，无志从戎，恐难遵办。口号“如意”。

初四日 晴。荩臣来寓看摺，不知刘霞仙之奏调也。馈冬笋三包，边地得此，希奇之物。王锡龄太守自威戎堡回，来见。叶增庆禀，裹带之面，已动数万，只剩万馀斤矣，催安定、通渭解济。副将洪占元到水落城提面，不能应付。纬堂处将弁人多，洪占元力不相敌。余信致纬堂，两地军食，皆极紧要，不如分城批解，以免纷争。荩臣定于初十日开差，纬堂之意，欲在月半，俟行粮充足，再议师期。两□当有韦弦之佩也。口号“大喜”。晚大风。

初五日 阴。委副将王致祥赴门扇□□□。□山有贼窥伺，荩臣带队去，而贼已远遁。余意以后贼来，如马贼三五十骑，尽可不必理他；若山坳谷口，竟有一二十骑，我军可密传各营预备，俟将近十里八里之间，再行出营剿捕，否则徒劳无益。副将穆隆阿来见，言张家山尚可劝粮，乞札前往。纬堂摺已令其弟拜发矣。纬堂属其弟禀知，已将马步全军咨交荩臣统领，听其调遣。荩臣来云，贼于四十里谷口，带二千人守卡，拟明日先带领马步队察其情形。恩仁峰派弁持信来接，信云："上年十二月十二日，鹤亭派兵救靖远大败，记名提督高保庆阵亡。鹤亭于十六日出省，并调甘草店等处各军共援之，河州失守。贼不居叛逆之名，屡请查办，姑派马福、马世勋往，万不足恃。狄道贼□不动，窥伺省垣，并勾引西湟逆撒。河西现亦不甚安静。都帅令平庆道黎献，带勇护省，仅百人耳，现令在平番一带带团勇。"又云："河狄非鹤亭能了，乞转求纬堂令荩臣前去"等语。

甘肃逆氛，误于抚局。恩仁峰胆小而不知兵，内多私欲，公事复不廉正，其才何足任疆寄？朝廷重视之，以致不可收拾。日前陶鹤亭来文，言贼假扮伊营旗号，请通饬辨认。今看仁峰信，言高保庆全军覆没，号衣旗帜概为贼有。鹤亭贪财好色，克减军饷，本不善于打仗。余屡次奏闻其人、其军，在雷、曹等三将中不能得力，朝廷不甚理会。总由余人微言轻，不足以上动宸听，及到破败决裂，余亦无可如何！口号"新年"。

晚大风竟夜，时未至春，业已风狂如虎。午刻旋晴又阴，晚星见，而云忽翳之。□□雷营捐款，省中令捐户不必再交。吴占鳌赴粮台，请领五千两。前此等候半年未发，雷纬堂又令再

领，林颖叔答应即发，旋一人至刘霞仙署密言之，传谕不发，皆做成圈套也。吴占鳌来禀如此，深恨刘冰如阴险作梗。赵俊溥巡捕来禀，言罗映魁不到孝义厅，欲以规避苦缺劾参。查罗映魁长武劝麦，未曾交清，纬堂留其催交清楚，再行回省。又会委至岐山劝捐，非伊不肯赴任也。且吏部新章，不奉部复，不准到任，近虽不甚遵行，然稍迟前往，亦无大过，不过欲与雷纬堂及余为难耳。

陕省抚、藩、粮道三公，局量太狭，畛域太分，令带兵无从□□。曹荩臣为省中诸公深恶，现又奏调回援。荩臣将回咨送阅，言急欲回陕，实因一举足，而回逆东窜，与陕大不利，与瓦亭□□□□稳便，且陕省望经本镇廓清，似非容易。上年夏间用兵数月，虽军士未得奖励，尚不苦饥，此间枵腹嗷嗷，比之更愿回省，况老亲在陕居住耶？至潼关有警，而令我扎汧、陇，亦鞭长莫及等语。事急求人，容有济乎？气疼又复蠢动，奈何！

初六日 阴冷，大风。候雷纬堂不至。临洮土司赵坛来见。该土司与狄道举人即选知县张椿龄管带靖逆勇，在狄道失利，靖勇无人管带，至巩昌而赵守不收，意欲求荩臣派统领也。又云巩昌所带忠义勇，系胡荣管带，以奸抢为生，靖勇亦不愿归并其中。余思自军兴以来，人多以带勇为利薮，无怪乎军务之日趋于下也。此股靖勇，究竟能用与否？尚未可知。口号“五福”。

初七日 薄晴，冷。静宁名宦祝祥，号鹤臞，江西浮梁人。由明成化举人，历御史，谪知州，尝自题像赞云：“如许头颅，这般面貌。读圣贤书，未知阃奥。推刑必体人情，行事务合

天道。居忠台则激浊扬清，任州牧则锄奸抑暴。所轻者禄位，所重者名教。疾恶如仇，见善则好。斥奸邪不避权贵，尚名节耻干势要。己有过闻之则喜，人有过闻之必告。父兄谓余太直，师友谓余太傲。守廉畏法，不矫激以沽名；直逞事人，不循俗以变操。与人交，则和而不流；人有触，则犯而不校。不吐刚以茹柔，颜乞播而媚灶。叨禄二十八年，未有分毫补报。平生性酷耽诗，到老不通一窍。只好林泉下披蓑顶笠，与鹿豕同游；却来仕途中奔走逢迎，与儿童哄闹。噫！描下这个形容，留与旁人骂笑。道其人为谁？乃陇干城之旧吏，息□□之主人，而鹤臞之别号。”偶览州志，爱其语朴直，特录之，以景仰其人。陇干城在静宁州，宋曹玮所筑。

甘省自遭回祸，以抚为主，撤团媚回，恣其惨酷。始则回官说抚，继则回归说降，而俱不遵依。鹤亭在凤翔，得回资不少，故亦主抚。纬堂却无利心，深知抚之不足恃，妄招孙逆来降，□□以擒斩，逆知其意，藉此缓兵。惟荩臣则主剿耳。周述之差人来送火药等件，言安化可办麦万馀石。口号“人日”。纬堂又不至。

初八日 晴。纬堂未至。土司赵坛禀请营员管带靖勇。与荩臣商量，未便管理，已批示咨恩核办。各营麦斤支绌，札西和、安、会、徽县各限三日，解面十万斤。并将西和县摘顶，因荩臣曾有麦七百石，交伊磨运，又复札提，该县竟置不理，咨明仁峰矣。纬堂来信，已驰回开城，料理进攻，俟安置妥贴，再到静宁。余已尼之，不必前来。荩臣到萧河城后，即至开城，有话尽可面禀；若与余言，不妨书信往来，大将不可离营也。口号“八谷”。

初九日 晴。是日丑刻立春。雷营副将李高起来见，荩臣处蔡华富所剩降卒三百馀人，交伊带回雷营。王致祥自门扇岔回，捐面四万六千斤，以四万斤解沙塘堡王德胜四营，以六千斤解城，其所捐马料马草，一并解城；并云施鹏在雷帅处搬弄是非，情殊可恶。军中喜造蜚语，最为恶习，已与纬堂、荩臣约，以后如戈什人等来说是非，切不可听。荩臣明日将八营移扎于东西两关，距城数里，安置妥当，由隆德带王德胜营四成队伍并马队，前往开城打一仗回来，再攻萧河城。纬堂查已将马步各营交荩臣统领，尚须见面说明，方好整顿。穆隆阿于城西北小张河捐麦二百石，令其多雇民夫往运，如途中有贼，即派枪兵□□名同去，务须即日运到。叶增庆来见，言水落城、朱家店南路，雷营截面甚利害，以致此间供支短绌。百姓情愿送面进城，不愿至瓦亭，且途中经过营盘，即拦截而去。道中背面夫，被回杀甚多。余曰：“雷帅营多，不能禁其不觅军食。我等竭力自筹，无畏难苟安，转致贻误。况我已檄西和、徽县、通渭、安定、会宁、秦州、秦安七属赶紧接济。”荩臣晚饭后来寓一谈，二鼓方回。口号“新春”。

初十日 晴。信致纬堂，言萧河城攻克后，必须通会宁粮道，否则绝粮哗溃，祸且不测。午后，萧河城汉民陈永南、柳必达、金诚中三人，由荩臣处问过送来。据供：“萧河城内回目苏监生名上达，令三人前来告知投诚，如果官兵进剿，城内汉民由后杀，官兵向前杀，城内皆系甘回，并无陕回，陕回将附近民村概行占踞，俱已捆载行李，意图纷窜”等情。余令该民传知苏监生来见，决不杀他。供云：“十三日引苏监生绕道来城。”该监生有马队千馀人，不令陕回入城，并且保护汉民。

陕回散在各村者，亦不过数千人，上年即与张保泷□□杨臬台[1]□投过。余思如果真投，须将城内枪炮、军械、马匹概行呈交，否则惟有剿耳。林远村将升臬司，谢摺装好，履历带来，已派弁吕兴俟缮成赍京呈递。其请不要西和之面，势不能行。口号“鸿喜”。伊□□□来云，雷帅告知带口信，十六日打彰义堡。

十一日 晴。往东关曹荩臣营中一行。据云，明日移营，十三日进仗。如果该城真投，虽队上亦可投；如不缴马匹等件，惟有剿耳。与余所见相同。午间，有萧河城逃出汉民名冯金子，据供：“伊母妹俱被回逆掳入城中。伊为回民喂马，听说官兵已到，怕汉民出投，欲杀汉民，伊害怕缒城逃出。城中有马队七八百人，步队数百人，并胁令汉民抗拒。苏监生本是反的，现在闻要投诚。萧河城两面高山，两面空著，城有一边倒塌，可以走人，城前有两道河，水不深，深处尺馀”等语。与昨日陈永南等所供词不甚符合。陈供苏监生不反，今冯金子则云苏监生本反，且与马回相好。马回住某处，时与苏监生往来。马回系陕回也，若辈犬羊，最护同类，不知顺逆。苏监生既系良回，与张保泷何以各有马队千馀，其意安在？看来投诚之说，又是故智，欲以愚弄官兵。

监生傅均来，言清水杨贡生欲报效军饷，因前此所捐皆未上达，并无奖叙，此时欲捐在明处；又秦安、徽县两处，亦有愿捐者。余曰：“汝只监生，不足当此重任；如汝言确，当另委一大官同去。”捐输弊病百出，非无欲心者，未有不思染指者也。伏羌解纬堂营面截留万斤以供支放，信知纬堂有面到再为归

① 杨臬台即杨炳锃。

款。发平安第二号家信，又银二十两，买黄白奏摺。口号“迎祥”。

十二日　晴。纬堂来信，以荩臣进剿萧河城，兵力单薄，连日探知彰义堡、固原城贼皆无多，西路军势吃重，意欲亲统亲兵各营同攻萧河城；又令邓全忠三营赴此助剿；又派胡大贵三营屯扎隆德等情。余复书云：“荩臣十一营进剿，余又添派张在山一营同去，附城有雷、秦二营，亦足以虚张声势。若得邓全忠来静同防马家堡两路，似可无虞。”相应仍照前议，纬堂带兵攻彰义堡，以分贼势，不令来援萧河城。其开城所扎各营，十六日亦可出队，不要轻进，相机剿捕，因纬堂已至彰义堡，无人统领全军也。余见如此，惟恐所议不周，因出城至荩臣营与之商量。途遇荩臣进城，到余寓公商。荩臣以余所见为是。又请纬堂转饬严防东山城。又饬邓全忠三营扎沙塘，听候调遣。如曹军进迫萧河城，而西路马家堡大股来援，再调胡、邓六营；若隆德系瓦亭后路，沙塘堡系贼匪东窜要隘也。回信仍交原弁赍回，请纬堂放心，不必前来。

黄松年禀见，以防兵口食无出，请示办理。余曰：“子何言之谬也？余乃过客，不能代谋地方官事。至捐输原无不可行，若似前此之日捐、月捐、飞捐、黑捐等名色，则断不可行。”郑声文禀辞回平凉，已知恩仁峰劾参矣。叶增庆弟兄禀见，言去威戎二十馀里，尚有捐来□□，请仍委王守与伊弟往劝，许之。柳炯①禀见，前四川江安县，由癸亥〔丑〕庶常改官者，捐输议叙知府，前委办军粮。据称水落城、朱家店麦，俱为雷营游击李万春、县丞汪恩湛封号，无从另行筹办，请商于雷帅，两

① 柳炯，字照岩，号鉴堂、瀛山，甘肃静宁人。咸丰三年进士。

处合办，分成济军。雷震之来见，言奉曹军门令，张在山、雷震之两营扎东关之西，秦国胜一营扎西关内。余令于十六日三营晾队，以为荩臣后路声援。口号“军门”。夜月甚皎，二更后大风竟夜。

十三日 阴，风，午后风止，微有日光。安定、通渭共解面一万一千斤，札提伏羌面十万斤，限五日解到。穆隆阿、叶增庆禀见，请功牌四张。萧河城逆回苏上达，约定今日来见，竟不果来，其诈可知；口号“上灯”。委员倪之经回州，言各处捐粮皆应命，多少有点。凤翔竟不能办，陇州求缓至今年正月。各地方绅耆，俱以余不令窜回再返陕省，尚属急公。州县亦非不欲办，因有见于罗映魁前奉纬堂与余往岐山劝捐欲参，故畏首畏尾。陕省畛域之见太分，甘肃地瘠民贫，益难措手，军务何以荡平？粮道刘齐衔，天资刻薄，□□□□文武各员，无不唾骂。

十四日 晴。辰刻接高家堡奏捷。正月初一日内阁奉批回：“另有旨。钦此。”同日奉上谕：“张集馨奏官军攻破积年逆巢大获全胜一摺。甘肃静宁州高家堡地方，久为逆回盘踞，经张集馨与曹克忠合兵进剿，该逆负隅抗拒，官军奋勇登陴，立将高家堡攻克，乘胜追击，擒斩甚多，夺获牲畜、器械多件。西路十字堡等处，另股贼匪马步共万馀人，复经曹克忠分路进攻，贼众奔溃，官军尽力穷追，歼毙殆尽，生擒三百馀人，夺获器械、牛马以万计，剿办尚为得手。所有尤为出力之副将魏得春，著免补副将，交军机处记名以总兵用；参将傅先宗、雷长庚、陈尚友均著免补参将，以副将尽先补用，陈尚友并赏给克勇巴图鲁名号；游击董逢春，著免补游击，以参将尽先补用，

并赏加副将衔；知县雷声远，著免选知县，以同知直隶州知州用，并赏换花翎；何锡俨著赏加□□□，并赏戴花翎；县丞宓遐龄，著俟补缺后以知县用，并赏戴蓝翎，以示鼓励。该部知道。钦此。”

同日奉寄字：“奉上谕：张集馨奏攻破积年逆巢大获全胜一摺。静宁州高家堡久为逆回盘踞，经张集馨与曹克忠会同进剿，当将高家堡攻克，败贼分窜萧河城、青家驿；另股贼匪在西路十字堡等处屯聚，复经官军进剿，歼匪甚众。办理尚为得手，已明降谕旨，将魏得春等照所请奖励矣。前谕都兴阿等将曹克忠一军应否移扎静宁适中之地，为陶茂林后路声援，妥筹调派。曹克忠现欲进攻萧河城，应如何节节进逼，力图扫荡之处，仍著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妥为调度。张集馨现拟带队进省，即著赶紧前进，与陶茂林、恩麟会筹布置，以固省防。陶茂林一军扎营甘草店一带，该提督务当严密守御，毋得稍有疏虞。

获贼供称，该逆因官军围攻固原甚紧，屡遣马百龄兄弟马彭龄赴雷营捏词诈降，□□听信。曹军已到静宁，我等家属皆在萧河城等处，若被攻击，必致受害，是以调齐马步各逆由静宁入隆德，过山即是瓦亭，使雷营腹背受敌，如不得手，即由泾、平回陕。孙义宝仍在固原与雷营抗拒，使彼不疑等语。固原逆谋甚狡，该匪如赴雷正绾军营乞降，该署提督不可堕其奸计，致误戎机。逆匪既有使雷营腹背受敌之说，雷正绾尤当加意备御，毋为所乘。

静宁各军每日需面斤万余斤，前存四十万斤，为该州别项支销，此时颗粒无存，军士数日不得一饱。雷正绾各营军粮亦

极短绌，黄松年概置不问。该州于此项面斤任意支销，实属不知缓急，有无侵挪情弊，著恩麟查明参奏。各军无从觅食，困苦异常，均有停兵待饷之虞。著恩麟设法接济，毋令缺乏，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谕令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并传谕陶茂林、恩麟、张集馨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纬堂来信，言前日见示，足见老谋深算。定于十六日攻打彰义堡，以收夹击之效。军情务祈随时示悉，此地亦随时报闻。又云，张保泷在□营，从无异心，其家属俱已被害。张保泷来禀，苏监生实系真心投诚，愿助攻固原，家属留于萧河城作质信。但此辈狙诈多端，殊难深信；但既有所闻，不敢不告等语。查苏监生前令陈永南来乞降，云官军进攻，伊带队从后杀出，余令其十三日来州，而竟不果来。今曹荩臣出队，距萧河城不远，苏监生何以不从后杀出？可见所言不实。今日逆匪马贼，见官军即逃，并不接仗；官军退，则来追，是欲诱我前进，荩臣不令跟追极是。该逆必有诡谋，引我入伏也。口号“火树”。晚无月。景履云回京，欲向我借数百金，论理当厚赆，奈张罗不出，应请宫辅公于我去冬廉内领出，赠以百金。裕子厚亦有信来，其信似伪。大风竟夜。

十五日 大风，阴雪。邓全忠统带三营来州，荩臣令扎阎家庙，为荩臣后路声援，兼顾粮道。托官臬台将冬季养廉领出，送景道百金，实无力多帮，已发信去，并复裕子厚乔梓。口号“上元”。四更风息，有月。

十六日 薄晴，甚冷。纬堂书信来，言会宁有马步贼七八千人，从镇原东绕越泾州至玉都镇，径窜汧、陇，并有直趋盩、鄠之说。凤、暨陕省防兵，并陶鹤亭八百马勇，并不拦截。党原、

泾州俱有防兵，已饬周述之相机调剿。今贼过汧、陇，所派余□□□恒已成尾追不及之势。刘霞仙来咨，言荩臣逃勇勾逆窜陕，一面具奏，一面径调。又云，杨制台来信，言正月由湖南起身，先派蒋方伯凝学，① 带马步七八千人，约正月底可以度陇等因。连夜将此信送荩臣阅看。荩臣回信，言初次逆回东窜，毛勇尚未逃走，十二月二十七日逃走之勇，已经拦截回营等语。余看所答，不甚显亮，不如说明当日降勇仅有四营，现存三营，人数不短。其蔡华富带饷逃去一营，已经追回，除在路被兵勇截杀，及回营正法外，现存三百馀人，已经雷营带去。当日问明逃去情由，因雷营有伊乡亲相好，故愿往投，并无叛志。途中未伤一人，未劫一物，兵勇追捕，束手就缚。纵或有脱逃者，人数无几，又无大头目在内。所过之地，难免□送，逆回即勾此三二十人，无关强弱。且陕省回逆熟识，降勇不熟悉也。自以复奏为妥。荩臣又信言，今日拔营二十五里，不见贼来接仗，有数百骑引诱，必有埋伏，因登山下视，大河滩伏贼数千，意欲抄我后也。明日先剿河滩，滚营前进。口号“出队”。气疼，早睡。

十七日 晴，冷甚。纬堂书信，言陕抚来咨，以回逆系由曹营逃勇勾结扰陕，一面具奏，一面咨调荩臣回省招安。察其来文，非但欺荩臣，直欺我耳。刘霞仙因前此不令荩臣回陕，故胸有芥蒂，是不可以不奏。望告知荩臣，将当日降众原委，详细告知。当派戈什将信送曹营，至更鼓后，荩臣收队回营，戈什始回。本日竟无回复，想亦茫无主意。信中云：“今日攻取六回庄，颇有斩馘。明日直抵萧河城，城中来三人乞降，谕

① 蒋凝学，湖南湘乡人。监生。官至陕西布政使。

令呈缴马匹军械，明日不缴，即来攻城”等语。办理尚属合法，不致中缓兵之计。

自作长信，并□□□□□节略，交雷震之明日亲到平凉，面交纬堂，令与孙心如核奏。纬堂来信，言功名富贵，固不足道，即性命亦等蜉蝣。气急之词，发此不平之论。陕西抚、藩、粮道三公，欺人太甚，视武臣如刍狗，不知武臣人品，亦有不齐，文臣未必皆循良也。现当用人之际，朝廷尚优待武臣，而外吏竟如此荼毒耶？今日气疼甚剧，自晨至夕未已，颇觉困苦。口号“买灯”。

昨曼叔来书，深以候补府周文郁被劾为惜，属于无可设法之中，为爱惜人材之道等语。周文郁前在泾阳，闻其工于牟利，事隔六七年矣；捐升知府，在省候补，管理捐输局、官钱铺，并在首府发审局、交代局，俱无劣迹。今因雷纬堂欲调赴大营，林颖叔、刘冰如遂请刘霞仙以形同市侩参劾，永不叙用，并不准入营投效，未免太过。抚藩澄清吏治，总以公道。现署泾阳县胡馨桂，因兵燹之后，泾阳系富商大贾所居，疑其地必有窖藏，终日挖地掘井，绰号胡淘井，声名狼藉，百倍于周文郁者；前在泾阳任时，闻三年冬，以五百金为林太夫人寿，又时有小馈送，故控告者不得伸，安居泾阳，公然无事。

咸阳县邵玉琳，福建捐班，刘冰如署藩司时，因其私卖仓谷，欲行议参。冰如亲家龚衡龄之弟，在刘署经理一切，纳贿招摇。龚幕亦系闽人，飞函致邵玉琳，邵遂求多将军缓颊。余时在抚署，冰如亦未上详，事遂中止。邵烟瘾甚大，面色深黑。在咸阳任内，将麻客河存货物，悉行私卖入己，硬欲麻客作为捐输，而麻客不允，屡次上控，批府查禀。事体明明白白，无可

再查，府中亦置之高阁。后闻林颖叔欲行参劾；曾闻刘霞仙云，署临潼县陆庭来、咸阳县邵玉琳，皆不得力，一时无人更换云云。今陆庭来已参降，而邵玉琳竟升佛坪同知矣。上年七八月间，邵均到省，云为邵玉琳走藩署门路，欲以千金为林太夫人寿。虽据邵均云，门路一时难寻，□□□□□，而转登荐剡，不亦异乎！候补道景祥、候补府贾敦惺，俱以嗜好甚深被劾，原无屈抑。而邵玉琳面目黧黑，声名平常，乃竟升官，何足以服属员？

首县托克绅，余见其属朝邑时，于地方城防、抚恤布置，办得妥洽，遂调署首县，托补武功县，尚未到任也。到首县后，一无展布。前此白楷办运车马送大营粮饷军火，于铺面抽钱贴差，声名大损。林颖叔到陕藩任只七日，遂详撤。余时在抚署，林颖叔与刘冰如商酌数日，怕余不肯。余与属员无私交，从无徇庇，当即允撤。林颖叔遂以白水陈作福署长安县事。托陈□□，抽收铺面钱文，十倍于白楷时矣。刘霞仙谓托克绅一无可取，而林颖叔保升鄜州者，托善于结纳也。藩署差事，向归咸宁。托令于林太夫人到陕任时，供张甚备，虽马桶亦都预备，知南方妇人不登厕也；其他之体贴入微可知，宜其升官也。陈作枢，甘肃进士，公事不甚了然，午后即入醉乡，今以署商州酬之。

十八日　晴冷，有风。荩臣来信，言降勇事极明白，已寄交纬堂核奏。来咨言十六日扎单家集，十七日剿马家滩获胜，又将新店子、红城子、唐家庄、廉家庄、唐孙岔、白家湾等处逆巢一律平毁。有萧河城回民苏宗宝、宋福元、苏宝华三人来乞降，似非实意。今日扎营何家集迤北。接恩仁峰来信，已将黄

松年，李友伏奏参。平番紧急，黎彤云献带兵捕剿，未解围。黎在江西带勇屡挫，恩仁峰云有谋有勇，可笑。又云正月初旬，马贼数千，将平番南关回民勾去。荩臣馈羊十、牛四，皆得自贼中者。口号“严防”。晚阴。明日荩臣攻萧河城，未知何如？已属其调齐马步各营，尽力攻剿，不可中其缓师之计。荩臣来信，亦知其诈。当不致受其愚弄。

十九日 晴。气疼。荩臣来信，言连日滚营，士卒辛苦，休息一日，并等苏回来投，否则二十日进兵，一概剿洗。震之由瓦亭回，言降勇事已经出奏，留予商办军务摺，尚未发。纬堂欲俟蒋凝学所带勇八千人到陇州，奏请由驿路直攻河狄。伊与荩臣合而为一，所论极是。荩臣属问纬堂，萧河城克后，当攻何处？彰义堡业已无贼，若会攻固原，可令隆德六营由彰义堡进，伊由海沟口进，以扼其前。恐孙逆逸去，已函致纬堂矣。委郭拉丰阿暂代静宁州事。复恩仁峰信。口号“收复”。

二十日 阴。接吕曼叔信言，杨制台请刘霞仙预备大米五千石，以备楚军过陕之用，可谓不知情形。无论巨款无处可筹，即此五千石大米，亦无处可觅也。

接上年十二月十八日京信，南闱大雪，冻死士子及号军五十馀人。头题系“叶公问政”两章；诗题“桂树冬荣”。尚不知榜信。

参将邱国梁自曹营回，云萧河城系真投，已送面济军，并愿缴牲畜。且看荩臣信来如何。午后耿喜、鹤龄回来，持荩臣信，粗枝大叶。吾甚不放心，特开出数条，派随员倪之经带戈什连夜至荩臣处禀明：一、苏上达既是真心向化，自然准其投

诚,以示招徕。一、初十日汉民陈永南等来州,为苏回乞降,云有马队一千馀匹;十二日难民冯金子云,伊在城喂马,云有马队七八百匹,今只缴一百五十四匹,显有藏匿,将来难以入奏。一、附近一百二十余村堡,是否汉回村庄兼算在内?汉庄无庸议,回庄须造花名清册,咨送军机处核查。一、回逆与发逆不同,发逆乃四海九州之人,一经收降,递解回籍,受降者便可不管;回逆系本处百姓,如有反复,朝廷必然诘责。一、蒋太堡回庄甚富,房屋整齐,自当令其接济军食,以抒诚悃。一、苏嘉良云赫明堂亦复愿降,□□□□限四天,看其消息如何。一、赫明堂本系罪大恶极,如能阵擒孙逆以献,尚可贷其一死。纬堂□□□字寄,饬擒孙逆。一、胡大贵扎三营在隆德,纬堂意令扎庄浪,属荩臣斟酌。袁朝贵扎三营在沙塘堡,六盘山顶扎一营,不知何人统带?一、纬堂奏明,此间军务归余就近奏报,以昭迅速。一、陕回到萧河城附近,不杀汉民,系苏上达所保,何以取信于陕回?如此而陕□□□□□同降。一、萧河城若将战马军械尽缴,恐陕回来与甘回打斗,无以御之。萧河城□□□□□可尽撤。一、降勇事纬堂已于十八日奏出,已令戈什到平凉取摺我看,如不合式,俟批回来再奏。一、将来带马队赴固原会剿,此间步营须切实吩咐,无令兵勇滋扰顺回,激而生变,致令前功尽弃。一、苏上达既已投诚,必须将马匹军械呈缴净尽,以后作良民,无须此打仗之物。一、纬堂亲笔信来,已回开城,仍须拔营前进,攻打固原。一、苏上达须令来州见我,以便入奏。午后天晴。口号“受降”。

廿一日 晴。雷震之等欲俟萧河城安顿妥当,带同邓全忠等三营,进取会宁,开通粮路。胡大贵扎朱家店,以防会宁

审匪。属函商荩臣，当即专信前往。

都帅咨，奉上谕："据刘蓉奏：副将颜明亮解饷五百两，行至城固，被勇丁刘占洪将饷劫去，杀毙颜明亮"等因。原奏勇丁刘占洪，系曹克忠营卒，今已严拿解审。已知会荩臣矣。荩臣送马三十匹，内骡马二十四匹，余皆跛瘦不堪，已璧还矣。想为营中所换，无事不有弊在。

捐赎已准，奉上谕："雷正绾、张集馨另奏：军饷万分支绌请将部准新疆赎罪章程量为变通酌减银数以济要需一摺。雷正绾等营饷异常支绌，自属实在情形。前经奏准，已未到戍各官犯文武赎罪银两数目，奉行已届半年，尚无一人□□□，提督等以银数甚巨，各官犯力量未必尽宽，是以虽有赎罪之条，并无济饷之实。请照筹□□□□□□□到戍银数核减五成，定准暂缓，他省不得援以为例。其中如情节较轻者，捐赎后□□□□□；如情节稍重者，捐赎后由流减徒，改发军台，呈交三年台费，方准释回旗籍等语。著□□所请行。其有情节甚重者，仍著随时奏请办理，以示区别等因。钦此。"委王锡龄、倪之经赴□□一带劝捐。口号"进攻"。……

张集馨朋僚函札

向荣来函①

一

椒云仁弟大人阁下：

新正十六日接展环书，诸纫注饰，语长心重，有如面谈。诵悉吾弟前在高唐剿贼，坠马受伤，当经就医济垣，闻之不胜惦结。想春风和气，勿药早占，摄卫攸宜。行见东山复起，江湖廊庙，倍厪荩劳。高唐四面围攻，闻腊底连有斩获，釜鱼槛兽，即日扫穴蒇功，论赏酬庸，新恩即沛。扬州久经克复，江北小安。瀛眷现寓何方，是否尚在保定也？僧邸长围连镇，屡有捷音，闻该逆业已绝粮，解散不少。若能早得廓清，与胜帅移兵而南，会合各军，则大局尤易速定。

金陵为贼老巢，城大兵单，负嵎难下。幸岁杪将其上方桥八垒攻焚，新岁又穴城轰剿，虽未即破，足使胆落贼人。镇江迭次获胜，仍难得手。又芜贼入犯黄池，两经我兵截剿，连获大胜，内窜现可无虞。顷复咨调上海凯撤之师，分布池、宁沿江一带。若楚师克复九江东下，不难会扼上游。唯盼红单船得风上攻，则江、镇贼援尽断，大局便有把握，可期以次荡平。

① 向荣 字欣然。时以湖北提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此函疑为咸丰五年(1855年)一、二月间写。

兄筹饷筹兵连岁，心力交瘁。元年春间，因冒雨赶救桂林，两腿麻木之症举发，数月就痊；去秋足病复发，较前尤剧，百方诊治，秋杪始获痊愈。虽步履现已照常，尚不能骑马，且体气不耐风寒，时有不适。新年事机似转，而急切尚未合围，五内焦劳，唯祝天心之早日厌乱耳！小儿本在营随侍，因离家日久，于正月初六日遣令四川一行，以理家事。贱眷现寓成都省城，系当时便购一椽，仅足栖托。小孙授室，复于去岁得一曾孙，且已于元年入学，今秋可令观场。家信幸俱平安，足可告纾绮念也。唯来械称谓过当，甚非至好所宜，捧读之下，转嫌疏阔。特复。恭璧大柬，万勿再施。顺颂安祺，并贺年祉，统祈亮照不具。

愚兄向荣顿首

二

椒云大兄大人阁下：

今晨正欲走候，适纪纲来营，询悉贵体偶患腹泻，静摄为宜。既未敢来扰清神，又以不获晤谈为怅！窃思台旆日昨抵营①，精神甚好，方冀快联旧雨，获借前筹，乃阁下忽欲请假回里，闻之倍切踟蹰。伏思老伯母大人在堂，就近一回省视，此实人子至情，有非弟之所敢强留者。第念时事多艰，故乡风鹤，以阁下才能经济，远近咸推，一旦闲散家居，无人不欲罗而致幕。我辈救时为念，又岂能不为苍生一出？与其为他人借箸，何如我弟兄知己多年，聊为一臂之助哉！现在贼情以江南为重，弟自顾驽庸，时惧弗能胜任，若得阁下代为决策，必可有

① 张集馨于咸丰五年十二月初七日到向荣江南大营。

为，公义私情，两多裨益。粮台一席，既有云墀① 兄一手经理，自未便再屈长才。如阁下允为留营，弟当于营中扫榻以待。所有营务翼长，一切机宜，庶可仰叨教益，未知阁下其有意否乎？特此代面奉商，即希裁复。顺候台安，不具。

愚弟向荣顿首

许乃钊来函②

一

时晴斋主人至契：

昨奉还云，并京信各件，祗悉种种。阁下一路受寒，腰腿旧伤因之举发，请假回籍，欣帅已允为附奏，从此奉养承欢，实为人生第一乐事；矧又得之于乱离之世，令人欣羡无已。惟是需才孔亟之际，不能不为时惜耳！金陵逆援先近下蜀，镇江贼党又聚高资，两边仅隔三十里。现据拿到奸细供称，秦逆用小划船通信两次，大夥之贼尚未过来。万一合而为一，逆党粮药皆有接济，则前功尽弃，又须旷日持久矣。台从何日动身，何日可抵丹徒镇，能否停桡半日？侍当前往一倾积愫，乞先期示知为幸。吉中丞③处月摺约在月望前后成行，发交之信当即附带。昨有自长安来者，谈及俄夷因争黑龙江边界沿及吉林，而英夷五口通商今岁又届十二年酌更章程之期。内患外虞，真

---

① 彭玉雯，字云墀。

② 许乃钊，字贞恒，号信臣，别号敏果斋，时任帮办江南军务职。其兄乃普，与张集馨是儿女姻亲。第一函疑为咸丰六年(1856年)写。

③ 吉尔杭阿，时任江苏巡抚。

不堪设想耳！肃请台安，千万珍重，不尽愿言。

敏果斋肃

二月初九日

二①

时晴斋主人赐览：前阅邸抄，逖闻恩命，仰见圣主知人善任，福我东南，中外士夫，莫不同声鼓舞。偻指前旌叱驭，计将渡江而南。正在肃笺奉贺间，由杭寄到惠书，循诵再四，感慰交并。而又惜兰陵道中失之交臂，未得一摅积愫，为怅怅耳！荔乡兵燹之余，物力凋敝，圜法数更，求治亦孔亟矣。执事旬宣斯土，取素所蓄积而展布之，吏治民生必有蒸蒸日上者。伏维膏雨随车承恩，秉节广被浙土，至以为颂。侍载忝戎幄，无裨时艰。客秋赴浙筹捐，途中积受暑热，回营后旧疾屡发，精力竟难支持。年甫六十有二，而须鬓早苍，衰颓特甚。自揣受恩深重，未堪报称，惟有引疾遂初，少免咎戾。执事知爱有素，当不河汉斯言也。蠡贼内讧，岛夷外侮，蒿目四顾，愤懑填膺。白门军事久稽，见在和、张两帅②激率三军，水陆大举，如能扼吭抚背，先拔根株，时事尚有可为，第未卜天心能否厌乱耳？承视家兄健饭如恒，稍慰远念。安信、药物一一收到，费神志感。迈庵③同年后嗣有继起者否？专肃奉贺荣禧，恭请

---

① 此函疑为咸丰十年(1860年)写。

② 时任钦差大臣江宁将军和春与帮办军务江南提督张国梁。

③ 张集馨堂侄张云藻，字劢庵。与许乃钊系同年进士。

台安。不备不庄。

敏果斋顿首肃启

新正八日

林镜帆太史近状若何？为念。又及。

戴熙来函①

再，克翁② 入豫以来，连战皆捷，固始城围，望风解散。现在逆众负嵎三合尖，克翁进攻，尚无捷音。惟闻贼势虽众，大半饥民乌合，若今年雨旸时若，麦秋丰稔，则揭竿裂裳者仍可化而为民，此转移一大机括也。上下江依然相持不下。庐州昨闻危急至今无耗，想亦可以无虑矣。江右贼势似亦日减，然九江一郡合三省之兵力尚不能蹙而灭之，何攻守之势悬殊至此？

粤东夷务尚未了局，自开正距今，杳无音信，殊不可晓。英夷虽无能为，然使东摇西撼，我出彼归，学伍员挠楚故智，何以御之？

都中近日情形大有江河顺轨之势，百物涌贵，流亡踵至，窃饷攘铁，无地无之。正月中旬，市上忽废铁钱不用，此是司计者一大棘手事。乃日日说疏通，人人挟高策，却都不从源头处着眼，遂至愈疏愈窒。未几，忽又将当五铜钱废格矣。求其所以不用之故而不可得，即诘诸不用之人，亦莫能名其所以不

---

① 戴熙，字醇士、莼溪，浙江钱塘人，时官兵部侍郎。此函疑为咸丰七年(1857年)四、五月间写。

② 胜保，字克斋。时署河北镇总兵，奉调赴豫、皖一带镇压捻军。

用之故，而其故究章，章在人耳目也。平粜一局纷纷出纳，公家所耗不细，徒令奸商猾吏，式歌且舞，彼市井狡狯伎俩，可恶不必言。然谁实致之？官票易钱钞之说，未始非一法，其实早应如此办理，及今行之已觉后时；然既已行之，则直捷明快，开门见山，令人坦然不疑，庶几补救一二；乃多方支吾，欲吐复茹，必使肺肝深曲之地，大家洞见症结而后已。吾恐其始也，欲以通官票之穷；其究也，反以穷钱钞之通，何不思之正也？今天下之大患有数端，而贫与盗其后焉者也。大病不去，虽盗息财滋，其忧未艾。然今之能忧者，动曰贫尔、盗尔，姑无论其所忧之当与否也，既忧之，则速治之，急理其标，谁曰不然？然未有望闻问切一概不讲，马勃豨苓，知柏姜桂，杂然并进，而能顿起沉疴者也。承示甘饷缺额至千万以上，自是第一棘手事。现在加炉鼓铸大钱，收放一律，善哉一语破的矣。此事有治人无治法，得阁下专司其枋，旁无掣搦，当可渐次流通。然事属创始，众人所骇，唯法必而令一，乃能取信于人。朝三暮四之术，可暂而不可久也；刑驱势迫之事，可一而不可再也。流水之源，自上而下。其机括不在放而在收，收之数不多，则放之途不广；官铸之式不精，则私铸之弊不绝。夫大钱非不能行也，其不能行者，官格之也。不能行于官，而欲行于民乎？不能取信于官，而欲取信于民乎？今之论者，动曰奸商阻挠。夫使人人皆以为便，则奸商之权自绌矣，虽欲挠之，焉得而挠之？愿阁下立法之初，审时度势，斟酌尽善，明定章程，俾得永远遵守，则仁人之利，非仅一时之赖也。至捐输、抽厘二事，自是不得已之极思；惟此举弊端百出，东南各省，受害尤甚。甘、凉本非财赋之区，又非四达之道，且既不能身亲其事，必择人而任之，

所任之人或未必皆贤，而耳目之力或不能尽周，则恐所得无几，而骚扰靡穷。尚祈洞察情形，可行则行，可止则止。古人令出唯行弗唯反，唯能慎其令于未出之先，故能行其令于已出之后；不能行而力强之则失民，不能行而听其不行则亵威，二者均过也。戴熙明知局外之见，未必有当于局中，然素叨知爱，苟有所见，敢不尽言。犹记近人诗集中有赠人句云："如君岂待然明告，唯我深知子产仁。"敬为前辈诵之。闻甘、凉等郡，连年大有，此甘雨随车之应也。番族似又有蠢动，想阁下威望足以镇之，无足虑也。

戴熙又启

禧禄来函①

椒翁大人阁下：

曩诵大牍，欣审大方伯大人膺九陛之纾纶，作三山之藩屏，昌期荣应，吉座允升。笑比黄河，中外久钦清节；威同夏日，妇孺咸识高名。天教福曜，十闽量移。子骏我爇心香一瓣，久礼南丰。治谱薪传，家有千秋之鉴；帝心简在，行披一品之衣。引领薇垣，倾心藻颂。教弟浮沉闽海十有五年，忧患艰危，百凡备历。曩以城旦余生，疆埸效力，百战忘身，窃幸归连城之璧；交章入告，始邀还合浦之珠。客岁凯旋，会垣需次，渥荷大府殊知，委署督左参篆。嘉平之杪，重邀宪眷，改镇兴安。但此地自三年兵燹之后，营伍地方，百凡凋敝，寇贼奸宄，到处蔓延。昼则伏莽截劫，官道尽属畏途；夜则明火肆强，比户几

① 禧禄，时任福建兴化镇总兵。此函疑为咸丰十年(1860年)写。

难安枕。而城外各乡村强弱蚕食，大小鲸吞，以械斗为儿戏，视人命如草菅；往往微嫌肇衅，逞刃寻仇，累月经年，迄无休息。以理论之，既有不可；以情联之，又有不能。凡此刁风恶习，在在皆须用兵。乃历任地方官，率以五日京兆，狃于目前之安，鲜以锄暴安良自任。而武营中按月应支官兵俸饷，先因库储支绌，易银为票，近虽议定银票各半，而逐月挂发，仍愆其期，积前压后，大略总须一年为率。至四仓配支两营兵米，则自咸丰三年迄以现在，通盘逋欠共有二万余石之多。饷米二项既不足恃，策枵腹之兵，而责以巡防缉捕，非惟情有不愿，亦势有不能。故历任营员，非无一二留心民瘼，有志为地方回既倒之澜，多因无米之炊，动辄捉襟见肘；兼以同寅无和衷共济之雅，荐绅鲜急公好义之人，空拳自奋，孤掌难鸣，势不得不半途而废。教弟受事已来，目击时艰，力图补救，然欲兴利必先除弊，兹窃就此地全局细加体察，固有不患乎弊之难除，而患无相与除弊之人，与夫除弊之具。夫营中所与除弊之人者，守与令也；所谓除弊之具者，兵与饷也。盖有治人，斯有治法，必足食而后强兵，其势相因，自古为然。今兴化当道诸公，其能否协恭图治？教弟虽可得而知，固不可得而言。至于粮饷之逋欠亏损，则以上言之详矣。以此两月于兹，若就地方形势而论，固无一事不当更张，而实无一事堪以措手；不得已只将分内之事略一整饬纪纲，补苴罅漏，庶几苟免素餐之诮。究竟目前当务之亟，胸中未逮之志，尚自孔多，时势如此，亦徒切杞人之忧而已。侧闻大方伯大人新硎初发，深有意为此邦挽不古之风，为斯民造无疆之福。不揣交浅言深，用敢略陈梗概。倘蒙下采刍荛，使驽骀下乘，得以小尽其才而通其意，非唯区区

之幸，抑亦蚩蚩之福。至于营饷，为兵食攸关，大局所系，年来若辈困顿颠连之况，谅已闻想之熟矣。大方伯夙以先忧后乐自任，定有成竹在胸，所冀早为之所，俾获源源接济。在上有絷维之具，既不致宽猛无所于施；在下有饱腾之欢，又奚虑操防之不起色哉！特是泰山北斗，未瞻韩子之容，倒廪倾筐，遽饶丰干之舌。唐突庄严，不罪不罪！肃修丹简，恭贺鸿祺，敬颂勋安，统祈霭照。不宣。

教弟　禧禄顿首

*禧禄武人也。乃议论时事颇不隔膜，措词又复典雅，亦庸中之佼佼者。

平翰来函①

椒云方伯大人阁下：

闰三月十二日接奉钧函，并承手示，知前肃寸椷已邀崇鉴。敬谂大人屏藩介祉，鼎履凝禧，树骏望于七闽，仁專蔀屋，迓螭纶于九陛，秩晋台垣。引睇霓旌，莫名雀颂。浙省贼平，闽省早知捷报。江省军情自三月克复长兴、广德后，建平、东坝、高淳、溧阳连报失陷。旋即分股内犯，宜荆、金坛两路，直犯常郡四十里之武进界杨柳埠，情形万分危险，民心大为惊惧，迁徙十九。宜兴张渚巡检夫妇被难，民团拿获奸匪十余名，讯明即行正法。适浙抚王雪翁来常，即经宫太保②奏留

① 平翰，时任常州知府，咸丰十年闰三月底太平军进攻常州时逃跑，旋被革职。此函为咸丰十年(1860年)闰三月十三日写。

② 两江总督何桂清，加太子太保宫衔。

会同办理军务。调度一切，飞催援师，分路迎剿，始将宜、坛两路贼氛击退。不期余孽窜入句容，于闰三月初三日失守，而溧水复为贼踞，假冒官兵进城。金陵城贼屡次出扑，今句容之贼直到秣陵，欲图断我大营后路，即经张殿帅①至高桥门将句容之贼拦截，以保大营。常郡现蒙张璧田军门②统兵来此，驻扎城内，策应一切，布置防守，分派进剿。计城外扎营城工守兵共有五千余名，尚有长龙船可恃，仍须招募新勇数千名。刻下防守事宜，节节布置周妥，贼踪渐远，似可无虞。浙省现又惊〔警〕报叠来，遂昌、昌化相继失陷，杭城岌岌可危，徽、宁亦复告急，最难者饷需不继。今王雪翁以璧帅到此，即起节赴杭。闻江西、广东滔滔皆是，殊难收拾。清江之变出于意外，幸即扫平。然绣甸已成荒土，驿路虽通，善后未办，伤惨情形笔难尽罄。翰两月来，督率印委各员暨绅董，激励民团巡防盘查，倍极辛劳，屡获奸细，切有凭据者正法不下四十人，始免窥探。近城现在已设军需、筹防等局，查少翁主之。附来许中丞③、陈太守两函，已分别转递。知关垂厪，合肃禀复。恭请勋安，伏乞钧鉴。

卑府翰谨禀

闰三月十三日。

再，浙江段臬台④拿问，调委义质斋观察署理。浙省殉节大小官员不少，未奉恩恤之文。夷船必欲北驶，经薛方伯⑤

---

① 张国梁字殿臣。

② 张玉良，字璧田，时以甘州镇总兵专办浙江军务。

③ 许乃钊，咸丰三年曾任江苏巡抚。

④ 浙江按察使段光清。

⑤ 江苏布政使薛焕。

赴沪劝说，晓以忠信，始允不截南漕，不停税课而已。又禀。

邓瀛来函[1]

椒云公祖年大人阁下：

去冬欣闻福星南照，满拟握晤吴门，乃琴川地僻，比得消息，旌旆业已东行，怅结无极。迩谂德政日新，祟祺绥畅，引候桑梓，祝颂维殷。弟七载危疆，支吾憔悴，老态颓然，众疾交作，济艰无术，乞退不能，其困可知。去夏以浙饷龃龉，蒙恕帅[2]垂怜劾去，喜出望外。事已别白，无他指摘，惟以互讦，干声功议；若得开缺则幸甚，否亦当知难而止矣。前者武林劫火，殃及吴兴、江镇二十余州县，甚至金陵之功废于垂成，东南大局为之震动。祸由泾县一丸不谨，任其长驱，遂至如是。宁防将帅无可辞咎，然亦因浙当道先有停饷弃宁之议，致士卒寒心，民团解体，绝无斗志，故直夫将军[3]徒唤奈何耳！茫茫浩劫，荼毒数十万生灵，使六七年浙省保宁，为兼宁民保浙苦心，一时都付流水。弟虽置身局外，然南望敬亭，无日不伤心陨涕也。现浙幸纾祸，而常正戒严，所冀云阳北固壁垒，屹然半壁，苏、常庶得固于金汤耳。闻大营此次挫跌，甚于前番，军仗如山，悉以资寇，补制非旦夕事，进取之图，恐稍有待矣。皖、江军兴以来，弟日事枕戈，举室播迁于外，不遑顾及。去夏流转至此，适值卸肩而来，始获聚处。迩来贼氛不远，亦复人心摇

① 邓瀛，与张集馨同年进士。曾任浙江布政使，时罢官闲居。此函为咸丰十年(1860年)写。

② 胡兴仁，字恕堂，咸丰九年任浙江巡抚。

③ 荆州将军都兴阿，字直夫。

动，设须再徙，不知将何处安居？家山稍稳，恨无尺椽半亩之资；行箧琴书，屡经委之强寇，旅食亦难持久。向平之事，五男八女咄咄逼人，安得为五岳游乎？甚无足为知己慰也。阁下勋隆柱石，德与福俱，抱孙今已几位？诸世兄皆已当差应试否？闽中困敝，事亦不尽顺手，想精神仍复，满腹利器，无盘错耳？自癸年奉到行营手札，曾复一函，未知达否？嗣后道途多阻，总未得磨盾修候，郁郁奚如！兹适黄翼南世兄来晤，嘱其赴辕带呈，藉候起居。雨生身后萧条，其家侨居会垣，孑然无倚，饘鬻之资，笔砚是赖，倘能代筹为幸。燕翁闻自鄂乞疾，曾否回里，未得确耗。铁翁之次君选授仙令，闻二月过苏，计已到谒，才堪造就否？倘公暇有书见惠，由徐君翁转递，或径发常熟皆可必到，无任翘企之至。敬请勋安，维惟照察。不庄。

治年愚弟邓瀛顿首

闰三月廿九日虞山寓舍冲

王有龄来函①

一

椒云仁兄大公祖大人阁下：

载诵另笺，祗聆种切。弟自履浙任，匝月有余。善后事宜尚无就绪，而江右窜入严境之匪，此堵彼窜，现聚淳安。饶镇军②已自衢到严，会合诸军兜击，能否扑灭，全在此举。皖匪

① 此函无发函人姓名和发函时间，惟函后有张集馨批："王雪轩中丞"字样，可知为时任浙江巡抚王有龄（字雪轩）的来函。时间疑为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写。

② 饶廷选，字枚臣，时任赣南镇总兵。

自退出浙境，连陷句、溧等县，直袭大营之背，兵不顾将，全军溃退，贼跟踪而至，遂陷丹阳。数日以来，常州迄无确耗，势在难保。张璧田一军扎在无锡，又退至苏州，则无锡以上情形可想！此外仅有江良臣统带徽宁援师二千有余到苏，而贼众数万逼我肘腋，苏垣危在旦夕，浙何恃而不恐！广德、建平又有该逆回窜之信。目前浙中情形，须顾筹三面，饷需无着。闽省协饷承已解五万，感激之至！此外尚祈迅赐拨解，以应眉急，至祷至盼！浙与苏唇齿相依，浙省存兵不满五千，又无得力之将；苏省设再有疏虞，浙亦万难孤立，东南全局决裂。弟思保苏所以保浙，叠经驰函正轩制府①请迅拨精兵，派得力大将统带星驰前来；又请将保举道员张启暄所招台湾新勇二千名，又参将林文察、守备陈捷元所带驻延平府之台湾勇六百名，先令拔队到浙。承示云云，实为灼见。惟势处危迫，冀收娇勇善战之效，原非上策耳。王令祐庆，弟取其心无他肠，阁下以古朴目之，洵为允当也。再泐，并希荩察。弟又启。

*王雪轩中丞

二②

椒云仁兄大公祖大人阁下：

顷奉初三日环章，敬悉一切。徽郡逆匪，于初七日窜扰严州，璧田军门所统援师，于初九日赶到，当将乌石滩等处贼卡夺毁，现在南峰塔一带安营，亟图克复。而淫雨经旬，昼夜不止，山溪陡涨，急切未能进兵，焦灼之至。接又坪中丞③咨函，

① 庆端，字正轩，时任闽浙总督。
② 此函疑为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写。
③ 毓科，字又坪，时任江西巡抚。

催调彭道[①]等军回江助剿，理应遵办；惟探闻该逆有由兰溪、衢州窥伺广信之说，已将奉旨调赴上海之大名马镇[②]一军留守海宁，而令彭道统带平江五营、训字六营，从诸暨间道驰赴兰溪，迎头拦剿。凡训营之在杭者，全行带往，作金、衢之犄角，即以顾广、建之边防，于两省均有裨益。此时若将彭道各军调去，不特金、衢成孤立之势，即西省亦有后顾之忧，是方欲济师，而转以致寇，似属非计，不得不仍请暂留。此外，尚有淳安、遂安、开化一路可以阑入江境。杭、湖两郡拒嘉、苏、宁、广四路之贼，实苦无兵可分，现恳又坪中丞饬令广信防兵扎出浙境，以资堵遏。藩篱既固，则堂奥自安，仰藉邻光，实非得已，还祈婉达苦衷，是所幸甚！浙中自二月以来，烽烟屡警，钱粮徵解为难，商贩不通，厘税无可指望。近则逆氛愈逼，淫潦为灾，民困滋深，饷源已竭，点金乏术，忧心如焚。承示西省入不敷出情形，同深浩叹！然集丰狐之一腋，便可成裘；浚江汉之支流，已堪救旱。若于每月分解各路五十余万饷需之内，抽提十分之一，在各营不过每千两少得百金，似不致遽形竭蹶，而浙省按月匀得五万余金之饷，受赐良多。挹彼注兹，全资鼎力，无任恳祷之至！专此驰布，敬请勋安。附完谦版。不一。

治愚弟王有龄顿首

再启者：自嘉兴兵溃，贼分窜长安、塘栖两镇。长安之贼分扑海宁，经彭道、刘副将芳贵击退；塘栖之贼亦为民团所却，逆氛渐远，省城幸获解严，当派各军追剿。惟昨据湖防局禀称：伪忠逆率贼船七八百号窜入南浔镇以内，距郡不远，湖城

① 彭玉麟，字雪琴。时以潮嘉道统长江水师。
② 马德昭。

两次被围，均经痛剿击退。逆贼蓄意攻湖已久，此次尤为凶猛，省中虽已调发援师，未知能否得力？乍浦亦吃紧之至。门户尽失，防剿两难，饷需尤日窘一日。前饶枚臣军门见示赴江领饷，委员来禀，据称江右局中以饶军门已为浙省之官，所领援浙各军盐粮，应归浙省支放等因，阅之不胜忧灼。浙中饷源尽竭，筹无可筹，即本省存城各防兵勇，无论如何设法搜罗，万难敷衍，尚须仰仗贵省协拨，以济涸辙。今欲并支给援军，悬釜待炊，必至误事，前已函致又坪中丞，尚祈仁兄大公祖大人念东南全局，犹赖浙之仅存，江省唇齿相依，安危与共，浙得支撑一日，即一日为江省屏蔽。所有饶军门应领援浙各军饷银，仍由江省迅速照拨，解浙支放，俾免哗溃，大局幸甚！不独弟与两浙军民拜德靡既也。载颂台祺，统惟澄察。

弟龄又启

袁甲三来函①

一

椒云世叔大公祖大人阁下：

客夏都门晤教，藉慰阔悰。嗣于淮上恭阅邸抄，欣悉荣膺特简，开藩闽疆，满拟由都赴任必当道出淮阴，乃扫榻久待，未见前麾。旋即衔命来皖，戎马倥偬，久疏音敬，歉仄实深。顷阅邸抄，知阁下又受移节江西之命，传来吉语，抃舞莫名。就谂履缘翔鸿，鼎裀蕤燕。留八闽之峻绩，南昌又重屏藩；渥九

① 袁甲三，字午桥，时任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此函疑为咸丰十年(1860年)六、七月间写。

陛之浓恩，北阙频赓萧蓼。翘詹薇省，曷罄棻铺。侄莅皖以来，呼兵呼饷，极费周章，所幸将士用命，先将临淮、凤阳克复，即东援清江，南救滁全，先后均将逆贼击退，剿办尚属顺手。现在围攻定远，迭次获捷，城外逆垒，皆被我军一律踢平；庐郡粤逆来援，又经兵练击败回遁，逆势颇穷，似尚无难克复。惟江南全局溃败，令人不堪设想。朝廷新以曾涤翁总督两江，以张璧翁为大帅，重图恢复，赖有二公，然亦甚难措手矣。江南如此情形，江北仪、扬等处，均万分吃紧。侄已派黄镇①督带炮船六十只驶赴高宝湖、衡阳一带梭巡，先固清江里下河门户；复派徐观察②前往赶办水陆团防。仍虑兵单地广，统率无人，故以统筹江北大局摺入告，仰荷圣明洞鉴，已先命荆州都直夫将军来驻扬州防剿，但望速到，即可联络声势，藉固藩篱。正在专力前攻，又欲兼顾后路，实有应接不暇之苦。尚祈韬钤远锡，俾得勉奋前功，是则弥虔心祷者也。肃泐恭贺大喜，敬请勋安，并颂节禧，统惟丙照。不备。

治世愚侄袁甲三顿首

二③

椒云世叔大公祖大人阁下：

入夏以来，迭上三函，先后谅均邀览。惟不知大旆荣莅何处？正深疑虑，昨接李黼翁手书，始知星麾荣莅，露冕勤宣，仰心简之弥隆，卜牙幢之即建，翘詹吉霭，曷罄颂私。敝营军饷

---

① 黄翼升，时任淮扬镇总兵。

② 徐立壮，时以道员在寿州办团练。

③ 此函疑为咸丰十年(1860年)写。

支绌，前已备陈，想蒙洞鉴。江省协垫皖饷十万两，两奉部议奏准，江省迅行筹垫，仍令福州归款，毋许延宕推诿。明知尊处防务紧要，协款众多，筹维不易，但敝营将士围攻定远，血战累月，正在得手之际，饷项日久不至，焦灼实深。除备公牍咨明外，务祈俯念侄处窘迫情况，无论如何为难，总望设法筹垫银十万两，分作两批，赶速委员押解，侄一面派员沿路迎提。谅世叔大人雅抱公忠，顾全大局，且侄素叨挚爱，必能关垂格外，力应急需，使公义私情均有裨益也。祷切盼切！此间攻定之师，连营三十余座，直薄城垣。日前粤、捻勾结，大股来援，势甚猖獗，我军奋力击退，擒斩极多。该逆复拼命来扑，抢筑营垒，当饬马步夹攻，立踏贼垒十余座，又搜杀四乡窜匪约六七百名。捻首宫得受伤甚重，仅以身免，余孽胆裂，似不难迅拔坚城。惟三军踊跃用命，而糈台不名一钱，仅恃空言为激励，真令人棘手万分耳。肃泐敬请勋安，统维爱照。不备。

治世愚侄袁甲三顿首

七月廿二日

再，定远之克，似不甚远，惟江南大局不转，江北亦恐日久难支耳。都将军①因楚兵难抽，仍在英山，尚无启程确期。李军门固未尽可恃，即侄所派水师亦仅能固湖防耳。晏彤翁②已到，尚未知团练如何措手也。

*军兴以来，带勇者鸱张，筹饷者劳瘁。余尚未到江西，业已三函催索。其时厘金全归大营，地丁又归大营指拨，江省

① 都兴阿，时以荆州将军、督办江北军务。

② 晏端书，字彤甫，时任督办江北团练大臣。

不名一文，而索饷者动辄数十万，神仙幻化，或者不致为难。至带勇者能否见谅？则非余之所敢知者矣！

三①

椒云世叔大公祖大人阁下：

七月廿二日驰陈一柬，中秋节前后肃丹布贺，计先后均达典签。八月初奉到环翰，备荷饰存，感纫奚似。辰维荃躬笃祜，蕃祉增荣，昂跂吉晖，莫名心颂。贵省协垫皖饷十万两，两奉部议奏准，江省迅行筹垫，仍令福州归款。前接来示，允即先行垫解接济，具徵顾全大局；休戚相关，感蒙盛爱，镂篆莫名。前次委员守提，至今未奉到起解日期，殊深悬盼。此间攻定合围，功在唾手。忽粤逆以大股过江，号称十万，分东南两路来援，先扑南路徐练营盘，当饬马队驰剿，鏖战一昼夜，冲开血路，将徐营撤出。南营既撤，西北遂成悬军，粮道恐有阻隔，暂将全队撤回，以保锐气。该逆窜扑凤阳，连营三十余座，我军内外夹击，叠次获胜。本月初一日，挑选奋勇，乘黑夜直冲山前，将伪主将营焚毁，余营惊惧奔逃，乘势掩杀，生擒三百余名，歼毙无数，凤阳两城同时解围。该逆奔窜西南一带。现饬各军乘胜追剿，以期一鼓扫荡。惟兵勇血战，而粮台一空如洗，有朝不谋夕之势，日虞哗溃，专盼贵省饷项救济眉急。务祈垂念敝营窘迫情形，查照部议数目，无论如何先行筹垫，派委妥员星夜驰解来皖，以拯饥军，而维危局，不独三军感深挟纩，侄亦永佩云情于靡涯矣。余另备公牍外，专肃布恳，祗请台安。

---

① 此函疑为咸丰十年（1860年）写。

敬缴谦版，幸勿再施，致令跼蹐。鹄盼惠音，不尽翘切。

治世愚侄袁甲三顿首

九月初九日

*定远溃散，六霍震恐，来书未及。

再启者：此间自将窜扑凤、寿、六安各逆捻击败，淮河上下一律畅通，沿岸布置亦均精密；惟饷项支绌，不可名状，抚绥饥军，尚皆踊跃思战，可喜诚属可悯。昨有泗、灵一带土匪，勾结捻众，大股滋扰，当拨马步大队驰剿，立挫凶锋，擒斩极众，余匪俱已追逼回巢，临营可免后顾之虑。而东、豫接壤，伏莽尚多，幸僧邸督军南剿，暂扎济宁，已有捷报；又分马队到徐，倘能会合各路之师，以期一气扫荡，当可想望升平也。都中夷酋驶退，人心大安，惟翠华何时回銮，尚无确信，寸私弥觉耿耿耳。手此载请台安。谨又启。

曾国藩来函①

一

椒云老前辈大人阁下：

前贡一缄，亮尘荃照。顷奉惠书，猥以承乏两江，远荷褒饰，纫感曷胜。就审道履康愉，荩忱笃棐。恢恢游刃，十九年而如发新硎；岳岳怀方，七十算而更无遗策。仰詹矩范，忭颂无涯。国藩驻扎祁门，倏逾弥月。张观察运兰一军于念四日到祁，即令于念八日拔营由旌德援宁。鲍镇军超虽尚未到，先

① 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节制长江南北水陆各军。此函疑为咸丰十年(1860年)七月写。

令所部由泾县驰援宁郡，将来李次青观察[①]至，同赴宁国，或可即履新任。左季高[②]京堂军到，则扼驻广德，会合浙军进规吴会。苏、常骤罹浩劫，火热水深。谬采虚名，以为楚军一至，倒悬立解，大旱之望，不虞之誉，均萃于鄙人之身。而不知此间苦况，兵须循序而进，饷须裹粮而行，皆有不能奋飞之执〔势〕，将来望极而怨生，誉过而毁来，惴惴私衷，良不知所以善其后！老前辈智珠在握，尚望惠锡南针，俾不至大迷涂辙，贻误珂乡全局，是为至感！肃复敬请勋安，祗完芳版，诸惟涵照。不具。

馆侍曾国藩顿首

二[③]

椒云老前辈大人阁下：

顷奉初八日惠缄，敬聆一切。鄙人之不遽援浙，不遽赴苏，实有不得已之苦衷。而使下游亿万生灵久罹水火，不能不引为疚负。来示虽洞悉事势，曲为鄙人原谅，而谓之老谋深算，不惑人言，则非所敢承。区区本怀，乃较诸望救之群情而更迫也。前者私心窃计，以为八九两月兵将齐集，必可援宁国而驻广德，援浙而规苏，庶几以后之速补前之迟，不料湘[④]、霆[⑤]两营甫抵旌、太，而宁郡遽于十二夜失陷。次青十六日到徽，次日派两营至丛山关，十九失利。目下徽军与凯章旌德一军，均极危急，不特不能援浙规苏，即皖南亦岌岌可危。焦愤

---

① 李元度，字次青，时任宁池太道督所部湘军赴皖。

② 左宗棠，字季高，时以四品京堂督所部湘军赴皖。

③ 此函疑为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写。

④ 指张运兰(字凯章)所统之湘军。

⑤ 鲍超，字春霆，所统之军称“霆军”。

之极，弥深愧赧。安庆合围，贼酋老小在内，彼所必争，若仰托福芘，贼以全力援北岸，攻所必救，致人而不致于人，亦未始不足为皖南、苏、浙，抽釜底之薪，斯大幸也。示及请庆帅①入浙，为楚师掎角，计岂不佳，第闻已旋节回省，不在崇安。果有劲兵多人，而统之者又能得力，浙中当能延致，似闻浙帅亦不甚跂望闽兵也。雅意殷拳，曷胜纫感。此后勿吝教言，尤为至幸！敬璧谦版，顺请勋安，统希荃鉴。不备。

侍曾国藩顿首

廿一日

韩超来函②

椒云老伯大人执事：

昨闻福曜已抵章门，欣忭之私，五中萦佩，即见连圻进秩，调鼐宣纶，定符远颂。侄南床竽滥，靡善可陈。长安近日情形，谅竹报已一一详述。此次僧、瑞二帅，③大失舆望。自巴酋④就絷后，夷兵入寇，二君三战三北，幸六飞北游滦渚，否则蛮触径抵园御，几蹈土木之危。迨巴酋熏沐而归，夷兵有在房山监毙者，犬羊遂肆狂吠，将圆明秘宇以及万寿三山付之一炬。恭邸⑤由天宁寺移法源寺。九月十一、二两日，与英之额尔金、佛之葛罗在春宫换约。额酋骄倨，刀戟如林，葛罗甚恭，

---

① 闽浙总督庆端。

② 此发函人署名超，疑为韩超，字寓仲，号南溪，直隶昌黎人。副贡。官至贵州粮道署巡抚。发函时间为咸丰十年(1860年)写。

③ 即僧格林沁、瑞麟，时均以内大臣督师防阻英法联军入京，皆败。

④ 即巴夏礼，时任英法联军谈判代表。

⑤ 恭亲王奕䜣。

一见王即摘帽。汉大臣预是会者，惟周、贾[1]二相，陈、沈两尚书，[2]宋、毕[3]两侍郎耳。以系懿亲换约，遂不必见至尊。肃顺[4]池台为诸藩之冠，英、佛已定于下榻，因贿巴酋、朱提二万，遂改指怡府，颇为作践，以泄前忿。外城先设团防总局在浙绍乡祠，后又立外城办事处在骡马市中州会馆。商城[5]为政，黄县[6]以下，唯唯而已。慕杜以练勇劳加五品，子颍与琢如、芝生三人[7]赴行在，余并延宕不行。宝佩蘅[8]以靳发木兰饷银失意津要，降五品顶，暂免正法。绵大司空[9]等迩来仍住城头刑部，牙前仍有旗兵防守。提牢朱镇，上元中丞[10]世兄也，缘巴酋在狴防护出力，特晋员外。其余昼夜巡视者，皆有恩泽。以上均近日琐闻也。专肃布臆，祇叩钧安，伏惟赐鉴。

姻愚侄超顿首

九月廿五日

同乡李寅清大令久无家信，询侄淮东近况，兹附复函一纸，并恳饬纪纲邮交。谨又启。

---

① 即体仁阁大学士贾桢、协办大学士周祖培。
② 即吏部尚书陈孚恩、兵部尚书沈兆霖。
③ 即工部右侍郎宋晋、兵部右侍郎毕道远。
④ 肃顺，郑亲王端华之弟，时任户部尚书。
⑤ 周祖培，河南商城人。
⑥ 贾桢，山东黄县人。
⑦ 曹毓英，字琢如；瑞常，字芝生。
⑧ 宝鋆，号佩蘅，曾官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
⑨ 绵森，时任工部尚书。
⑩ 指朱桂桢，江苏上元人，道光十至十三年任广东巡抚。

刘绎来函①

一

椒翁世叔大公祖大人阁下：

会垣谒晤，渥蒙清诲，拜别以来，时殷企溯。敬维世叔大人台履秋高，崇祺日懋，凝晚香于老圃，庆万宝于丰年，引睇卿辉，无任忭颂。侄还家省觐，幸慈侍粗平，节后即到吉安与曾太守② 商办防务。探闻仁化、乐昌之匪已逼南安，分窜安远、龙南一带。而广西大股又已陷道州、永明，其桂阳、桂东防兵均已移扎郴州。是吉安之泰和、龙泉、万安既近赣南，而永新、永宁、莲厅又接楚界，竟有三面受敌之势，实为十分可危之时，若不急筹防御，恐藩篱一决，郡城可虞。直可顺流而下，不独省垣根本之患，抑亦长江后路之忧。前已恳求速调各处之兵为吉郡应援，业蒙上台允准。兹闻彰武军竟成画饼，左京堂师已过境，其能否留驻一支以为砥柱，似尚难定。日作望梅止渴，何以济急？再四商议，不得不急募乡团以图自固。惟是足兵必先足食，龙泉一路，田牧、杨令虽已奉委前往，犹恐是无米之炊；莲永一路，则更空拳难张。不得已惟求世叔大人商之中丞，俯准曾太守酌借钱粮正项三成以救燃眉，俾两路早为筹备。倘荷转旋之力，得保安全，即便就地劝捐以为弥补，万不

---

① 刘绎，字詹严，咸丰十年六月至十一年十月任江西督办团练大臣。此函疑为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写。函后附有李瀚章(字小泉)亲笔注，可能是李在咸丰十年九月赴江西吉南赣宁道(帮办团练)任时，在张集馨处看到了刘绎的这封函，便在函后作了注。

② 曾国荃。

致无所着落。若未得明示，该守令必至无筹可展，与其坐视遗误而赍盗粮，莫若权示便宜而获实用。侄非敢以一隅自私，实为大局通盘起见。是否可行？即祈钧裁示复。谨此布肃，不胜翘首待命之至。恭请钧安，伏祈垂鉴。

治世愚侄刘绎顿首

昨早卯刻出城，亲晤左季高先生云：骆中丞八月廿八日来信云：永明、道州大获胜仗，杀贼数千，余者招降。石逆五旗在广西投诚三旗，其二旗在浙南已了，当不爽也。龙泉、泰和防务已松，原调去吉安兵勇、龙泉防勇可以调至永丰、乐安一带，以防安远窜匪否？伏乞酌之。詹严发此信时，或尚未知湘南捷报也！此时当已得信矣！瀚章注。

二①

椒云世叔大公祖大人阁下：

章门拜别，时切溯洄，辰维鼎裀笃祜，台履延绥，硕望重于斗山，勋业隆乎屏翰，引领崇辕，无任忭颂。绎月初返棹，顺道归觐，少慰倚闾。旬日即赴吉安，设局甫有端倪。适闻上游再警，崇、犹告急，龙、万戒严，祗得商之曾太守、丁大令分拨武胜军四百名前往龙泉协防。该处现有委员杨丞督办团务，声势颇壮。而左有泰、万，右有莲、永，隘口甚多，防不胜防。各处团练甫议举行，若无官兵倡率，亦恐难恃。兹闻中丞已调援浙之军，复有楚师之借，如黄子春太守惠然肯来，于全局大有关系，不但吉、赣蒙庇已也。现在武胜一军，选挑精壮已将盈数，

① 此函疑为咸丰十年（1860年）写。

纪律尚为严整。惟协和、同字两营撤勇，仍旧稽留，虽经奉拨口粮，仍以遣欠为词，逐日向府县逼迫，深恐将为内患。徒以好言安慰，则空口难开，若欲稍为招致，又虑久则多事。赣城之累，可为前鉴。尚乞大公祖大人如何设法清理，以免藉词滋闹，是所同祷！李小泉观察经由此地，即履新任，上游团防诸事可赖维持，下路近日想渐安靖。知筹画勋劳，定可有备无患也。绎驻郡督率，竭蹶不遑，尚祈箴训时颁，俾作圭臬，是所企祷！专此布悃，恭请台安，伏维爱照不宣。

治世愚侄刘绎顿首

十一月三十日

三①

椒云世叔大公祖大人左右：

启者，吉安武胜一军，前蒙世叔大人面谕："务须慎加挑选，招募足数，认真操阅。"侄回郡后，即向府县查点名数，已逾六百，旋令陆续招足一千之数，均经按名点验。该府县慎之又慎，人必壮健，技必练习，其列营分哨，颇有纪律。比因崇、犹告警，龙泉戒严，即饬分拨四百名前往协防，查经过一路甚为安静。窃吉安十属，地方辽阔，西连楚壤，南近赣南，东界抚、建、宁都，在在均应严防。虽各属现办团练，若府城无劲旅，则临时何从调拨应援？现在协和、同字两营已撤，所恃只此一军，必须认真训练，以资捍卫。前恳筹给口粮，即以协、同二营所撤，挹彼注兹，似一转移间，较为归于实用。敬祈世叔大人俯如该府县所请，批准遵行，俾咸知感奋，于地方实有裨益。侄

① 此函疑为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写。

分局在吉，备悉各处防务紧要，亲见该府县劳心竭力，刻刻以保民为心，用特代恳；如此军稍有虚冒怠纵等弊，一经访闻，亦必据实上陈也。专此布渎，恭请台安，伏乞钧鉴。

治世愚侄刘绎顿首

刘于淳来函①

椒翁先生大公祖大人阁下：

获遂瞻仰，屡被谦荣。敝军壹是蒙庥，实赖阁下主持之力，感深颂祝，异口同声。伏愿爱日常临，恩周挟纩，快忭奚如。弟自五年建帜，负弩西河，其时列郡胥沦，兵悬饷绝。前抚宪许以因粮于地，实创江西抽厘之规。以后得尺守尺，得寸守寸，举凡东西两河厘卡之设，皆经弟斟酌妥善而后成者也。嗣是贸迁稍旺，部众日繁，或歉或盈，皆就此中变通挹注，故敝部在江西为最众，而需饷在各营为独轻，按册而稽，自在洞鉴。诸将吏之所以乐于从命者，一以相依有年，甘苦与共；一以月饷无欠，虽少易盈。盖数年来，从未烦帑藏丝粟之储，其中补短截长，亦未尝以片纸相渎也。迨九年九月，耆帅②更章改为官收，营用归局核稽，盈则藏之，绌则补之，始稍稍动支官项，不专取厘。然库补愆期，犹有厘金接济，尚不至过于积压。自今年江西厘金归并，所入无多，节帅支用既繁，难期分润。而库项又以征调络绎，取已尽藏，致半年来营饷几于无月不欠；然犹望卡厘起色，少济涸鱼，或库款少充，渐次弥补。兹厘局又

① 刘于淳，字善素，时以道员衔办团练。此函疑为咸丰十年(1860年)写。

② 耆龄，时任江西巡抚。

改定通抽五分之议，致江军旧卡，分厘不可再抽，又不便于空乏之余，再三渎听，据此山穷水尽之势，转眼必有哗噪之忧，不得已特派委员王令赍函趋叩，专候领运回销。伏乞大德广施，始终覆翼。此时建围甫解，饶警复闻，若不维系众心，何所藉助？即五分之议，亦恐将来徒托空言，乃大不妙耳。区区之意，有未罄者。王令在营目击，已嘱面禀。专肃奉恳，祗请台安，诸希垂照。不备。

治愚弟刘于淳顿首

十一月十三日

曾国荃来函①

一

椒云先生大人阁下：

初二日肃布一函，计呈台览。顷奉十月廿七日惠书，诵悉种切。陈军②之帐棚饷项均承委解，具见公忠利济，使此军无庚癸之呼，而收饱腾之效，佩慰奚如！池、太之贼，窜陷东流，方经陈军与水师克复，乃普军③大败，建德亦复不守，未几而彭泽已有贼踪矣。普军以六千余人不能御贼，至屡溃不可收拾，贻祸至此，殊堪痛恨。幸左军④声威甚壮，饶、景一路当可无虞。湖口为江右咽喉，最关紧要，雪翁⑤已于十二日亲率舟师

① 曾国荃，字沅甫，曾国藩弟，时以道员督湘军围安庆。此函疑为咸丰十年（1860年）十一月写。

② 陈大富，字余庵，时任皖南镇总兵。

③ 普承尧，时任九江镇总兵。

④ 左宗棠所领湘军。

⑤ 彭玉麟，字雪琴。

赴该县防堵，当有一番部署也。惟祁门与北岸文报阻隔，焦灼之至。皖贼于初四夜偷渡南岸，经嘉字营击退，并斩其逆酋一名。近获伪文，城逆虽知援贼为我军击走，狗逆受伤尚昂然不动，以待南岸各贼之逞，并有大举扑濠之计。国荃惟昕夕严防，坚忍待之。霍山之贼，于初五日不战自走，麕集舒、庐一带，当另有诡谋。近闻湖南前窜新宁之贼，已从东安趋零属之苦株山，虽大军跟踪追剿，诚恐其豕突狼奔，窜扰邻境，章门南路之防，想增严密矣。知系荩注，缕缕布闻。敬请勋安，诸希惠照。不戬。

愚弟曾国荃顿首

十三夜

二[①]

椒云先生大人阁下：

十三日裁复寸函，计邀崇鉴。南岸分窜彭泽之贼，于十三日径扑湖口县城，经雪翁督水师登陴守御，以大炮火药轰击，并夺其云梯百余架，贼始退去。十五日，陈余庵镇军已从东流分去二千人防守，湖口当可无虞。惟杨逆大股径窜都昌，未审该县防守何如？雪翁已派舟师星夜往援矣。今日得唐桂生总戎来函，建德已于十七日克复，毙贼甚多。有此一捷，颇足为釜底抽薪之益。第浮梁失陷，家兄以调鲍春霆全军与季翁会剿，连日阴雨，未审战事如何？如能一鼓克之，逐贼并入皖境，以清江右之腹地，而固祁门后路，方免左顾右盼，剿不胜剿之患矣。皖贼坚伏如故，贞昌各营在霍山大捷，贼已败溃舒、庐

① 此函疑为咸丰十年（1860年）十一月写。

一带矣。昨得郭意臣[①]兄来函，前由新宁窜陷东安之贼，已走零属之苦株山，已飞调各营四面环剿，盖欲于楚境了清，以免贻江右之患。然铤而走险，亦势所难免，想章门南路之边防，必益加严密也。肃此致请台安，伏惟霁照。不戳。

愚弟曾国荃顿首

十九日

三[②]

椒云先生大人阁下：

前布各函，计均邀台览。池贼尽趋景镇，其伪忠王一股复从婺源上犯，家兄已调鲍军与季翁会剿，想已得手。顷得蔡少彭来函，知贼由桂阳窜近崇义，则吉南赣之边围在在告警，想在事诸军必早已严为戒备矣。闻此贼慓悍异常，在楚境时一日夜可行二百里，其旗帜尽书“同心过江”四字，是其诡谋逆志早注西江，特假道于楚耳。此时能御之境外，以待楚军夹击，则为至幸；否则恐阑入腹地，旁溢四出，豕突狼奔，则有防不胜防，剿不胜剿之患矣。惟先生智烛机先，必已饬边防各将领及地方守令择要扼险，上下一心，绸缪于未雨之先矣。狗贼于廿六日卯刻，又率大队扑犯枞阳，该处之水陆各营部署严密，谅可无虞。所虑者，水落滩多，而枞阳一带及练潭等处，皆可偷渡，弟惟昕夕戒备，慎以待之耳。肃此。敬请台安，并贺年禧。不具。

愚弟曾国荃顿首

初七夜

---

① 郭崑焘，字意臣〔城〕。嵩焘弟。时以举人参曾国藩戎幕。

② 此函时间疑为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七日书写。

顷接祁门来函，知景镇之贼已逃六十里外，其伪忠王一股，亦窜回浙境之开化一带矣。又及。

冯焌光来函①

椒云先生大人阁下：

敬启者：前月叩谒台端，备聆矩诲，私衷钦仰，莫罄言宣。兹当葭琯回春，遥祝梅幢介祉，恭惟勋祺日楙，履缦春和。郇黍召棠，沛恩膏布南北八省，铭树颂柏，迎瑞霭于章贡双江，引领牙旗，殷心额颂。焌光叩辞后，于前月初四日自省启程，沿途地方均臻安谧。廿二日行次赣州，闻湖南桂东贼股窜至崇义，新城、池江一带均有贼踪，不敢前进，在赣城暂住。已在南赣牙厘分局，遵领续筹炮价库平洋银壹万柒千两。昨探前途，该匪已窜至信丰、安远，道已通行，即于初六日自赣解缆，沿路当小心照料，并请炮船护送，以期慎重无误。计抵粤省，当在岁杪耳。承示邮寄伊犁信件，感激万分。兹附呈家信壹械，敬恳饬纪加封粘，用排单寄交甘肃林制军②处，转付驿递伊犁将军衙门，妥交家严察入。万里家书，幸能远达无滞，孺忱藉慰，铭感奚如。冒渎清神，容俟差旋叩谢。肃泐敬颂春祺，虔请勋安，统乞垂鉴。

焌光谨启

① 冯焌光，字竹儒，广东南海人。时官内阁中书，在曾国藩幕办文案。此函疑为咸丰十年（1860年）底写。

② 林扬祖，时署陕甘总督。

吴廷栋致毓科函①

敬禀者:久疏丹禀,时仰斋云。顷奉钧函,系怀畿甸,饬将都门现在消息随时禀闻。窃念近日之变,实前古所未有,想大人得悉其情形,定必同深忠愤也。推原逆夷敢于狂逞,其弊实不在外而在内,不在疆场而在朝廷。盖郑邸② 本以去岁大沽之战为召祸,故海口虽极力防御,费过百万,而人各怀一必和之心以相待。故日为战计,实隐怀退心,如何能望成功? 此一误也。僧邸虽尽力防堵,亦不免有自恃之意,其北塘乃大沽后路,不先设重防,反谓诱其自此登岸,即可以马队剿灭,且又以此要地付之贪纵败事之德兴阿。此二误也。夷人惟以火器制胜,其火器所及,炸炮轰发,马队惊乱,反行践蹴步队,全军解体,遂屡弃要地,先失南炮台。此三误也。僧邸如坚守北炮台,虽兵由后路攻入,未尝不可尽力死战,乃竟退至通州。此四误也。经营一年有余之炮台,未尝一用,乃夷人竟立逼相让,且先立给字据,拱手相奉。此五误也。既声言议和,即邀请夷人至津城,且告以某处安有地雷,某处安有水雷,某处埋有巨炮,一一发掘毁坏,揖逊而至,不待和成而自撤其防。此六误也。迨桂中堂及恒苑卿③ 为和议大臣,已与议定,刻日进京换约,乃又旋经反悔,而夷人遂藉口中国之失信义,而称兵北犯。此七误也。怡邸及穆军机④ 复为和议大臣,至通州议

---

① 此函据张集馨函后批语,知为直隶臬司吴廷栋致江西巡抚毓科(字又坪)函。时间疑为咸丰十年(1860年)底写。

② 郑亲王端华。

③ 大学士、军机大臣桂良及奉宸苑卿恒祺。

④ 怡亲王载垣和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

和，乃归过桂、恒误会旨意。我愈卑屈，夷愈狂肆。此八误也。僧邸因议和不成，以兵截夷人归路，遂擒夷官巴夏里一名，夷兵廿余名，分羁刑部及各州县监，夷人日以兵来索巴夏里，似可以挟制夷人而妥为议和，乃因夷人虚声恫喝，一战而望风而靡，不复能军。此九误也。郑邸昆仲幸其前言之中，上遂为其所惑，而于八月初八日举朝不知，竟携宫眷北幸热河，流离道路，饥不得食，不可言状。而人心因之解散，各处蠢动。此十误也。恭邸留京为和议大臣，乃不俟和议之成，而先将巴夏里释回。此十一误也。土匪乘机肆行，导夷人及海淀放火抢掠，烧圆明园及三山。此十二误也。和议未成，先放夷人带兵入城，遂据安定门，并据怡王第、隆福寺、城外之黑寺等处。此十三误也。而尤为大误者，举动自相矛盾，东边方议和，西边复主战，早方议和，晚复主战，颠倒错乱，夷人反执以相责，而竟无词以对，此直天运国运至于斯极也。至九月二十二、三、四等日，方在礼部与换和约，因夷人释回有死者，又添抚恤银五十万两，当时交清，又新增和约十五条，连前所准五十余条，颁行天下。夷人又于前许八百万内让去五十万，以示和好之意。晋抚、豫抚、东抚各带兵勤王，亦各折回。僧邸带兵至河间剿土匪，都城尚安静。月底夷兵始退去，至天津驻扎。亦已奉旨，天气渐冷，暂缓回銮，到明春再降谕旨，此亦郑邸之意，以夷人未退出天津故也。俄夷以说和居功，索取黑龙江地数处，闻已允许，此则不见明文者。但一交明春，夷人必来京大起夷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则后事正不堪想。不知大人何以为格君之计，而重整乾坤，复光宗社也。惟跂予望之而已。愚直之言，不知忌讳，尚乞鉴宥。肃具寸禀，恭请勋安，伏希

垂鉴。

＊此直隶臬司吴廷栋致毓又坪中丞信，因通论夷务始末，抄存此稿。

胡家玉来函[1]

一[2]

椒云太世叔大人阁下：

客腊肃寄一械，计登记室。近谂薇垣纳祜，凡百安和。部议上陈，渥邀恩眷，俾敝省得久依仁宇，食福无穷，遥企德晖，同声称庆。惟贼匪甫经过境，广、饶两郡不无受扰之区，征解恐更费心，殊深驰系。出数入数能否据实上闻，若一味枝捂，悉索者恐未有艾也。回銮在即，闾巷欢然，第转瞬仍驻跸山庄，未免失望。通商衙门粗有头绪，调取阁部人员，愿送者颇少。章京四员，恭邸请仍兼枢直，上意不以为然。日昨复设法吁求，不审可邀允准否？玉现在派列二班，三月初即当随扈由东陵顺道滦河，至五月底方能交替。缘分作三班之议，顷又变更，依旧两班，每班以三月为期，往返奔驰，徒滋劳瘁。部缺甚觉疏通，而玉仍未能题补。日前连出三缺，均为捷足者所得，令人闷闷。贡院剡章，查无消息，想已被抚署驳去，视鄂垣办理相去何如？地山学使[3]曾否按临外郡？二小儿翰清回

---

① 此函和下函发函人署名玉、家玉，可知为胡家玉，字琢甫。时官军机章京。

② 此函为咸丰十一年(1861年)写。

③ 单懋谦，字地山，曾任内阁学士、工部侍郎，均留学政任。

家应试，计灯节前后可以抵江。承谕关垂，伏望随时留意，是所私切。肃此敬请钧安，不尽缕缕。

名正肃

正月初八日

二①

椒翁太世叔大人：

曼福。顷接环章，敬悉履候胜当，顺时纳祜，载欣载颂。惟边隅多故，筹画勤劳，遥企榆乡，曷胜驰切。饷项之绌，日甚一日。信郡有警，河口必致惊惶，盐厘必无起色，何以为继？近闻黄州被扰，鄂城戒严，果尔则江省又添一防堵。义宁、新昌等属，路路可通，恐调兵筹饷，均属不敷。捻匪进犯青州，逼近潍县，分股四出，东省势不可支。僧邸有退无进，暂幸该匪不图北窜耳。朝阳县土匪劫狱，赤峰之匪亦起，刻下派兵进剿，不知可克日歼除否？边墙之外又不安敉。圣躬尚未复元，红痰时见，自应静摄。枢班屡改，顷仍分作三班，明日轮应赴滦，须端节后始能回寓。四月差考，恐不获告假入场。夷务近尚平安，英主女婿亦西洋一大国也，来津欲驻京通商。恭邸与英酋会议，准通商而不准驻京，或不至于决裂。通商衙门，满汉司员十六，轮班值宿，亦仿枢垣。天主堂围墙毕工，入教者已纷纷听讲，主教者肩舆出入，谁敢议其后耶？顷接海清小儿来信，知因路梗，不能赴浙江藩库使之任，深恐逾限，拟呈请转咨浙省，不知已具呈否？如已上陈，伏希设法关垂为恳，倚装

① 此函为咸丰十一年（1861年）写。

手泐，敬请钧安，不尽欲宣。

再侄家玉顿首

三月十日

胡林翼来函①

一②

椒云老前辈大人阁下：

接奉惠函，具承藻饰，辰维履端集庆，泰始延厘，至以为颂。此间军事，阻于桐、皖坚城，未能骤下。狗逆急解城围，于去冬十月勾结捻匪，麕集桐城，经多都护、③李方伯④两军夹击大胜，贼踪败退；继复屡犯枞阳，我军奋力扼守，该逆无可狡逞，现又勾集皖南巨贼，合并舒、庐一股，挟全力以抗楚师。贼势日张，军事日棘。弟一病三月，力疾以从，于去腊移驻太湖，近接皖、桐各前敌音驿较捷，仍无当于军谋也。泐此复颂台安，敬贺春禧，奉缴全柬。

侍胡林翼顿首

二⑤

椒云老前辈大人阁下：

初二日奉答一函，计登左右。顷奉月前廿九日赐书，知以

① 胡林翼，字贶生，号润芝，时任湖北巡抚。
② 此函疑为咸丰十一年（1861年）二月二日写。
③ 多隆阿，字礼堂，时以福州副都统督军围安庆。
④ 李续宜，字希庵，时以布政使衔督军围安庆、
⑤ 此函时间为咸丰十一年（1861年）写。

筹办英务，驻旆浔阳，事属创举，非硕画老谋，不能久行无弊。侍前复官揆帅①函，以此事须慎选府丞以下贤员，不亢不卑，日久为英人所敬服者，使主此役，方能顾全大局。汉镇通商事宜，悉由揆帅妥筹，未准来咨，未悉如何办法？前辈卓见，必已定有章程，亦乞见示为荷！肃复敬请台安，祗完芳版。

侍胡林翼顿启

二月初七日

贾臻来函②

敬禀者：前因皖饷支绌，曾肃芜禀，求拨折漕银两，由〔□〕驰递，想已上达钧览。迩维夫子大人褆躬安吉，政治澄清，引领铃辕，曷胜景企。臻猥以菲材，忝权疆寄，若使从容措置寻常地方公务，或可勉尽当为，值此多事之秋，未习韬钤，徒深兢惕；而又全无凭藉，百凡草创，真觉措手为艰。比年粤、捻交乘，全省舆图已成糜烂；近又加以苗练③构衅，寿春被围，官民坐困孤城，接济之路已断。臻日夜筹画，亟思救援，而寿营旧部征调无从，此地新募之兵未经训练，且颍东苗党与捻匪勾通，日来窥伺，甫出城闉一步，即为异类所居。为剿为防，已属左支右绌，更何能于荆榛满地，开径自行，远赴寿城之急！昨已具奏，请命临淮之师，由东路赴援。臻俟布置稍有规模，即当进驻正阳，互为声势；但恐午帅④亟思北移，未及再以淮南

① 指湖广总督、文渊阁大学士官文。

② 贾臻，字运生，时官安徽布政使署巡抚。此函疑为咸丰十一年（1861年）五、六月间写。

③ 指苗沛霖。

④ 袁甲三，字午桥。

措念耳！至寿营月虽饷有八万，而东豫近遭蹂躏，自筹供亿，未能顾及邻封，半载以来，批解寥寥，屡催罔应；山、陕之饷，又为午帅奏归临淮大营。倭指以筹，来源尽断，所引领而望者，惟在闽关及江省折漕之款耳。昨接李希庵中丞来咨，知闽关已解五万到江，特派员前往迎提，务望夫子大人格外关垂，即速委员押解来皖，以应急需。其折漕之款，并望筹拨三四万两，一同解来。合并见多，此间士马可有饱腾之望矣。专肃禀恳，恭请勋安，诸祈垂鉴。

贾臻谨禀

仓景恬来函①

一②

受业仓景恬，谨禀夫子大人阁下：敬禀者。接奉钧缄，厚承垂眷，感切寸心，无时或释。恭维道躬康胜，德履安和，引企绛帷，定孚私念。夫子大人为国勤劬，焦劳过甚，以至玉体违和，现已奏请开缺，逖听之余，五中眷恋，匪言可宣。然圣恩倚重，未必准予退闲，尚希珍摄柱石，是所虔祷。景恬谢恩摺奏，尚未奉到朱批。常关税务交卸后，毛中丞③饬行到任，已于前月下旬接篆。惟初典刑章，时虞陨越，尚望垂颁圭臬，俾有遵循，则桃李公门，益受栽培于无尽也。慈母久思迎养，因道途梗阻，远莫能来，徒切寸草春晖之感。湖南军务，前因江西义

① 仓景恬，时任湖南按察使。

② 此函疑为咸丰十一年(1861年)写。

③ 毛鸿宾，字寅庵，时任湖南巡抚。

宁、瑞州一带被贼窜扰，湘省东隅已形戒警。现又窜陷崇、通等处，蒲圻相继失守，北面又当设防。合计通省水陆兵勇不下二万，似尚足供防剿，特糗粮不逮，当局深忧，实难筹策耳。广西游贼，剿抚兼施，投诚者已得万余众，现已肃靖，南面暂可无忧。贵州在湘省之西，今尚安帖。知关荩念，谨述以闻。蒙示鄂省情形，可为浩叹！又坪中丞实亦难于撑持也。景恬右手中指屈而不伸，业经一载，百方调治不能就痊，恐或竟成残废，奈何！肃泐谨复，恭请颐安，伏祈垂鉴。

受业景恬谨禀

二①

敬禀者：夏初乘李黼堂方伯②入秦之便，曾肃寸禀，托为带呈。嗣闻伊行次鄂城，因病暂假，不卜何时始达钧聪？兹接西省来函，忻悉节麾已临秦陇，临风引领，倍笃依忱。伏维夫子大人道躬禔福，德望绥猷，廊庙江湖，久仰希文在抱，儿童走卒，咸钦旬马重来，遥知一路香花，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昔鲜于侁再为转运，温公谓为非宜，然此公乃一路福星，朝廷欲倚以救东土之弊，其夫子大人今日之谓矣。闻自多帅抵秦后，军事颇有起色。惟汉南一带寇患日深，黼堂既无前行确音，即将来到秦，亦未知两总理能否和协，柏垣不专筹饷之任，与各营无多交涉，较可稍省焦劳。比来茀履当益臻安和，世兄想仍留京寓，均为驰念。景恬趁公如旧。湘中大吏，近来屡有更移，独景恬郁郁久居，进退维谷，明知与时异趣，何敢复萌冀

① 此函疑为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写。

② 李桓，字黼堂，时任江西布政使。

幸之心？惟是此后一切愈觉为难，搔首苍茫，诚不知计将安出耳！湘中自入夏以后，日久亢旸，四乡盼泽甚急，自五月杪分坛步祷，迄今半月之久，尚未蒙大沛甘霖，倘不幸偏灾竟成，将有坐困之势，是尤目前岌岌可虞者。知关荩注，谨以附陈。专肃寸禀，祗展依私，虔请福安，祗叩任禧。

受业仓景恬谨禀

三①

敬禀者：窃景恬前乘李黼堂方伯入秦之便，肃具寸禀，祗布依私。嗣六月初旬，黼堂因病折回，复经缕肃一缄，并前禀由驿递寄，长途梗阻，未知何时始达钧聪？兹于立秋后晨，接奉四月十九日手谕，庄诵之下，伏承垂注殷肫，并以去岁所呈戋戋，再蒙齿及，感铭既切，惭悚尤深。恭念夫子大人望实逾崇，起居增健；并欣悉抵陕后即绾藩条。窃念夫子大人敭历中外，垂四十年，此番特以恩命难违，勉为苍生复出，至于官阶迁转，毫不以此为荣。第秦中自发、回交乱以来，两年之中顿使第一完富之区变为疮痏，虽曰气数，或亦人谋。方今救时良图，无如吏治为急，一方得贤牧令，即一方之民命保全必多。方伯权不及中丞，而用人乃其专政；且以曩岁游历之地，威望素孚，定知吏畏民怀，治理蒸蒸丕变，此不敢为函丈贺，而窃为秦人私致庆幸者也。惟承谕匮乏情形，读之深殷驰念。来源罄竭，而出款难缓须臾，无米之炊，想荩怀倍增焦灼。所祝天心厌乱，寇患早平，否则萧墙之忧，将不独秦中为然耳。景恬熊湘羁滞，久愧浮沉，徒以亲老家贫，退归无所，不得不隐忍迁

① 此函疑为同治二年(1863)六、七月间写。

就，以冀相容。不图近日情形益觉非是，其在在令人难堪之状，实有不敢言亦不能尽言者。因念贫者士之常，啜菽亦堪养志，而需者事之贼，恋豆必致贻灾，与其坐待排挤，何若先几好遁。现已决计引疾，一俟交卸后，即当奉母言归。至舍间自前秋迭遭寇扰之余，四壁徒存，其积年廉俸所余，约可敷衍一半年，此时亦不暇为长久计。惟念自尘外吏十有八年，只以性拙才迂，所如辄阻；既负三朝知遇，复辜教育深仁，莫同报德之蛇，致类不舞之鹤，是则私衷所深用愧恨，当亦夫子大人所闻而感喟者也！此后山中僻处，羽便难逢，西望关中，弥增依恋。承谕将先严墨刻再寄一分，缘邮递不便，前缄但附呈缩临坐位四张，俟摹泐全部告成，谨再觅便呈上。专肃寸禀，虔沥悃忱，恭请福安，伏祈慈鉴。临禀不胜依依之至。

受业仓景恬谨禀

张安保来函①

椒云二兄大人阁下：

梓乡一别，倏近三十年矣。虽间通尺素，而企想之忱，非纸墨所能尽也。比维佳想安恙，动定咸宜，定如心颂。闻到陕即权藩篆，现又兼权抚篆，任大责重，未免太烦心力。特不遇盘错，不足以别利器，丈夫以身许国，正当于无可措手中，别出手眼，乃见真实本领耳。弟于四月到淮，张罗数日，于月初开

① 此发函人疑为张安保，字怀之，贡举，候选训导，与张集馨系仪征同乡。此函时间当为同治二年（1863年），缘张集馨由陕西布政使署巡抚是同治二年七月二日。

帆，一直由水路，于五月底到京，均叨平顺。在南中时，私心计算，此次到京，家乡老辈，惟阁下为鲁国灵光，华首论心，定可快纾积愫；岂料迟到两月，而吾兄万里鹏飞，蚤已抟扶摇而上，乃知会面迟速，亦复自有因缘。屡承畹九[1]枉过寓斋，见其英俊不凡，信为伟器，后起有人，洵镇家之瓌宝也。闻关中前此办理回匪，剿抚兼施，意图目前粉饰；近日降者复叛，乃信非大立威后，不可以施恩，乱国用重刑，诸葛公真名将也。丙酉供职如常，倏忽之间，名次已列十名之内，例可开坊，然冬春间保送御史，正恐不免，则此途未必有望矣。得失自有定数，亦姑听之而已。年来奇窘非常，然遇应做之事，犹不量力，勉强为之，因是弥形掣肘，然得过且过，只合作号寒虫耳。孱驱衰惫，望秋先零，月来眠食起居，尚与南中无甚歧异，未审冬令严寒，尚能强自支持否？风仙尚冀报我琼琚，余惟为国为民自重，别久思深，不尽万一，临书不胜翘企之至。

弟安保顿首，儿辈随叩

七月二十日

穆腾阿来函[2]

椒云老兄大人阁下：

昨奉手示，具悉平凉失守之信属实，愤懑曷极。想此地距省八站，虽不能朝发夕至，而无兵勇堵御，难保不窥伺省垣。

---

① 张集馨之子张兆兰，字畹九。

② 穆腾阿，郭博罗氏字瑞亭，满洲正白旗人。时任西安将军。此函疑为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写。

仅以此股匪逆，尚未敢一时蠢动；惟恐苏家沟败匪被剿情急，势必勾结，计图报复。礼师[①]自必顾全大局，然不可不虑之早也。弟适起愚昧，想高明亦以为然。日来贵营操演甚勤，枪声亦甚联络，闻之殊深欣慰。兵勇必须久练，技艺方期有准，自成劲旅，一兵乃得一兵之效。前承询及参将王致祥，因该员病尚未愈，未能令其趋赴辕前请安。兹已就全，想该员既系大帅留营查核，且久在军营，素习战阵，或可委以差使。再有游击乌讷什，系外火器营演艺营员，其于操演一切，素所娴习，均系弟所深知。可否将该二员派委操演，以期速归成效，而资御侮，尚望钧裁。耑此布臆，敬请勋安，惟希察照不既。

愚弟穆腾阿顿首

雷正绾来函[②]

一[③]

椒云大公祖仁兄大人阁下：

昨肃寸丹，布贺年厘，计登签掌矣。前叠准大咨，示及西、同善后各摺稿，雒诵再三，莫名钦佩。深谋卓识，条目井然，词义精严，正如老吏断狱，凡所规画，力遏横流。查叛产以绝孽根，筹军饷以裕财用，此大儒经世之文，动关国计民生，实大有造于西土也。击节三叹，令人倾倒。益深慨自犬羊肆逆，关辅驿骚，火热水深，实千古罕有之祸。幸而天戈所指，我武维扬，

① 指多隆阿（字礼堂）军。

② 雷正绾，字纬堂，时任陕西提督。

③ 此函疑为同治三年（1864年）春写。

薄伐聿彰，肤功耆定。在当事诸君子，艰难盘错，筹画饷糈，力竭汗乾，弥缝补救。今西、同、乾、邠扫除氛秽，还定安集，蒸蒸然百废具兴。虽凤回逞骑墙之谋，发逆恣负嵎之伎，然皆疥癣之患，非若心腹之忧也。况以多帅大兵之神威，兴汉各军之声势，当车螳臂，指顾削平。回患既除，余无足虑，宜若与民休息，高枕卧治矣。乃弟独重有虑者，夫以陕、甘辅车唇齿，其势较然，秦难虽平，陇氛正炽，甘省一日不靖，陕省一日不安，有识者类能言之。岂知陕省剥肤之害，近悬眉睫，正不在跳梁之甘回，而在漏网之陕回。盖凤、陇、汧、麟之逆，失巢铤险，潜窜入甘者，虽不能约举其数，然零星兔脱，伏莽游魂，煽乱纠结，正未尝一日忘故土也。弟军次泾川，连获大捷，非不欲鼓行直进，径捣平凉；徒以部伍过单，右顾庆阳、环县以防鄜、延，左顾崇信、灵台以防邠、长，所以切嘱曹荩臣①合力捍蔽，而又不能不静待陶鹤亭②与之夹攻。倘径行直遂，孤军深入，则回窜之势已成，前功之弃可惜。弟方以粮饷、军火，望之秦廷，设第知援甘而不思防陕，无是理也。试以目前兵力而论，部下不过十营，此十营中，又止原带入关之精中、精左、雄字为精锐；其续拨之武威、武胜及抚标三营次之；又合马成镇军泾阳、咸阳诸军裁汰选择，凑集而成两营，强弱不齐。陕、豫相杂，既非一律训练之兵，又皆久历饥寒之卒，然犹能转战入甘，廓清西路者，实赖多帅百战余威，与陕省军势之厚，弟诚不敢掠以为功。迨抵泾后，仅添参将余万明楚勇三营，其熙制军③续募楚勇千余，及弟遣副将阎俊廷募到之千五

① 曹克忠，字荩臣，时任河州镇总兵。
② 陶茂林，字鹤亭，时任汉中镇总兵。
③ 熙麟，时任陕甘总督。

百人，暂以添换各营老弱。是以前遣参将郑廷瑞、袁朝贵，都司胡东海，副将刘胜元，参将赵万金，游击方大定等，陆续赴楚招募，计将来除随时添换之外，立营无多，仍恐不敷剿办。且甘省瘠苦，粮饷胥艰，虽经熙制军力筹协拨，暂济目前，深虑难乎为继；若筹增兵，而无处措饷，则后患无穷。当此全甘糜烂，非厚集兵力，亲加训习，俾成劲旅，分道并进，堵剿兼施，不足以肃清甘境，即不足以捍卫秦疆。诚能扩而充之，增兵为三四十营，一鼓作气，席卷而西，杜余孽回窜之奸萌，锄边围反侧之隐患。弟不揣驽钝，尚具血诚，惟以椎鲁武人，昧于计虑，但知锐意剿贼，向在鄂、皖祗此寸长；至如筹饷，卒无良策，人或不知，冰如观察[①]颇悉崖略。今渥荷主知，极思报称；又素蒙诸君子过情称许，不敢自非。窃欲以筹甘者筹陕，值此进退忐忑之际，宜将何以答朝廷而慰良友？乞分囊底余智，略一借箸，俾兵力渐增而饷源稍厚。幸惠教言，勿吝药石，是固下忱所深幸而切祷者耳！至参将郑廷瑞等各起新勇，先后来甘，尚恳饬属于过境时仍照旧章接济行粮，尤所翘祝。除分致道司诸友外，专肃布泐，恭颂春祺，并候环章。不尽缕缕。

治如弟制雷正绾顿首

二[②]

椒翁大公祖仁二兄大人阁下：

昨以平凉克复，辱荷赐书，奖饰拳拳，徒增颜甲。兹复捧到手教，回环庄诵，益切神驰。比维履祉延鸿，升华幸骏，允符

① 刘冰如，名齐衔，时任陕西粮道。

② 此函为同治三年(1864年)写。

瞻视。平郡为全陇咽喉，贼据之则贼强，我据之则贼弱，复一城不足为功，能斩关夺隘，贼势从此中断，我军已得建瓴。现在惟南路逆氛尚形猖獗，由张家川、莲花城以西，多系陕逆悍党，已商请鹤亭于廿五日引军回陇，与荩臣留防各营，约日并进。弟即日振旅，由瓦亭解隆、静之围，遥为两军声援，横截南北，使贼与北路宁、灵首尾不能相应。鹤亭此行，得破竹之势，计日可抵兰垣矣。盐、固两城均于克复郡城之后，献城就抚。杨春桥署臬① 率文武入城，深恐大军北趋，叠次具文代陈真心反正，并称陕逆赫明堂、邹保和、孙义保等② 吁恳投诚，业经批准。弟以所关重大，地方大吏必能确有把握，自已奏明办理，非将帅所敢专。前报捷时，业已力陈目前形势，宜先清南路，此时姑妄听之，未遑北顾也。多帅生平戆直寡合，动辄招尤，弟追随有年，识其素性，所到之处，必有龃龉，以此结怨者多，身后尚留指摘，特波及朋友，为可叹诧耳！蔡逆③ 扰近岐、郿，不过以南山为负固之计，辰下各路劲兵云集，合围殄灭当易。都质〔直〕夫将军日内已抵定边。讷敬斋军门前在灵境小捷。宁郡踞逆早已献城缴印，而平罗洪广焚杀如故，将来抚局恐无人能任此重责也。手肃布泐，复颂勋安，诸希融照。不备。

治如弟制雷正绾顿首

六月四日

---

① 杨炳锃，字春桥，时以道员署甘肃按察使。

② 赫明堂、邹保和、孙义保均系陕西回民起义首领。

③ 即太平军昭武王蔡昌荣。

刘翊宸来函①

敬禀者：上年四月，接奉宪台在西安赐寄一书，当即肃答，交摺弁赍呈，谅已仰蒙垂鉴。恭惟大人泰祺叶吉，鼎祉延绥。圣明眷念勋臣，特起东山而召用，朝野咸钦硕望，群看北阙以承恩，指顾封圻，心殷颂祷。翊宸居官无状，致遭参劾，惟其间情形有不敢不白之台右者，缕悉另陈，伏希察览。夏间，砚秋学使②入都，益能言其详也。闽疆安谧，惟台湾土匪尚炽。浙东之贼，悉窜祁门一带，江右戒严。浙省惟浙江西三府未复，余尽珠还，然已蹂躏不堪矣。关中贼氛甚恶，近闻甘回亦起应之。秦中回汉结怨甚深，刻思复仇，非伊朝夕，兹更广为勾结，一时未易平也。齐、豫捻匪不靖，近又扰及燕疆，天未厌乱，是用隐忧。天子需才孔亟，公岂终能高卧？前与砚秋学使备论当代人才，公真卓荦不群也。翊宸碌碌无能，应遭屏斥，年来杜门待罪，反得静坐读书。惟祝上台施恩，此案早行了结，从此闭门息影，不复与尘世事，此则私心所日祷者耳！年未五十，两眼已花，未克恭楷，尚求原宥。闽中近事，吴令光汉当能言之。肃此敬请钧安，伏祈垂鉴。不具。

旧属翊宸谨禀

二月廿五日

---

① 刘翊宸，曾官福建按察使。同治元年五月以“纳贿营私，专务搜括”被劾。时罢官闲居。此函疑为同治三年（1864年）写。

② 厉恩官，号砚秋。时任福建学政使。

翁同书来函①

椒云太老夫子大人钧座:

顷蒋菊人观察处专足至太原，捧诵赐函，知保阳并垣所肃芜椷均尘签阁。并承垂注殷拳，虑及行囊匮乏，先嘱菊人观察以五十金遣人迎迓，足见渊源谊笃，什伯寻常，拜领之余，弥增感愧。蒙示南山发逆窜近省郊，想劲旅云屯，早经剿散矣。太老夫子前权抚篆，力保危城，今虽退处柏垣，即日定有节旄之寄。引詹吉曜，抃颂良深。同书行抵榆次，旧疾举发，就医省城，不意复袭风寒，眩晕发热，加以泄痢，现在赶紧调治，一俟稍痊，即行就道。肃泐布谢，敬请勋安，诸惟澄鉴。不备。

门下晚生制翁同书谨启

再，晤林颖叔方伯②，乞道候。其堂上版舆及眷属想已安抵西安矣。附上致德滋园将军③一函，希转交。

五月二十三日

李宗焘来函④

椒云老前辈大人阁下:

恭送行旌，瞬经一月，顷奉手谕，并承责备，感佩莫名。初

---

① 翁同书，字祖庚，号药房，江苏常熟人。曾任安徽巡抚，咸丰十一年(1861 年) 被参革职。同治三年(1864 年) 赴甘肃军营效力。此函疑为同治三年(1864 年)写。

② 林寿图，字颖叔，时任陕西布政使。

③ 德明阿，字滋园，时署西安将军。

④ 李宗焘，曾任武昌知府。同治二年多隆阿在陕西镇压回民起义时，被调入多营营务处。此函疑为同治三年(1864年) 十月写。

七、初十，较之昔疾，今愈尚多，数日谅不以托词见罪也。恭维椒云老前辈大人福勋并懋，诸凡迪吉为颂。抚局已散，非特秦中之福，实天下大局所关。痛剿而抚，此中情形，大君子早有成竹在胸，未敢再渎。现在各路兵力不为不厚，唯饷项支绌，深为可虑。兰州之行，非有大队断难直入。且东南一片逆氛，事之吃紧，在境而不在城，诚如尊谕。急入城中，同为坐困。拟便中详细陈明，自系老谋深算，钦佩钦佩！晚于前月中旬回籍修墓，拟即兼措北上之资。桑梓诸友，尽属焦头烂额，摒挡多日，毫无头绪。拟于旬外赴襄，于旧日熟识商人中挪借川资，即由樊北上，尚未知因缘何如也？知关绮注，并以附闻。西北地寒，伏乞珍重。敬请勋安，钧维丙鉴。不备。

晚生李宗焘顿首

初七

曹克忠来函①

椒翁老兄大人执事：

顷奉惠函，备悉一是。临阵督战，统带各营，以前奉谕旨而言，属责无旁贷；即以大家公议而言，亦复义不容辞，弟又何敢多渎。惟现承何保翁观察雅爱，代诊六脉，据云病势颇剧。请大家向观察一问，如以为可，则断断不敢推诿。辰下依弟愚见，请中丞且无似〔以〕弟统带入奏。俟各营到齐之日，倘有必须用弟之处，临时尽可度量而行，不在乎统带不统带也。若竟奏明统带，临阵时病体加重，转成规避，贻误匪轻。老兄

① 此函署名克忠，当是曹克忠。曹为天津直隶人，时任河州镇总兵。此函疑为同治三年（1864年）写。

爱弟情深，想不以斯言为河汉；再，弟一方事小，军务事大，万万不可硬派，请公议妥帖是幸；犬辈又系后院有人防堵，决不至于出押，请无过虑，并告同人。草此复请勋安，务布见谅。不尽。

弟克忠顿首

李鸿章来函①

椒云亲家仁兄老前辈大人阁下：

前奉惠答，猥以戋戋致贺，尚辱齿芬。敬审葆卫咸宜，兴居多适，抚松夏健，制芰风清，俯仰皆宽，钦迟奚似。鸿章犹恒栗陆，乏善可陈。秘国葛使来议通商条款，迭与辨〔辩〕驳，几于舌敝唇焦。该酋狡执异常，尚未就绪。日本忽有师船驰赴台湾之举，名为寻衅生番，实则意存窥伺。外患方萌，可胜筹虑。近畿连得好雨，可盼麦秋；辖境敉平，差堪告慰。附上鲜枇杷、炒米、龙井新茶、蜜溅〔饯〕果品数色，江乡风味，因便寄呈，即希察存为荷。专泐布臆，敬叩台祺，顺贺午厘，并颂潭福。不饮。

姻愚弟李鸿章顿首

内子率儿辈随叩。令嗣畹九姻世兄均候。

××来函②

敬启者：日来诸物停滞，虽以贵价无从得买，民情慌惧之

---

① 李鸿章，字少荃，时官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与张集馨是儿女姻亲。此函疑为同治十二年（1873年）写。

② 此函发函人和年月待考。

至。推原其故，似由粮价定之太骤。夫定价亦便民之举，何遂至此？则以今昔情形不同，大都有田地者，其人工等费，实增于寻常数倍，所冀城中贵价粜卖有所取偿；今若定以两千有零，似可暂定十日，十日外再看光景，于农民两无所伤。但使粮路一通，其价自落；乃传闻所定之价，尚不及常价之半，乡民闻之，自裹足不肯进城，其进城者亦谁肯以贱价粜卖，而兵勇及无赖之徒反得以定价交易，藉口强行。如面房、饼铺，其麦皆以贵价粜之，不惟无利，且将折本，亦惟有相率关闭已耳。始则贵价病民，而民且生；今则定价便民，而民转困。城中数万户嗷嗷待哺，一旦罢市，其患可胜道哉！现在兵在城外，贼在兵外，四路梗塞，粮路不通，城中又如此光景，万一激成内讧之势，为之奈何！尚恳俯察民情，商酌一尽善之法，及早挽救，是所切祷。耑此肃启，敬请勋安。

名心肃叩

再，东西南三面但能疏通一路，则城中自有生机；株守城垣，惟有坐困，想已早邀洞鉴，无俟赘陈。东路消息若何？如有好音，尚希示及。

初八日

时晴斋主人年谱

詹嗣贤

公姓张氏，讳集馨，字椒云，行二，江苏仪征县人。汉车骑将军飞之裔也。始祖讳直方，明代司李淮阴，已而迁仪，遂家焉。曾祖讳盛，祖讳能烜，本生考讳式封，继考讳式尧，兼祧考讳式均，皆以公贵，诰封资政大夫；曾祖妣氏汪，本生妣氏吴、氏许，兼祧妣氏郑，皆诰封夫人。

嘉庆五年庚申公一岁

三月二十九日辰时，公生于仪征小市口故第，吴太夫人出也。时本生考孟侯公以名诸生授学里中，伯兄集成，甫就傅。

六年辛酉公二岁

迁居本邑北门大街。

七年壬戌公三岁

公六妹生。

八年癸亥公四岁

吴太夫人初课字学，聪颖异常儿。

九年甲子公五岁

二月，入家塾，从同邑文生吴达夫先生必逵读。

十年乙丑公六岁

八月，公祖妣汪太夫人卒。

十一年丙寅公七岁

公七妹生。

十二年丁卯公八岁

公长姊适同邑副贡广东廉州守厉公同勋。　八月，从同邑文生焦寿符先生昌读。　十月，公妣吴太夫人卒，公哀毁几至灭性，赠公慰抚之，始稍进糜粥，戚党咸异之。

十三年戊辰公九岁

二月，从同邑文生鲍山芝先生庆寿读，始开笔作文，殊有英气。

十四年己巳公十岁

八月，继妣许太夫人来归赠公。

十五年庚午公十一岁

十六年辛未公十二岁

八月，见痘症，重而顺　公六妹殇。

十七年壬申公十三岁

四月，复从焦寿符先生读，是年授经书毕。　公长姊卒。

十八年癸酉公十四岁

公次姊适同邑文生薛公文林。

十九年甲戌公十五岁

从同邑文生方余九先生鬻年读。初应童试，府县皆首列，以病未能与院试。

二十年乙亥公十六岁

二十一年丙子公十七岁

从母舅吴定堂先生天保读。

二十二年丁丑公十八岁

从堂叔连城先生式璧读。

二十三年戊寅公十九岁

三月，公继妣许太夫人卒。　　十二月，公七妹适同邑文生李公光熊。

二十四年己卯公二十岁

出继四叔诵言公为嗣，遵本生赠公命也。

二十五年庚辰公二十一岁

九月，本生赠公卒。病剧时，公焚黄吁神，乞以身代。卒后哀毁骨立，杖而后兴。时家计日艰，遂于十一月葬赠公于北郊，与吴太夫人合墓。

道光元年辛巳公二十二岁

时叠遭家艰，公又孤露，生计日落，老屋不能独住，遂移寓本邑十笏庵中读书。　　十月，本生降服忧满，入都，寓会馆，为明秋应试计。

二年壬午公二十三岁

正月，从侍御马渔山先生步蟾阅课艺。　　八月，应京兆试，四书首题“居之无倦”二句；二题“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二句；三题“国君进贤”一节。诗题“询于刍荛”，得闻字。中式第一百三十七名举人。房师为翰林院编修陈公官俊，座师为刑部侍郎恩公铭、刑部侍郎韩公文绮、户部尚书黄公钺。

三年癸未公二十四岁

三月，应礼部试，荐而未售。　　五月，考取景山官学教习。　　六月，移寓壬午座主恩兰士都护家，授诸公子读。

九月，从学士钱金粟先生林阅课艺。

四年甲申公二十五岁

留京攻苦，昼夜不辍。

五年乙酉公二十六岁

与陈敬堂、张菊潭、全小汀诸先生联文会。　　七月，公大侄锡绶生。

六年丙戌公二十七岁

四月，春闱复报罢。　　七月，返里。

七年丁亥公二十八岁

三月，公元配黄夫人来归。　　四月，二侄锡组生。　　六月，随外舅黄怀谷先生之山西寿阳县官署。　　十月，入京仍主兰士都护家。

八年戊子公二十九岁

复与诸先生联文会，攻苦益力。

九年己丑公三十岁

传补教习。　　三月，应礼部试，四书首题“欲速则不达”二句；二题“或生而知之”一段；三题“夏曰校”七句；诗题“春色先从草际归”，得归字。中式第一百五十八名贡士。房师为翰林院编修常公大醇，座师为光禄寺卿吴公椿、兵部侍郎朱公士彦、吏部侍郎李公宗昉、兵部尚书玉公麟。殿试二甲。朝考入选，钦点翰林院庶吉士。　　十月，黄夫人自晋来京。

十年庚寅公三十一岁

三月，移寓南城汪文端公故第，第旧有时晴斋，公因沿其名。　　十月，充武英殿协修。

十一年辛卯公三十二岁

与同年马湘帆、易晴江、朱九山、朱久香、倭艮峰、杨仰山、王

雁汀、罗苏溪诸先生联赋课，月六集。

十二年壬辰公三十三岁

四月，散馆一等授编修。　　七月，充武英殿纂修。

十三年癸巳公三十四岁

七月，大考二等，恩赏大缎二卷。　　九月，派本衙门撰文。

十四年甲午公三十五岁

六月，公偕侯叶唐学士桐典试湖北，得士张廷璠等五十一人。　　九月，兼祧五叔秋岑公为嗣，遵继考诵言公命也。

公伯兄补通州卫所守御缺。

十五年乙未公三十六岁

四月，堂侄云藻成进士。　　七月，公偕龙莘田中允元任典试河南，得士赵林成等七十三人。　　十月，轮班召对。

十六年丙申公三十七岁

五月，保送御史记名。旋奉特旨补授山西朔平府知府。

九月，抵任。时朔郡大荒，公下车后，先请蠲缓十分之三，并请加赈一月。

十七年丁酉公三十八岁

朔郡荒歉，道殣相望，公出资札县掩埋。夏间蝗蝻复起，公用古法掘堑掩捕，并粟易价买，先后收数十万斤；又亲祷邑庙得大雨，蝗不为灾。　　五月，三弟集声生，兼祧庶母陈出也。　　朔郡向无书院，公首倡捐廉，函商各属一体资助，创立玉林书院，倍加膏火，士林知劝。

十八年戊戌公三十九岁

郡多造还魂纸者，公严治之。保正任姓，惯作离婚书，公饬

缉究办，于城东建节孝祠，春秋致祭，妇女咸知励节。

七月，调署太原府事。　　灵石县原招民妇伏张氏，勒媳伏陈氏卖奸不从致死一案，伏张氏问拟斩候；公廉得系伏陈氏不服管教，为其姑勒毙，并非勒媳卖奸，伏张氏遂得减流。

太原剧盗根寅儿抢劫典铺，与满城骁骑校长庆等皆窝贼分赃。根寅儿既被获，复杀捕逃逸。公严缉获案，戮三人，军七人，驻防兵始畏法。　　平定州讼师郭嗣宗女嫁王氏子，忤姑，被斥自刎，郭京控七次。公廉得其情，按例诬坐，一郡称快。

十九年己亥公四十岁

正月，公元配黄夫人卒。　　太原王守年老欲退，有亏项七千金，抚藩欲公认，遂题补公太原府，抚藩本道并佽助之，公恐累廉洁名，毅然辞。　　三月，遂回朔平任。　　四月，委署雁平道事。　　代州候补县冯麟角出宦于外，弟兄五人，父没，冯麟趾等四分分派，冯麟角不服。公调其家籍清算，并晓以大义，冯麟趾流涕知悔，遂均分结案。　　介休大盗张金铃子奸抢一案，经御史参奏提问，事主但认被劫，不认强奸。公以该犯罪已至斩枭，可免深究，以全名节。晋抚如详复奏。奉旨：甚是。　　绥远城防御哈楚暹，因略买民女为妾，其长官操之急，哈遂京控参佐各官赃私各款，并牵及将军、副都统徇隐，以为抵制计。奉旨：交巡抚杨国桢查办。杨奏委公赴绥城审讯。公意以狡弁兴大狱，非政体，反复开导，哈亲书服供，案遂结。

二十年庚子公四十一岁

仍署雁平道事。

二十一年辛丑公四十二岁

正月，回本任。　朔郡武生王某父没，与继母不相能，公当堂劝诫，母子愧悔。　三月，奉旨补授福建汀漳龙道。　十月，继配邵夫人来归。　十一月，抵任。

二十二年壬寅公四十三岁

郡城倡楼赌馆，每月送道署费三百金，公严拒、惩办，倡赌遂绝迹。　洋人犯顺，厦门失守，漳郡戒严，公偕总兵文兴昼夜防守，得无事。　三月，丁继考诵言公忧，回籍。

二十三年癸卯公四十四岁

公在籍修吕祖祠，与署都转陈公延恩董其事。　七月，长子兆兰生，邵夫人出也。

二十四年甲辰公四十五岁

九月，服满，入京候缺。

二十五年乙巳公四十六岁

正月，奉旨补授陕西督粮道。　三月，抵任。粮储专备满绿各营兵米，从无蠲缓，时值荒旱，公核计仓储，尚足支放，请于巡抚林公则徐，奏请缓征。林公嘉其识，密疏具保。

二十六年丙午公四十七岁

三月，署臬篆。　七月，充文闱提调官。　十月，充武闱提调官。

二十七年丁未公四十八岁

正月，复署臬篆。　六月，奉旨补授四川按察使。　八月，继配邵夫人卒。　九月，入京，召对二次。　十一月，抵任。

二十八年戊申公四十九岁

蜀中啯匪聚众戕官，掳抢勒赎。公详院派出副将长惠等购线踹缉，先后获盗王老冬、张灯杆子等八十余犯，讯明正法，盗风遂息。　　各州县私立卡房，私系未定案人犯，并及无辜。公通饬各属，派查严禁。　　遂宁陈令，规避盗案处分，强以并无奸夫之十八岁幼妇为谋死亲夫，又以十七岁幼女为谋杀胞兄加功。公廉得其冤，俱释之，合省称颂。　　八月，署藩篆。藩库闲款向为官吏侵蚀，焚销册籍。公承办清查，于督署及通省文武衙门搜查旧案，派员勾稽，究出侵挪二万余两，追还司库。　　打箭炉土司工布朗结有罪，总督琦善出师讨之。公经理粮运，师旋，奉旨赏加二级。　　本籍水灾，公捐赈五千两以恤桑梓，奉旨赏加五级，纪录二次。

二十九年乙酉公五十岁

二月，回本任。　　犍为县盐商王姓子与同学幼童调奸不从，将幼童杀毙，移尸于门外潭中。王商贿通书役摇惑问官。公提省严究，得实，按律惩办。　　仁寿县武生王骡子，夜率众抢劫嫠妇范氏家，强奸其媳。署县某删去抢掠情节，改强为和。范氏上控。公提讯得实，问如律。　　七月，奉旨补授贵州布政使。　　十一月，入京。召对五次。出京途次，奉旨调补甘肃布政使。

三十年庚戌公五十一岁

二月，抵任。　　甘省地瘠民贫，黄河以东，有丁无粮，黄河以西，有粮无丁，民间纳银不按市价，州县恐受赔累，往往捏旱报灾，已征不解。公奉旨清查，因奏定章程，凡已征未解者，定为实亏，勒限严逼；其前任摊销未经弥补者，著给批摊及原亏各官分赔，积弊一清。　　十一月，奉旨调补河南布

政使。途次，奉旨前往山西，会同臬司孙毓溎查办前臬司多慧赃私各款。

咸丰元年辛亥公五十二岁

正月，奏复臬司多慧参款，分别议处，降革有差。　　二月，入京，召对八次。子兆兰承袭六品恩荫。　　三月，抵任。河南地大物博，起运并河工加价几三百万，州县延不批解，以致支放竭蹶。公饬造征解清册，备载应征起运、已征未解、留支实欠各条款，缕晰详明，拖欠者按册严提，不半年征收至一百七十余万。　　六月，因前在甘肃番案获谴，奉旨革职，解刑部复讯。　　查甘肃生番定例不准渡河，近来蒙古勾引，渡河者数十万人，沿边抢掠，民不聊生。琦制府奏明阅边，乘便掩捕，将雍沙贼帐一律扫平，并生擒五十余犯，交署臬司朱其镇讯明正法。嗣经御史及青海大臣奏劾琦制府擅杀良番，复经都统萨迎阿查办。萨与琦素不相能，遂教贼翻供，将原审督藩司道各官拟以流徙。奉旨以各官并无亲供，提京复讯，刑部堂司又多与琦不睦，不欲平反，仅减一等定罪。公于剿番既未与闻，审结又未主稿，刑部无罪可科，锻以任听属员滥用非刑，遣戍军台。　　九月，王夫人率子兆兰来京。

二年壬子公五十三岁

五月，到戍。　　**显庙深知公冤，十一月就戍籍赏给四**品顶戴，补授河南按察使。　　十二月，入京，召对二次。旋奉旨驰驿前往，又奉旨调补湖北按察使。时公尚未出京也。

三年癸丑公五十四岁

正月，途次，奉旨调补河南按察使，旋赴汴省任。奉旨：巡抚

陆应谷现在出省防剿，如有要事，准自行具奏。时粤逆北犯，豫省戒严，公委候补县蒯贺孙等设厂铸炮，并添募乡勇，广备刍粮，以资防守。　　二月，奉旨补授直隶布政使。时开州长垣告急，公由豫带兵进驻兰仪庙工地方，扼河而守。又添募乡勇三千名，亲加训练，皆成劲旅。　　三月，命督办直隶军务。　　五月，丁兼祧考秋岑公忧，呈请开缺。奉旨：著毋庸开缺，俟防堵事竣，再行回籍治丧。　　贼扑陈桥渡口，公亲督副都统德顺等迎击，获贼船二只，生擒伪军帅莫应扬等七十五名。钦差大臣胜公保；因贼窜津沽，调公会剿。总督桂公良，复用八百里檄文调公回省。因星夜带兵进省，甫抵保定，又札调往津。桂、胜素有隙，遂迁怒于公，参以不听调度，滥用帑金，奉旨革职遣戍。时公已抵胜营，连战皆捷，奏入，恩准留营。桂复挨查公军次提用库款数目，各州县俱具结禀报，并未滥支。

四年甲寅公五十五岁

公在营屡当前敌，随胜帅克复山东临清州城，恩免发遣。

五年乙卯公五十六岁

四月，随钦差大臣僧亲王克复冯官屯，北路肃清，奉旨赏给五品顶戴。　　五月，回京。　　九月，奉旨：发往向荣军营听候差遣。　　十二月，到家。

六年丙辰公五十七岁

二月，抵江南大营，向帅派充翼长，旋因骽疾，乞假回籍就医。　　八月，回京。　　九月，奉特旨：赏给四品顶戴，署甘肃布政使。召对五次。

七年丁巳公五十八岁

二月，抵任。　　甘肃大钱钞票，向来只放不收，民间不知宝贵，公通饬各属准搭五成完税，又发帑二万金为钞本，军民称便。每年藩库应发之项约一百三十余万，本处地丁钱粮及各省协拨不过三四十万，公奏请设立捐局，一经报收，即就近指拨，饷糈幸得不误。

八年戊午公五十九岁

署河州镇赵延煨禀院，撒拉回子勾结河州回民，拆桥围城，文报不通，请兵进剿，并请饷万两。总督乐公斌遽令出师。公谓赵镇张大其词，恐不足信，遂派员至巴燕戎格晓谕恩威，散其党与，其事遂定，人咸服其有识。　　二月，助新疆兵饷七千两，奉旨赏戴花翎。　　四月，丁兼祧妣郑太夫人忧。　　六月，回籍。　　十月，入京。

九年己未公六十岁

三月，为子兆兰娶妇许氏，吏部尚书许公乃普女也。　　五月，兼祧降服满。召对一次。　　九月，奉旨加三品顶戴，署理福建布政使。召对二次。

十年庚申公六十一岁

正月，抵任。　　闽省部选人员，前司多不令赴任，为调剂候补起见，公饬知各实缺俱赴本任，以专责成，并将盐茶厘金各务次第整顿。　　六月，奉旨调补江西布政使。公目击军饷支绌，首倡捐输三千两为各属倡，奉旨赏加二级。时江西叠遭兵燹，全省糜烂，又久雨歉收。总督曾公国藩严催丁粮，公与粮道会详求缓，大拂意旨，奏参革职。伯兄卒于家。

十一年辛酉公六十二岁

二月，绕道至陕，作寓公。　　十月，回京。

同治元年壬戌公六十三岁

二年癸亥公六十四岁

正月，奉特旨补授陕西按察使，召对一次。　　三月，抵任。

四月，署藩篆。　　陕省回氛猖獗，省门昼闭，巡抚瑛公棨偏于主抚，为贼所愚，不肯进剿，麦熟在田，无人出刈。公力商抚院，亲督兵勇出城刈麦，城中军民始不苦饥。间遇贼接仗，亦小获胜。　　七月，奉旨署巡抚。公即日誓师，整军旅，明赏罚，派总兵曹克忠等分路出击，自临前敌督阵，连战皆捷，攻克光太庙、上下水腰村、鱼寨、沙河数十贼垒。钦差大臣多公隆阿，闻公视事，亦率劲旅进省。公派兵会剿，连破苏家沟等处老巢，解凤翔、三原、盩厔各城围。蓝逆由南山窜入，公派总兵陶茂林遏之，歼其全军。计前后剿杀叛回十数万人，军声所至，势如破竹，不数月全省廓清，屡得旨嘉奖。　　十月，公奏密拿投贼现任佛坪营守备安永兴并发逆崔万滦、侯士安三犯，来省探听虚实，讯明正法。奉旨所办甚妥。　　十二月，公奏叛回驱逐殆尽，查出叛产一万余顷，应招佃认垦，所入租赋藉充兵饷。

三年甲子公六十五岁

三月，交卸抚篆回本任。　　四月，三弟集声捐分户部员外郎。　　九月，奉旨赴甘，查办陕西乞抚降回。公奏议抚缓兵，不如先机决策。奉旨驰往甘肃相机筹办。嗣陕回孙义宝潜带贼众袭破甘肃固原州城，公又奏抚局万不可恃，奉旨进剿。并派查办主抚不实之杨炳锃一案。　　十一月，公抵静宁。公因驿站梗塞经年，欲赴兰垣，须通驿道，遂札令总兵曹克忠、张在山等攻克高家堡、杨家山及静宁北路回巢，驿路始

通。　　堂侄宝书、凤书中式江南举人。　　刻时晴斋诗赋全集成。

四年乙丑公六十六岁

正月，陕抚刘公蓉奏覆前督熙公麟所参袒庇私人，及京堂李公云麟所参各款。刘遍查无据，转谓公一意主抚，阿附多帅入告。奉旨革职，永不叙用。时公正率师会同固原提督雷正绾，攻克黑城子、七庄等处贼巢，奏入。奉旨销去永不叙用处分。谕带所部救援狄道、河州，军次六盘山，感受寒瘴，痰喘气逆，髅疾复发，乞假回京调理，奉旨俞允。　　时本邑叠遭兵燹，庐舍荡然，无家可归。　　八月，回京。继三弟集声长女为女。

五年丙寅公六十七岁

四月，子兆兰捐分兵部郎中，加六级，为公请正二品封典。

公优游林下，莳花种竹，饮酒赋诗，与鄂云浦中丞顺安、阿介石都护克敦布、奕楚江上公湘、杨简侯方伯能格、钟六英读学佩贤、彭芍亭京尹祖贤、龚叔雨侍郎自闳、崇雨舲中丞恩，作九老消寒会，绘图纪盛，说者拟诸洛下耆英，如是者十有四年。

六年丁卯公六十八岁

九月，三弟集声举顺天副榜。

七年戊辰公六十九岁

八年己巳公七十岁

三月，公生辰，子兆兰为公称觞，公有自寿诗。　　八月，三弟集声卒。　　九月，淑配谭孺人卒。

九年庚午公七十一岁

萬有樓
213765

成《十三经音义字辨》，公生平著力之书也。　九月，子兆兰中式顺天举人。　十月，主讲金台书院，悉心批阅，诸生获益良多。如陆凤石润庠、王可庄仁堪、王向甫赓荣、冯莲塘文蔚、朱景庵赓飏、吴燮臣树梅皆先后得鼎甲，其余成进士者亦数十人，一时称盛。

十年辛未公七十二岁

十一年壬申公七十三岁

十二年癸酉公七十四岁

正月，继配王夫人卒。　六月，长孙祖颐生，公慰甚。　七月，刻金台书院课艺初集成。　九月，堂侄宝恩中式顺天举人。

十三年甲戌公七十五岁

九月，患肠红甚剧，医治得效。　十月，长女于归合肥爵相李公鸿章长子经方。

光绪元年乙亥公七十六岁

二年丙子公七十七岁

三月，淑配祁恭人卒。　七月，刻金台书院课艺二集成。

三年丁丑公七十八岁

时在京翰林以公科分为最，是年七月大拜，公为首，士林荣焉。　四月，患吐红症，医治得效。

四年戊寅公七十九岁

三月，手订自作词集成。　十二月，感微寒，患痰嗽喘逆。十一日子刻，公卒于京邸。次年己卯十月，子兆兰扶公柩同王夫人柩回籍，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合葬于本邑北郊丁家茔。

光绪六年，岁在庚辰仲秋月，外甥詹嗣贤顿首谨编并书。

93學年度教育部
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ISBN 7-101-01712-6
9 787101 017120 >
定價：21.50 元

213765

成《十三经音义字辨》，公生平著力之书也。　九月，子兆兰中式顺天举人。　十月，主讲金台书院，悉心批阅，诸生获益良多。如陆凤石润庠、王可庄仁堪、王向甫赓荣、冯莲塘文蔚、朱景庵赓飏、吴燮臣树梅皆先后得鼎甲，其余成进士者亦数十人，一时称盛。

十年辛未公七十二岁

十一年壬申公七十三岁

十二年癸酉公七十四岁

正月，继配王夫人卒。　六月，长孙祖颐生，公慰甚。

七月，刻金台书院课艺初集成。　九月，堂侄宝恩中式顺天举人。

十三年甲戌公七十五岁

九月，患肠红甚剧，医治得效。　十月，长女于归合肥爵相李公鸿章长子经方。

光绪元年乙亥公七十六岁

二年丙子公七十七岁

三月，淑配祁恭人卒。　七月，刻金台书院课艺二集成。

三年丁丑公七十八岁

时在京翰林以公科分为最，是年七月大拜，公为首，士林荣焉。　四月，患吐红症，医治得效。

四年戊寅公七十九岁

三月，手订自作词集成。　十二月，感微寒，患痰嗽喘逆。十一日子刻，公卒于京邸。次年己卯十月，子兆兰扶公柩同王夫人柩回籍，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合葬于本邑北郊丁家茔。

光绪六年，岁在庚辰仲秋月，外甥詹嗣贤顿首谨编并书。

93學年度教育部
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ISBN 7-101-01712-6

定價： 21.50 元

清代史料筆記

池北偶談
蕉廊脞録
古夫于亭雜録
分甘餘話
廣東新語
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
郎潛紀聞四筆
鄉言解頤　吳下諺聯
巢林筆談
庸閒齋筆記
巽辭録
夷氛聞記
舊典備徵　安樂康平室隨筆
廣陽雜記
聽雨叢談
陶廬雜録
北游録
永憲録
揚州畫舫録

蕉軒隨録　續録
鏡湖自撰年譜
漏網喁魚集　海角續編
水窗春囈
世載堂雜憶
萇楚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
海國四説
不下帶編　巾箱説
清秘述聞三種
嘯亭雜録
樞垣記略
歸田瑣記
冷廬雜識
浪跡叢談　續談　三談
柳南隨筆　續筆
道咸宦海見聞録
履園叢話
竹葉亭雜記　簷曝雜記

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
B00663621